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五冊目次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 （宋）文同撰 墓誌一卷 （宋）范百祿撰 …… 〇〇一

年譜一卷 （宋）家誠之撰 附錄一卷 （明）李應魁輯

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 （宋）曾鞏撰 附錄一卷 元大德丁思敬刻本 …… 三二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

墓誌一卷

（宋）文同撰

年譜一卷

（宋）范百祿撰

附錄一卷

（宋）家誠之撰

（明）李應魁輯

明萬曆三十八年吳一標刻崇禎四年毛晉重修本

丹淵集四十卷、拾遺二卷、年譜一卷、附錄二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宋文同撰。同字與可、梓潼人。漢文翁之後、故人以石室先生稱之。皇祐元年進士。解褐爲邛州軍事判官。後歷知陵州洋州。改湖州、未上而卒。今蜜家稱文湖州、從其終而言之也。同事蹟具宋史文苑傳。遺文五十卷、其會孫鞏編爲四十卷。慶元中曲沃家誠之守邛州、以同嘗三仕於邛、多遺蹟、因取其集重加蒐正、而卷帙則仍其舊。所增拾遺二卷及卷首年譜、卷末附錄司馬光蘇軾等往來詩文、則誠之所輯也。同未第時、卽以文章受知文彥博。其詩如美人却扇坐、羞落庭下花諸篇、亦盛爲蘇軾所推。特以畏竹流傳、遂爲畫掩、故世人不甚稱之。然馳騁於黃隗泉壑之間、未嘗不頡頏上下也。集中稱蘇軾爲胡侯、或曰蘇子平、兄誠之畋中。蓋其家涇島蜀黨而改之、今亦姑仍其舊云。

吳郡重刻文湖州丹淵集序

文湖州高文健筆虎視西州與眉山蘇氏並鑣聯鑣接軫中原若無雙當其奠麗鶴鷺而在當時稱述知其畫竹於詩久莫有好古者見於大蘇跋語

何況吳蜀萬里窠七四百餘年之久乎曲沃家誠之於宋室宗慶元改元編次其集與先生孫所編畧有更易中間遘黨既

者嘻亦可笑哉非賴蘇集互見將不謂公與蘇家少情雩慶元刻本世所罕覩頃內江李務滋重為校刻而吳士人吳建先受之雲間陳仲醇仲醇復為校讎付建先剞劂以傳苟感心也若不佞會見先生畫竹倒生卻發蛟走龍驤生氣鬱勃當即所謂紓於取又見硯陰雙鈎二竹泉石間雅刻畫精麗益每一翫酒由傖父筆儻哉而文集則吳中

鮮藏書之家縱有之工者錦
苞綾襲供膏董之駑六塵
積雨漬光蠹魚之狼未嘗肘
論也不佞鄙所陋粗俗豈足以窺
先生萬一近得僧觀疾覽具
見手迹逸格神境新興高寄
識佩之和阿侍徐注杜陵文體煥爛
遠大都出入句琢字煉不苟踪跡昌黎皆不
苟以筆而心能運腕能應心
如其畫也著於宋髄其超脫豹
詣者歟詎可以畫竹一藝掩之

高執宜零宪規西州與羲氏
並馳地世傳先生吐吞至鼻三
疊如餅狀雖將赴湖州卒於
宛丘實館其仙去當不詔再牧
念其集經黨馘之愧刪定畢
已與范文正忠宣二集相類賜
當時京誠之別為續集年譜
附録令時事務深陳仲醇吳
建先後先相與校刻吳習萬曆
案：四百餘年皆非志先生之心
衷先生之遇主哉建先謂不佞宜
首序：非不佞所敢當既讀先

生集有概於中故不辭而書之
如此庸以質之仲醇
萬曆庚戌閏三月三十日吳郡
後學錢允治撰

楊下書堂

嶺漢先書

知
予曾侄牧守師淳覲
文之可盡州田諸曰
閱之果好一詩而添足在彭
城信然耶
翌日攜將一鵝鶩翎
猜物有宜精等尺
長性之謂是遂乞為
篇風日晴美之際投
園展案效向在簑窗

兴中已酉当已去
三三日潘
而为姻亲时之缘里
一购其诗文凌乙未
建六六年顾贞
七郎迈

吴门里至苍木民
初与放舟
月之夜哭
书让宋南
家为周旨

笨伊意
木吸拉日向
事果订四
十卷饰样
二湖入嘉
因步以获
子孙苍木曰拉则车
而去其莫
川为后
其亲亲以

蒼木之阻為之
理其淫佚之欲授之格
君心廣
海內慕之可之什
而不薙見古程明
於其清文見之集集
嘗讀若干篇則知
知思古詩文古
讀古而古詩文古
知乙未上巳
好其淑也好
當如此陰之
蒼木古手淫
言不倦以手
如

朱故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
文公墓誌銘
資政殿學士太中大夫知河陽府范百祿譔
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尚書司封員外郎充
秘閣校理新知湖州文公以疾卒于陳州之寓
館享年六十有二其孤朝光奉其柩以歸以元
祐九年二月五日葬于梓州永泰縣新興鄉新
興里前此狀公行事始卒來求銘公百祿所畏
者且同年進士也不可辭故書公諱同字與可

其先文翁盧江人爲蜀守子孫因家焉至立徙
巴之臨江學周門人推爲顏子其後又徙梓
州永泰之新興鄉新興里曾祖彥明祖廷蘊考
昌翰皆儒服不仕考公以公贈尚書都官郎中
妣李氏仁壽縣太君公幼志于學不羣鄉人異
之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
高吾門於吾盧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
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自是晝悉力家事夕常
讀書達旦遂博通經史諸子無所不究未冠能

文屢中今太師潞公中成都舉公所贄文以
示府學者一時稱慕之再舉鄉書第一皇祐
元年登科第五調邛州軍事判官更攝蒲江大
邑繩治豪放或摧折欺僞然後敦學政勸邑之
子弟召其長者與語名教使歸論里人再調雖
軍節度判官秩滿改太常丞嘉祐四年召試
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以親老請
通判邛州至未幾丁都官憂服除歸館又以母
年請通判漢州遷太常博士明堂覃恩遷尚書
祠部員外郎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除
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兼編修太宗正司條貫
時執政欲興事功多所更張創造附麗者衆根
排異論公獨遠之及與陳薦等議宗室襲封事
執據典禮坐非是奪一官再請鄉郡以太常博
士知陵州解徒倚於培塿之間土風習龐守
長至者或鄙易之公訪民疾苦得城中羣木逞
主名常以夕時凌轢途街良民莫出及是率以事牧至廷峻繩之且戒毋復亂吾

治是後郡民慶弔相往來雖篝火宵行無復擾
者上元嬉游野民扶老攜穉趨城市數習晏然
父老相慶曰不圖吾鄉今日安居行樂近比都
會也責平男子依假寬惠以鬼道惑人遠近走
集爭投貨財將大修叢祠公聞之乃移尉捕其
首黠而徙之餘置不問以其材新甲仗庫嘗使
諭尉曰西山之隈居者數家有盜匿焉亟捕之
尉果禽盜鄉人神之知興元府漢中沃腴俗饒
財寡文未有第進士者公先治庠序擇行藝之

秀者使掌之風論境內使民遣子弟就學暇日
躬往閱視而誨導之於是風俗寖改向學爲多
有盜雜居閭閻公使捕詰之叩頭伏發其藏皆
穿窬所得未之易也土民每春出游觀常苦泰
隴惡少從褒斜間道往來剽竊更不能禁公嚴
治之盜不敢犯城固之上原巴城民頑逋租不
以時入人苦鄉猺代輸破產公督勵之革其弊
既復舊秩歷度支司封員外郎徙知洋州興勢
劒外當小警詔置吏於五丈原否則騶谷與華
陽鎮相援以禦絕諸倫二曰遠民請登聞鼓院

四十餘萬斤商旅不通山民及其孥荷擔趣郡
遠者往返千里公條奏其不便時茶場歲額有
曰綱外者有司新其法止通商於蜀出他路者
禁之然蜀產茶郡居多商亡所鬻通於是綱外茶
山積使者又督主吏必盡易之腐敗者償納人
爲憂惴公又奏論其不可皆不報茶司方董致
解鹽就易於郡冀以阜茶本而盡摧民間食鹽
商旅不行官鹽復不繼於是民苦食淡公又言
臣州摧茶雖久其間措置未有衷比又盡摧解

投訴無虛日閭有判然易以救律辨者官司不爲屈處第援詹牘抑却之冤民慶衆走數千里抱書立鼓下非朝廷爲民設官意請凡訟訴滯枉或不爲決致詣闕得直者重其坐使吏知恤職民無嗟感上然之公資廉方居家不問資産所至尤恤民事民有不便如已納之阱中必爲出之而後已退而齋居一室書史圖畫羅列左右彈琴著文寒暑不廢事親孝未嘗遽去晨莫恬於遠官以便亘甘者十有餘年不趣時好不避權仇修其在已而不求其在人者安義與命蓋超然自得平居以言詩諸子而自踐之者其大旨如此故凡與之游皆名節文行之士顯用於今者而公獨不與焉命也夫司馬温公嘗遺書曰與可襟韻蕭灑如晴雲秋月塵埃不到光心服者非特辭翰而已公博學雖星經地理方藥音律靡不究古篆行草皆能精之好水石松竹每佳賞幽趣樂而忘返發於逸思形於筆妙摸寫四物頗臻其極士大夫多寶之其歿於

而膠盭今誠激烈而儻陳善則擇於太上今不忘於梁洋之民芻荼牢醨之不吾嗜今甘吾之芹藏皺貂冠之不吾好今服吾之文道泌奔今東南游漠然命今逝宛丘魂萬里兮返故州從先壟兮植新楸垂令名其不朽兮蓋不特王褒相如之儔

石室先生墓誌銘終

天禧二年戊午

先生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卒於陳州享年六十二推而上之實生於是年

天聖八年庚午

先生年十三按先生墓誌考都官公嘗誨之曰吾世爲德汝其起家乎將高吾門於吾廬

之東偏以待汝宜勉之公時年十三俛而對曰謹奉教卽是年也

慶曆四年甲申

是歲按實錄文潞公除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七年權諫議大夫入政府按先生墓誌潞公守成都舉公所贊文字以示府學學者一時稱慕之必在是年或五年六年之間也

皇祐元年己丑

是歲先生登進士第按登科記皇祐元年三月癸進士馮京以下四百九十八人先生第五蓋軫象天地賦日奚不暇食詩天聽君人之言論考先生墓誌亦同

二年庚寅

是歲先生赴邛州軍事判官按先生親筆疎筐怪木碑云王成誇力臣文同與可張鎬子京樂葆聖舉皇祐二年六月六日來此命同畫

四年壬辰

是歲先生在邛州攝蒲江縣有移縣學諸生文皇祐四年二月七日司戶參軍權縣事仇偶立石縣東三十里有忠孝寺杜間有紀行云郡從事文同鄰江李奐太學周之翰進上文象皇祐四年壬辰上巳前一日同遊縣學文作於二月忠孝寺紀行作於三月意仇偶者繼先生攝縣在後方立石耳又按先生留題鶴鳴化壁詩刻後云壬辰歲仲冬月書則先生自蒲江又攝大邑也

五年癸巳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先生親筆墨林碑云余
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爲此後爲好事者
所謄其迹如新嘉祐辛丑來倅郡治平乙巳
復權守事一紀之中凡三覽此舊墨令人眷
眷又題云余皇祐癸巳從事此州因閑作此
二壁嘉祐辛丑自秘閣復貳郡政已爲好事
者攔謄其蹟如新治平乙巳復權守印再覽
舊墨裴回其下計此歲已十三秋矣又按先

生留題鶴鳴化上清宮詩後癸巳歲季春月
題又有重序靜林寺僧惟已九皐集後云皇
祐癸巳下元夜香香堂書堂必在大邑縣治
今不復存矣然先生有賞豐亭詩刻在今郡
圃豐樹乃皇祐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太守實
平立石不知詩作於何時立石在是年也
至和元年甲午

是歲先生邠州代還再調靜難幕官當在京
師

二年乙未

是歲冬末先生赴靜難軍節度判官按先生
作謝都運傳諫議啓首云蒙恩授前件官已
於去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赴上訖又云向官
西牓幸逃過尤此官南幽尊謹名節啓必作
次年之春則知赴官於此年之冬末也

嘉祐元年丙申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先生作靜難軍靈峯寺
新閣記云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紫微山靈

峯寺者凡出必造焉五月初一日記又作問
神詞序云丙申歲夏五月南幽大旱土人走禱
之要冊池取神水禱兩不應余爲作問神詞
使歌之

二年丁酉

是歲先生在邠州按公作捕魚圖記後云嘉
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記又作樗蒲格
序後云嘉祐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
平官舍序按九域志邠州新平郡靜難軍節

度使

三年戊戌

是歲先生在邠州有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云往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幽復得預絜之職事友覆參視無有欵缺以先生墓誌考之秩滿改太常丞赴官靜難在至和二年之末秩當滿於是年次年則召試矣序蓋作於此時

四年己亥

是歲先生召試館職判尚書職方兼編校史館書籍按先生墓誌云爾又按先生謝館職啓云更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章入改朝序先生於皇祐二年赴邛州判官至和二年赴靜難判官至是蓋十年矣

五年庚子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作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其畧云予典校中秘書暇日納涼於城南道宇有道士齋予坐堂上以字請其後云

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又作種柳詩序其畧曰楊君灝巨川爲令種柳千根表絡諸道作三詩紀其事和者連章以至大軸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後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然先生墓誌云以親老請通判邛州先生又作榮州楊處士墓誌云嘉祐五年二月葬以書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請山居意先生是年歸鄉矣

六年辛丑

是歲先生倅邛州按墨林碑先生親筆云嘉祐辛丑來倅郡又作嘉州平羌縣夫子廟記云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五月十日記又作成都楞嚴院畫六祖記後云予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於臨邛郡嘉祐六年辛丑五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東園即今倅廳之圃也郡圃在西故以東別之同日又作鳳凰山新禪院記鳳凰屬邛之大邑縣思安鎮然按先生墓誌云通判邛州至来幾丁都官公憂

則知先生是年必以憂去先生後通判漢州
謝成都端明啓云向嘗遂外官之請尋用持
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歲序蓋自是至治
平二年公赴漢州四年矣

七年壬寅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家集有作邛州
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後云壬寅六月十日
記必在家時作也今碑已不復存不可考矣

八年癸卯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作梓州處士張
希澤墓誌云治平改元正月以疾終於家希
澤初得疾余持服里居考希澤得疾之初必
是年也又按先生作贊先生詩集序亦稱嘉
祐癸卯東平先生以詩爲示云

治平元年甲辰

是歲先生在鄉按先生作梓州永泰縣重建
北橋記云上即位之明年永泰縣重建北橋
既成其令佐有請於邑人文同治平元年二
月一日記又作東橋記後曰同者字與可縣
人又作中江縣樂閑堂記後云治平元年五
月日記又按先生墓誌服除歸館又以母年
請通判漢州蓋在是年

二年乙巳

是歲先生赴通判漢州又攝守邛州按漢倅
題名記治平二年二月五日到任又按墨林
碑先生親筆云治平乙巳復攝守事蓋以漢
倅來攝臨邛也又作中江縣新堤記云治乎

二年春河內廖君子孟爲之令貢士賈汝奇
等二百人請余求文意此記作於未赴漢倅
之時以邛州太守題名記考之嘉祐八年十
二月七日張赴以虞部郎中到任治平二年
八月二十四日劉介亦以虞部郎中到任張
必未滿秩而去先生必攝守於張之後劉之
前也又按先生權邛州謝成都府尹啓云爲
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
然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自爲從事至攝守

十二年矣然先生作羅屯田墓誌首云治平
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公登詣同於
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先人行狀則先生八月
解臨邛歸廣漢道出成都作此誌銘無疑矣
三年丙午
是歲先生在漢州六月知普州按先生作成
都府運判霍侯燕思堂記云既落之侯謂廣
漢都尉文同曰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以屬
予子其謂何同曰諾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

記又作仁壽縣太君李氏墳銘云宋治平三
年丙午春太常博士宋璋與其弟瑄葬其母
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縣俾其友廣漢
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月之實納諸壙中
又按先生作綿州李處士墓誌云治平四年
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嘗憶去年六月自
廣漢移守安岳道先生門下入拜於南堂先
生與語恐不能久留於世別未百日而秘書
丞君遣使以狀來曰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
之曰吾死當使普州誌吾墓則知先生是年
六月赴普州矣
四年丁未
是歲先生在普州按先生作成都府學射山
新修祠宇記云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治平二
年夏四月被詔守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
學射山四年初五日記此記疑作於普州又
有普州三亭詩曰均逸曰東溪曰碧崖然按
先生墓誌云賜五品服知普州丁仁壽憂服

除熙寧三年知太常禮院則知是年必以憂去
官矣
熙寧元年戊申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
二年己酉
是歲先生居憂在鄉按先生題黃氏易圖後
云熙寧己酉孟冬望日墨君堂書又有夏日
閑書墨君堂壁詩云先人有弊廬浩水之東
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則墨君堂在先

生所居明矣十月十五日又作茂州汝川縣
勝因院記十一月十五日又作彭州永昌縣
治已堂記
三年庚戌
是歲先生在朝拔先生墓誌云熙寧三年加
太常禮院兼編修大宗正司條貫又作送朱
郎中詩序首云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
自蜀還臺宿臨滻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
訪又作利州羊模谷仙洞記云熙寧庚戌春

予還朝 利州通判冠諲爲予言云云記後
九月二十三日
四年辛亥
是歲先生歸赴陵州按先生作陵州謝表
云臣已於三月五日赴任訖又作榆陰詩自
序云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
先生作張思孺挽詞云昔在天彭郡僑居過
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相從意先生罷陵
州寓居彭州四年方赴漢中也孟冬猶作紡
竹記
詩
五年壬子
家省墳墓云云又有辛亥孟秋虹下飲古井

六年癸丑
是歲先生自天彭赴漢中按先生作提刑張
公射中金錢詩序云公因作詩大尹以下咸
屬和馬馳寄於同使序其略熙寧六年正月
甲子謹序又作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云嘗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興
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爲之
序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又作彭州胡氏三
過異人記云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

天僧敏行無演在焉又作彭州張氏畫記云
予寓彭累月居甚閑暇後書熙寧六年中秋
日謹記以是考之先生必於是年之春至成
都辭臺府復回天彭乃赴興元也又作送敏
行無演序云無演自成都來爲余設燄線之
梯引除妄之緣一日忽語余以西還之期書
此贈別熙寧六年癸丑季冬甲申書此必無
演訪先生於興元耳
七年甲寅

是歲先生在興元按先生作送張益孺學士
知嘉州序後有云朝中士大夫以詩餞之視
事之明日即走書興元求余爲序熙寧八年
上元甚美堂書堂必與元之府治也又作靈
夢記云興元府唐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
世音菩薩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
徽之之夫人長安縣君朱氏之全飾也後云
熙寧八年歲次乙卯二月十五日丁丑記又
按先生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詩其間云昨

從漢中歸於此慶炎熾還當武康去就養若
雞鶩又作夏日墨君堂詩云先人有弊廬涪
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息焉是時五
六月赤日烁遥天又云行將佩守符復爾超
洋川又種榆詩序云慶寧辛亥春予自京師
赴陵州過家省墳墓見所居長衢比戶競取
榆栽列植官道後移典元浦替復歸待洋州
闕始四年爾而榆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
正得此過一夏蒙庇厚矣詩蓋作於是年之

夏意公歸鄉度夏方赴洋州耳

九年丙辰

是歲先生在洋州接公先生題魯肅簡公尺牘
後云熙寧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居瀛
泉亭記

十年丁巳

是歲先生在洋州按公墓誌洋州代還判登
聞鼓院蓋先生赴洋州於八年秋冬之間至
是秋滿還京師考之實録不見除判鼓院之
月日而墓誌止言數月乞郡疑是年冬赴京
師鼓院之命或在元豐元年之春也

元豐元年戊午

是歲先生在朝按先生墓誌判登聞鼓院數
月乞郡東南除知湖州又按神宗實録元豐
元年冬十月壬寅朔戊午以判登聞鼓院司

封員外郎集賢校理文同知湖州蓋十月十
七日也又按先生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
詩云自念又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精宫
家有天隱樓詩蓋作於此時又有湖州提轉
先狀云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此亦
必作於是年之冬

二年己未

是歲先生卒按先生墓誌元豐二年正月二
十一日以疾卒於陳州之賓館蓋先生自京
師赴湖州至陳而卒也

石室先生年譜終

文與可先生丹淵集目錄
卷第一
詞賦
超然臺賦
石姥賦
蓮賦
松賦
問神詞三首并序
去陵
秋望
送李道士
哭仲蒙二章并序
哭任遵聖
哭許駕部
送人
玉女
登山
卷第二
樂府雜詠
秦王卷衣
殿前生桂樹
臨高臺
自君之出矣
東門行
西門行
塘上行
釣竿
烏生八九子
野田黃雀行
苦寒行
苦熱行
俠客行
巫山高
水僊操
大垂手
採蓮曲

對酒
白頭吟
芳樹
武溪深
走馬引
起夜來
長安道
王昭君四首
吳趨曲三首
劉生
紫騮馬
驄馬

卷第三

詩五十七首 舊集東谷詩

貴侯行
朱櫻歌
拾羽曲
沙堤行
五原行
讀武紀
題東巖隱者壁
東山亭
水邊春牟
採藥宿野人山舍
後谿晚步
山中新晴
鹽亭縣扣雲亭

杜逸人歸龍山
曉入東谷
東谷久坐書所見
東谷茅齋
夏樹
田舍
高槐
春閨
採桑

青城山丈人觀
上清宮
張少愚書院
誓鬼碑
天師栗
孫知微畫
早晴至報恩山寺
楊山人歸綿竹
閒道
睡起
梅
永泰劉令清賜亭
貧居
惜花
正女吟
莫折花
織婦怨
野花嘆

均逸亭 簡州二亭
東溪亭
碧崖亭
送郭經知縣
過祿氏山齋
題李處士月軒
賦興州池亭
方湖 已下蒲氏別墅十詠
涌碧亭
白蓮堂
芙蓉溪
魚池
蓮池
清蟾橋
稻畦
朝眞堂
草庵
卷第四

詩五十一首

蒼溪山寺
五里三灘
昝公溉
王會之山亭
謝友人寄畫
書墨君堂壁二首
送馮允南倅梓
宿東山村舍

季夏已亥大雨
謝任遵聖光祿惠詩
謝任師中荔支
霽靄
後溪
黃功成嵐城閣
鳳山古祠
靜中吟
送黃應先赴舉

大熱見田中病牛
呈里中諸友
寄任遵聖光祿
應先北谷
謝王應軻見贈諸篇
前溪獨遊
書綠帷亭壁
青山道
野老
誰氏子
秋興二首
書平泉草木記二首
重過舊學山寺
書隱者壁
訪古寺老僧不遇書壁
村居
宿田家
大熱

閒樂
寄楊歸一
行李載書成詠
送友人詩卷
上亭北軒吹笛三首
寄苗運判二首
孫懷悅紙本亂石
種榆
旱雷

久不雨喜見晚雲
卷第五
詩五十一首 僧集東谷詩
買佩蘭歌
徐太元
蓋寬饒
諸葛豐
新津退思堂
墨君堂晚晴凭欄
山舍早起採晴
東谷獨往
西崦道友
送李野夫兼簡公擇
任居雲棲枝閣
朱康叔棄官求母
蓬溪均利泉
寃婦行
林居

墨君堂
鑑崖
宿超果山寺
富樂山海師
彭州南樓
文師演古軒
新晴後溪樹陰
黃秀才書堂
讀楊山人詩

已師竹杖
晚至村家
雨喜客過
墅居
東窻
大雨
芹歎
憂居
任氏鳴瑞橋
過友人溪居
江上主人
詠月
五十
攬照
梁景和
何桂林
鍛吏
錦屏閣 閬州東園十詠

清風臺
四照亭
柳橋
曲池
明月臺
三角亭
花塢
藥欄
郎中庵

卷第六

詩四十首 舊集南臨詩

和仲蒙石龍渦
和仲蒙山城
和子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二首
馬子山作題名記
官舍書懷二首
登邠州城樓
秋盡登白佛閣

極寒
謝惠擣
登山城書事
送夏殿直
送錢判官歸蜀覲親遂之岳陽
和梨花
山櫻
秋子
桃花
杏花
秋日寄呂永壽微中
吟春
琵琶泉
和子山種花五首
和張屯田雪中朝拜天慶觀二首
送酒與呂令二首

槐莊渡口
約春
和子山遊西湖三絕
採春
春寒
卷第七
詩四十首 舊集南幽詩
新秋讀書
貧士行
馮氏道中早行
宿李同年蔭碧亭
李生畫鶴
幽州
寄友人
和仲蒙夜坐
明教院在涇北賀賢谷
和仲蒙夏日即事
西軒秋日

和張屯田秋晚閒望
春庭
過永壽縣
東谷偶成
宜祿昭仁寺後軒
過高墟城
夏日翠漪堂
約遊玉峰園
送張無悔赴調

避暑值雨
咸陽道上晚晴
歲晚登清素院北閣
炭泉險道
玉峰園避暑
早起覽物成詠
寄滿永州
暑夕待月
以病不遊玉峰

與平原上亦熱因寄永壽同年
亭口
淺水原
與平原上
西湖荷花
石龍渦
水洪
黃蜀葵
千葉鼓子花

鄠上懷古
石竹

卷第八

詩五十一首 舊集臨邛北閣詩
邛州東園晚興
雨過側調
題象耳山寺
題舒太博清豁閣
縣樓獨酌

殘秋郊外
郊外
靜林詩僧已老
高堂山兜率寺
閒居院上方晚景
李道士惠琴軒集二首
彭山縣居
下金雞山
過金雞關
夜靜獨登小閣
送黃夢得
送郭方叔
送張郭二秀才赴舉
謝人寄蒙頂茶
謝惠茶圖茶詩
雨後看山因憶黃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送楊議卿赴舉
和春難度三首
和何靖山人海棠
訪李兵山人隱居
冬晚書事
晚次江上
十月梅花
吉祥院
青鶴鳴化壁
題鶴鳴化上清宮
寄題何靖山人隱居

寄楊嚴大師
揖山閣
杳杳堂
安仁道中早行
竹閣
尋春
孫太博遊火井因寄
墅居
面川亭

南亭
北郭
讀史
夜學
畫眉禽
鷺
佛頭
卷第九
詩三十五首舊集删漢詩
丹淵集 目錄 十九
和子平悼馬
冷餅
中秋夜試院寄子平
贈觀音院廣師
送韓都官監渭州酒
成都楊氏江亭
漢州王氏林亭
春雪呈知府龍圖
同蘇子平登延曜故亭
金桃
房公湖
錦雞
竹梭
無爲山寺
劒州東園
運判園賜民閑
讀淵明集
丹淵集 目錄 二十
張太博歸閬中
寄成都監庫石屯田
宿隆平精舍
羽蓋亭
什邡道中
夜思寄蘇子平秘丞
西湖
猿
幽沼

步月
中秋對月懷宋寄鳳凰山鄧道人
秋日晚晴呈同院
餞呈鳳皇長老用師
郡學鑰宿
督子平茶壘
李晦叔醉老處
和邵興宗暮聲
卷第十
詩二十三首舊集陵陽詩
昭慶觀猿青城山四詠
天倉山威儀觀
飛赴寺
香積寺
夏氏枕流亭
關碧亭
天隱澗
直鈎磯
卷第十一
詩五十四首舊集陵陽詩
二年不見月
醉經庵
杭州鳳咮堂
濺玉齋
方庵
月巖齋
寄員文饒屯田
送少訥還青神
送無演歸成都
謝閻君見示岷山賦
閻生談黃庭
送范堯夫
謝推官惠篆字
和提刑度支王店難詩
送李道士
送韓山人

夜聲
送基僧惟照
送喻介夫
飛泉山寺
山雨
送牟太素山人
送龐中秀才
遣興効樂天
遣興三首
臨閭閣
野逕
寒蜩
虹下飲古井
寄何首烏丸與友人
霜栢亭試墨
閱史感事
富春山人獲石

平雲閣偶作
問陳山人覓丹
猷蠶
新晴山月
送堯夫二首
秋日田家
二色芙蓉
洗竹
明堂赦不得觀賦詩
經史閣
有懷景仁侍郎
吳公惠酒因謝
登雲山閣寄吳尹
和寄白聖均
和提刑郎中閱兵之什
晚坐山亭口占
送王晦叔
重送

又六言
登山亭
霜栢亭殘梅
和張推官元夕
小閣藏書
伐枯株
可唉口號七章
近日

詩五十首舊集陝陽詩
送知府吳龍圖
送通判喻郎中
再送喻倅二首
山城秋日野望五首
東丘老人
送堅甫同年五首
送李道士
師厚遠朝
牽牛織女
金鳳花
亭前高栢
凌霄附栢
謝黃森惠詩并草書
東齋閱書
寒食感事呈同官
惜杏
讀蔣都官畫像記

題黎公照序訓堂
朝陽亭
觀風閣
山池
憶西湖舊遊
再送師厚
平雲閣觀雨
不雨
久雨

山園
石泉
促史少訥江豚
北園梨花
華山二首
黃崖洞
謝推官惠芽蕉
寄呈溫江安寺丞
嘲任昉

表術
偶成
即事
薄命女
蕘子平服山藥雜言

詩四十四首舊集漢中時
李太尉
趙壹
張鷟家祠
駱谷
慈濟院雙楠
觀音院怪松
張景通善頌堂
夏夕
寄宇文公南
北禪龍井
送潘司理秘校
又五言
收復河湟故地
斜谷泝舟觀石門
宿斗山奉真宮
晴望漾川
清景堂
梁山大雪
寄夏左藏二首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

晚興
嘉川道中寄周正孺
還李中舍奉使集
雪後寄景孺提刑
寄吳給事三首
不飲自嘲
寄紀禪師
中梁山寺四絶
仙人二首

鸚鵡石
柘枝石
狄鞮石
崑崙石
羅刹石
珊瑚石
病眼
和務深嘆琴
詩四十九首舊集漢中詩
寶峰亭于駅運使八詠下同
桐軒
桕軒
竹軒
巽堂
山齋
閒燕亭
會景亭

呈李堅甫中舍
采芡
峰巇峽
周思道如詔亭
喻氏歲寒山居
瞑禽圖
北齋雨後
北城樓上
晴登北城

寒食感懷
送李中舍還閿
漢中城樓二首
凝雲樹晚興
山堂偶書
清閟
靜庵
忘憂堂
夏日官舍
寄成都趙資政
晴步西園
金影軒
憶故園脩竹
寄景孺提刑
子駿遊沙溪洞
郭秀才應武舉
書東谷舊隱
崔觀詩
寄題澤師竹軒

乞盡鵬
甚美堂 興元府園亭十四詠
武陵軒
綠景亭
激湍亭
凝雲樹
照筠壇
桂石堂
四照亭
垂蘿逕
盤雲塢
北軒
棻軒
山堂
靜庵

卷第十五
詩六十三首舊集梁洋詩
書東谷舊隱
崔觀詩
寄題澤師竹軒

題密州快哉亭
獨遊
夏日湖亭試筆
楊山人草堂
詠鳧
弄珠亭春望
新晴望北山
城南江館
屬疾梧軒
北園避熱
施公潭
罷郡
送文鑄師遊襄陽
夏日南園
北樓晚晴望秦嶺
柳枝
送王存之
放言
寄褒城宰
贈竹
竹答
湖橋守居園池三十六咏
橫湖
書軒
水池
竹塢
菡萏軒
茶廩洞
箕箔谷
金橙逕
荻浦
蓼嶼
望雲樓
待月臺
二樂榭
天漢臺

史隱亭
霜筠亭
濼泉亭
無言亭
露香亭
涵虛亭
溪光亭
過溪亭
樾亭
南園
北園
寒蘆港
野人廬
披錦亭
此君庵
淘河湖上泉舍畫以俗呼為題五首
泥滑滑
提葫蘆
詠進
題友人書齋壁
張淨琬
待雪

卷第十六

詩四十七首 舊集梁洋詩
送提刑司勳

翡翠
平阿馬上依韻和國南已下共五首
過朝天嶺
晚泊金牛
金牛相別呈誠之
大桃途次見菊
弄珠亭下柳
弄珠亭閑望
寄子駿運使

寄景孺提刑
公館
衰晚
欲雪
晴山
臨漢亭
雪中寄景孺
晚雪湖上寄景孺
齋宮

詠柳二首
湖上郡廨閑書六言
獨坐
湖橋
推琴
靜觀
亭館
流水
報國

閑道
相如
彭澤
凭几
衰後
自悟
鴛鴦
蓮子
採蓮
翡翠
朱槿
青鸐
車軒
偶書
北岸
自詠
再贈賢叔鴛
閑書

詩五十二首舊集采洋詩

往年寄子平
贈日新禪師
送賈僉判同年
寄興州蒲僉判
和春日即事
和提刑子功喜雨
謝寄金線狄

次子駿雪山圖韻
此樂
百舌鳥
莫掃花
詠竹
詠石
深渡
嘉川
青鳥
木瓜園
長舉
水礎
長舉驛樓
峽中新花
贈潤金叟
過青泥
過大散寄子駿
飛仙石溪

簫筆諸峰
柳池贈丁紹
偶題
天漢橋
望雲樓
濫泉亭
此君庵
二樂榭
漫郎亭

涵虛亭
蒻菴亭
箕穎谷
王氏北渓 案州
筠老水墨
靜居 李堅甫靜居雜題 十三首
靜叟
琴室
棊室
積雨
閑鄉值風
西岡僦居

書齋
壺齋
春軒
秋軒
竹軒
檜軒
水亭
退庵
北堂

卷第十八

詩五十六首 舊集西岡詩

晉銘

秦詔

問陳彦升覓硯

謝楊侍講惠端硯

西岡僦居

閑鄉值風

積雨

大熱過散關
借梅聖俞詩卷
秋居覽景
答彦恩望南山詩
朝中條
題威勝軍守居
仙禽送景遜監稅
送呂希彦倅河陽
送周介之倅定二首

送柳僉判
送張宗益知相州
送王司門守絳
送浦霖中舍致仕歸閩中
送劉立之
送張正夫歸漢州
新霜
答馬節推見寄
紅樹
彥思惠榲桲因謝
大彥思北樓韻
閑居秋日書事
題湖州天隱樓
酬仲幾秦州道上見寄
入谷馬上四首
將至隴城縣
宿雲屏山寺
寒食
寄彥思
寄景遜
聽天台處士琴
鳴玉亭篝筆之南
思歸鳥左右掩作
夜發散關
宿山寺
中秋月二首
二里溪灌足
稠桑見荊山
白鶴寺園基
太常致齋閑書寺壁
景遜招基因答
初入二里
又送劉著作
送張樸翁歸蓋屋二首
卷第十九
盡厨雜詠

晚山晴雪
早秋山水硯屏
寇君玉大蟹
小蟹
黃筌鵲雛
滕昌祐芙蓉
毛老鬬牛
鄧隱老木寒牛
許道寧寒林
易元吉抱欄狨
引子猿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孫太古辟支佛
許中正捕龍雷
范寬雪中孤峰
晚秋煙波
春山
秋山

梁信羯鼓小圖
蒲生鍾馗
折楊柳
卷第二十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正肅吳公輓詩二首
張中允輓詩三首
張思孺挽詩二首
呂惠穆挽詩四首
張林宗挽詩三首
張道宗挽詩三首
石左藏挽詩二首
卷第二十一
雜著
題黃氏易圖後
張景孺先公手澤題後
題曾肅簡公尺牘後

八師經題後
白狻貌圖贊 并序
覺海大師眞贊
怪石銘
題盧杞傳後
李文尚書論議
素靈宮醮詞
卷第二十二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利州綿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彭州胡氏三過異人記
彭州張氏畫記
成都府楞嚴院盖六祖記
靈夢記
捕魚圖記
卷第二十三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梓州永泰縣重建北橋記
東橋記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綿州通判廳伐木堂記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衆會鎮南橋記
卷第二十四
記
靜難軍靈峰寺新閣記
邛州鳳皇山新禪院記
茂州汶川縣勝因院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衛州龍丘縣重修徐偃王廟記
嘉州平羌縣新修夫子廟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隆州自然水石記
卷第二十五
序
御賜飛白書序
拈古頌序
射中金錢詩序
種柳詩序
賞梅唱和詩序
樗蒲格序
費先生詩集序
郭令送行詩序
卷第二十六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送朱郎中詩序
送敏行無演序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道士友惟正字行之序
夏侯宇德卿序
卷第二十七
表
賀斬儼智高表
賀聖體康復表
賀乾元節表
賀恭謝禮畢表
賀明堂禮畢表
賀同天節表二首
賀正旦表
賀冬至表
代楊侍讀謝官表
卷第二十八
表
謝知興元府表
興元府到任表
洋州到任表

陵州到任表
謝復官表
謝轉官表
謝賜曆日表三首
代林灘大卿轉官表
代夏宮苑防邠州到任表
謝轉官表

謝吳龍圖
謝運判韓都官
謝運使韓少卿
謝成都知府
謝中書
謝文潞公
又別紙
謝王尚書
謝提刑謝司封

謝張度支
謝張提刑
謝田京待制
謝都運傅諫議
謝轉官
上知府吳龍圖
賀文昭文
獻文字

謝趙龍圖舉自代
謝館職
謝提刑度支
謝運判舉陞陟
謝成都尹并三司
賜勑交子謝府尹二司
謝夏宮苑
謝宋國博

謝慶州焦推官
謝寧州雍屯田
謝夏宮苑
謝三泉知縣賀善
謝諸郡
謝韓少卿
回蜀州王郎中
回嘉守楊郎中
回郭國博
回彭守鮑郎中
回茂守吳郎中
卷第三十一
啓
謝提刑張郎中
謝韓運判
謝張刑提
謝梓州知府太監
謝鳳州都監
謝西鄉知縣
謝提刑學士
謝運使巡按
謝運使司封
謝成都運判太博
謝成都端明
謝王簿任通夫
謝人移厨三
謝知興元府
回邛州劉駕部
回新知郡韓郎中漢州
回綿州知郡
回漢州四縣官
回綿倅萬職方
卷第三十二
啓
賀延州經略待制
賀運使學士

賀成都知府
賀提轉冬至
賀利州知郡
賀正鄰郡知通
賀冬知通監司
賀正益梓提轉知府
賀與元倅禮上
賀提轉知倅
賀蓬州楊僉判
賀知東川朱少卿
賀利州王郎中
賀提刑司勲
賀巴州知郡
賀提刑度支轉官
賀趙龍圖上任
賀洪雅知縣
賀運判都官
賀正朱少卿

賀保安知軍轉官
回漢州郎中
回漢州知郡

卷第三十三

先狀
成都趙龍圖
漢州牧
成都韓端明
潼憲

運使蘇刑部
梓州運使度支
提刑宋郎中
李殿丞權交代
湖州提轉將赴湖州

卷第三十四

奏狀
奏爲乞修洋州城并添兵狀
奏爲乞改陵州州名狀

奏爲乞置興元府學教授狀
奏爲乞修興元府城并添兵狀
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奏爲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奏爲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狀
奏爲乞鑄陵州團練使印狀

卷第三十五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文
祭諸靈祠文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祭提刑邢慶支文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祭張時仲文
先府君焚黃祭文
祭梓潼英顯王文
祈雨祭玉女文
祈雨祭睿聖夫人文

祈雨祭天王文
祈雨祭法師文
祈雨祭諸神祠文
謝雨文

卷第三十六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屯田郎中閻君墓誌銘

卷第三十七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咸陽縣主簿任君墓誌銘
殿中丞杜君墓誌銘

卷第三十八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梓州處士張君墓誌銘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李公擇墓誌銘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卷第三十九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卷第四十
墓誌
任郎中夫人朱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張夫人墓誌銘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李氏墓誌銘
拾遺上
詩
邛州竹觀亭
邛州倅廳三省堂
題何道隱居二首
題兜率寺
題鳳皇山後崗

次子瞻戲子由韻
次子瞻遊孤山二首
和陳基載大雨
和張推官荔支
贈李仲祥道士
和陳基載重陽
寄張郎中
贈蘭谿先生
遊開居院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重序九皐集

崇壽禪師塔銘

紡竹記

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司馬君實

小東

趙閱道

小東

范景仁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送知湖州

王介甫

送通判邛州

蘇子瞻

送出守陵州詩

和洋川園池三十首

與可有詩見寄次韻答之

林子中呂詩奇與可及余與可既沒追

和其韻

書與可墨竹

題與可墨竹

與可字說

與可琴銘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石室先生畫竹贊

與可飛白贊

與可枯木贊

與可畫竹木石贊

跋與可墨竹

跋與可紡竹

跋與可畫趙岘屏風

跋與可草書後
跋與可論草書後
小簡八首
墨君堂記
篔簹谷偃竹記
祭與可文
黃州再祭文
龕子由
題與可學士墨君堂詩
和洋川園亭三十詠
答與可大言十首
送知湖州詩
墨竹賦
祭與可文
呂給事
嘉祐院畫竹木記

丹淵集目錄終

按先生曾孫鷟所編家集詩分爲十八卷各以所居爲別東谷古今詩三卷南圃古今詩二卷臨邛廣漢古今詩各一卷陵陽古今詩三卷西漢中古今詩二卷梁洋古今詩三卷西岡古今詩一卷畫厨樂府雜詠各一卷東谷雜詠與夫過輿州晴碧亭暮溪山寺新津退思堂左綿富樂山海師彭州南樓詩皆在焉臨邛先生官居也而彭山縣居題象耳山過先生里居也而青城山六詩獨慈三詩闕中

金雞關晉原清谿閣詩皆在焉廣漢詩中則有成都楊氏江亭劒州東園詩陵陽詩中則有續青城四詩子駿寶峰亭華山等詩漢中先生出鎮之地則有江原善頌堂峰鐵峽詩西岡先生京師僦居之地復有閔鄉值風大熱過散關將至隴城鳴玉籌筆夜發散關等詩雖或出於寄題或賦於沿檄蓋未可知然別之以所居之地則不能不致後學之疑且超然臺賦蓮松等賦雜出於詩中樂府獨殿

於詩後挽詩既別之以門復附之於詩編次可謂不倫矣先生之詩用是不復可譜但譜其平生出處大槩耳詩之次序則從其舊惟取其詞賦列於首篇以見先生用意於古學樂府次之古今詩又次之他文又次之仍分爲四十卷又尋訪先生遺文分爲兩卷復以諸公往來書翰詩文繫之於末庶知先生師友淵源所自云慶元乙卯五月既望南牕書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一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詞賦

超然臺賦

方仲春之盎盎兮覩草木之菲菲胡佛鬱於余懷兮悵獨處而無依陟危譙以騁望兮丘阜雜揚飛以晦昧兮瀰氛霾於四垂蹲余心之所行兮欲溷溷其安之蛻余神以遐驚兮控次寥而上馳闢曖曖以涉鴻洞兮揮霓旌而掉雲旗導長彗以夭矯兮從宛虹之委蛇曳采旒以役朱鳳兮駕瓊輈而驪翠螭涉橫潢以出沒兮歷大曜而蔽虧紆萬里以一息兮俯九州而下窺有美一人兮在東方去日久兮不能忘瞻而長服忠信兮被文章中皦皦兮外琅琅蘭

爲標兮桂爲棠儼若植兮奉珪璋哉光耀兮秘芬芳賈世用兮斯卷藏遊物外兮肆猖狂余將從之兮遥相望回羊角兮指龍航轉嵎夷兮蹴扶桑倚泰山兮聊徜徉下超然兮拜其旁願有問兮遇非常勿掉頭兮告以詳使余脫亂天之罔兮解迹物之類兮彼又載于國譜噫惟皇之大職兮繫復儽儽兮來歸故鄉

石姥賦

上瞽鉴之飛泉兮披脅翳之榛莽俛勘而膺喘兮窮其巔於絕岨爰有石而跂跂兮旁無他而相伍色黝點而骨勁省兮具支節而帶文縷閱大空而泮散兮一摩抗其處所俾愚黎之徊其遠睨之若人兮迫猶疑其蹲虎里俗神而甚正兮識惟皇之覆露皇未寤而民尚惑兮徒吾恭兮號相尊其曰姥謂遽亟而丐況兮緣其求而下予忽旱陽赫而上騭兮飛光流而燎土燀多稼以巨麗兮烹羹命于碩鬴走群靈而莫答兮後幸歸而此憩役稚耄而竭蹷兮來號呶而嘯諱會諸力以掀揭兮使轉移其常處靈欸然而見景怪兮衆外愕而中怖愉堀堁而下發兮

彼芳蓮之紛敷兮乃橫湖之繡綸挺濁淤以自潔兮澡清漪而逾麗纖容其上下兮細理周其向背甘液凝而露泡兮清香馥而風遞向氷筋與玉骨兮外吐心而露肺承寶座之千跌兮蔭

珂輿之萬蓋張翠帷於月下今列絳仗於煙際
容鷗鷺之徘倚今取鼈魚之芘賴既怙水以不
競今復沿涯而自退實華藟之上品今豈草木
之一棨

松賦

度衆木而特起今有高松之可覩擢雙幹以旁
達今聳千尋而上擊怪難入於圄盡今老莫知
其歲曆含古意以茫昧今負天材而岑寂柯磅
礴而如抱今葉徹操而若寨停餘雪而暖溜今
霽蒙煙霧之瀺灂潤今飲氷霜之慘厲榮枯繫乎
所托今用捨由乎見貿敢並名於杞梓今甘取
諸於樗櫟

問神詞 并序

丙申歲夏五月南畿大旱土人走寧之要
土民所仰今重如一天凡旱取雨今易若手然
潤逐灌洒今陰隨痟煙盡奏之境今歲無赭田
茲夏龍之橘渴今風燥而日煎吾將問神今豈
或不職而累前

三

神嘗以功今荷天之福衆書藻火今晃垂嶺玉
樓殿輕輪今楹廡聯扇炫煜今盤山結谷幄

群口咨嗟余聞之爲作問神辭使歌之凡
三篇如左

一

惟歲之旱今叩群靈而寂然蠹踵汗顙以歷它
疆今俾趨神之所淵飾盎缶以借餘潤今釐讓
以歸期監乃衷之虔今少悼民之凶飢巫歌覡
舞今舌橋而腕垂原呼野召今翁走而嫗馳奉
新漿以羅庭戶今日屢薦而益祗吾將問神今
不閔此而曷爲

二

寧山之環今寧水之灣吾神宅茲今幾千百年
土民所仰今重如一天凡旱取雨今易若手然
潤逐灌洒今陰隨痟煙盡秦之境今歲無赭田
茲夏龍之橘渴今風燥而日煎吾將問神今豈
或不職而累前

三

神嘗以功今荷天之福衆書藻火今晃垂嶺玉
樓殿輕輪今楹廡聯扇炫煜今盤山結谷幄

帝之下兮雲藏雨蒼宜以其潤兮惠吾百穀胡爲自斋兮肆殛之酷吾將問神兮寵其爲辱

去陵

度龍梭兮外峯峦宛詰蜿兮絳高而調深望巇嵲之危堞兮隱重闥于幽林石塗磊而直注兮盤百磴乎千尋問守居之何所兮凌絕壑而線屬巒櫚廡鬱其紛紬兮觀閣緣乎扉崩嗟忝胡爲棲此兮日儕伍乎群山歲月淹其兩周兮悵何時而當還嫡兮爛惜兮懆若寐之覺兮疾

而復承詔易守漢上兮幸旋轅于夷陸側身東望兮劇余思而太息山中不可以久留兮無四時而蕭瑟

秋望

愴疑立兮臨曾巘極延迴兮聊遐川杳營營兮其何之馳滉瀁兮敞雲煙期將邁兮殗所思念莫致兮勞且悄零露瀼瀼兮促其歸漉涕淚兮紛如泉

送李道士

雲離離兮風瀏瀏群山空兮萬木凋水滉瀁兮大野平天沈寥兮新霜晴途先生兮歸鵝池晨霞鮮兮明羽衣乘青騾兮度南岡荷瓊笈兮秘雲章先生去兮來何時上三峒兮餘高而調深望巇嵲兮龍岫兮嶺錦詞有鶴可使兮其致之

哭仲蒙二章

憯憭栗兮臨清秋懷塵憒兮紛予憂拂其弭兮久復留念將焉適兮升高丘問胡然兮予之思紆予心兮不解以繆謂遐闊兮願如其宮帳西南兮川塗綿脩已忽寤兮往嘗此以計蓋予之生于世兮期爲已休萬感芸然兮盡予之中魄幹瀁瀁兮索其若抽念子一去兮不可以復見顧予之於道兮尚胡爲而此謀欲子似兮取友但寥寥兮安求孰識子兮予深當何人兮與侔彼徒以文行兮爲子之高其不爲賤正體而貢余胣如刻畫兮哀以累予類神珠兮覺天球知子之末兮尚可以表世其不能究者兮彼又何尤已矣乎子之存兮在予憶子之疢兮將何時

而可瘳欤亍恨今暮來歸煙雲飄蕭今奉亍以愁

右臨高

念子將歸今于嵩之陽彼山之中宅群僊今欣得子而翱翔冠芝英今佩蘭芳蹁躚今服葵煌執瓊爰今披錦囊遡天風今誦霞章神君揖

今登寶牀玉女進今奉瑜觴亍浩歌今頌靈休瑤瑟差鳷今相與亍之獻酬客下緑嶺今飄霞旄人來潁陽今駕琳輧蟠桃春今白榆林雲開月皎今桂昌之幽子之巢今千萬億年下視此世今不肯還徨喤鴈哀今悵所今查莫可攀

右懷嵩

仲蒙爲人無所不備采摘一二以爲其美行累之多矣劉元平嘗論人之賢者曰無長仲蒙似之故同之二章如此熙寧辛亥仲秋癸酉仁壽郡東齋題

哭任遵聖

覽顯宇之渺漭兮悲萬彙之漂搖林薄塵以殞瘁兮帶原隰之蕭條幡離魂之怫鬱兮紛渙散而孰招悵節物之變易兮付餘懷以無聊念先生之生此兮皇曷爲而有之既誕畀以才德兮又復艱其所施使輾轉於偪側兮蹟其行而莫馳哀抱憤以遽去兮問誰賢而爾師飽道義兮富文章轟大聲兮發洪光潔如玉兮凝如霜堅不可撓兮凜不可當嗟爾世俗兮曾莫測其所

高但輒詆以絕衆兮實自疵于爾曹且勿辨其薌臭兮混爾藏於蓬蒿不善擇其至行兮務族譁而叢喤兮已矣兮想子立而孤居游鴻洞而入奄淪兮乘威鳳而跨鯨魚出入乎無極兮旁羊乎太虛下視夫塵寰兮諒將獻其如帑惟不肖兮有性自天蹈大道以直驁兮長轅寧剛折而方毀兮耻從枉而逐圜獲稠人之笑詈兮獨先生之見憐負先生之爲徒兮顧泯泯而莫恤乎其它兮既失先生之

奈何茲忽計以大事今遽棄乎嶠恨不能
撫柩以一訣今橫涕淚而滂沱亂曰先生之美
今豈衆人之足云今先生之安今地既吉而可墳今先生之廢今有弟賢而子
今期萬祀而有聞今夫何憾耶

哭許駕部

歸余登大嶠以回軫今過君公之故里涉郊坰
而歷閭閈今聆弦歌之盈耳稔德義於洋洋今
時屬君之令此因執名以願見今途日親於燕

几挹佳論之端潔今識所存之可喜議爲邑之
良術今欲儷君而無幾復余出守於陵陽今君
亦擁麾于通義封壤相切行不越宿今朝暮之
聞愈美彼邦之政素艱其施今前罕稱乎善治
惟君之才力强敏今條若紛絲之就理余改符
於漢中今君復駕題輿於錦水閱月未久而君
以疾聞今忽遽傳乎君之不起哀哉淑人之云
亡今無由撫棺而問天以死徒臨風以永歎今
何壽夭禍福之反是覆河內之來訃今蒙不鄙

於君之子云將歸君于幽宮今樸吉日而且遲
湯湯乎大河之滸今載載乎大行之趾岸磅礴
而岡隱轔今茲有利乎君之所止限川塗之脩
綿今阻陪葬乘之末軌悼余懷以遐薦今曾莫
殫於累紙酌芳椒以盈樽今冥生勿而在罷違
不能脩此以奠君今悵音容之已矣

送人

風寥寥今黃葉飛黔栗冽今寒滿衣歷欹欹今
山迢遞背晨霞今送子歸子之居今錦水湄樂

莫樂今奉庭闈凝流塵今掩瑤檄知此音今天

下希

玉女

艷明霞今體霏煙秀婉嬺今靜嫻娟如龍之媚
今鳳之翩倏見光景今忽自還乎杳然宅幽宮
今閟靈囷領群娣今司寶泉福斯民今千萬億
年享豐祀今期終山

登山

余將往今南山路骯髒今何高昧其適今茫茫

歷崎嶮兮嵯峨枳棘紛兮鉤衣解難進兮前阿
指屢血兮險艱翳骨拂兮叢羅地虬結兮伺人
復虎兕兮群嗥念失足兮安逝其恨恨兮柰何

丹淵集卷第一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之二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禎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樂府雜詠

秦王卷衣

咸陽秦王家宮闕明曉霞丹文映碧鏤光采相
鈎加銅螭逐銀貌歷屋矜蟠拏洞戶鎖日月其

中光景餘春風動珠箔鸞鎖金窠斜美人却扇
坐著落庭下花閑弄玉指環輕冰扼紅牙君王
顧之咲爲駐七寶車自卷金縷衣龍鸞蔚紛葩
持以贈所愛結歡期無涯

殿前生桂樹

童童彼芳桂謫生廣內靈根浹和液柯葉冬
不改日月最臨照雨露偏汪濊願保剛勁質與
君同萬歲

臨高臺

臨高臺望故鄉地千里天一方極目外空茫茫
孤雲飛不我將安得羽翼西南翔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弔影度晨夕中門一步地未省有
行迹閨闈足儀檢常恐犯繩尺欲寄錦字書知
誰者云的

東門行

士有失所偶難甘蓬蓽徵拔劒出東門感憤不
顧歸賢哉彼嘉匹逐逐牽其衣願同此餱粥節

義安得違況今謂清世不可復爲非

西門行

盛年可愛重芳辰宜嬉遊金甕釀醇酒玉盤炙
肥牛青春九十日不可一日休勿自汨浩氣蕭
胷藏百憂君莫惜黃金身後雖自古貪與
吝常爲賢者羞

塘上行

寒塘漲新雨邐迤翠波清沙晴步聲澁風引羅
帶緩蒲牙茹舌利荷葉歡心卷生平玉衣夢至

此神亦誕徒誦小星篇無人覺腸斷

釣竿

霜刀裁綠筠桂餌掛輕緡欸迹天地間側身江
海濱悠悠實帳夜寂寂烟波春何時投竿歸再
與君子親

烏生八九子

南山有烏烏生子層崖巔戰戰新羽成相將弄
晴烟朝饑集壠上暮渴來島前託居深林中自
足終爾年胡爲去所依無乃甘棄捐却愛庭樹

好群飛投碧圓高枝踏未穩身已隨潛弦因知
萬物理主者持默權凡云愛此命生死期已然
出入既有定何歎於後先

野田黃雀行

提罷鏗鯨宴瑾臺紅鵾弄翼春徘徊和風入坐
賓主樂金觥玉豆天中來勸君劇飲莫自訴暗
中光景能相催試看庭前好花謝枝下落多枝
上開人生不厭苦行樂勿用感促相驚猜賢愚
貴賤各有命此理悟者眞賢哉

苦寒行

上太行兮高盤盤日將暮兮歲已闌入谷口兮出林端風慘慘兮吹骨寒冰霜結兮玉嶠岏光上照兮天色乾紛橫委兮草樹殘黯慄烈兮烟雲霾僕足皸兮馬蹄坼望所舍兮摧心肝褰立空兮衣且單嗟道途兮胡艱難

苦熱行

黃人頓駕留天中金鴉吐火燒碧空炎光染雲聳岌岌旱氣爍上飛蓬蓬龍摧乾胡不作雨虎

裂湯吻無生風安得有術擘海水入底一扣鮫人宮

俠客行

紫髯圍碧瞳勇氣多坐熱生平脫羈羈少小服義烈堂堂吐高論牙齒若劒鐵寶劒歷歷陛橫誰耻我可雪酣歌入都市當面洗入血常言荊軻愚每笑豫讓拙事已不受謝門前車馬絕自謂取功名馬能由筆舌

巫山高

巫山高高凝烟十二碧巒寒插天危峯絕壁已飛動況復下壓萬丈之蒼淵波衝浪激作深井虎眼徹底時一漩長風浦湧發灑瀕惡色怒勢因誰然我欲截中流虹梁莫得施蜷蜷東西相遠望不到兩目欲斷心將穿回看高唐廟下瀉靈雨遣我歸意常翩翩

水仙操

嗟哉先生去何所兮杳不可等捨我於此使形影之外兮唯莽蒼之山林仰圓嶠之巍巍兮俯大壑之沉沉長波湧湧以滾滾兮群鳥翻翻而悲吟寂寂援援之煩慮兮納冥冥之至音先生將一我之正性兮何設意之此深我已窮神而造妙兮達直指於素琴先生盍還此兮度明明乎我心

大垂手

華堂合樂鏘春晝鳳叫龍嘶畫鼓吼瓊猊壓地開組繡美人舞兮獻君壽紅裳裊裊兮翠袖修修兮揚綠殺金鸞飛兮玉

赫走入急破大垂手香檀扎扎江雨樂情疑力
定方舉袖烟收霧斂曲徵後錦盈卓芍珠瀾斗

採蓮曲

綠縐襠紅繡裳衫盤蜂蝶裙鴛鴦雕現錯寶垂
簪長紫月翠蓋行新粧蹁躚曲堤下回塘盡撓
送入波中央羅袖卷起金釧光搖輕撼脆敲短
芒丹瓊紺玉低復昂雪膚薄粉撲嫩黃蠻腰蛛
腹綠驚揚列坐綠觥求比方笑聲吃吃動明璫
挾蒲拂鬢久晞旁風吹落霞供晚涼西城鴉鴉

啼女墻歸來索酒酌滿觴吳屏蜀帳圍象床困
臥不起燈燭張琉璃益年叢生香

對酒

朝廷曠如日區宇清若水殊方文教達微品德
澤被伊人復何幸遇此栗陸氏茫然大虛內烝
鬱盡和氣真風浹敦俗無所容一僑唯宜對尊
酒酣飲樂無事人間此昭世得偶須自貴無爲
名所勞區區取愚誚

白頭吟

憶昔宴華堂金厭舉酒意雖知取名賤越禮奉
君子相期本同穴誰復恥猥鼻一見茂陵人烟
胥與泥滓願言保新愛妾以甘自棄恩義薄所
修多生於富貴

芳樹

庭前有芳樹穠陰蔚軒碧莫惜更攜酒醉此青
春色朝來見題鵲飛鳴繞其側光景不可留徒

遣君歎息

武溪深

嶺南之武溪其深不能測潭潭滴瘴癘水色重
如墨昏然潦霧作上下毒氣塞仰視高飛鳥跕
跕墮兩翼交州惡女子制馭實銜勒伊余繆兵
苟得總浪泊役常甘焉革死持此期報國臥念
少遊言從之何可得

走馬引

群蹄踏空山半夜若風雨平明即其地已復天
上去惟予迫大義蓋免以名捕蝟蝸入寒敖此
豈謂安處脫身入浩渺固有神物護禮謂不歡

天天知天亦許
起夜來
曉牕明綠紗罩錦壓春臥橫腮虎魄冷驚起新
夢破玲瓏轉條脫縹緲梳矮墮高軸磬銀床時
誤君車過

長安道

長安道隋唐宮殿生秋草若使皆知嗣業難爭
得行人望中老

王昭君 四首

不惜將黃金爭頭眞顏色妾貌自可恃誰能苦
勞力

其二

絕艷生殊域芳年入內庭誰知金屋寵只是信
丹青

其三

幾歲後宮麗今朝絕國春君王重恩信不欲遣
他人

其四

極目胡沙滿傷心漢月圓一生埋沒恨長入四
條絃

吳趨曲

萬頃平湖水晴光射旱霞紅裙鬪盡楫相結採
荷花

又

蚌上相將疊鼓催青輪齊上碧波開鴛鴦屬鴈
不驚起憤見蘭橈日日來

又

湯漾水中舟徘徊蚌邊馬相看兩不語密意待
誰寫

劉生

歷古推任俠彼劉生者何提挹擊朱亥引劒刺
荊軻飲肆扶頭出歌樓樽臂過無人繼義勇關
隴氣消磨

紫騮馬

翩翩紫騮馬爛爛黃金鞍流水四蹄急飛星雙
目寒擁頭青玉鉉蔽膽綵絲盤誰取交州該摸

將骨去看
　　駒馬
暑鼠摧如雲西人號乞銀更逢桓御史特地起
精神

丹淵集卷二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禎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七首

貴侯行

將軍功勳滿旂常昨日賜對開明光腰懸橐馱紫金鉦腎龍進拜諸侯王戟衣翻翻弄春影大

第高門臨萬井但願襲青絶邊警常宮中都奉朝請

朱櫻歌

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禦朱櫻斑若頷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實龍貂瑞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露成津蠻初割君王日午坐荷蘭翡翠一盤紅鞢韜

拾羽曲

新羅研紅裙襦脊綵縷刺衫花倒提新睛暖日

麗烟草金獸鎖藏春閨朱橋過江曉沙白錦帶交風大堤窄蘭洲遺劒得殘碧歸來驚飛上嬌額

沙堤行

金吾馳騎東復西督兵萬指平沙堤傳言槩路拜新相恐與九衢同一泥夜來上在蓬萊宿手寫姓名符夢卜連詔黃閤門下北扉趣草贊酺登力牧平明劒珮羅東閣大字滿行書德業詔者長言告紫宸感召一庭和氣合上心喜曰予良

弼未謝急宣令直筆群吏迎歸政事堂指顧之間歌畫一午漏初移催入馬實帶盤腰印垂膀歸來冠蓋爛盈門異口同音賀太平

五原行

雲黯黯草摵摵風吹黃沙昏況寥胡兒滿窟臥寒日卓旗繫馬人一疋夜來烽火遶簿起銀鶻呼兵提如鬼齊集弓刀上隴行犬豲狐嘷繞空壘羌人鈔暴爲常事見敵不爭收若雨自高聲勢叙邊功歲歲年年皆一同將軍玩寇五原上

朝廷不知但推賞

讀武紀

嗟哉微之有天下甘心神仙希羽化五十餘丈起樓觀萬八千里走車駕安期羨門莵何在五利文成終死詐若非留意尚文學廳政且賢非爾亞

題東嵓隱者壁

青峰叢叢擁危壑綠樹團團扶曲閣幽人睡起漱寒泉坐看一林山雨落岩前火氣雜芝术澗

下苔痕亂猿鶴白憐塵土滿衣衫欲解從君今尚莫

東山亭

朝陽之峰乃天設曲嶺長崗地盤結下臨絕澗走榮回上從巍亭飛巘嶼晚雲幾處水墨畫秋樹數番紅綠纈安能恰會此時閒靜與詩翁吟曉雪

水邊春半

芹牙差差蘭笋短石渠米銷水色淺倡情冶思

不可奈好鳥間關花婉娩鮮衫翠裙者誰氏行
歌楊枝惜時晩臨流有客抱危膝苦調長誼問
誰遣

採藥歸晩因宿野人山舍

東岩陰深崖燄古夾澗垂泉結鵝乳我來採藥
晩忘歸試宿荊扉問鵝黍春風滿林燈火冷一
夜不眠山月苦平明携策下青蒼松葉紛紛酒
新雨

後溪晩步

陰陰芳樹暗回堤路入蒙龍轉野溪澤雉應媒
高復下林鵑引子歌還啼青蒲宛宛全淹水紫
笋斑斑半出泥倚杖風前感時節亂烟斜日一
蟬嘶

山中新晴

山中新晴曉烟暖散帶頹冠漱岩畔海鹽未去
猿鶴喜柴桑初歸松菊亂林間餘雨時一滴嶺
上飛雲忽雙斷安能舉手态扶揵欲共高鴻拂
霄漢

盧亭縣永樂山即卯雲亭

長江合高峰爽氣左右繞中流望絶巘翠史見
木杪孤亭揭其上隱隱一拳小李君冷放邑我升縹緲是時天宇淨翩色洗霜曉萬象滿四
隅轉盼皆可了神清壓塵坌志適喜接鳥人生
貴軒豁世務苦紛擾茲焉獲登覽浩恩欲飛矯
令謝亭我爲勝絶此應少顧乎立佳號光輝飾
松篁因名之叩雲大字榜霞表

杜逸人歸龍山

上亭北望二百里頹巘墮壑圍龍山余嘗往來
見之喜飲食夢寐皆屬顏恨無羽翼一飛到美
子長往不欲還安得擺手掉世故相與傲兀於
其間

曉入東谷

振纓劾王官釋耒去鄉縣十年始還此景物覺
盡變東谷素所愛乍到若創見烟雲引晨策數
里入慈蔣明霞照溪口流花草露初法長松盤高
岡竦竦擢秀幹垂陰雜群木上欲接霄漢梁雞

互鈍鑽攬地走荒蔓修篁揭其間萬个挺若箭
登臨愴舊歷眺聽悅新韻讀書破菜蔬徑杓已
漂斷惟餘舍南水尚吐石實濺潺潺落危壑衆
衆引飛練臨流濯塵襟照影寔覩面功名竟何
所旅跡轉孤賤引手謝猿鶴深愧爾驚怨

東谷沿小澗樹木叢蔚中有圓潭愛之
久坐書所見

野水瀉古穴石岸盤回淵飛塵不可入竹樹圍
清漣靜往得勝玩深居迹俗緣寒光照頻襟景

寂心自圓枯篁蹲碧舍垂頸窺沉餌對之不敢
動相望兩俱禪

東谷茅齋

野徑轉深密靜無車馬痕松花金粉墮苔菜翠
茸翻蟲鳥春音雜烟雲晚色昏俗塵何處入長
是掩荊門

夏樹

夏樹始繁密條縷方且柔左右覆吾廬合如張
碧油新蟬噪晴午餘響藏深幽軒窻轉炎日清

以應官課

青城山丈人觀

群峰垂碧光下擁岷儼家神皇被金巾坐領五帝衙威靈攝真境俗品不敢譁精心叩殊庭俯首仰紫華願言鳳羣盟畢世驅塵邪循奉藥珠戒期之飛太霞

上青宮

瓊臺橫紫霄上有縹緲居雲霞抱寒戶日月循庭除飛羽下金輦隱芝吟玉書俯首視人間人

間臭如帑

張少愚書院

澗水侵斷橋車馬不得通飛嵐積庭礎秋鱗垂紫茸窻紙爛滄雨蕉衣拆林風主人殊未歸使我烟景空

誓鬼碑

正一受天籙腰垂神虎章群魔獄幽隱秘篆刻青蒼故事駭前志餘感驚大荒誰能識奧訣禹步學魁罡

天師壠

天師拂此種至自上饒遠當時十七樹高幹倚孤巖碁蕤蓁黎大紫殼檳榔軟蜀部名果中推之爲上選

孫知微畫

太古奇偉士精思獨於畫馳心入茫昧萬物赴揮灑當時一名重顧陸非爾亞卓哉青城筆妙絕冠天下寥寥九天仗一一若神寫吾恐千載後是終無繼者

早晴至報恩山寺

山石巉巉磴道微拂松穿竹露沾衣烟開遠水雙鷗落日照高林一雉飛大麥未收治圃晚小蠶猶臥斫桑稀暮烟已合牛羊下信馬林間步月歸

楊山人歸綿竹

一別江梅十度花相逢重爲講胡麻火鈴未降貞君宅金鈕曾盟太帝家道氣滿簪凝綠髮神光飛鼎護黃芽青騾不肯留歸駁又入無爲嚥

曉霞

閒遣

庭竹擁高叢移床就好風掩門休務外隱几坐忘中世事元何物人心了即空客來休借問此意浩無窮

睡起

寥寥公館靜門掩似山家竹簟腹移枕石盤頻浸花閑多新得策事少早休衙一覺高春睡誰來伴試茶

梅

寒梅引舊枝映竹復臨池朶露深開處香聞暫過時凌兢侵臘雪散漫入春詩贈我歲寒色憐君冰玉姿

永泰劉令清曦亭

木杪照初日捲簾知曉晴軒窻無限思圖史有餘清露下濛花重風來泛竹輕何須嫌五斗持此謝淵明

貧居

緇床擁敝裯初起髮未櫛南窻展書卷就暖讀寒日門前絕車馬薄暮垂片席短墻挂纖蔓幽鳥啄紅實群蝸惡積雨終朝閉綠繞蒙空壁男兒處貧賤慨舉首宇宙窄翩翻槍榆鳩宛轉匿絮蟲妻琴競相哮憔悴守文筆

惜花

胡蜂採花花氣薄黃鳥啄花花藥落林風吹花花片亂池水浸花花色惡少年惜花會花意晴張青幛雨油幕勸君直須爲花飲明日春歸空

晚蓼

正女吟

身外無一營何以供鉛華飾行不飾容濁水白藕花藕心亂如絲妾心圓如珠絲亂端緒多珠圓瑕類無焉得偶君子奉之此高節所生雖至親此意安可說

莫折花

莫折花花好亦自喜勿謂花無言請以君心酌花意君容待花轉豐艷花枝因君愈憔悴莫折

花任花飛地但對春風倚芳樹長遣香英伴君醉

織婦怨

擲梭兩手倦踏爾雙足斫三日不住織一疋纔可剪織處長風日勞時謹刀尺皆言邊幅好自愛經緯密昨朝持入庫何事監官怒大字雕印文濃和油墨汚父母抱歸舍拋向中門下相看各無語淚迸若傾瀉貧錢解衣服買綵添上軸不敢輒下機連宵停火燭當須了租賦豈暇恤

孺襪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里胥臨門限叫罵嗔納晚安得織婦心變作監官眼

野花歎

昨看百草抽新芽今看百草開新花岩隈水側自成列紅醜紫賤何交加東皇施恩豈不溥隨所付受無少差爾之瑣細亦蒙被盡使奮發爭春華織叢密莫不可數競起塗抹如矜誇妖鶯冶蝶不爾顧去爾自欲尋名葩爾知有艷貴爾否歌管匝樹侯王家爾徒此地弄顏色只自狠

獵隨泥沙何當照水自窺覽枝報棻懽相藏遮晚村無限曬殘日索酒爲爾成吁嗟

均逸亭 會州三亭

亭宇跨城端新苔磴道盤風光晴水石烟景暮林巒薄領仍多暇賓從每盡歡何由掉塵鞅聊問借閑干

東溪亭

短杓逶迤渡高欄夭矯況波光環堵淨日色綵梁深莽荇翻金鯽蘭茗起翠禽王人公事簡時

此照清襟

碧岸亭、

斷嶼滌溪邊危亭翠壁前軒窗攜誰是客詩酒自稱僊遠壑春藏雨長波晝起烟吏人休報事高興正陶然

送郭經知縣

促促送歸客短亭垂柳風離罇掩殘日去騎若轄蓬百里謳歌內三年畏謹中鄉人問蜀物笑指一囊空

過禄氏山齋

過水得憑檻滿川皆夕陽江山逢勝絶手筆恨
荒唐城郭蒙籠近汀洲杳靄長明朝又東去塵
土入衣裳

題李處士月軒

園蛤噴金波萬里灑清滴幽軒得虛敞皓彩溢
素壁繩床有高隱苦調起岑寂盈襟納孤光誰
與奕氣敵

余過興州太守晁侯延之於東池晴碧
亭且道其所以爲此池亭之意使余賦
詩

鄭谷題詩處荒涼不復知使君來問日景物欲
歸時崖蜕供清溜亭臺繞翠漪主人憐過客借
與傲炎曦

蒲氏別墅十詠

風交蒲葦亂烟斷鳧鷖飛日暮一笛起扁舟垂
釣歸

右方湖

軒窻曉吹清枕簟晴光冷亭上逍遥人滿身捉
水影

右涵碧亭

過簾呈素艷入座薦清香何以陪暑飲對之飛
玉觴

右白蓮堂

曉霽滋花色晴輝發水光何人露新緑不管著
秋霜

右芙蓉溪

積水自淵淵來源常汨汨岸上翠衣禽對人時
一沒

右魚池

紫蓋嫩貼水玉梢長刺沙避風紅出沒驚雨緑
交加

右蓮池

溪光搖玉壁雲影漏金盤誰此作高興蓋橋憑
曲欄

右清蠎橋

決水轉橫渠交滕畫方野秋風報秋熟滿頃吹
罷亞
右稻畦
高臺接虛境飛鴈羅太空小兆佩神虎每來清
夜中
右朝真堂
深深鄭莫谷小小焦光廬借問貯何物滿床皆
隱書
右草庵

丹淵集卷第三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閱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一首

蒼溪山寺

正午風色高遂泊蒼溪縣暮崖抱林木有寺藏
慈蒼出舡步危磴蔭密頗縈轉上到金僊家綠

空列臺殿修篁掛懸湍坐覺炎暑變老僧曉經
論言語何貫穿引我上高閣閑千俯江面參參
百里內山水盡奇觀誰謂羈旅中所見皆所願
汀洲白鳥聚井邑青烟散樂此暮忘歸疎鐘起
岩畔徙倚下松門尚怪舟人喚

五里三灘

群石壅水成衮湍五里之地凡三灘舡如走丸
勢不住力敵萬弩雲濤盤門寔掩塞怕飛浪已
倒床座蠡盃槃長年三老色自落棱眼不敢窺

波瀾捐渦撇漩出九死衆命幸免魚鼈養須臾
出纜繫高岸競以好語相慰安是時左右有覩
者應亦爲我心會寒

晉公泛

晚泊晉公泛船頭餘落暉携家上岸行愛此風
滿衣村巷何蕭條四顧烟火稀問之曰去歲此
地遭凶饑斯民半逃亡在者生計微請看林木
下墻屋皆空圍好田無人耕惟有荆棘肥至今
深夜中鬼火流清輝衆稚聞此語競走來相依

來我肯萬錢贖

升菴集 卷四

夏日閑書墨君堂壁二首

先人有敝廬浩水之東邊我罷漢中守歸此聊
息焉是時五六月赤日烘遥天山川盡燥燥草
木皆焦然塵襟既暫解勝境乃獨專高林抱深
麓清蔭密石綿層岩敞戸外淺瀨流窗前遨客
上素琴留僧酌寒泉竹簟白石枕穩處只憂遷
忽時乘高風遠望立雲烟野興極浩蕩俗慮無
一緣冀爽神自樂世故何須捐邦憶爲安時荷
重寄常滿肩几案堆簿書區區處忘食眠冠帶坐大

暑親汗常涓涓每懼落深責取適敢自便安閑
獲在茲悅若夢游倦行將佩守符復爾趙洋川
山中豈不戀事有勞外牽尚予願未畢安能賦
歸田

其二

歸來山中住便作山中人冠帶亦自閑累月不
着身散髮眉岩阿濯足清澗濱石蘚黏簡冊松
風墮衣巾鄉里多舊游不厭過從頻山肴與野
釀待我如佳賓有召即走赴愛其愛我真帶恐

禮數乖取問吾交親正此一夏藥忽茲邁蕭辰
還愧擁千騎又走西道塵

送馮允南倅梓

去年父老送督郵衣上淚痕猶未變今年吏民
迎別乘馬前懽聲挽不斷梓州城中十萬家家
家盡喜見君面以君鄉里最相近物態人情素
諳練況復才力強且明中理之的無漫箭從來
府政號少事今更得君愈清簡太守李公詞彼
老淘汰心源無滓澱時携賓從訪山寺惟以高

譚侑清宴蒼崖素壁多自書是處新詩題欲遍
君今到彼亦爾爲異日唱酬知幾卷

宿泉山村舍 是秋栗爲白蟲所食 今復爲群鴿所食

八十雪眉翁燈前屢歎欷問之爾何者不語惟
枚淚良久云老矣未始逢此事種粟滿川原幸
已皆茂遂喜開欲歷熟近復失所冀有蟲大如
雛日夜噬其穗群鴿利喙食剪摘俱在地驅呵
力難及十止餘三四供家固未足王稅何由備
塔土耕至骨所得幾何利又令遺此禍不曉上

天意在世幸許年必以儀僅死聞之不敢詰但
愧有祿位移燈而空壁到曉曾不寐

季夏已亥大雨

黑雲推空天地昏風勢猛惡山岳掀怪電燒鬱
嗔霆喧鯨海起立星漢翻玉竿銀索傾併盆豪
威怒力凌乾坤川陸浩淼同一源泛濫直欲浮
高原澗谷洶湧龍蛇奔溝渠溪壑相吐吞土肉
刮盡惟骨存漂蕩秋稼無一根天生烝民主仁
恩覆露養育生理蕃誰持害吾倫開禍門絕滅黍

豆炎元無路能去陳九閣此事是非安可論

謝任遵聖光祿惠詩

常念文選詩最愛顏光祿君今作此官詩亦頗
之躅尋常得君詩如隼饑見肉凡當憂憤際不
可不取讀我自山南歸幽居值炎溽六月久不
雨萬物蒸煮熟正在墨君堂流體汗可掬單絺
與圓素豈解療煩毒聞君有詩至猛起捧大軸
拆開得累紙半日了一幅使我困病除如藥清

頭目把詩坐前軒憤惋幾欲哭君也實高才徑
庭無礙曲六十尚爲縣不自恥碌碌近聞移小
麾所用愈局促安得長康莊走此老驥駑哲士
甘藜藿鄙夫厭粱肉天理不可問長吁倚喬木

謝任遵出守溫州師中寄荔支

有客來山中云附遵南信開門得君書歡喜失
驚問客乃珍獻包荔子四角具封印童稚嘗聞之
灑坐終日門前車馬道擾擾亂如亟轉眼不復
觀長歌敘警紱

鳳山古祠

林木摧折堂廡傾其中塑像猶縱橫狂巫騰踏

空餘皮與核狼籍入煨燼

霹靂六月四日有
震于被震者

君不見前時忽疑天地坼萬里一聲晴霹靂彼
其氏者爾何人敢自欺誣被詠磔子爛華容神
火燎父碎梓潼靈磯勞惟震與曜今曉然誰對
君親肆姦逆

後溪

新晴探蓋棗溪色我愛常來坐溪側一林奇石
宛如畫兩岸野花殊不識蟬鳴盡日競何事鷺

下多時猶未食細觀物理須靜中歸去無辭更
昏黑

黃功垂秘書鳳城閒

群峰繞高軒四望如城密晴嵐逼窓戶淨若新
洗鬟杳杳其中人衣襟歷歷寒碧臨風設橫几蕭
灑坐終日門前車馬道擾擾亂如亟轉眼不復
觀長歌敘警紱

鳳山古祠

林木摧折堂廡傾其中塑像猶縱橫狂巫騰踏

野老拜瘦雞薄酒邀神明形容詭怪蛇虺亂聲
音醜惡鴟梟鳴災牛禍犬亦可作世有此事何
由平

靜中吟

客去復掩戶高松下清陰微風動其間對語雙
珍禽幽人獨凭几聽此古意深起來南窻下祓
以朱弦琴彈之代佳話俚耳誰知音

送黃庶先峽州赴舉

朝庭取士及洮西君今去就峽州薦男兒致身
自有地六月萬里君莫憚君也經術三十年此
發必中后羿箭聲名大抵重文章慎莫便從班
定遠

大熱見田中病牛

壠上病牛艮可悲皮毛枯槁頭角垂兩鼻谿衍
只自喘四蹄岁岌會不皮牧童默坐罷牽挽耕
叟拱立徒嗟咨朝驅暮使氣力盡爾死主人安
得知

呈里中諸友

君莫怪我不讀書君莫笑我不飲酒更精文史
豈足用漸老懽娛復何有郭安得二百畝舉
家已聚三千口且來伴我數月閑未羨區區又
西走

寄彰明任光祿遵聖

軒軒任公子本是釣鼇人手把虹蜺竿一舉百
萬鈞得鼇謂無用坐令千丈綸却自絓蜥蜴沒
瀕收纖鱗悠悠世上兒不識此有神但將俗士
眼下視窮水濱

路自西溪入園當北谷開月亭詩作客甫館雖
爲姓摘菓衣露露尋泉履清音閑居正無事莫
問我頻來

謝王庶柯秀才見贈諸篇

覽君山中詩多有贈我篇感此意愛厚使我將
潛然世態日衰薄交道君獨全豈若賤丈夫心
醜貌甚妍我已娶紐綬君方佽林泉出處雖有
殊所樂同一天

前溪獨遊

溪水碧落落舟餘短笻迢小灘暗鴈外猶鳴夕
陽中倚仗對清瀨披襟當好風長時歸住此長
下釣魚筒

書綠雅亭壁

喬木繞舍如綠幃群山四面寒參差春禽入秋
啼自別早雲到暮歸常遲庭前好菊勸飲酒菜
上佳紙邀吟詩閑居數月興便野渾忘簿書相
聒時

青山道

寞寞青山道叢木含古烟遠客事行役未晚不
敢前乳虎正養子采食大路邊但願已所急其
誰辨愚賢

野老

野老扶白頭耕墾事田壠豈無兒與孫柬假實
我恐地產止數出財用知幾種食肉與衣帛賢
者何言兄

誰氏子

綵級誰氏子學道要昇仙人世豈不樂何苦求
上天友首顧我語子豈得謂賢智如樸燈蛾甘
就膏火煎

秋興二首

晨風吹茂林夕露下芳畹秋容變憔悴復此白
日短蕭蕭歲華暮冉冉節物換浩歎倚前楹使
我心曲亂

其二

百蟲感秋陰入夜聲更切問爾苦何事到曉啼
不歇盈庭不可止翁歲藏萬穴會是天使然相
將送淵節

書平泉草木記後二首

衛公當國日力與天地均平泉植草木取盡四
方春海嶽欲必得亦能役鬼神可笑身未冷已
聞屬他人

其二

公豈不聰明嗜好乃如此若非以私餌是物安
至正彼致者何人定非端潔士草木固爲塵醜

名称未已

重過旛學山寺

當年讀書處古寺擁群峰不改虞衆色可憐門外松有僧皆老大待客轉從容又下白雲去機頭敲暮鐘

書隱者壁

枳棘分三徑荊榛結四隣茂林修竹地挽石激流人看雨檐藤杖迎風御葛巾我來懷懼甚衣上有紅塵

訪古寺老僧不遇書壁

寂寂復寂寂門前苔蘚積巾鉢定何之禪房封屈膝蛛絲網窓戸蝸涎篆墻壁欲去重遲留空中望歸錫

村居

日影滿松窓雲開雨初止晴林黎褒鵙曉巷兒童喜牛羊深澗下鳥鳶寒塘裏田父酒新成餅饗饋隣里

宿田家

日落雲四起牛羊下高原今夜宿何處孤烟生遠村數家岩狹響擾擾林鴉喧危坐欲終夕此意將誰論

大熱

大熱早復暮幽居如火囲更無風稍快只有汗頻揮袒露夏生客沾濡怕熱衣何當生兩翼直近廣寒飛

閒樂

書牕忽過午好風吹竹牀庭雲生薄暮山雨送

微涼粉裏衣窮澗蘭熏罩帰香歸來閑且樂多謝墨君堂

寄楊歸一

出處久異矣居常勞所思烟霄惟子未髮已霜世故豈須問人生當自知林泉閑幸好足可樂明時

行李載書成詠

於世已無用何苦愛讀書自咲身許大所處如蝉窟編簡補斷爛裝輯收殘餘又鎖十餘篇作

數隨行書
　　遠友人詩卷
作詩所思格不高君今已得詩中格昔癖風物
最清麗君向其間作詩客定餘絶景在幽深更
欲煩君用刀尺
　　上亭北軒對月吹笛得才元舍人昭孳
　　引醉霜月草堂吟皆詩諸也 三首
瀲灩金波瀉碧空幅霜寒影下催漏夜深一笛
昭華引吹滿千岩萬壑中

　　其二
群山嵐色烟開後遠水寒光雨過時今夜何人
醉霜月臥聽猿嘯玉參差
　　其三
涪江東岸有雲林纍纍墳塋回澗谷深何事遲留
未歸去強顏猶唱蔗草堂吟
　　苗子居運判歸宿州同赴武康西縣道
中奉寄二首
霜風舞征袂有客去符離斜谷雪晴後曲灘水
滿時亂山誰對酒孤驛獨吟詩不得陪清絶悵
然空所思
　　其二
漢中爲會失兼程雨雪曾無一日晴抱項橋頭
耶立馬使車應已過褒城
　　孫懷悅紙本亂石
孫老抱奇筆臨紙忘揮灑從頭掃亂石碌砢隨
墨下焦頑與圓潤無一不精者誰信萬鈞重卷
之不盈把

　　熙寧辛亥歲春予自京師赴陵州因過
家省墳墓是時見所居東西長衢比戶
競取榆栽列植於官道左右者後移與
元滿替復歸待洋州闕始四年爾而榆
已高大繁茂深密可愛予正得此過一
夏旦夕與諸親友優游於其間蒙庇厚
矣閑因作詩示諸君
昔我去守陵陽日門前夾道初種榆今年我自
山南歸向椽大者皆桂棼

地清影繁如鋪是時暑氣正炎酷無處容此煩
病軀晝撫清風夜篩月日不可離群株閑邀
親友坐其下左右間設琴與壺人生適意乃爲
樂此樂已恐他更無霜颸未起枝葉在且與諸
君同此娛

旱雷

夏旱亦已久衆懼非常炎炎茫茫太田中赤風起
宮梧鳳時入紫烟一舉萬羽趨乘風恣教盪衆
日喑怒雷

久不雨喜見晚雲返射紅霞顏莫涕突兀
在天上且放霢霂來人間雷公施力已憤怒風
伯壞事休庸頑我將待之至夜半慎勿更似前
時慳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五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閩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一首

買佩蘭歌

綠髮憶新梳君前侍玉壺相隨五色鳳飛止帝
宮梧鳳時入紫烟一舉萬羽趨乘風恣教盪衆

首傾雲衢帝既天上行留鳳不與俱綴翮下永
巷髮鬒編鉏徒褐衣春且歌北望臺驚呼淚漼
赤喙鴉一盃死其雛鳳亦飲痛槳鞠域支體殊
嫉妒豈不仁幸此全賤軀歸來南山下秋風裂
羅襦寒床覆龍具霜雪侵肌膚忽自感時節臨
風只長吁徒懷被廢事飲泣對民夫

徐太元

彼徐太元者杭州之叅軍同僚曰張惠犯贓抵
梁文徐哀其母老詣獄輸自陳謂惠所受贓太

元本同分令讜獨坐惠此獄無乃寃均之不滿法惠遂減死論太元亦坐免不調十餘年西臺李侍郎典選世所賢聞徐之所爲特以不次遷擢授鄭司功太元名始傳後爲申王師德行人推先嗟哉後世人恩義日不完初既同職事言色殊相歡語酒與倏食旦夕同杯盤一有不得意艱險立萬端推之入網羅又以毒箭攢昂然了自得衒露其術全此等雖曰人犬柔曾豈然眼見與耳聞天下何可言我今作此詩中有二

義存欲使在位者此風幸相救勿令有識人命爾爲蝎蛣又欲彼正士爲國掌三銓須察此惡子廢斥入冗員自然此浮薄不長其姦根覽者請味之勿罪其言煩

蓋寬饒

次公清而狂其本出天性惜哉公廣質不以儒術正陋害公峭刻奸犯語堅勁在位及貴戚合然仇怨盛稀遷愈失意躁戾因以逞王生識其趣勸以全壽命胡爲不開網封事轉凌橫五帝

官天下此語豈君聽上怒以不改章下求衆定確然金吾奏直以大逆訂雖爲鄭昌頌萬姝掩一諍遂爾屬諸吏羞復受笞榜行當北闕下輒引佩刀剄時雖衆所憐終爲端士病

諸葛豐

火年名特立初爲貢公起元帝擢司隸刺舉無所避閒者何久濶京師語如此馳車下許章去節自豐始上書摘章惡此舉誠可喜奈何少恩恕春夏常繫治人多訟其短遂徙城門尉復列

堪猛過上爲之切齒制詔曰其罪不忍下豐更豐初在朝時數道堪猛美失職乃自取不內省諸已反惑怨其他轉譽以爲毀不欲加以刑上憐之老矣庶人終於家反覆豐可耻

新津退思堂

三江古劇邑入籍生齒夥詞源百端起區處不可惰子醇爲之宰幽隱照必破斷事精且密有若麥歷磼尚懼忽一失退卽此堂坐庚者思改易無使下罹禍如此凡二載不識有織過賢哉

今之師敢以此爲賀

墨君堂晚晴凭欄

墨君堂中看新霽十里平林鋪淨綠青烟一去抹遠岸白鳥雙來立喬木戴勝入園蓋已老栗留過隴麥將熟坐待月破東嶺雲自取簫鈎更高軸

山舍早起探晴

山鳥囀晴日獨行風滿林澗花薰野袂岩水濺幽襟側石驚新滑垂蘿愛近深蕭然此清興不

似戴華簪

東谷獨往

久不到東谷晚晴欣細履陰陰夾路木濺濺落溪水幽涎界粉亂喙刻窻紙兀坐忘所歸烟雲過人起

西嵓道友

西嵓入深窅幽茅藏隱仙虛窻畫雲翠淨几枝靈編絶嬾聲玉斡危岩瀉珠涎相留飣青鮵人世凡幾年

送李野夫兼簡公權學士同年

吾友野夫官滿歸峽中風物正春時莫因道路起長歎且對江山吟好詩異日滑臺君若到寄言別乘我相思聲名已重更論底但引冰堂金屈巵

任居雲樓枝閣

戮戮仙機山杳杳山上閣道傍問耕者居雲之所作居雲個儻士轡鎖不可縛讀書三十年議論寫不涸縱橫入衆藝深曉不止畧自笑與世

踈回首念岩壑安排事幽隱終老期此託結茅詹巒巘退比雞下雀棲枝榜其號意豈羨鵬鷁時茲入岑絶寄憤滿寥廓江風拂危欄澗月潛踈箔獨橫古溜琴居雲琴名遠意追淡泊蕭蕭履霜操隱隱天外落履霜居雲之所好彈者名之飄揚雜仙籟泛響度林薄其誰共高興惟此猿與鶴願言解塵纓一赴方外約

朱康叔郎中葉官求母於金州因會華清宮作此詩送之

蟠桃實在枝蟠桃花已飛相隔五十春一旦還相依康叔視金魂解去如糞土徒步入農關金州取其母古人亦有此比之康叔難幾時有古人能如公棄官玉蓮仙宇中相會談此事使我發驚歎達曉不能寐借問侍安輿輦下何時過我欲率諸君扶服詣門賀

蓬溪縣今均利泉

潛流敝荒壞嘉惠所施邑人念遠汲視此無以爲穢君作之今大利收前遺一日會衆鑱茲

焉發清漪既已就新甃瓶缶何紜紜盡言彼汙濁豈爾同甘滋比戶獲美飲頌君皆一辭何以紀君德是泉無涸時

寃婦行

婉婉西隣女韶顏豔朝霞淑性自天與少小傳慧悶里誇其母最嬌憐看今嘉孝愛親黨重巧捷笄未始離窻紈讀書佩箴戒舉止無纖瑕求媒不自審得壻非良家如以瓊樹枝使之並蒹葭憶初行嫁時遺贈矜豪華若眼下花自從掙冠笄

明珠懸衽裾雜寶裝脅珈餘貲詎可數但較輦以車其姑本寒種貪叨富貴常慆研得婦不問好求索惟無遲侍奉四五年叫物愈餓鴟百欲一不應用毒同虺蛇豈惟被詬辱抑亦遭笞撾馳使執賤役課責日夜加手指盡禿瘃鬢髮仍髡耡一旦不任事病骨枯若槎委頓臥在床尚爾磨怒牙既死亦不顧但恣攫且拏聞之道路人涕泗而咨嗟養女擇所適此事寧輕耶家法要相委在邇不在遐娉禮貴得中尚約不尚奢尊章若慈仁至死甘苧麻請看西隣女一失千里差

林居

宿髮未暇梳林居且辰詣鮮曄散清滴混濕濕蒲衣袂仄行盖前礎傾視四野因遠翳野意浩盈懷會忘傲公退

墨君堂

嗜竹種復盡渾如王掾居高堂俯空岩素壁交扶踈山影霽秋靜月色澄夜虛蕭爽只自適誰能愛吾廬

鑑崖 山居有青巖干滑如鑑

層崖堅瑩青瑠冷滑不可捫秋光發淨照林影搥埤堄山影轉
晴暾飛瀑滌吟肺垂蘿清飲魂惟憂濱愁霖砭
鮮來相痕

宿超果山寺

荒途涉沮洳危嶺升坡陁愛此清淨居不倦來
往多山僧見余喜顛倒披乾陀引我坐前軒山
果丹碧羅食已步野徑新桑踏晴波就石枕古
稜依松執長柯是夕乃宿此東山吐圓波夜久

不能寐禽蟲件幽哦達旦鳴落葉固非俗士歌
若猿與豬鳥應笑頻經過

富樂山海師

上人者何人富樂之禪客成都昔嘗見時已坐
法席別來二十年嗟此出處隔昨過芙蓉溪捨
檝得携策盤盤轉危磴上叩金仙宅林間識孤
標梵眼老愈碧引我翠壁下煮茗拂蘚石問之
第二月雄辯發古譯無由從之遊不得蒙久益
翻然入塵闇俛首愧名跡

彭州南樓

百尺壓城端飛簷欲上搏湖光搖坤堄山影轉
欄杆秀野合春煦喬林擁暮寒回頭大嶠雪千
仞玉巉峇

大慈交師演古軒

萬法一軒中周回百座容曲檻燃簷蔔久橫揭貝
多重信士供晨鉢門人集午鐘何時聽雄辨幾
柄換庭松

新晴後溪樹陰漉然覽景成韻

雨後溪水急晴光鬱如浮高林放繁陰黯黮幢
蓋稠麥熟桑椹好撩亂黃栗留呼呼動新蜩局
啼乳鳩晚策倉靜境緩帶成獨遊照影俯回
淵濯足臨漫流願言懷世慮逐此肅瀟休定知
今夕夢不作塵土憂

黃秀才北郊書堂

吾邑固僻陋巉巉合群山荀無賢者居孰能營
幽閑黃子治北郊勝絶收其間長溪斷谷口蹺
諱隔塵闌始至甚夷曠漸往頗險艱洞穴烟雲

香澗壑松桂環幽芳自芬馥野暘常綿蠻縗磴
往絶壁孤豹飛遥灣氣象奪天與景物搜鬼慳
築室貯群籍軒窻面扈巖顏朱黃列几按坐把古
穴刷自取天爵高下視五兩綸處心固已定詎
恤時輩訕伊余素無似謬入文墨班前得省親
歸屢此容追攀時亦竊講議始蹈賢聖關譬之
拉虎豹所得纔一斑自愧鄙樸姿得涉道誼寤
余亦有東谷對此何格頑每來輒盡日須步明
月還

讀楊山人詩

秋高群山空泉籟吐天竅霜厲擊林野岩壑起
哀嘯蕭蕭寒月下合若萬鬼嘯疑是太古魂幽
喘此中弔山人住中巖側耳得清峭譜之入文
字滿卷冷雪照其聲太淒楚勁遊皆古調俗尚
正淫靡感者自夸耀山人持之歸無乃取衆譙
會有知此音相逢當一笑

巳師杖

巳師杖奇竹坐亦不去手循摩瑩且賦瘦骨何

蚴蟉蕤枝抱奇節兩兩相對走尋常出孤梢上
下分左右如何此獨異天產固非偶師初得之
誰此賣世未有不爲師所用亦共衆植朽願師
勿棄置珍之比靈壽

晚至村家

高原磽确石徑微雜巷明滅餘殘暉舊裾飄風
採桑去白袷卷水秧稻歸深葭繞澗牛散臥積
麥滿場雞亂飛前谿後谷嗅烟起稚子各出關
柴扉

雨喜客過

積雨無所詣十日不出屋故人念端居牢落如
槁木高軒過窮巷下馬想慰沃載酒酡楊顏裹
飯飽桑腹日暮從者散還尋舊書讀

墅居

不復入城市亂山圍一村雲霞供几席水石佐
琴罇病久筋力緩眠多頭目昏無人來谷口苔
鮮上松門

東窻

叢榆落碎鈿憂柳樸輕綿麗睆暗紅霧曲堤橫
翠烟嘉樹正陰合好舍新語圓東憩日已滿猶
托隱囊眠

大雨

驚雲鴈長風大雨漉九有崩騰百川倒豪怒一
雷走茫茫草木亂隱隱岩谷吼高閣晝眠人覺
來但支肘

芹歎

清霜入寒溪水迹落一尺飛沙上芹菜脆卷如
燎炙孤根抱生意春澤守遺瀝願奉野人薦充
君盤中實

憂居

憂居向山林蟲鳥日爲伍形骸乍摧剝骨肉慣
辛苦蔬盤羞客至病榻厭人語地僻誰往還閑
門閉深雨

任氏鳴瑞橋

清谿漱碧崖裘裘寒聲落予川愛溪聲架橋橫
絕壑山風撼松月倚檻聽噴薄遂號曰鳴瑞古
人無此作

過友人谿居

籬巷接菰蒲閑扉掩自娛水蟲行插岸林鳥過
提壺白浪搖秋艇青烟蓋晚廚主人誇野飯爲
我煮新蘆

江上主人

客路逢江國人家占畫圖青林隨遠岸白水滿
平湖魚小猶論尺鷗輕欲問銖何時遂休去來
此伴潛夫

詠月

見說樓臺滿王波中間惟只鎖孀娥可憐人萬
二千戶每到缺時爭奈何

五十

生平曾不事悠悠倏忽年華五十秋宦意文情
俱淡泊可憐渾似李蒙州

攬照

耻將衰晚競青春強把圖波拂曉塵自笑年來
鬢鬢白王昭不解作官人

梁景和
隋氏廷中列百官幾人風節動朝端趙公事勢
炎如火獨有梁尚書凜凜會忍寒
何桂林
十萬餘工造羽儀夾堤浮浪去參差堂堂送入
江都去渾忘當年攬轡時
鐵吏
管馬心何在排車意自閑問時將手板柱頰對
西山

丹淵集 卷五 十四
開州東閣十詠
錦屏閣
茂林斑若錦秀獻喜如屏底處供登覽閑干在
杳冥
清風臺
無時來見襲有地更臨高坐客清談起紛紛落
塵毛
四照亭
蓋箔裹何礙珍叢發已圓願公皆遍賞莫爲一
隅偏
柳橋
揆風誇晚態垂雨怯春寒爲問題芳意同誰倚
畫欄
曲池
水似珠璫入池如玉磬開臨流堪自適魚鳥莫
相猜
明月臺
微稜生海角圓魄到天心共上堆佳客無容照
俗襟

丹淵集 卷五 十五
三角亭
合掾交生角回欄互引牙由來因地勢不是故
尖斜
花塢
繚繞穿紅萼爛斑踏紫苔誰將錦步障端爲使
君開
藥欄
玉笋齊抽日金釭競列時自然俱可愛莫放畫
簾垂

已築環爲堵仍載月作床公來時應几身世在羲皇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六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首

和仲蒙石龍渦

群岡壓涇渭於此聚衆首其間石屋露遠視若呀口林端躡緬上却入勢愈斗圍空竪古壁闊

可百人受洪鍾誰倒仰巨甕忽側剖層岩寒泉飛絶巘怪樹走陰風喜復怒野霧吞且嘔晴嵐過衣襟欲住不得久嘗聞耕者說自昔藏勿蟉當年救旱事有記刻不朽近歲靈恐歇百禱無一偶至今閭里人不復來奠酒

和仲蒙山城

大曆年忠武居蒲捍逆氏盛平民營板堵斷賊開遠蹊連檣橫朱鳥飛墻切紫霓榮紆圍絶巘靡迤附深谿外濠池隍險旁聯堡障低轅轀防

酬石坪塊礙雲梯樹杪鳴巡鐸崖端磬守聲石頭何培塿龍首太醞難歲久蒼苔上時平白草齊全秦襟帶地惟此壯山西

和予山春日雨中書事見寄二首

菀菀寃寃雨氣沉一春長是詠春陰鷰歸畫棟簾櫳靜鶯下雕欄院宇深閟草玉釵應復約看花金勒候重尋謝郎風調將誰奈獨倚書床擁鼻吟

其二

青春已破六十日正好共携歌管遊鶯花有意欲惱亂風雨何事相淹留南園綠棚映綠樹西湖畫舫臨清流幾時雲陰得欵露願把一樽相獻酬

馬子山爲余與賀順之書記李仲蒙察推同年同幕作題名記復有詩督程適之書石余因和兼謝

此三家覺轉榮每對雄詞觀健筆自慙孤迹附群英

官舍春日書懷二首

自趍戎幙佐鞬橐四見新陰發舊柯學飲不成歡意少好吟無倦苦心多舞傷池柳風圖甚泣破庭蘭雨奈何敢對青春歎留滯且須開口更狂歌

其二

琵琶泉水碧溶溶又見春歸玉柱峯歡緒已闌羞老大交期將近懶遊從杏開暖萼融紅蠟柳放晴花拆白茸賦得上林佳景盡不知誰爲薦臨邛

登邠州城樓

試此望握落秋襟成惆然客懷傷薄莫節物感窮邊斷燒侵高壘微陽入晚川年來舊山意常與鴈翩翩

秋盡日陪諸友登白佛閣

危利隱高阜孤軒橫碧虛登臨賞秋杪笑傲樂

公餘野外景入畫坐中歡可書重城巳嚴鑰蘆
馬尚踟躕

極寒

燈火宜冬秋圖書稱夜長無勞挂新月窻紙漏
飛霜酒醴慙孤宦皮毛逐異鄉誰知舊山下梅
艷滿東墻

謝惠橋

網菜隱朱實纍纍楚江澄寒香摘清露奔走寄
迢遞琳腴滿金殼咀嚼想佳惠君未致此時風

丹淵集 卷六

已吹削肺

登山城書事

節物感羈旅連空生塞陰亂鴻寒渚遠群雀晚
叢深霜重涇灘出烟高龍樹沉歲華徒自老幽
憤滿登臨

送夏殿直 時婿於判官太尉

霜樹東門曉清寒滿客衣一樽從此別百兩幾
時歸漆水魚初薦梁園雪正飛高堂今遠郡須
念報春暉

送錢規判官歸蜀覲親遂之岳陽

嚴風吹玉柱有客動歸裝古道轉危阪全家行
曉霜休嗟遊薄宦且喜拜高堂會合知何所春
江泛楚艎

和梨花

素質靜相依清香暖更飛笑從風外歌啼向雨
中歸江令歌瓊樹甄妃夢玉衣畫堂明月地常
此惜芳菲

山櫻

巖壁自叢叢年華寂寞中偶因移曉雨似欲占
春風嫩葉藏輕綠繁蕊露淺紅孤根知幸否從
此對雕櫳

秋子

裊裊復翻翻封條壓樹繁群芳非姊妹亂實見
兒孫蔭日臨虛檻披風拂短垣主人無奈爾常
爲醉幽軒

桃花

種近短墻邊開臨小檻前倚風無限意笑日有

餘妍枝輭圍深密苞穠重碎圓祇應芳樹下時見武陵仙

杏花

仙杏一番新妖饒洗露晨待粧憂粉重欲點要酥勻月淡斜分影池清倒寫真君須怜舊物曾伴曲江春

秋日寄呂永壽微中

落日照谷谷寥然官署秋開簫臨絶巘凭几對寒流古意深中得詩中靜外遊三年多少景滿

篋是冥搜

吟春

春工運潛巧是處有行迹庭梢發新頴巖濶融暖脉晴湖影擬刺曉樹音格磔須知五峯下日有尋芳客

琵琶泉

險道入幽邃深溪轉艮岑寂蒼烟鬱孤岩秀石圍斷壁古蘚聳碧潤寒泉灑清滴誰能厭塵襟茲可供洗滌

和子山種花 五首

風流從事季長家遶徧官居種盡花應爲清才無比敵擬將文彩競春華

其二

硬薄秖圓粉色勻一枝寒艷惱青春曉來帶雨四廂下恰似蓬來見太真

其三

會宴瓊林爛熳紅寶津樓下看春風今朝忽向君家見猶憶當年醉眼中

其四

幾樹山櫻曲檻前花開如火葉如烟待將短句誇形似已被休文道欲燃

其五

新自涇州赴雨移便開繁萼擁芳枝紅霞照地清香起似到玄都觀裏時

和張屯田雪中朝拜天慶觀二首

款款遥空墮碎瓊一街寒色曉風清題輿想入簫臺下似駕飈輪向玉京

其二

寶幢珠節共玲瓏九虎巖關有路通望玉宸
端衆簡宛然身在廣寒宮

送酒與呂令答所示詩二首

君無彭澤五十畝我有謫仙三百盃閒道山中
足春意滿壺聊爲撥新醅

其二

見說西溪裏群花艷正繁不知紅影下誰共醉
芳樽

初雪

一色陰雲蔽曉空粉英瓊屑亂芳叢不知遊騎
將何處已失南城玉柱峯

對雪獨酌

雲陰低重玉花繁獨擁貂裘對一樽不語佳賓
是何物古書名畫滿西軒

槐莊渡口

雲烟飄泊樹微茫一岸人家帶夕陽欲上高原
便回首可怜風物似吾鄉

約春

去歲相逢恨已賒今年相遇喜無涯紅情綠意
知多少盡入涇川萬樹花

和子山陪使君遊西湖三絶正月晦日

柳色遶堤金粉明湖光浮岸玉烟輕風柔日薄
恰新霽正好訪春來此行

其二

遊騎翻翻從使君娛賓亭上宴西曛座中不用
頻辭酒明日青春已一分

其三

滿眼垂楊照綠波就中春意此先多不將歌管
酬佳景擬奈翠漪堂上何

探春

幽郊寒重勒春遲消息如今尚未知只是垂楊
寂先得每朝來覓向東枝

春寒

東風何事力猶微凜凜邊寒犯客衣舊雪未消
新雪下南園春色幾時歸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訂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首

新秋讀書

高風發遠籟轉響爲清商隆曦滅炎威未晚先
自涼庭前碧桐樹昨日聞早霜朝來逐葉上已

量一梯黃壯歲覺時節燿若翻電光自顧勿嗟
悼徒然攪中腸官居幸少事署案日幾行公退
清且閑垂簾坐虛堂解帶輒倣兀左右羅縑網
所務唯討論一燈從夜長

貧士行

側身入窮閭踽影守環堵日高齒未嚼風勁骭
猶露胡爲迫凍餓此道吾所素出每駕雞棲歸
仍伏龍具原生本非病董子蓋不遇誰將斗升
水活此轍中鮒不見裹糧人欲死者亦屢徒自

諷詩書區區立名譽

馮氏道中早行

畏暑事晨役高原動征驂遥遥歷廣博浩浩長
風吹踈星才出沒河漢西南垂林端路明上飛
光發丹曦熒熒酒晴露百物含華滋爽氣入肝
高宿濁無一絲寒泉漱清甘洗滌俗慮遺還憂
火輪怒萬里燒雲達

宿李同年蔭碧亭時自長安
被召將赴闕

抱病出煩闉投此青林間高軒得清涼坐致精

爽還主人止之宿借與終南山中宵皓月起縠
枕皆屏顏望久氣自清心舟無結頑平明又西
走勝軌不可攀

李生畫鶴

昂昂青田姿奮奮在輕素一身萬里意雙目九
霄顧彭彭羽翮利竦竦骨節露君初本誰學我
恐必神悟得於想像外看在絶筆處稷笔如復
生相與較獨步

幽州

昔年戎馬盡南跑今日風光已太文雅吹夜喧
金府月靚粧春艷玉峯雲泉亭柳色濃將滴水
寨荷香遠更薰邏候不驚烽燧息高原閑獵舊
將軍

寄友人

催秦抵於蜀聞可歷萬嶽遲懷嚮英義潛想二
文馳乏人探道奧求合常苦奇酌見謂可招納
欲與相埠虎夫何屢乖絶出處各一涯秋風動
孤況西首勞所思

和仲蒙夜坐

宿鳥驚飛斷隔號獨凭幽几靜塵勞風鳴北戶
霜威重雲壓南山雪意高少睡始知茶劾力大
寒須遣酒爭豪硯水已合燈花老猶對群書擁
敝袍

明教院

野逕欹危入谷斜曲崗回嶺共交加經年不到
爲隔水此日獨遊因看花兩岸烟雲閉景物一
軒泉石靜生涯自怜冠珮嬰身者直入樊籠老

歲華

和仲蒙夏日即事

薄領初休几桉清西軒移枕臥前楹香從菌蓋
紅葩發粉入簟籤翠節生不分晝夜便衰閑蟻鬬
可嗟俱妄見蜩爭日長景靜宜曹冷莫厭頻來
對一枰

西軒秋日

官舍蕭然似隱居一軒秋色伴恬如深藏宿雨
樹木暗高灑夕陽雛落疎景物靜思臨水石光

陰閑覺入圖書此心只有雲相信長畔吟魂遶
太虛

和張屯田秋晚靈峯東閣閑望

直欄橫絶紫微陰凭久秋光照客襟一道山川
寒色遠萬家烟火夕陽深潺灘水落群鴎集秦
嶺雲高斷鴈沉此興浩然須把酒可怜難醉異
鄉心

春庭

春院陰陰翠靄佰春庭寂寂曉光迷花間蜂去

抱黃粉苔上鷺來銜綠泥兩行高梧初蔭合一
樹新草恰生齊微禽已識幽人意飛下欄干向
裏啼

過永壽縣

驅馬上危坂暮鞭摧客愁峯巒驚滿目咫尺擬
回頭紅樹擁野店白雲藏縣樓須知此北下地
底見幽州（杜老有曲江地底之句）

東谷偶成

府事幸稀簡常爲東谷遊舊山茲髣髴佳景每

遲留斷續溪雲起縱橫野水流拂衣知未得聊
此慰鄉愁

宜祿昭仁寺後軒

危欄憑絕壑欲奈此時何但有夕陽處就中秋
色多與誰同徙倚空自發吟哦便覺成羈旅歸
心逐鴈過

過高墝城

頹壁乍高低中間已亂蹊長原想鵰鶚大塚記
麋鹿野草齊興亡盡遺迹立

咸陽道上晩晴有作
積霧晩盡散南山明夕陽秋容偏豐鏞古恨入
隋唐草木咸摧落風烟自淑莊客亭須下馬把
酒慰殊鄉

歲晩登清素院北閣
雲端訪古寺樹杪臨危閣風厲懾草木霜乾喜
鵰鶚天時既慢慢人意亦寂寞罔念故山遠心
隨日西落

炭泉險道
一澗呀然截亂峯更於何處問途窮高深出井
又入井曲直上弓遶下弓絶底乍臨渾偏仄危
顛纔徹似飛沖我來行縣須經此正在炎炎三
伏中

玉峯園避暑
伏日當飲酒南城會群賢閑樽蔭碧樹移席臨
清泉浩意脫塵土高懷軼雲烟早歸休信俗須
待月娟娟
早起覽物成詠

林下翩翩鴈影斜滿川紅葉映人家岩頭孤寺見檣閣有客獨來登暮霞

淺水原

鵜鴂西北地鱗鱗此處當年起戰塵見說如今溝壠下斷鋒殘鏃屢耕民

興平原上

東西車馬走秦川擾擾飛塵混曉烟我亦中間遊宦者尚慚無語賦歸田

西湖荷花

紅苞綠葉共低昂滿眼寒波映碧光應是西風拘管得是人須與一襟香

石龍渦

嶮勢圍空斷壁圓四時常見聚雲烟爲霖救旱今何在徒有遺文記昔年有李康又記滿述禱雨有驗之事

水洪

紅芳霄露清翠節曉霜犯雨後曬殘日秋容滿庭楹

黃蘂菜

錦江何日別添水今朝見清露染顏色秋勲一分淡

鼓子千葉者

桑條長百尺秀萼包千葉不惜作高架爲君相引接

鄂上懷古

未曉南山去從禽夜不歸凡行多少地十二所更衣

石竹

蜂蝀紅蕖爛蟲啼碧叢短秋風畧地起惟有蒼苔管

丹淵集卷七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一首

邛州東園晚興

公休時得岸輕紗門外誰知吏隱家鷗鴨整群翻荇菜乳烏無數墮松花携琴秀野彈流水設

席芳洲詠落霞向晚雙親共諸子相將來此樂無涯秀野芳洲亭名

雨過側調

陰車飛空載急雨雨過林塘若新換槿花浮波魚誤食松子落屋烏驚彈白雲挂樹久不起青煙泊草殊未散東園傲吏愛高竹把卷倚風頭髮亂

題象耳山寺

轉谷縈巖路始窮隔林遥望一門通溪山俱在見閣外臺殿盡藏懷抱中像閉朵璎珞攝天風勞生又逐輕舟去珍重高僧解苦空

題晉原舒太博清谿閣

危閣飛空羽翼開下瞰波面影徘徊光搖畫板月深淺聲遶曲欄風往來暝色四郊煙蔼蔼曉雲千嶂雪崔嵬主人好事民無訟日夕登遊對酒杯

縣樓獨酌

向晚無公事身如太古閑縣樓明夕照罇酒對南山放意利名外遊心天地間生來不能飲到此學酡顏

殘秋郊外

蕭蕭風色弄寒威見盡郊原向晚暉昨夜星霜和月落清林紅葉隔煙飛已嗟北渚蓮初老更惜東籬菊漸稀休感歲華傷節物眼前罇酒重相違

郊外

城市墜塵土高原聊振衣晚雲多淺碧秋樹半深緋江氣雜輕靄山光明落暉因成求好景更就野橋歸

靜林詩僧已老

七十吟中老清風滿舊林倚笻秋岸遠閑衲夜房深未得雲空在將成月已沉生平苦如此誰是識師心

高堂山挽琴聊振衣晚雲多淺碧秋樹半孤絕不可狀此山餘舊聞因官多暇日與客到

深雲門外一塵斷座中千里分勞生當自去繚繞下西曛

開居院上方晚景

繞岩紫谷到禪扃更上危巔最上亭風攪亂鴉盤古木雨催羣鷺下寒汀秋田滿壟如基局晚岫峰巒若畫屏詩已就成終夕去遠村燈火一星星

李道士惠琴軒集 二首

驅役精魂入大幽滿編奇絕盡冥搜不教天地

暮容隱應與鬼神同訪求海藏光芒開寶匣金鑰緘林鋒刃立戈矛蕭臺自好携歸去莫向人間苦暗投

其二

壽寧孫老畫壁下當日偶同君此行是特衆裏客一揖自爾乃得君詩名風馳雨絕十五載此地忽爾相逢迎見投琴軒兩大集寶匣金鑰緘瑤瑟未開試使道所有毛髮寒竪肝膽驚歸來燒燈讀至曉句險字硬才力猙君身長不滿三

尺萬象何術獨手擎嗟我氣俗音韻淺不敢與君相和去鳴聊書短歌報佳惠它日願將朝七瓔

彭山縣居

公館靜寥寥園亭景物饒溪光明短釣樹影蔭危譙山鳥忽雙下池魚時一跳主人王事簡文酒日逍遥

下金雞山

峽東幾重煙山分數尺天岩猿與溪鳥一似過

飛仙

過金雞關

關頭氣象古關下風煙淡春深草木活嵐重坑谷暗禽聲看部奏花色成棠勘歸鞍雖若水留此亦能暫

夜靜獨登小閣有所見因書

危閣橫空蔽野扉夜深來上久忘歸水光激灩和煙動雲色襯微夾月飛隔岸某村聞笛遠背灣松塢見燈微此間自得吟中樂不覺霜華滿

盡衣

送黃裳得

去年輕舳過巫山今日旌旗驟度劒關孤客每嗟隨斷梗慈親常把夢連環蘭陔歲晚雖堪采桂窟春深正好攀決取榮科歸舊里板輿迎侍且承顏

送郭方叔南充鞫讌周之舊里仇覽此

六月東山道炎風滿去鞭初官簿領無煩甕圖書好燕安清朝名路闊慎

勿學長歎

送張郭二秀才赴舉

二子共齋刀翩翩去意豪負才皆萬選入守定雙高上道梅薰袖還家草映袍須知本鴻鵠終不在蓬蒿

謝人寄蒙頂新茶

蜀土茶稱盛蒙山味獨珍靈根託高頂勝地發先春幾樹初驚暖羣籃競摘新碧條壽暗粒紫萼落輕鱗的皪香瓊碎藍鬟綠董勻慢烘防熾

炭重猥敢輕塵無錫泉來蜀井乾峭蓋自秦十分調雪粉一啜嚥雲津沃睡迷無鬼清吟健有神氷霜疑入骨羽翼要騰身磊磊眞賢宰堂堂作主人玉川喉吻澁莫惜寄來頻

謝許判官惠茶圖茶詩會訟工全妙深諳句特奇盡將篇遠贈留與作閑資便覺新來癖渾如陸季疵

雨後看山因憶黃世南先生詩以相招

新霜夜落羣梢禹風刮天爲早騎南山向曉
盡張列頹簷斷壑當空橫開軒一見喜無量走
上高閣歸飛鶩櫂倚遍不能下狀貌秀活圍
雙騎奔騰遠近若波浪愛極擬去中間行此時
只恨少佳客相共叫笑誇崢嶸我思黃子者奇
士趣向超越無俗情手提詩筆若椽大到處詠
物物有名我今此縣頗幽僻復在歲杪天氣清
溪中魚蟹易尋菟林下梨栗新收盛子如訪我
住旬浹此品可備盤與觥遂馳僕馬去邀子願
之聲子如不見不爲詠可惜此山虛此生

送楊議卿赴舉

寒日照殘樹新霜結衰草有客奉高駕馬奔
遠道聲名近轉大文字素已好壯歲雖可恃榮
科亦宜早勉自報春暉高堂親髮老

和楊仲輗春難度三首

其二

春難度歌滿閩酒萬舉喉欲破腸欲腐風光滿
天已不暮春難度

其三

春難度池浮花墻擁絮桃書睡樹陰午日長幾
何萬尺許春難度

和何靖山人海棠

爲愛香苞照地紅倚欄終日對芳叢夜深忽憶
高枝好把酒更來明月中

訪李與山人隱居

多暇無所適故來尋隱君寒峯開獸屋樹觸散擁
門雲狀貌不妨古言談何太文令人重高趣歸
去每斜瞻

冬晚書事

倚杖立亭皐寒威向曉豪雲乾山色老風烈樹
聲高殘日千鴉舞孤雲一鴈號自然成感物不
覺首重搔

晚次江上

春難度紅梢梢尋綫綫朝披煙暮結雨勸君飲
酒莫用訴春難度

宛轉下江岸霜風繞人衣翩翩渚鴻墮冉冉林
鴉歸前塹已重霑遠峯猶落暉孤舟欲何處劃
浪去如飛

十月梅花

十月凍墻隈英英見早梅應從九地底先領一
陽來紫蘗紛紛脫黃膚遝遝開得風渾自變與
雪欲成堆細蕚輕檀口濃粧膩粉腮娥身解
舞青女手能裁冷豔浮氷沼清香落玉杯只憂
融乳酪不惜露瓊瑰避妬情堪重禁寒術可猜

有誰憐寂寞盡日獨徘徊共語誠無計將題耻
不才東隣夜夜容莫放笛聲哀

吉祥院

欹危一逕通下馬轉深叢便是塵寰外可憐煙
塢中修篁寒滴雨老栢靜吟風日暮庭前樹歸
鴉自遶空

書鶴鳴化壁

晚氣陰陰別作寒夕陽林下動歸鞍忽然人報
後山雪更上上清宮上看

題鶴鳴化上清宮

秘宇壓羣巔飛梯上屈盤清流抱山合喬樹來
雲寒地古芝英折岩秋石乳乾颸輪遊底處空
自立層壇

寄題何靖山人隱居

門外鋪寒水墻頭立好山先生忘勢利高隱寄
中間鳥驚應同樂煙雲已共閑幾時能少暇携
酒到松關

寄楞嚴大師

錦官城裏寺一室若雲峯水縮秋吟鼎霜低夜
講松住齋塵入鉢出定蘚生筇曾聽三摩義居
常夢曉鐘

揖山閣

一問此孤高蒼蒼欲上摩有時臨縹緲盡日對
嵯峨絕底秋陰重危層晚照多無由從隱者空
自愧雲蘿

杳杳堂

杳杳堂何者余常此養愚放身依曲几忘慮若

枯株莊老題書冊喬松列畫圖客來休見問非
爾識于于

安仁道中早行

行馬江頭未曉時好風無限滿輕衣寒蟬噪月
成眠起野鴨驚沙作隊飛揭揭酒旗當岸立翩
翩漁艇隔灣歸此間物象皆新得須信詩情不
可違

竹閣

回廡抱曾閣蕭然深且虛晝欄憑曲曲高竹愛
疎疎塵滓外不到衣襟清有餘每來聊自適幽
意滿琴書

尋春

馬行如疾輪十里去尋春益益日光麗鮮鮮雲
色新樓臺出花木道路夾松筠欲買前村酒陶
然作醉人

太博孫公遊火井因寄

七盤雲道與雲浮下見高林壓縣樓實是能
陪後乘臨風空自憶前遊已聞去日謀詩席更
羨歸時就釣舟好句定知酬不得盡將奇詭入
冥搜

墅居

林下覽清曠此懷殊不羈散行輕幘便獨酌小
甌宜自可追三樂何須作五噫世情歌笑外紛
擾竟何爲

面川亭

幽亭最孤絕直入亂叢間近晚獨來此有誰相
與閑卷簾通大野臨檻數前山便欲教携酒陶
然踏月還

南亭

晚衙初散吏人歸獨立南亭着道衣淺酒小詩
聊自樂此心渾欲外輕肥

北郭

繞樹垂蘿蔭曲堤暖煙深處亂鳴鸎共携酒可惜拒霜花一盞

讀史

不得熒陽遂失秦始知成敗盡由人可憐一擲

蘿天下只使黃金四萬斤

夜學

已叨名第雖堪放未到恨原豈敢休文字一牀燈一盞只應前世是深讐

畫眉禽

盡日閑愁生好風一聲初聽下高籠公庭事簡人皆散如在千巖萬壑中

鸚

濃染羽毛深畫眉曉來風日正晴時只應自道新聲好啼遍後園花萬枝

佛頭地名山水絕佳也此中

公暇常來此處遊碧波蒼巘解相留翩然又向城中去回顧溪山只自羞

丹淵集卷八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九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三十五首

和子平弔猿

去年汶山花平僧求得匡猿遠相寄來時野性已馴熟趫捷輕便殊可喜呼來遣去會人語一成已絕歸山意置之眼前看不足解去條索令自恣月明木杪倚風嘯天暖花陰向陽曬兒童圍繞賓客惜倒挂橫跳衒嬉戲參夫每日費提舉未始時節虧飲餌前時忽來報之病抱立堦前自臨視與之柿栗不肯顧局脚埋頭交兩臂毛焦色暗肉攣縮斗覺精神變憔悴尋常忽然遇小疾不過蜘蛛噉三四咽喉才下即無恙何此不効況頻餌今朝霜風冷入骨早遣之問云已斃人情不免爲傷恒退自悔恨中且愧重疊

複袖本其樂大薄長林達爾志苦將韁鎖强維
孽不究天年良有自遣人包裹瘞深僻不使筋
骸屬螻蟻西隣子平最好事聞之搏髀歎無已
再三慘怛來訪問歸作長篇踰百字其詞讀之
甚棲愴亦謂一鑾歎其死復推物理重相慰聚
有散無皆偶爾把之庭下讀復讀仰望高株一
歔欷

和子平悼馬

生來未嘗畜良馬近得此駒誠可嘉骨節權奇
毛肉好此種無乃眞渥洼健蹄駿駸穩而疾歷
目一過如飛霞自歸官下少出入惟是芻粟意
轉加前時相期好天色往返百里馳平沙誰謂
兵奴跼其足針烙裹成瘢痂立多氣毒憤入
肺雙牖攢縮兩鼻呀庸工謬藥久不効倒死櫪
下鬃髦皺敝帷一區瘞以賵惜爾命薄如萎花
子平平時最愛爾對客滿坐常洪謼今朝見爾
忽斃踣重以好詩形歎嗟嗟余逐貧官職小此
馬豈合居余家從今但只跨款段壞轡破鞍仍

短檠

冷鉼

海南有陶器賤狀矮而脣云初日炙就鍛鑠不
以火水壺醜突兀酒甕肥碟碗山蠻甎微腫石
蹲足已跛圖如鴟夷形大比康瓠顆華元腹且
鮹王莽口何哆蕃胡入中國萬里隨大舸携之
五羊市巾賣費包裹侏儒講其効瀉辯若炙輠
課以沸泉沃氷雪變立可名炙散療中渴其用豈
云塵君凡幾錢得不惜持遺我會將對佳客屢

試輒亦果勿云遠且陋幸可置之左

中秋夜試院寄子平

憶初我來時夜色如墨障心常念明月幾日西
南上松梢倚樸角一块偃相向漸見輪中物依
稀吐形狀今宵東嶺外灑灑金波漲人間重此
夕一歲號佳賞而我督秋試鏁宿密如藏細務
紛滿前約束甚鞿羈無由奉朋侶徹曉坐清曠
之人富才華筆力趫且壯誰陪把齚酒露下與
酬唱南墻咫尺地使我起遐想人生此良會可

惜已虛放獨立中夜歸倪首入書幌

贈城南觀音院巷主廣師

簿領日嬰薄紛然汨幽襟篤言出城南聊欲清健奇骨森十年一巷下形迹丁莫等兀如擁敗褐口吐稟妙音時下寂照堂聲絕響亦沈默矣蓋自得其誰知少林

送韓震都官監渭州酒韓近悼亡

士師每失官未始有憂愠園吏既喪婦何嘗復嗟憤二子道義勝一與天理順之人乃其徒心迹兩相近區區赴窮塞而使賣官醞貿中浩然者俗口不得問好軍此開府遇士以恩信若訪禦戎策請爲講三陣蒋仲業帥浙

成都楊氏江亭

江州煙雨卷輕霏遥望軒窓隱翠圍萬嶺西來供曉色一江南下載晴暉鳧鷗慣入闌干宿魚蟹長隨艓艇歸我亦舊多滄海思幾時如此得苔磯

漢州王氏林亭

短竹疎籬入野扃竹烟松露滿禊清奔湍激險飛寒響弱蔓穿深挂晚英惜去更觀曾畫壁記來重注舊題名門前便是紅塵道誰肯同過洗俗纓

春雪呈知府龍圖

朧朧玉魄沉霄彩颼颼瑶花破曉陰和氣所蒸緣異政豐年之兆慰羣心畫樓卷白歡聲洽遊騎障泥樂意深太守安閑民訟息錦城無限好園林

同蘇秘丞子平登延暉故亭

城端有亭餘故基吏曰舊榜題延暉行穿蒙籠倚孤陴霜風飄蕭吹我衣高林清郊目四圍雲起日落晴烟飛感今念往聊久之坤靈昏黑聲鴟歸

金桃

雨染烟蒸萬顆丹殊爲骨菊爲衣客疑麗水新淘得人向瑶池舊帶歸只恐壓枝星欲落最

怜和菜露初晞銀瓜玉李君休並此品仙家亦自稀

房公湖

一頃清波四向平宛然唐相舊經營高秋林木形容老落日樓臺綠繪明有景可尋蘭櫂遠無幽不入竹橋横二年所得官居樂肯厭頻來綴帶行

錦雞

高原濯濯美春暉金碧丹淵集 卷九 六

晴日照叢枝横月夜相依有時教宰盤跚舞忽地鈎輈格磔飛寄語人間用繒繳瑤臺鸞鳳好同歸

竹樓

秀榦扶疎綠檻新琅玕一束淨無塵重苞吐實黃金穗密葉圍條碧玉輪凌犯雪霜持勁節遮藏烟雨長輕筠此名未入華林記誰念西南寂寞春

無爲山寺

一徑危磴遠岫嵯峨上徹幽深入化城烟外川原誰繼盡雲中樓閣自陰晴老僧高論都無著古佛真身究竟生聞道軍持新吮水願傾清滴滴塵纓

劍州東閣

羣峰高擁碧巉巖亭宇清華氣象新兩岸烟雲先向日一林花木暗藏春溪明夜閣軒窓月風颭晴橋井邑塵好酒滿樽詩滿軸主人曾不倦行人

丹淵集 卷九 七

運判南園聽民閣

青都高與紫霄通獨此危欄望不窮萬嶺過雲秋色裏一峰擎雪夕陽中櫚檻曉落天蒼兮慾戶晴吹石闕風尺吏安閑財賦足管絃時復在層空

讀淵明集

吏人已散門閽靜公事才休日滿牕下好風無俗客案頭遺集有先生文章簡要惟華衮滋味醇醲是太羹也待知音歸去聖時爭奈正

張次公大博歸閭中

制詔頻來試玉京清途猶自滯豪英筑高三道竟何用恩拜二親方爾榮秘阮襟懷終曠達儀秦才術本縱橫閭中勝事知無限且向城南爛熳行

寄成都監庫石屯田遠叔

一年同住夾城中小圃高齋幸見容吟盡物題亂竹敲風遠高松過雨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雲冉冉行事夜過從尋芳待去門前約訪得共清觴

古邊回道上逢別後西樓不堪倚滿川林木暮雲重

宿隆平精舍

萬木羅青蓋雙峰敞翠屏風埃愁客路鐘皷喜禪扃下馬穿蒙密隨僧入杳冥俗襟如見濯試爲瀉銅餅

弭蓋亭

弭蓋長亭下軒窓慰客心田勝交遠日水堋瀉清襟北道雲千里西山雪萬尋塵衣無奈拂去

騎復騑騑

什邡道中

驅馬下遙川殘陽促晚鞭高林夾廣道亂水入平田村落晴如畫桑林畫起烟飛鴻正南下歸意滿雲邊

夜思寄蘇子平秘丞

亂竹敲風遠高松過雨凉檢書防落燼下幕恐遺香好月娟娟上輕雲冉冉行事夜過從尋芳待去門前約訪得共清觴

西湖

丞相淹回地光容滿落暉池塘存舊夢城郭歎前非煙靄陰晴出鳧鷗遠近歸松風殊有意猶欲下金徽

猿

峨嵓高無敵來從第幾層攀緣殊不倦趫捷爾誠能晚嘯思危石晴懸憶古藤王孫非汝類只可以文憎

幽沼

促促開幽沼涓涓引細渠無由安島嶼才可活
龜魚秀荇新宜食園荷淨好菁時來坐高柳濯足蔭扶疎

步月

掩卷下中庭月色浩如水秋氣凉滿襟松陰密鋪地百蟲催夜去一鴈領寒起靜念志世紛誰同此佳味

中秋對月懷寄鳳凰山鄧道人

有客千巖萬壑中綠毛丹臉紫方瞳不知今夜升淵集 卷九 十一 西樓月幾處飛山下碧空

秋日晚晴呈同院

秋風漸漸吹碧虛白雲鱗鱗如臥魚共君今夜賞明月與來誰欲騎螳蜋

戲呈鳳凰長老用師

七十頭陀會語言舌根流利口闌珊羅浮居士最難奈穩把無絃琴與彈

和鄧學錄宿長栢高栖蔭廣庭夜涼人靜夢魂清不知山月幾時落每到曉鐘聞雨聲

子平基員茶墨小章督之

睡憶建茶斟激灩盡思充墨潑淋漓可怜二物俱無有記得南堂基勝時

長安李晦叔醉老菴

醉老名菴晦叔爲菴中長是醉淋漓扶頭未得日過午門外萬端俱不知

和鄧與宗基聲

二客與基酬寒聲滿側楸急因隨行發斷爲見升淵集 卷九 十二 未丸

邂休花下鶯飜翼林間鶴轉頭丁丁竹樓下不獨在黃州

丹淵集卷九終

詩二十三首

宋　蜀　文同與可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續青城山四詠

昭慶觀

琳崖盤玉霄彩翠接步武雲霞不可盡泉石固
難譜神幢逾百尋帝轍歷萬古靈瀑誰與窮長
飛六時雨

天倉山戚儀觀

群峯削瓊瑤老蘚抹古綠應朝大嶽去簪笏儼
相逐珠宮秘仙仗錦笈藏寶籙上帝此爲倉其
田堪種玉

飛赴寺

平林露層巘上獨置孤寺群仙馭飛駕往往赴
於此風高幡影亂日落鍾聲起誰可謂詩豪與

來吟萬紙

香積寺

道險轉詰曲山深愈巉屹行松耳目清入竹襟
袖寒殿閣紅芙蕖岩樾碧琅玕高僧把金字摛
衲對雲看

夏秀才江居五題

桃流亭

愛此煙景佳開軒故臨水晴曛照寒浪飛影動
牕紙倚檻見魚游卷簾知鳥起憔悴笑湘纍區
區詠蘭芷

關碧亭

雨餘山景鮮風定水光好晴陽破宿霧秀色濃
可掃平時一樽酒野客共傾倒朝暮山水間年
華不知老

天隱洞

層崖削青壁誰昔此鐫鏤淳淳闢孤洞中可百
人受噴屹列岫繞洵湧大江漱虞卿方著書入
此幾年就

直鉤磯
盡知人鉤曲獨見君鉤直年年此磯上萬製無
一得持竿只自苦吞餌何嘗識試効人所爲君
魚不勝食

醉經庵

垂葉緝爲庵有類等廬形之人伏其中日醉乎
群經世俗安爾知但謂長不醒寄此語二豪渠
非彼劉伶

寄題杭州通判胡學士官居詩四首

鳳咮堂太史書言官居在鳳凰山下此
山眞如鳳有兩翅翅上各建一塔而鳳
喙正落所居池上舊有一堂在山欲落
處近葺之謂之鳳咮堂因而求詩四詩高于

胡侯外補來錢塘所居之山名鳳凰不知元本
發何處蜕頸魚尾盤高岡婆娑欲下大江飲萬
里一息頭低昂誰將屠蘇墜兩翅直使帖地不
得翔前人眼俗不知顧會有賢者來形相怜汝

困欲共汝語故近汝咮營斯堂起居飲食不離
上外孰有耳聽琅琅應云汝德未衰在日暮可
起鳴朝陽

幾玉齋又言山上草中多惟石近取得
百餘株於東齋累一山激水其間謂之
幾玉齋

石林　森座隅激水注射成飛渠寒音琤然
落環珮爽氣颯爾生庭除主人清標自可敵底
處勝槩爲能如想君不欲時暫去其餘蒲案堆

文書

方庵又言堂後有屋正方謂之方庵同
按釋名庵園屋也

衆人庵盡圓君庵獨云方君雖樂其中無乃太
異常勸君刓其角使稱著月牀自然制度穩名
號亦可詳東西南北不足辨左右前後誰能防
願君見聽便如此鼠蝎四面人恐傷

月崑齋又言累石爲山上有一峯穿窾
如月謂之月崑齋詩中子平
卽子瞻也

月爲太陰精石亦月之類月常寄孕於石中事理如此何足異天地始分判日月各一物既名物乃入形器安有形器不消沒況此日與月曉夜東西走珠流璧轉無暫停豈與天地同長久其爲勞苦世其知惟是月有生死時既然須常換新者人但不見神所爲日須天上生月必地中產君不見孺州朱陽縣之山谷間纔成未就知何限石有不才者往往其邪赮靈媪棄置不復惜任人取去爲珍玩佳者留之待天取藏溝

庫樓千萬許彥瞻博物天下稱更無定不以予之說爲寤語予恐世人不知嵩丘嵓洞中有八萬二千修月戶其人所食盡玉屑昔有王生見之滿襆提斤斧應是當年靈鷲山直自天竺飛落西湖前其上有石姓月月已滿此人竭來就彼剜剔歸上天所以此石折鼇不復合至今神胞所附之處其痕圓拙擲道傍几幾歲風刷雨淋塵土穢予平一見初動心輦致東齋自摩洗更選他山相擁列就中獨爾一峯最奇絶每至理晛流光下照時玉柱橫欹無少缺子平謂我同所嗜萬里書之特相寄邀我爲詩我豈能窓前累日臨空紙遥想嶋前寶穴通玉蟾從此去無蹤請君爲我細書字側名爲月毋峯

寄員文饒屯田

英英文饒江漢士何者天教喪脾子用心專一性轉明無所不知餘兩耳能爲樂府勝張籍暗誦史書過杜顗弃官新自荆渚歸萬里逆風衝峽水裘裘全家載巨編坐臥吟詩滿千紙自言

從此生事足可了芋粟及麻皋數樣舊屋蔽風雨一榻蕭然容隱几丘明國語浩如雲子夏門人紛若蟻向人問口誇舌在道義文章吾豈已自知俗事無所觀便落雙晴君亦喜

奉送少訥還青神

濕雲堆空浪搖雨日與三嶋氣相軋春陽沈伏不得動萬木屈蘖草藏苗叢岡複嶺誰敢度且暮寒鷄叫泥滑少訥胡爲犯此苦特念我困來省察延之累日對佳話如侍大饗聽控揭彥瞻

第兄別已久使我心胸昏莫刮天將少訥愈我
病次第爲取蹊茅拔長編巨軸爲治亂筆墨揮
灑何擯猶詞章直如子長健辯論不比仲連黜
我慙無琴頻師聽鶴誤銜珠投二八酌泉煮藤
共家餌敢用俗禮費京穀少訥忽爾道其去歸
裝在途不可攝此懷作惡定數日憒憒已覺漸
廢疲欲留少訥意無盡更爲淺述梶西轄

送無演歸成都

曾讀契嵩輔教編浮屠氏有不可忽後於京師

識懷璉彼上人者尤奇偉余嘗從容問其友璉
復爲余道居訥是三大士才過人所畜豈肯吾
儒屈文章汪洋道義富不止區區事其佛余思
此等更誰似蜀有人焉頗超越成都敏行字無
演所謂萬星中一月想嵩璉訥見須避不爾往
往被呵咄逼禪曉律兩無碍前會定預耆闍烟
群經列史固汗漫獨泛其深仍出沒外之所精
者書盡不問不語常若吃計其夏臘殊未幾在
大泉中誠突兀余守陵陽至窮陋兩浸一春泥

伊鬱

閻君見示岷山賦因爲小詩謝之

大岷西南鎮島壑天下秀厥初造此者以作神
仙圃相如子雲沒李杜繼其後欲賦俱未敢於
詞怯輕構閻君通方士才力誰可鬬驅聯入健
筆萬狀無一漏駿語趫勁駿馬雜駑驥太華
楊已拙天台孫亦謬示余讀數過驚聳肩縮脰
勉爲成短章聊酬君意厚

閻生談黃庭

茫茫誦靈文誰爲扶火瞽不能辨三一豈復更
知五方迷得真指忽悟有奇覩自此日相親赤
龍交黑虎

送范堯夫

遲遲走閭巷都人起中宵相擁候府門惟恐失
此朝盡言來送公車馬城北橋橋邊脂轄亭大
尹此相邀歌管盛宴集簪裾合群僚四座酒既
行相顧魂已銷亭前有楊柳秋風減長條折以
持贈公莫猒霜葉凋節物雖謂晚比春情更饒

遥起勸公飲雙呼金翠翹豈徒要公醉恐公遽
乘軺借問何爾爲重公若瓊瑩美質未省變與
人存久要既莫不可留征衫遂飄飄鳴騶過昇
遷群旺鬧如堋感公來二年免我於無聊今公
舍我去何由借諸朝願君富且貴壽命等松喬
直似先令公巍巍佐唐堯滂淚逐公行不憚公
更遥公誠上下通和如奏笙簧所以得如此人
情不相遼嗟同縲與公一時赴弓招于今二十
年不見有所超前日荷君相與印璽之朕使歸

守山郡藏伏丼寂寥聞公將治行乃心日夜揺
恨不能送公俛首頻酸辛有客立危檣有奇覩自此日相親赤
龍交黑虎

送范堯夫

推官惠季庶子鄂州異獸呼五口狂哮掉
三頭磔砢玻瓈盌詰屈珊瑚鉤愧無希世寶何
以爲子酬

和提刑度支王店雞詩

王店有郵吏養鷄躒可笑昂然處高襟不肯以
宅忩横不可道前此三四鷄一一遭其暴羣聲
即知處盡獲爪牙禍自後始得此其若有人教
東方或未明群醜尚騰趠此鷄但鉗結直伺太
陽耀雖然謂失旦似得保身要官曰此何用不
然則宜糴不見不鳴鳳先死蓋自召天下已明
白豈假更喧閙徒爾費稻粱曾莫知所報吏云
官言是且願勿嘲誚知是本在人此物何足校

送李道士
先生若孤雲兩在隆山見清標瘦骾奇秀骨老
愈健高談吐深詣大句寫精鍊忽起憶鵝池茵
飛石泉濺

送韓山人

昌黎山人抱藜杖三度訪我於三隅端然入座
更誰顧談辯袞袞如流珠靈丹嘗疑日月內至
寶自產乾坤爐要行檄起不可逐安得雙鳧爲
飛鳧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一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同校
蜀 李應兆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四首

二年陵陽不見中秋月

陵陽亂山中陰雰日夕發晴光尚希見況復求
夜月二年逢中秋曾不識皎潔煙雲爾何事常
暗左右覺寒寧清光若蒙救誰爲我磨拂庭下
倚高株露華霑鬢髮

夜聲

秋風動衰草撼撼響夜月其下有鳴蛩到曉啼
不歇乃知搖落時衆籟自感發安得苦吟人不
能爲一吹

送祺僧惟照

學成九章開方訣誦得一行乘除詩自然天性

曉絶藝可敵國手應吾師隱前橫楊擁爐處門
外大雪墜屋時獨擬舊局辨錯者冷笑古人心
許誰

送喻介夫

介夫陵陽奇男子節義素爲人所談身長七尺
氣萬丈自謂流落誰能幷去將舊學中新格坐
抑高第如手探明年西歸有光耀且請爲我來
山南

飛泉山寺

東城几高峰爽氣浮翠微霞光射巖壁中有寒
泉飛上方金僊家煌煌啓雙扉攔干出雲表目
可了四圍我來久不下愴影移斜暉風吹月中
桂天香滿人衣遠渚鳧鴈落前嶺牛羊歸尚此
戀幽勝不能手聊揮

山雨

山雨灑春城漸漸聲頗急隱下讀書人橫編揭
陰濕高鳶飢獨叫遠燕寒雙入南園有桃杏盡
抱群梢泣

送牟太素山人

山人高迹若孤雲聊問太虛求所止昨因隨風
起西北翩然遠墮三隅裏攬之不住瞥爾去瞬
息誰知幾千里東遊必定遇鴻濛請問無爲敏
深旨

送龐中秀才

受債學精知蜥蜴公明術妙識蜘蛛臨邛復有
龐成叔萬事先將入卦圖

遣興劾樂天

君莫學楊虞卿奉李宗閔宗閔權勢豈能久君
莫學劉栖楚附李逢吉逢吉祿位寧長守雖然
一時身暫好其奈千古名常醜丈夫讀書要知
道所信不篤被其誘大張富貴作羅網愚者紛
紛以身就左纏右繞不可脫誅竄還當逐其後
君不見虞卿須遇李固言君不見栖楚終遭韋
處厚一朝摧折靈氣盡龍如蛇兮虎如狗勸君
聖賢術內好潛心勸君邪佞黨中休入手豈不
知潞州處士田佐時嗤與美官嫌不受

遣興三首

惻惻抱伊鬱試此登崇巉風吹繁雲黯黯蒙
泰霄關河眇無際節物何蕭蕭過鴈安所之驚
哀翻次寥幽懷滿如失隨此群草淵嗟予生胡
爲迹玷明盛朝服職詎云補靦然綴群寮感此
四序遷一晷復一朝寒霜入兩鬢漸積不肯消
良辰乖所遇慨嘆心魂飄賤禀迂且介於時信
無庸欲適閑所之此道當何從富貴諒非有僻
陋知可容豈不媿上恩耗此益與鍾昨歸得此
丹淵集 卷十一 四

州滿眼皆亂峯事物固瑣碎敢玆任頑慵報國
秖自明惟神諒其胸

其二

少小事編簡淵源極沿洄不自測其深津涯信
悠哉既長務修省日以德義培一匱敢中盡期
之至崔嵬振纓仕明庭舊寮忝遊陪蹇修無嗣
者誰可吾與媒吐艷落晚春薦然抱枯荄因人
寔自恥寂寞余敢哀何當清泠泉濯裾濯氛埃
故山有松菊待賦歸去來

其三

連陰不肯解山霧嘗霏積潤日已滋厭浥活
人衣展轉厭臥起隔牕問晴暉幸聞太陽出身
體輕欲飛

中秋夜坐遣興

素魄不搓風滿襟露氣中夜寒相侵予懷浩然
眷莫寄伴月直到青天心

臨關閣

絕壑迎朱檻高林拂畫楹卷簾千嶂遠入座一
丹淵集 卷十一 五

川平蜆綠緣雲斷霞光射水明不須誇曠望爲
語謝宣城

野迺

山園饒秋色林亭近晚晴禽蟲依月令藥草帶
人名排石鋪衣坐看雲緩帶行官閑惟此樂與
世欲無營

寒蜩

山月滿地流金波寒蜩向秋鳴更多大都時節
使如此止爾不得將奈何

辛亥孟秋戊子有虹下天統飛泉山入
東谷飲古井良久去作大雨咄之以詩
長虹落天帔萬丈截群嶺蜿身下深谷頻首飲
古井居人莫之指兒復敢引領幡然纔容去雲
霧變俄頃乾坤爲之黑噴雨極暴猛崩流匯瀑
澗巨漲沒四境覺民田一漂蕩多稼不可省此物
蓋蠢類聞亦具頭頸遯沴之所生詩傳載鴈訾
朝西暮東出輒與日對影夫何此凶孽得使乘
時逞高風掃寥廓一帚昏穢淨煌煌太陽起陰

穴被光景群陰逐海內此物應遠屏
寄何首烏先與友人
此草有奇劾嘗聞於習之陵陽亦舊產其地尤
所宜翠蔓走蟲壁芳叢蔚參差下有根如拳赤
白相雄雌斷之高秋後氣味乃不虧斷以苦竹
刀蒸曝凡九爲夾羅下香屑石密相和治入曰
杵萬過盤盤走舉舉日進豈厭屢初若無所滋
漸久覺膚華鮮潤如凝脂既已鬚髮換白者無
一絲耳目固聰明步履欲走馳十年親友別忽
見皆生疑問胡得爾術容貌曾莫衰爲之講靈
苗不爲世俗知蓋以多見賤蓬藋同一虧君如
聽予服此語不敢欺勿信柳子厚但誇仙靈脾
霜栢亭試墨
山風吹早晴秋服覺微凜煙雲有佳尚竹石得
幽稟閑應覆舊局晚閣試新品幾欲賦郊居奇
詞未如沈
閱史感事
世間諸味已全疎惟愛鎌縗似蠶魚名霸者來

爲御史姓關人去作尚書晉師嘿嘿會何害楚
客昌昌只自如安得漢陰歸抱甕滿園青甲灌
新蔬
富春山人爲予道其所獲石於江中者
狀甚惟偉欲予作詩言若可得持歸刻
其上當相與傳無窮余夜坐平雲閣是
時山月清凜啼蟲正苦余因此景物索
筆硯爲山人賦之
奇礓贔屭倚秋江俗眼過幾多所忽風霜鍛鍊

愈堅重恕浪賢激不可沒富春山人好尚古見
此便以作吾物鐫鑱牽挽置庭下犀角鯨牙蚊
蜃骨精金凝滑露筋脅老玉磔砢開窾窟狂螭
奔拏勢夭矯猛兕搏王氣蓬勃山人誇我謂如
此欲我詩之慙拙訥何當走到山人家撫月摩
煙觀突兀

平雲閣偶作

陵陽郡事全稀少嬾守長贏半日閑晚後須來
上高閣就中無厭是雲山

聞陳山人定命丹成試以詩乞

水火相交養大還已聞神乘滿爐乾聚肪穀漆
尋常得敢服靈丹二萬九

厭蠶

月出松塢明露下蓮塘清今宵好風色獨逢林
下行百蠶爾胡爲嘖嘖饑秋聲求靜不能得我
詩何由成

新晴山月

高松漏疎月落影如畫地徘徊愛其下及久不
能寐佳風池荷卷病雨山果墜誰伴予苦吟滿
林啼絡緯

送堯夫二章

有志深沉定無心出處同廟堂應爲國臺省復
遐公肖似家聲重端方士論雄上如留左右風
采壯朝中

其二

欲與民爲利先求正所妨紛更初下議旁午遂
交章不爾毛安傳其如體自傷西南餘樂在歸

爲對明光

秋日田家

淘漉溝源築野塘滿坡煙草臥牛羊今年且喜
輸官辦豆夾繁多粟穗長

二色芙蓉　已下五首和吳龍圖韻

蜀國芙蓉名二色重陽前後始盈枝畫調粉筆
分粧處編引紅針間刺時落晚自憐窺露沼忍
寒誰念倚霜籬主人日有西園客得爾方於勸
酒宜

洗竹

斤斧從來到此稀爲療疎密遶藩籬已繁不用
饒新笋縱礙何妨惜舊枝風外清音聞曲閣月
中寒影下方池想公日在琅玕逕正是棠陰訟
少時 圻玕遶莊西圃竹逕名也

明堂肆赦不得預觀感而成詩

季秋陽館事嚴禋能饗洪惟上至仁游廟衣冠
參帝坐侍祠簪佩儼星辰歡聲被寓和於律協
氣流天藹若春卽見陪鑾千萬祀豈長如此在

遐垠

經史閣

自持金節此爲州小善何嘗不見收更起麗譙
連石室盛藏縑帙擬蓬丘師延舊德皆高誼士
集他邦盡又留當念河南鶺鴒意莫教弦誦火
時休

有懷致政景仁侍郎

一生名籍占風流爲識莊瑗可自由几杖未銷
容早退廟堂將近肯中休有人把酒思高節何

處揮毫詠素秋故國岷峨最佳絶幾時歸伴赤
松游

吳公惠酒因謝

山城物色正嚴冬梅放長梢露小紅破萼未深
聊敲雪收香不密任隨風儘教插滿金釵上休
管吹殘玉笛中須至開筵召佳客爲公連夜賞

郭筒

登陵陽雲山閣寄上吳丹尹

雲山高閣倚危墻晚意無窮在渺茫極望不知

雲幾許滿空惟見鴈交相與誰把酒邀明月獨
自吟詩到夕陽因念平臺有佳客與鄒生枚叟奉
梁王

和寄白聖均

年來雙鬢已絲絲頭角俛摧羽翼垂無命不窮
常自笑有謀皆拙敢求知榮途謾謂說居三館僻
郡還幷守一麾頓是山城好風物不能逢子共
吟詩

和提刑郎中閤兵之什

曉營金革列周遭大纛長牙擁帳高虎豹用貔
傳妙略龍蛇供陣役群豪言初撫處如蕭繡恩
盡均時若楚醪敢謂施行剪諸盜亡之纔比一
牛毛

晚坐山亭口占

嶺上生來月似磨當前斷去雲如削遲聞褐吏
叩高林應是雷公催采藥

送王晦叔

豈無舊德爲清望亦有彊親在要流班簿至今

纔博士郡書猶自許諸侯貧甘遠宦氷盈腹老
憶高堂雪滿頭不恃交期便求去趣歸春圃奉
蘭羞

重送

一生自守至如此惟道外皆非所親顧已通塞
盡有命是身可忍求因人

又六言

鷺尾歸艎正穩鴨頭春水方深不得同槎楚掉
與君聲到山陰

登山亭

登臨平楚外徙倚夕陽間歸鳥亂飛葉暮雲凝
遠山行知筋力倦愁欲鬢毛斑坐久成搔首疎
慵好強顏

文領相仍意慮煩濁聊携野策獨訪山
園因觀霜栢亭殘梅憶公向時有詩酒
之惠感物成詩繕寫拜呈知府龍圖諫
議吳公

昨日梅開飲公酒今朝梅謝念公詩眼前光景

急如水案上簿書猶未已試輟忙來此地可
憐遺恨滿殘枝西園想已成青實敢問調羹去
幾時

依韻和張推官元夕

山郡上元榮樂事大開金地作遨場煙雲向曉
誰教霽燈燭乘春自有香紫陌熒煌隨步遠綵
棚佳麗鬬眉長遊人莫惜酬高直買取銀蟾一
寸光

小閣戲書

閑揭新刊集時裝鬱會香遂如到茂灘無物在
牀旁

伐枯株

層崖垂空石壁牢上有大木百丈高古荔全身
聚鐵甲頑蘆滿腹鋪金毛空根老蟒露擁腫曲
枿怪鴞爭呼嘷一朝壯士揮巨斧無限隨死蓬
與蒿

可笑口號七章

可笑庭前小兒女栽盆貯水種浮萍不知何處

聞人說一夜一根生七莖

其二

可笑陵陽太守家閉無一事只栽花已開漸落
并繞發長作亭中五色霞

其三

可笑此公何太惑讀書寫字到三更也知學得
終無用自肯辛勤比後生

其四

可笑生平事迂闊向人不肯強云云到頭官職
難遷轉一似城南蕭次君

其五

可笑爲官太徼幸養愚藏拙在深山君看庭置
蒸雞者日夜經營心不閑

其六

可笑兒孫亦滿眼朝朝庭下立參差謾言飽讀
詩書去樵倅如翁亦好爲

其七

可笑山州爲刺史寂寥都不似川城若無書籍

燕園盍便不教人白髮生

近日

近日薄書全簡少吏人惟趁兩衙休歸來便只
尋冠屨遶遍林亭山上頭

升淵集卷十一終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訂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校

詩五十首

送知府吳龍圖

國初已來治蜀者處置盡自乖崖公當時奏使便宜救不與天下州府同行之已及八十載救

先消伏誰之功因循至此漸玩敝有未曉者時相攻鞭箠小罪亦檢察不許略出常科中下民知之頗不懼州縣往往藏群兇側身斂足未動者實以累朝恩澤隆公之初來蜀人喜慈愛舊熟民情通衆心歡然恥犯法捄藥浮薄歸醇醲盡將約束付條吏典起學校還文翁二年美化極沾洽遠近循服如偃風上將歸公問誰代當便間作如笙鏞遂求元老得青社其人廊廟之宗工往年鎮撫有異績大旆再遣來於東公今

與之合將去到必奉詔參夔龍大資讜德固無慮訓判自出其心胸所憂歷後嗣之者忠定良法還如空養頑活狡作淵藪不免剪殄煩與戎同之憤慧又填臆言賤不得通九重願公上殿起居龍第一用此聞宸聰

送通判喻郎中

前年爲郡得陵時不請其州陋如此蕭條官宇嵁巖上零落民家坑谷裏西城初入已可厭窮詣豈堪余所止幸逢之彥倚郡事日月漸深絲

可喜亭之所稟至迂謬君亦恬然尤自委每來聚議一朝罷各去掩門歸隱几雖然有時亦爲會此事可知誰得已酒有罷觴妓樂可況復詵詵說滿公使惟於試茶并看畫以此過從不知幾幕中有客乃佳士愛遣高談聽疊塵如斯共處五百日索冀情懷未管起君今官滿忽先去撩動予愁安可捉英溪長亭一揮手自此吳蜀五千里謂言川江會北固中亦有船多上水願君因出到金山遇此莫忘批短紙尾

送通判翰部郎中二首

晴霞照西城漠漠卷宿霧高空綠危磴此乃君
去路吳蜀向萬里上馬初一步莫言道途遠況
已嗟久寓今茲有行色便可到北固長亭聊把
手幾日更逢遇不敢辭君酒君意實急遠惟是
送君心相隨亦東驟

其二

群居五百日日日如初見一日忽遠別能不成
愴戀人生三萬日光景若激箭何若於其間喜

慍費顏面茲緣勝心在胸內每交戰既欲多上
人計校須自銜於事固無補在已亦非便仕路
繁此徒可謂丈夫賤愛君性渾厚殊不與時變
相共爲此州敢說皆盡善何嘗分彼此惟務乃
職辦所以將二年無有長短辨爲人倘如此所
至復何患官滿去還臺豈能忘眷眷陽關調雖
苦且盡西城宴問君到京國幾月方下汴三水
想是時移守至梁甸佳音幸見及西南足郵傳

山城秋日野望感事書懷詩五章呈吳
龍圖

原隰蕭條草木衰倚風渾類楚人悲便成孤憤
終何事且寄遥懷對此時千里暝陰雲杳霜一
川寒影鴈參差登臨自不宜羈旅更敢憑高賦

作詩

其二

已是秋陰更夕曛亂山高下起寒雲危樓頓見
客何處遠笛不知人厭聞身外流年波渺渺眼
前生事葉紛紛此愁萬斛誰量得直爲重捻庾

信文

其三

才力雖難敵楚騷賦詩常亦在秋多自然野思
元無限不爾閑愁可奈何要路故人皆廢忘偏
州佳客少經過明時且爲貪榮祿豈學湘纍便

九歌

其四

昻谷雨餘生晚煙高城危閣坐蕭然側身仕路
本誰使回首家山空自憐遠信斷來從過鴈苦

盼多後敵鳴蠅聚
外篇
其五
早是蓬山預校讎起居常赴殿東頭鵷鸞擁陛
聯簪笏日月開天拜冕旒一出光陰銷遠郡兩
形篇什詠清秋有人更在楊莊上文似相如肯
見休
東丘老人

東丘老人眉有毫皮肉光潤牙齒牢自云新年
九十九鬚髮白者無一毛問之吾術本無有嚥
津納息徒嚼嚼莫將元氣佐喜怒自然所得春
秋高吾嘗行之五十載此事至易曾不勞飲之
以酒謝使去手足輕利如猿猱嘗聞唐人柳公
度八十許歲精力豪其言與人亦如此老人無
乃斯人曾
送堅甫同年 五首
堅甫神太清不謂久流落別來二十載論議轉
深博其中富所有種道以文穫鋪張講治亂破

若勁弩潰衆人誚青衫可笑俗眼薄蘭筋隱瘦
骨聖耳受驩絡奉攀喙杜地過者無伯樂去蜀
持底歸雄蘗滿壞橐朝辭玉壘關暮上石櫃閣
知子者云誰獨我懷抱惡
其二
得數常奇懶下籌肯來荒徼治蠻囚三年笑別
浙江遠萬里吟歸岷嶺秋越壺襄空常骯髒夷
鄉書就愈窮愁跼香囘臭都休問未有林泉且
宦游
其三
春深行劒棱美子此時歸照日江浮馬迎風花
聚衣下程家累省對景俗閑題稀若遇西來客書
言不可違
其四
春風吹雪滿西窓此夜無人對酒缸若到杭州
見蘇子爲言常夢過松江
其五
華亭有珍禽毛豐而骨細他日上隋渠爲我致

清暎

送李道士歸

先生狀貌古瘦健若老鶴秋風吸清霄寒響澹
寥廓一腹水雪詞勿爲俗人作便可住鵝池乾
死守昌堅

師厚遠朝

聞公之客三十年常恨與公不相值豈期今乃
出門下每一見公心自醉詞章豪蕩已難敵辨
論注射尤可畏諺詢故事要將乂講正大體須
最忌非所宜願莫使公輩俗吏

賢誼荆山拾玉投乾鵲虞坂裝鹽歇坚良驥用人
繁不忍折君不見昨夜雨今朝風一隊鴛飛返
丹穴

牽牛織女

桂陽有仙人姓成名武丁胡爲墮人世人惟識
其形一日語其弟吾將返青冥乃曰此七夕上
天呼群靈織女欲渡河暫詣牽牛星諸仙盡還
宮天路羅雲輧吾亦向祈召當往不得停弟問
何時還答云三千齡明日失丁在恍惚迷所經
後世凡此節兒女喧家庭縱橫具織鏤花菓排

井饌會巧但云得欲乘會真壇倏尚毋怪妾吾
言誰見聽

金鳳花

花有金鳳爲小叢秋色已深方盛發英秀儻
實具體文采爛然無少缺纖空翩翩羣影動紅
白紛亂如點繡誰云脆弱易飄墮自邪至冀亦
數月美人形相欲摹畫巧不得施暫自拙鋪茸
剪綵轉難似只把長條恣穿結眼前草木盡零
落憐爾開於此時節常

丹穴

亭前檟柏

如小兒花性命所

石田磽磽地力燥誰種雙柏已高大長材夭矯
堪巨棟老頂縈紆若屋蓋雪下孔翠寒不起風
中笙簧清可愛蒐絲幸好求女蘿莫倚纖柔欲
無賴

凌霄附柏

古柏蒼蒼高入雲凌霄萬朵擁其身有如巨君

衆須髮新娶杜陵佳麗人

謝黃森惠詩并草書 黃蘭溪

南薪黃夫子生平氣稟然吟詩有癖篤字近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蘭溪修禊否願續永和年

東齋閱書

讀書已無効何用轉勞苦閑齋幸無事日共古人語古人議論好善惡皆有補舍此欲奚爲惟應睡滿午

寒食感事呈同官

三月八日值寒食陰霾蔽空不肯收北園花木殊未動到處哭天雨惟鳴鳩吾曹可憐愛薄宦甘此寂寞來山州酒有有無更莫問逢遇相與清談休

惜杏

北園山杏皆高株新枝放花如點酥暴來其間有啼鳥兒女盡識名提壺急教取酒對之飲滿頭亂插紅模糊可憐後日再來此定見隨風如

錦鋪

讀蔣都官畫像記 蔣爲記甲午之亂死於賊

聞昔妖氛滿巴蜀所臨州縣偃如風其城陷者盡從賊以義死之惟有公節與峽山高莫敵名隨阜水注無窮閣臺秉筆令誰氏舍此何由壯史功

題黎公照序訓堂

常愛三峨臨古郡君之別業在其城近營大第當高處更起新堂立黃名滿外江山皆秀絶入中文史自縱橫如何置得爲尤佳相與談經過此生

朝陽亭

牧戰平守居已與前峯對朝陽乃危榭更在守居外煙雲一川滿林麓三山會近檻有胡牀無忘傲公退

觀風閣

危閣覆高林晚步聊徙倚東南兩峰斷空闊見萬里茫茫落霞外蒋蒋孤煙裏忽暗識歸雲乍

明知積水風從半天下月向平地起夜久殊未
還裁冠露盈几

山池

偪側蒼苔低邪白石池數枝紅菡萏幾尺碧
漣漪魚鱉爭香餌兒童猴釣絲愛來芳蔭下每
日日西時

憶西湖舊遊

西湖晴碧晚溶溶與客常來坐好風記得有人
歌小玉月明猶在畫船中

再送師厚

久使西南此召還鹿頭東去漸雲山莫嫌策馬
經燒棧正好題詩到散關財利文書猶絡繹邊
防田地已朱殷奇謀不吐將何用況是歸臨思
尺顏

平雲閣觀雨

黑雲滃天雷破地風卷雷射雨傾瀉噴崖倒壑
恣頹蕩咫尺不可辨牛馬鷄豚已見逐高浪禾
稻應須沒平野莫言魚鱉走堂廚且看泥沙漫
屋瓦

不雨

陵陽官居遇久旱發喘渾如起新病已驚赤日
晨可畏更恨炎風午尤盛徒嗟禾黍盡焦落無
奈蝿蚋轉豪橫安得神龍駕九霄大霆滿傾如
倒井

久雨

寒鳩劬劬屋上鳴欲使此雨何時晴山中有客
抱幽鬱日日起望東方明今朝晚霞發光焰喜

極再拜當西楹須臾雲陰又蒙沒遣我涕淚流
沾纓

山園

久雨無所適新晴步山園西風滿高林敗葉驚
已翻時節急如此世事安可論夜歸燈下吟寒
蟲伴幽喧

石泉

儼儼聳石壁拆穴中流泉斷崖散激曲竇藏
消消蓄澗活古辭忝虛發晴煙時懷一勺惠使

我心冷然

史少訥見許江豚未得以詩戲

霜重水落岸有氷江豚乘寒弄晴日擢波拍浪乍群起尾厚喙長鬐鬣赤魚人清曉橫巨舟一舉大網凡數頭想君盤飧已厭足何不略遣來陵州

北園梨花

宴食北園春已深梨花滿枝雪圍遍清春每向風外得秀艷應難月中見苦嫌桃李共妖冶多白綠

謝松篁相忘蒨青麝紫燕莫過從時有一聲杜

華山二首

晶頭漠漠衛卿雲谷口紛紛張指霧安得鉤梯上石龜欲看明星洗頭處

其二

石蓮戔戔橫紫霄中瀉萬丈銀河水安得大箭長八尺欲與天神博於此

黃崖洞

黃崖大洞埋古雲入去所履平如席其中玉髓盡可食只恐歸來變爲石

師魯推官惠茸蕨戲謝

滿節茸滋滲齒寒醍醐誰與釀琅玕不知佳景何時入試似前人取倒食

寄呈溫江安寺丞

高崖古驛荒涼甚過客何嘗住久之獨有門邊君鴈處每來無不讀多時

嘲任昉

孝自文章亦可憐不消一事已爲賢何如却逐兎兒去忍恥更來王亮前

哀術

四代司空倚世勞可嗟不肖事文豪妻云名字與識合直欲起應當坐高

偶成

僻陋爲州恥不才偃然空見兩星回祇應歸舉謹言日三府諸君口盡枚

郎事

公禮欲下格具觀人所存須知范孟博豈肯伏
陳蕃

薄命女

天夭東鄰妹艷色如春桑去嫁不得偶羅衣空
自羞輕埃掩菱花不分鉛華休回首視庸奴寂
寞還卷收

子平寄惠希夷陳先生服唐福山藥方
因戲作雜言數章以謝之

蜀江之東山色盡如赭有道人云此是丹砂伏
其下煙雲光潤若洗濯澗谷玲瓏如刻畫我聞
神仙草藥不在凡土生是中當有靈苗異卉之
根莖果然人言所出山芋爲第一西南諸郡有
者皆處名就中唐福泉稱賞肥實甘香天所養
有時崛頭倒垂三尺壯士臂忽然洞口直舉一
合仙人掌土人入冬農事閑千簣萬鋪來此山
可憐所鬻不甚貴着價即售曾不慳往年子贍
爲余說言君所部之內此物尤奇絕後復寄書
勸我當餌之滿紙親題華嶽先生訣予因購之
不惜錢依方服餌將二年其功神聖久乃覺筋
牢體益支節堅自問丹骨疑時上早生兩翅教
高飛塵世如帚不可居待看滄溟對雲將

丹淵集卷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三

宋　閻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訂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校

詩四十四首

李太尉 圖

昏雲翳紫極橫霓勢光大妖威集凶冀忍穢寶
中賴高效詎日增劍誰汝觸取害驕根愈自固所
敢肯復形嘆慨太尉漢中士氣引八極外發然
處大麓天下聳風采自開煮餅禍賊意已莫快
移書瀝憤膽語激益睚眦罹寃卒用此數與六
九會基茲被沈酷變免乃天貸高忠揭萬古宇
宙莫能載垂晶耀簡策冀土視廣戒歸來葬埔
堯祠冢茲儼在宏垣敞深豁巨木森曖晻神靈
皎如日過者知再拜同愚忝郡守公里曰境內
心期款舉像所顧官有礙精裹託明酌舉手向

東酔 趙壹

壹也本西縣狀貝徒磊砢其才固難得行有所
不可世人詎能掩而爾輒自我既慾爲得剛所
守實未果抵罪當至死其中遂水火一爲人所
活上賦何瑣瑣爲文好譏罵惡吻事掀簸逢陂
與規輩次第滋爾禍無戚困鄉里偪儽老愈巨
何煩遣相視器識自么麼余因守漢中作詩揭
墓左勸君莫學壹學壹終坎軻

張寰冢祠 一日災冢

中梁山龍漢水濱路側有墓高嶙峋叢祠蓊蔚
敷野霧榜曰博望侯之神當年實幣走絕域此
日鷄豚邀小民君不見武帝甘心事遠略靡壞
財力由斯人

駱谷

高峯偃蹇雲崔嵬層壁巨壑長峽開龍蛇縱橫
虎豹亂古棧朽裂埋深苔行人側足恐懼過飛
鳥欲翅哀鳴回君不見德宗注意用奚慮大駕

從此蒼黃來

慈濟院雙楠

雙楠高聳綠氤氳密葉長柯蔭四鄰佛現寶幢經幾劫天開雲帳待何人護持必有諸賢聖騙犯寧無惡鬼神付屬寺僧常灑掃莫令向下有纖塵

觀音院怪松

惟松屢見無如此匏度來觀說向僧若過風雷宜守護恐生頭角便飛騰秋聲遠殿隨齋磬夜影侵廊對佛燈韋偃畢宏今不在欲求人盡有誰能

江原張景通善須堂

庭前雲蓋碧嶂堂上先生雪滿髯許說藥客來聊下榻謁齋僧去便垂簾種時法好花難謝買處錢多石易添子舍光榮身壯健只將香火事

華嚴雲蓋堂下石龍

夏夕

池館蕭然夜欲分滿林蟲鳥寂無聞風吹松子下如雨月照荷花繁若雲泉作小灘聲漸遠筍成新竹氣氤氳清陰正覆吟詩石更引高梧拂練裙

寄宇文公南自文州曲水令棄官

彭澤長謠便歸去君辭曲水亦其徒一官何藉五斗米二子況皆千里駒懶對俗人常答颯厭聞時事但盧胡從來綿竹多賢者唯是楊雄識壯夫

北禪龍井

城北神龍去幾年近日人言歸舊止澄潭沈沈不可近百步之外毛骨起今年興元輒愆雨衆懇問龍求滴水香煙纔上雲滿空一夜滂沱過千里

送潘司理秩校二首

已自多時賦式微五峯佳景夢長飛四年遠地爲官去萬里高堂喜客歸下馬便呈新授敕開箱爭認舊縫衣鄉人覓次來相賀蓴菜鱸魚三軟肥

又五言

曲棧繞劍谷鉤欄天際分吟鞭搖嶺月倦枕拂溪雲好景不關俗新詩皆屬君西南有歸客一一幸相聞

收復河湟故地

亞兒峽西山已塵馱金鞍皇帛無斷群河湟故疆盡收復解辮厥角歸如雲堂中玉帶賜丞相廬外金節酬將軍唐兵萬里若日月詩作古今人末聞

自斜谷第一傾浜舟上觀石門兩岸奇峯最爲佳絶

北風吹雲落寒水逆波刺船行五里層巒夾空抱叢石萬劒側春翠烟起草木枝葉白蛛別禽蠶羽毛亦奇詭安得鷄冠數稜田便可誅茅此居止

宿斗山奉真宮

山形如斗勢坡陀魁柧構萬尺高近世無人知火棗當年有客得蟠桃鑿螯尚隱凝瓊髓神鶴常歸隨玉毛一夜杉松響天籟滿空凝是奏雲璈

晴望漢川

城頭看雨霽天地若新洛晚容綾雲霞秋意著草木四時易遷改萬事苦迫促舊山何日歸三徑有松菊

清景堂

公外拍塵慮閑中見物情蕉花紅炬密竹節粉環輕鷺泊簾鉤語蜂尋筆架鳴靜能知此趣吃吃笑勞生

梁山大雪

嚴風吹屋鴈向曉尤凜烈應從北山上一夜吹猛雪幽人不能飲身體冷如鐵空向龍具中苦吟聲不絶

寄夏文州左藏倅二首

翩翩貴公子佳譽本能文大第辭京輦高旌擁塞雲勸農嘉刺史養士漢將軍莫刻和戎誓朝廷立功勳

其二

寄語文川中謀邊想甚勞封疆過鳥鼠種落雜猿猱甲馬靡頗少詩書卻較高當須辦乃事不用恥亏刀

狗溪迎湫祈雨輒應

夏雨浡久矣秋苗愛槁然至誠通祝版靈貺逐香煙桐祓應無訟囷倉定有千鍾公三大堰一凉榭棄玄霜仙輧紫霓裳

其二

夜滿民田

晚興

泉吏晚已散西園常訪尋復茶苕閑靜行樂草橋深草色晴承屐松陰客漸禁山蚿欲重賦倚竹聽清音

嘉川道中寄周正孺

草木春深後山川雨過時清佳常滿目衰倦敢忘詩好尚舊若此飄零今比誰爭如盡堂上日日聽新詞

還李中舍赴奉使集

奉使道中詩百首古人遺落盡冥搜自憐吳蜀佳山水一夜燈前得遍遊

雪後寄景孺提刑時按洋川

雲陰低重雪花繁夾道歡謠引使軒何處郵亭鍊佳句綵毫揮罷索清鐏

寄永興吳龍圖紿事三首

高春鈴下索焚香鏤管紋牋發綵章應在後閣凉榭棄玄霜仙輧紫霓裳

其二

見山樓迥倚晴虛看展終南百幅圖聞說二林

尤勝絕想公高興在香爐公有別集在爐山

其三

土風豪盛古長安誰謂元侯臥治難使客不來公事少一牀新簟石林寒

不飲自嘲

能詩何水曹眼不識盃鑪而我豈解吟亦得不飲名持此以立世可笑實浪生

寄紀禪師

自笑塵中游宦客長輸林下坐禪僧水田百畝

一區宅歸老城南何日能
中梁山寺 四絕
臺殿曛曛曉山蕉葦雲霞鮮明天沈寥側身下望
厭塵世安得羽翼凌九霄
其二
煙巒彩翠霜林紅層樓複閣雲霧中襟懷太爽
睡不得一夜滿山鈴鐸風
其三
群峯南北爭嵯峨如瀉大壑翻衆波愛之欲把

入閣畫世無好手將奈何
其四
上方梯磴繞嵓頭誰就孤高更起樓直望漢江
三百里一條如線下洋州
仙人二首
身著青羅緋衣裙口誦白羽黑翩文半空欲下
復不下回首翩然歸五雲
又
頭梳三角髻餘髮散垂腰時伴秦樓女月明吹
紫簫
山堂前庭有奇石數種其狀皆與物形相
類在此久矣自余始名而詩之
鸚鵡石
靜立身微聳驚窺首略回何人將至此應自隴
山來
栢枝石
紫蘚裝花帽紅藤纏臂幗被誰留斷拍長舞不
教休

狻猊石
巨尾蜷深草豐毛覆古苔雕欄臨綺席長欲上
香臺
崑崙石
雨漬身如漆苔侵面若藍問時都不語應是憶
扶南
羅刹石
洗濯形容露別挑口眼通試教常點檢每夜定
飛空

珊瑚石

海底初生處扶疎苦未全幾時隨鐵網流落瀟江邊

病眼

病眼每至午其視何曚曚安得張中書就欲求古方

吾友務深有嘆琴之什運使子駿荅之

佳章務深亦使余繼作

臼水湍方湖山中好秋色逋翁促瑤軫來坐湖

水側臨風起高調此興浩無極波靜戢游鱗雲空矯飛翼蕭條變林野萬籟一以息且莫緩商絃令人淪橫臆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四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訂

蜀　李　應兎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九首

子駿運使八詠堂

寶峯亭

嘉陵抱江回平衍出橫溜中間築雄壘獨據兩

川會行臺敵嚴府磊砢北城外潭潭走群楹直上繼扁背危墻繚空閣飛閣入茫昧上有寶峯亭仰見白雲內岩巉占孤絕下與萬山對層櫚動寥廓曲檻枕闌闠主人從籃輿晚與在公退心掩萬象遠目引八極大鈞簾拂坐榻隱几緩衣帶詩書挾闌鍵筆硯產珠貝是時衆吏去不敢呈計會雖然彼郡邑原本窮利害自取金穀饒無煩米鹽碎此地寄清襟歲書從屢最

桐軒

晴影滿空壁晨曦上清軒庭下雙高桐枝葉蔚
以繁種者意自遠豈伾群木論謂可徂朱絲中
有雅韻存成之在誰手但爲培霜根須知治世
音盡付於此孫

栢軒

沈沈敞幽軒聳聳列寒栢清音納牕戸爽氣逼
枕席主人重端勁坐若對佳客時復下撫摩破
蘚交履跡此意乃如是來者當愛惜大厦須良
材相期早千尺

竹軒

此景絶可愛叢筠挺修竿侵簾復映幌翠影何
擅檗霜威忌晚秀雨氣矜晴寒每向極靜時幽
禽發清彈自無車馬塵飛來泊琅玕宜遣老鈴
下日日申平安 李衛公言北地童子寺有好竹 其徧維岭人每日報竹平安

巽堂

華堂聳嚴壑地勢側隨水高臨巽宮上其取名
以是我我實峯頂日影正辰巳絲棧入雲林詰
屈如篆字輕霏牙齒敝亂樾紛間廁窗來獲清

歡吏散生野思靜見萬物本一齊於此體道
以行權端居得深旨

山齋

職事凡少休餘復不經眼幽齋設橫榻盡日對
層巘遥懷寄浩蕩靜想榮變嬗松雨潤書篋竹
風吹酒盞榮名付傲兀勝事入清簡雖有舊林
泉何須嗟去晚

閑蔬亭

靜宇占幽深是中何所有軒牕極清潔硯席羅

左右公餘每休此俗客曾不受六尺局脚床解
帶就橫肘掃除閑景物健筆當大帚敢問公許
年得詩凡幾首

會景亭

誰兹敞高亭磴道繞千蹋江山接平遠百里俱
會合人間最佳景牕戸供遠納煙雲互蔽虧蠹
鳥相應荅吟牋摘奇勝畫筆寫紛雜安得日從
公短轅手自蠟

呈李堅甫中舍 杞

往年曾憶過長安短紙書名詣門下君時延我坐終日洒掃東軒留看畫橫圖巨軸不知數但見匣中時一把團甲猶未竟乙復作門類著番開滿架使人歎美不能已只恨有門歸隔夜歸來兀坐想精絶念此榮觀若爲謝就中寒林兩大幅此物世間誰敢價倏然一別十五載常向人前盛誇詫因君奉使臨敝邑見先問此餘不暇君能爲我再講說座上不容人俗話如君所蓄更誰有有亦未能無笑罵兄君累世盡清職摹本敢來前弄詐君今還省正擢用異日須求作鄰舍救巾曳屨後日相謁更欲重煩開幾靶待尋前輩用心處款曲應須頻假借每厨閱訖當便還不敢奉欺言恐曲應須頻假借每厨閱訖當便還不敢奉欺言恐負羽化

采芡 通判虛徽之携種

芡盤團團開碧荷輪城東壕中如疊鱗漢南父老舊不識日日岸上多少人騎頭觳觫露秋莖線刺紅鍼割寒玉提籠當筵破紫苞老蚌一開珠一掬吹臺北下凝祥池圃田東邊僕射陂如今

兩處盡堙沒異日此地名應馳物貴新成味尤美可惜飄零還入水料得明年轉更多一匝清波流子子

峯鐵峽

東風吹空力何短三月隴山全未煖文法姦酋引騎兵飛隨銀鶻弓刀濶霜矛雪甲寒如水候卒何由知首尾君不見峰鐵峽頭雲色死一過蕭然五十里

周思道如詔亭

繁上先生教子時義方題榜貼亭楣當年此地開師席今日其言入制詞鄉里共傳爲盛事鬼神相助使前知後人若續成都記第一詳書不可遺

陵井喻氏歲寒山居

蕨平處士居山日手種青松一萬根歲月漸深枝盡偃雪霜雖厚葉仍繁本營勝槩逃軒冕更結清風遺子孫寄語後人須愛護莫教空有今名存

提刑司勳示及瞿禽圖作詩詠之

朱華盛發穿疎竹寒枒齊枯徧野機大雪救天方亂下衆禽爭地各相依非公好事誰能得此畫如今自已稀試待晴明挂軒壁定開群眼一時飛

北齋雨後

小庭幽圃絶清佳愛此常教放吏衙雨後雙禽來占竹秋深一蝶下尋花喚人掃壁開吳畫留客臨軒試越茶野興漸多公事少宛如當日在山家

北城樓上

滿目望不極城樓當最高地形連楚闕山勢入秦豪平外斜通路深中遠認褒圖經何壯觀故事有蕭曹

晴登北城

積雨已逾月久妨於此行雲山勞夢想風日幸晴明常愛往來處盡皆苔蘚生一壕新草木強半不知名

寒食書事感懷

寥寥官舍靜於僧雖有園亭亦倦登桃杏花陰流似水圖書滋味冷如冰坐觀棨戟慙無狀歸依非公好事誰能得此掃松楸恨未能得報君恩便休去虞卿前日本擔簦

送李堅甫中舍奉使還閬(自淝西又入蜀)

會歌出塞愁又遣使西州去國星辰動還家歲月流裒斜新路晚鄠杜故園秋歸對延和殿從容問講求

漢中城樓二首

解帶緩幽憂登城復上樓斷煙橫汚水孤鶩入洋州浩蕩成遥望凄凉起暮愁山中自有桂何事此淹留

其二

薜徑踏層斑高林古木間鴈隨平楚遠雲共太虛閑晚靄昏斜谷晴陽露半山將身就清曠名路爾何顏

凝雲榭晚興

晚策倚危槐群峯天際橫雲陰下斜谷雨勢落
襄城遠渡孤煙起前村夕照明遥懷寄新月又
見一稜生

山堂偶書

幾日無公事山堂興頗清和詩防積壓丸藥趁晴明鬱石新稜出澆蔬晚甲生此皆忙外得低首笑塵纓

清閟

治庭區紜紛齋閣簡應接身閑喜枕簟慮靜厭

圖牒孤芳媚深叢幽哢出窓葉物理茲領會真
境知可躡

靜庵

問此初誰築經營羨爾能依深還巨木就蔭覆
高藤坐與境同寂來無人可憎一床黃臥具茂
灌本如僧

忘憂堂

磴道循城近垣墻占地幽軒窓誰指畫砌席我
優游不許簿書到恐爲圖史羞此心元自適何
處欲忘憂

夏日官舍

省事公多暇虛心景更長捨書無可樂就枕不
能忘短葛沾肌薄寒泉沃肺凉何當逢靖節相
與話羲皇

寄成都趙資政

纔承寵詔聯公鶚便謁除書別帝閽萬口一詞
歌盛德四年三度福遐藩已爲魁壘無雙士更
入摩訶不二門應笑臨邛病痟客最先參見在

江原

晴步西園

急雨正新霽林端明晚霞松亭臨曠絶竹逕入
欹斜花落留深蕚泉生上淺沙雀喧主貧亦樂一
部奏池蛙

金影軒

開軒俯清溪正在修篁內霜筠抱冰節爽氣常
四會主人厭俗客日與此君對月上寒影來滿
襟搖瑣碎

忽憶故園修竹因作此詩
故園脩竹遶東溪古水侵沙一萬枝我去宦途
休未得此君應是怪歸遲

寄景孤提刑時按武興

夾欄虛棧武興西使騎翩翩曉夕馳想過飛仙
須下馬此中佳景入吟詩

子駿遊沙溪洞

聞有沙溪洞公將梶使輪遥如採禹穴應見避
秦人石纖形容古琳房氣象春逢丹葦客問

取虎文巾

送郭榮叔秀才應武舉

愛君才辯吐如傾圓直橫舒善講兵休弄向時
閑筆硯破蠻征虜是功名

乞畫鴈寄涇州毋使君

寒影亂翻秦嶺月晚行高處隴山雲回中有客
能傳鴈異日從公乞一群

興元府園亭雜詠

甚美堂

潭潭棟宇盛宵軒寬閑高深與地稱可大張
宴席府事如少休茲馬會佳客

武陵軒

水從前嶌來轉入後溪去中間載酒下各到客
前住醉後皆怳然再來無吝處

綠景亭

竹間有幽亭所宜惟暑飲層陰隔炎日四坐廬
綠錦過午不可留單希覺微凜

激湍亭

高輪轉深淵下瀉石蟾口臨之設軒檻清絶更
無有愛此山中來應須坐良久

凝雲榭

朝雲南山吐暮雲北山翕來往高榭中留者顏
堆積坐客如久之去須襟袖濕

照筠壇

積土削爲壇險然在深竹中惟一詩石獨坐擁
寒玉勿謂人少知此境不容俗

桂石堂

嘗聞陽朔山萬尺從地起孤峯立庭下此石無
乃似愛爾常獨來一日須三四

四照亭

巒嶺附梁山汀洲隨漢水秋容上屏障左右二
百里此景誰能論殘霞猶獨憑几

垂蘿逕

長蘿託高株暗暖救煙霏蔓已百尺更引欲
何處願少放餘條恐傷君所附

盤雲塢

幾曲上層城盤盤次石愛之有佳趣不倦行
晚策會蠲應見疑日過此狂客

北軒

天上之貴神所居皆在北有軒正相望慢恐取
陰劫余常過則趨不敢茲少息

棊軒

北城云最高上復有喬木垂蘿容如帳中乃嘗
小屋時引方外人百憂銷一局

山堂

何以山名堂層石作崖嶽余本岩穴士每往不
欲返公吏呈俗書還來愧冠冕

靜庵

知動以爲幻旣知卽非靜名庵以靜者無乃自
起爭爲語庵中人勿以靜爲病

丹淵集卷十四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訂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六十三首

將赴洋州書東谷舊隱

晚客無一來獨步入東谷園林已成就此景頗不俗落落巖游松脩脩澗邊竹麥氣通襟袖清

如新出浴寒泉激亂石磊磊激瓊玉荒溪潰餘潤滿地苔鮮綠珍禽靜相倚毛羽華且縟高下相和鳴不去若勗伏幽花雜紅紫點滴亂盈目坐久微風來時聞散餘馥往年讀書處宛爾舊茅屋雖然小破壞脩整可數木開門拂軒窻無限起蝙蝠縱橫列蟲網不免自掃撲壁間細書字多是親寫錄當時苦謀身如此用意毒于今三十年才抵羊髀熟一從入仕路行步每蹭蹈所畏惟簡書且甘者黎菽中間何大幸致身在天祿無狀陪俊游俛首常自恧連章乞外補得郡悉鄉曲雖名二千石敢自解碌碌朝廷設新法布作天下福或慮多垢玩訓戒稍嚴肅刺史當是時能不爲驅督行之以中道勉副議者欲刻薄素所憎忍復用刑獄進身豈不願實懼有陰戮昨從漢中歸於此度炎燠親朋日相會分義愈敦篤便欲從之游投簪解朝服退自數年計伏膺殊未足還當武康去就養若雞鶩貪雖士之常於我何迫慮簞瓢若自具尚可繼前躅

柰何食口衆不比回也獨東方千餘騎導從催我速行復登長途貌展心甚縮淵明豈俗士幸此有松菊

崔覲詩　大中時人

崔覲者高士梁州城固人讀書不求官但與耕稼親夫婦既已老左右無子孫一日召奴婢盡以田宅均俾之各爲業不用來相聞遂去隱南山雜跡麋鹿群約曰或過汝所給爲我陳有時攜其妻來至諸人門乃與具酒食嘯詠相歡欣

山南鄭餘慶辟之爲參軍見趣使就職漫不知
吏文已復許謝事但謂長者云補闕王直方本
覩之比鄭文宗時上書召見蒙咨詢薦覩有高
行用可追至淳詔授起居郎裒斜走蒲輪辭疾
不肯至高風槩秋旻我昨過其縣裴回想芳塵
訪問諸故老寂無祠與墳斯人久不競薄夫何
由敦此縣漢唐時守尉府諸公揚清芬刻詩子堅廟來
者期不泯

寄題閬州開元寺澤師竹軒

澤師種竹三十年竹成滿院生綠煙蒼龍子孫
大繁盛分領眷屬來渭川藏風蓄雨蔭殿壁不
敢輒近寒森然香飛常入佛座上葉落不到經
窻前芟除掃掠淨如洗欄外不許行狂鞭澤師
瘦健如老鶴壞衲幾尺披左肩手持數珠讀梵
夾狀貌兀若墟與鐫朝旋暮繞在其下不肯出
院求齋錢古人亦有愛竹者豈得似師心意專
我亦平生苦如此兼解略把筆盡傳逢師正謂
同所好但恨尚有區中緣何時相對月明下坐

徹清影談幽禪

寄題密州蘇學士快哉亭太史云此城
之西北送客處也
出城送客客未來主人到此先徘徊地臨濰水
極清曠每爲送客雙限開客來既坐歌管作紅
袖勸酒無停盃主人自醒客已醉門外落日驅
駒催揖客上馬退岸情未忍便擁千騎回滿襟
高興屬軒檻野闊風長眞快哉

獨遊

孤亭入陰森竹逕北松塢高林動清吹猶滴前
夕雨解衣此危坐左右一不許性本不柰維兀
復茲寡侶孤懷託寥曠世慮絕參伍幽花爲誰
笑獨鳥只自語身閑得天全一息了萬古忽往
而忽來其誰知躅躅

夏日湖亭試筆

亭臺清涼水竹淨愛此來避蚊與蠅蓮花窺人
類楚女野鳥彈舌如胡僧旋來開卷坐松陰却
把釣竿沿石稜二年何幸爾足樂慙報上恩無

所能

楊山人草堂

九隴山人文父後心閑身健兩誰如玉函經外
傳奇訣盡戲門前創隱居入鼎靈丹黃似橘隔
墻凡境臭如帮何時再到高栟下倚徧清陰聽
道書

詠鳧

雙雙紋羽弄清漪全得天眞似爾稀萬頃滄波
供口腹一梁寒日曬毛衣雨歸別島嘔呪語風

度前灘翁呷飛好向中流最深處等閑休要上
漁磯

弄珠亭春望

岸柳舞絖春釀物象酣煙雲分極浦舟楫衆回
潭上水魚千萬眠沙鴈兩三遥懷無可奈長是
寄城南

新晴望北山

西風吹北山晚日曬新雨嵐光發巖岫草木紛
可數翠壁倚萬丈白雲橫一縷待訪飡霞人斯

游欲誰與

城南江館

漢江之北涯軒宇頗高爽西南正空闊時此託
遐想誰家有竹石更可愛悦新賞待學袁悫孫乘
興欲直往

屬疾梧軒

高梧覆新葉滿院發華滋白日一何永清陰閑
自移暖蟲垂到地晴鳥語多時病肘倚枯几泊
然忘所思

北園避熱

繚繞度回塘紆餘轉短墻引笻聊散誕入竹得
清凉正午禽虫淨初晴果木香移床就高處更
欲解衣裳

施公潭

盤巖復轉溪磴道入雲微斷巘雙屏立垂泉一
劒飛淨空交彩翠濺遠亂珠璣啼穴飢驅出翹
灘宿鷺歸寒光清徹骨晚氣潤沾衣東谷牛羊
下搖鞭去夕暉

罷郡
自問爾何事端然信方策本是鉏犁人強爲簪
組客何堂補萬分徒自勞七尺還如裴昭明罷
郡歸無宅
送文鑄師游襄陽鹿門
師今鹿門去正此月炎曦野店乞晨餐亂山吟
古詩問程行幾日覽景立多時我有懷賢意憑
看墮淚碑
夏日南園

陰陰喬木下翠影若雲浮滿地紫桑椹數枝黃
栗留迎風湖上去避日竹間遊定作今宵雨繞
墻啼曉鳩
北樓晚晴望秦嶺
秦嶺巍巍列萬峰晚嵐渾欲滴晴空如何學得
崔重易吟嘯終南明月中
竹答
我實仙陂百世孫二年生長感君恩近聞官滿
將歸去更望臨時莫洗園
守居園池雜題三十首
湖橋
墻宇周回院落深日光風色淨陰陰柔條一似
孫荊玉帖地反腰銜寶釵

穴蚊然如
盆河識
贈竹簹谷
我昔初來見爾時禿稍孿莱病襍襦藤遮根護筍
今成立好在清風十萬枝
竹答
我實仙陂百世孫二年生長感君恩近聞官滿
將歸去更望臨時莫洗園
守居園池雜題三十首
湖橋

飛橋架橫湖偃若長虹臥自問一日中往來凡幾過

橫湖

長湖直東西漾漾承守寢一望見荷花天機織雲錦

書軒

清泉繞庭除綠篠映軒檻坐此何可爲惟宜弄鉛槧

氷池

日暮池已氷翩翩下鳧鴈不怕池中寒便於氷上宿

竹塢

文石間蒼苔相引入深塢莫撼青琅玕無時露如雨

茵茜軒

朝陽媚秋漪茵茜隔深竹誰開翠錦障無限點銀燭

茶蘼洞

柔條綴繁英擁架若深洞是處欲清香憑風爲持送

筭簧谷

千禽翠羽蓋萬錡綠沈槍定有葛陂種不知何處藏

金橙逕

金橙實佳果不爲土人重上苑聞未多誰能篤移種

荻浦

枯荻饒霜風暮寒聲索索無限有微禽捉之宿如客

蓼嶼

孤嶼紅蓼深清波照寒影時有雙鷺鷥飛來作佳景

望雲樓

巴山樓之東秦嶺樓之北樓上捲簾時滿樓雲一色

待月臺

城端築層臺木杪轉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

二樂榭

晏山孰云靜漢水亦非動二見因妄生仁智何常用

天漢臺

北岸亭館衆寂先登此臺臺高望群峰萬里雲崖鬼

吏隱亭

竹籬如雞栖茅屋類蝸殼靜几默如禪往來人不覺

霜筠亭

危亭入幽深正在脩篁裏坐久寒逼人暫來須索起

瀟泉亭

逕源分瀟水裊裊出亭下橫湖能許深日夜見傾瀉

無言亭

誰此設孀床頗稱我衰墮公事兀少休須來默然坐

露香亭

宿露濛曉花妒娜清香發隨風入懷袖累日不消歇

涵虛亭

石磴抱城回入竹見虛檻前望佳景多倚節聊此暫

溪光亭

橫湖決餘波瀲瀲瀉寒溜日影上高林清光動牕牖

過溪亭

小徇過清溪有亭纔四柱地僻少人行翩翩下鷗鷺

禊亭

懸流劾曲水上巳娛嘉賓飲罷已陳迹那復山陰人

南園

農桑乘曉日凌亂如碧油紫椹熟未熟但聞黃栗留

北園

春風有多少盡入使君家當與郡人樂滿園桃李花

寒蘆港

落月照氷湖曉氣何太爽兩岸雪煙昏鳧鷗出深港

野人廬

蕭條野人廬籬巷雜蓬葦每一過衡門歸心爲之起

披錦亭

繁紅層若雲密綠疊如浪青帝下尋春滿園開步障

此君庵

叢篁裏圍欄淨影碧如水誰識愛君心過橋先到此

湖上衆會盡以俗呼爲題五首

淘河

群魚見新晴萬羣戲清泚忽爾下淘河驚回入氷底

連點七

翩翩彼珍禽金羽耀寒日飛落灘上氷對人連點七

拖白練

盤石坐深林不欲人求見隔岸誰品絃數聲拖白練

泥滑滑

春日正晴明滿園花盛發勸爾竹木雞莫啼泥滑滑

提葫蘆

花開已堪摘酒熟正好沽山禽會人意勸我提葫蘆

詠蓮

全紅開似鏡半綠卷如盂誰爲回風力清香滿面來

題友人書齋新壁
彩褁縱橫設雕厨次第開須防何法盛直入此
中來
張淨琬
飄騎極豪侈後房多艷姬可怜張淨琬不識坐
酣時
待雪
向晚欲雪天氣陰木葉亂飛雜歸禽城頭徙倚
待飄灑東北萬里皆雲林

丹淵集卷十五終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興 毛晉子晉 訂
吳 李應甩務滋同參
吳一標建先

詩四十七首

送提刑司勳
同昔分符守與元公拉杖節來武信因而出入
在門下未有三日不覩近臺移希疎獄訟少稟

凜清風滿墻仞乘閑每許陪後乘好寺名園遍
遊盡惟攜茶具賞幽絕新牓珍圖曾不吝或因
議事閱書畫止用小肴并淡醞清歡雅興自無
厭妓樂喧煩誰願進開張留懷脫羈檢顏色何
嘗形喜慍使威敛霽官況樂暫過二年如一瞬
後同先蒲去浩上數月復來爲屬郡再將厚蔭
蒙舊物掩蔽不才覓責問同常自念性偏僻凡
取交游最精慎雖然衆中事況愛仁者與親餘
不認生平所得無幾人既已得之心自信公家

兄弟何磊落一光華如美璞顧同賢狀似頌
石輒蓍其間壟溫潤令昆强季叟已久公獨康
莊馳駟駿朝廷要人辦繁劇昨下詔書催入覲
連城衆口惜公去不問餽餘與磬亂煙開漢汚
曉光薄雪下褒斜寒力峻嗟同不得送行旆回
視腰間綰雙印濛城西北有危樓徒望高鴻寄
長韻

翡翠

清晨有珍禽翩翩下魚梁其形不盈握毛羽鮮

且光天人裁碧霞爲爾縫衣裳鼎彝炫我目非
世之青黃愛之坐良久常恐瞥爾翔忽然投清
漪得食如針銛如是者三四厭飫已一吭既飽
且自嬉飜身度回塘飛鳴逐佳匹相和音琅琅
是時見與鴈狼藉島嶼旁浦腹釀腥羶紛紛曬
騎陽鷙鶴最蠹惡皆大脚脛長入水捕蛇鱔淤
泥亦啄將想其貪見爾時一啄亦爾傷其心肯謂
爾被體凝華章勸爾愼所止好醜難同鄉清溪
多絨鮮亦足充爾腸江海深且闊所獲未可量
爾當事澡刷帝囿參鸞鳳

平阿馬上依韻和閻伯敏

江山相引轉平皐滿馬詩情擁敝袍鳴鶴不知
誰使怨飛鳶何謂爾能高當頭亂木森如戟澗
下繁雲湧似濤才到郵亭便沈思向來佳景待
吾曹

過朝天嶺

雙壁相參萬木深馬前猿鳥亦難尋雲容杳杳
斷鴻意風色蕭蕭行客心山若畫屏隨峽勢水

如衣帶轉巖陰生平來往成何事且倚鉤欄擁
鼻吟

晚泊金牛

一襟初覺晚霜清短鞚垂頭任馬行斜日欸回
疎木影急風收斷落泉聲望窮好景賞賞別題
編新詩閱閱精終是教人伏潘令許多才調賦
西征

金牛相別呈誠之

出則相與望橫參露泡懆頭冷逼簪驛在金堆

隨澗遠路經銅冶入煙深過橋住馬應回首上嶺聞猿想動心勝事莫過文酒樂此時鈐得各沉吟

大桃途次見菊

英英寒菊犯清霜來伴山中草木黃不趁盛時隨衆卉自甘深處作孤芳其他爛熳非眞色惟此氤氳是正香却念白衣誰送酒滿籬高興憶吾鄉

弄珠亭下柳

江柳早春前濛濛弄紫煙未容長作帶已見亂飛綿遠外分晴島深中泊暮舡惟應漢水色柔爾一年年

弄珠亭春日閑望

弄珠亭上客來想弄珠人野草迷晴岸垂楊暗晚津天涯羈旅地村落寂寥春何處皦然叟扁舟下釣綸

寄子駿運使時權西鄉

西鄉巴嶺下嶮道入羣巒頗使騎到荒驛野禽啼亂山問民青露裏訪古白雲間幾日南城路新詩滿軸還

寄景孺提刑

江由郡峻地萬木與雲齊弭節山中宿思歸夜半啼麝香霑野草虎跡滑春泥到此須憑酒何人手可攜

公館

公館晝沈沈煙雲晚作陰琴軒氷沼淨書閣火爐深默坐自有得閑行誰可尋還應上高閣看

雪一千岑

襄晚

襄晚得洋川勞生只自憐文移供盡日心力付流年咄咄空書字便便聲畫眠其如昏嫁在了即賦歸田

欲雪

山城蔽層陰晚照空外滅天低雲氣暖此意欲作雪歸鴉煙慘澹斷鴈風蕭屑擕樽酒聊自持同誰感時節

晴山

東北橫群峰新過夜來雨扶空立屏障浩翠小
萬古豈無短齒屐攜手誰我侶欲往殊未能

臨漢亭

危亭俯絕岸漢水望天表遥源瀉金穴高浪灌
朱鳥紆餘轉荆楚萬里合浩渺誰知嘯嵓下悸
然如帶小

雪中三章寄景孺提刑

城頭高樹陟嶙峋坐看江郊灑玉塵恨不同來
對清絶擬將佳景待何人

晚雪湖上寄景孺

朔風吹雪滿横湖衆鳥歸栖日欲晡獨坐水軒
人不到滿林如挂曠禽圖

獨坐

不報門前賓客已收案上文書獨坐水邊林下
宛如故里閑居

湖橋

湖橋北頰花塢水閣西頭竹村霏薄霧紅暖
漠漠輕煙翠昏

推琴

點點新萍帖水濛濛亂絮縈風盡日推琴默坐
有人池上亭中

詠柳二首

玉龍噴霧碧霏霏細枕珠衾照百枝自與侍書
人一處此中全不管峨大之

風外挂簾誇輭甚雨中盤砌奈長何一般草木
緣何事聽唱驪駒爾最多

其二

綠蛾綠條立春後金蝀抱花寒食前行人折罷
自欲去更胃長稍留客輭

郡齋水閣閑書六言

湖上

湖上雙禽泛泛橋邊細柳垂垂日午亭中無事
使君來此吟詩

湖橋

湖橋北頰花塢水閣西頭竹村霏薄霧紅暖
漠漠輕煙翠昏

推琴

點點新萍帖水濛濛亂絮縈風盡日推琴默坐
有人池上亭中

靜觀

十許紋魚弄水一雙花鴨眠沙靜觀只恐驚去
無語憑欄日斜

亭館

亭館倫脩度日園林寂寂經春且遮新笋詩客
莫掃殘花悶人

流水

四首秦僧絕論一篇楚客離騷詎郎彈流水
先生此興尤高

報國

報國無忘竭節居官勿用論功莫問誣誣趨樂
不煩咄咄書空

閒道

閒道幸非曲士讀書甘作陳人爲文自怪逆俗
好畫誰知入神

相如

相如何必稱病靖節奚須去官就下其誰不許
如愚是處皆安

彭澤

彭澤先生未去武陵太守常貧上官幸且容已
下鬼休來笑人

憑几

列傳日逢佳士群書時得徵言自對古人憑几
不煩俗客登門

衰後

衰後常親藥餌晏來頗憶林泉身坐謝莊小閣
心游沈約東田

自悟

自悟空王理勝因知辯士辭窮但了一忘六解
休論四異三同

鷰窩

避雨竹間點點迎風柳下翻翻靜依寒麥如盡
獨立晴沙可憐

道子

綠實填房未滿黃茸繞殼方開爲問因誰勸酒
一時齊倒金盃

采蓮

岸幘客來橋上濺裙人在湖中桂楫閑穿甚處
蓮花荷葉無窮

翡翠

見諸長喙須避得少纖鱗便飛爲報休來近岸
有人愛汝毛衣

朱槿

含露方矜貌搖風旋見離披湖上先生笑汝
朝開暮落何爲

青鶴

常惡靜時鳧鷖不驚飽處鰕魚與吾閑正相似
問爾樂復何如

車軒

平湖靜處朱閣垂柳深中畫橋隱几香煙露濕
竹衣帶風颺

偶書

犢去食苗莫問烏來攫肉休知物須以信相感
事忌於心有爲

北岸

曲榭紅藥影上圓庵綠蔭中門外何人會盡
故來寫作屏風

自詠

看畫亭中默坐吟詩岸上微行人謂偷閑太守
自呼竊祿先生

再贈鷺鷥

頸若瓊鉤淺曲骹如碧管深翹湖上水禽無數
其誰似汝風標

閑書

逐出堪羞子溥歸來可重淵明試問七松處士
何如五柳先生

丹淵集卷十六終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同
　　蜀　李應禎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二首

往年寄子平

往年記得歸在京日日訪子來西城雖然對坐兩寂寞亦有大笑時相轟顧子心力苦未老猶

美故態如狂生書窓畫壁恣掀倒脫帽褫帶隨縱橫詼詭歌詩賦文字蕩突不管鄰人驚更呼老卒立臺下使抱短簫吹月明清歡居此僅數月夜夜放去常三更別來七年在鄉里已忝三度移雙旌今茲幡幡意思倦加以跕跕疾病嬰每思此樂一絕後更不逢人如夜行

贈日新禪師

黑嵂祝融峯窈窕懶瓚巖師也西南人嘗居彼巉巉十年不下山煙雲爛衣衫借問爾何爲法

味臭愈饒妄萌將軋然即以惠刃芟既久關門戶不須更封緘龍神護水餅鬼物扶經由疊足坐蒼石放身依古杉一日望劒門歸心瞥如帆過我畫戟前滿晨投短銜欣然揖師坐未語已不凡再勘自不破誰敢分酸鹹大朴本無痕巧者強削劖師如捉龜拂定不空諵諵

送賓僉判同年

冰霜滿清漢此地送君歸天涯作遠別懷抱殊依依短亭臨灞水楊柳長條稀道傍有寒梅幽

香撲人衣折以持贈君愛之舍春暉酒罷不可留晚鴻隨馬飛

拙詩六韻奉寄興州分判誠之蒲兄

武興山水郡左右有佳處仙巖蟬兩殼（何賈二眞人）佛宇玉一柱（神坑孕金礫（宜口金穴）靈寶洩瓊乳（鄴都縣泉）乳柱石窟寺不辨文字古（傳閻陰鉻）主人好事者乃我詩酒侶安得陪後乘放蕩此歷覩

依韻和蕭誠之春日即事

輕煙漠漠雨斜斜無事常教放兩衙問客江邊

求奸石倩人山裏覓奇花新蔬宛宛生晴圃淺
溜消出暖沙入夏盃盤須准備繞畦親灌郤
平亦

和提刑子功喜雨

時雨已可喜況當春發生入地如流膏浸灌萬
物萌眞宰每自惜繩澤復却晴常時稍霑濕庶
冀亦已榮昨宵忽盛下擲宇翻颿翼高原與庳
陸旦可一尺盈尋觀太陽起紅光吐崢嶸萬里
洗氛濁四顧蒼煙平羣農悉就野上下羅晨耕

父老荷鋤鍤林間笑相迎盡言此美澤天意恤
下旹麻麥固已定預見禾黍成且幸賦輸辦敢
望求他贏次第還與官口復甘別營願常穫豐
稔自覺所取輕言罷乃散去溝壠紛縱橫使者
有職事其喜誰與并高齋聽淙淙不寐達五更
豈不省文移賴此一夕傾天明作浩歌滿紙編
和聲

謝夏文州寄金線狨

天地生奇獸朝廷寵近臣覆鞍須用此投網爲
何人梨栗恩雖厚雲山夢想頻君遠相惠時
爲一沾巾

依韻和子駿雪山圖

一甲溪山六幅中其間雪意與雲容君應記得
飛仙下蹤馭亭前此數峯

此樂

吏散收簿書公館如山居歸來換野服携策將
爲如園亭極瀟灑陰森脩竹下拂石坐終日徙
倚不知夜山月照我明林風吹我清口誦太古

文往來池上行露下覺微凉素南窓歸就枕心閑
神自安達旦得酣寢亂曰嬾守忝何爲日日常
若斯爲言我自爾此樂非汝知

百舌鳥

衆禽乘春喉吻生滿林無限啼新晴南園花木
正繁盛小大皆來鳴藏枝映葉復誰使不肯停
常嚶嚶就中百舌最無謂滿口學盡羣鳥聲自
無一語出於已徒爾嘲嘲哳誇從橫朝朝泊救
高柳上叫破一窓殘月明幽人穩睡正酣

美無計可奈遭爾驚少年挾彈彼誰者安得爲
我來五更

莫掃花

莫掃花從敎花滿地縱然堆積亦何害留之且
重東君意君不見昨朝枝上正芳菲今日庭前
已憔悴中間得好能幾時用此請君窮物理一
榮一謝兩皆空若了非眞本自同但對落英開
酒盞每年如此任春風

詠竹 一字至十字成章

竹竹森寒綠湘江濆渭水曲帷幔翠錦戈矛
蒼玉心虛異衆草節勁踰凡木化龍枝入仙陂
呼鳳徒鳴神谷月娥巾帔靜苒苒風生笙竽清
蔌蔌林間飲酒碎影搖鎔石上園基輕陰覆局
屈大夫逐去徒悅椒蘭陶先生歸來但尋松菊
若論檀欒之操無敵於君欲圖瀟灑之姿莫賢
於僕

詠石

石石陰黑陽白岸胚胚山骨骼天地鎔鑄鬼神

刻畫鯤鯢張怒眼虎兒交鬪額敲如溫玉聲清
洗似精鋼色碧花邊砌爾盡奇品林下磷然無
俗格冰霜慘冽堅操不移塵土昏冥孤標自隔
嘗砌獨立見到侍中家磊落羣居在牛丞相宅
晉時大士常命汝曰聽徒今日襄翁且對君爲
佳客

深渡

前日寒食在綿州牡丹盛開海棠落今已逾旬
過深渡山桃一枝橫曉閣此花乎川最爲早何

乃於此才破蕾化工豈爾用功偏盡爾所生居
絶壑一年春事但自了勿較後先嗟寂寞

嘉川

嘉川之西過新棧幾里朱欄繞青壁我行落月
尚在水水影照人襟袖白繁英雜綠脩蔓上綠
錦纈帶垂百尺清香滿馬去未休賴爾春風慰
行客

青鳥

青鳥客館之東軒前對長江隔層嶂欹危一徑

入林外竹柵茅簷儼相向愛其生事亦自足牛羊縱橫雞犬放安得與爾號比鄰爲作野歌供吹唱

木瓜園

驅馬下高崗吟鞭只自揚溪山過新霽草木發清香浩蕩來江閣縈紆去棧長春風去欲盡樽酒嘆何嘗

長舉

山色滿西閣到江知幾層峯巒李成似澗谷范寬能閣外晴煙落深中晚靄凝無由盡奇絶已下更重登

水磴

激水爲磴嘉陵民構高穴深艮苔辛十里之間凡共此麥入麵出無虛人彼咤居險所產薄世世食此江之濱朝廷遣使典水利嗟爾平輪與側輪

長舉驛樓

爽氣浮空紫翠濃隔江無限有奇峯君如要識營丘畫請看東頭第五重

正月八日峽中新花

深碧長條淺紫芽曉叢無數似霜華只應耻在江梅後未着葉時先放花

贈淘金叟

濯石淋沙不自勞抉光挑屑甚么麼世間有客能貪箋比爾元來得校多

過青泥

鐵山正月雪交加欲探東風未有涯纔過青泥

春便好水邊林下見梅花

過大散寄子駿

纔過嘉陵心自喜歸來一夜寫君書明朝便送曾冰底定有西行雙鯉魚

飛仙石溪

愛此潺湲任濕衣獨尋幽石坐多時日斜徒御應相笑底事教公上馬遲

簫肇諸峯

君看簫筆驛江邊翌壁蒼蒼崖起畫煙正是峽中

住絕處士人休用作畬田

柳池贈丁細

場屋聲名四十年五車書誤一囊錢老來山驛爲監吏相對春風但惘然

偶題

鬢雲雙墮給明珠窄窣羅裙短短襦閑把花枝起新樣滿調金粉畫文輸

天漢橋

風吹兩岸菰蒲乾日灑一汀鷗鷺寒夜深霜月照湖水須上此橋憑欄

望雲樓

南山壯嶺遠如層朝雲暮雨濃若烝樓高百尺見萬里更有底事須來登

瀠泉亭

竹列蒼戟枝餘稠亭開翠幄窓戸幽下分瀠水入渠口正坐小塘臨清流

此君庵

斑斑墮籜開新筍粉光璀璨香氛氳我常愛君此默坐勝見無限尋常人

二樂榭

鼻山北來聳峨峨漢水東下流滔滔開軒直可望百里最愛此榭凌雲高

漫郎亭

鑒城爲洞深且長沿溆開逕閑復荒有亭如許入蒙密誰比次山稱漫郎

涵虛亭

雲外衆峯簪際橫竹間飛泉窓下鳴欲往二樂即歌此胷懷已自如冰清

萌萱亭

日高過竹湖水光風長入座荷花香交紅映綠滿渠下各有意態隨低昂

箕簣谷

池通一谷波溶溶竹合兩岸煙濛濛尋幽直去景漸野宛邇不似在塵中

王氏北溪 榮州

石龜州北羣峯起一去距城無十里煙嵐秀氣

護巖扃松菊滿香泛溪水輕裘肥馬正榮耀春韭秋菘任凋毀待將底物勒移文谷口濃雲白如紙

焦老水墨

之人勃海後所尚亦瀟灑不承春秋學乃好水墨畫鷺溪吾鄉里有絹滑如砑君凡幾多筆爲我禿數把

李堅甫淨居雜題一十三首并序

堅甫既得請太平官遂於長安里第營治亭舘爲逍遥種種之樂已而作詩十三篇遠來見寄且使余亦爲之余愛其趣尚清遠因以累句附其所題之末庶聊以塞命云爾

非精工聊寫意有此古桐聲爲問好彈處誰來聽何事當清世歸來詠考槃近聞新任處不似在長安

右靜居

將何寫幽意有此古桐聲爲問好彈處誰來聽辭行

右琴室

身閑無可奈惟此慶晨昏與客正爭局聞誰休叩門

右棊室

纖細羅几格無限有奇書想在中間坐渾如類祭魚見莊山別錄

右書齋

試品齋中書曾無第二流頑礓與亂條應挂在當頭二畫余之筆固嫩及之

右畫齋

日光明駘蕩天氣暖氤氳草木徧庭檻清香朝暮聞

右春軒

清飈動蕭瑟翠樾減婆娑却愛夜來月滿空寒影多

米鹽辭劇務官觀得清資自取閑官樂爭教俗客知

右秋軒

鐵石枝梢勁氷霜節自圓淨搖風葉葉閑映月娟娟

右竹軒

翠羽攢何密青凡綴實繁誰知人與木俱是太清孫

右檜軒

寒溜日消消縈紆小檻前不知明月下誰與美濠湲

右水亭

未老先求退題庵乃自呼有才須進用能保此名無

右退庵

淨居都葺了餘地盖斯堂不用栽萱草無憂可得忘

右北堂

丹淵集卷十七終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同參

閩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詩五十六首

晉銘

長安鬻碑者遺我古鼎銘不知其所來有眼實未經凡百十九字詭怪摹物形縱橫下點畫不類子與丁試考諸傳說其源已冥冥宣王石鼓文氣韻殊飄零始皇嶧山碑骨骼何妙靈我恐鬼哭時正爲此物靈安得不死神提去詢大庭爲我譯其辭讀之駭群聽

秦詔

山流灌幽阮銅篆發古耀我行奉天縣東以百錢購讀之通二世元年所刻詔謂法度量者盡始皇帝造辭止曰皇帝久遠若爲道乃命斯去疾具述紀其右文章既精簡字畫亦佳妙亥爾

何等人敢作萬世調其爲者非是所累繞一廟區區頌徵末同首皆可弔郡兵厭寶玉得此只揮掉漂流落荒壤千載厄潛奧乃知天宇內事有不可料此物今何爲惟助觀者笑

問陳彥升覓古硯

魏主用死力構彼鋼崔臺當時臺上覓百澄爲一坯燒成比堅玉翠甲橫崔鬼西陵既歸後此地日以摧後歷典午朝群雄力相陋茲臺既已傾此硯只自堆歲久岸谷變埋沒深蒿萊初誰

得耕人剗之研松煤其理密且潤端歙真可貽彥深所有者一皆珍材自言欲構時經歲無一枚琴紋與錫花此乃如瓊硯前日秘閣下重匣手自開示我者佳絕恰用一樸裁形模甚古野用可資怪魁歸來作詩乞願致無遲回

謝楊侍讀惠端溪紫石硯

學文二十年語氣殊未成所以文房中四譜無一精豈不願收貯恐竊好事名自愧中橋然敢假外物榮前日下秘閣謁公來西城公常顧遇厚待以爲墨卿延之吐佳論出口無雜聲語次座上物硯有紫石英云在嶺使得渠常羨其評因取手自封見授囑所擊倉皇捧以拜其喜懷抱盈歸來示家人衆目歡且驚言金我所有硯礫而瑾瑣貴價市珍爆風前試寒泓磨知容理潤點覺浮光清洗濯鑑面瑩彈扣牙音鏘遂剪十襲巾加以重篋盛客來有欲觀稍俗不敢呈願傳之子孫更重金滿籯作詩敘嘉貺比毫毛輕

西岡僦居

出官在秦蜀始末凡十年所治得公宇靡不完且堅中堂與挾廊角翼相約聯頜屬僅十口出都職事叨磨鈆未免僦屋住敢謂須華鮮西岡頗幽僻愛此遠市塵閒得王氏居十楹月四千牀榻衆几外空處無一椽圜涸及井竈坼壁皆相連經庫須俛首過隘常側肩所謂十口者日繞蝸殼旋前時大暑中幾不禁袢延鬱若鼎釜

炊局如猩狌攀走蝸過亂蟻飛蚊劇群蟬今日
奉過之復畏明日然喜見白露節相賀肌肉全
如何下澀雨曉夕常線垣穿惟供改席坐豈暇安枕眠中庭止數步深
已可載船盡室徒跣行一起復一顛京師費耗
地居止實重遷傭料計月入外得無幾錢郤思
已過分僅免親犁田自望於古人若地而升天
小廬焦生高陋巷顏子賢引之諭妻孥吾道宜
此焉猶勝比鄰者寒突無晨煙

閿鄉值風

烈風吹華陰古槐若長呼高沙起黃磧四望如
二鋪上馬低便面據鞍兀長途日晚過潼關行
客亦已疎守吏索姓名沸亂如虫蛆兩目不可
開說之使自書夜至閿鄉縣僮僕相歎慼困定
即洗澀泥土捫短鬚草草具盤飧零落飯與蔬
恨無姜少府爲膾黃河魚

積雨

京師值積雨浮涼皆滿城況當淘決時左右羅
深院有客南河居旦夕隄上行病僕挾羸馬十
步八九傾職事有出入長抱落膽驚都人素豪
怒小官常見輕排闥要穩道欽避不敢爭試欲
效呵止園目根姓名往往被濺汚直落舌與睛
歸來事洗濯袍袴紛縱橫仰首問天公春澤當
早晴幸有好日月何惜施光明

大熱過散關因寄里中友人

六月日正午大暑若沸鑊時行古關道十步九
立脚煙雲炙盡散樹木曬欲落喉鼻喘不接齒

舌津屢涸槽血僮破領鞍汗馬濡膊幽坑困猿
狄客莽渴鳥雀至此因自謂胡爲就名縛所利
緣底物奔走貝炎惡塵心日夜迫欲住不能略
因念吾故園左右悉林薄昔我未第時此有文
酒樂長松借高蔭飛瀑與清濯層崖對僧詠大
石引客酌畏景雖赫然無由此流爍于今只夢
想欲往途路邈所效蛛未立期歸尚誰約徒爾
發短歌西首謝巖壑

閒景遜借梅聖俞詩卷

前日讀子詩快我煩病軀若坐大暑中瓊盃飲琳腴辭嚴意清絶敢謂人所無子乃不自高尚爾尊聖俞爲我誦佳句實亦郊島徒遂云有家藏兩軸如椽麗我方嗜此學常恨失所趨願子少假之使之識夷途

秋居覽景因感所事

閑居閉窮巷拙者誠所宜掩書坐前楹默與天理期是時新雨收物物含秋姿疎簷正殘日曲几方涼颸群雀下空階遂逐顧且隨微蟲出幽

隙繞繞行復飛踈篁挺堅勁不侔草木衰蒹蘭吐芬芳豈異霜露知觀此動與植一一全天資因念物稟生有性各異持夫人爲靈者仁義實所尸胡爲智巧役所有日夜隳不能保其元妄事紛擾爲汲汲以就死所耗無纖篹還本既不完何用冠且衣余因激厥所過攬筆成此詩庶哉學者心讀已而悟茲

彦思示望南山詩因答

余於岐雍間屢走官道上終南百里近不得迂

馬訪徙常飫雙眼引首旦夕望群巒突天起氣勢頗豪王余名愛山者所見亦無量嵩華最魁傑詩之豈曾讓至此覺才弱不敢輒名狀世謂秦土強捨是孰爲壯彦思奇偉士雅志同所尚近自山中來滿幅以詩貺凡是山勝絶鉤胥付心匠驅聯以大語句度實奔放豁若展圖畫墜紙千萬嶂讀之未云徹早自肝膽爽試欲効其說無迹可依傍坐見山所有已若一携杖何當徜清渭解帶濯塵埃掉手入巖谷琴樽樂幽曠

浩溔八極大冥心恣飄颺此意殊未諧臨風一悽愴

朝中條

荆山赴太華百萬如走駝觜尾不相殊前後翻海波既至擁而蹲仰首爭列羅大華勢愈尊引手欲下摩中條從北來亦願依巍峨豈知隊伍弱只類馬與騾奔騰氣力盡群伏飲大河飲已只南望岌然將柰何

寄題咸勝軍守居高明榭

石侯守銅鞮暑居念煩愁營基切城角列礎出
樹杪窓橫四野外轉目可俱了長風落霄極萬
里吹縹緲主人白羽扇日日上清曉琴牕倦承
侶以樂軍事少晴煙抹關闇暮角送禽鳥語客
莫遽歸前林月將皎

仙禽送景遥赴階州監稅

蕭蕭彼靈羽英英下瑶臺楊翹俗采暗振響仙
籟回凡鳥只欲避衆人亦驚猜羅以萬目網雖
以雙翼摧十載困塵土一身伏蒿萊晦色不敢

擢藏音豈能衰飢腸金層實渴吻瓊漿開悅首
事藻刷一飛遊九垓

送呂希彥司門通判河陽

行父須生公相家修潔不類在紈綺豈惟浩蕩
愛古學實亦縱橫曉時事孟州之民爾何幸一
旦得此賢半刺定知未幾政清簡日日染頭詩
滿紙河陽花開酒休詫太行雲飛樓好倚肯因
行縣至盤谷爲訪其間隱君子

送周介之學士通判定州

紫垣之東蕃群宇合四翼天宮積圖史編簡何
萬億介之才藝選此地典文墨縱橫四部內騁
驟千古力久爲光祿校頗倦承明直常言石渠
樹五見美春色前自啓君相得請均外職翩然
駕別乘去矣大河北

又

河北扼虜要定武承其咽分道宿勁兵望之爲
中權朝廷倚注地擇用須材賢黠猶不敢邊兹馬勢愈重豈謂甲馬然將軍廟堂
老御史逢瀛仙合謀運潛略勝氣壯古燕惟當
陪緩帶壺鐘鈴閣前

送柳才翁判蔡州

翩翩河東孫豪邁有祖德二十補楚橡能用口
破賊歸來入京寺不借推挽力驕夸固其宜了
不見顏色題輿蓋本乘入幕乃屈職淮西號劇
者云誰此章君可塞

送張宗益工部知相州

學術深沉久未施晚登臺省世方知詩童好奏
周文廟宇法宜磨魏武碑禁掖便當提大筆名
藩猶自擁高麾應憐共試金坡者答颯渾如鄭
鮮之

送王恪司門知絳州

絳守園池天下誇紹述有記詞聲牙荅官青士
左右樹神君仙人高下花遠水依然尚鈎帶舊
門想已無鞞櫚自憐俗狀不能到此去羨君專
宴衙

送浦霖中舍致仕歸閬中

急趨長拜倦勞勞白笑風埃滿綠袍官味十年
如水薄歸心一日共雲高毫釐已悟蝸爭角文
彩須知鳳得毛且喜還家收拾在錦屏山下舊
東皐

送劉立之著作歸長安因赴安定知縣

西郊晴霧曉霏霏問首京塵一拂衣上國莫嗟
爲客久高堂初喜改官歸洛城氣候花纔動灞
水風光絮恰飛恨不同遊曲江岸與將歌酒記
春暉

送張正夫監簿歸漢州

知已非不遇其如才命違官名疑在夢親祿只
徒歸道路盤危棧家山指落暉好將綿竹頌重
拂入關衣潞公門客秦不出官

新霜

新霜着庭樹葉下如猛刺劉蕭然物容改有若懼
凌挫砌下丹橘落墻邊紫榴破精光竹勁健沮
喪柳怯懦覽景惜向暮感時驚忽過勝事實可

樂開愁本堪唾何當共佳客對此酌香糯

答馬子山節推見寄

曾陪參謁從槐鞪文雅當時最盛傳玉挂好風
橫飲簟翠漪明月漾吟艫石渠金馬余何者綠
水紅蓮子尚然好養江邊鴻漸翼詔書非久下
苗川

紅樹

萬葉驚風盡卷收獨餘紅樹擬禁秋已疑斷燒
生前嶺更共殘霞入遠樓楓岸最深霜未落柿

園渾變雨初休勸君莫上青山道粧點行人分外愁

彥思惠楹梓因謝

秦中物專美楹梓爲蓍葩菓南枝種府署高樹立婀娜秋來放新實照日垂萬顆中滋甘體釀外餚素苺異彥思摘晨露清合持贈我復侑以佳句再拜極所荷珍之不敢盡玩已卽深鎖茲焉遂名產沙苑忽忘麼

彥思有北樓兒寄之作依韻和答

我守居城上樓最宜登覽群物秋偕餐高爽礙翠嶺采檻直出橫清流煙中島與遠靡歷風外巖整寒颼颼主人好事客意樂日夕幸此忘幽憂

閑居秋日書事

秋雨晚蕭蕭端居閑寂寥雀饑爭朽穗蟬病落寒條雲過茶煙沒風歸硯水槿惟當詎圖史閑日底能消

寄題湖州沈秀才天隱樓

百念久不偶歸老東南州地名水精宮家有天隱樓牧捲勢利心欲與汗漫遊出處固以義無爲子先羞

酬仲幾秦州道上見寄

送子入秦處紛紛黃葉間孤舟渡野水疋馬轉遙山明月每夜望清風何日還新詩慰牢落爲一破愁顏

入谷馬上四首

宛轉入深谷一林還一丘搥鞭美新霽把筆韻高秋翠巘雲長合寒灘煙自浮因成憶猿鶴耶此爲遲留

其二

亂竹圍清密垂蘿蔭屈盤晴林風色淡晚水日光寒樹石因誰好烟雲只自漫群峯若相待滿眼碧嶙峋

其三

北谷氣象佳有景乃天設峯巒牙齒錯湍瀨相縈結珍條拂垂袂芳草留去轍自顧塵滿綴安

能住深絶

其四

群山護秦隴轉去轉幽深嵐氣重歷眼秋光清
徹心凭鞍吟絶壁解帶坐高林愛此嵓泉好臨
流浣俗襟

將至隴城縣

數日山林間覩眼復傾耳煩襟一以換飄若方
外士今朝出谷口已覺俗慮起可惜身上衣斑
斑遂塵滓囘首林下游何年赤松子

宿雲屏山寺

翠嶺聳雲端巉巖走復蟠客從塵外入僧向畫
中看月上千嵓碧風生萬木寒平明惜歸去猶
待一鳧欄

寒食

蜀客寓秦城寒威怯夜生火床功甚小酒榼力
何輕月外天無色霜中地有聲王童能具溥數
徹郡樓更

寄彦思時在長安言遊終南

日日望車馬君當何日還談諸思袞袞篇什愛
關關大道風埃惡長河氷雪頑相招早來此擬
欲問南山

寄景遜

別後西城上來須到日曛目迎秦塞鴈心過隴
山雲寂合無如我高懷少似君相思只相望徒
爾託云云

聽天台處士彈琴

處士得琴要誰師師自然爲言秋思好因聽夜
聲圓耳出溜哇外心搖寂寞前廣陵君且止不
欲慢商絃

鳴玉亭簫筆之南

層崖高百尺亭即層崖下飛泉若環珮萬縷當
簷瀉坐可脫赤熱聽宜徹清夜亭前樹膚剥爲
繫行人馬

思歸鳥左右掩作

峽中足啼鳥酸鄉不可聞其道思歸者雄鳴即
雌對前壑雲漸起後山月已背行人畏聞汝一

聲一心碎

夜發散關

風吹古關口萬木響如裂裘涼異鄉客騎馬關下月板道霜鑿鑿石梁溪咽咽怪來曉寒重御愛山頭雪

宿山寺

高峯浮雲際古寺高峯上秋來已灑洒雨後益清曠坐隨明月轉吟伴寒螢響待曉出松關幽襟謝嘉覩

中秋月二首

隔林灑灑生寒浪倚漢岩岩數亂峯記得舊山曾此夕碧嵓千尺坐高松

又

望外物容澄似水坐中秋力寒如刀此身直頼乘雙翼飛上三峯第一高

二里溪濯足

暑氣沉晚樹晴光滿遥川下馬古道側濯足清溪邊勝事樂水石幽懷託雲煙還來振衣起回

首徒悒然

稠桑見荆山

萬嶺鬱叢叢盤雲氣勢雄縱橫誰盡筆屈折自屏風倒樹出斷外亂雲生掩中無由更停馬此意恨如蓬

白鶴寺北軒圍基

祇園隱城角開軒極幽邃日影轉不到君常抱秋氣余茲度炎燠一局忘萬事擾擾門外人誰知此中意

太常致齋閑書寺壁

晚日微明天雨餘竹陰桐影共蕭疎旋移小榻中庭坐讀盡扶桑太帝書

景遜以詩招綦因答

待闕官期遠僑居客思多許時閑日月頼與局中磨

初入二里

樹色交山色蟬聲雜水聲客懷殊不倦信馬此間行

又送劉著作
北地戎馬後獨殘今幾年邊民此天幸縣令若
君賢況自儲蓄又定知摩撫全好須圖善政能
爲作詩傳

送張樸翁歸整屋 二首

一覺落天夢遂吟招隱詩攜家異鄉去變服散
人爲鄙塢雲開後圭峯月上時清秋此高興琴
酒問同誰

其二

山曲水曲處其間皆美田夫君別桑梓此地卜
林泉壯歲可立事明時方尚賢何當再就詔便
恐說終焉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晉

畫厨雜詠

宋復古度支晚川晴雪

霧色變雲林寒光混煙水遥山定何處渺漭繞
可指

晚霽隔遠岫秋容入平林方素僅盈尺咫谷能
許深

冠君玉郎中大蠏

蠏性寘難圖生意在螯蜿伊人得之妙郭索不
能已

小蠏

骨甲與支節解絡充精研手足雖爾多能使如
一錢

黃筌鷓雛

短羽巳褫褪弱脛方岁母也向何處開口猶仰食

滕昌祐芙蓉

雙幹發寒花一枝立紋羽欲品精妙人君當二三數

毛老鬪牛

牛牛爾何爭於此輒鬪怒長鞭隔兒童大炬走翁姬蒼猱八九子駭立各四顧何時解角歸芳丹淵集 卷十九

舍江村暮

鄧隱老木寒牛

蒼崖稜層草芊綿巨木半死生枯龍羸牛日晚巳噍草稚子天寒猶打錢

許道寧寒林

許生雖學李營丘墨路縱橫多自出交柯揮霍裴旻劒亂蔓淋漓張曉筆

易元吉抱櫟猢

老櫟抱癰腫金猢立巔髯當年隴山道似此見危層

引子瑋

蒼瑋引黃麑雙耳誰驚立高原想新霽町疃見行迹

崔白敗荷折葦寒鷺

疎葦雨中老亂荷霜外凋多情惟白鳥常此伴蕭條

孫太古辟支迦佛

調御出火起正念薩埵捧香生信心二士之意

丹淵集 卷十九

在筆外彼太古者何情深

許中正捕龍雷

彼龍胡爲被天譴不肯爲天行雨澤天敕雷公恣搜索龍藏何所忽爾獲提之滿空若曳帛電風電火相卷射雷張兩翅迺但拍拍首尾挽之足雙磔龍力與雷固不敵雷轉威怒龍視睨須臾定見肝胃拆萬力千氣吸格

范寬雪中孤峯

大雪灑天表孤峯入雲端何人向漁艇擁褐對巉巖

晚秋煙波

直於一丈素寫盡千里景雲山杳杳已成秋煙水漫漫方入瞳君應無心得此畫我豈有言能爾詠

春山

岡原草木秀溪谷雲霞媚君筆誰所傳獨解吐和氣

秋山

孤峰露蒼骨疎木挺堅幹高堂挂虎壁爽氣來不斷

梁信羯鼓小圖

高梧間垂楊玉宇極清邃三郎當殿坐左右擁佳麗鼉鼓近香案蹲獸吐碧穗寶几承畫控縞紛交綵袂花奴卷雙袖俛立前奏技君王顧之唉軒無動和氣誰謂一尺素寫遍天上意聽者定何如觀之猶解穢

蒲生鍾魋

寒風酸號月慘苦梟飛狐鳴蒲墟墓叢棘亂礨礧翳野霧古社禿剥倒枯樹下有三鬼相嘯聚初行誰家作疰竹痛熱腫痒快嘔吐塞噎咽喉脹膵肚呼巫召覡使呪詛翁驚嫗忙設賽具茅盤草舡置五路飯盂炙串狼籍布相共收斂各執去方此危坐歎且哺忽爾相視生畏怖有神傑然駕巨牯前訶後擁役二豎此神噉鬼充旦暮其腹尚餒色躁怒鬼過見之悉失措竄匿不暇相告論酒傾肉落雜穢汙覡覡飛蕩身偃仆一入木底只四據一尚把盞愕呂顧一自隱蔽梭巡覘神用氣攝縛束固前死入吻無十步計之嚼嚙或味飫蒲生胡為適爾遇盡之滿卷無一誤筆墨酬怪實可懼持以贈余子何故搖手不取一錢路他日乞詩者尤屢試為言之寫其故

折楊柳

垂楊百尺臨池水風定煙濃盤不起欲折長條

寄遠行想到君邊已惟淚掩

丹淵集卷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 同與可 撰

宋 蜀 文同

明 吳 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挽詩

仁宗皇帝挽詩十首 并狀

同前在草土伏聞

大行皇帝奄棄天下號慕摧咽無以

勝處竊念同本治逐方巖野之人偶用

詞業以干仕進

大行皇帝親考其藝賜之科第尋得

召試擢寘館閣慚僣其親老又與便地

俾得榮祿以給供養不幸前歲遽罹

家禍解官去職持服鄉里居常自謂

同也何人草茅之賤螻蟻之命叨被

恩澤如此深厚但恨未有死所不能

上報萬一昨者大諱之日以故不得

隨從列辟朝夕哭臨臣子之心實爲
大痛伏見山陵擇日在近同寢病初
起復不能奔走俯僶執役斥土荷鍤
負畚以先徒衆謹齋戒撰成
永昭陵挽詩十首繕寫共一軸非所
以盡五內屠裂之意聊以助天下昆
蟲鳥獸悲唫哀鳴之一聲云

緒業承三聖規模盛一王朝廷周禮樂庠序漢
文章殊俗皆歸往蒸民盡樂康帝功如此大宜
享壽無疆

右一

徇速承王後聰明復辟初恩波同海浸刑網比
天疎廣有搜賢詔會無諫獵書惟餘封禪事應
恨缺蒲車

右二

求治親垂詔觀文自著圖何曾懷喜怒未省救
讒諛塵世留徽號煙霄返舊都悠悠增羨驗難
問鬼吏區

右三

寶輅嬉遊少珠宮藝學優仙亭毫媚風帛彖藻煥
星鉤天極推神曆兵防演秘謀颺流今已矣長
共穀林秋

右四

政殿洽丞弼經筵引俊髦未嘗耽逸樂終是過
焦勞歸路三山遠遺臺萬古高小臣無分去定
擁薤歌號

右五

神閨猶烘藥東槃已實氷留恩均器服下詔約
山陵影殿虛綠几皇堂掩漆燈蕭蕭拍城下空
有暮雲凝

右六

浮世期云盡清都位欲傳秉珪徒請命脫躧遂
登仙遺澤流天下重光照柩前幾時來甲觀更
待一千年

右七

被衮纔憑几躋堦忽受同哀奠文鋪帝業謚冊講

仁功竭慶趨群后號咷動兩宮銘旌來輦洽萬
里卷悲風

右八

觱篥離三殿簫笳接兩都堯廵如考妣禹奏省
人徒豈金遊韶石應同去鳧湖愁聞下竹使海
外走哀符

右九

史祝周壇日人憂祀國時飲池無善效頻水有
遺辭仙仗朝三后蕃儀集四夷從今河與洛長

湧鳳臺悲

右十

正肅吳公挽詩 首

虎節歸兵日麟符命使年帝將還二府人已哭
三川清議誰違者高風自凜然佳城空萬古一
壙掩寒煙

右一

泉董文章重夔龍德業尊簡編成故事窀穸與
長存風旛飄寒陌霜笳咽晚原誰人碑有道應
不愧斯言

右二

張中允先生挽詩三首

善頌堂中客華嚴會裏人生爲天所祐沒與佛
相親祖述逾千兩哀號動四隣宜祠瑞筠社永
配蜀江神

右一

鄉校容櫜範閨門慕典刑愛看高士傳欲註淨
名經素節標家牒芬猷勒家銘近誰瞻碧落應

見少微星

右二

文行俱高妙聲名五十秋君恩來草澤子舍上
瀛洲有相身須盡無誰淚不流庭前雲蓋石長
伴影堂愁

右三

張思孺秘校挽詩二首

昔在天彭郡僑居過一冬感君常見訪無日不
相從遠寺携基局高亭把酒鍾誰知三載後孤

家列新松

右一

人前常奉詫張也好堂堂處衆謙和甚居官志
力強當時君壯健在座我蒼浪今日翻相哭無
言問彼蒼

右二

呂惠穆挽詩四首

文靖登庸久朝廷政教隆相門無或議子舍有
如公恩澤非徼幸官榮悉治功至今清論在常

滿縉紳中

右一

帝御皇圖後公居右府時開陳諸議論感發止
嗟咨自此傾寢眷方將正宰司胡爲便淪謝天
意固難知

右二

憶在南邛日家君此忽亡公時帥本道力爲濟
歸喪賤息將何報深恩不可忘如今每念及惟
有淚浪浪

右三

自出公門下常蒙禮意勤相看如子姓交政爲
鄰君每望中書入俄驚遠計聞何時高冢上永
日哭寒雲

右四

張林宗司勳挽詩三首

司勳自夔州運判移梓州路提刑召爲

開封府判官出知華州至華二日而死
巫峽乘軺去涪江擁節還方來赴京兆又出領
滇關解肉川涂瘦顏毛案牘斑音容今遂已清
血爲公潸

右一

候騎排弓旅矛門換戟衣使麾方報入神樞已
云歸闕吏驚來往鄉人歎是非生平幽石在誰
爲刻珠璣

右二

素節鄉評重清芬世閥傳謝家兒姒盛穆宅弟
兄賢展矣茲良士嗟乎不永年西風寄哀調願

爲唱新阡

右三

張道宗比部挽詩三首

比部有學術司勲弟也自省判爲廣西轉運使聞兄死華州一哭而死

學富詞章妙才高志力強帝方知可用官欲漸難量始得西原使纔終右省郎念公今止此無語問蒼蒼

右一

見說閩西訃危腸已似刀撫膺成一慟復魄遂三號舊館州名桂新居里曰蒿九泉休負恨蘭玉滿兒曹

右二

憶在南岐日于今十二年官途聊避遁寛館重留連正喜謀黄峒俄驚棄圃田無由執行紼徒爾淚如泉

右三

石左藏挽詞二首

世澤傳清範戎韜演秘謀雄藩未賜節大壑忽移舟謝氏胡床在羊公羽扇收光華歸今子何恨掩泉丘

右一

晉年陪宴上婚壻一聽新歌一舉杯此會如今嗟已矣擬將何調寄餘哀

右二

丹淵集卷二十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一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雜著

黃氏易圖後題

易以數變以管攝天下之事物橫該直涉窮崇擴遠幽么隱奧無所不及古之人得一緒而力引之舒演盤約以系其說滂洋滉瀁而初若有以可紀者究其推合遷就往往於端末亦自整今之所謂京房之學者是已房既受術於焦延壽延壽嘗謂房必以吾道亡其身後果然豈以其自置太審而尚鑿者歟取六十卦更直日事候一歲風雨寒溫以效其栽休獨以坎離震兌號方伯監司以分至專王之氣主之其事疑頗配不精解勤且勤矣然後人臨文所惑柰何故吾庶先之論由此而興矣庶先少遊四方博學善辯議湛思無不曉貫因悟周流六虛之說遂

孟冬望日墨君堂書

張景儒先公手澤題後

提刑司勳景儒嘗以其先正尚書公手書十九帖示其乃公之守成都時通洛中之家問也厚紙細字勻圓滿幅行楷相寂淨無改竄讀之其間雖與其家人語言然未嘗不以已之治蜀求宜于遠人及戒告其子使居官當務以清愼端潔與人恭順爲意者世之人徒知公生平立朝以風節修謹爲名臣且未知公於其閨門不以

私忘國不以下廢禮亦如是之至也賢人君子修身治心正家以至于任天下之事豈有內外大小之異耶其誠罔以一矣某今見之於公也景儒公之弟三子自幼以孝友聞于人凡公之寸簡尺札盡能收拾裒聚躬自綴緝標爲大軸此其尤完者也景儒謂其曰是不獨自愛以爲歲時霜露之思蓋將傳諸後世子孫使之知前人所爲一切不簡妄知信蹈之是無忘乃祖之懿範矣因捧之愴恨良久某遂借去展玩累日

乃曰昔袁豹懷其父集未始一日離於身孔休源每見其親所寫書輒哀慟流涕景儒高行斯人之徒歟其有開畫扇而追悼持遺劒而祭奠者固未若景儒之所藏眞蹟燦然終身常在乎其目矣於其將還謹題於後

魯肅簡公尺牘題後

余過城因問魯肅簡公向時爲縣之遺蹟有言演覺寺愛山亭之榜公親筆也因往觀焉徘徊其下凜然若在其左右歎息良久顧慕不忍去寺僧可吟復出公書凡六紙煙昏雨浥幾至腐爛乃公去縣後與甘泉經邑眞琛二上人之手書天禧初仁宗爲皇太子公自秘書丞以右正言召改戶部員外郎爲諭德仁宗既卽位公遂參預大政公生平以剛直聞天下故被選爲調護之職當時士論無不相慶以謂用人蓋無誰可踰於公者今觀其字畫與其所以爲書究其留意於舊故周旋委折諄諄訪問無一事不至者噫誠忠厚悱實之正人端士也世何有

哉今夫人少相與從遊乎居勢相若則嘗欲合兩心以爲一交內千腹中一日趨所利僅爭頃步之差則鬬視遠走亟往先就之既得乃反面不復相誰何很鷙恣肆軒然自以我正當如此甚者交相詆毀或盡力排讪置死地嘗試呂視公彼何等人耶雖然彼二上人者能以道行取重於公信亦非泰泰浮屠氏之徒耳因囑可吟令完綴緘鐫之勿妄呂示人會逝七李宋隨計入京可吟委之裝背標軸俾稍其事宏歸携以

過余且求余跋其後庶傳之永久也無疑熙寧
九年丙辰七月癸酉洋州守君灤泉亭記

八師經題後

佛書載地獄事謂與人間造罪業而死入此者
大小相較各以苦惱報無毫髮差謬者其言所
以爲報之狀種種怪異初若不可信然往往呈
露以警動世俗是果然矣吾友直閣呂縉叔叙
八師經述陳氏子事蹟甚詳密乃言其自見聞
也如此縉叔性堅正其語且不妄予遂得此本

持歸蜀願鏤板以傳布庶當世有乖商暴戾務
爲不逞者雖曰已幸免國刑逆天禍完皮革吕
就死亦使其知幽陰之中法令悽楚慘雲不可
得而苟脫矣吕恐懼故或能易心改行以自懾
首乃此經今人歸依之明效大驗也楞嚴道人
繼舒師善化人者人大信之可主此事付此經

白狻猊圖贊

白狻猊圖蓬山太守安子野之見寄也
子野言世傳此本甚古識者謂陸探微

之筆郡有畫工善模搭令試使爲此謾
持去敢求評之余愛其凡用意處非尋
常畫人之所能及此雖不逮前人而典
刑在矣乃作贊以示子野至陽之精動
而爲物豪健趫猛力不可屈伊惟狻猊
質狀仡仡西海之中洲名聚窟厥生其
間萬里中國請試言之大畧詞曰

肩尻抗衡鼠尾蓬勃口哆舌掉耳衝目突竇海
鈹蛟梢空碎鶻虎豹飲髓犀象嚥骨胷胃聳擂
不敢前捽忽時驚奔天出地没有皓然者來何
歲月陸生探微寫以奇筆筋緊肉怒常憂竊發
後人傳摹粗得髣髴有客好事遠以書達掛之
高堂氣象崒犖每至昏夜鬼神窓窣瞥然觀之
寒聳毛髮世有此類其勇莫越爲之贊云大愧
彝訥

覺濟大師眞贊 并序

成都府大慈寺有高行僧曰覺濟大師
繼舒者以某年某月某日殁于其室其

學人文昭其弟子居逸等議葬之於彭
州九隴縣選勝地而塔焉既已又繪其
像於塔中而恭事之請于常所與往來
者文同爲眞贊同爲贊之其詞曰
秘囑震音西南化同毗耶現比優曇倡導演教
危歷四紀計所悟入屈忘其指在在處處瞻承
光聲歸如羣流望海以傾貴主欽依重侯諦仰
寵服恩名取畀天上乃數須盡示滅浮提執窮

其端住東院西丹景山前大乘寺側藏固遺燼
表崇高級是咨妙繪圖寫清眞儀形則然不知
者神

惎石銘 并序

聶侯友仲立漢學制度宋侈爲二蜀之
冠當時子將不知何所得巨石置講堂之後
質狀惎偉勢若飛動昔孟氏僭竊死圄
所蓄者皆寧武軍節度使顧璘所進昶
既面縛是物亦散落民間余在成都往

往見於好事者園館凡自璘許來者一
一皆具欵勒此非耳而其完厚瓌詭上
下可愛雖到茂濯牛奇章號爲好事諒
亦未嘗見此者也治平丙午秋余視羣
進士試於此日暮環繞其下歎惜之不
足乃爲之銘其辭曰

廣漢學宮後有奇石磔砢一抱欹崟九尺怒麤
驤首狂龍轉吞拏空將齕墜地欲坼神乳溜腹
老苔漬額堅包勁骨潤吐活脉誇殺羽人詠窮

墨客敢告存護千古懷碧

盧杞傳題後

盧杞少時已險譎無正行藉父奕清名人不識
其醜爲號州刺史號有官豬三千杞因奏言豬
患民甚德宗爲徙沙苑杞復言彼亦陛下百姓
莫如食之便德宗喜曰杞守此而憂宅宰相材
也乃賜豬貧民立召杞爲御史中丞遷大夫遂
以門下侍郎平章事異乎哉杞也士大夫立朝
能自以其才結上知而都貴位者於古幾耶蓋

常有所因于人然後可以脫塵泥而薄雲霄矣彼因之者或未有以能厭於中雖非已所願求而它自欲以已爲其重行之至此尚宜逡巡顧慮擇去就以避天下之大論一失之已爲當時所謂君子賢人者姍笑不存錄所服塗地矣自昔帝王命相以夢以卜以於左右正人端士以深知其父負于海內之望者既審矣乃置之巖廊之上朝夕與之講議所以安養元元之治動神幾宜靈謀崇固萬世大

業而共爨無疆之休烈乃當然爾今杞皆不然獨以豬爲謀而遂至於宰制天下士民之命毀國章貽主禍頹替壞爛顛覆狼藉如此豈上天以時將涸亂擾攘不可支持而生杞與國俾造此紛紛者耶無乃先以其兆示人謂杞體雖人而行禽獸故使由畜產以進者耶何其本末輕賤陋惡若此之甚也天意若曰杞狠躁穢纔類豬故以豬發其身噫杞可賤矣然天之所以命人而作監於其後者亦已悋矣

李尭尚書謚議

尚書恬簡和裕廉明敏給幼而警悟有成人之志壯且該洽中求士之選兩贊府事再涖邑政居爲僚友之嚮服去得吏民之懷仰常致顯績用傳清議道才美者公常在焉慶曆中魚周詢爲御史中丞好善樂義嘗援賢俊乃獨表公求以自副公居臺侃侃甚著風力事畧細故言存大體上常納其中啓人不知其外迹會廣言路尋當諫職遇有所發彊且不避屢詆重戚謂辱

於要位深排貴寺盡奪其寵勢當時衆論于今在耳既膺延閣之命類委名藩之寄佩越印守杭符建廣牙握孟節旋旆自鄧典憲在洛泊然知止還政就第其有斷積訟止暴役活冤命辨嚚獄公之在官常所從事行已至是與人何愧以壽而沒世亦鮮儷易名之典禮具于國謹按謚法曰履正志和曰莊公之居職乃心夙夜義不勢屈名非訐取考合懿行宜與此對請謚公曰莊謹議

素靈宮醮詞

某年月日具官某今差某官賚香菓醪饌攝行
清醮于大聖金闕真元帝君某伏奉十月二十
一日赦書致祭者皇帝因星文譴見肆赦天下
蓋慮方宇之內物有不得其所而冤憤上激以
成茲變者夙夕警懼無或處寧以至避正殿撤
常膳而深自損抑寅畏天戒欽修聖德如此之
至也復命守臣於其境內神靈之所宅皆俾虔
恪供事以道上如此孜孜之意庶期消伏災沴

以召休應帝君昔顯靈威靈饗元惡棲填
秘奥光景如在其謹如皇帝詔旨上薦圭潔伏
望下從人欲垂享精扈擾攘妖萃祉保衛方國其
無任虔叩激切屏營之至頓首頓首謹詞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二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校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

事有絓于荒忽茫昧之中繇古及下世無俗
書以傳凡智解狹滯不能究度至詆忌蔽人令

弗通思慮所該外物語者率謂在商周誕非經
見乃用擯笑不講錄是皆蒙塞自淺豈寥然壹
盡大方之理者歟其有導神幾宜靈謀混淪焉
行于七形以鎮養乎元元使怪厲不作消祓摧
殄不得橫悍以肆其姦是術也凡王侯保土社
北羣品當知嚮服而尊高之渠可嫚忽耶其所
謂蓋太上洞真靈寶五老赤書云按元始至眞
肇探於太樸之先凝神火庭尋詳曲折煥譯妙
勢爲天奧寶告瑞發應秀映靈都神杖封固長

依跬息大道君王帝諸頁懇請恭受反復難遜
傾倒切至始賜矜諭敕請紫微居齋九旬後昔
付畀然猶戒禁勿得布下是天所貴重若此不
記從何劫運漏隆人世有聖研極鐫胎剖魄識
其倪緒取安諸閟廣寤泰寧傳云東京完水壽
時正一道陵患魘魁悤雜鬧人鬼使異行植幢
嶓山誓刻嚴毒自是判然幽明不殺至黃唐文
缺重琢置昭慶道祠歲久齮然頗剝爛幾泐無
所考宋五世天子英文明睿陞用賢畯命侍臣

趙公扑鎮蜀公致治未暮民物宜順賜潤孔時
川隰生梯蠶饒穀登體腹温飫醬訛勃疲淪伏
不起冠兵弭消寇無繼譁須公平循聲辭邑邑
公固以爲未然復訪悠遠安保方域俾無虞戾
之深計顯効休功件已設施事可託神亦圖崇
修原椽陳汝玉學廣知博古公具前躬舉秘符
練于洞陽瑩煥九霄瑞應蔚彰書簡刻金煇燭
煜煌大陽靈洞俛仰是將惟時諸真嘯命以蹔
詣皇容觀祈必願儻命入太空九光華房擴開
金扃動央靈夢戒勿下傳上館乃當何劫墜流
潔爲靈場築垣繕宮就完種勝初伐石西山蹔
地深宜材洪執鉅輓致殊力工徒愁嗟求策迷

降莫五方完志未朝幼獪肆狂虎冠道師得焉
其詳植石墓形大嶷之傍陰怪震驚捍滅伏藏
後多歷年復治于唐迄今巍如鏤蹟劣亡治平
之君堯舜禹湯詔用趙公付之蜀軀公來民宜
齧暴呴厓太和熏烝百體具康肌燠蠃褫腹果
衍糧境珍萑蒲獄朽桁楊沸舌頌公壽福熾昌
願公光華袞衣繡裳移蜀之爲天下以滂公聞
曰噫是志曷荒有及後人乃利也長或告真文
本先圖蒼可圖營之福招禍禳流蔭西南被賴

高宮翼如綵枅繪梁覆幢其間峙然百常先時
堪輿與公効祥水騰雲幪異軌爾量蜀人其承
永隔善殃公德之深萬世曷忘杪哉末兮峴碑
陝棠

利州綿谷縣羊模谷仙洞記

熙寧庚戌春余還朝過利州通判寇諲恭甫爲
余言近季按朝天驛人云去此七八里巖谷中
有神仙常出見洞口因往觀之自龍洞閣具舟
西下過小峽有山巍然崛起萬仞翠壁如削中
闢大門可五六丈時正晴日光下照有二童子
先出次有一人白衣皂巾曳杖垂長髯襟帶隨
風翩然往來下視久之左右數青衣從行有物
若雞犬若虎若鹿者先後之又有執扇與徽者
隱隱若繪畫甚可愛人之長者裁尺餘舉止詳
緩加人行二十里許乃不見問其下居民云相
傳五代時士人有王姓者種山下盡室欲穫於

此因遣婦去求水婦汲還路有病僧創穢甚滿
身腥腐不可近輒前索飲婦惡之且懼未始見
弛檐走僧遽就器飲始半遂去婦不能易之隱
其事置水田上其家人無長少一來飲盡之婦
以故獨不露口晚又俾婦致饋既至其所得僧
飲餘水者盡飛入此洞婦既不見但號哭奔走
詣諱跳盪如狂人忽聞在洞中呼婦者婦仰應
不得去懊恨至死自後羣童牧叟常慣見不以
爲異近年每至天色開霽則出出必盡日就中
山間花木盛發時出尤屢冠乃取畫圖示予余

曰嚮嘗讀封禪記見祥符中利州路轉運使李允元奏綿谷（縣屬梓）谷內山洞中有神仙見自言嘗往見凡三數人或立或行衣裾皆有異光至日暮方沒蓋此地爾因求其圖之別本以歸壬子秋余移守興元有新府從事賈君琯自南榮訪余於陵陽見圖屏上乃言其向官洋川時常與太常博士陸下詢洞下同立良久其見果不妄指圖之澗壑蠻嶺谿谷磴道曲折出沒一一盡如此俞侯之奏座中遂卷圖去命工摹之且俾余次其事列之圖上余爲記此九月二十三日記

彭州胡氏三遇異人記

熙寧六年春余寓天彭成都承天僧敏行無演在焉爲余言北城有胡氏者名釗字倚天國初時號爲高賢修積善行嘗奉事異僧四王羅漢者置寺住之後有詔俾倚天赴闕將授以官倚天不願仕辭之在京師出入起居與西還之期王日日預言於其家已而究驗盡合無少差者初倚天去彭在道中以至都下人往往見道人被破褐狀貌怪偉常在倚天左右忽問他有不能見之者以語倚天倚天但笑而不答自知王之於此陰護持之爾術士嘗言倚天壽不滿四十倚天過華山謁希夷陳先生先生甚喜久留其居爲造藥一丹使携歸餌之後教以度世延年之法倚天既歸如其訣行且久其身枵然若將翩翩隨風而起云鄉人異之一日有晨叩其關者遣視之不見其人但以杖十七莖倚門而

去倚天牧之卒不知其所以致之者自後胡氏之門愈盛遠今累世矣倚天至七十八歲乃卒余因與演詣其家觀其所謂杖與藥者杖非世間所有之木色紺紫堅潤可愛藥大如彈丸赤黃有光隱雜寶其中重若金玉余歎曰倚天人不能知其所以然者陰行甚密矣所以三異人者常相與遂遇如此警動之倚天雖已去世亦自與斯人游風塵外爾豈俗士哉其孫靖爲進士端厚淹粹爲鄉里所稱余因謂無演曰靖住

士也於以見胡氏子孫承藉其祖之光靈慶嗣綿綿無有窮極者已無演曰然是可記也自余來輿元靖遺人千里致書且求記其事余爲記之

彭州張氏畫記

蜀自唐二帝西幸當時隨駕以畫待詔者皆奇工故成都諸郡寺宇所存諸佛菩薩羅漢等像之處雖天下能號爲古蹟多者盡無如此地所有矣後歷二僞至國初其淵源未甚遠故稱繪

事之精者猶班班可見近世所習淺陋寂然不聞其人此亡它蓋苟於所利而不自取重其所爲之技爾獨天彭張氏能嗣守道人之學用筆設色氣韻標置未嘗輒自奔放惟一謹於良法不爲世俗之心所怵誠可尚也予寓彭累月居甚閒暇日與承天僧敏行游凡出於張氏之手者觀賞殆徧信乎他人之不能相與較其後先矣敏行乃其俗裔也俊慧通博亦善於此聞予嘉歎其父祖之所爲磨石請予道所以然熙寧

六年中秋日記

成都府楞嚴院畫六祖記

僧惟中字慧雅本隸蓬州開元寺後遊成都不復歸其鄉者凡四十年性孤潔不妄與人合精禪律之學善吟詩氣格清謹其徒許之與可朋相上下常呼之曰詩伯可勝罰之能詩者復通吾儒書

學者從質其義日滿座下嬴形垢面破衣敗屨見者不知其中之所有能如是者俗年六十示滅於大悲之甘露道場慶曆五年乙酉五月九日也前時盡傾其橐中得八萬錢委其所常往來者楞嚴道人繼舒曰我將去矣且欲使來者殷雖然用此被噩罵我不敢辭矣且欲使來者見是相知是心以是知見故能祛除諸妄而泯相忘心我爲是功德之意也道人諾之會廣漢劉允文有名於時遂召使圖其事乘飾珠絕鋪置有序叩問傳付寄義相屬一花五葉先後交照信法花之勝緣而畫品者也予舊與

惟中討論五經大義甚重之晝此時亦觀允
文下筆後十七年己酉秋自秘閣校理乞侍親得相
於臨邛郡道人使予記諸石嘉祐六年辛丑五
月十五日東園芳洲亭書

靈夢記

興元府褒安寺戒壇院六臂大悲觀世音菩薩
者乃通判軍府事太子中舍盧洪徽之夫人
長安縣君朱氏之所完飾也初夫人自熙寧年
庚戌歲狀若娠者凡五年不得免夫人曰夕恐

惧世所謂祈禳禱祠之事與夫但有可以爲療
救之術者無少時不孜孜於此逮癸丑冬徽之
移官至自閬中一夕夫人忽夢遊一大寺經行
殿廊下見壞像軀於壁金彩晦剥手足損墮夫
人佇立嗟悼者久之有叟皓然來旁謂夫人曰
此功德凡歷百千萬人所視其間未嘗有一人
肯爲修之者夫人對曰兒不幸累年娃子在胞
得就蓐免茲憂惱可乎叟曰爾果如是自發靈
報遂覺用言于徽之然但莫知其於何所而能
見也十二月余與徽之至寺齋于曲室余方召主者
謫責之徽之遽曰是若洪之室人向所夢之者
具道其一一徽之歸語其夫人夫人曰儻似是
矣遂來觀之曰果然也乃擇日移置前廡命工
如事澡祓垢塗補綴諸缺更日未久物物嚴備
相好圓滿百福端麗邦人競集圍繞讚歎後夜
夫人復夢叟持藥一匕付之曰可煮此飲遂如

其言裁下嗌良久嘔出大小黑白者無算溲血
如煤凡數升驚窘流汗潰決舉體窈然如弛重
墜翌日徽之亟詣余以喜告余曰固有之矣嘗
聞是大士者昔于無數恒河沙劫時在觀世音
如來所聞證妙法獲二殊勝上與十方諸佛同
慈力下與一切衆生同悲仰以無作妙力施諸
無畏觀其音聲下救諸苦自非誠懇堅固信嚮
深切詎能如此感格妙慧以取勝樂者耶以夫
人精意愿篤勤服佛事匪惟今日魔蟲妖惡欲

害於已者即時散滅抑亦自此以往當獲福德智慧之吉祥者無疑矣噫彼世之昏頑庸戾心生懈慢者來觀聖像得不起信心而反善道歟

丁丑記

捕魚圖記

王摩詰有捕魚圖其本在今劉寧州家寧州善自畫又世爲顯官故多蓄古之名蹟嘗爲余言

此圖立意取景他人不能到於所藏中此最爲絕出余每念其品題之高但未得一見以厭所聞長安崔伯憲得其摹本因借而熟視之大抵以橫素作巨軸盡其中皆水下容雪爲深冬氣象水中之物有曰島者二曰岸者一曰洲者又一洲之外餘皆有樹樹之端挺蹇矯或聳或特者十有五船之大小者有六其四比聯之架轆轤者四緣而網者二船之上曰蓬棧筒楫併盂籠杓者十有七人凡二十而少二婦女一男子之三轉軸者八持竿者三附火者一背而炊者一側而汲者一倚而若窺者一執而若餉者一釣而僕者一拖而播者一然而用筆使墨窮精極巧無一事可指以爲不當於是處亦奇工也噫此傳爲者尚若此不知藏于寧州者其謫詭佳妙又何如爾幽有郭煥者善摹寫余亦令爲之郭之平盡有尺寸其可愛與余爲此尤盡其所學其樹石則出於余之手也劉名繼勳爲左藏庫使知寧州嘉祐丁酉二月十日新平官舍

記

丹淵集卷二十二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重
蜀　李應禎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校

記

梓州中江縣樂閑堂記

客有言於余曰天下郡縣之政其守令或謂有難乎其力者氣俗狃狀好犯幾禁之使然乎何獨常指其地而固名之也余曰不然是其謬泥迂曲不達其體而後獲此之論也夫民之所以資而生者求將以自贍其欲其勢不能無動以役其所任之智既爾則情貌矯諭初若不可知其是非利害之形煥然常自兩立矣執者或違聖賢所正之道與國家所制之令者哉我凡以其取聽於已者以義而枉直之無濟以私所以理斷矣郡縣有大小其事有煩約之異才者臨之一術也雖民訟雜集吏書擁進其於隘處但

聞之所以爲政之大氏也無急擊無緩縱禁以檢之結以觸之摩撫柔愿規厲陶突善端姦幾觀聽而盡民自戒告無敢欺瀆曾未逾歲已庶無事噫才者也君亦自顧如此宜順是以就燕佚之高乃營聽事之西爲堂四百椽萃蓄經史以朝夕訓育子弟爲園五十步蒔植鶴木以時節笑會賓友深虛曠潔雅若世外他日寫書畫圖抵余使名而記之余因爲文道其所以爲是之意復以其堂命之曰樂閑以君之政治之閑

而於此爲樂也君學精而才長貌溫而氣嚴襟
矩風尚淹重宏遠如使其立行道之地發畜德
之府蹈切烈之途闢名聲之場可量也哉簿書
言乎治平元年五月日記

梓州中江縣新堤記

縣爲江所環因名之其源蓋出于綿之龍安鹿
巜山衍若二帶其深財漸車至神泉始與諸谷

溪水會爲一西至于羅江南至于陽平匯東南
復吞旁流迺迺浩漾爲洪波浮于縣之西郊歷坤
隅勢下頗壯猛南注折而東斗且闕遂疼擊左
岸土毳善崩歲歲內蝕若剡以刃若椓以帚邑
人惴恐弗安厥君治平三年春河內廖君子孟
爲之令將解去尚訪遺敝及此卽行視歎曰是
將禍于後者失吾不爲地陂而民魚有日矣於
是料材課工趣之成期補完墊漏填築堅峙以
循沿而推軋之其夏大雨澤潦屢集至此力不
勝迺遞迺遁行復走故道積填累傘隱爲金堤

望之岌然直偃橫斷初民來觀萬首如蟻朋行
旅聚讙譟踊躍詠誦今德老稱一口且曰秦之
冰唐之兼瓊嘗以水利遺蜀民至于今神祀
之今吾廖君殄水害於吾邑吾邑之人又將何
以報之哉謹當戒告于孫卽其地以祠世世不
敢忘也君聞之笑曰過矣此非所以盡吾之所
爲者曷足以云爾之德耶貢士賈汝奇等二百
人遲然進而言曰夫古之賢者凡是建立豈與
夫蒙其利者必固徼其所以見思者耶蓋仁惠
浹人其久愈深雖欲已之自不能矣竊謂君之
懿迹與古何愧當附之金石以信于萬年君又
笑曰過矣愚何敢當此願毋言謹以謝諸君汝
奇等退以圖以書詰余求文其言具如此余受
之曰是可紀也迺爲論次其所以云隄凡大小
五其長共百三十七丈高一丈廣倍其高用人
三萬計日四十五隄旣成無有一人議之曰不
可者噫如君者賢今矣

梓州來泰縣重建北橋記

上卽位之明年來泰縣重建北橋旣成其令郭
君經與其佐史君潤辭有請于邑人文同曰經
潤辭不佞竊廩食於此伏自念終無以施短才
立異効鄉者議與斯民興是役以利其往來此
前人憚勞畏議久而不克爲之者工今休矣問
諸左右約諸所以調用民實不艱其供而咸謂
其且當然者經潤辭輒不愧宜其文紀其上敢
以累執事庶因之以傳乎亡窮經潤辭幸矣同
曰唯唯二君之治端幹明以絜便人謹已聞之

長老舊無有也均糸賦平訴訟它人蓋亦有能
之者夫何足書是舉也同嘗觀二君之爲乃有
志於行愛惠之深者勞躬率心旦夕歐勵暴外
風露曾不以懈勤王事恤民隱古之賢吏凡不
過此是可書爾二君雖不見屬同亦將件次休
績揭諸華表之末以視于後人況二君所以來
之意誠且愿耶謹爲之詞云維縣爲梓
之所領西上府治蓋百有三十里蔑岡沓嶺圍
聚邑屋鴈畛慼陋號最險下然寘旅還過此焉

要隙大氏閭中清化始寧符陽諸郡所仰二川
產殖繒錦杲紵薜茗刺繡鏤刻髹治之物與所
市易牛羸羊騾絲蘭椒窠之貨日夜旁午絡繹
乇負羸揭杭蹄裂扃如水上下故北出之道趾
踵相織近郭有澗白東迤西橫匯曲決峭絕傾
斷白昔經制有橋甚偉以利其涉逾五十祀至
和甲午夏潦洚溢遠鄣逆讓噎滀不寫鐫砥陛
岩級礎崩納角楹翹虛羣版散墮日敓月陷以
至大厦庸吏數易一不省問人擯溝馬還淳間

鉤擢攅扶瑣綰覺直如削堅筆如鑄厓廉褾緻
阿榮跂竦湍瀨摶激無以泄其冏風日掀暴無
以液其壯百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
止居者起田野畝牓數十年之利過莫知爾既而行者
耆耋聯行散走環擁登降睨高窺深歎息欣喜
如是累日始肯罷休安有杖者倚柱而歌曰昔
政之鄙寢以毀兮今治之賢條以全兮興事以
時罔齎咨兮取用有度胡怨怒兮無貲之仁濟
斯民兮不朽之利安此地兮同既爲貳君委以

論譔以肖言之矣復取杖者之歌系于後刻石
道下以永行人之思治平元年二月一日記

東橋記

縣既宮於羣山其修隴林麓逶迤受衍分勢而
住爭會于左鯨偃鼇卧尾吻相屬谿溝澗谷蟠
綰破斷蓋菴源野溯瀠湧滌激夏洋秋潦相倚
爲暴故東郊之地少夷陸矣距市門百舉趾衝
道橫裂岸土脆隳舊架短矜庳劣湫下歲累民
一再易登揭蹶漏過者歎愾如是不知凡幾百

年人無謀之北橋成之明日其令經尉潤辭又
相與議曰此既爾舍彼謂何譬之像飾冠弁而
不顧其袂之壞嵱豈威容哉材貲羨贏幸可幷
就遂移工爲之廣陋四揔咄嗟以具無慮治木
百章鼇石百碩覆尾五千枚剖竹三百个役匠
四百指費曰三千刻無橫斂無雷使而告罷矣
噫二君者孰爲其端然負此千室之邑耶發已
之仁與民之利實亦盡其所職矣同復從而文
之以道建置之始曰經者字義府姓郭氏鄆人
姓文氏縣人

成都府運判廳讌思堂記

天下之事物常相與冝稱則文理順而制度得
或鉅細輕重一有未合率病之以爲不當然遂
起衆論矣陋宇之大吾宋盡有之四指之極幅
員萬里旁裁直製界爲諸道其置使以轉運爲
名者常愼選注徃服其職底財賦察僚吏宣布

原墊演沃咋庶豐鞏金綰紵絮天麗地發裝餽
日報丹浮韋走以給中府以贍諸塞號居大農
所謂之半縣官倚之固以爲寶藪珍藏云其所
謂佐者既非擬擬循絮歲月者之所能得其所
止亦當崇大閎顯與主者儀形無欹缺始云其
可矣今其所謂佐者之居舊一切置之尋廢
既復亦踐襲往制回曲庳狹不足以視清曠講
燕休餘某翕然蔽沒蓬藋所淹者未遑營之
職方員外郎霍侯以經行明修所赴宜賴將漕

之貳實以才擢既至攻究內外靜煩省劇隱諺
華儁潛利宜章列城信畏俯伏觀望不煩告論
自底恬肅惟是居處厭不如事思有以增易之
使夫文理制度一與事物相表襮矣龍圖閣直
學士趙公昔總外計其已詳此今復杖節臨鎮
于是聞侯之議志與侯協乃規斥其地墻爲一
圖集材於羨命工於隙合諸意慮授以程品築
隆址植巨屋曾不累月匠以成告危譙支空廣
廈延簷衡欄擁衛牕戶通潔若翔而尚矯將蟠

原墊演沃咋庶豐鞏金綰紵絮天麗地發裝餽
真賞于其下寬衷可以觴宴侶靖審可以籌金
穀壯哉椎乎誠大邦之崇構而外臺之偉觀也
既落之侯謂廣漢郡尉文同曰是乃昔之所可
指處今已化爲佳境爾無石以載疑事之闕將
以屬子子其謂何同曰惟諾退自念昔韓退之爲
王南昌紀滕王閣柳子厚楊長沙叙戴氏常皆
部吏也同今奉侯命而記此職正宜矣其敢以
不敏辭乃次其畧刻置宇下以參示來久然慙

不文治平三年二月十五日記

綿州逼判廳伐木堂記

巴西郡處二蜀之會人饒地腴賦貨繁茂官於
是者力勤于宅應兩道使傳之出入領八邑民
居之利病二千石既主辦于上事以熟至則爲
之商輕重決可否爲其丞者最繫一府之煩畧
蹤體均勢平上下易交有從事可以持未便比
膝較語以相辨白研理之極得平而後去有椽
屬可以覆訴競議法律悟妥詳緩鋪述枉正不

用惴懾以盡意見丞才如彊明則攬衆說之是
以與厥長相名而行故無有不可外人之善議
官政者或齟齬踶踶高簡自用不以誠盡下則
庶務放紛所趍背盭以至民輸冤吏肆姦泪減
龐緻廢亂條紀是則聽斷裁撥猶且未給又豈
暇更營館舍悅書史以偃取佐郡之樂者哉故
子駿來是州而得以爲伐木堂也聽事之東舊
有美宇庫陋偪仄僻而不舒子駿至未幾而宿
積久敝切理以解紛亂梳結內外次序居餘閒

迺撤盪篋出簡冊以治素學顧此地謀高祈之
會羣材溢山流積岸下移運掄擇以足其用增
引欹裂改貿陳蠹凡成屋大小共若干楹軒牕
虛明几案新潔視公事已此焉日暮子駿治易
有閩當世不以其能自爲夸高尚取詩人以道
德相切正之義榜名其楣朋友故舊有來過者
必引納於是講宄不倦迺知子駿非但如衆人
者築觀宇設亭榭以侈已之燕逸蓋將於此窮
交考辭磨瀝心髓以會三聖人之意爾堂成明
年俾同爲之記子駿姓鮮于氏名侁閬中人著
易斷

彭州永昌縣治已堂記

常人患負已之所有而不能自增廣之猶田焉
雖美沃腴墳殖莓蕃猥然弗時芟薅亦已見其
報之滅裂如也其有紬鈆故高懼忽墜務以
不足恥其躬營營焉日求所以勝于心淬愈堅
而礪愈銛者非賢者誰其能之狄道李子忠性
明徹而才果利厥聲鏗然憺于紬紳崇卿巨侯

交啓薦辟今尚今于永昌也其處之譬錘之視
栝圜而丁之睨狍苑豈假施其功而肆其力欤
既至未幾乃構堂于其所居之西北隅闢二室
敞一軒曰蒙曰晦曰默總而名之曰治已脩筠
珍榦羅立環擁寒溜衮衮渠行沼滀茂樾清響
旦夕滿坐子忠公事既休卽來其閒其所以題
之曰治已者有旨夫楊雄曰治已以仲尼曾參
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子忠其尚以我之所
得者爲未厭將酣飲而飽飫乎既蒙且晦而又

默於此期深探而極取之乎噫內以忠而盡乎
心外以恕而接乎物如是豈獨行於世而無所
悔也愚將見其騰于天而沒于淵橫軼于四海
之外孰有一議而缺於已者耶子忠之賢七十
子之徒也見屬記之揚爲道此熙寧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記

武信杜氏南園記

慶曆中武信始奉詔立學郡人杜氏方將教其
子航乃合其州邑士人之議聞府具書召予領

其事予既至暇日多游息于杜氏城南園亭當
是時其處所始經度編列排置未若完具然已
見其氣象雄侈縱衡高廡次第甚設私自念在
蜀士田險陋民屋繁會得平地若頃許愛惜摩
撫分溝裂畦種種蒔植于其間冀四時孕利出
沒相屬號爲中人生涯者百二三爾是能捐倚
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今已見
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荊莽蕪
氏嘗亦指而謂予曰有一子其材性以嗜學家
亦幸歲入有羨可卒就其業後時欲於此飾宴

館於此敞書室於此開讌堂於此闢射圃使四
方名人聞士或至即舍此相與朝夕講肄評議
將瞻給之無暇或異日渠能挾藝業取科級歸
以奮郡官鄉人嘉辰令節于是爲一日之娛以
榮其私此區區也予心尚之後予從官關中相
去逮十年其子果登嘉祐二年進士客凡有至
自武信者語次杜氏園亭必曰夥是甲蜀矣予
蔚幽邃明露宜豁有取必得心適意會實佳境
也復見府中羣公燕集之詩大誇花木之麗池

觀之美予既恨不能再至周覽勝絕且曰夫世
人欲治一物計一事求所以卒償其志願者未
始不齟齬而難合也多矣大抵患力有所不足
而不克成或至有可成而患不能久見以如其
所素望若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始也
教其子以儒術吏事求應有司之合法今已見
其一上入等而再官有名矣始也披荊莽蕪
朽削蔵以栽築基級今已見其巍軒夏宇華邸
而明煥矣始也折本而種擇枝而附今已見華

華華而實鬱梁矣始也痤萌於町扶孽於徑今已見蕭然爲長林而竦然爲高株矣杜氏復末老輕速强健家事一切委其季不問日爲其子營飭所以延候賓友之事於此始也雖役智慮而勞指畫今已見其外足自慰而中無所歉矣寧故曰杜氏之爲此也可謂兼得之矣會其子用鷹者得令綿之龍安躬來求記爲道其所以然

衆會鎭南橋記

士志於學而底其道之深也凡所錯事於理莫不順而於物未嘗有以不合相蓋正性以復渾融粹熟經營指顧一繇於仁義耳中山鮮千端夫淹茂而好善正重而有謀方朝廷初有抱罕之地端夫首以才選蒞其治虜嘗薄城欲肆其醜者甚力端夫先身麾士衆乘陴分制衆具隨宜之虜度不可角遁去已而正總守事勢益專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

焯焯矣大既處之若無事惟其小者顧咄嗟而有所不宜耶坐累家居杆杆然不自廢猶視其所以當爲者爲之衆會鎭端夫別集在焉南出有道素號湫底甌窪不喪病諸往來歲久矣無能慮者時或積雨綿日赤墐散潰傾脽覆簣骭沒股胻噎鬲不吐釀爲汗塗端夫昔已深惻治且未暇殆今視之猶爾議將橋焉其季師皐聞而說之願亦輸其家貲以佐厥役架材通溝琢石補道長袤高廣完好堅直回流變壞坦若無

礙閭里耄倪過者歌德端夫以書聞余求紀歲月余愛端夫好學而信道以資其長才自從宦四方有惠利於人者莫不先之天子亦知其可用屢被旌典委以疆場之任洮西大効世實知之矣竊嘗揆其美志其所以方厥然者必將犁結曜之田如耶律之種乃事始止耳豈茲瑣瑣可盡端夫之所爲哉故書此示其里人俾勿壞靳後世有以原其所先

丹淵集卷二十三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甡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記

靜難軍靈峯寺新閣記

嘉祐元年同佐靜難幕是時邊警不動歲穀屢熟居惟奉詔書謹約束之外無一事可領但攜引僚友窮高遠探古舊發爲詠歌以度閑日紫微山靈峰寺者凡出必造焉寺居城中據山之險有閣北嚮下臨闔闠官居民宇池園觀榭閭市喧合坊陌斜委平坐俯矚無不盡在外之高原大野環擁趨集周之城隍漢之壁壘唐之丘壠淒涼毀落感會目下當時徜恨其主者用智未深不能飛楹走棬直跨嶄絕若是則左九嵕右崆峒不起席上皆得髣髴每一來此雖臚黑尚不忍去自被召供職秘館或佳辰令節未嘗不懷念向時相從於是之樂五年冬奉使歸蜀以故復至此郡授館之後接賓客奉燕飲日日不暇已復遽去卒不能一到此寺但徃來馬上據鞍仰首憶前事感故迹而已時太守都官郎中解公指之而謂同曰是昔君侯之所常遊者惜其未甚顯快不稱其地今將授以規制而改新之君侯宜以文紀其上他人不知詳矣同曰是素所喜命安敢辭六年四月公以書來謂同閣已成磨石乂矣將受代須得記乃幸同把書東望汪想良久心與境絕莫得名狀竊謂公之清修雅潔凡有建置蓋出俗外爲是閣也必能瓌宏偉壯卓立特出蹲踞高虛埒力走動東泉之幽曠南園之蓊密西莊之治麗北湖之清勝宜然四面低色飲氣伏不肖於其下矣同繫官在遠不能陪賓從之末與公燕賞使遠近景物後來所得者無由採撫以就鄙詞之壯觀聊執筆以應前日之命儻後日幸見尚遺略者期爲公以他文補之五月初一日記

邛州鳳山新禪院記

臨邛郡西北皆大山所叢衍迤旁溥深蟠遠走直泜大渡限迾巒詔聳如雲煙涌如波濤晴光陰嵐明昧一屬其間孤峯崒然傑立豪峙首領臨惜此伽藍途入民籍乃以狀聞于大帥端明殿學士宋公祁願以本郡白鶴山中谿禪師淳用主之公隆法嚮善樂受乃請盡舉其地以畀於師師梵行高特有聲南土持大法眼回曠鄉社迅機敏語導接無倦拂蒙去部領會者衆受

說若有神物踴躍衛護螺皷之會遂不虛日禪悅法樂皆自滿慰方便之化城解脫之道場於是乎在師以余昔從事此郡嘗歷覽勝境今復倅州事具曉本末謂記此者莫余之詳署狀丐辭所懇精至因語之曰道以人存地由法盛增福持慧圖爲永傳師固已知之矣余何暇嗦嗦哉其或叙山之靈勝述累世傳山之人紀師爲第一代住持此畧備矣嘉祐六年五月十五日

記

茂州汝川縣勝因院記

縣玉壘南下過笮遡西循皂江左折越大平渡行深入曲無慮六十里至茂之汶川有地曰柘平羣山却立大陸初露畦麻畹稻杳遠空濶披帶麓壤土鮮潤景物瓌麗人物純篤就其佳處有院曰羅漢昔有頭陀德欽戒操甚嚴歲臘居久其徒委散是身獨在常懼其所將底墮落願擇高行屬呂香火得永康軍大中祥符寺僧

義海者付之至惟簡師凡五世也惟簡性顓潔所趣端慎守僧律作佛事嬰癯形晦面不避風雨遠近四衆咸宗仰之既至此地乃圖崇飾伐木鑱崖大輯材礎構廣廈設尊像備秘典納淨侶凡所欲有一一完具殆逾一紀功力方絕以名上列乃錫金號庭堂虛敞檐宇飄動丹明碧照繢繡器谷誠歸鄉之福地而莊嚴之道場也惟簡余之邑人遠來求紀其事問嘗謂余曰青城諸峯惟大崑最爲高厚然丈人上清之望者乃

世俗之所能見爾如吾所居正向其面脉絡表
裏披欵出沒澗壑鉤蔓蘚巔屈折高林巨樾巃
嵸險頂晨霞夕露染漬輝耀湍瀑淙激禽魚啼
譬一日萬狀無有窮極覩眼傾耳不知厭倦此
方外清絕之境世間奇偉之觀而惟簡輒擅有
之山林之人所獲多矣安得君之車馬一至其
地以幸吾言之不誣余聽其說衰衰令人喜聞

回視此身若處泥穽何時濯洗以從師傲兀於
其間哉因命筆綴次其事使歸琢諸嵓石遂以
爲記云熙寧二年十月十五日記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

龍閣閻直學士趙公治平二年夏四月被詔守
蜀明年春三月上巳來遊學射山主民樂也故
事有張栢子者嘗居此學道以是日得帝詔觸
赤文於菉簀雲衢犯天關以去後凡其時則蜀
之人如以戒令約不赴而有所誅責者奔走會
其上詣通眞觀禱其神從道士受秘籙以歸一
年禍福率指此日惰與恭之所招致也自昔語

如此人益起信遊今遠近以期而致者愈無軼
數成都撚集用一春爲常三日不修巳云遠甚
然各有定處惟此山之會最極盛太守與其屬
候城巳出鍾鼓旗旆綿三十里無少缺都人士
女被珠貝服繒錦藻繢嵩麓映照原野浩如翻
江曄如凝霞上下立列窮極繁麗徜徉徙倚直
暮而入公既至喜遊人之遝然復愛其地距城
不一舍而孤嶺橫出夷陸異氣殊曠絕但謂官
室獨與物不比稱明巳召知縣事李君弼賢語
之曰此隸治下載譜籍宜號勝處而模矩制量
諸不如所說奈何議者其咎將付之于守宰歟
予與君其欲對人不愧中在謀其完矣遂授之
宜所月當然者君曰公所命弼賢能爲之乃謂
匠度材悉以良法不煩公不傷私未逾時而巳
云事畢矣爲三清殿爲張先生祠堂爲道宮齋
館爲燕宇便室與凡所以可爲之屋者一一無
不有亡慮三十楹開啓延連輝顯華耶元于雲
際動千林表誠棲眞之秘夏而合宴之佳觀也

自是日有來者嗟頌顧矚聚吻而談曰此地不知化爲榛墟者凡幾年一日爲賢者所經慮芟舊而揭新之詎偶然耶豈神靈所居不可廢待其人而後俾興之耶不然何歷歲滋久而無一有所問者耶蓋屬之於我公也盍延其傳以附地志公因使同文之僚紀其顛四年正月初五日記

衢州龍丘縣重脩徐偃王廟記

惟天之性人以仁其端本完重植深而培固凡

所以設于事爲顛沛反復非吾衆被利則未嘗以妄施或罹遇不幸至委國動民猶不俾一命自我以死而獨吾身負之者既沒其精魂更億萬年亦不泯然與虞舜關陰陽主水旱導宣天心懿依其地吐發靈氣以蒙福于一方有人焉偃王是已衢州龍丘縣有王廟退之嘗爲之碑言王事至悉此不復書自唐元和時其裔孫放爲州刺史即其居修大之今數百祀不知凡幾易至此近歲凶沴忽作他走莽效遠近赴禱必以王得飽背雅齒拜列庭下祝語未既祥報已集田畝野婦歲飫稔食不信殫舜泰然自處蓋嘗語王以爲一天云而棟宇墻級久廢不治騫摧陊爛貌衛蒙沒失於靖密與事不對進士毛維周等視此懼悼咸謂非稱循不脩飾民恭以惰誠薄禮牖積嫚王譽乃相與具材選工改化舊制天落地湧內外輝潔民之心由是益虔而王之威神愈爲崇嚴矣維周因龍圖閣直學士趙公抃遠來匄文刻吕

示後同不能免因爲紀其大畧又繫以辭使祀者歌之以答王之休烈其辭曰

穆既不道今王爲民而遠驅國覆身殞今其靈徘徊而游於吾衢王之常存惟皇之生元元名與日新今悅然若王之在今獨厚王其吕仁死不俾磨今顯以福尸于斯民皇命王之甚重今王亦報以其職水以之腸今旱以之澤民被札苗今王心以惻栽害穫邪今休嘉翕習牲醪今醇醲肴蔌今潔豐歆羣誠

今端莊外與物稱兮進于王堂奉祀以時兮王德敢忘王其安此兮天地與長

嘉州平羌縣新脩夫子廟記

項川道士李有慶過邛訪余謂余曰漢嘉屬邑之文以紀歲月且志此雖然二君與余無一日之舊不以屬他人而儻獨見諉於余意特厚或辭焉缺其望矣但未能知其所以廢起之由爲此復何

讓道士曰闔之其先有屋數椽惟春秋二丁其令始一過其闔爲行釋奠禮者旣出乃闔戸不復顧風揭雨灌鼪鼠鑿潰液爛頹壓墟落如也

嘉祐元年令始平馮君玠創殿一區塑夫子像圖十哲於壁後晏君升卿用安靜操薦者治此景君思誼以才俊子試吏爲之佐二君幹敏而文智參謀同臬地繩基復圖補完縣之秀民呂甕等趨善向教就集厥事願進材用交章委茵起五年季冬之甲子訖六年仲春之癸亥不費公不暴私凡若干楹內外悉具虛敞深靖崇庫有制藝移連連巍譙譙寮寮藏俎豆儲典籍召良師延美士於是邑人之佳子弟抱書楚楚來立門下願隸業于其間者二君咸與之進勸教不倦其大抵如此余曰是能爾耶賢哉其爲也今夫仕進者不自計其中之所有而所治才褊辟則嗟悔怨懟一切放墮不事事或倚上官視聽不相及恣用貪狠推剝其下以厭已之欲是此等天下常不少矣今二君所涖之邑在蜀無

與較其小而能先務教本以篤其俗使詩書禮樂之術日薰染其耳目是知爲政之大端也鄽書期會之末略解事者皆能之豈足爲二君美哉道士待余文持去故述其所言然甚略是年五月十日記

邛州永福院新修桂華閣記

唐紐絕五代易璽爲旦暮建知祥將蜀幸中原紛潰遂反側不脩職貢輒竊號井底旣苟且上下日驚恐延死命豈復議興學舍訓厲賢俊雖

秀頴布列亦自然樸緩無理致暗駬昏部坤文
乃落眞主出羣偶累首闕下四海一治風教宣
洽宇宙涵煦刮濯鑄鎔章聖朝典禮大具陛下
御世光耀益烈邛爲要州地物繁縟俚師陋士
亦備文采章逢彬蔚實愈他郡天禧初計君用
章始縣鄉書奏賦高第是後累詔翩翩繼起至
嘉祐某年凡得若干人來安浮圖遵古好從吾
人遊鄉學業善因建大閣飾素壁咸嗚厥象周
不惟肖榜甲相序籍名規救曰子曰弟勉策晞慕上
會郡人仰止悉自揆余意適後來不可槩梓匠增
人此舉爲勸實博余意適後來不可槩梓匠增

制續工肆巧常願與上人從事上人宜勿用廣
多爲厭壬寅六月十日記

自然水石記

陵陽守居負山悉石西北砌層崖餘地丈許平
夷可屋因植四楹面午橫楣闢幽軒正對大林
高株缺間視遠峰若畫工引淡墨作巒嶺凝凝
時與煙雲相蔽虧愛此有佳趣復靜密公事少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序

御賜飛白書序

仁宗皇帝飛白書乃聖人不可窮之大藝而無所擬之絶學者也法傳之於天義授之於神淵

情睿思下寓毫墨揮灑變動而負藏畜齊陰陽之功合造化之巧宜乎世人莫得窺其至精極妙之端涯者已若夫皇居輿璨貴室琮刻有容摹肖時亦飄墮其能於此以幸而獲之者自將別爲秘襲盡略他玩流畀後嗣傳于無極而況密邇嚴從躬被寵錫將宜何如以奉其休榮者哉嘉祐七年冬十二月戊申帝召侍臣二十有八人觀書于龍圖天章閣又幸寶文閣是日上親御寶跗縱筆華楮貌瑞漉鷹鸞勁環視雲飛

枯古頌序

甚哉物之勝于人也久矣萬利舞于前其心未嘗不艷然願得悉厭於已者所欲一動厥本遂失而不可求既爾將何護持而復能固之者邪彼根種鈍下迷謬慳塞入類既淺餘習未斷者故不足與道此嗟夫世之衒智巧挾姦妄假名教冒資級養已謂無輩視衆若不覩者尚亦雖

耳惘敝不自省覺其神已爲有力者奪去淪虛浮空餘止腐殼猶務以氣自修變改形狀標立高遠誇稱庸惑殊未知一息絕續百骸附紿則隨業散墮瀴隸羣趣沈幽沒冥無可洗脫柰何日日戴此重障了不明悟此尤爲最可憐者也嗚呼幻美溺人之深也如此其有能于其中視之謂非已之常所能有故不仞其毒若水之不能濡膏之不能塗者間有人焉資政殿大學士趙公以台鼎之重再尹於蜀蜀之人三十年中

凡五見公矣求公之迹終未能得或曰公之位既愈高而其色若愈下謙靜恬懿無一易德者何耶曰是亡他也脩真達元總了妄法物有不能勝之者矣所以常撓三旌之榮饗萬鍾之厚固如飄風值劒暫有一映彼又豈能轉之如俳兒顓媚執綸曳俑俛仰顛側誼詭伏罷一由於他人所役邪公既以無事爲治其下亦各以無事安其職化既成矣因苐篇揭月昏衢擊霆輿蹯

序

射中金錢序

學以正治心心以明養神神以玅應物是三者常相爲用然後始能就乎可致之事蓋發乎其內而不失其成于外者繇素具此爾古之君子於射事尤所重擇俟選士莫不先之豈非謂其苦知夫此理者歟提刑廖支張公文章政事之外弓矢之學號爲精絶求之縉紳實鮮其類近嘗以金錢置之畫帖之上以壓其的用明其中之審與僚友競勝約先取以爲樂公徐立諦視一發而途獲之正投其虛鏃若手貫坐客歛色相拱而顧左右驚聳都人數詫皆曰昔人以楊葉銜已戟支伏衆者既大且近何足奇後

彼有餘拙公因作詩以志其事大尹而下咸屬和焉馳寄於同使序其略同曰世常謂夫射而能居所中之多者豈天性之本然在乎習之久而後能也如志不自懈日事於其中無賢不肖者一皆底乎其善矣豈他術耶噫非也是不知夫所謂三者常相爲用之理也彼知之者則不然取於精微付之於手指之間省度而釋惟意所在未有不如其所欲者矣齊工之于削輪鄣匠之于斲堊與公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

彼習之之久而能之於今日之事其道一也者末矣哉熙寧六年正月

種柳詩序

樂蟠地切邊其土燥澀磽瘠雖春陽震憤剖發以導仁氣亦踈散不演潤凡草樹託殖生意結無人許長大柯幹局然皮葉磔然抱節起瘿不中材用豈和理近戕落不霑浹抑西北性慘之明年暇日乘高窺臨笑此童禿曰宜物之術人常與天地相比儗寧有施力顧致不可歟遂種柳殆千根表絡諸道既自指閱各任其地闌迤灌浸期以必活生脉通定一無殫者春條森森夏陰團團會弄蜩鳴蒼翳蕃茂於是彼人乃能識榮落以記時節行者得休蔭無懼暍乏爾變此川谷一若關鋪巨川爲政之大抵也乃作三詩記其事且欲俾後人相增成和者連章以至大軸巨川携入都下示余屬以序予曰事有利於用求成於本無或不謂爲難既成而嗣守之能不毀乃難矣蓋人皆喜善自已出若名于他則萬計沮礙無少假貸者十常八九今巨川嘗此亦已勤矣來者能爲撫摩而不樵薪之是亦賢君子之所爲也詩將刻石於縣故余因以告後人云嘉祐庚子人日安靜文同序

賞梅唱和詩序

蜀之梅與海棠在衆醜中最爲高第他雖號有處殊瑣陋屏嶮苦不可與爲類者然海棠用冶麗妖冨偏擅民家取悅羣目無所遴擇梅獨以

靜艷寒香占深林出幽境當萬木未競華修之特寥然孤芳閑澹簡潔重爲恬爽清曠之士之所矜賞故其第又自高也成都鈐轄東衙園有素芳亭亭下有梅因名之慶曆中四方館使太原王公護兵此邦是花正繁盛公命府尹程公而下七人飲亭上第賦詩道其美石刻存焉後二十年太原公之子道恭醉之用閤門使繼領此職其花依然尚如當時之繁醉之復會其帥龍圖趙公忻閱道運使史館栄公諲仲恩同僚左藏武侯永孚及之遊判職方霍侯交敦誠於此讌集而又詩之語精意新聯照牙映落墨未燥衆吻爭習他日醉之錄以示同俾載厥事同日異乎哉彼梅者生于深嵓邃谷之中又居兩南絕遠辟陋之國幸一得其所託遂爲王公大人所愛惜而詠歌之以傳乎無窮信夫天之生物滿盈于地中者徒芸芸耳豈能令之各善効其所負以取貴於一時耶蓋須待人而然後其名始有所成矣噫果如是則成之之力其勝愈

於生之者耶一人之功殆高茲天耶同嘗於此爲識者識之因序賞梅唱和詩故復云

樗蒲格序

李習之有五木經余常愛其叙所以爲樗蒲之用者始末皆具然其戲最古世之人罕有能作之者故曰木曰馬曰關曰矢之類雕鏤彩飾短長鉅細曾莫識其制度矣忠牧夏公守幽暇日出其家所藏先帝之賜者爲其僚屬講而行之於是盡曉習之之說也如此獨所異者盧曰雉猶閒塞塔禿擻梟之外復加進退二采蓋使其語近爾按馬融張華皆云老子入胡爲此戲楚辭有呼白之語周史載擲盧之事臧質劉毅何尚之高光宗之徒皆以是而立善名也乃知士君子者亦無害留意于此彼王或王洪之黑黯鮑泉蕭望之泥嗜掠惡取禍固宜所鄙焉祐二年丁酉仲冬月十有三日新平官舍序

費先生詩集序

嘉祐癸卯春東平先生以古律五七言詩共六
帙因其甥朱景副書爲三本且屬余以序置其首
余熟讀者累日甚愛之余居常敢言唐人風調
涉五代衰季已淪委而不振及見先生之所爲
信遺音餘響久浮大空至治世而復下今又軋
然發于先生之筆吉甫接先生閒中人少舉進
士白勝冠走四方游名公鉅卿之門命既不偶
退返林壑盡諱其他能而一從事于此凡四十
年探深摘幽愈老益工大抵氣和平而意精新

使人嗜之而不厭也近世文士以篇什自名者
甚衆如使先生之言雜行于其中彼將左右顧
揖相推以爲先余恐先生得所(濮上)者固多傲然
而獨居其前矣是可傳布於天下也

郭令送行詩序

汾陽郭君以成都府節度推官治永泰既二年
凡內外職事官得以言舉善於爲政者共若干
人以狀狥其治其將代也凡遠近士大夫喜以
文章道人之美者共若干人以詩贈其行大抵

君之爲令之術以廉以恕以不自懈以終始之
者一也故吏不得肆其暴而民皆曰是未嘗擾
於我者如是安得稱其治者不交章而贈其行
者不累篇耶其詩君次第爲一編持以示余俾
余題其首將布之余爲之云云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豫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序

送趙大資再任成都府詩序

上五年秋七月丞相以成都守臣當更其所以宜往者名氏陳于上前曰是其職序才業皆可以稱其任惟上之所擇者上凝神久之且曰今海內之蕃域號爲至重者舉莫若吾之全蜀壤土衍沃民俗豐夥外之則八國種落賴之以綏輯內之則四道郡邑倚之以康靖得人而重固異他所須智略沈辯威惠肅給厭輿論之所與慰遐氓之所欲者始爲其人矣我有耆哲宛在東土是嘗屢以仁愛明恕撫吾西南之民其民懷服其信厚逮今未聞有輟敢一日忘去者此將煩之再涖于彼其謂往制無或循襲丞相奏

被上旨乃曰聖慮所及度越常議選委良帥以遺井絡遠人蒙慶不勝至幸於是以資政殿大學士召公於營丘大旆過國詔趣見上衆悉謂公輔臣必以遠解既對便坐獨奉天語雍容啓問移漏累刻惟以願得亟裝出都門并驛歸治以副上之所以待下之意訖不以私請自免以圖便安遂行上褒嘉之馳使勞諭眷委之厚無與爲較先是公二紀之中四臨於蜀蜀人既聞公來男謳於道女謹於竈皆曰我之乂劬安於食而枕笮樂於寢者不圖今日復因於我公矣公既至簡條目去苛暴刷滌梗垢磨盪昏瞢羣疑革而氷消大擾息而波澄未逾月而梁岷之下晏然已爲樂國矣同昔者嘗聞之於公曰夫感物患乎有心有心則接于物也泥而不博蹄理貴乎無欲無欲則燭於理也明而不闇泯諸妄慮照以正見則天下之治安有所謂齟齬而難致者哉蓋公素事於此以爲身術故入居崇廟出殿巨屏曾不以內外曰輕重而一以於其

所無事者爲政治之本凡取知于君而獲愛於民者其將繇此者歟同常欲有所論譔以紀公之休懿會赴官與元道出門下公因授以送行詩一篇俾同爲之序同乃述上之所以復用公於蜀與公之所以得蜀人之歡心者題其篇首凡若干章云熙寧六年上元日謹序

送張學士知嘉州序

熙寧六年秋吾友張益孺自太常禮院求爲嘉

州既得或謂余曰益孺少有才名向嘗以辭章冠國學多士遂優中科等自召試入館凡若干年其踐歷亦已深矣方朝廷急用賢者之時如益孺不補外被寵擢列華貫旦暮期爾何遽求去以自緩邪余曰豈其然哉夫士之所以恃而立于世者固在乎知此道而已矣命既存乎我其所以用舍之者繫人之能否爾惟能常安於中以俟時之所進退自信乃篤也或撓已以求合之雖上嫡寵榮以夸耀末俗其爲賢者一付

清議昧然已爲賤丈夫矣益孺脩正端潔治已有法度今欲使爲賤丈夫者之行其肯邪況漢嘉西南之美郡益孺以二千石於此侍嚴君旦夕之膳其爲人子豈不榮且樂歟以此較彼益孺所獲其少歟彼將奚爲哉初出都朝中士大夫亦有以益孺之行爲可賀者皆以詩餞之凡若干首益孺視事之明日卽走書典元求余爲之序將刻之石故爲言此八年上元甚美堂書

送朱郎中詩序

熙寧三年庚戌三月癸丑同自蜀還臺宿臨潼華清道館朱康叔引名見訪康叔昔守閬中以治稱同未嘗識之而嘗相通書也遇於此尤自喜問其所以西行之因康叔歛然謂同曰不肖不幸少與母氏相失及今五十年矣自省事始能得有告之者然終不能得知其所以歸逮冠游宦四方雖身居于此而其心未始輒少時不營營於彼期于母氏之見也去歲在廣德一日若有所感者遂解官決欲走天下冀萬一或遇

之當先出田谷上雍宜有得道其迹彷彿殊可
信乃斷葷血食刺臂鏤板寫畢佛書薦散於所
經由道區區祈徹毋氏之聰聞至此累日又言
儻在金州者明日且復如南矣言罷涕泣嗚嗚
是時同亦新免削杖聞之摧咽不自勝起撫康
叔曰君尚有母求緊我無之柰何相與歔欷久
之夜分散去同輾轉至曉不得寐因口占百字
詩送康叔謂其精愿如此不獲之神理昧矣明
朝上馬授之而別至京未幾聞長安大尹錢公

明逸表康叔于朝曰朱某鄙棄官本縣尋其母
今既得之馮翊矣宜還之舊秩且褒寵之以勸
激天下當時士大夫相逢遇讙然駭異稱嘆謂
非世之所有在昔亦無幾矣其秋康叔侍太夫
人入都都人逐板與前後擁觀至所居閭巷談
說扑蹈嗟咨至有感慨墮淚而不能自語者如
是閱月而後已上嘉賞特召見復其官又封賜
其母長安縣太君康叔請願且侔河中蔗近母
前所在慰之詔許於是好事者爭賦詩以贈行

凡若干篇五年同守陵州康叔之子雒縣尉贍
之遣使致書授之大輔于前此詩也且曰大人
昔求祖母時其端涯絕未知而公與之詩謂必
得後果然聰之將欲益以諸公所爲刻傳之幸
公復序之使明白同旣已高康叔之懿行又愛
其子能章大其父之令名故爲之云云以警當
世之薄俗以貽史氏之闕作佳傳者康叔名壽
昌今爲駕部郎中壬子中元平雲閣序

送敏行無演序

余於莊周書讀之有年矣愛其善騁高辯一盡
乎天下事物有名相者性分之理輒嘗謂曰是
雖有好爲橫議之士於此固亦無地可以容其
言矣後得僧肇法師四絕論因悟不遷不眞之
旨與無知無名之義漸簡邪惑直領妙慧回視
向之所嗜逍遥齊物之說何其譊譊者哉其有
高不可躡而深不可汲者竊常患之講師無演
自成都來爲余設滅緣之梯引除妄之綆使余
旁羊恣肆造詣無極俛仰一息空色皆盡斯無

演之力於余大矣顧余所獲者何等物耶一日無演盈語余以西還之期挽祇以留屢不能得遂書此以贈別且自見也歷寧六年癸丑季冬

甲申書

送通判張總之都官赴闕序

服道之深者其心必渾融淵虛寬廓夷易乘負確固動不回辟據遇顯處屈約視之槩然弗泪乎中安所自存以充其元焉近世養士不以三代之法成就之使其知此術者甚鮮同官用是

以考質士大夫之賢所爲謂清河張侯總之者斯人歟總之仁以治己誠以接物自登科凡三十年而官不過員外郎位才止治中從事不競勢不倚俗外泊而內靜色恬而氣和其辯論正而達其文章博而粹無躁志無慙語愉如也同往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年拜總之於成都及來南豳復得預總之職事反覆參視無有歇誠哉士者之刑範而吏者之文墨耳今解秩歸闕彼能以賢才而報國者云誰加欲爲朝廷求所以有益於時者用總之

送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

則名知人矣

道士袁君閬中人也其所住觀與余永泰山居相距才百里予昔在鄉里時已聞袁君能用六十四卦推五行配六神使七十二歛言人禍福已發未兆之應一一若目見然竟未識袁君之面也後余典校中祕書幸與士大夫遊近日往往有爲予言道士自蜀來者喜以爻象消息休咎指日無不如其

說郭景純管公明之流也予雖舊聞袁君之術甚精而未敢以是必爲袁君以對之爾暇日納凉於城南道宇有道士出西廡下高顴廣顙狀貌怪偉肅予以入坐堂上予因問其所從來曰來自蜀問何以居此曰往年嘗以占驗得權貴人意遂喜以紫服奏我館我於是問其術誰師而如此曰自居蜀時已得與人授祕記後復走天下東西南北殆遍閬某所有某人善此術者雖數千里必往咨焉質吾所學而遂無疑凡今

所言若牛乃虱鍼見則洞然矣問其姓曰袁氏乃予昔在鄉里時與眡士大夫爲予言者袁君是矣途與之往還一日詣予言諸友皆以字相稱我獨無敢以字請予曰惟正者君名歟夫正者道之所由立也凡在天地間涉形迹該專爲者莫不保之以全其用者也或失之則傾側邪辟龐雜乖戾益於不善無不至矣今君方以是術有名于時爲人信嚮如能正以行之守之以固不爲利欲撓其心若莊遵季主之所爲君

之人未聞此語幸而君子字我又因而規我敢不佩服以終世書以贈之嘉祐五年庚子元日謹序

夏侑字德卿序

古者諸侯有德天子必賞之以樂有樂必飾之以舞有舞必差之以行綴其制蓋自六佾而下侑列也列行綴也夫欲識治民之勞逸者必以行綴遠近而考察焉故曰觀其舞知其德會稽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校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閱

表

賀斬儂智高表

臣某言伏覩進奏院報狀已斬儂智高訖蕩除妖氛天地以肅朝撲兇醜宴灑甚安凡在聽聞

孰不懽快臣某誠慶誠忭伏惟　皇帝陛下機與神密道如天高威靈風雷慈惠雲雨國以內外盪陶醇醲物之生成皆荷覆育宜無癰悍之俗上黷覺仁之尊而儂智高者生於窮涯稟之者蠶氣善教不率狂謀自將嘯聚九眞之徒跳梁五管之地尾掉蜂蝎脣張豺狼驚驅我民人搔擾我州邑　陛下震動英武鋪宣睿謀暫迁材臣略聚銳士大號鎮壓羣頑遁逃奔流它方寄託微命然且質其親愛許以來馴何梟性之不移但狸蹤之自遠憬彼蕃服憚于皇家蔑而弗容衆所共憤乃盡誅其殘孽仍遠告於中區掀揚暄靁芟刈繁穢是宜兼以母弟尸諸市朝大正嚴科了無遺種傳命下諭有生咸知四夷之魂盡飛萬國之手皆舞茲焉盪滅永矣恬寧臣限守邊州不獲奔詣闕庭臣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聖體康復表

臣某言今月日本州進奏官任中立狀報　聖體康復於二月二十三日御延和殿親見羣臣者繩以皇朝忽嬰美疢勿藥有喜大易載無妄之文自得爲功內經明適性之說仰聆安豫俯

積欣歡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乘熙明之期荷富盛之業抑畏萬務焦勞一心無逸豫以爲懷有憂勤而自戒懍乎若海寓之大惕若奉祖宗之休乃身氷淵所事霄旰屬履三陽之候偶羞六辨之和而九廟護持萬靈綏祐僅逾旬浹已復恬寧親臨中宸燕見

庶列氛祲蕩滌天地所以廓清羣艱欽藏日月所以光耀輿情既悉黨議相騰況今遐邇乂安左右賢哲願裁思慮游神清燕之深庶召嘉祥享國厖鴻之永臣幸逢聖旦忝受邦恩限此守藩無由詣闕臣無任瞻天望聖喜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乾元節表

臣某言臣切以統當大火聖人乘而上臨月在正陽眞主稟而下降寰宇遇乎嘉節黎庶陶乎

盛時和聲激揚協氣充衍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合天地之粹德祖宗之休誕靈中區撫衆率土繢世而治歷年以深仁恩滂洋德教醲厚顧羣萌常願於崇報盡衆美難酬於極尊唯逢慶辰乃祝寧等巍然而峙者山嶽浩然而流者江河齊同久長無有窮盡臣被惠累世叨榮遠藩限守符章阻陪班列遥望天闕臣無任頌神禱聖踊躍忭蹈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恭謝禮畢表

臣某言今月十二日大慶殿恭謝禮畢大赦天下者講盛大之儀三靈集祐沛厖鴻之澤萬寓蒙休錦隱歡聲之馳熏烝和氣之發浩若九土熙然一春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紹會于齡之期乘臨百世之統崇立禮樂而標于永古燁明制度而盛于前朝念天地生成之深必謹精純之饗惟祖宗功德之茂當崇配侑之文爰諏季商遂就吉卯具祼容於

廣殿協大報於圓丘邦 浸融國典尤備顧惟已事沿此推恩思與元元之繁共均簡簡之況號令迅而風下仁慈滂而雨流臣幸遇昌辰屬臨遠郡即時分告縣邑輯呼軍民宣揚聖謨曉論上德傾嘑藏之厚賜挺猌牢之衆辜坊歌巷謹耄舞稚蹈悉能祝 陛下享無疆之壽願 陛下隆不拔之基羣口皆然累日後已臣限以職事不獲陪賀闕廷無任瞻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明堂禮畢表

臣某言伏覩今月二十日赦書到州祀明堂禮畢大赦天下臣已於當時呼集官吏軍民宣讀曉諭仍下所屬縣鎮施行訖者禮行路寢講昭曠之文詔下中區霈汪洋之澤頌聲飽滿叶氣熏烝天子降大饗之儀史臣書盛德之事一朝鉅典萬世洪猷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纂嗣崇徽屋度越虞華之孝增高商乙之仁以調展三載之精禋存五聖之舊矩顧惟　仁廟之世嘗奉合宮之祠念將循仍俾閉謁隆以示降神之重以彰配帝之嚴精虔致誠靖謐終事將均禧於四海爰發號于九閽盪垢滌瑕赦過宥罪陳租久債潛烈幽功咸在此時盡蒙其惠乾坤泰定日月清明諸產昭蘇太穌充浹臣方當盛旦出守遐州雖不能陪在位以駿奔實亦幸與斯民而宣布臣無任瞻天望聖歡忭踊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伏以月正乎陽體六爻之剛德日盈其數具五位之生成聖人所以出而爲乎大君上帝所以命而撫乎下土嘉辰在旦綿寓皆歡臣某誠慶誠忭頓首頓首恭惟　皇帝陛下文備堯明智兼湯勇無治不究有爲必成自履廣居益新大業立帝王之紀將欲度三皇之先齊天地之休豈止饗億年之久常臨大寶永覆羣生臣久去明廷叨居遠服屬縈采組是爲有守之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同天節表

臣某言臣聞天之所以生聖人蓋表章於後世國之所以得明主期保祐於斯民乃　宋重熙惟皇嗣守在傳而盛德天縱居尊而寅謨日新故得荒忽之遐辟陋之鄙衆泳游帝澤重灼皇明逢慶節以在茲載歡聲而無已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繼堪輿之大紹宗

祐之休上帝鑒觀羣靈擁衛是故月臨于巳六陽備純粹之精日次於旬五緯合生成之數誕彌聖質對越昌期所以靜淵疏通剛健中正齊堯等禹軼漢踰唐文淳武嚴惠敏威肅雖然舉四海之內願報於帝力極萬寶之重豈酬於化功惟於降聖之辰共祝同天之壽臣幸陞仕版竊玷儒林屬紆郡紱於遐垠阻級朝裾於廣撼願言致頌與世同辭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正旦表

臣某言天道運四時之功惟春曰首王者布萬方之政以歲爲端大和發揚庶彙蕃蕪羣靈儲甚盛之祉兆姓禱無窮之福備矣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稟五精之粹會一氣之元襲九廟之丕祥荷八殫之大統日躋乃聖天祐其仁諒臨御於三朝固昌延於億載臣方當盛旦出領遐州阻陪漢會之朝徒祝堯封之壽遙瞻象闕限守魚符臣無任望天祝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賀冬至表

臣某言天地既復示一陽生物之端帝王其乘萬壽集躬之慶惟是撫內外之臣庶於以禱邦家之福禧盛德溥將綏區永賴臣某誠歡誠忭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荷堪輿之寶籙承宗祐之神基睿謨益新聖度愈遠皇明徹乎幽隱惠澤浸乎洪纖遇此昌辰備諸景貺臣蒙

恩守郡待罪踰年拜綵仗之前阻聯華冥望裔雲之下徒想清光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賀以聞

爲楊侍讀謝官表

臣某言才短而治劇務或解去則甚安學荒而爲近臣若忝冒則誠愧讓避不獲兢危以居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竊念臣素無它能本自孤立天授介狹世名拙方偶塵宦遊誤應官使約已以道豈敢謀身而自營納名於忠常慮報

國之未効命與羈蹟職多曠悤惟賴聖神之知
憂寬罷軟之責嚮蒙枚拭使辦要煩召至外臺
入陪會省簿領倥傯愧財賦浩穰顧匪撥以非能
慮讞斥而不暇止幸滿歲將從外官甘終散僚
分絕榮路伏遇　皇帝陛下繡飾治道興崇化
原簡求多聞登采衆善演導聖智鋪宣神猷天
閣之嚴署才臣而訪問書殿之秘列儒官而講
陳此之清聯當以碩望況今者侍在列吉髦盈
庭宜親遍才用副嘉選或下授於羣鄙實有辜

於選掄然臣少雖從師又已廢業性弗解而自
蔽心不磨而愈昏古今之宜究極而未至典籍
之奧討論而莫精將何以上補宸聰遠答天眷
重煩綸綍難避於新恩退伏縑緗復尊於舊學
庶盡一節少裨萬分臣無任感荷慚恐激切屏
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丹淵集卷二十七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二十八

宋　翟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　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　建先

表

謝就差知興元府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伏
蒙聖慈以臣陳乞特除授臣知興元府仍放朝

辭者便私之請輒昧死以上聞從欲之仁遽推
恩而下及臣何爲者幸至是哉舉千里之大而
使之撫綏顧一介之輕而敢不勤瘁望過心悸
感深涕流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念臣誤緣
科名竊遊館閣是正謬謬學問淺而未精講磨
本元才識短而多泥居中無補請外尤頻嚮蒙
朝廷俾守仁壽當奉行條詔之始固勿憚簿書
之勞踰年於茲庶事頗集殆將滿歲當趣還朝
因念骨肉衆多道途緬邈加有爲累之婚嫁殊

無可仰之耕桑何所賣埏邪之田徒爾索長安之米以再求僻郡少緩私門豈謂伏遇　皇帝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寘詿誤使紓南鄙之紱剖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么麾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臣無任感荷聖忭踴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興元府謝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慈就差臣知興元軍府事臣已於三月十八日上任訖前伾爲州愧無善狀仝叨易地竊荷優恩退視溢滿之材薦霑汪濊之澤揆其不稱常爾爲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西南僻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於淵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所願不負於官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亡纖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過分至止盡室安然竊觀風物之宜實與鄉閭之近庶事易輯羣情相通顧雖羸庸粗可臨涖此蓋陛下照以天光函之海量俯矜愚妄特寘詿誤使紓南鄙之紱剖茲善地實曰鄰鄉川陸寬平魚稻豐美顧惟多士有願往而不能豈爾賤臣或陳請而遂得被恩若此圖報用何止俟交官即赴新治誓盡么麾之一節庶酬汪濊之萬分但竭愚衷敢誣天鑒臣無任感荷聖忭踴欣躍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洋州謝到任表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洋州軍州事已於十月十三日上任訖解麾漢水之陽卒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冰殊恩嶞露愚衷常虞僭責忽污廉聽遽賜矜從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生西南僻陋之邦本草莽孤寒之士守章句之學曾未達於淵源登詞賦之科幸且緣於階漸期行所願不負於官粗知廉耻立身之大端素識忠義報國之名節以至四參郡事三佩守符曾亡纖疵上抵明憲惟憂所得過分

不敢別有妄營止求便麾屢瀆嚴衆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憐其雖愚而未至無狀許以堅請
而尚令有爲惟洋號曰小州在蜀最稱善地所
樂有江山之勝其養得魚稻之饒疆界甚遠而
民人樸淳牒訴不繁而獄犴希少比之前治事
不及於一分在於愚臣心實知其萬幸惟勤夙
夜以布教條事有未便則裁而失中民或不然
則論以循理誓殫駑鈍仰答鴻私臣無任感天
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陵州謝上任表

臣某言臣伏奉勑差知陵州軍州事已於三月
五日赴任訖竊以陵州在崎嶇山谷之中城壘
邑屋與巒領澗壑相爲上下所領縣四戶口裁
三萬稅錢止千三百緡租不滿萬石土田瘠鹵
民頗善耕稼然其性推質各守護本業不惠作
訴訟爲之長吏者但能奉論朝廷所以愛養遠
民之意外惟輯簿書趣期會而已如是亦可謂
之善辦夫職業者而臣此時輒當斯任豈不爲
至幸哉臣誠懽頓首頓首伏念臣顓蒙淺
陋素無才術但偶以辭律獲中科選既而用此
復列館閣惟是稟賦羸薄動涉艱梗凡自近歲
已來愈罹患難連綿家禍幾濱於死纔得舊官
復以罪失臣常自念生平蹤跡如此而欲久居
圖書之府重費太官之膳苟福不稱是必轉爲
咎悔臣嚮者所以懇求補外願以所學施於有
政冀獲萬一上圖補報頻煩天聽千叩不避誅戮伏
蒙 皇帝陛下天地父母涵容養育察見幽隱

遂賜矜恤不惜千里遣臣試守此州最爲僻陋
殊無將迎之勞加復其民素號易治臣之得此
誠極優幸若夫均稅賦簡徵役撫惸獨明冤滯
臣亘夕區區所以留意於其間者願持此効仰
答恩賜策駑鈍不知止息臣無任喜懼交集
誠悃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復官表

臣某言某今月一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官誥各
一道伏蒙聖恩以祀明堂禮畢特授臣尚書祠

部員外郎者議禮不當奪官至輕固宜終身不復舊秩豈謂今日再蒙新恩緣聖主謙右仆之洪儀致愚臣歸左衽曹之末屬被命忭躍撫躬憂惶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身寒微受性迂闊偶從鄉版獲隸朝紳迹甚羈孤勢無援助加以讀書不能究其根本臨事所以失其源流當獲罪之時人皆謂其末減在布慶之後天難酬其大均此蒼生況蓋伏遇　皇帝陛下執道之公御臣以一昔之行罰蓋懲其疏略之非今也

推恩式示共昭酒之用臣愈當循省敢怠操修惟勤討論庶備驅使誓殫耿節圖報鴻私臣無任感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九月十六日進奏院遞到勑牒官告各一道伏蒙聖慈特授臣度支員外郎仍加輕車都尉者錄此微勤進之榮秩念無最績徒被優恩欽閱訓辭交橫感涕自顧漂零之賤常霑優渥之華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念臣出西

南僻陋之邦本田壠孤寒之士偶緣文藝誤中科名二紀歷於仕途一生困於末路若絕陞之駸駸屢挽而莫前如隋岸之積沙將通而輒塞所以爲大常博士自首至尾也僅十年轉祠部員郎既得復失也凡三次蹇難若此窮薄使然退常自循本因無狀用何才業稱是寵靈得居班聯已過涯分屬晨年之末減在布慶之後伏遇　皇帝陛下發天地之德而溥生開日月之光而徧照枯根腐柢猶以陽和側隙窮涯破

敢不恪奉官業究行民政誓殫愚効仰報鴻私臣無任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慶曆五年

臣某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賜臣慶曆五年曆日一卷者切以王者求天之端用正厥事聖人合時之序乃繼其神是故凡當改歲之初必布授人之法以頒宣於列郡以

揭示於羣吐使之奉行罔或遺廢臣某誠惶誠
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仰規洪宰俯育
黎元深詔疇人精窮統母撰定歲律編爲國章
賜諸守土之臣諭彼食毛之俗使之知氣朔之早
晚識功緒之後先順本陰陽調爲玉燭臣謹當
被受敢怠施行捧戴之初忭躍無已臣無任佩
恩服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七年

臣某言都進奏院遞到宣一道伏蒙聖恩賜臣
熙寧七年曆日一卷者竊以天道運動而生時
所以合靈文於璿蓋王者遵承而布政所以定
寶曆於清臺步日月盈縮之纏均節候早晚之
序以示萬寓以明兆民付諸守臣謹是奉宣臣
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惟　皇帝陛下摠元
立極執象求端御六氣以宣和撫五辰而在宥
於是訂考靈曜之說正斗位以無差造撰提格
之書成歲功而有緒編研甚密推測尤精臣於
此時寵被其賜謹當仰虔君惠俯親農期俾逾

嘉生庶迎協氣臣無任瞻天荷聖激切屏營之
至謹奉行謝以聞

謝賜曆日表　熙寧九年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
熙寧九年曆日一本者上天運至神均陰陽之
氣而序成四立之功者謂之時聖人命有司推
分至之度而編爲一朞之事者謂之曆大抵皆
因萬民資用而立本蓋慮忽有一物過差而失
宜故每於首歲而成書必布之諸夏而垂法君
心溥愛民意交歡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伏
惟　皇帝陛下體合道淵用符天緯謂度類生
生而有理當謹候於陽秋謂黎元泯泯而無知
必先明於氣朔途俾清臺而鉤校實如靈憲之
精微是則卦氣効而無災診之虞月令正而合
發斂之節盡蹲庶俗皆底大和臣幸守半符叨
承中旨謹當宣布不敢廢違臣無任荷恩詔喜
忭激切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林大卿轉官表

臣某言正月八日進奏院遞到誥勅牒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光祿卿仍放朝謝者詔下九閽實從於簡顧職通三義遠屬於孤平被寵有殊仄身無所臣某誠惶誠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早編仕籍乂玷榮階積處艱煩粗傾庸悃不圖眷諮之賤自企公忠之爲盡蒙寀深體恩節用絕衆援進由上知出付巨藩入均會省權寄之重者三路嘗備選求宦游之貴者九卿屢叨除委上課雖否取尤則徵退念所蒙每虞不稱敢

期省錄復用褒遷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象天高明與日臨照覆露旁薄光輝顯融顧惟衰朽亦在存錄念以乂業加之至恩品序清崇屬以頒大官之任訓言溫厚勉其紹先子之休拜命云初懽懷茲甚以何才効可答深仁臣方佩守符遠臨邊屏能綏輯羣武撫緩遲旰以赫揚陛下之威靈以宣浹陛下之慈愛竭臣短力綏主西憂盡已之謀畢生以報臣無任感恩佩德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爲夏宮苑仲州上任表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知邠州已於十月四日到任訖領戎轄於維陽愧無善狀易守麾於邠土遠沐殊恩拜命之優省躬而畏感頓首頓首切念臣材甚梗鄙器非通閎徒以偶逢展之榮叨延世之幸因玷官簿踰塵使階凡名劇煩亦誤掄委然而宣寵輶之力雖勉而不前慕殊尤之功以愚而莫致宜投散地尚畀雄藩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大和浹人廣庥容

物禮遇先臣之厚慶流弱嗣之深再使臨民用觀爲政臣器雖至淺心亦自明敢不履蹈氷淵佩服繩墨撫養百姓訓齊三軍願竭涓埃之勤庶酬天地之造臣無任感天荷聖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謝轉官表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進奏院遞到勅牒官告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司封員外郎仍加上輕車都尉散官賜如故者分三郡之符懸無後効

考四年之績濫進前行被命優華撫躬惶戢中謝伏念臣本生寒賤之族幸遊明昌之辰官叨清曹職冒秘閣費廩祿已逾於二紀隸朝紳亦預於五遷恥從宅求榮自上賜此蓋伏遇 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御世操兼術而取人是致庶虛復膺叙轉敢不益循涯分更厲廉隅上堅報國之心下固立身之節忠義大者死生以之臣無任銜恩荷德喜懼交集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丹淵集卷二十八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之二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同參

蜀 李 應魁務滋 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啓

謝吳龍圖啓

某啓近者伏蒙知府龍圖諫議爲某發章薦於朝廷乞召還書殿以備諮訪者聞命彷徨撫躬戰慄伏念某材惟朽下性實稆疏稟之自然確不能變然而纔於爲學之始便識立身之端唾詈語諛憎惡詭激惟嗜古人曰仁義者飾諸已不隨世俗謂富貴者移于心所以自從登科已至游宦二紀於此一節不回雖然官升朝省久軏而難遷職隸館閣一置而不問中間累經患難固亦自安困窮私念既無援助於當途常謂孤迹之有依蔑在穢陰之所覆每自戒飭庶逃譏

訶伏惟某官學洞聖賢之深器懷公相之重臺
諫風采至今凜然藩鎮威名所治肅若其如好
引後輩曲揚小才忘長醜於流離采下體於對
非謂某自登門館已歷歲時知其亡它憐以甚
憃今茲守土復忝在提封考其効官之方參以行
已之事雖亡善狀可免嚴科遂抗薦章特形褒
語蒙見輓之若是在論酬而謂何謹當愈勵清
修益勤素行所貴異日獲在洪鈞之前不後它
人亦預巧陶之末過此以往未知所裁謹奉啓

謝不宣謹啓

謝運判韓都官啓

某啓近者伏承某官特爲某發狀保薦聞於朝
廷者反覆堕事狃因循九謂綱條諸無作目加
以地產豐夥俗習偕豪疆戾相高孤弱無告某
止能爲明杜直聊正典章惟存至誠豈有它術
伏遇運使少卿選從中扆委付外臺旌別羣僚
臨按一道猥收蒙鄙曲爲薦揚取困轅間奪燕
竈下施之寶校飾以珍徽俾滿長途使備雅樂
存憐若此感激無涯惟務操修庶酬知遇卑情
無任佩荷深切之至謹奉啓稱謝不宣謹啓

謝成都知府啓

某啓解麾漢水之陽愧無善狀剖竹洋川之上重沐殊恩退惟謝薄之姿薦託醇醲之蔭已須
條教謹佩箴規切念某性本椎儲學無根據誤
中太常之異等獲陪秘府之英游蹤跡甚孤
媒援絕寡常務以繩墨而勵已豈暇學脯葦而
事人衆皆怜之盡謂其不肖獨無愧者自知其
當然況其幸之已多於所請而常得矧茲刺史
之職任實曰難才惟是上官之保存方能免過
此者伏遇某官以高才與學而陞法從以奇謀
妙略而居要權總鈐兩道之兵符提按諸城之
吏瑣向嘗備吏已荷庇蔽今復爲州又煩提教
屬守符之所系伏冀昊以無由跂引崇嚴下情
照任喜懼交集之極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中書啓

某啓郡易其名罷當還館詔俞所表許復爲州
從人欲之便安何君恩之寬大重煩宰制竊有
兢榮某已於三月二十八日到任上訖伏念某
門地至寒資材甚淺宦塗蓐品儒館陳人學每

強而不商命初稟而且薄從仕二紀罹憂百端
居嘗自知分蓋如此鄉因乞守於鄉近曾未滿
期而地遷既屬減休之員實虞轉徙之患遂陳
悃愊仰瀆朝廷敢期下貸徼求再蒙寵寄此蓋
伏遇某官以經術講大政以器識觀羣材輯和
衆功製冶元化所以陶鈞之下無坯埴之差丈
墨之前盡輪轅之適用環所及雖微必收故茲
叨庸亦被掄委敢不飲食王事寤寐政經對諸
吏民之言諭以君相之意凡云麾政止在矜寬
庶知爲國之仁少報代天之惠某無任感荷激
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文潞公啓

某頓首上季夏極熱伏惟樞密太師侍中台候
萬福同違離門館玆已逾年想望恩關豈忘夢
寐自顧寒賤之品不敢非時奏記貴平掌縣令
到州伏蒙侍中存錄孤生特頒手誨丁寧告諭
若語子姪奔騰浩蕩揮灑累幅開緘之初勢欲
飛騰伏誦數過暖如布帛出詫儕友盡恨不爲

已物歸示妻孥皆云便是家實台躔引照部室
生輝昔人有受細林之言而退書諸紳獲山陰
之字而別爲一泰豈與不肖今日所得相比儗
哉佩服嘉貺榮望已足珠璣滿斗實輕此惠来
言藏去以傳世衍同無任忭蹈激切之至謹奉
啓謝不宣謹啓

別紙

某出入門下殆三十年賦命薄淺牽挽不上侍
中每怜孤寒顧遇不替凡列左右温慰如一同

所恨窘迫急於救贍不得居官輦下日趨恩屏
得郡於此至爲牢落山谷之中殊無氣味飲食
之物藥劑之品悉仰它處速不能得已過五十
漸入衰病生平苦學自知無用閑方僻所且冒
祿食實亦自愧矣侍中常賜存卹敢此具道某
上覆

謝王尚書啓

某啓某近至幕府少謝尚書爲辦東行之惠以
某之散冗以尚書之貴重其謁見接遇之禮止
當一賜之坐一召之食則其體宜矣而尚書厚
自損抑絶去崖岸延引勞問言貌温悦遊騎燕
席皆許參侍有所過慢一用恕悉此尚書立德
之隆取義之重爲之而可也其如某之負抱靜
無所有使之將何以報尚書如是存眷者耶某
此者幸得試職文館尚書將旦夕召用歌勳頌
業煇耀尚書之休懿者某僅能爲之是亦可以
對今日所蒙之萬分爾漸遠軒屏某無任瞻系

激切之至謹奉啓謝干涜威重伏增恐慄不宣
謹啓

謝提刑謝司封啓

某啓某近者竊聞某官以某備吏於所部之下
怜其亡狀之迹不能激昂奮迅自求所以比數
於人亦已久矣故深欲車推而緼汲之使不至
留礙沈溺乃持其姓名覬有聞於朝廷之上而
且謂其亦可以施用於當時者某蒙德之厚將
何所有以謝公如此之覬於門下者哉某不勝
喜懼交集彷徨展轉之至伏念某出於孤賤資

品殆不能及於中人學進士本無望遂至於顯榮止欲求升斗之粟尺寸之帛以免夫終歲饑寒之患不幸天與之性使之簡介而專僻於人事殊不通曉常自顧其中枵然無它奇才以求知於人欽嘿羞畏固未嘗敢輒一開口問寵官耍人巧少餘論執之以爲進取之階從讀書應舉及第守官以至遷改資序召試貼職皆以在上者之人見愛謂某所行道途後日當必至其所至之地乃相與極力牽挽僅能致如此之今

日雖然所獲能幾而已似夫不可當得十年之中罹禍難被囚苦蓋瀕於顛隕屢踣之危者實屢矣昨蒙除恩粗得試守此郡正謂居明公提按之下殊不敢儕於隸人有斯須自便之懈循大端略冗目擊豪暴撫柔良如是焉而已矣且欲勉在賢人君子之側不使少有罷輭不識之過以取煩於茍賴或至於不可留以爲民之師帥又懼取煩於啓上而斥去之豈謂某官以恢博之量通察之明砭相官屬內辨良苦必以某

庶裒椎緩甘守頑藐偃然自治以安不肖垂戾下閔將酒濯而熏祓之使焯然發光焰出文采從學士大夫之後無或少愧某被賜厚矣言之無由以殫其爲感之心矣其如所以日念報稱而以事夫駸駸不已者焉有阻趨瞻實增戀慕謹具啓謝謹啓

謝張度支啓

某啓近者伏承某官遠馳輶軒下歷敝邑傾望之始人皆憚於嚴明按視以來衆盡蒙於寬假官吏識提綱之體兵民忘持斧之疑才賢所臨風誼斯在竊惟布郡國之政皆以分朝廷之憂然於察廉必用照恕有智力雖短而顧無貪之惡有措置或爽而能盡公忠之心至如決罰微涉於笞杖之差區撥略失於闕移之緩整比未稱占對稍愆此乃衆人常情庶事末節若次第皆指以爲罪則煩碎下無其所安須存其權使盡乃術伏惟某官治已以禮示人不疑通達

以該乎物情文雅以飾乎吏事凡閱諸日生求
大端但觀爲治者何如其人曾莫更問其至小
之過深副上詔大懽羣心其退自省循實蒙存
錄惟堅其守用塞所知畢情無任感忭激切之
至謹奉啓啓謝不宜謹啓

謝張提刑啓

某啓近者伏審提刑郎中不以某無狀特論薦
於朝廷者承命悚愧處之不遑竊念某生於遠
方世事昧畧叨稟賦不厚諸無所長止好讀書幸

輒登第聞闕二紀患難百端雖通籍朝閣隸名
儒館而自顧不肖常甘退藏向得此州實滿素
望驅勤飾拙僅以逾年至於簿書紛叢獄犴煩
瑣丁寧區撥眩曲辨明權屈姦頑撫字悴羸未
嘗一日敢懈於公謀免過尤恐負除委心勞如
此才短奈何豈無不然上達有位伏惟提刑郎
中取人無備接下以寬不職之愆過蒙覆護非
次之舉復爲翦揚荷所眷存敢忘報稱惟期勉
懋用答奬知限守塵符阻趍墻闕某無任感佩

慚忭激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宜謹啓

謝田京待制啓

某啓昨侍燕坐親承誨言以心相矜存意在推挽
荷德之重撫躬而榮竊念某稟生甚微爲學差
晚勉道不至强文非高偶塵賢科遂去民籍一
命佐府止安勤愚三年歸銓幸免愆曠比調薄
候之暮蒙依臺使之庥赴官未期託跡于是此
者伏遇都運待制持介按部驅車過州倒祭摹
名進拜崇采接以温裕已被寵華之深憐其單

平復形思意之厚退念所守何堪其承再惟顓
蒙本喜論讜公有奇節時方盛傳止能竭豎
儒章句之微撫賢者忠義之實會以逸事張之
累篇或揣之於樂工或附之於史氏歷世茲永
大名其新惟持此懷庶答盛眷乃惠

謝都運傳諫議啓

某啓伏蒙聖恩授前件官已於去年十二月二
十九日赴上訖莫府承寮已編吏稍嚴臺取庇
謹佩官箴省已楊孝側身悚覩伏念某處地遐

絕託宗衰寨易業耘茂網術鉛槧專尚以學妥
追源流偶程其文謬玷科選既策足以從仕遂
刻心而首公願殫勤愚儻稱恩過向宦西鄰幸
逃過尤此官南國誓謹名節然而賦守椎滯云
爲拙蒙深繫賢明大與寬假伏遇其官德厚而
載才高且通接物於誠待人以恕西道籍用簡
君相之憂列城承流聳士民之望其幸以耿迹
邁于洪庥常祈台光有照隰漏止營寸劾仰報
全仁某無任喜懼激切之至謹具啓謝與犯崇

重伏增戰越不宣謹啓

轉官啓

某啓考績中臺叨奏成於吏劾引名便殿獲席
進於朝倫服寵命以優榮授孤衷而悚越切原
夫歷代之典最重者太常之司有虞之隆兼禮
樂者秩宗之任惟周之盛次天地者春官之聯
其後取名各殊定品尤貴於以表國家盛大之
義謂其練朝廷公華之文既爲之卿也總正其
端原又設之丞也佽助其區處苟非達聖作明

述之奧辨功成治定之宜識無不通才有可議
則何以槩隸此扇濫塵厥官就失慎於選掄是
輕蒙於柵誦如某者出在遠蜀生於窮閭自會
高已還而未嘗服官因文物之盛而輒自嚮學
性鄙棘以非穎文支離而不工偶叨薦書獲冀
仕版贊佐兩郡周回十年上官交章謂其可以
任使本部按詔乃曰當乎叙遷有持所得之科
名爲引久行之恩例銓啓上列宸音下俞超居
衆前使異平蹇速趨雲陛之對親遝天言之臨

錫之恩章命以通籍乃署此職以榮其躬何不
肖之賤生受常存之要秩迺幸孰與其緣有來
此蓋伏遇某官平誠接人用恕及物凡在顧矚
悉生輝華剔鏤梏液而冀成美材鎔鑠堅頑而
使就利器茲所蒙被實由前賢揚退惟暴冥粗識
依嚮某敢不夙夜自敕起居弗寧率道而行狥
公以處貴少收於治最勉後報於恩仁心所記
藏書焉簡編卑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謹奉啓
謝不宜謹啓

上知府吳龍圖啓

某啓仲夏毒熱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卽日某蒙恩伏念某違去左右倏焉三月嚮慕旌棨發于夢寐候問之簡念常愧仄實謂明公愛恕臨下須煩寵答所以用此有如情略仰計崇量曾莫垂責伏惟鎭撫方面安靜如堵暘雨時節稼穡登嶄善良伸展蓑豪屏縮治蜀之績轉閫乂矣惟虞鄧席之缺卽下鋒車之召西南民吏求借不得某出入門下十年于此被顧良厚實

越倫輩今復試守支郡獲依使莅蒙賴台照日晞光燄敢不夙夜恩懋厥職上報大君之殊惠次酬明公之優眷符守所拘阻趨嚴屏乞上爲宗社精調寢餐某卑情無任系戀之至謹奉啓上問白候不宣謹啓

賀昭文文相公啓

某此者伏審昭文相公寵被明詔召還宰席朝野之士揖拜相賀誠以相公器度識略實冠流品洞明前世經權之會探究當今治忽之體用

獻文字啓

某啓某荒闇鈍吶幸庇迹於麾下以某嘗用文字進取科級以某官有重名于當世復仗使節臨莅其上固宜整緝舊學奮先諸人以獻左右爲下吏導名姓於上官之禮然猶省慮忖審欲往而復卻者二年于茲矣無他實謂本期用此

以求一顧之惠或懼惡其蕪雜苟亂聽覽反獲
投棄之辱職是故嘿然者久焉今歲官浦有旨
召試在幽蒙蔭局事甚簡時亦强自搜剔嘗新
補故聊比綴实以備其事雖日無取詎敢藏匿
今輒繕寫古今雜著共二編上塵台几裁制之
暇願賜披閱可進可止唯俟嚴教干冐威重無
任戰慄之極不宣謹啓

丹淵集卷二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國 朝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 一標建先

啓

謝趙龍圖舉自代

右某啓近見本州進奏官報狀竊承知府龍圖
舉某自代者心隨驚飛汗與愧落自已不稱人

自代某愚何者公意乃然大雅所爲固云謙抑小人當是能不悚兢念蒙此童將底云報唯當益謹素節上酬深知限守詔條阻趨塵戟引領門下無任感佩激切之至

謝館職

伏蒙聖恩授充前件職者程文禁林幸被詔寵列職秘館謬叨恩榮度秉栲屝撫已慙懼伏念某出自遠蜀生於窮閭逢時之文從事千學性自樸鄙才非淹長險磨簡編力不逮古撰綴靡

語强無由高名聞寂寞跡緒奇蹇退守舊業田園皆荒進于榮途道地愈遠嚮縣選藝閭里偶塵薦書外名殿廷誤中科級是後更佐兩郡行周十年近緣公車入改朝序尚茲僭妄敢爾僥希攀援前人引列著令愚悃上達宸音下俞委之者儒較以舊學金取者衆獨知寂艱洎試淵題加多穴思小巫未進靈氣已銷大匠在前汗顏不止飛景將入蕪音僅成機杼不工痕疵固滿猥當奏覽常待報聞敢期清流亦用微品竊

謝圖書之府英儒所躔亡似而居有靦其面靜惟之致良有所階此蓋伏遇某官奬育微才推揚介善言辨臧否人爲重輕眷茲單平陰所提振是致懦品亦升華階惟精乃心以辦厥職庶酬已目無玷恩陶甲情無任感荷激切之至

謝提刑度支

近兒本州進奏官報狀伏蒙提刑度支舉某不次擢用者無狀之人本自丱於散外不訾之舉期特畀於褒陞被眷優隆省責褒愧負伏念某生地至遠如人且微起家學文擢第從政殊無才術之可用但守勤愚而自將圖書之淵謬陪於俊茂禮樂之府竊玷於班聯居常懷慙敢自謀進獨以親闈之便得茲鄉郡之歸職事沈迷廩食尸素幸諸公之在上顧匪人而若存無責其瘝重爲之地此者豈謂某官大與芘賴陰相薦論謂宜召還不次擢用施此駑駘睽之孱庸慮聞于他或議其過斯蓋某官常賜延納屢交語言察某之性椎鈍而少文揆某之心斂默而畏

動持此之見抗然以言況如某之所爲實在時
而不肖既不能激昂以取夫榮耀又不能潛伏
以休于幽深徒容其身以累於世然而伯陽所
尚者知止仲尼之與者有常仰惟高明用此采
錄敢不益敦素節勉尚清修惟堅所爲以俟其
報

謝運判舉陞陟

伏審運判職方同舉保舉某不次陞擢者聞命
之初撫躬而愧竊念某生無肖似起自單平偶

然讀書遂爾登第止知公忠清慎曰涖官之本
不能矯曲儉媚妨隨時之爲用諸公之薦而升
朝闈蒙先帝之召而入文館常淡厥進以安其
愚蔬菽自持默默無競向求鄉郡視寢親闈得
茫公庥已深天幸運判職方一見如舊二年于
茲故常掩覆其不能未始督責其無狀已荷寬
假敢期薦論茲佩德之至深復何言而可謝唯
將慤節上答已知卑情無任云云

謝成都府并三司因權邛州

近奉臺敕俾承郡乏已茲涖政常爾兢懷伏念
某學術非深才具至短其叅選懦所向拙方爲
治中之官殊恐不職行太守之事固非其宜然
而一紀之中三來於此事體素習民情相諳雖
若偶人之臨猶爲編戶之信止循舊貫敢立奇
名但勤學製之工庶免代傷之醜惟煩厚庇以
保孤蹤引企門閫某無任系戀云云

謝府尹并二司因磨勘交予

將遣一棊之滿出入門何嘗三日之疎威采震
上官之嚴文儀簡屬吏之禮曾無督責常與撫
存凡燕游之地許其來從有詞章之事多以見
屬仰被慰錄他無閒言某自知非木石之頑公
垂眷有丘山之重事已還治心爲衢仁前此違
離實深感愴此蓋某官神襟浩粹德量淹宏扶
持草茅毀去崖岸周旋接下不以勢力而自高
款曲推誠蓋存信厚以相待遂使庸妄居嘗傾
依里壍裁一昔之行門閫若千里之遠惟勤職

業以答愛忘庚伏在秋嚴漸遍伏乞上爲宗社精調寢興某卑情無任云云

謝夏宮死

右某嚮聞幢節之行敢用竿牘之獻以道榮幸得依美庥豈期照存忽賜還答顧此畀陋當之悚蔑此蓋知府太博蚤相矜憐厚自謙抑禮劒於下情感于中即欵迹以瞻依但盈懷而聳躍卑情無任佩荷之至

謝宋國博

伏承某官寵被宸恩榮開郡綜將馳慶牋以謝莅覆或領珍牘何勝悚蔑伏惟遍判殿丞資猷敏明操履沉厚又從仕治夙著官稱嚮疇邑課之殊茲貳藩條之重車音未及輿意相歡某幸以瑣材獲依巨蔭臨風以企與日爲深卑情無任感荷并躍之至

謝夏宮死

右某伏審顯奉宸綸榮持郡節凡叨巨薦舉集驩悰恭惟知府宮死太博世襲公忠天資毅勇才明以斷德厚而温屢更軍律之雄進領使權之重時惟景服上所眷求護死丘之兵已聞寇入布幽國之政實自選行茲承治裝匪遠戒道

同幸以蒙悾獲居庇存瞻趨有期企聳以俟某
無任系望欣躍激切之至

謝三泉知縣賛善狀

右某此者祇膺朝檢移領郡華已試薄才輒臨
庶務方馳誠而往謝忽遺介以見存伏惟某官
盡忠孝之家稟禮義之教風成懿德休有令名
尚綰邑符固淹輿論下眷僻藩之守特修鄰士
之歡佩荷惟深紀銘曷盡謹奉狀謝

謝諸郡

右某忝奉邦恩俾臨郡治消辰以吉視事云初
退省已以無堪實懷慙而甚厚心之所恃賢者
相依幸託庇於鄰城敢睎風於懿範某官志勤
育德義切成人儻拙政之有聞願美言而見教
感所磨礪存諸鏤銘尚遠瞻趨徒深跂引

謝韓少卿

伏審榮奉制音寵移潘命郡縣聞此吏民驩然
恭惟慶慰伏以運使少卿性稟淳明才周敏給
自歷揚於美仕皆夙著於休庸有忠績上簡於
帝心有惠術下充於民望蜀之刻部太半被於
矜存邦之要權未幾聞於召用西南爲地漕運
須人豈無餘敉之未安即見良謀之盡講某猥
臨支郡託在洪庥雖勉居於千里之封實徼幸
於二天之庇限居守印阻謁使旌引望車塵敢
通郵訊云云

回蜀州王郎中

親老待養求侍於慈闈君仁推恩許臨於鄉郡
至官以近屬事之叢常欲爲諸公之書謝所不

逮卒未有少時之暇致之無由靜念稽違深懷
悚戢敢期存齒之厚特往封縢之先乃眷甚隆
其謙益至伏惟某官全守正重望端持公忠自歷
榮涂皆揚顯譽而能敦奬士之節厲樂人之風
雖此么麽亦蒙顧與布詞以麗將意其勤荷德
殊優爲顏已厚正嬰官守之冗阻奉窴從之遊
引首使麾無任企向云

回嘉守楊郎中

向者某官持節爲州驅車過郡獲瞻符采甚慰

久傾之勤款奉燕談益資霽見之陋遽爾去德
缺然爲書視禮之疎撫躬而愧遜承撰日榮此
臨官將効馳誠先蒙賜教厚自降接雅存謙尊
某官冲量粹溫令猷淹茂文章貴係簪組名家
茲假長才屈爲遠守方成踰月之政已布載涂
之謹伏巢勉輔生經寵綏多福

回郭國博德容啓

伏審被中宸之恩進上庠之秩聞命將慶貽書
忽先蒙禮見存換裘且愧某官稟才端厚挺質

粹溫早歷榮階游著休績茲膺帝渥實獎年勞
未獲瞻依豈勝係戀

回彭守鮑郎中啓

伏審某官被命作藩消展視事將馳慶幅先墜
華函雅意謙冲鄙懷慚懼某官寬裕宏偉端方
勁嚴蚤著殊能薦揚膴仕惟天彭之古郡乃井
絡之名區民俗淳和壤土饒沃訴訟甚簡幾至
於鞠扉教化易行豈煩於餘刃將暢善課即見
褒遷咫尺壇圻聆遠風度敢祈葆毓以慰傾瞻

丹淵集卷三十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同參

蜀　李應魁務滋

吳　吳一標建先

謝提刑張郎中

伏審提刑郎中奉被榮恩按平祥憲西南列部上下交權伏惟某官器度淹閎資猷敏給奧學洞群經之本高才通庶政之宜家傳文章世仰

方格豈獨推於人望固自結於主知朝廷之慮者實在乎遠方郡縣之失者恐失乎中典當從謙正乃屬賢明嘉命初聞輿情已愜某幸茲守郡養在提封顧蕞陋之微材託均穰之厚蔭限拘左印阻詣前旌

謝韓運判

右某近蒙高軒遠按下郡地既辟陋事皆因循某向此臨邛比裁閱月雖常整輯尚未安完以至簿書遂甲癸之行倉庾亂新陳之次運判都官持心近厚垂意見存和顏相臨温語下逮譏訶免於群掾敲扑寘於諸胥重煩文移勤與教示某乍茲試守竊已蒙休始常懷寵輭之虞終實荷蓋藏之賜感銘斯極跧伏無忘

謝提刑張郎中復官

右某近服新恩再居舊秩曲臺議禮既失於討論重屋奉祠亦罷於敘用久負寡聞之耻忽叨洪沛之榮受命云初灾身無所蓋此官凡經於三拜故爲謝慙致於一辭豈謂提刑郎中猥賜存憐重垂褒借念歸華省謂所行之例當然喜動沖襟見相愛之情如此敢期部使深顧州僚謙固已而有之禮待人而厚矣心之所感言不能殫限領守符阻趨寶闕

謝梓州知府大監

右某伏審知府大監榮持使節出總藩條爰自下車遽茲閱月政已成於樂易頌皆播於中和九重擇人一境蒙福恭惟知府大監德由世積學有師傳性厚以通才高而敏踐楊仕籍該練

政經所臨之地則民實宜焉凡建之功則上皆
信矣泌陽美績與古相參蒲坂休聲至今爲盛
惟是左川之重寔爲全蜀之雄聊藉撫綏庶安
遐遠即聞迅召別委嬰權其占藉提封領麾僻
郡文移冗密訊記稽違當道譏訶但深心茹儀
未伸於邑子心常系於邦侯限佩守符阻趨賓
闕某無任聳慕激切之至

謝鳳州都監供奉狀

右某去國十年守蜀三郡居常渴德坐失爲書

此奉疾郵之來忽承累幅之惠過蒙存錄深負
悚惶伏惟都監供奉才辯而文性和以毅向閫
註誤偶滯騫翔賴昭洒之既明當選掄之甚適
勉期善養用對優恩瞻晤未皇企延徒切謹奉
狀謝

謝西鄉西縣中舍狀

右某近被中除猥遷前列豈謂眷存之厚特形
慶賀之深感佩良多摘裁罔既謹奉狀謝

謝提刑學士

右某近者伏蒙某官特迓盛節來按偏州磴道
崎嶇春泥險滑屢涉郵亭之遠頗爲車騎之勞
然幸瞻依實慶廢弛泥茲褊陋久曰因循雖自
勉於剸裁但未安於稱捉此者某官究詳所治
霽抑其嚴尚相嗟憐不賜譏責豈惟無狀獨承
故舊之矜存以至群僚亦有依棲之蒙賴拜違
未幾系戀良深限守郡城阻趨臺府卑情無任
感佩之至

謝運使按巡狀

右某近煩使斧遠按州麾簿領猥叢網條棼弛
重勞檢詰悉免譏訶豈惟不肖之蒙休抑亦群
僚之甚幸此蓋運使少卿寬於臨下誠以接人
念其間有所未周蓋於理實亦可恕使新後効
與霽嚴威高軒遽還畏途正機計神明之所佑
想福履之尤佳某限守郡符阻趨賓閫其諸感
佩莫盡宜言謹奉狀起居兼謝謹錄狀上

謝運使司封

右某啓近者伏承運使司封爲某發狀言於朝

廷乞賜召還者無用之才本自流落不訾之擧
遽辱薦揚伏念某椎縵不文孤平少與初登仕
版便圖行已之見聞屢祈藩待專務究民之利
病頗聞治狀未至乖方用此免衆人之見譏因
而獲上官之垂眷伏惟運使司封學問深博資
猷敏明以忠直自信而曾不他求其職任所來
而皆因上選按臨本道旌別屬僚豈期椸散之
頑姿亦玷衮褒之華寵蓋膚美之使凡見善而
必收而庸常之人宜何事而可報惟堅素節以

副清言荷德非輕引咎安盡下情無任喜懼激
切之至謹奉啓謝不宣謹啓

謝成都運判太博狀

右某伏審祓辰展之褒章領滂臺之副節峭嶺
之下豈獨幸提封之吏民浩江以東實大慰同
黨之親友用才而當聞命皆歡伏惟運判太博
蚤有令名共推遠器學問淹博才謀敏明蹈按
新書已馳平允之譽上陳美績果委將輸之權
恩除初行衆望殊快何未遑於鄙樸忽先辱於

音題佩服謙辭銘藏陋牖未皇瞻聒徒切傾依
謹奉狀賀兼謝謹錄狀上

謝成都端明 因上件

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日赴上訖親老切
於侍膳累求便官君恩許其還鄉得佐支郡茲
服嚴命已臨賤司伏念某生也至孱學焉甚陋
偶時之盛從事以文謬緣賢科竊迹秘府嚮嘗
遂外官之請尋用持先子之憂一居家山四改
歲序有母八十重違於慈闈去國三千難歸於

儒館敢圖就養輒以抗聞人賤言微天高聽遲
中旨敦迫群章薦論既而還臺復爾叩閽屢聖
君之孝治體人子之勤誠會此空官俾之承乏
今侍親輿之至即書吏版之中伏遇某官德量
粹淵端誠愛恕秉持重節政按諸城退省儒屬
實緊芘賴唯全素守以寵嚴詞

謝王薄任通夫

伏審向者召以一封之車試於四禁之地薦矣
奏成篇之上雯鳥蒙蹏渥之榮光輝朝廷聳動

鄉里伏惟某官詞章豪蕩學術深明久馳不偶之稱忽應特招之選果升官牒甚慰輿情不遺鄙樸之微先賜緘縢之重私心至喜厚意難忘

謝移廚 三本

伏蒙某官特枉使牙遠移公饌仰荷眷存之厚敢忘負荷之深即俟趨衙併伸悃愊

伏蒙某官慰道途之勞垂宥醒之賜下霑僕乘益感肺懷

伏蒙某官達枉使廚薦臨客傳感領重意銘藏鄙懷

謝知興元府

右某啓閏七月二十日進奏院遞到勑牒一道蒙恩就差某知興元府候成資日赴任者某曩輸私悃上瀆公朝音驛既行實懷憂於重謫詔綸忽下果見聽於愚誠不圖覬瑣之才薦委蕩宣之任叨天若此爲地有緣此蓋伏蒙某官稟德寬容遇物愛恕所部之吏勿盡責其無能不才之人亦蒙休而自免所以拙者爲郡庇之逾

年曾無譴劾之聞復有薦論之重寔由覆護致被寵靈謹當愈勵操修庶符補塞限嬰守紱阻謁使旌卑情云云

回邛州劉鷰部

近貢桑由已通蕪几念封圻之忍尺承聒語以差池仰德之深與日而永府吏至止勝音見頒荷眷錄之殊尤增佩銘之稠沓竊惟拳拳常擁神休某官清歷榮涂皆聞懿績比殿西南之服已彰異愛之能即圻寵褒更膺交薦華耀某向叨交政輒貢願言

回新知郡韓郎中 漢州

伏念三泉之別一紀于茲抗俗走塵屢閒於末路攀鱗附翼致契闊於高風屢嬰出處之煩久廢起居之問瞻企晤語悁勞欵悰某官上奉宸衷遠持使節鎮臨要部綏撫遐畛信先馳輿情甚愜某便安親養佐貳藩條未皇裁書以上濟賢明先辱賜教而俯慰蒙陋荷眷之渥銘懷呂深伏計涓時日之良整徒御之盛然行達

道方在清秋更希偃月之勳少護寢興之節俱
依匪遑扞蹈殊增
回綿州知郡
膺右掖之制守左綿之符已消良辰方布善政
當駐麾於劇郡屬汝檄於屯州不時爲書以賀
視事正深慙悃忽受譴題仰佩眷存寔銘感戢
某官負才敏給稟質清淳自揚歷於仕塗悉著
明於治迹邇承宣化盛已傳謹某以賤局所拘
不獲云云

回漢州四縣官
持懇聞上請官便親尊蒙詔章許倅郡事冒據
貳車之委慙當聯邑之先吏指繼來書音兒屬
相存者過所示彌冲某官業寢有聞才術兼茂
乃心當國其志在民尚吕吏衡之拘猶爲縣道
之屈匪人甚孚賢者在茲交期有涯聽會伊邇
回綿倅萬職方
此者猥膺宸綍叨佐郡符垂組過家誠當於素
志侍親從政尤慰於私衷竊尊忝幸之殊槩出
揄揚之始屬客他故未輸短懷豈期春冲先墜
音訊某官曲敦惠好高踰襟期馳佐非以及門
義歸敬密側微躬而越德心切銘藏拜賜猶賒
嘗神爲祝云云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校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閱

啓

賀延州經略待制

右某伏審榮奉制命進陞延閣竊惟建廣內清切之地於此藏真皇制作之文厥初命官最號

盛選自匪稱職寧容濫居恭以經畧待制全文武之才洞天人之學嘉言讜論簡沃清衷密書沉謀震憺醜落爰登禁近之職實副詳求之心某久荷眷存遠形扑躍未由瞻倚徒切傾瞻云云

賀運使學士

術業通明器宇凝厚俊游華貫馳騁重名忠義有先正之風才謀當廟堂之眷鄉居諫首言聲動於本朝今總漕權課殊尤於道左

賀成都知府資政

右某伏審換平涼之使節分右屬之戎符莫落騷邊敢煩於我武朝廷命帥無易於公賢豈惟紓北闕宵衣之憂實以免西州塗地之患列郡仰止閩風驩然恭惟判府安撫資政宗廟笙鏞明堂柱石高文大冊蚤冠擢於賢科奧學淵謀久參陪於國論出入更予二府休戚繫於一身雖均外官常簡中眷屬坤維之絕徼有汶嶺之孤城妖寇跳梁重搖遠俗銳兵剪撲當委宗工

即聞區處之行旋見蕩除之報西南所慮指顧而平某假守偏州隸員屬部限嬰短紱阻拜高牙某無任引系激切歡敭之至謹奉狀賀謹錄狀上

賀提轉冬至

右某伏以氣應黃宮灰飛緹室羲經示卦復其見天地之心呂令謹時靜以待陰陽之定賢明所履福祿其宜伏惟運使郎中道義深淳文章粹美宜爾付綵綸之任尚茲持金穀之權行業

有聞神靈是佑諒乘佳節克擁殊祥其限以官
守所拘不獲詣前爲壽云
賀利州知郡虞部啓云
右某伏審重膺堂帖榮易藩符顧惟才力之高
實恢輿言之允恭以知郡虞部文章俊裔忠孝
名家揚歷仕途宣昭政績出於廊廟之論授以
襟喉之邦僉言得人誰復置議某嚮官漢上已
忝隣封今守洋中又同當道先煩惠教過沐撫
謙未遂瞻依徒深企詠云

賀正隣郡知通啓
右某伏念五始端元三朝表正陽和發歲已彰
生物之仁賢德乘辰茂集履祥之吉伏惟某官
清淳稟質寬裕凝懷自陞顯仕之塗皆著宜民
之績歷夫令序受此殊休某限寓它藩復拘遠
道不獲詣前爲壽但增祝頌之至謹奉狀賀謹
錄狀上

賀冬隣郡知通運提勾啓
右某伏以七日有期一陽云復信動於內物由
以生賢德所乘福穀增祐抱質清淳才大業隆天相神佑諒涉佳辰之吉
必膺繁祉之休坐遠門閭無任虔祝之至謹奉
狀賀

賀正益梓提轉知府啓
右某伏以一氣遄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曆紀
惟新推德爲生盡蒙於幽隱儲仁曰福先相於
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敦愿懿挺此秀時
之具布爲康世之才

接清持步設之權且貧頒畫諒接成都知府殿
于蕃之幼退帝左命即見褒明所佑郎昇休辟諒
右郎膺爰立之權諒接弟知府領劍外之雄著
最書屢上寧禁中之密命舊物當還諒接天之新元必受國之重詔羣情仰
祝比屋同辭某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頌誄
但此傾翹

賀興元府通判禮上啓
右某伏審攻擇剛辰揚臨美任恭惟慶慰伏以
通判秘丞東南秀氣詩禮名家參郡務於蓬山
已彰善績貳藩條於漢水猶抑宏才某幸守隆

疆遠依巨蔭限畏組紱阻造階除卑情無任喜
抃之至
賀提轉知倅
某啓元正令序伏惟某官乘此三陽之候倍迎
百福之休某限以守符不獲詣左右爲賀下情
但深祝頌之至 云
賀逢州楊發判 云
某接鶺鴒之羣昔預九霄之侶遵鵷鴻之列今
同一道之官至此歷年自知敭倦役於多事殊

失音題遽蒙啓訊之先悦發愧尤之甚敦隆契
好度越儕流無似當之不遑深矣某官同年才
猷敏邵文藻道華四世三公遠襲慶源之大一
日千里早聞令譽之馳著籍朝閨食謀郡幕方
在急賢之會即膺擢德之求某限守藩符阻趨
賓閫 云
賀東川知府朱少卿
伏承顯拜恩章出臨藩鎮涓辰布治庶衆更新
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德重行方識周才貫從朝
倫之風望練政理之本原棘位辨名中參九列
之峻竹符分寄列殿一方之雄遴舉化條散爲
民福某叨從別乘竊迹隣邦惟是先廬得依大
庇屬居官之有制顧授謁以無階瞻引旌麾機

政知後先比郡聲稱游揚正其外臺薦辟施設
尤殊即聞美課之陞行有褒恩之及某限紆守
紱阻集賓階引領崇閫 云
賀提刑司勳狀 漢中
右某伏審被明廷之詔旨按當道之刑書佳音
布聞羣論欣愜惟是中梁之舊域曾經太守之
行春里巷相驩吏民胥慶矧茲蒙顧之舊益用
朴懷之深伏惟某官博學精醇負才敏給持誠
恕厚涖事通詳藉夫正信之才委以平亭之職

提封之下治屏所存某衛請寧階接辭已幸今
居使部承教當先日佇郵音前臨馬首卑情無
任云
云

賀巴州知郡郎中狀

右某伏審寇綸就紓郡組裹帷入境撫几臨民
嚮輳藩條來參潘柄殊尤之績已當考最
之書顯要之涂即應陟明之典云
云

賀提刑度支轉官啓

右某伏審提刑度支榮膺顯制寵進名曹凡託

按臨之休舉增慶抃之劇矧蒙厚眷實倍常情
恭惟某官器業自將風力兼茂充中以道炳外
其文蚤在妙齡已著翹然之譽薦躋臚仕衆推
卓爾之才上心簡求衆論諧愜右川重委方倚
屬於謙疑左省褒遷復延登於主計用雖未既
恩蓋非常即聞奏課之尤當有任能之召某幸
接美蔭良動懽懷所限佩守符之微無由趨使
節之下引領臺府云
云

賀趙龍圖上任啓

伏審某官洞選良辰視臨美政居庶耆衆寫幸
焉深恭惟某官道貫二儀才周萬變高猷映世
亮節端朝會遇聖神之知疇陛侍從之列蜀所
巨鎮益云要藩上欲用公詔頻爲守最庸如缺
玩印而有求鋒車下臨趨節而先起前是數相
一新稚耋之瞻大布慈和之政隣城仰式它道
胥傳伏惟某官賢稟端淳才猷敏郤仕榮揚歷
官最殊尤嶓題漢水之興佳聲未泯今剖巴江
之竹善譽先馳方裂素以通誠忽憑郵而賜教

眷存所厚佩服良深云
云

賀洪雅知縣陳秘承狀

右某往年南岐榮治之下獲誦雄編去歲東蜀
旅郵之中復傾高論心常景伏迹但睽乖而兄
處鄉閭甚密之鄰預勝籍同升之契故當無遂
廢之書簡所恨有相違之宦途向者抗牘而屢
請小壓幸此榮恩而歸守支郡遽承占問之及
良荷記存之深某官同年文章高於衆人誼行
比於前輩治一同之地難乎盡展驥之才居四

徹之山宜矣任和鉉之職即聞美召行踐華途未遑奉左右以周旋實亦望東南而旋倚願勤善養俯慰虔祝何由瞻依用究悃幅

賀運判都官啓

盛世雄英華門嗣慶蚤奮深湛之學亟陞高妙皆從此塗其玆處未僚自慙冗器日期大用願託巧陶所限繫題輿之徼無由伏齋几之下云

賀正東川朱少卿

一氣遞時三陽履旦歲元肇正曆紀惟新推德爲生盡蒙於幽隱儲仁曰福先相於賢明恭惟某官端莊敏文敦愿寬慈挺此秀時之貞布爲康世之才猷仟倣司多存仁恕神明所佑即俾休祥諒接天之新元必擁國之厚寵羣情仰祝比屋同辭某限守遠官阻臨高屏其諸頌詠但此傾翹

賀懷安知軍轉官

伏審近蒙均恩榮進中秩伏惟慰慶恭以某官挺質高爽持才敏明稟規賢閫臨於遠國即召置於華途此而榮遷漸以要用某幸隣善部阻拜崇墉奉輝正深道味益勝云

回漢州郎中

近奉宸俞就遷州寄遽然拜命惕若兢懷某迺蒙朝廷假守仁壽謂僻陋至徼之郡宜迂踈不肖之人遽至此時云爲多故文移坌集事目交紛行雖躬親處實迷誤無緪仰棲遲之暇有喧

詈侃愆之煩已幸報成猶虞罪去念將滿歲當趣還朝轉徙有道涂之憂偈及餘昏嫁之累敢恃愚懇游扣嚴聰奏牘既行秩虞於重譴詔綸忽下尋被於鴻恩以李固解綬之鄉爲阮咸出壓之地求雖有自得豈無緣某官素與鄉評陰加士論常見匿瑕之美曲揚剖垢之光遂使屏庸獲叨除委更煩慶問之賜益荷朋遊之深紬味妍詞銘藏陋牖未皇展晤徒切翹凝

回漢州知郡

伏審近奉寀綸再留使節藉乃厚德慰諸羣心豈惟增閭里之光抑亦重朋遊之喜某官託姿粹茂賦量淹宏以儒學踐巍科以吏事陟峻秩還鄉爲郡布政宜人是故河內父老願借於寇恂淮平吏民爭乞於侯霸九重是與千里相歡方議馳書忽蒙賜誨仰承眷錄深荷感藏

丹淵集卷三十二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三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同參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先狀

成都新尹趙龍圖先狀

伏審某官進登延閣之華出守右川之重蒙休者衆竊幸焉深恭惟某官性稟道冲體玆坤直

端方勁潔博裕寬閎究學淵淳成文雅健事親以孝而行聲羣俗納已於道而名高當時優游仕榮增衍賢美嚮自亨衢振采禁路升華奉白簡以繩愆朝倫以肅伏青蒲而納誨帝念其嘉以至總金幣佐會省之繁調芻糗贍朔陲之給皆凝茂績實稔休聲蜀爲遠邦邑曰巨鎮其政繫於國體所寄繼于上心地望素隆事權時重且力會此及瓜之代久煩玩印之求作牧以行

非公其可是用褒陞邇職慰寵遐民已開高牙
漸出危棧木牛舊地重識孔明竹馬前人再迎
郭伋其傾依有素汜汲無庸忝佐偏州幸當洪
藎歡欣踴躍倍萬于他 云云

漢牧先狀

某自遠標符僅周歲序瞻懷靡極跂引爲勞顧
惟書問之疎實繫事爲之冗側承興止舉集嘉
休此者某營祿養親列情干上尋膺宸檢獲貳
藩條得遂依仁豈勝爲幸已計由都之日即聞

赴治之期瞻拜有涯欣敏是切

成都韓端明先狀

某近奉恩除幸叨職委顧惟支郡託在洪庥拜
命之初撫躬以抃職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
行事用無不效績故寃議調九年之食頻倚
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矣猶煩
云高斯誠未乞其官內存愛恕深軫孤平謂宜
還官使得就養猥蒙奏列盡道哀窮今此陶甄
實由薦藉已戒出都之日即詣趨府之期將侍
崇嚴併陳悃愊

漕憲先狀

此者某拜恩天朝守職鄉郡侍親以便撫已爲
榮某鄙起憂慮召還秘館常念慈闈之養屢祈
嚴宸之私愚悃盡傾聖心下側許歸舊里得佐
偏州顧茲職守之微獲在按臨之下惟天與孝
有地庇身已戒輕裝即趨賤局瞻依甚邇喜抃
無涯

運使蘇刑部先狀

伏審某官榮服命書移領使節提封舊俗參語
以交歡屬部下僚撫躬無寘而自慶竊承行府已涉

近疆偪冒勤劬起居休祐某恭惟其官探道奧秘
業文精深藏以在身施之行事用無不效績故
常尤按三尺之書了無寃議調九年之食頻倚
辦才所至也人皆賴之其功焉上實知矣猶煩
遠使將漸邇臣且蜀號財賦之撓於國當調度
之半有藉供億必繁強明智敏所臨課力惟最
兼以重柄委之外臺民之利害得以興除吏之
善惡因而懲勸高車在道列部傾風其奉親還
鄉俾職屬郡比受按司之檄此譬利局之符有

幸辱寀得依庇護即趨近甸引拜旌旆
運使慶支先狀 梓州
竊伏下風講聞高誼自爲晚輩未嘗覆對於晤言徒仰盛名不敢輒以才能之重受神聖之知蜀有兩川梓爲一道財賦之衍常供邊場之求郡邑之繁須慰吏民之望執膺上眷俞旨調老成高車未來列部相慶某庇族下邑居官郡城企渭節之華願瞻風而實切守倅車之賤顧通謁以無由聊導懇誠少

塵凡格 ム云
提刑宋郎中先狀
伏審某官更麾南幽按憲西蜀邸訊初諭輿情已驩蓋重名之久馳宜遠人之甚慰恭惟某官器略宏遠材資粹方蚤歷榮途盛著徽節科條易避參脩三尺之書飛輓均輸佐調九年之食休有丕績開于上心此者出爲外臺專按一道中典之重方委平亭列部至繁盡歸廉糾此之要劇宜以通明其昔在上都幸觀高誼今居支
郡獲庇洪庥闓命之初抃懷增劇云云
李殿丞權交代先狀
綱由貴治嘗挹高風違闊踰時候問無所此者某叨膺宸檢分守郡條矧瀕臺之借才屈明府而承乏獲交善矩且慰愚衷未遑馳書先辱賜教仰佩推褒之重實懷悚愧之深即遂披瞻預增喜躍
湖州提轉先狀 前赴湖州
忝膺宸綍薦畀藩條顧惟無似之姿謬此惟良

之寄撫衷自省編幸焉深伏念某單涼遠人漂泊孤宦貺命謫薄與時闊踈故常守於外官輒屢更於數郡雖茂殊尤之効僅逃殿劣之譏三館既還豈洎埃之云補一麾重請得江海之于宜此者伏遇某官被眷九重理財一道布惟新之政惠養民旰按所部之城登清察吏秉剛方之節威惠風行持察舉之權否臧洞照幸將褰跡仰記殊休某已謀便道之行即次提封之下有期瞻倚無量欣歙

宋尚書司封員外郎充秘閣校理新知湖州
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事上輕車都尉文同著
明　海虞毛　晉子晉
長洲吳一標建先　仝校

奏狀

奏爲乞修洋州城幷添兵狀

右臣切見本州守治之所正居漢水之上川陸平衍廣袤千里東北諸山縈帶聯屬徑路盤屈隙穴深遠上通荆楚旁出岐雍其中所產濟人急用之助品目甚夥一井邑百貨填委實四方商賈貿易畢至之地衣被秦蜀有足仰者漢唐之際已名重郡然而至今有所不能稱是者城池庫漫全不如事不知幾年斌裂爲此苫葺累土宛若鼠戲缺漏頹落殆不可睹姦庸取罪常在跳越倉庫所寄僅同空曠臣自至此卽謀增葺患無兵夫不能施手每一慮至沉唫終日伏以國家設州郡列官府具備蓄養士卒大抵本以爲民故如此其備也夫何此州當襟喉要害之處而顧無壁壘壕塹之防以保護之譬之於人也筋骨雖云完固而皮革日已爛墮將何以爲負特而能使其中安且久耶一體既廢事不宜矣伏望朝廷慰念黎庶軫恤遐遠特中旨許令修築庶其工力了不至大廢使郡國制度無有一物廢闕亦有備無患之深計也臣又竊見管內三縣疆境絕爲曠闊高山深林蔓衍重複直與巴達金鳳永興鳳

翔等處脣齒相密其遠者有至五六百里近者亦不下三四百里中間有如子午駱谷之類斜過直達徑路不少私商暗旅出入如織通姦隱罪萃爲淵藪數昂谷之民孱懦畏事迫於衆勢遂爾囊橐所居幽僻人不敢問既因全無防守所以難爲檢過臣愚常此過慮忽爾蜂驚鼠竄姦逋散走巢窟出白爲暴呼集除盪形影不及亦須數日爲之援援往日光化軍近年慶州叛賊悉趨此路謀行於蜀是時西南郡邑聞風

震聳賴以朝廷威靈元元之幸而卒以就敗然而此州既爲凶盜累伺其隙是後恬然不爲之備至今耆旧宿吏語議及此則無不人人咨嗟嘆慨是知如此與他州別郡封壤接聚監涖幷衝之處平時常宜預設保禦之方共或事有萬一臨時取具必然手足錯亂不相救應前無兵而後無城未免一方人心不得不使之旦夕恐懼而莫如之何也已臣今欲乞朝廷特賜詳酌更添置武寧一指揮或且先於諸處那屯三五

百人常令住此不許差出以備緩急驅使如此則上可以紓朝廷之憂下可以慰百姓之望臣職任守土理當建述此二事者伏望睿慈不罪其狂瞽而留意焉謹具狀奏聞伏候

勅旨

奏爲乞改陵州名狀

右臣自到本州求州之所以得名之由據地志云自秦至齊本犍爲與蜀二郡之地在梁常爲犍陵州因境內有陵井故名焉陵井始後漢張陵開興因陵名遂以名井後復因井名以名其州隋雖易爲隆山郡唐又以爲仁壽郡至乾元中復以爲陵州遂因仍至今矣按陵本沛人世有別傳載其異事者尤多臣不敢以闕然觀其爲井之功實亦非常人所能建置此州之民既賴之以爲生復畏之以爲神凡過其祠廟及道其所以昔日爲井之事皆憯然加肅不敢少懈如在其上與其前後若是之恭也國家亦殊仰其所利以贍給諸郡凡三

載郊禮頒賞軍校一切皆於此取之是所謂有功於國而有利及民者也但今以其名配井與州而使其下負薪芻操瓢囊者無男子婦人稚幼耆老之屬日日道其名千萬在口臣愚竊謂州取其名於國體固無嫌若屬之斯民臣恐於義或有未安者已臣聞晉羊祜開府南夏惠流百姓後人諱其名爲改戶曹爲對諱曹王舒除會稽內史舒言其父名會求換他郡朝議以字同音異不許舒云音雖異而字同乃特命以會爲

餘授之唐陽城號卓行商山道中有驛曰陽城元稹過其處易之爲避賢孟浩然獨能詩襄陽有浩然亭鄭誠爲刺史更其題曰孟亭此意皆謂賢者之名當與隱避不欲使其下常斥之也載在簡牒以爲佳論讀者皆謂當時所舉宜矣今陵方之數子其功利蓋亦施于無窮有足尚者累世褒贈實有封號朝廷亦嘗因其他郡遺蹟建宮養徒俾崇奉之是則豈有國家所以存錄能立豐功厚利之人而此州之民素蒙其休顧顯然無一忌憚咸得以名而稱之哉雖然于有餘年其民侮慢輕瀆如此至於聖世始歛然若有感發陰期祕數無乃將有所待者耶伏遇皇帝陛下光明盛大之德紹羣固綿長之運順考古道尊尚賢哲嘗著修之廢者起之合理當義無不條舉此者伏望聖慈垂仁降惠上嘉古昔山藏海納恕臣僭易下省臣章俯遂愚情特開宸旨別賜州號庶使此方之人存上下尊卑之體已往之靈受光華丕顯之賜百王未正之典千載不行之事自陛下今日正之行之爾豈獨光昭史策彰示萬世亦以知陛下不棄下臣之言而特明前人之德臣無任狂越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置興元府府學教授狀

右臣自到本府遂前學舍點檢見其處所褊狹僻在城下屋宇卑陋殆不可入其中生徒小大裁數人而已臣因詢問僚屬并徧訪左右所以如此不振之由皆言本府自唐末以來兵革無諸科修學及第之人從前每有科場皆是外州軍進士暫來就此假籍寄應縱獲薦到省皆下第無成遂各歸還本貫不復住此修習所以其民便謂讀書無効更不從學近歲府縣雖稍有士人應舉終是素無師範所肄之業多不能上合新格臣初觀本府山川人物土風次第與東西二川大抵相類彼處雖至小州郡進士常不下三百人而本府邑屋富盛人民繁庶若此豈

無秀異可敬之士以備官使但自來上下因循
相與廢墮使朝廷風教獨不霑浹寥然一方遂
絕文采深可歎也臣伏見本府司理參軍潘行
自熙寧三年到任乃權府學教授行能爲之講
說經藝教其對答大義誘掖後進孜孜不倦日
浹月試皆有條緒近日府縣子弟翕然盡願入
學至於外郡士人聞之問亦漸有來者以此見
人之趨嚮善道悉由勸奬訓勵優得其心有所
服自然不可制御而卒至成業矣行今來舉主
考第畢已該磨勘來年正月滿當解罷臣竊慮
行去之後俾他官承乏料學者之所悅從未必
有能如行者臣兼體問得本路與洋利文龍等
州雖有進士徒具名爾其人亦嘗自慮所居僻
陋難得師友臣欲望朝廷勘會本府并前件五
州自來實係少有舉人修學及第之處乞賜詳
酌特置學官就與行改轉使正充本府府學教
授所貴一府五州之人悉得就近修學不三二
年當盡變此俗燦然與天下士人相侔矣臣職

在守土所治之下或有可請不敢自默臣無任
恐懼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奏爲乞修興元府城及添兵狀

右臣竊見本府自三代已來號爲巨鎮疆理所
屬正當秦蜀出入之會下襲斜臨漢沔平陸延
袤凡數百里壤土演沃堰壞基布桑麻秔稻之
富引望不及西南逾棧道抵劍門下趨成都岐
雍諸山遶迴東北深蟠遠跱孕畜雲雨鑄道百
出相拱加輻遠通樊鄧旁接秦隴貿遷有無者

望利而入舊制中州之人不得久居於此今復
弛禁一切不問故四方來者頗自占業殊習異
尚雜處閭里天下物貨種列於市金繒漆泉衣
被他所近歲洮河所仰茶產鉅意公羅私販輦
負不絕誠山西浩穰之粵區而朝廷所宜留意
之劇地也然而事有未稱體有未備者城與兵
而已矣城當度之其縱廣亡慮二十里庫薄毀
陋久不營葺窺盜越易如短屏兵雖合聚群
戍所數裁滿五百罷病羸弱下車者半分隸他

役常非此有近復調赴文州今所留者甫二百餘人爾兄一城之中民屋錯比連薨接宇可數萬計生齒雜遝填斥坊閈臣常自顧亡狀誤蒙朝廷采用重委符守班條之暇靜慮及此輒謂以如是不甚堅完之城與如是不甚齊一之兵欲控制遐遠影援邊徼保護井邑衆庶防固官府儲峙若止用此且恐事於臨時萬一有不副國家所以設城置兵之本意也臣每一念此食輟輟而寢去枕者屢矣伏惟陛下自踐祚已來于今七年曷嘗不一日孜孜養元元者爲政理之急未治者既治之矣已治者復爲之立不可廢壞之法補缺綻漏大小咸輯下聽不倦有宜則應臣是以敢持二者之說仰干宸扆伏望陛下不以臣疏賤而幸錄其言頒賜參可下詔有司遂俾如事修葉雉堞增屯營伍以赫威靈以壯制度沮邪謀定衆志安固基本萬世不動亦所謂先定應猝豫備不虞之善計者也臣職在守土諸無報稱惟是所見不敢禁嘿臣無任

僭易妄越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爲乞差知洋州一次狀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知陵州得一年十箇月後因改州爲監復蒙就差知興元府今到任已及一年五箇月臣昨在陵州推行新法舛戾倫紀僅免敗闕自至興元府凡幹當過諸般後來續降指揮等事亦無曠廢盡爲兩路按察臣僚薦舉以臣頗爲辦職今來臣替期非遠切慮朝廷不久差官代臣赴闕臣日夕惟念般挈私計實以家貧累重食口稍衆分減寄寓頗難區處臣此者愚妄輒覩八路新勅盡許指射連併差遣臣知洋州一次情願閉居待闕況臣出於畎畝祖諳民間細務幸臣未甚衰暮之時少願傾竭犬馬疲駑之力夙夜勉勵所屬條更宜布陛下德澤於一方百姓以圖上報國家所以養育賤臣無涯之惠臣自知才智淺短不可更脩他使惟是一郡之政猶能奉行陛下條詔不致違失

伏惟陛下哀憐特賜天地生成之恩俯從私願
臣惟願忠義以荅萬一千冒天威臣無任伏地
待罪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
候勅旨

奏爲乞免陵州井納柴狀

右謹具如前臣自至當州訪問得所以爲其民
之深害久而不能去者惟管內仁壽等四縣百
姓每歲輸陵井監煎鹽本柴共計三十八萬四
千二百餘束也當時立法但以五等人戶每稅

錢上以二文一分科令納柴一束故其等高者
不下千束雖下戶亦三二十束矣其柴若常時
私下貨賣自可每束直三四十文足錢官中鼎
亦以其不易每束更支鹽六兩後來常見其虧
損百姓不復支鹽却改每束與見錢七文五分
是官中大約破九文已來貼折民下三四十文
柴一束矣其百姓所得者貼錢悉爲出旁引攬
之人諸頭鋪使尋亦隨手散盡又官中科配盡
須要納乾柴其百姓自一夏已來以雜麥務杜
不暇更豫先營置放令乾燥皆於二稅欲起之
時若本家田內所產之少則須望林回買生濕
雜木剪截齊擊上州赴場送納依自來體例頻
以兩束折納一束是三四十文一束之柴又只
止得四文有餘矣加此倍之則近納七八十萬
束生濕柴也偏州小縣盡是山坡田土瘠薄別
無他產而每年於二稅挑納正帛斛斗幷科買
紅花紫草出助役還青苗之外又復有此七八
十萬束木柴之役比之他州此方之民實被其

苦臣子細體問得二十三年已前本州止有官
井數處所銷柴亦苦不甚貴其價亦不至高大
自許人開作卓筒之後部下至今已及數百井
故我種林木不能供得公私採斫以至山谷童
禿極望如椿縱有餘糞纔及丈尺已爲刀斧所
環爭相剪伐去輸官矣人既陷阱草木亦不得
盡其生意又緣當州地皆險惡徑路狹隘磴道
齟齬不通簞運臣僧屢至納柴之處見所輸之
民無老與幼皆悉荷負有縣界闊遠奔走百里

之外陟歷深阻忽值霜雪風雨衝冒寒滑加以期限相逼勢不能止攀緣隕越飲食失所以至肩踵皸裂衣裳穿露身體胝瘃都無人色吁嗟之聲充溢遠近自冬及春正是他處百姓皆能有所休息之時而斯民重困很很如此臣常惜太平之世而尚有此無聊之人其弊衆所共知但謂官自前鬻已來無術可以捄得此者若非朝廷博究民間疾苦欲盡釐改使之蘇息其惠終無有日休已者矣弊極必復今正其會臣伏

覩詔勅遣使專務與民興除利害諸色場務盆令人占買以覘分外陪貴臣今管見輒謂官中雖有陵井止能供得成都府一路州軍公使軍食等鹽外盆無略有所獲雖言招召客人將綵絹展博其本監日煎鹽色皆是先已支過諸州軍每年所定合銷綱數更無羸餘見在以備客人入中臣愚欲乞朝廷特下指揮令本路轉運提刑司一就用出賣酒坊體例先爲相度擘劃諸州軍公使并軍食等鹽乞不於本監支給召人買樸上件陵井監官中自可端然收納羨利臣嘗試約之除餘利可以寬及買樸人外依卓筒小井課利用五分折納錢絹官中盆無廢費歲可獲一萬三千八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千二百餘貫及免得酬與監中主當公人等一十一處場務及監內諸般銷費共一萬八百餘貫其餘外州軍般鹽綱後酬奬尚不在其數內如此則七八十萬束之鹽柴能害於民者盡去而五六萬貫之錢能利於國者盡得矣豈不稱朝

廷愛養元元之意哉臣忝被國恩來守茲土斯民之病職當救療亦欲少以愚慮上報朝廷遣臣爲此千里之民長吏之意爾臣之所見止爲四縣百姓有此積久輸柴之弊未嘗有人爲之言者臣今既知矣豈敢緘默實恐上負委寄循滿而去尸此祿食非素心也所有本監委曲事狀如蒙朝廷允臣所奏下本路相度臣自一緘悉窮究利害本末供報今不敢以叢脞頻碎之事盡一一條陳上瀆聖聽臣無任誠懇迫切恐

懼彷徨之至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奏爲乞差京朝官知井研縣事

伏見管內井研縣去州治百里地勢深險最號僻漏在昔至爲山中小邑於今已謂要劇索治之處蓋自慶曆已來始因土人鑿地植竹爲之卓筒井以取鹹泉鬻鍊鹽色後來其民盡能此法爲者甚衆遂與官中略出少月課乃倚之爲

姦恣用鐫琢廣專山澤之利以供倏廢之費訪聞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減七八

歸時朝廷嘗亦知其如此創置無已深慮寖久事有不便遂下本路轉運司止絕不許容開造今本縣界內已僅及百家其所謂卓筒井者以其臨時易爲藏掩官司悉不能知其的實多少數目每一家須沒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別縣浮浪無根著之徒抵罪逃避變易名姓盡來就此傭身貨力乎居無事則俯伏低折與主人營作一不如意則遞相煽誘群黨譁譟笋索工直倘遂求去聚噪落入鎮

市飲博姦盜靡所不至已復又投一處習以爲業切緣井戶各須藉人驅使雖知其如此橫猾實亦無術可制但務姑息滋其驕暴況復更與

嘉州幷悴州路榮州疆境甚密彼處亦皆有似此卓筒鹽井者頗多相去盡不遠三二十里連溪接谷富居鱗次又不知與彼二州者工匠移人合爲幾千萬人矣幸今累歲豐稔無少閒隙縱有彊猾自安飽暖萬一或恐遭雇歛旱民下艱食此輩當不宥更顧一役之利必能相與唱和跳梁山谷間化爲盜賊耳當是時彼井研者區區小縣一二選人爲之令佐將何以禦之哉此臣所以日夜罷心於其間不能少忘者矣臣愚不避誅責欲乞朝廷指揮下本路轉運提點刑獄司相度許令二司令後於京朝官中舉清彊明斷有吏幹之人爲知縣仍乞令陵嘉榮等三州各出三五十人兵士俾兼領之所貴藉此威靈厭伏其衆自然群小之心有所畏戢此亦所謂戒不虞防未然之一慮也臣才術淺陋猥

宋 蜀 文
明 吳 毛 晉子晉 同輿可 撰
蜀 李 應 魁務滋同叅
吳 吳 一 標建先

文

奉詔禱雨祭中梁山

某年月日朝廷以久旱不雨詔守臣各於其境內躬自精禱者某謹詣中梁山致祭于某神曰

自王畿以至于天下郡國自去冬以至于今秋虐癘肆厲害茲黎首雨不時降庶種萎珍大田耗敗衆用艱食流庸載道靡所歸止天子盡然震懼夙夜勤閔抑尊損制深自刻約致欽上下皆有使冢獨惟當州尚無此者稽諸故事疑有所闕臣不言上事如未脩伏望聖朝念茲常典久莫之應側省何咎心焉如灼走使方內靡神不舉誠亦至矣而卒未蒙報尚謂名山靈祠有或漏峯俯巳博逮庶宜來相迺專詔守臣即訪所治有紀在典躬薦明禮惟神肇自融結遂司梁漢吼然巨鎮遐邇尊望旁開澗谷達抱林藪

風雷藏畜雲霧蒸吐歲或愆旱有取必得今天
子臨制海縣無不總統如神之宅是曰王土神
亦自當竭慮供事以上紓天子之憂往籲上帝
均瘼厥職普浹膏澤救止大命是則神之所以
奉上帝輔天子愛百姓之休功茂德洽大宏遠
不獨區區限此一方也神之聰明必能體天子
如此之意守土者安敢更用煩言以瀆左右哉

祭諸靈祠文

上以比年以來天地變怪聞於郡國亦云屢矣

故嘗恐懼修省勵德勤政求所以可當神靈之
心庶下祥應以安黎首而乖舛繆盭未能蠲弭
今復星文譴見有駭觀聽是用博及幽隱廣禱
赦宥沉寃抑憤咸與昭蘇滌冀蒙休嘉上答明譴
乃俾天下守土之臣導上意之專潔致明祀於
管內之靈祠期體端誠共底消復某所目恭事
修職於神之左右惟神聽之

代趙龍圖祭孫觀文文

惟公稟氣之英號時之傑爰始筮仕遂高懿烈
才望日偉讜然衆舌踐履郡邑隨所施設人無
不宜賢否信忱服采烏臺愈見風節神年在首
所觸必血權臣擅朝勢炙手熱公嘗寒之消釋
如雪傾邪落膽修欽自潔皇當宁凜凜在列
上以公賢超公要切出領榆關當戎正穴齊轄
士卒整若刀截坐作進退韓吉彭訣制服夏虜
帖不敢發西南擇侯易公之轍公以家禍解組
被絰水菽三年僅將毀滅起臨彭門威惠俱徹
乃徙天水中道賜鉞是時嶺蠻凶焰橫發延災

邑廣千里一婁公摠萬旅兵林馬鐵以氣而壓
未陣先奪酋惡奔遁如雀得鵲歸仁之功與古
相軋來正樞宥神武機鐍惟公之謀未嘗以殺
去守東南有州控越厥敝久積根于祝髮公去
大本止留牙檝至今其徒不復少猾旋移青社
遠捍東渤大鹵更麾蓋防虜點功高德重有忌
而訐遞政就第屢遷歲月符離宴居自閉如訥
曾無一言以歎窮達上始即位思用耆詔迫
公起賴公才哲褒寵之優盡還印綬奠我慶土

以安兒扤高奴謀跡帥欲室虜窮僉謂公宜大牙
秉揭行大雲陽六氣所汨亟上鄜時瀾已云厥
遂至大故隆棟斯折國家柱石一旦而殁上甚
嗟惋臨朝以恒贈數加厚列座于八鳴呼哀哉
其卑荷記存推揚奬拔復許陪親肺腑之末此
義至重宅非比埒聞訃之日肝胃摧裂引首東
望徒深涕噎限領西州川涂阻絶不得請前撫
棺一別聊陳薄奠鄙意傾竭魂乎聰明監此舜
拙

祭提刑邢慶支文

於嗟乎公世之完人敦惠和慤清莊敏文自儀
于朝寖偉才譽華涂美貫匪徼是與昔在憲府
風規茜茜因遷而行海上爲州尋來其朋處地
皆峻獨公西南滄留俯潤曾未出語歎老嗟卑
乃中于于一致險夷簡潔飭身慈仁蒞職列部
依衮亡寃有德何天之明戾此人理苻公以疾
遂折不起嗚呼哀哉昔至持節令歸蓋棺行路
嗟泣摧心落肝況同於公取顧寀厚其所痛悼
惟神可究公有幼嗣必昌後時同報公心會當

祭提刑李子忠太博文

蒙狄道之景耀兮寢惠陵之華滋發秀敏於齠
齡兮騁蔚然之麗辭中藝等以服采兮治所止
而民宜群章交呂啓辟兮顯懿騰而上知越自
邑以振擢兮一諉之以新規飾吊權而厭下兮
俾分提於憲司搪衆譟以獨前兮極日夜而處
之役天倪呂造處兮出萬緒于一絲雖食寢而

靡寧兮失按實之以時勉營効以斷報兮貿莫
顧夫自持洽有隙而得乘兮遂剚痼而蘄醫蓋
外戕而內涸兮繇伏職而至斯噫捐已之甚重
兮將收彼之纖蘼惜乃事之未立兮但久瘽于
有爲散利目以蠹牘兮後疇合乎其離嗟靈之
少與年兮羸財鈎而不訾天胡然而遽奪兮使
夫志之已而惟愚叨此名牒兮獲周旋乎累暮
今窮吏於所部兮羞取庇而在茲忽輩然以承
諱兮涕淚紛乎滿顧顧一麾之有守兮阻詣哭

予編帷徒不腆旦將莫芳聊倚驗而託悲辜靈
轜之未駕芳願歆此而後脂

祭張時仲文

某向聞時仲以親老得此豈惟自喜於拙者有
所蒙賴他人亦交書見慶謂得如時仲者爲僚
相與營治事無不輯矣計日望來屈指無幾而
候吏忽報時仲以疾尚留越宿遽聞以時仲不

起驚嗟久之涕淚俱落因念昔者嘗同師席義
均友悌後皆從宦聞問不失每一逢遇傾倒肝
膈留連終日各不忍去而況被牒共治一郡私
心常謂幸寔天與豈期相去兩舍之地止有三
日之約而遂成終天之隔嗚呼哀哉太夫人年
已九十積善至此反令哭子天道何耶嗚呼哀
哉某承訃之辰願一拊柩還視守印去不能得
彷徨西望神魂飛散徒馳薄奠以將此意時仲
知之耶魂必有靈當歆之也

祭梓潼神文

惟神聰明正直受祀茲土彰靈暴異蜀人畏仰
某此奉明詔出守仁壽千里之地某寔掌之惟
是撫柔良抑強悍宣教化齊成俗行二年之政
成一方之善刺史之職事也非素具才術豈能

致此某性識淺陋昧於吏理臨蒞施設恐不如
事負德於上貽禍於下某於夙夜常所懍懍願
神陰啓默導時賜警彿心慮口述無使諐謬如
是則朝廷之所以遣某於陵而陵之人所以望
某爲治之意某之飲食起居寔不望其應於神
之左右也

祈雨文五首

玉女

惟神稟太霄清眞之靈而天下所謂溪谷淵泉

者神寔主之惟是玉井之勝蹟殊利郡志所載
皆神之化力使然既已是惠養於一方其爲福
於斯民也厚矣乃今其地苦此旱熯神顧忍視
之哉叢陰漬潤頃刻萬里在神之翩然飛空勑
諸群龍也監此丹素願神行之

睿聖夫人

惟夫人昔嘗許法師求護此一境矣今陽氣驕
旱多稼將落夫人眷屬善作雷雨苟未棄誓言
願救此民命是則夫人享是邦之人祭祀也與
天地同極亦持此以見法師無媿矣

天王

惟北方爲萬物所以終始之地天中貴神多臨
鄉之而王鎮莫其鄉家稱威勝天下城壘盡祠
王像生民瞻仰恃以求福今茲炎熯實害多稼
王於雲雨爲力易焉願尉民欲聊煩指顧

法師

惟法師受元一正氣躬佩秘籙凡於下民有敢
爲之栽害者法師威神所加必底平殄此州之
人蒙法師之靈貺者千餘年矣今旱將有慝菑
此歲稼法師噓靈於刀噴雨於水詎惜俄頃之
力哉願一視其橋然賜之洒濯

諸神祠

惟神受陵人之祀者久矣陵人仰戴神之威惠
未嘗敢一日忘之神之所以視陵人之如此歸
嚮當念有以對其奉祀之意今民田正仰膏雨
而風乾日烈於此爲患陵人旦夕望神拯活之
心豈止如窮鱗之臥涸轍渴獸之走焦原者哉

俾霈霔矣諒神之易爲力者焉

謝雨文

向以時雨愆候秋種不入守土者甚懼斯民罹
艱食之禍徧走靈祠望所以施一溉之惠以救
恤之惟神助天養育惻然下憫洒洩甘潤區壠
霑足禾麻菽稷蕃茂滋長蒙神之祐念無以報
修此薄奠蓋惟常禮願神慰監一賜臨饗

丹淵集卷第三十五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六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吳 李應魁務滋同校

吳一標建先 同訂

墓誌

屯田郎中石君墓誌銘

嘉祐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朝奉郎守尚書郎中知遂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借紫石公以疾卒於公館其子蒼舒奉衛輀車還長安卜吉熙寧元年八月庚申葬于萬年縣鳴犢鎮之某村蒼舒以同嘗遊於其父子之間以疏麤公之高行凡六七致而不倦其辭愈勤而愈哀將求同之文寘公之所藏同自視孱吶何以盡公之休懿然豈忍不受其子之倦憊勉爲次之公諱某字君瑜世居關中會祖某祖某生五代荒季之末恥食之粟潛遁自高父某累封太常博士母李氏封清河縣君太博既

生于國初聞其父祖說前朝穢濁攘劫之亂謂今有天子在汲除澼潔祓一布休治鋪張建置文采爛蔚輩轂之下士民恬安於是遂攜家以東公因生於京師占籍祥符縣公少舉進士縣開封府薦景祐元年一中上第調孟州河陰縣主簿縣踞汴渠之咽歲驅兵夫十萬餘廝折實滅堅苗捷以瀉其流絕榮波直王城會長淮通東南之漕給中都事務寔嚴劇大農每歲度諸郡之穀峙於縣以稟其用所領內者非精健有

智數則禍其黠而使令謾誣受賕矣公始任即當此衆未信其能評之他負蟻入公制以衙部後先無相躡才鋒森然批斷剪剔無一粒宿于外日用此道塗誼誦之遂著名矣再授扶溝縣主簿王畿之吏大抵尚因循好取譽民狃悍猾務不直以亂治亡所尊畏侮慢驕狠或時執上官短長側睨若相角急則投鈲箠撾登聞鼓矣公至不能耐一切根排剷剔繩以國律無所借宥久之惡少相教敕避去曰是不如他人慎

無犯入卽鑒汝肉矣一邑欽手翕息不敢議公
令嘗閒語公謂寰內之治難以比諸外當少寬
取無事以去不爾忽失慮中其奇安可悔公曰
用法有內外之異非朝廷所以待天下之意也
愚職在奉助性知以狥公爲稱不知其餘矣事
在齟齬令輒入告公獨處之益辦內史鄭文肅
公聞而喜謂其僚曰石君新進乃能如此後日
有勞位何施而不宜優詞荐之改大理寺丞知
虹縣虹屬宿當江淮楚泗之會俗尙雜惡昧利

而嗜訟令始至先以事鉤之旣得乃緣其間巧
刻放橫肆已所欲以求縣如其意後窮訊暴其
情反詰之伏出卽飛不穩語攢嘩旅吠中外謹
諸往往爲立獄令不勝頑被謫若此者屢矣公
初來謁守守視公少年易之撼以虹治闕公假
州局公曰奉詔書不敢私自免試往臨之苟有
可以上聞願府無見卒爽相庇賴事不枝柱政無
難爲矣守領之曰然旣至嚴肅閉默不露缺巇
纍衆莫測其端涯但密記姦槩疏捕幾輒白府

還他所自是一境平靜吏民皆聞富人貴租使
其奴歐通者庶之公曰奴罪當然教之者主耳
弃錄之主慴匿不出捕急其徒計賂人代焉至
廷下公曰是富人卽衣冠則爾其貲乃贖隸租
視之膚革皺瘠果其家役僕也杖去直得其主
而坐之自是疆宗大姓俯首蹐地粟不敢鼓躉
謂神爲公矣亡命多聚居辟隙遺則人夜相結
爲盜推剽寇攻入舟撤大浪杳不得其所之巡
徼日呂告求問莫獲民苦此公爲立法以閭里

矣遷殿中丞移綿州羅江縣蜀人柔良畏事索
摩撫公易虹治一用清簡未逾時縣事已告無
所設簿書凝然械杻積壘無下徒吏偃倨門牢
終日居甿不識追胥之擾盡力田事新黌舍聚
良子弟置師教之親爲講說義訓使循服其父
兄感泣入謝相與謀寫公之狀于浮屠示世世
無忘公成都士人盛甲天下其學術文章平日

常相高不肯下服文潞公鎮蜀當貢士先時考官重其人人亦多豫以他事解不得已爲之頒束轄與大深險之目以苦之幸入等少不毀已舊常若此潞公尤慎之歷計部吏舉無如公者請公起公未行衆已曰其人矣及取士名出日皆人常所願其得之者下帖然無一語明年登第十不遺一二閩者無不嘉其精工還朝以太常博士通判許州尋改永興軍公雖佐者然獻齒殭照輒潛咨密啓府定賴之有猾盜屢抵法

黥竄嶠外者數矣每逆其家隱匿落深窓間出用兇力爲人患人不敢正視孽久益劇後捕得法當流海上獄入公建說安撫使誅之安撫使怒瞪公曰通判欲使我撓法殺人耶公端色緩起曰愚非敢以刺骨事公者但陛下用公鎮京兆豈特區區若他郡吏守三尺事大小一委公以便宜殺一巨姦安知不治公之民數十百乎公在此渠敢齮公治奈何安撫使悟從公議明日一府讙譟皆曰非貳車不宥惡盜蔓日以滋

矣改屯田員外郎大祫加都官員外郎三白渠穿涇屬之渭延袤二百里溉田無慮數千頃衣食億萬長安華原倚以爲命國家爲設官專總其事每秋稼罷鳩役醵閘及壞通湯無害一不如制雍閼潰壞乃不霑足民遂竊決爭以死鬬有司惰忽不厘力矣楊宣懿公辟公知渠事公自谷口行視且曰涇流本無窮率嘗不能以饒者用之乖方也役作公督利夫二萬築堰岸上植表鑱溝枝分股注舊歲一過

猶不給自公監乃二過有厭矣六縣之土蒙被灌沃禾黍登倍易民之訟以爲謳歌距今不衰矣遷屯田郎中知慶成軍丁太夫人憂服除賜緋衣銀魚知遼州遼鄙小所治當陘隘前人忽之不事事吏頑憃民貧有欲訴者亡地益窘偪公爲之籍記簿調賦役瘠溷而孳飼之寃轉旬月成就人咸安之詔求舉堪清要吏梁丞相爲大鹵嚴峭少合特取公應書進之宰相方將汲用而公遂病至不起享年五十二嗚呼公少好

學博覽兼記其譔述有尺度名聲鏘然爲人器
宇儻蕩疎眉廣口望之魁崛偉人也喜大節善
論議於世務纖悉無不該窮聽之灼灼皆可立
施用者與人款曲接以恩意無一不相能故死
之日上下咸嗟悼之娶李氏封南陽縣君知書
史爲婦姑頤步以禮閨帷矩範鄰里矜法自公
死不復御文繡日蔬食誦佛書治家嚴嘏訓子
孫益不容自放男一人蒼舒雋慧修爽雜習可

喜攻詞章善草隸前爲高陵縣主簿諸公譽之
女一人適大理評事裴正民桑淑婉嬪充稟儀
法孫若干人公有文集凡十卷所以爲銘銘曰

石以礬源　康叔有孫　靖伯之支
碻爲純臣　漢奮恂恂　萬石一門
昶覩守萊　東陵始遷　至愷過江
從官晉元　仲覽于唐　所秩亦尊
後頗班班　雖晦有人　公世關中
孝謹所蕃　起噓其燊　將焰以熾
服采吏塗　赫然厥聞　宜積劭勤

勞久且燔　群章交加
游試于州　朱邊兩轄
胥吒樸渾　公爲輯齊
求賢下書　外委要官
亟喜以論　上將寘之
厄乘其期　中壽以淪
孰云而神　公胡不留
昔巑東征　今柩西還
嗚犢之原　山蟠水紆
此地吉良　可棲公魂
以後後昆

屯田郎中閻君墓志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太原人五世祖某嘗爲唐安
郡從事因家焉曾祖某有異行鄉鄰稱慕陳文
忠公咸平中仗使節慰撫二蜀蒐獵幽隱表言
其高朝廷下粟帛褒寵之祖某安善固節不樂
仕進考某贈屯田郎中妣封旌德縣太君郎中
既嗣累世令德之後薰濡染漬刻意於學酣嗜

與冊頓倒熟爛尤喜左氏春秋寂爲學者左右
采獲持去精義以下其他師淳化中順賊起郡
邑大擾郎中盡委去貲橐挈家所有書居二江
野外與曲賊不能到處穴地藏之曰貨財吾不
屑此書如爲兵火蹂爐後求無有也事平出之
使子弟日夜講解誦習要之爲名儒故有如公
者子焉公天聖五年郡舉進士南宮類其所程
文奏入高等覆試廷下唱第裁得同學究出身
公進撫陛楢辭不願就願復隸他日薦書意甚
切上使中貴人呂溫語諭之乃已調佐永興軍
醴泉縣間益自勉造爲詞章遂鎖主簿廳以起
於是中八年進士乙科授本軍推官論代丁旌
德憂外除補涇州幕用舉者改著作佐郎知彭
州濛陽縣遷秘書丞太常博士監在京左廂店
宅務以郎中喪去職終制授屯田員外郎通判
定州今丞相昌黎韓公時爲經畧使判府事事
一切委公凡有可呂古義裝潤表疏使理趣較
明有條紀不難諭者非呂公無誰爲之丞相視

公禮特厚轉都官員外郎賜五品服御史闕詔
近臣上有行誼者補之今孫少傅并爲中丞呂
公名聞衆憚公端勁難揉遂執仇議以罷拜職
方員外郎知開封府縣縣治畫京城之半事目
苛冗復爲彊家巨宗佩貴挾姦侵撓紀律鐫折
下戶錮理專利以居於已公至逾月皆懍懍自
約不敢引手探公緩急羣賤孤弱始得開蕩喑
噎吐爲和氣至今議者談治赤之最公先也呂
屯田郎中知磁州磁人鈍緩少文公爲立學選

師呂教育之躬目臨視較試藝術旌引能者厲
飭不逮故風尚鶩然一變推俗民既禮讓事亦
休簡未幾移江南西路提點刑獄臨川郡丞南
昌從事皆大臣子弟倚藉勢力放肆貪暴前按
察者率皆顧忌遮護陽不省問公視事即鉤治
之狀得聞上逐去由是列郡傾聳震惕食飲眠
寐不忘檢戒江南民雖嘗以訟自喜然有呂註
誤入法者前人諱惡之槩嘗以例移管他處公
閱籍指辨盡還之鄉袁州分宜縣具獄上兄弟

二人者斷家發柩取物敗其重意悉級結增就
一與其弟本非矣弟癡騃庸懦已悉臣也公視
狀直曰兄乃賊弟何預爲是必有以力轉其情
者屬有司謹驗卒如公言各呂罪免群論稱嘆
謂公神明矣公行廬陵有婦人來自嶺南遣婢
持尺紙詣公傳言夫死無所附願得適人以圖
北歸望公閔肯書此貴人無疑納我公謂曰若
主何在令自來婢去公曰外有人矣是將有利
其財而爲之謀以我爲信者默令捕之寔爲無

賴者誘給以覘其所齎裝公致之獄道此伏罪
而遣良枚護送婦人歸京虔州民私貿鹽以自
業世習抵冒雖毒徵痛斷然不肯少悔者朝
廷既亦以厚格當所獲故捕吏務多得其狀名
至究者取所賞往往鍛鍊平罪以當其所酬公
下論切戒謂不可復若後者比會信豐令嘗繫此等
囚逮二百人公引前一二簡詰獲犯實者五之
二自是鹽獄遂省至今人謳歌之嘉祐六年八
月二十七日公權虔守事且出聚僚吏區決如

平時罷歸食疾作樂不及下以卒年六十五也
公方重端梗簡介靜嘿自讀書便好追訂古聖
賢所呂立言示後世之意其爲文章浩蕩閎碩
騰高踔遠解理析義夷易明白西南士人宗師
之其講議世故開列政要原所以治亂之端與
夫所以致之由如誦說可聽以紀性孝友事
親生死無少怠養亡弟諸孤恩意益厚如已子
善草隸得法然甚惜不妄寫以與人於世少合
凡取交於人必始卒用信無以寒熱易其守韓

丞相最爲知公方將薦用公而公遽亡矣嗚呼
其命也耶公先娶勾氏早世再娶李氏贈司空
曹並補太廟齋郎曰孟曳舉進士皆被慈訓敦
飭素業非所以隕墜公之所植者女一人嫁前
進士毛世勣以治平元年十一月其日葬於晉
原縣白馬鄉飛昆里之先塋於其葬也韓丞相
呂詩悼之真曳以同嘗論文於公之左右來求

銘爲之銘曰
測古之深　蹈道之高　極其端涯
靜不以勞　偉然文中　仁磨義軋
孰司其關　久不使發　有地十州
既營少施　曾不滂洋　大故呂隨
孰謂乎公　有書有子　而遽及此　天其昌之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七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禎　吳鬼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都官員外郎錢君墓誌銘

亡友去私諱褒姓錢氏懷安軍金堂縣人生七

年而孤其世父良絕器之教養若已子去私性
淳篤寬言笑嗜學諸兒挽引與戲不過晷就其
處已復還几案對簡冊爾嘗窺誦詩書終卷不
亂既冠文章道誼鴻麗通博翕然聞兩蜀間士
大夫爭求交之慶曆初舉開封府進士試廷下
不中遂歸曰吾術其未至耶郊居外人事盡取
所有書日夜攻究騰高入深泉擊剔抉無所不
得以爲其所有猶曰未也是歲秋賦尚不肯應
書太守集賢林侯槩力起之且緩期以待去私
爲出並諸生試侯取去私爲第一人明年遂中

甲科調江陵節度推官老姦夙黠不敢侮妄時
故相劉公沆臨府剛嚴峭勁少所推借嘗謂去
私曰君始仕而論事多與法合豈少習之耶去
私言是安假習法與人情何嘗甚相遠若處之
平心自可決不疑矣公是之他日見其所爲文
歎曰君事業有如此簿書豈可久相仍哉薦之
再授京兆府掌書記晏元獻最愛去私嘗召與
語終日文潞公來雍以賓佐自隨朝廷改去私
定國軍幕潞公留之屢試以難劇皆辦稱其才

文章獎奏遷著作郎知河南府登封縣縣有嵩
陽書院師席久倚生徒盡散落去私盡料邑人
子弟之良者遣往教之四方之士來者皆留其
中嵩陽之學至今爲盛蓋去私至後始能如此
京洛之民窳墮事末利不重墾稼去私爲遍詣
田間相視指慶溝泉壠壞藝桑稻以法授其
民飽煖之頴許之人轉流而占籍者歲加益
嵩少天下山水最佳絕處巒巖澗谷幽深與遼
道祠佛宇布若聯罫前朝高爽倣逸之士遺迹

如昨今秘書監劉公兒與去私爲泉石之友閒
常步入以極其勝連月忘返而縣無慶事遷秘
書丞簽書興州判官廳公事州在崎嶇山壑之
中民吏椎質諸不如事向官此者但務一切去
私爲其整比次娖條理纖細無有違矢興遂名
治郡至今襲用其術改太常博士屯田員外郎
賜服五品鳳翔盩厔縣望遷澤置馬務監牧使
衆去私主之兼知縣事縣介岐雍土田演沃民

誠治之久而其下不敢以毫髮不可事徼倖於
去私治平刺陝西義勇其法不問衣冠與下戶
皆籍人甚駭恐去私爲白府免不聽移書轉運
使爲奏朝廷從之衆始安皆有兩詞詣去私辨
客有紿其所不直者厚納其金陽爲將以言於
去私所易其獄去私理之自如其人出遍客復
取金去私知但默笑待客如平時外人益信去
私之公且謂去私仁人長者而指客不若大疏
閭巷簡籍交口頌罵客竟以羞死改都官員外

郎今韓大參爲三司使奏去私通判其府事未報而去私卒治平三年六月十七日也享年五十三去私爲人情地夷曠無有徑路而所與之遊者無賢不肖皆得其歡心而去私胷中辨其所以爲賢不肖者寔皎然爾事世父孝謹尤篤嘗以其所當遷官具情呈聞上且曰臣伯良有大恩於臣願求授之天子嘉焉命遂下廩給之羸盡分致其族以至及其故舊所不能自濟者其於自奉裁足而已器服玩好散置几格人所欲得隨其取去未嘗有一言之吝其臨政明敏愛恕不務巧刻辯詰訴訟儻無深非重過皆講解使去初若寬簡不斷然而淹久浸漉於人盡愜其所素意蓋本不欲加疵瘢而後可使復爲完好者也故每去人必思之罷登封累年嘗復過之邑人扶老提穉扣輿出郊候拜留連不忍輒去左右送之復如此既死二曲人有訟不得去私爲其無可柰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瘞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其所伸者知其無可柰何則必詣去私殯室瘞酒燒幣號泣告訴具道其所以如此不能復見

以春秋名其家母王氏贈遷君縣太君夫人耿氏姚靜端素儀度可法自歸去私相與嘗飭家事外齊內明資去私於學以至得第從官在雍嬰疾遂去世再娶江氏刑部郎中集賢校理同修起居注林復之女封長安縣君賢而有文去私没後家甚貧長安安之不戚戚惟督諸子爲學期以復興門戶爲意男六人端甫端衡端誠端懿女四人長適進士侯去非餘尚幼去私有文集二十卷大抵淳重明白長於議

論以熙寧四年二月丙寅葬于盤屋縣仙遊鄉黃龍原耿夫人祔焉端甫昆仲以同於其父交遊爲最深者來哭求銘同辭之非矣既泣且銘之曰

嗚呼去私其可謂當世之淑人君子者也寬裕和懿才明敏給政事文學皆有能譽而其官其壽兩不能獲夫天之報劾於人所以必然用善惡之行者同耆論之精且審矣今於其間也竟何如哉去私又使人置疑於其子孫復能嗣其業當有復能興大之者嗚呼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去私之墓者同也去私聞之乎嗚呼哀哉

屯田員外郎羅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九月十日職方員外郎羅君登請同於成都回車館手授其友進士張簡所爲其先君行狀一通且曰登將以十一月二十九日葬先人于晉原文井鄉富饒里伏念先人爲人終身之大端於世可無愧非以文字載而藏諸墓則恐不知於後人登罪逆愈深矣敢以此累左右願哀其東諸之同屢以不敏讓不得退而按其狀以書其辭云君諱致恭字奉之其先蒙於三國時自襄陽來爲廣漢太守其子憲後有功於晉室封西鄂侯益曰烈子襲復守廣漢兄之子尚又爲益州刺史值時擾攘遂家于蜀厥後累世不顯至君之高曾皆居於邛之安仁自大父始遷于益之雙流君既生七年而孤與母閻依外氏于唐安由是爲其郡人順賊叛唐安先

遭兵君始九歲其外兄閻太古攜君逃伏匿草野賊誅太古收斂其所藏書與君日夜講讀君能暗誦尚書自堯典至秦誓一起不絕太古每稱愛之授以左氏春秋盡通其學君復以其所能勉勵太古之子顗故有文行爲西南名人君事母孝閭里以爲法初徙唐安也雙流有良田三百畝母以君幼且屬其親甸氏者主之甸氏無賴以酒壞其產又反君母之身一朕亦無有也君悶求不得遂絕口不道人詰

之君曰始謀欲其爲吾幹視此田者乃吾母之
不疑其爲人而諉之耳今其既[redacted]人有異吾母
之所不疑吾將爭之詎不傷吾母之心乎吾不
爲矣義者深歎之性剛嚴惡人之不以正直奉
其身尤諱方外怪妄之說與夫鬼神荒惑之事
有語者輒折之不少容故鄉里慴焉築室北城
外使子弟學求名儒爲之師友自身督其業日
考其進否爲勸沮景祐中職方君一舉中進士
第郡人爭欲以文學大其門戶者以君爲之標

榜焉君以慶曆元年三月二十日以疾卒于家
享年五十九累以子官贈屯田員外郎曾祖諱
毅祖諱遵道父諱顯君之配曰樊氏封長壽縣
君君生男二人長職方君也行誼粹敏君官人
德之次曰懿爲學有守女二人一適四門助教
張中正一適進士樊厚早世孫四人曰貽孫彭
孫壽孫宜孫銘曰

君裔本顓頊後以國得姓三世守蓂一絕不
續幾千載無聞人君少時艱難遭盛明始以
文訓子弟已仕漸顯君亦躬受其榮自此
復綿綿以興矣嗚呼君無恨也

咸陽主簿任君墓誌銘

君諱其字其性沈敏儀神端厚自入橫舍遂好
學凡五經未十歲悉通誦造詞章謹嚴如其爲
人兩舉進士皆首送治平二年與其弟更俱中
第南臺調主京兆府咸陽簿縣居要劇凡西北
使車兵籍往來之所求索者日月不廢領戶復
繁夥以曲直來廷下斬取裁辨之者旦暮相纓

紼君始至會今尉缺能獨當其事巨細區處各
中其會殊不若以經營而累其中者上官咸咨
之君嘗期更共舉賢良方正會得符徙莞義谷
稅幸以暇習科業晝夜不自休重就因得疾求
歸莞城中開元佛寺萬藥進不効乃革召其孥
諭之曰是理吾固已知之矣唯父毋官塞上遠
不得一訣此爲恨持入于地下無窮矣言訖乃
告盡享年三十六治平三年六月初八日也秦
蜀之人聞者皆藹然涕洟談其爲人娶雍氏生

男子二人一忠恕年十一歲一小宇遺慶君沒
一月始生女子四人許嫁廖氏黃氏王氏一方
三歲有文集二十卷皆講道濟時之術又必傳
者君之先本長安萬年人十二代祖璧自江州
移閬州刺史卒以世亂不歸乃家新井縣八代
祖畧與其兄疇唐元和中繼登進士既貴遂改
所居鄉里爲二龍鄉三溪爲桂枝村七代祖椿
徙梓州鄰縣木瓜莊今爲鄰人曾祖某不仕祖
某贈尚書職方員外郎父某屯田郎中通判原

州毋其縣君雍氏初君赴官從郎中至岐留五
日別去上馬屢顧大泣且戀戀郎中心異之謂
與常殊也後一年郎中表致政得請還里中乃
與其樞歸始悟其長辭已去年矣於是以某年
其月其日葬於鹽亭縣石閣里西山祖夫人之
塋次郎中以某知君俾其誌君墓銘曰

殷中丞杜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上世長安杜陵人曾祖知權唐
廣明中與公孫佾者同以醫侍僖宗幸成都後
以劒南山水佳秀愛之乃留居遂爲普安郡人
祖昭少有懿行家饒財里人多從之假貸久而
有不能自償者見其人愈慰以好語計終不可
責則盡取其券投諸火不復問衆咸德之父震
性端重喜立風節太平興國詔書下善士爲
鄉里所稱者將官之守臣以震聞既至闕下辭

不願仕以歸識者咨其高然好學不倦自六經
歷代史以至曲說小傳皆手寫極精楷校對無
少謬日夜督君從事其中君沈敏强博無所不
覽凡見古人行事卓然有在人所以不能爲之
者未嘗不拊巳嗟誦賞激再三起而疏之於屏
壁牕戶日自省閱又以教子孫復爲其親友良
能使爲之兩蜀文士無不延致俾其子與之遊

行遂善其舉慶曆中一上中進士今爲都官員
外郎君凡從其子官舉以忠義仁恕教其爲政
故行所至以治稱君力矣君生平爽健少疾嘉
祐五年八月二十日在同州之官舍忽告病漸
華以至不起太子賓客趙公良規時將州素與
君往來甚厚聞君卒走臨君喪哭之慟爲文祭
之極哀州人無少長皆下泣曰善人死矣享年
七十四君先娶公孫氏乃其先所與同入蜀名
俗者之後先卒贈榮陽縣太君再娶何氏君士

未幾亦卒贈新安縣太君行以治平四年五月
十三日葬君於華州華陰縣保德鄉仙谷口之
北二里二夫人者從焉君以子恩爲大理評事
致仕再贈殿中丞一子中都君行也二女長適
綿州進士蒲檢次適閬州進士蒲皐孫若干人
中都君與同有閭里之舊同常愛中都君之爲
人和粹温厚見焉銘其父之墓不敢辭爲之銘
銘曰

祖蒔之父蔣之子蘧之而君權其資以自燕
嬉以享平壽祺以太華之陰而爲之歸茲世

之所希今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八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訂

蜀　李　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校

墓誌

試秘書省校書郎趙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五月十三日龍圖閣直學士吏部員外郎知成都府天水趙公某之子新授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知杭州於潛縣事監西京粮料院名屼字景山以疾卒于洛陽之官舍卜以某年某月某日載其柩歸衢州葬於某縣某鄉某里某原龍圖公一日召其部吏廣漢郡尉文某語之曰余之子不幸棄世余常觀其所爲宜有以舒發流聞于後者今已矣使其志不克就嗚呼余識子且舊子可爲余誌其墓同被命唯唯退自念同文字樸澁何足以綴緝於潛君之美行告于無窮然辱龍圖公眷愛之重當勉

强無以辭乃按於潛君之叔著作佐郎楊之狀云君之生風度竦秀寡言笑既毀齒性益聰悟誦書畫字無一日不加進龍圖公友愛羣弟多猶之官每退食卽便舍相與磨講道誼爲文章而君常入諸父行謹謹就業未始略遨嬉不滿其所程淳粹和厚無毫髮兒姪之過一家欣愛之年十六舉進士不中歸自閉嗇愈奮厲增力極取游太學事先生胡援授諸經鉤探檃栝抉造詣深隱纂譔辭語精簡渾重援獨常稱之同舍生三十人君最少動有儀法衆以君不敢燕惰廢所事兩就天府貢禮部輒落龍圖公爲益州路轉運使用祫享授君太廟齋郎嘉祐中鑰試嘉慶院復得是時場屋方議以策論取士天下豪俊並挾藝京師無一人肯自以爲吾不如某人而願下之者南宮主司皆禁林鉅公亦審慎戒飭以待多士既試文卷塗入悉高譚劇辨磊磊可畏而東次其可以應當世之所宜用者上之以君當奏名第六於是都下烜然馳聲稱遂

遠聞龍圖公鄉在臺諫論事不少避權貴風威
過人海內駭伏人至是得君名皆曰趙氏復有
此子矣中第御前調憲州司理參軍或謂曰君
盛年有令譽從宦邊藩榮途自此遠矣君曰雖
然吾安忘此吾親之側無它兄弟以侍且旦暮
去左右豈所云樂耶因留不之官今皇帝改元
之二年春龍圖公自河北都轉運使移成都朝
廷以君爲縣令假爲河南府且使視其家未治
事得疾藥不効寢革毋夫人在旁日夜憂泣無

所問計君徐起安坐怡顏色如平時曰死生固
有定期自昔人誰逃者願毋自苦恐耿耿祇以
累阿婆因索紙爲書將留訣成都裁數行復裂
之 此又重吾大人之傷也遂投筆以卒時年
三十一噫君之事其止此耶君既爲名臣子早
以文行知於人死之日中外士大夫與其所往
還及龍圖公嘗所臨之吏民無不嗟悼以泣且
疑夫天地鬼神以禍福考善惡而施之者於君
殊未爲可諒矣君博學喜辯論雅善鼓琴平居

入靜室爲雍容閑澹之音以揄揚其和易之性
聞之者皆泊然忘世慮擾其中好黃帝書曉診
法明藥品之所以能爲功與病之可治不治之
狀嘗被亷疾懼其親爲憂陰自療之至愈不以
告有文數十篇語氣浩蕩皆可與當時號能爲
詞章者較上下餘未就君之先本會稽人上有
官于衢州者因留不去今家焉曾祖諱其廬州
廬江縣尉善吟詩其語清深險峭不類近世作
者有集行人間人爭誦之祖諱其廣州南海縣

主簿贈給事中君娶時氏生女子四人長十三
歲餘尚幼男子一人名河北郎始三歲毋安定
郡君徐氏見君物故聞君語一悟遂自解不邑
邑銘曰

惟君之生　蹈慶之基　憑堅乘完
孰憚以危　爰初橫經　在勤弗嬉
道妙聖眞　取深其師　乃試天官
汪洋發詞　下動諸公　爭收競持
籍名於高　盛譽四馳　獲第入銓

幷獄是司　曰吾之親　有子止斯
敢名宦游　去左右爲　遂留其旁
氣下聲怡　餘力於行　學問愈滋
帝用成都　疏恩淋漓　君君洛陽
廩事以尸　乃進爾資　乃便爾私
會不乂焉　得疾莫醫　遂至奄然
羣啼衆嘻　於嗟乎君　命曷若茲
回誼之亡　君齒與差　何天於賢
不假以耆　當在其嬰　百福承之　太末之墟
舊兆纍纍　山磨水淤　名豈卽衰　刻詞茫茫
以慰永思

梓州處士張公墓誌

有篤行君子姓張氏名温其字希澤居梓州城中六十五年治平改元正月日以疾終于家閭巷田野之人凡見聞其所以爲人者皆涕泣相弔曰天胡爲而遽奪若人之壽耶如是者累月矣希澤少喜儒術經傳百家曲學小說無不盡讀既讀無不盡曉其大抵舉進士不中乃放肆自得與世俗俛仰浩然若不可以法制收斂之者性明悟内行孝謹知是身不足以爲已有故投之於自然之域而不以貧賤富貴累其心謂人疾苦其惠利爲無涯故顯鄉醫藝而大究其精巧父母死日夜膜拜西方聖人自閼十二分教者數過以圖報罔極至老無少倦赴人病急雖風雨道途之阻未嘗輒以辭既而不復計

校其所以爲謝死之日使人攀慕哀戚者以此好飲酒至頹倒而語言不亂善談謔臺臺可聽人多記去以娛其坐賓客與人交終身常恐有毫髮之缺而不得其歡心也人或非意侵之會不以恨至曾中遇之如平時其人久亦自悔年未三十喪其配遂終身不娶慶曆中余始自永泰來應舉是時郡中諸君未甚識余然槩以疏外闊之希澤一見余於稠人遂引其友陳顧信臣詣余於邸退相謂曰吾輩有子常患無良師友

以磨切之者今見其人矣於是二人者各遣其
子以從余遊待余二十年日益恭希澤初得
疾余持服里居遣人候之希澤報曰我無狀子
最爲知我者今亡矣病革不復見子願得子之文以
記我死死瞑目余方在京師不得哭送輀車之
葬於某鄉某里余既死其子以某年某月某日
後又不得以文與俱藏於幽壙誠所恨矣歸而
其子擇交以其先人嘗見累於余也敘其理命
屢以抵余且曰陳皐希古先生既已誌先人之
墓矣其所以謂之表者非君也其誰爲之余乃

且欠希澤之生平如此復系以辭而哀之云

亶亮而弗駿又輔以學性其渾矣檢諸身
動不夫倫何疵咎之或履得於是陶然自
貴可以謂之君子天胡以壽畀彼厚而獨
嗇於此嗟乎希澤魂安所適今一世云已
秘書丞陳君墓誌銘

君諱杖獻字元之蜀州新津人其上世由潁川
從僖宗入蜀因不歸籍此縣東北鳳皇岡有丘

墓十許世深林巨木蔚然有豪宗大姓氣象而
自五代已降無仕者君生而聳慧始讀書一歷
目而遂貫於心不廢忘下筆走詞語駿駿不可
止過其徒算畏之中皇祐元年進士第爲萬州
司戶參軍居官如故習老黠吏不敢肆其巧忠
守缺轉運使以君攝其事久之郡政大治人盡
服察舉得令移郴縣郴湖南小邑民吏雜擾牒
訴日日堆几案君剖決裁判始視事睨廷下忽取
一人者鉤詰之本虔民也寓於此九二十年受

賕出入鄉市搆兩訟以亂令治謂君新至故雜
糊人觀君聽斷是否期中之得情如此具對閫
之安撫使流它郡自是惡少相語以君爲神不
知某用何術也獄辭遂省縣之粟移予衡往反
數百里下戶不能獨去人有倍斂其酬爲輸之
者往往遁避不可求遂至再納此弊尤甚君擇
高貲附其道與幷幹之故賦入辦先諸縣里民
有各失一犢者踰年甲始獲於乙乙拒益堅詣
縣辨君俾引其特使視犢躍就其乳乃還甲爭

遂定一邑嗟尚之焉氏僭竊多横賦每丁歲有
常率幾百年仁宗朝有詔一切除之而郴道衡
永桂陽監不諭旨督斂尚急君建言轉運使悉
免忘慮數萬萬而方二三千里之民始得擲去
重壓而舒四體矣羣口邕邕頌君不休同年陳
啓期過縣聞之作詩與君有巨刃秋霜寒之句
及罷民遮道涕挽極謝乃得行入朝授著作佐
郎知綿州魏城縣遷秘書丞賜緋衣銀魚魏城

之政大抵不甚力而自占八邑之最歲滿以太
夫人年高乞便地復得巴西縣未赴因臥疾慶
寧元年七月某日遂卒于其家享年五十一君
素羸瘠平時常喘喘畏風蕭然骨立若不能朝
暮人也然臨事講利害決是非氣厲而語壯短
長見前不可屈蓋剛果內蓄以學術輔之而吐
理明白也性孝友事太夫人每懼以已疾爲憂
常强飯設精神以立左右問之答亡恙太夫人
乃喜姊二人貧且孀君指腴田二頃贍之終身
以及其甥又爲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

者不敢犯與人交簡介若不相密而遇有所急
難冒鋒刃入湯火肯爲也死之日無誰不泣泣
初病革其弟叔達問所以欲爲君曰我何所言
但佩恨入地而不能泯滅者使老母不及封而
哭我矣雖然願得與可文納吾壙中乃幸也淚
數行下氣遂絕曾祖某祖某考某母唐氏年八
十君娶樂氏再娶周氏男一人君軫女一人適
太學進士勾龍坰孫女二人以某年某月日葬
於某鄉某原叔達以君之見屬其書遣介來道

君之語求銘其墓同乃君之同年進士與游甚
熟泣而銘之曰

奄奄其息兮斬斬其形人視之而不知其
中兮但常惜其不能以久生然其論議之
高兮區處之明蓋受於所稟兮而發於所
行胡不錫以永年兮中道以傾伊神理之
莊昧兮善惡安足以講評嗚呼元之兮吾
以及其甥又爲經營其家使其族之狠忿暴戾

李公澤墓誌銘

君諱慎從字公澤會祖諱某父諱某其先八世
祖諱遠本京兆府萬年縣人廣明中隨駕入匿
爲晉原令後遂不去家成都之溫江今又遷爲
郫人至大父始不仕父贈太常少卿毋文氏其
縣君少卿有子五人盡使學進士教導有法自
成童悉與它兒異至有未勝冠而能中其科等
者慎修慎交也慎徽後亦取皇祐元年高第二
已物故惟慎惟修今爲都官郎中君性精敏自
皆其氣骨已岌然秀爽讀書不廢忘爲文辭皆

具曉大端不煩其師少卿厭世諸兄既從宦弟
幼各未立君視家事鉄然亡它纍以待供索乃
脫身治產設次第積居與時逐未幾號饒益督
其弟慎用日夜從千學不容墮游嘗語之曰閨
勿與我事凡婚嫁一主於我爾自動爾之所當
爲勿中休給遠賚近上下究足無問言慎思亦
登皇祐五年進士先卒而君獨享優游之樂於
其里閭爲善人君子衆雖景慕之而不可以力
致第嗟咨信嚮而退自恨其不能如也君復和

裕堅正內外親友以至墟落鄰閈之人無不相
與驩遇其有所未善不脅正之無不改以謝凡
吉凶燕集未有一日忽在衆人之後客子游仕
至其邑有所求須先詣君君爲之推引裁處各
稱其所欲以去故其善譽寖聞于人人賢之蓋

修而皆詣當處它不能及也少愚將有所欲爲
而尚尤豫者必更取君講解辨折然後乃定其
於治事明審能厭人意也如此君平時嘗謂人
云吾壽已自知不能久於世問之但笑不道其
所以能得自知之者故於易老莊釋之書必纍
纍再三研玩其極深之論而有意於其間者焉
某年某月忽得疾雖甚革而神意不亂治後事
尤委曲至某日遂不起享年若干君娶申氏生
五男曰某某娶王氏皆好學整飭不務敖溢人
皆曰公澤宜有後也三女長適何氏二許嫁某
等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葬君於某鄉某原謂某

於君爲親且密知君最詳來求銘君之墓其泣而爲之銘銘曰

於乎公澤之爲人也外雖夷易而中甚端勁故其接乎物也以和而處乎事也以正惜其名位有遺其才謀而鄉黨止述其誼行胡爲善不得其酬今卒閟之以所命甫五十而遂沒今夫何遘茲乎不幸推其無所欲然今有後之咸盛何以知其然今曰元昆之顯而諸嗣之今

邛州處士郭君墓誌銘

余少時與郭周田蟠叟同學西州交游甚熟知其父處士者之爲人常愛之處士今既死蟠叟求余銘其墓處士諱某字其自言本汾陽忠武之後子孫流落居蜀不知凡幾世占名于邛家素饒財處士少任俠儻遏無畛域善格五意錢之戲每入市羣豪朋來從隨上下酣飲謳歌嚣諠擊鞠奕鷹犬罷即入隱坊與其徒投五木爭繒綵金貝一擲不盧遂推去不顧藉時亦勝人不貲爲寒士巧乞盡畀之不以爲已物故義聲

人生常患已之所欲樂爲而禮法從而攖之櫚然如囚曾不得恣肆而自嬉若處士者少脫略而無羈救盪一世而曾中不置乎險夷以壽而返今羣口爲之齎咨發其

慶以昌後今其子宜之

榮州楊處士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榮州榮德人其上世官族見紫微石公楊休龍圖李公綱爲其考虞部郎中見素妣崇德縣君袁氏之墓銘君少敏惠嘗授經於唐安羅勉先生通博善講議辯者不能敵晚工於詩既又且精意詞高新無所得其迹於父毋昆弟一盡其孝友崇德病累旬君再剔髀肉以饌進悉愈郎中好接賓客兩蜀聞人無不至門

下君善治產致資以贍給其用多寡稱之楊氏所以義聲滿天下實由君振之也間嘗語羣弟曰家事不可以累大人予其主之爾曹第力學于將資爾異時求有以昌大門戶者是後慶有繇郡舉試禮部而若冲者遂中其第今已入尚書爲郎矣君性方廉重許諾視人有不類輒恥遇之如一善可喜則獎厲稱述靡靡不已宗族鄰里婚喪之用所不能足者君咸爲辦之賴遠別業爲一郡之冠其林巒之秀澗谷之異園擁

列立若設圖畫君於其間築室百楹裒輯古今書史萬卷引內外良子弟數十人召耆儒之有名業者教之其子約果登皇祐五年進士授遂州小溪縣主簿先君卒餘皆擢擢號稱佳士者君以至和二年九月十五日以疾不起享年若干娶王氏生男子五人綱約紹紀紘女子六人壻曹州進士汝其資州資陽縣尉袁某進士勾某袁某張某著作佐郎知綿州魏城縣張某孫男十人某曾孫某君以嘉祐五年二月二十五

日葬於崇德縣葉川鄉南坦莊錡以書并狀拜道士李有慶來請同山居始求銘君之墓同亦與錡識故爲之銘銘曰

古語有之　天道難論　吾今於君
以爲知言　種善殖德　所蘩未蕃
中壽亟亡　人聞而冤　何以慰君
有文諸孫

綿州李處士墓誌銘

先生諱某字某綿州巴西縣人曾祖某仕孟昶

意其國不能以久復位下無所信道遂解官以
去就閑居焉祖某善計策廣政末年兩川搶攘
郡邑多寇盜能用之以庇護族黨獲亡恙鄉人
以才豪名之父某博學有智思尤深於診劑入
遠近賴其術而不夭枉者無幾數然未嘗靳之
來以賄爲謝者有問之曰吾求以此德遺後人
生先生遂使被儒服先生少通敏才辯傾給自
嚮師學專精講問一有力不厭橫波絕浪大漸經
史時出其語以聳坐客雖其朋流率無不下之

者景祐初就進士舉試禮部既不得歎曰吾不
能是矣吾有子宜其爲之於是歸教其子及里
中良子弟晝夜相臨隨自不少懈不十年其子
文藝益精凡兩偕計吏一試大廷下途中皇祐
五年第蜀人常謂先生意與物出入相應効乃
如此性孝友家饒財不自靳嘗養同產常使厚
於己歸二甥於良家奩盞所與視己子一槩獨
不異寶元蜀旱大饑朝廷遣貴臣撫諭發私帑
合程者畀赤牒先生曰民困歷上憂之若此豈

幸之以徼身名時耶吾所蓄雖不能如其格忍
自閉以視元元捐瘠乎悉倒廩輸之官無德色
在位咸高之士有來綿者未授館悉先詣先生
所先生從之游無問風雨相騶至去皆滿意不
戚戚故其好事之聲聞四方也以此所居西偏
構月軒常隱几其中端靜凝默人不知其所以
爲時復論譔有書號百一者凡十卷大抵明古
意述世務自言此書百分塵有一能補於吾道
者乃名耳好吟詩逮千餘篇語近而意高皆不

徒爲之者治平四年十月十五日以疾卒于家
病已革尚能作詩以與其交親爲訣其日起索
冠帶坐求筆疏紙曰不爲不道不爲不正裁八
字氣漸短目瞑筆落遂化去一城之人無誰何
皆奔走哭鼜相屬道上春秋六十有六矣娶文
氏生一男三女男諲伯爲秘書丞知邛州大邑
縣女適周氏范氏文氏周范二女先亡孫若干
人卜以某年某月日葬先生於某鄉某里祖塋
之東嗚呼同嘗憶去年六月自廣漢移守安嶽

道先生門下入拜先生於南堂先生與同語時有不任被病恐不能久留於世之說同解之先生笑曰事當然者何足異矣別未百日而秘丞君遣使以狀來且謂同曰誼伯惡逆深重而遽喪所天先人臨終攬誼伯手屬之曰吾死當使曾州誌吾墓幸矣慎無忘誼伯敢恃遺訓以累君誠死罪同讀已曰噫善人也今死矣其治命尚能以予文爲求於予厚矣肯不爲之銘之歟遂爲之銘銘曰

山蟠於維而水走乎乾之維中有墓兮蹲而巍問焉居之者云誰成紀先生之所歸先生之生兮爲鄉里之所師宜其遺光餘耀兮愈華而不衰吾恐綿人世世之子孫兮今望者趨之而過者拜之刻載善行無愧辭嗚呼先生安所虧

丹淵集卷三十八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三十九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同校

蜀 李 應禎子應禎務滋同參

吳 吳 一標建先

墓誌

龍圖母公墓誌銘

公諱某字某其先河東人鳳翔天興令贈太子中舍諱某之曾孫汾州介休令贈比部員外郎

諱某之孫國子博士贈刑部侍郎諱某之子也母裴氏累封長壽縣大君比部既倦官未六十脫簪笏以去愛鄠杜美田望紫閣並圭峯築室灌園與其人上下擊鮮釀醇相招延爲林野之歡遠近附從之遂爲其士人侍郎雖宦遊四十年而資尚恬泊不競問視其先人之高亦自引避居故廬讀書吟詩教其子爲學公之昆弟時甚少已皆有才名傾動關陝識者悉曰母氏慶門也不在彼此矣公生而聰悟不煩師訓閱經

史造詞章能盡至其精工應天聖八年進士中
其等調原州軍事推官攝涇州倚邊凡所處輕重索
謀慮適當乃無事不爾或紛亂至有可以爲憂
者殊與內郡政令不相若其將既用武人少曉
此得公佽助裁講至去民夷帖帖無他議轉運
使李紘剛嚴介急遇其下未嘗相從容獨以公
爲才能渭州酒稅常課屢缺紘怒主吏不職議
逐去且薦公領之公至以已所入補前之不足
主吏因免庚善罷公尚以其最得大理寺丞乃

知京兆府櫟陽縣縣民橫猾好犯法號難治翁
一而公以易術治之民自信約不得妄入公之
廷下遷殿中丞移知邛州蒲江縣蕭歲知黎州
黎爲西南絕境越巖道濱大渡連山如墻中斷
一道州正扼其口乘高見邛部川聚落如掌
上實朝廷所挂慮而擇人以爲守長之處部昔
常以本道按察使視其部吏有長才善撫馭者
薦充之故公得以行焉自蠻都王城歲驅馬過
河抵公城中與中國相貿易摩撫有術則靡卉

柔服如人一不厭其欲則嗥呼搏捽羣跳盪
閭閧不能止此其常也公既示以恩信其驁桀
不馴者擒戮之衆憚且愛二年無敢輒以彊語
附譯者以及公轉太常博士以侍郎憂去職服
除還本官通判乾州林瑀守成州放手受賕不
顧傍他鎖姦鍵惡密不可發包拯爲轉運使以
威察自名顧無如瑀何然疾之甚願必以誅死
請公攝其州得狀卽實之獄公往見瑀以數語
伏其罪不務奇中而與法正相等瑀無憾衆咸

允之遷屯田員外郎通判鳳州改都官員外郎
移坊州州自唐涉五代節度使麤武暴橫訾用
不法下禍部邑征稅關渡多設虛筭斂以殘虐
因仍至今役鄉戶使典領其人得此卽破產以
至一縷盡輸之官而未償者公曰棄法也吾豈
忍若前人坐視之耶上章極言請別立新課以
下捄危亟朝廷從之坊人所以獲疽瘼斷瀆而
肌肉完好者公惠也未幾召入爲侍御史嘗賜
對便坐公言帝王治國之本職在專求公相以

自羽翼杜衍范仲淹不幸早去陛下左右自後所得如衍仲淹者幾何人雖有可用者皆被散使在外竊恐陛下風教自此無如先時仁宗大悟連復其所可用者朝論翕然嘉之二年除三司鹽鐵判官尋爲言事御史明年拜起居舍人知諫院淮南京西轉運使以賦外它錢貢上曰羨餘請不隸大農給中上將議貸公曰是兩道比佗財用尤爲不支苟非誅取慘橫安所出此如恩之是借吏手以推剥吾民之膚髓耳不可

遂罷近歲士大夫多營占民田以自膏潤幸民向役出下佔盡所有納之相尚無制而其諸所以徭於官者負愈重去瘠取沃鐫竈益暴公請限其頃畝各以官品裁約之議行上下以便國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爲優典凡得以官歲上其名者數百矣入流既繁仕路紛雜公深疏其敝章下近臣會議類皆顧已謂久今遽更之不宜公持之益堅道利害上前卒得請無慮歲減三百員其源少清孤平者獲叙進公之建說有大體可行之爲良法皆類此長壽從其少子官南岐且疾公亟請省視獲告日夜馳往至即以居喪聞終制用前官充兩浙路轉運使未行改兵部員外郎直史館知邠州數月授直龍圖閣知梓州歲餘乞內郡得涇州轉工部郎中移充成都府路轉運使拜刑部郎中蜀土釀演諸產極富夥官之府庫日入歲受泉幣流溢公嘗謂戍兵曰爾得賜帛與易之以錢也何利衆云帛亦貨諸市利莫如以錢便諸用外所售往往與

官買不相直得錢且幸公曰吾慕願者甫可矣用是凡得十數萬疋今上即位大布恩賞事出不素它道悉配入民下旦暮高直踴數倍百姓讙擾急欲求死而公部中以所嘗居者當之閭里靜野無奇求猛督之賦事帖然濟矣永昭調用多日有司欲天下之財應所費疾若星火公以法務蠲之積錢百萬奏裁裒相屬陸走三千里旦暮副其急大計以辦已而公且遘疾矣嘉祐八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卒于官舍享年六十公

性端重寡頗質狀嚴偉望之炎然使人肅恭戒
飭不敢慢墮而與之語議雍容委靡色和而氣
温又不能舍而去之也其爲郡邑專務寃極隱
敝與人興起長利故所去未嘗無餘思居臺奏
正皆中外所望以爲言者用諫紙不肯書奇謫
幺瑣事以瀆上聽總大端發正論與君相默用
之不設瘏聲以奏露於已也既而一落外官頻
年不歸視當年朋流已翩翩上薄霄漢人悉以
用公爲不當然而公亦自無一語爲戚戚先帝
升遐日夕涕泣遂以病痁途以死而公嘗所蓋
之郡邑與常所往來之人無不哀慟號咷云善
人何負天天奪之也何遽而不少假矣公既死
朝廷遣其弟沆乘驛迎其柩歸權厝於鄧縣以
治平一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某所祔先侍郎之
塋夫人王氏累封永安縣君男二人軻太廟齋
郎十二歲輅試秘書省校書郎若干歲女一人
若干歲沆以都官郎中爲陝西轉運判官好學
有義行奉公之諸孤居長安事如

母教如已子愈于公之存以某嘗獲遊於其伯
仲之間來請銘銘曰

鎮東儉以忠殉魏　後惡禍去丘爲民
積流藏晶入幽閟　宜發其裔洪以熾
惟公生實世所異　厥中端完外恢粹
學焉又充道少試　君蒙其休民被利
耿然權財用曷既　辛以不幸讙衆欷
馳詞窮天浩無寄　其將興之比賢嗣

太子中舍王君墓誌銘

治平二年三月二十日有以笈書而進立于
庭下者問之曰長安王氏之僕來時主戒云汝
亟往廣漢問所題官居納之白去彼凡十二日
走四十驛而至此矣余曰事必有不可緩者命
受其書視其所以遠來見諭之意曰希明不幸
先人以去年三月十四日得疾棄諸孤于家今
年某月某日欲舉其柩從祖母以葬于萬年縣
龍首鄉鳳栖原之先塋竊念先人祿位不甚顯
使志業不克燿燿于當時今已矣若非有以善

文載其事實諸壙中以信于人以傳于後世爲
人之子者之所爲心乎如聞執事常以文章論
譔人父祖之生平其子若孫得以實自以爲事
父祖之道無忝矣希明雖未嘗一見左右敢遺
僕持先人行狀以聞求數語以銘其墓使先人
之靈不鬱鬱於地下希明死幸矣唯執事哀憐
之其詞始末悽楚讀之殆不忍聞其所以云云
者余曰噫斯人也耶嘗憶皇祐初余在邛州慕
時有以強幹爲轉運使所委往來邛蜀間辦公

事者此君耳余羞嘗識之今其死而其子幼不
知余與其父有一日之素能踰重關越險棧於
二千里外以是事見屬或拒之于情可乎乃爲
綴次以慰其子云君諱紳字公儀其上世太原
人唐末因官居閬中後復以官居長安三代矣
君生十年以父蔭爲太廟齋郎自少喜讀書記
問精博爲詞章有條理舉進士不第遂調鳳州
梁泉縣主簿初仕已籍然以廉勤聞滿授漢州
德陽縣主簿令老且懵都不省職事羣吏驕恣

齷齪文法以欺枉吾民民不堪矣而君且至數
日視案牒閱租賦敦徵促役盡暴蔽隱悉伏其罪
而一縣乃治轉運使張公按明教端肅少所推
擇獨稱君才而數任之綿州百姓馮仁美兄弟
訟田十年不能決公以此獄累君未決日其情
得爭語遂息雖其本郡邑之吏嘗歷手者悉曰
是善治此吾不及也公又俾其市五州絕戶遺
田不數月獲錢四百萬內諸庫而民怙然無驅
督之擾代歸授其州長豐令未幾以市田令轉
大理評事知絳州正平縣會縣人行守事者有
產占君籍中其鄰民張順探守意詣州言狀謂
可鑿渠以引其水溉吾村地若干頃甚便守從
之下縣如其議君亟至守所建利害百一千前
謂不可行守怒趣君去決令開渠君抱笏徐起
顧守曰渠則不可開令頭可斷也既而守亦悟
遂使罷君歸一鄉之民擁馬首謝曰我輩非公
壓抑且死矣願爲公刻石以示吾子孫俾知公
爲其父母衣食之也累遷衛尉寺丞大理寺丞

知鳳翔岐山縣君之父度支判治此彼人德之
遺矩餘範君一守無易故居四年而民不敢以
不可治之事干君去之日老幼婦女皆奔走涕
泣謂君何時復當此來也今上即位轉太子中
舍賜緋衣銀魚入朝授通判乾州事還長安遽
得疾不起享年四十一君性孝友事母兄有聞

千里閭舍光門有大第乃唐官寺之遺址老株
巨石氣勢甚古偃蹇嵩嵲羅立如蓋亭觀臺榭
號一城之甲名公巨卿才人豪士往來過雍未
嘗不下馬入門登覽嘆愛君少時與兄中隱君
出入迎候游陪不厭人咸喜之君素博給好辯
論尤不憙狂詭而絶重氣節在岐山時有妄人
鄒僅稱先生者自言八百餘歲歷游公卿之門
好談人前世事立禍福以搖撼人人信畏之謂
神人云不知凡幾年負此術行於世矣過縣謁
君君與語察其怪謬訶下麾左右縛寘獄問狀
悉伏誕誕門外要官重臣交書下抶君置之一
不省械送府恐懼以死訖無他異君故人國子

博士劉祺自蜀解官歸至縣寓僧舍且病其子
赴舉京師顧前後皆羸輭無一人可任事君親
爲煮藥視食旦暮伺候且累日無少懈既卒凡
喪事一切具辦無有不如其至親欲奉其死者
之意聞者嘉之君大氏所爲類此亦足可紀也
曾祖彬贈光祿寺丞祖諱贈刑部侍郎父瀆任
尚書度支員外郎三司度支判官母高氏封長
安縣君贈尚書令瓊之女見君死遂寢疾後一
年亦卒君娶舅氏引進使繼隆之女生五子曰

希明希傑希正希亮希益女三人銘曰

於乎公儀命誰君尸與其才良而不壽宜
人之千官其幾謂能如君之爲死有可稱
身大位微奚足比方陵磨谷闔銘發愈光

龍州助教郭君墓誌銘

君諱友直字伯龍其爲人也和裕淳懿畛岸曠
闊兩蜀士大夫與四方從宦於西南者於伯龍
無有不識非伯龍之求之也而其人自以爲苟
不識伯龍則爲徒至于此矣蓋伯龍善與人交

又喜藏書至萬餘卷謄寫校對盡爲佳本伯龍無不讀人問之者伯龍無不知所以人多與之遊伯龍亦未嘗輒厭見其人所以善譽聞於天下將五十年景祐中被薦試尚書省不第遂歸不復就舉成都學舍爲諸郡之冠聚生員常數百十人伯龍與事其中凡三十年教導揖納上下信愛事維母朱氏至孝朱嘗病痺輭不立伯龍訪諸術士力求良已之遇隱者得火龍水虎之法轉授其母行之遂起體輕如風享年八十

四而卒於兄弟尤友順不相很鬩分隸貲產獨盡以與兄弟嘗曰吾平生不欺人故人不我欺古其至下者後雖有所不足亦自無壹語之愠有識義之治平詔求遺書伯龍所上凡千餘卷盡秘府之未有者慰寧四年四月朝廷以伯龍景祐進士恩授將仕郎守龍州助教一日忽召大年大方大亨大受皆舉進士有名稱女二人其子大年等曰吾生平以儒術承家已而自知長適太常博士李彤封壽安縣君次適進士文惟幾孫男八人女八人大年以六年二月十日夫人之葬祔焉大年等以同爲姻家來求銘伯龍之墓爲之銘曰

學無不深　行無不淑　天胡嗇之於祿位固不可以強干所以不求宦達退居田里今天子念吾之老特賜一命吾其遂止此乎是年十月果以疾卒于家初一日也伯龍既爲

弗畀以祿　鴻羽鳳翼　斂不得張

有翬者微　高褰遠翔　神道難知
人理亦悖　吾於伯龍　一付茫昧
所不已者　郁然清芬　更千萬年
有信此文

秘書丞馮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始平人在僖宗朝有官於蜀者廣明之亂唐統紊裂視世濁溷留避於此子孫蕃衍有居于普者五世祖紹卿於五代時以宗族門地雄于一州高祖諱光偉佐東川節度

曾祖諱嶠祖諱元晏並潛隱不仕父諱某少舉進士以苦學被病遂不顧舊業專治養生之術作詩百章道其事自號丹珠子年過八十無疾而終子三人君其長也君生而頴慧不意他技未冠求師於成都是時任玠温如李畋渭卿皆以道義文章教授諸生君執業門下並爲其高弟歸將試藝於其郡廷以千薦書而豪士惡子競以財賂占壓寒素不得一步進于其下乃退而嘆曰是等也我安能與之以力相較耶於是

收斂退縮芟去仕意僻居靜處討究羣策經深史隱鉤樞藏詣馳詞吐論坐者常屈閭里訟訴槩先詣君所平決以至不復更由官治而兩講解矣敎諸子事業悉有端次慶曆中其子今中都外郎如晦用其法一舉中進士君曰是吾門戶之大望自此子爾嘉祐初以子官授大理評事致仕三遷爲秘書丞賜緋衣銀魚掌印其居盛創亭宇榜之曰榮恩自作記道其所以獲當世爲人之甘幸者鄉人景慕之治平二年春中

都爲晉原宰君以雙輿就其養晉原之治高出一道君實有所誨助閭則吟詩飲酒日日不倦二旦召中都語之曰官居之樂誠樂矣然而吾之廬近常往來於吾懷也汝當具吾歸裝宜無吾留十月促就道中都遂假檄侍還其家既至亟遣去曰汝速往無以吾累汝汝當憂民愼毋吾憂也自是日召鄉里故舊聚飲歡嘑歌愈益精健諸子立左右忽顧之曰父母之年古人謂可以喜懼者汝等當知之吾受祿養幾二

紀名復挂朝籍人能如吾者幾何此可喜也然
吾春秋已高汝能無所懼乎家人聞之錯愕皇
惑問何以及此體中有覺不如平時者何所但
俛首嘻笑不答又數日食飲漸不進求就枕瞑
目良久以續候其氣已不屬矣遂終焉十一月
十二日也享年七十五夫人趙氏同郡之甲族
婉懿有善譽宗黨模其閨法四封爲壽光縣君
生男六人三早夭次中都也次處晦用晦幷舉
進士有文行聞其明流女五人適昌元解惟正

都官員外郎景思問郡人周著進士景思永歸
思問者先卒後繼之以其婿封永壽縣君孫男
十人某某皆嚮習文藝孫女九人其十始嫁河
南趙仲邁其孤將以三年二月某日葬君於樂
至縣普安鄉之西山從先塋也中都與同有塲
屋之舊走僕詣同求銘其墓爲之銘銘曰

孰不種善・君穫其多　奄然而歸
所少謂何・子官曰榮　學者愈侈
君所常望・久焉益偉　人生世中
超跌百端・如君初終
老安先廬・沒集舊兆
銘永其詔・十八尤完

丹淵集卷三十九終

陳眉公先生訂正丹淵集卷四十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墓誌

任郎中夫人宋氏墓誌銘

宋夫人職方員外郎任伋師中之元配也父廣陵先生凡數女而夫人最爲先生之所愛簡靜寡語言居處有度不妄易尺寸家名高貲先生常營諸嫁贈紫金大珠巧繡華織日爲牧置它皆以先得爲已物而夫人第拱手嘻笑若都不欲來之者先生竊視之歎曰是不可不以耦佳士故歸之師中既來事姑章接先後勤順宋娩有儀法師中性儻邊睽宇宏大好賓友每相聚集必辦具謔謔酣飲連日夜不管無有索足夫人愈敕僮婢色色給過無少厭它日問之已脫簪珥樸素粗質酒肉供矣未嘗以爲言教諸子

與其學學至夜分讀書聲未絕夫人亦不去房下時至勉勵之寓家蔡之新息忽語其子曰吾壽不能永異時藏吾於淮上汝等之孝也家人初甚怪之但不詰其何以出如此語已而果得疾遂瞑目終日而去春秋五十矣熙寧元年九月三十日也明年正月二十九日葬之于光州光山縣千步村從其志也男四人大節大防女子四人長適高遇次適楊廉善二幼大節自蔡歸蜀見其父友文同伏地哭拜所訴不忍聞起即求同銘其墓乃銘之曰

異哉夫人生於眉之眉山而葬於光之光山也其間相濶五千里胡爲自彼而止此人事萬變孰可得而知之矣夫之官日高子之學日新後事如是之盛也豈不足下慰於夫人嗚呼哀哉

壽安縣太君何氏墓誌銘

秘書丞趙蒙將以熙寧九年正月癸酉葬其母夫人壽安縣太君以其狀來求余誌其墓余昔

嘗學易於秘丞君之父秘丞君又嘗爲余傳於
興元府之南鄭縣其爲舊如此當爲之書按夫
人姓何氏咸安郡人少孤其母愛其敏惠有智
思視遇諸子鄉里大族有求姻之者母悉置
不荅嘗謂人曰是女非得佳士誰可婦者有馬
服先生者名其眉山人儻邊任氣俠風槩高遠
以文章道義游兩蜀聲稱燁然士人欲宗師之
至蓬毋聞之名曰可妻也遂求以夫人歸之秘
丞君生方數月馬服去客諸郡爲人挽留主師

席凡不歸者十四年夫人依其弟右贊善大夫
終之家寥然專一室以居日夜候其子栽能道
語言乃教之學書念文字既冠遣從師爲詞章
後登嘉祐某年進士獨夫人訓導之力也馬服
初無預焉馬服常曰吾子有母吾何憂養尤
悌順事夫人至謹凡家事一以諉夫人不問夫
人爲之收拾藏貯歲時均節調用內外所給如
一無半毫之私識者各以諭其家指夫人爲姆
師焉贊善捐館貧甚會夫人從其子解官歸盡
傾其橐裝葬如禮乃携其孤女撫視養育擇可
婿者嫁之區具稱足如已出者夫人性仁愛凡
左右使令常自視其飲食衣服俾各滿其所欲
無歎恨鞭扑未嘗施于家而閨庭凜然每戒其
子曰罪囚不幸觸憲綱爾既治之刑常宜輕不
獨成爾善名慶當流於後世居處嚴潔四坐清
灑几榻帷幔屏障之類整媟次置無一塵之栖
所服不務華靡自非臨祭祀對賓客之外衽裾
帶襦皆補澣者家人每難進之夫人曰是物

但被體不至穿敝何在新麗紡績之工可惜也
素安强雖春秋甚高而鐵纓不廢八年八月十
九日忽得疾卒於漢中所寓唐安佛舍男子三
人曰蒙秘丞君曰莘曰荀皆舉進士銘曰

於乎夫人　柔嫺靜默　午髮未笄　生子岌岌
已聞懿德　出配有道　居貧益堅　教以詩書
日夜訓飭　禮繩義墨　愈久不渝　鄉閭矜式
兒子成名　至升閣籍　罷慶疏封

壽安有邑金屑塗羅華諧五色
持此就地何慊於膚八十一年
晚具五福世亦鮮儷可瞑去日
陳倉之山有名雞幘問之青烏
此云佳宅宜爾子孫世緒奕奕
告後以辭鏤之堅石

文安縣君劉氏墓誌銘

蜀有賢婦曰文安縣君劉氏者簡州陽安人著
作佐郎琚之女故太子中允許乎施益之之夫

人也性巧慧志尚柔婉在家常以孝謹稱於其
親長嗜學書傳無有不經覽者於左氏春秋尤
能通誦之中間事跡詞語泠端極涯開說講辯
名氏世族地里歲月條分緒解癸甲不亂自歸
許氏事上接下祥順友愛循蹈矩法益之資稟
曠潤磨蕩崖畛常以醼飲放佚自喜夫人每乘
間引古之所以因是而取諸悔咎者指諭之益
之未嘗不憬然愧畏遂至於不復更敢為此恐
或戾夫人之所陳者益之每語人曰予之所以

將放而復斂者謂何慮其聞於予之恫中也蓋
使人聽其言惕然若嚴師良友在側動靜語默
以教義諄諄警誨人者予過漸鮮有與助爾從
知乎定軍樂平縣未幾而益之卒夫人携諸孤
奉輀車還成都至則舊產已空蕭然無一椽之
屋以居寄人舍下合聚閭巷親族良家兒女之
推齒者授訓誡教書字逾十年篋所遺以給朝
夕僅取足不營於他其所居左右之人凡過其
門悉俛首遽進不敢譁譴作高語大笑懼聞于

夫人清風滿家寒苦霜雪督諸子學晝夜不廢
改詰檢問使中程律一或不及譙勵不貸故其
子天啓嘗預郡府貢書古在高等夫人教之也
自是夫人之徽烈懿行愈聞于人萬口一詞謂
絕倫類忽得疾於熙寧五年七月二十三日卒
于家享年四十八人無賢愚相與嗟悼有六男
子曰某某某天啓娶閻氏太常博士灝之女天
衮娶陳氏屯田員外郎昂之女餘未娶然皆俊
爽愿飭異時當盡能成立者天啓卜以某年十

二月四日葬夫人於華陽縣某鄉里海雲山之東原與益之之域同焉以同昔年嘗誌益之墓遣夫乘來陵陽以夫人之治命俾同亦爲夫人銘之乃爲之銘銘曰

猗猗夫人　夙懋廼德　歷求於它　既畀令淑　復輔以文　蘭薰蔥芬　自居州閭　化流郡閨　不戒亦式　衆鄰之師　十年其家　顯懿旁衍　養善秘閟　觀書誦詩　踐履幽素　其孤而煢　遽爾云亡　語即涕淚　附史以篇　一紀與別　能事金石　刻之墓前　可會風節　詳而記諸　庸完國書　彼幽良人　東山之陽　遂此同穴　其有子賢　爲次清休

長壽縣太君楊氏墓誌銘

職方員外郎許儀之母夫人姓楊氏彭州濛陽人世以大族雄其邑夫人柔懿端靖自髫貫已爲其內外成儀所稱服年十九歸太常博士許聰太博古籍成都之新繁自得夫人遂相與奉其母來府中就師友以學太博性高爽不惜所有以交當時之賢俊朝夕會遇講磨其所習夫人常自臨灶脯手和羹炙以過給賓客無一日不如事且未嘗有倦貌之色事其姑尤孝謹凡於身太博以母老職方君等皆漸長乃謂夫人曰新繁我舊業鄉來此者爲將營進士求起家今齟齬矣命也太夫人念故里數子已可教盍歸以新吾之所爲乎夫人喜遂復還所吾新繁督諸子學愈勤而親見其子爲尚書員外郎用其恩進封長壽縣君太博治家號嚴飭夫人每以慈恕潤飾之故梱內斬然若官府纚纚可述爲鄉里所矜尚夫人好施舍不嗜藏蓋閭巷媪

嫗每告所乏未嘗不稱其求予足且謝其所以爲報者後見夫人春秋高潛相與語出涕淚祝天願夫人更逾百年我曹常所欲茫藉之其愛惠得人也如此夫人晚喜酒然杯杓甚淺但日日索當有旣飲色愈溫而氣和語言尤婉緻故諸女暨衆婦常好酌進之乃歡素安强忽忽得病遂不効於藥熙寧四年二月一日卒于其第享年八十一職方君初以太博服除赴闕授通判綿州以夫人之年日夜西走至家夫人疾雖棘

見職方君歸尚怡然起與語若甚慰其所以願見之者後四日乃啓手足矣夫人生四男子曰伸曰儀曰倫曰偕伸尚舉進士偕七舉一試殿庭下倫治產贍其昆弟以學二女子長適勾叔良次適周惣皆服習夫人之訓戒事親從人咸有佳譽男孫五人善之慶之餘未名內外女孫七人以是年四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萬善鄉脩仁里祔于太博之塋職方君與同爲有舊書來俾同銘夫人之墓同不當拒而當銘也乃爲銘之銘曰

猗歟夫人　有顯令德　修于其家
而外以則　女婦懿行　母姑嘉式
曰其宗姻　循蹈矩墨　慈柔恕惠
芬楙閭閾　賙諸里閭　撫濟艱棘
積報在子　外科列職　暨登于朝
取寵自國　軸琱囊錦　金羅五色
天子命書　夫人封邑　富木長壽
錫畀以食　夫人承之　能自謙抑

惟衆所豔　蒙祉疇克　饗年滋高
獲珍遂亟　命屬以纊　告不能息
聞之遠邇　孰罔不豔　彼繁之陽
在蓋以北　夫也良兆　同歸其域
粹次徽範　琅然秘刻　期千萬年

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張氏其上世爲武信軍大姓少喪父以孝謹事母兄有聞里巷宗族凡稱道夫人者必曰

是性固所有不待訓戒而後能也年二十嫁始
平先生希元希元有才名夫人既歸之人皆以
嘉耦賀兩家然恨已失舅姑不得以滑髓從事
希元舊結廬墓側夫人與同去不入城市凡十
年撤紡綺屏膩澤慘慘朝暮奠饋有法希元以
經史教子弟夫人亦班班成誦之講解義訓無
不通曉希元喜接士賓客日滿門下終歲未嘗
獨執七箸以食夫人多自調絮和齊供儗無少
倦至瘁遽無有乃解裝構物以治其具惟恐一

缺不能相屬者生四子正已正雅正卿皆不許
視家事督之學常以願成汝父之志勵之故正
符以春秋學爲龍圖閣直學士刑部侍郎知梓
州何公取其書聞朝廷正雅以明經正卿以進
士爲郡國所貢一門佳士鄉人仰伏夫人力也
三女長適鄉貢進士王貴次適進士賈端次適
前青石縣令陳公錫治平元年三月十日夫人
以疾卒享年五十八以三年四月十四日葬于
小溪縣永壽鄉鳳凰山之先塋曾祖德權祖昉

父奎皆不仕正符以余與其父子游見余哭且
拜求銘夫人之墓余銘之曰

幽閑而爲女柔婉而爲婦慈嚴而爲母是皆
有令譽余豈愧銘其墓今

華陽縣君楊氏墓誌銘

宋治平二年十月二日故太原先生太子中舍
致仕閻君諱路字蹈之之夫人以疾卒享年七
十九明年正月十一日葬于普安鄉沙坎里與
先生之穴同焉其子灝以同爲同年進士來求

文誌其墓同故采其善狀以書夫人姓楊氏華
陽人父諱元吉安道守節鄉里信慕有善人君
子之稱夫人少孤外祖張崇文春卿攜養於其
家春卿爲孟相時秀才通五經博極羣書鏗然
有聲于當年相歸朝春卿留蜀畏遠仕遂爲西
南士人文章宗師既老無子止有女及夫人在
左右恭愿柔懿動嚮禮法薰漬善術該涉文史
徽德婉行閨之閒里成都多豪宗巨家有以媒
求姻接跡于門者春卿每拒之曰是女與孫循

服素儉甚已深矣蓋非可以侈麗華靡之好以
化其所嗜者吾將求朴茂清粹嘉才美業之士
以歸之且當其意爾後果以女妻國子助教周
式而以夫人配先生者爲式講道著書爲詩書
名儒先生履尚簡潔學問無厭常以易禮春秋
左氏傳名其家居陋巷坐甕舍教諸生與二子
四時弦誦風雨不廢夫人亦以章句字畫訓誨
諸女及里中內外親表之甥侄每佳時令節專
文馬集衣冠擁會立候牆宇隣叙巷帔招約呼

引希裾次次羅列相內修弟子之禮爲經師教
姆之賀如是者凡三十年遠近稱仰之先生素
貧窶衣揣食困無有羸衍而夫人服敝惡享羸
淡怡如也雖華章美品之在側未嘗以我之無
有耻之性孝且慈奉養舅姑無闕禮撫育諸叔
一盡乎仁愛生二子旦暮督其學長曰溫景祐
元年進士及第以職方員外郎通判戎州代歸
逾江上至嘉州丹霞溺死次曰灝中皇祐元年
丙科遷秘書丞授雅州名山縣縣在層巒複嶺

之中林莽陰鬱嵐霧日發殊不與高年者起居
相宜灝重其行部刺史知之使假蜀之永康縣
夫人至縣才七月病乃作灝言之復得就藥成
都九月二十四日至私第歷請諸醫卒不效遂
啓手足矣夫人既知書達理道不若尋常婦人
女子之所爲親見溫湛沒不救收泣扶淚一斷
以命不復更嗟悼爲不可活之計被疾歸圄兒
女與語無戚戚愛戀難舍之意此僅非盡通事
物當爾之說雖烈丈夫吾固知其未能必矣夫

人以溫封華陽縣君四女適無錫唐棐崔庶幾
劉繹孫二人仲曦仲邁銘曰

惟夫人出甲族粵在少失所肯祖外氏恤之
獨養而教性渾淑鍼縷餘親簡牘配先生保
邑睦執閫範端且肅固窘陋安水菽以書史
化邑屋生二子勤其讀並入仕及以祿夫人
者備五福數云盡瞑就木歲時吉閟歷卜彼
東山地高陸從先生閟陵谷刻銘章慰子哭
仁壽縣太君李氏埋銘

宋治平三年丙午春正月壬午太常博士朱璋
與其弟瑄葬其母夫人仁壽太君李氏於犀浦
縣金砂下村從其父贈殿中丞諱某字易從之
神域也夫人于元年閏五月二十三日以疾卒
享年七十有九惟其懿德徽行宜所以表之于
墓者皆具於與元太守集賢校理楊君綸之文
博士復俾其友廣漢郡尉秘閣校理文同謹歲
月之實納擴中以告其後人同乃系以辭云

藏于此者誰歟是爲母歸而有令嘉之稱于

其宗族鄉黨者成紀夫人爾後千萬年兀者
曳欤者闔而瑩者或不没而泐也嗣人其知
之矣噫此埤上所以爲余渠渠者之志耶書
以貽諸幽

丹淵集卷四十終

宋 蜀 文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一標建先

詩

邛州賞豐亭並序

賞豐亭太守竇公爲而名之也摸景畫
意憂賢皆榜詩其上同忝隸大莫理亦

當有紀述遂爲此百五十言塵干其間
然句斷甚俗而文辭不深者蓋欲使溝
婦之下耕夫餉婦讀易曉誦易記用而
歌太守之德也易傳爾故不懼人之指
笑而敢以獻云

人之創亭意大率繇已便夫何我公者所作異
他晁邛郡東北井井畫羣甸其民喜施力無
歲不登衍公因到城上有此多稼美而云彼嘉
穀誠我民所擅如其每歲此豈不鄉土戀伊我

牧其衆胡爾懼流轉遂茲謀棟宇顯顯向一面
題爲賞豐字義不止營緒常時命傑倡于時歌
管薦高談詫上瑞衮衮黃之倦擊酒揖大野指
顧欣忭田夫各相語我輩誰曰賤太守亦爲我
今日又張讌

邛州倅廳三省堂

將欲言治人必先由正身身正人自治此化行
如神總總羣聖書論說尤諄諄後賢守爲法不
敢忘浚巡有敬著其跡更假他物伸或取几杖

明或用盤盂陳或則銘於座或則書於紳此皆
負道者欲已日夕覩涵泳既滋久盛德光璘璘
魯侯相門子佩義而服仁來乘別駕輿齒髮何
青春開口議政事條件皆有倫春露與秋霜異
愛其吏民尚懼有片缺不使其質純乃於聽事
側開軒承甲寅題曰三省堂大構高榜新地古
物象野水竹清衣巾公暇每居此寂嘿如隱淪
中間牢雲欽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
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
點殘

使風俗淳愚重侯所存再拜無辭
此賢哉君子鄰常願此基構永不
則請修使之名不泯

題何靖山人隱居 靖蒲江人

錦屏山下何夫子鐵帶麻衣眞古人苦學詩來
偷覺老樂爲儒後邦家貧酒中趣酌月江村夜琴
上彈風鴈寺春君已歸尊舊閑味肯騎肥馬入
紅塵

若一

因循失計下青山邦恨貽雲占斷閑黃卷聖賢
忻對語青雲岐路秖低顏月墻槐影侵堦暗雨
檻秋花蒲日斑自愛蕭條眞吏隱心清不累有
無間

題巉翠寺

簿領迷人喜暫閑聊尋古寺陡孤巒栢藏一逕
中間窄雲欲千峰四面寬遠目已將飛鳥過寸
心更乞老僧安若爲借得禪房宿臥看龕燈一
點殘

題鳳凰山後巖

此景又奇絕半空生曲欄蜀塵隨眼斷蕃雪滿
僊寒澗下雨聲急巖頭雲色乾歸鞍休報晚吾
待且盤桓

子瞻戲子由依韻奉和

子由在陳窮於斤正若淺港橫巨舟每朝升堂
講書罷緊合兩眼深埋頭才名至高位至下此
事自屬他人羞猶勝侯彼賢者手把翟簷隨
羣優笑如老鶴立海上退避不與鷺鷁遊文章

豈肯用一律獨取無間有神術所蓄未嘗貧已
身楷楷怡如蜂聚蜜有時七日不火食支體雖
羸心不屈陵陽謬守卑且勞馬前空娓持旌旄
平生讀書若吳詬老大下筆侵離騷貧且賤焉
眞可恥欲撻羣邪無尺箠安得來親縫帳旁曰
與諸生供唯唯須知道義故可樂莫問功名能
得幾君子道遠不計程死而後已方成名千鈞
一羽不須校女子小人知重輕

依韻和子瞻遊孤山

和陳基載大雨

黝黝雲如湧淙淙雨若傾驟翻銀漢濶勻酒玉
繩明雷怒無停勢風豪有退聲危樓已初伏猶
謂秋衣輕

和張推官荔枝

長嗟珍果滯返方好種華林奉帝王夏篁蒲風
羅秀色曉梯乘露摘新香潑霞乍染愁將變烹
玉纔疑忍更嘗正在臨邛病痟甚忽蒙佳惠敢
相忘

贈李仲詳道士

不見先生已數年相思惟是誦鼎篇因來守郡
空山裏又喜通名畫戟前把掌劇談猶屢懶堆
留豪氣尚蜿延近聞買得鵝池住且向人間作
地仙

賀陳基載重陽日

文酒尋常不厭求坐中須得買長頭幸逢九日
稱佳節宜對三峴賞素秋歲月但看隨葉落利
名當信與雲浮憑君且學龍山飲一醉能令萬
事休

寄張郎中

常媿無才動有權十年鄉里但留連養成荅颯
人應笑學得支離自謂賢三館舊遊層漢上一
麾今守亂峰前幸逢別駕如張執免對蘇章說
二天

贈蘭溪先生 黃森字君憑依政人

南榔黃夫子平生氣稟然吟詩舊有癖寫字近
方顛可惜空山老須爲後世傳蘭溪修稧否願
續永和年

遊閑居院

衆暇訪閑居臨行欲所須急沽龍口酒忙打佛
前魚

丹淵集卷拾遺上終

宋　蜀　文　同與可　撰
明　吳　毛　晉子晉
蜀　李應魁務滋同參
吳　吳一標建先

雜著

移蒲江縣學諸生文

人既生其五常之美已潛牙于其中渾渾融融宜漫晦霽而罔克自章從之師所道有法駿駿焉友此固隔蔽其素所有也去而名鬼瑣兒桀黠然于天地間口鼻耳目眉齒鬚髮徒人耳亡他繇始習之是與否已諸生資朴淳茂歷監之咸可彫飾繪畫以爲令器令既學于元防當進退勿怠以充溢乎所以願來之意元防貯儲其深而宏予昔與之游備識之且不敢以誣諸生宜修心治身趨教嚮誼毋甘淫泆毋生驁驕毋輕語議毋妄施設毋尚褻狎毋念荒逸毋

聽讒嫉毋起怨背則諸生於謀已也甚善予亦重諸生習之是必見諸生爲正人端士矣恭之哉時皇祐四年二月七日

書邛州天慶觀希夷先生詩後

希夷先生陳摶字圖南後晉天福中來遊蜀聞是州天師觀都威儀何昌一有道術善鎖鼻息飛精漠然一就枕輒越月始寤逾留此學卒能行之後歸關中所修益高蛻老而嬰動如神人太宗朝嘗召入對問俞　旨賜詩與號放歸華

山章靈異奇久乃解去逮今海內愚耋蚩稚具齒舌者灼灼能道先生之所爲先生本儒人既錄虛無凡作詞詩皆擺落世故披讋剗盲蹊穴易知每一篇墜塵中雖市人亦誦誦不休謂真開秘區若可自到當時有贈昌一者親墨殿楹上後人已恐渝補刻之歷祀多

放奇考志得此即往臨視讀已歎云此非遠形

外器者言耶解名纓脫利拳扶人于夷曠之鉅
達爾達者所存深如是哉惜其陊腐不能久傳
寓於石其幾乎乃求摸之顧謂其幕中文同曰
于可作系疏其繇俾來者知所以然因而護持
貽于亡窮亦我曹謀也同唯唯謹執筆願書其
犒屬之末且拜公之所趣特高乎閣善而勿遍
者萬萬矣中元日書

重序九皐集

大邑缺令余以郡從事來攝其治既至樂其少
訟而多暇獨未見有過從可延之與語議者問
左右皆言靜林有老僧曰惟已戒業甚高凡士
大夫之賢與其徒之名者多與之游無不誦詠
以道其爲人在里閭一切皆歸尊之不敢息此
疑可以當君子之求訪者遂召來果與它浮圖
者異狀貌秀健襟宇恢擴辯論博給根固基厚
信釋氏之門景星慶雲爾余大喜明日詣其所
居一室寥然遠介江上幽澹虛潔整整可愛視
其壁有畫儒者像榜云長秋山人胡昭甫字惟

岳眞者旁有贊乃已師之辭講胡之美尤盛問
之曰此已師師也當僭孟朝渠爲進士有詩名
于時不第已師得學四聲於其門下今不幸而
其嗣泯絕已師既荷其教誘竊懼其爲鬼而死
所食處故圖之庶朝夕得以瞻慕而歲時得以
獻享也余聞之益重其所存因而歎曰夫世之
具儒衣冠而把吾孔氏之書卷者過耳歷目莫
非皆仁義之說及於其所事師一反面不復更
名之者多矣況肯有鄒其沒後者耶已師乃學

佛者斷念割愛實曰其事今反能如此宜乎吾
心之信確確而愈堅因索其詩得七百首携歸
諷誦累日溫純謹愿含蓄意思誠鍾磬塤篪之
雅韻鸞鳳虎豹之奇采其春容彪炳不假於他
而一出于自然矣余固願爲之序使行于世期
覽之者知已師不獨號方袍而能爲辭章亦著
其行義磊砢魁特而絕出于衆人爾已師字亞
休姓仇氏識余時年七十五歲云皇祐癸巳下
元夜三更杳杳堂書此序

崇壽禪師塔銘

禪師俗姓佚氏名惟已字亞休邛州蒲頓人自趣尚便高遠不與鄉里諸兒同嬉戲惟是聞作佛事則汎灑供獻恭勤精愿不敕之而自率常恐若不能如法者父母異之乃俾隸大邑靜林僧籍以仁普爲師年十六遂落髮二十受具戒來成都太慈寺聽講大乘諸經盡通曉奧義後七年還舊居其所止悉荒落不治但腐橡破壁欹邪蝱蝝漏陳屋數間而已師恬然安一榻處其中無厭色鄉人有胡昭甫惟岳者高世之士善吟詩其最深處雖唐人蓋亦有未能到者師師之入室矣師嘗以詩見邑宰秘書丞勝喬喬一讀重之來謝師見庭廡壞裂殆不可坐起倡邑人爲修之未幾臺殿樓觀一一完具師之德業自此愈遠聞閭里之人皆欽嚮之師是後不復他出掃靜室榻古几宴坐一食遇物感興時亦作詩其句度夷清粹不若其徒之所爲者與人語和輭未嘗輒迕人出入縣中六十年

亦未嘗以愛惡置利害於其間衆皆稱之師素堅强少疾狀貌修偉慈恕溫裕縣人無長少咸願見之見必拜伏欣喜丁寧留連師誨諭慰藉而後去一日忽召其弟子在前且曰人既生理當有死死常事非異事吾無死生且久矣汝等當體吾之所以無死生者愼勿戚戚如衆人乃不累吾今日之所咐囑爾慕安等泣曰師胡爲是言有何所緣耶師曰吾之神光一道去矣留此無數刻汝當奉吾所戒曰惡不宜爲善不宜失語已攝足趺坐疊手瞑目而逝搓挽不動凝如塑刻享年八十六治平元年十月二十三日也遠近緇素來赴哭者殆千人衆謂宜以師之真身建蘇塗而扃藏之使來者觀相起善爰去三毒回面正法不墮惡道亦師之不言之教也慕安等遂從其謀風神凝然愈久不壞見者謹畏如侍諸側余往年嘗居郡幕識師甚熟後復來權州事師則已化矣歸日枉道過邑詣師塔下旋遶瞻禮悲悼歎息雖然師之面目如生而

師之語言已不聞矣嗚呼熙寧五年余知陵州
師之孫慕眞來請余求文以銘師之塔余昔旣
聞道於師也辭將云何乃銘之曰

是身如浮雲　倏生而忽滅
形質本何有　聚散俱爲幻
夫人而昧此　演起無量法
從一十百千　乃至萬億兆
譬如蚕吐絲　纏縛身自獄
旣倮而復羽　孳種無由斷

出此而入彼　輪廻豈知覺
師有大智鏡　初誰爲塵拂
光明發虛空　淨無一塵染
大曜滿法界　欲照誰能執
收斂付諸匣　乃是所假者
示現千世人　師以願力故
師之所非相　眞實不思議
凡所見聞者　依以爲漸入
由此登佛地　其則固不遠

書以告諸後

紡竹記

紡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其始共本以出去
土未幾而遽分其三裁三尺倮然無他枝乃幷
蓋其顚未脫籜時蝎害之使然爾其一旣獨盛
將挺起爲垂巖所軋力不得競乃求虛以伸所
趣紙礙無所容屈已自保生意愈艱蟠空繚隙
拳局以進伏槁磽蔽翦藏會莫知其歷寒暑之
何許也余采藥過其下見之命蠥醫二童奴攡

名而可曰天之生物槩授以生其各有所得失之者莫不常繫乎其所託竹之爲物乃草木之中甚賢者今此不幸不得其地以完其生上蔽旁關不使自遂至於質狀如此然其天之所與雖不能奮迅條達以盡其性而其所得短長巨細之分當亦緣理而浸長之故其氣不能暢茂於其內而其勢所以促戞於其外也且其所以若是者夫豈得已哉今也就其所以不得已者而名之曰紓庶使後之人知其得名之由以

不得已而取之也於是聲磬並進而言曰公名之既聞命矣公平居常好戲爲此者蓋寡之以示於人乎余許之使聲者裂素戲圖者漬墨滿壁揮灑之自卯至辰而就乃上平雲閣爲濡毫而書之時辛丑冬十有一月壬子孟冬辛丑與可記

丹淵集卷拾遺下終

丹淵集卷拾遺跋

人知愛湖州之畫而不知愛其文非文有不工於其畫也人之所見之不至也且畫之詩怪本出于文章之餘而文之高古又出于其人之胷懷本趣是豈有兩法哉湖州之文一出東坡兄弟皆敬而愛之前輩大老如文潞公亦爲之延譽司馬溫公則至于心服趙清獻公則至于歎服荆公蜀公又皆形之歌詠湖州之爲人可知矣湖州三仕於邛筆墨遺跡甚多後一百三十

年誠之被命守邛凡故舊之相屬者必湖州墨林是求而不及其文焉則知湖州之文者能幾哉東坡嘗贊其墨竹曰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又贊其飛白田始予見其詩與文又見其行草篆隸以爲止此矣復見其飛白則予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然則自當時知之者已寡況後世乎邛舊有湖州墨林堂誠之既爲立祠堂上以致邛人不忘之意又刊其集以廣於世庶

幾因其文以知其人勁正豪邁不獨在于區區之疎篁怪木也雖然湖州之文散落不存者多矣石林先生云東坡倅杭與可送以詩有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及詩禍作世以爲知言而東坡亦嘗移書湖州趣其賦黃樓二者集中皆無之間有詩與坡往還者輒易其姓字如杭州鳳咮堂坡所作也則易以胡侯詩中凡及子瞻者率以子平易之蓋當時黨禍未解故其家從而窜易斯文厄至于如此可勝

歎哉今但掇拾其遺亡數篇以附于後後有同志者或又能訪其遺餘尚可以續編云

慶元元年五月既望曲沃家誠之跋

丹淵集附錄諸公書翰詩文

明 蜀內江李應魁務滋甫纂

吳長洲吳一標建先甫校

小簡 司馬光

某再啓特承寵惠詩序石刻渺然想見與可襟韻游處之狀高遠蕭灑如睹雲秋月塵埃所不能到某所以心服者非特詞翰之美而已也某再拜

小簡 趙抃

丹淵集 附錄

某別啓向以無旨況聞承未鄙誚過有稱賞副之佳頌爲況讀復數四益用感悚其理明語快到古作者第歎服而已何日珍陳懷瞻詠不宣某祇拜

送與可通判邛州詩 范鎮

半刺爲官美臨邛自古名何言緹軹寵更侍輿行仙藉新年貴還僚舊日榮壺漿故父老應在半途迎

送知湖州

浙西古名城號稱水晶宮史君老手筆文字窺
化工江山久有待瑩潔如磨礱堂階走清渠珮
玉鳴丁東臺觀面衆巖擁抱開屏風遥知到未
幾都下傳詩筒西南四麾守一一獄戶空今行
定論最歸來掖垣中

送與可通判邛州　王安石

文翁出治蜀蜀士始文章司馬唱成都嗣音得
王楊犖犖漢守孫千秋起相望操筆賦上林脫
巾選爲郎權書天祿閣奇字校偏傍忽乘駟馬

車牛酒過故鄉時平無論檄不訪謏羅祥問君
行何爲闌隴正繁霜中和助宣布衛吏綴前旁
豈特爲親榮區區夸一鄉

送出守陵州　蘇軾

壁上墨君不解語見之尚可消百憂而況我友
似君者素節凜凜欺霜秋清詩健筆何足數道
遥齊物追莊周奉官適去不自覺曉梳脫髮誰
能收江邊亂山赤如赭陵陽正在千山頭君知
遠別懷抱惡時遣墨君解我愁

和與可洋川園池三十首

湖橋

朱欄畫柱照湖明白葛烏紗曳履行橋下龜魚
晚無數識君莊杖過橋聲

橫橋

貪看翠蓋擁紅粧不覺湖邊一夜霜卷却天機
霜錦段從教匹練寫秋光

書軒

雨昏石硯寒雲色風動牙籤亂葉聲庭下已生

書帶草使君疑是鄭康成

冰池

不嫌冰雪遶池看誰似詩人巧耐寒記取義之
洗硯處碧琉璃下黑殽蟠

竹塢

晚節先生道轉孤歲寒惟有竹相娛麤才杜牧
眞堪笑喚作軍中十萬夫

荻浦

雨折霜乾不耐秋白花黃葉使人愁月明小艇

湖邊宿便是江南鸂鶒洲

蓼嶼

秋歸南浦蟲蛄鳴霜落橫湖沙水清卧雨幽花無限思抱叢寒蝶不勝情

望雲樓

陰晴朝暮幾回新已向虛空付此身出本無心歸亦好白雲還似望雲人

天漢臺

漢木東流舊見經銀潢橫左界上通靈此亭試向

天文覓閑道中間第幾星

待月臺

月與高人本有期排簷低戶映蛾眉只從昨夜十分滿漸覺冰輪出海遲

二樂榭

此間眞趣豈容談二樂并君已是三仁智更煩訶妄見坐令魯叟作羅曇來詩云二見因妄生

濼泉亭

閒道池亭勝兩川應須爛醉荅雲烟勸君多揀

長腰米消破亭中萬斛泉

吏隱亭

縱橫憂患滿人間頗怪先生日閉昨夜清風眠北牖朝來爽氣在西山

霜筠亭

解籜新篁不自持嬋娟已有歲寒姿要看凜凜霜前意須待秋風粉落時

無言亭

慇懃稽首維摩詰敢問如何是法門彈指未終

千偈了向人還道本無言

露香亭

亭下佳人錦繡衣滿身瓔珞級明璣晚香消歌無尋處花已飄零露已晞

由虛亭

水軒花榭兩爭妍秋月春風各自偏惟有此亭無一物坐觀萬景得天全

溪光亭

決去湖波尚有情却隨初日動簷楹溪光自古

無人畫憲仗新詩與寫成

過溪亭

身輕步穩去忘歸四柱亭前野徑微忽悟過溪還一笑水禽驚落翠毛衣

披錦亭

煙紅露綠曉風香燕舞鶯啼春日長誰道使君貧且老繡屏錦帳咽笙簧

禊亭

曲池流水細鱗鱗高會傳觴似洛濱紅粉翠蛾

應不要畫船來往勝於人

茵茜亭

日日移床趁下風清香不盡思何窮若爲化作龜千歲巢向田田亂葉中

茶蘼洞

長憶故山寒食夜野茶蘼發暗香來分無素手簪羅鬢且折霜枝浸玉醅

筧簷谷

漢川修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料得清貧

饒大守渭濱千畝在胷中

寒蘆港

溶溶晴港凍春暉蘆筍生時柳絮飛還自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鱖魚肥

野人廬

少年辛苦事犁鉏剛厭青山遠故居老覺華堂無意味却須時到野人廬

此君庵

寄與庵前抱節君與君到處合相親寫眞雖是

文夫子我亦眞堂作記人

金橙徑

金橙纍纍里人知不見鱸魚價自低須是松江煙雨裏小船燒蕉樹香蓋

南園

不種天桃與綠楊使君應欲候農桑春畦雨過羅紈膩夏壟風來餅餌香

北園

漢水巴山樂有餘一麾從此首歸塗北園草木

憑君問許我他年作主無

與可有詩見寄云待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次韻荅之

爲愛鵝溪白蜀光掃殘雞距紫毫鋩世間亦有
千尋竹月落庭空影許長

林子中以詩寄與可及餘與可既沒
追和其韻

斯人所甚歔投界每不受欲其少須臾奪去惟恐
後云誰尸此職無乃亦假守賦才有巨細無異斛
與斟胡不安其分但聽物所誘時來各飛動意合無

妍醜坐令雞栖車長載末伯厚平生無一旅既
死咫萬口自閒與可亡胷臆生堆阜縣知臨絕
意要我一執手相望五百里安得自其牘遺文
付來哲後事待諸友伶傳稽紹孤老病孟光偶
世人賤日見爭笑千金帝君詩與楚詞識者當
有取但如愛墨竹此難吾已久故人多厚祿能
復哀君否不見林與蘇饑寒自奔走

書與可墨竹 并序

亡友文與可有四絕詩一楚詞二草書
三畫四與可嘗云世無知我者惟子瞻
一見識吾妙處既沒七年覩其遺迹而
作是詩

筆與子皆逝詩今誰爲新空遺蓮斤質却弔斷
絃人

題與可墨竹 并序

故人文與可爲道師王執中作墨竹且
謂執中勿使他人書字待蘇子瞻來今
作詩其側與可既沒八年而軾始還朝

見之乃賦一首

斯人定何人游戲得自在詩鳴草聖餘兼入竹
三昧時時出木石荒怪軼象外舉世知珍之當
會獨余最知音古難合奄忽不少待雖云死生
隔相見如襲覘

與可字說

鄉人皆好之何如曰未可也鄉人皆惡之何如
曰未可也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
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足以爲君子乎曰未

也孔子爲問者言也以爲賢于所問者而已君子之居鄉也善者以勸不善者以恥夫何惡之有君子不惡人亦不惡於人子夏之於人也可者與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張曰君子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賢歟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賢歟人將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子張之意豈不曰與其可者而不可者自遠乎使不可者而果遠也則其爲拒也甚矣而子張何惡於拒也曰惡其有意於拒也夫苟有意於拒則天下相率而去之吾誰與居然則孔子之於獪悲也非拒歟曰孔子以不屑教誨者也非拒也夫苟無意於拒則可者與之雖孔子子張皆然吾友文君名同字與可或曰爲子夏也歟曰非也取其與不取其拒爲子張者也與可之爲人也守道而忘勢行義而忘利修德而忘名與爲不義雖祿之千乘不顧也雖然未嘗有惡于人人亦莫之惡也故曰與可爲子張者

與可琴銘

擾之幽然如水赴谷釋之蕭然如葉脫木按之噫然應指而長言者似君置之枵然遺形而不言者似僕

與可畫墨竹屏風贊

與可之文其德之糟粕與可之詩其文之亳末詩不能盡溢而爲書變而爲畫皆詩之餘其詩與文好者益寡有好其德如好其畫者乎悲夫

戒壇院與可畫墨竹贊

風梢雨葉上傲冰雹霜根雪節下貫金鐵誰爲此君與可姓文惟其有之是以好之

石室先生畫竹贊 并序

與可文翁之後也蜀人猶以石室名其家而與可自謂笑笑先生蓋可謂與道皆逝不留於物者也顧嘗好畫竹客有贊之者曰

先生閒居獨笑不已問安所笑笑我非爾物之相物我爾一也先生又笑笑之餘

以竹發妙竹亦得風天然而笑

與可飛白贊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奇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篆隸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也以爲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飄飄乎其若長風之卷旆也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蒂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踰也其工

至于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與可枯木贊

枉木在庭枯柯壯走窮猿投壁驚雀入牖居者蒲氏畫者文叟贊者蘇子觀者如後

與可畫竹木石贊 并引

友人文與可既沒十四年見其遺墨於黎平其可接邇乎其不可圖我懷斯人烏乎其可復覩也

跋與可墨竹

昔時與可墨竹見精縑良紙輒憤筆揮灑不能自已坐客爭奪持去與可亦不甚惜後來見人設置筆研卽逡巡避去人就求其至終歲不可得或問其故與可曰吾乃者學道未至意有所不適而無所遣之故一發於墨竹是病也今吾病良已可若何然以余觀之與可之病亦未得

爲已也獨不容有發者乎余將伺其發而掩取之然彼方以爲病而吾又利其病是吾亦病也

跋與可紵竹

紵竹生于陵陽守居之北崖蓋歧竹也其一未脫籜爲蝎所傷其一因於嵌巖是以爲此狀也吾亡友文與可爲陵陽守見而異之以墨圖其形余得其摹本以遺王冊官祁來使刻之石以爲好事者動心駭目詭特之觀且以想見亡友

之風節其屈而不撓者蓋如此云

跋趙凢屏風文與可竹

與可所至詩在口竹在手來京師不及歲請郡還鄉而詩與竹皆西矣一日不見使人思之其面目嚴冷可使靜險躁厚鄙薄今相去數千里其詩可求其竹可乞其所以靜厚者不可致此予所以見竹而歎也

跋與可草書

李公擇初學草書所不能者輒雜以眞行劉貢

甫謂之鸜鵒嬌其後稍進問僕吾書比來何如僕對可謂泰吉了矣與可聞之大笑是日坐人爭索與可草書落筆如風初不經意劉意謂鸜鵒之于人言止能道此數句耳十月一日

跋龍斜結後數年或畫日見之草書則工矣而所見亦可患與可之所見豈眞蛇耶抑草書之精也予平生好與與可劇談大噱此語恨不令與可聞之令其一捧腹絕倒也

小簡 入首

軾啓近承書誨喜聞尊候益康勝見乞浙郡不知得否相次入文字乞宜與明若得與兄聯棹南行一段異事也中前桑榆之詞極爲工妙辈曾有書道此却是此書不達耶老兄詩筆當今

少儻惟劣弟或可以髣髴墨竹卽未敢云爾呵
呵佳墨比望老兄分惠友蒙來索大好禪機何
處學得來大軸揮灑必已了專令人候請切告
烏絲欄兩卷稍暇便寫去近見子由作墨竹賦
意思蕭散不復在文字畛域中眞可以配老筆
也亦欲寫在絹卷上如何如何乍涼萬萬珍重

又

軾自容移河中至京城外改差徐州復挈而東
仕宦本不擇地然彭城於私計比河中爲便安

耳今日公汴赴任與舍弟同行聞與可與之議
姻極爲喜幸從來交契如此又復結此無窮之
歡美事美事但寒門不稱計與可必不見鄙也
臨行冗甚奉書殊不謹峽到任別上問次

又

軾再拜姪女子獲執箕帚非獨渠厚幸而不肖
獲交于左右者緣此愈親篤矣欣慰之懷殆不
可言不敢復具啓狀必不見罪也聞舍弟談堅
之賢公之子固應爾姪女子粗知書暁義理計

亦稱公家婦也更望訓誨其不逮也

又

軾啓疊辱來教承起居佳適閑中閒復微恙且
喜尋已平復軾比來亦多病漸老不耐小放意
輒成疾不可不加意謹護也水後彌年勞役今
復閒決口未可塞紛紛何時定乎寄和潞老詩
甚精奇稱閉當亦作六言殆難繼也未緣會晤
萬萬以時珍重

又

軾啓稍不馳問不審入冬尊體何如想舊疾盡
去眠食益佳矣見秋榜知八郎已捷不勝欣慰
惟十一郎偶失甚爲悵然一跌豈廢千里想
不以介意寄示碑刻作語古妙非世俗所能髣
髴長句偈甚奇非獨文字甘降便當北面參問
也近有一僧名道潛字參寥杭人也時來相見
詩句清絕可與林逋相上下而通了道義見之
令人蕭然有一詩與之錄呈爲一笑也未由展
奉萬萬以時自重不宣

黃樓賦如已了望付去人如未幸留意

又

軾啓近遞中辱書承非久到關即日想已入覲矣無緣一見於邑可知苦寒尊候何似貴眷令子各安勝軾蒙庇粗遣秋來水災幾已爲魚必知之矣寄惠六言小集古人之作今世未省見老兄別後道德文章日進追配作者而劣弟懶惰日退卒爲庸人他日何以見左右慙悚而已所要拙文實未有以應命又見兄之作但欲焚

筆硯耳何敢自露兄滄外既久雖與時闊疎而公議卓然當遂踐清近也歲行盡萬萬以時自重不宜

又

軾啓鄙人還曩辱書教承尊候微違和尋已平愈然尚未甚美食又得蒲大書云尊貌頗清削伏料道氣久充微疾不能近然未免憂愁惟謹擇醫藥痛加調練莫須撚艾否軾近來亦自多病年老使然無足怪者蒙寄惠偃竹真可爲古今之冠謹當緘黃素其後作十餘軸謹援此例不可過望所示當作歌詩題之軾作此乃莫大之幸日夜所願而不得者今後更不敢送浙物去矣老兄恐嚇之術一何疎哉想一當大噱別後亦有拙詩百餘首方令人編錄以求斤斧後信寄去老兄盛作尚恨見少當更蒙借示使劣弟稍稍長進此其爲賜又非頒惠墨竹之比也冗中奉啓不盡言

又

軾啓冗迫稍踈上問伏想尊候佳勝承書領吳興衆議謂公當在近侍故不甚快然不肖深爲左右賀也吳興山水清遠公雅量弘度在王謝間此授殆天意耳軾欲乞宣城若幸得之當與公爲隣國眞是一段奇事然事之如人意者亦自難遂從古以然公自南河赴任舟行艱澁何不自五丈河由曹鄆濟過我於徐自泗入淮乎但恐五丈河無水不然者公必出此也且更熟籌之餘惟萬萬以時自重輩還奉啓殊不謹

石幻安言亦可呼水精宮使此語可記

墨君堂記

凡人相與號呼者貴之則曰公賢之則曰君自其下則爾汝之雖公卿之貴天下貌畏而心不服則進而君公退而爾汝者多矣獨王子猷謂竹君天下從而君之無異辭今與可又能以墨象君之形容作堂以居君而屬余爲文以須君德則與可之於君信厚矣與可之爲人也端靜而文明哲而忠士之修潔博習朝夕磨治洗濯

以求交於與可者非一人也而獨厚君如此君能寒燠人者其氣歟亦未至若雪霜風雨之切又疎簡抗勁無聲色臭味可以娛悅人之耳目鼻口則與可之厚君也其必有以賢君矣世之於物而言之四時之變亦大矣而君獨不顧雖微與可天下其孰不賢之然與可獨能得君之深而知君之所以賢雍容談笑揮灑奮迅而盡君之德雅壯枯老之容披折偃仰之勢風雪凌厲

以觀其操崖石犖确以發其節得志遂茂而不驕不得志瘁瘠而不辱春拳君不倚獨立不懼與可之於君可謂得其情而盡其性矣余雖不足以知君願從與可求君之見弟子孫族屬朋友之象而藏於吾室以爲君之別館云

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

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節葉具焉自蜩腹蛇蚹以至千劒拔千尋者生而有之也今畫者乃節節而爲之葉葉而累之豈復有竹乎故畫竹

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走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走鷹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予如此予不能然也而心識其所以然夫既心識其所以然而不能然者內外不一心手不相應不學之過也故凡有見於中而棟之不摯者平居自視了然而臨事忽焉喪之豈獨竹乎予由爲墨竹賦以遺與可曰庖丁解牛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與之今夫夫子之託於斯竹也

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邪子由未嘗畫也故得
其意而已若予者豈獨得其意并得其法與可
畫竹初不自貴重四方之人持縑素而請者足
相躡於其門與可厭之以爲口實及與可自洋州還
爲戇士大夫傳之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
而余爲徐州與可以書遺余曰近語士大夫吾
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可往求之戇材當萃於予
矣書尾復寫一詩其畧曰擬將一段鵝溪絹掃
取寒梢萬尺長予謂與可竹長萬尺當用絹二

百五十匹知公倦於筆硯願得此絹而已與可
無以荅則曰吾言妄矣世豈有萬天竹哉余因
而實之荅其詩曰世間亦有千尋竹月落庭空
影許長與可笑曰蘇子辯則辯矣然二百五十
匹吾將買田而歸老焉因以所畫賈穀谷僱竹
遺予曰此竹數尺耳而有萬尺之勢賈穀谷在
洋州與可嘗令予作洋州三十韻賈穀覓谷其一
也予詩云漢川脩竹賤如蓬斤斧何曾赦籜龍
料得清貧饞太守渭濱千畝在胷中與可是日
與其妻遊谷中燒筍晚食發函得詩失笑噴飯
滿案元豐二年正月二十一日與可沒于陳州
是歲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書畫見此竹廢卷
而哭失聲昔曹孟德祭橋公文有車過腹痛之
語而予亦載與可疇昔戲笑之言者以見與可
於予親厚無間如此也

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
于故湖州文府君與可學士兄之靈曰嗚呼哀

哉與可能復欲此酒也夫能復賦詩以自樂豈
琴以自侑也夫嗚呼哀哉余尚忍言之氣噎悃
而填胷淚疾下而淋衣忽收淚以自問非夫人
之爲慟而誰爲乎道之不行哀我無徒豈無友
朋逝莫告余惟余與可匪亟匪徐招之不來麾
之不去不可得而親其可得而疎之耶嗚呼哀
哉孰能敦德秉義如與可之和而正乎孰能養
民厚俗如與可之寬而明乎孰能爲詩與楚詞
如與可之婉而清乎孰能齊寵辱忘得喪如與

可之安而輕乎嗚呼哀哉余聞訃之三日夜不
眠而坐喟夢相從而驚覺蒲茵蓆之濡淚念有
生之歸盡雖百年其必至惟有文爲不朽與有
子爲不死雖富貴壽考之人未必皆有此二者
也然余嘗聞與可之言是身如浮雲無去無來
無亡無存則夫所謂不朽與不死者亦何足云
乎嗚呼哀哉尚饗

黃州再祭與可文

年月日從表弟具官蘇軾謹以清酌庶羞之奠
昭告于亡友湖州府君與可學士文兄之靈嗚
呼哀哉我官于岐實始識君廣口秀眉忠信而
文志氣方剛談詞如雲一別五年君譽日聞道
德爲膏以自濯藝學之多蔚如秋實脫口成
章粲莫可耘馳騁百家錯落紛紜使我羞歎筆
硯爲焚再見京師默無所云杳今清深落其華
英昔執我黍今熟其饋毀瘠歌呼得淳而醨天
力自然不施膠筋坐了萬事氣回三軍笑我皇
皇獨違垢紛俯仰三州眷戀桑枌仁施草木信

及麛麑昂然來歸獨立無羣俛瑀復去初無戚
欣大哉死生慢忽憍蒿蓼君沒談笑大鈞徒勤喪
之西歸我寓江濱何以薦君採汀之芹相彼日
月有朝必曛我在茫茫凡幾合分盡此一觴歸
安于墳嗚呼哀哉尚饗

與可學士墨君堂

蘇軾

虛堂竹叢閒那復厭竹遠風庭響交戛月牖散
凌亂尚恐畫檐閣嬋娟不長見中堂開素壁蕭
颯起霜幹隨宜賦生意落筆皆莎蒼根與雜土

石枝葉互長短依依露下綠冉冉風中展開門
視叢篁與此終何辨

和與可洋州園亭三十韻

湖橋

湖南堂宇深湖北林亭遠不作過湖橋兩處那
相見

橫橋

湖裏種荷花湖邊種楊柳何處渡橋人問是人
問否

綠竹覆清渠塵心日疎使君遺癖在苦要讀文書

冰池

水深冰亦厚浸蕩鋪寒玉好在水中魚何愁池上鷺

竹塢

空陂放修竹蕭肅復宜宴宴莫除塢外笋從使入園生

荻浦

離披寒露下蕭索微風觸摧折有餘青從橫未須束

蓼嶼

風高蓮欲衰霜重蓼初發會使此池中秋芳未嘗歇

望雲樓

雲生如湧泉雲散如飜水百變一凭欄悠悠定誰使

天漢臺

臺高天漢近匹練掛林端秋深霜露重誰見落西山

待月臺

夜色何蒼蒼月明久未上不上倚城臺無柰東南嶂

二樂榭

動靜惟所遇仁智亦偶然誰見二物外猶有天地全

瀠泉亭

泉來草木滋泉去地塘涸委曲到庭除清泠備晨盥

吏隱亭

隱居亦非難欲少求易遂有意未成歸聊就茅簷試

霜筠亭

林高日氣薄竹色淨如水寂歷斷人聲時有鳴禽起

無言亭

處世欲無言事至或未可惟有此亭空燕坐聊從我

露香亭

重露覆千花繁香凝畦圃不忍日將晞散逐微風去

涵虛亭

虛亭面睇篁窈窕衆景聚更與坐中人行尋望來處

溪光亭

溪亭新雨餘秋色明浸漾鳥渡夕陽中魚行白石上

過溪亭

溪淺復通橋過者猶恨懶懶有沙上鷗常爲獨遊伴

披錦亭

春晚百花齊綿綿巧如織細雨洗還明輕風卷無迹

禊亭

觴流無定處客醉醒還酌毋令仲御歌空使人驚愕

茜蒂亭

開花濁水中抱性一何潔朱檻月明時清香爲誰發

磵碧洞

猗猗翠蔓長謳謳繁香足綺席墮殘英芳蹲漬餘馥

貧賞谷

誰言使君貧已用谷量竹盈谷萬萬竿何曾一竿曲

寒蘆港

蘆深可藏人下有扁舟泊正似洞庭風日暮孤帆落

野人廬

野人三四家桑麻足生意試與叩柴荊言辭應有味

此君巷
風稍遠林匝霜幹當窗靜遥知素壁上醉墨森相映
金橙逕
葉如石楠堅實比霜柑大穿逕得新苞令公憶鱸蓴
南園
官是勸農官種桑亦其所安得陌上人隔葉攀條語

北園
使君美且仁遍地種桃李豈獨放春花行看食秋子
答與可十首
遠遊既爲東曾迁居又愛南山齒髮自知將老心懷且欲偷安
舜井溢流陌上歷山近在城頭羈旅三年志云故園何日歸休
野步西湖綠繞晴登北渚煙綿蒲蓮自可供腹魚蝦何嘗要錢
飲酒方橋夜月釣魚畫舫秋風典冉冉荷香不斷悠悠水面無窮
雨過山光欲溜寒來水氣如蒸勝處何須吳越隨方亦有遊朋
楊雄執戟雖久陶令歸田未能眼看雲山無柰神傷簿領相仍
終歲常親鞭朴此生知負詩書欲尋舊學無處時有故人起予

故人遠在江漢萬里時寄聲音聞道禪心寂寞未廢詩人苦吟
佳句近參風雅微詞間發離騷窮愁欲比君庾信莫年詩賦尤高
相思欲見無路滿秩西歸有時及君鈴閣少事飲我松醪滿巵
送與可知湖州
連持梁洋卯久作溪山主深知爲郡樂但畏買荼若來歸天祿閣坐守登閶詰九重未明入百

碑盈庭舞城南獨歸卧心事誰當語舊聞吳興
勝試問天公取家貧寒裝盡歲莫輕帆舉茗溪
淨多石弁嶺瘦無土湖藕雪冰綠山茶發牛乳
香粳飯玉粒鮮鯽鱠紅縷宮開水精潔人寄盡
屏住俗吏自難堪詩翁正當與從來思清絕況
乃病新愈園圃肘後丹髙髙閤中素高卧鎮夸
俗清談靜頻訴應笑杜紫微湖亭但狂顧

墨竹賦

與可以墨爲竹視之良竹也客見而驚焉曰今

夫受命於天賦形於地涵濡雨露振蕩風氣春
而萌芽夏而解弛散柯布葉逮冬而遂性剛潔
而疎直姿嬋娟以閑媚涉寒暑之徂變傲冰雪
之凌厲均一氣於草木嗟壤同而性異信物生
之自然雖造化其能使令予研青松之煤運脫
兎之毫睥睨牆堵振洒繒綃須臾而成鬱乎蕭
騷曲直橫斜穠纖庳高窳造物之潛思賦生意
於崇朝子豈誠有道者耶與可听然而笑曰夫
子之所好者道也放乎竹矣始乎隱乎崇山之
陽廬乎脩竹之林視聽漠然無繫乎心朝與
竹乎爲游莫與竹乎爲朋飲食乎竹間偃息乎
竹陰觀竹之變也多矣若夫風止雨霽山空日
出猗猗其長森乎滿谷葉如翠羽筠如蒼玉澹
乎自持凄兮欲滴蟬嘯鳥噪人響寂歷忽依風
而長嘯耿掩冉以終日笋含籜而將墜根得土
而橫逸絕澗谷而蔓延散子孫乎千億至若蔡
篤之餘斤斧所施山石犖埆荆棘生之蹇將抽
而莫達紛既折而猶持氣雖傷而益壯身已病
而增奇淒風號怒乎隙宂飛雪凝汙乎陂池悲
衆木之無賴雖百圍而莫支猶復蒼然於既寒
之後凜乎無可憐之姿追松柏以自偶竊仁人
之所爲此則竹之所以爲竹也始也余見而悅
之今也悅之而不自知也忽乎忘筆之在手與
物之在前勃然而興而脩竹森然雖天造之無
朕亦何以異於茲焉客曰蓋予聞之庖丁解牛
者也而養生者取之輪扁斲輪者也而讀書者
與之萬物一理也其所從爲之者異爾況夫夫

子之託於斯竹也而予以爲有道者則非耶與
可曰唯唯

祭文與可學士文

維元豐二年歲次己未二月庚子朔具官蘇轍
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故吳興太守與可
學士親家翁之靈嗚呼與君結交自我先人舊
好不忘繼以新姻鄉黨之歡親友之恩豈無他
人君則兼之君牧吳興我官南京從君季子長
女實行君次于陳往見姑婦使者未反而君淪

亡于何不淑以至于斯匪人所知神實爲之昔
我愛君忠信篤實廉而不劌柔而不屈發爲文
章實似其德風雅之深追配古人翰墨之工世
無擬倫人得其一足以自珍縱橫放肆久而益
神晚歲好道耽悅至理洗濯塵翳湛然不起病
革不亂遺書滿紙嗟乎今日見此而已我欲哭
君神往身留遣使往奠涕泗橫流絳幡素車歸
安故丘嗚呼哀哉尚饗

丹淵集附錄終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五十卷

（宋）曾鞏撰

附錄一卷

元大德丁思敬刻本

元豐類藁五十卷江西巡撫採進本

宋曾鞏撰。鞏字子固。建昌南豐人。嘉祐二年進士。官至中書舍人。事迹具宋史本傳。鞏所作元豐類藁本五十卷。見於郡齋讀書志。藝雅撰鞏神道碑銘。又載有續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宋史本傳亦同。至南渡後續藁外集已散佚不傳。開禧中。建昌都守趙汝礪始得其本於鞏族孫難。闕誤頗多。乃同郡丞陳東台續藁外集校定之。而刪其僞者。仍編定爲四十卷。以符原數。元季兵燹。其本又亡。今所存者惟此五十卷而已。吳會能改齋漫錄所載懷友一首。莊棣雜肋編所載厄臺記一首。尚似孫續略所載實錄院謝賜硯紙筆墨表一首。及世所傳書魏鄭公傳後諸佚文。見於宋文鑑宋文選者。當即外集續藁之文。故今悉不見集中也。今世所行凡有二本。一爲明成化六年南豐知縣楊參所刊。前有元豐八年王震序。後有大德甲辰東平丁思敬序。又有年譜序二篇。無撰人姓名。而年譜已佚。蓋已非宋本之舊。其中舛謬尤多。一爲國朝康熙中長洲顧崧齡所刊。以宋本參校。補入第七卷中水西亭書事詩一首。第四十七卷中太平寰宇客陳公神道碑銘中闕文四百六十八字。頗爲清整。然何焯義門讀書記中有校正元豐類藁五卷。其中有如雜詩五首之顛倒次序者。有如會稽絕句之妄增題目者。有如寄鄆州邵資政詩諸篇之脫落原註者。其他字句異同。不可殫舉。顧本尚未一一改正。今以顧本著錄。而以何本所點勘者補正其譌脫。較諸明刻。差爲完善焉。

重刊南豐文集序

南豐先生以文章名天下久矣異時齒髮壯志氣銳其文章之慄慄奔放椎潭瓌偉若三軍之朝氣猛獸之扶江湖之波濤煙雲之姿狀一何奇也方是時先生自負要似劉向不知韓愈爲何如爾中間久外徙世頗謂優寵不偶一時後生華鋒出先生泊如也晚還朝廷天下望用其學而屬新官制遂掌書命於是更置百官舊舍人無在者已試即入院方除目填委占紙肆書初若不經意午漏盡投草院吏上馬去凡除郎御史數十人所以本法意原職守而爲之訓敕者人人不同咸有新趣而衍裕雅重自成一家始予而爲尚書郎掌付制吏部一日得盡觀始知先生之學雖老不衰而大手筆自有人也嗚呼先生用未極其學已矣要之名與天壤相弊不可誣也王三槐序

南豐先生年譜序

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哉其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　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於公之所以

為書者宜其未有知之也然則世之自以知公者非淺而望其可嘆也已公書或頗有歲月參以史氏記及他書舊聞次之著于篇

年譜序畢

丹陽朱熹曰世有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哉其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　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於公之所以

詔開實錄院論次英宗時事以公與檢討一月免豈公於是時而能有以薦士或其不然一也恕治平四年始登進士第元豐中用公薦為史館檢討與修五朝國史其事見於實錄矣為實錄院檢討而受教焉然竟公之初則未有考焉其不然二也師道見公於江漢之間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　二

丹陽朱熹曰予讀曾氏書未嘗不掩卷廢書而嘆何哉其知公淺也蓋公之文高矣自孟韓子以來作者之盛未有至於斯　夫其所以重於世者豈苟而云哉然世或徒以是知之故知之淺也知之淺則於公之事論之猶不能無所牴牾而況於公之所以

官薦邢恕陳無已為英錄檢討而二子者受學焉綜其實不然蓋熙寧初

時為布衣元祐中乃用薦起家為郡文學是公於史館猶不得以薦之況熙寧時豈有撿討一事而不然者三也事哉其不然三則公所以數愈者其在元豐史館之時乎未可知也此予所謂牴牾者斯人為世所重又自以知公故子不得不考其實而辨其不然者其書世或頗有以故不論著其是非者焉

南豐先生年譜後序畢

古詩
冬望 一鶚
苦雨 里杜
論交 南軒
種園 歎噩
豪傑 俠俗
揚頗 橙子
胡使 上分嶺
欲求天下友 冬暮感懷
至荷湖二首 詠雪
寓懷二首 茅亭閑坐
青雲亭閑坐
古詩
寄子瞻弟 喜寒
江湖 遂書懷別
春寒煖二首 寄王介卿
初夏有感 之南豐道士寄介甫
送人赴知賀州 詠史二首
送劉賢傳 詠雪
送陳商學士 詠雪
宿尊勝院
南源莊
女間
寄孫之翰
黃金
山檻小飲
雜詩四首
寄舍弟
送徐孺著作知廉州
靖安幽谷亭

送僧曉容　送叔延判官　山茶花
丁亥三月十五日　舍弟南源刈稻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并序　瑯琊家石窠
遊瑯琊山　嵓雲洞　瑯琊溪
斑春亭　石屏路
慧覺方丈　幽谷晚飲

古詩

遊麻姑山　桃花源　丹霞洞
半山亭　摩崖碑　碧蓮池
流杯池　七星彩　瀑布泉

送歐陽員外歸觀滁州舍人
送鄭秀才　咎所勸矣
秋懷一書千萬思
菊花　咎石秀才月下
冬晚書懷　東津催吳秀才寄酒
送吳秀才　和韋太虛城東春日
簡如晦伯益　高松　青青閒青青
詠史二首　泝河　北風
尹師魯　發松門寄介甫
過彭澤　江上棟介甫　讀五代史
雁木　鷺鷥灣　落蕖　蕪花

古詩

降龍　湘冤
邊將　多雨
山水昇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食黍　追租　地動
九月九日　路中對月　秋日
讀書　雜詩五首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送宣州杜都官　東軒小飲呈坐中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明妃曲二首

喜二第侍親將至　七月一日休假作
秋夜　李氏書屋堂　秋聲
七月十四日韓持國直盧同觀山海經
臧書　李節推亭子
韓王汝使歸　菩薩
過介甫晚偶成　合醬作
送章致州　瞿汝校新授官還南豐

古詩

送程公闢使江西　遊金山寺作
苍葛蓋　南湖行二首　種牡丹

西湖二月二十日
北湖
百花隄　芙蓉亭
秋感二首
送李撰赴舉　送韓玉汝　招隱寺
壽丘山　送豐稷　不飲酒
初發襄陽舟家夜登現山置酒
高陽池　道鹿門不果　漢喬亭
閒喜亭　劉景升祠　隆中
蔡州　谷隱寺　蔣山
題張伯常漢上茅屋　漢陽泊舟
移守江西先寄潘延之郎推　卽日
促促爲物役　鴻鴈　喜晴
訥王正仲登嶽麓寺閣見寄　曉出
訪石倉杜法師　和賈甫送元考不至
京師觀音院新堂

○卷之六
律詩
郊祀慶成　詩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詩
慈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送英州蘇秘丞
遣興　西亭
盆池　楚澤
南軒竹　鸚鵡

浮雲樓和趙嘏
晚望　書閣
寄孫正之　簡翁都官
陳祁秀才園亭　上杜相公
胡大傳挽詞二首　訥林叔江西道中作
送雙溪之溪陽　孔明　閑行
贈安禪熟上人　贈謙仁監院　送竟祖明上人
謁李白墓　送撫州錢郎中　送李幸太傳
簡景山侍郎　丁元珍挽詞二首　送李幸太傳
遊天章寺　送閔彥遠　送閔逐江西
西園帝上　送孫穎賢　送鄭州邵資政

照影亭
贈彈琴者
秋日感事示介甫
上杜相公
訥林叔江西道中作
閑行
送竟祖明上人
贈謙仁監院
送王汝使兩浙
送李幸太傳
送閔逐江西
送鄭州邵資政

浮雲樓和趙嘏
晚望　書閣
寄孫正之　簡翁都官
陳祁秀才園亭
胡大傳挽詞二首
送雙溪之溪陽　孔明
贈安禪熟上人　贈謙仁監院
謁李白墓　送撫州錢郎中
簡景山侍郎　丁元珍挽詞二首
遊天章寺　送閔彥遠
西園帝上　送孫穎賢

照影亭
贈彈琴者
秋日感事示介甫
上杜相公
訥林叔江西道中作
閑行
送竟祖明上人
贈謙仁監院
送王汝使兩浙
送李幸太傳
送閔逐江西
送鄭州邵資政

看花　送任達夫支監
會稽絕句三首　送趙資政
餘杭久旱趙悅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答臣郎中文燕席
送沈諫議　訥王徽之沐中見贈
寄鄆州邵資政　和邵資政
和孔教授　喜雪二首　孔教授北園晚步
鄆齋即事二首憶赴中梅　尋賦喜雪
寄致士歐陽少師

○卷之七
律詩

冬夜即事
西湖二首
和陳即中
閱武堂
芍藥廳
仁風廳
北渚亭
次通子中書間歸期
正月六日雲齋
二月八日北城閒步
北園會客不飲
喜雨
次館得風字韻
次維得花字韻
孔教授張法曹以會論薈特示長歌
湖州強幾聖
戲書
送趙資政
北池小會
寄孫華老湖州墨妙亭
靈岩寺兼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和孔仲平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次維得禽字韻
到郡一年
人情
贈張濟
北渚亭雨中
金線泉
送韓延評
鵲山
華不注山
鮑山
郡介甫遷自舅家書所感
早起述行香 席上
雪後 醉泉
還政亭 鵲山亭
水香亭 靜化堂
疑香齋 閱武堂下新渠
芙蓉橋 百花臺
霧松
寄穎子敬
詠柳
西湖納涼
送福州後五首
寄齊州同官 庚補星蔣穎叔
芹露寺多景樓 孫少述示近詩兼仰高致
金山寺
卷之八
律詩
高郵逢人約爽道之陽
送程殿丞還朝
雨中王駕部席上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日話荊楚故事仍規佳什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彭城道中
送福叔
贈降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和鄭徵之 送陳世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和張伯常晚山亭晚起元韻 晚山亭置酒
贈魏公挽歌詞二首
訓吳仲庶龍嵩歲寒懷
贈正倚大師庵居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訓
刀景純挽歌詞二章
遊東山示客 大乘寺
昇山靈岩寺 鳳池寺
招澤甫竹亭閑話
寄留交代元子發
聖泉寺
上元

元沙院　爾朮國傳　旬休日還仁王寺
閏正月十一日毀丞寺新茶　為人後議
亂山　親舊書報京師盛聞治聲　公族議
寄獻新茶　方推官寄新茶　救災議
嘗新茶　享鄉子中使高麗
出郊　寒碓翁寄新茶二首
城南二首　寒食　夜出過利涉門
夜出城南傷雨　西樓
北歸三首　和鄭孫少述
荔枝四首　和孫少述侯職方同燕席　寄趙宮保
和孫少述侯致政言懷二首　和趙宮保別杭州
和訓趙宮保致政仕歸蘇　寄題虎臺山主靜軒
過靈壁張氏園三首　靈壁州
送元學之資政致仕歸蘇　送閔孝遠赴河北
鶴林寺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和御製上元觀燈
和史館相公上元觀燈
集英殿春燕呈諸同舍
上巳日瑞聖園錫燕呈諸同舍
池上即席送況之赴宣城　題餼君茂才祿光庵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唐論　為人後議
講官議　救災議
傳
洪範傳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太祖皇帝總叙
序
新序目錄序　梁書目錄序　列女傳目錄序
禮閣新儀目錄序　戰國策目錄序
陳書目錄序　唐令目錄序　南軒齋目錄序

徐幹中論目錄序　說苑目錄序
鮑溶詩目錄序

序
李白詩後序　先大夫集後序　王深父文集序
王子直文集序　王容季文集序
范貫之奏議集序　王平甫文集序
強毅聖文集序　思軒詩序

序越州鑑湖圖　類要序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張文叔文集序

館閣送鉉純老知婺州詩序　齊州雜詩序
順濟王勅書祝文刻石序　叙盜
贈黎安生二序
○卷之十四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送周屯田序
送江任序　送劉希聲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送趙宏序　送王希序　王無咎字序
送蔡元振序　送丁琛序　謝司理寺序
○卷之十五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上歐陽學士第二書
上歐陽舍人書　上蔡學士書
上杜相公書　上滕工部書　上范資政書
與撫州知州書　與孫司封書
再與歐陽舍人書
○卷之十六
書
與杜相公書　答范資政書　謝杜相公書
寄歐陽舍人書　與王介甫第一書
與王介甫第二書　與王介甫第三書
答李泌書　謝章學士書　答孫都官書
答秦觀書　謝曹秀才書
與王深甫書　答王深甫論揚雄書
與王向書　田傳摠書　福州上執政書
○卷之十七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秃禿記　醒心亭記
墨莊記　菜園院佛殿記　宜黃縣縣學記
學舍記　南軒記　繁昌縣興造記
鵝湖院佛殿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卷之十八
記
思政堂記　梵翠院記　飲酒亭記
擬峴臺記　撫州顏魯公祠堂記　清心亭記
洪州新建縣廨記　歸老橋記
閬州張侯廟記　瀘州興造記
尹公亭記　筠州學記
廣德軍重脩廨舍記
○卷之十九
記
饒州二堂記　齊州北水門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徐孺子祠堂記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洪州東門記

制誥

誡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中書舍人除翰林學士制

敎監司考覈郡州縣治迹詔　留耀轉官除吏部郎中

劉奉世吏部員外郎制

黃好謙户部員外郎劉瑾户部郎中制

王陟臣馬玕户部員外郎制　劉摯禮部郎中制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胡宗愈刑部郎中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蔡京范峋考功員外郎制

晁端彦金部員外郎制

趙令鐸祠部郎中制

何洵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趙君錫宗正丞制

劉彝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邢恕校書郎制

錢暄光祿卿　楊汲太理卿王汭韓晉卿少卿制

陳睦鴻臚卿　蕭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制誥

賈青太府少卿制

黃莘職方員外郎制

李義內殿崇班制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求贈開府儀同三司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祖贊追封魏國公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母薛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曾祖頴士贈太子少保

父準追封漢國公

曾祖母鮮于氏追封太寧郡太夫人

祖伸贈太子少傅　祖母陳氏追封蜀郡太夫人

繼祖母朱氏封閻中郡太夫人

父師道贈太子少師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母陳氏追封潁川郡太夫人

陸佃兼侍講崇政殿說書制

徐禧給事中制　鍾浚兼說書制

蔡澤河東運判制　李常太常少卿制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杜常兵部郎中制　許懋兩浙運副制

李立之范子淵制

杜純大理正制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內殿承制段綽寺知州制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宗室克懼復官制　李德明遙郡團練使制
陳景芸尚書省主事令史
折克行彭保轉官制
程嗣恭祖母慈烈程博文開封府推官制
李憲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李端臣王存趙彥若曾肇轉官制
李舜舉等轉官制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西頭供奉官武義等轉官制
由珍四廂都指揮使緣州防禦使制
文思使張俊等遷官制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許安世都官員外郎制　皇伯宗惠新婦敦氏進封郡夫人制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倍太常博士制
皇伯宗惠新婦敦氏進封郡夫人制
賈昌衡知鄧州制
李良輔知鴈州張守隆知代州制
知泉州陳偁梓州吳畿復湖州唐敘問並任制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菊簑二右班殿直制
馮正符借職制
奉議郎景思誼授東上閤門使鄜延第一副將制
皇太后親姪尚公繪通州刺史高公紀涇州刺史制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等制
成卓閣門祗候制　溪禮本族副都軍主等制
景青宜党令支團練使阿吳星刺史制
論璉巴柯族軍王結厮鶴柯族副軍主制
阿憐官撰厮鶴並本族副軍主制
溫嵩知欽州制　劉安等中書主事令史制
知潁昌府韓維拜任制
米　等轉官制　維王顓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范諤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彥泗州制
陳端翰林醫官制　沈立安西綾錦副使制
王瑛楊宗三班借職制　王從任知岢嵐軍制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張太簡提舉秦鳳等路常平制

中行知無為軍制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王中正和謬降官制
張知均州制
○卷之二十三
制詔擬詞
冊 王制一
王制三 皇子制
王子制 韓琦制
相制二 相制三
節相制 王制二
贈弟入皇子制
相制一
蔡京起居郎制
封曹諭母制

侍中制
門下侍郎制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左右常侍郎制
二妃居制
中書令制
中書舍人制
尚書左右丞制
左右正言制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知制誥制一
知制誥制二
左右司郎中制
諫官制
給事中制
左右諫議大夫制
○卷之二十四
制誥
史部尚書制
戶部尚書制
禮部尚書制
兵部尚書制
刑部尚書制
工部尚書制
史部侍郎制
戶部侍郎制
禮部侍郎制
兵部侍郎制
刑部侍郎制
工部侍郎制
膳部制
主客制
庫部
都官制
屯田制
虞部制
水部制
比部制
司門制
職方制
駕部制
車部
知制誥授中司制
責御史制
御史遷郎官制
監察御史制
御史中丞制
中司改大中大夫制
御史知雜制

秘書監制
著作郎制
正字制
殿中監制
太常丞制
太僕卿制
衛尉卿制
國子祭酒司業制
少府監制
軍器監制
諸王制
知開封府制
開封府獄空轉官制
檢校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使相制
節度使制
軍帥制
將軍制
大學博士制
太宗正丞制
開府儀同三司制
侍讀制
殿前都指揮使制
節度加宣徽制
都虞候制

都知制　内臣制　責帥制
監司制　廣西轉運制　蜀轉運判官制
轉運使制　陝西轉運使制　提舉常平制一
提舉常平制二
卷之二十六
制誥
知州制　知河陽制　知軍制
通判制　賞功制一　罷館職加官制
賞功制二　團練使副馬都尉制
磨勘轉官制一　磨勘轉官制二　軍功制一
軍功制二　軍功制三　新及第授官制
責將制　堂後官轉官制
詔
勸學詔　勸農詔　正長各舉爲官詔
賜高麗詔
策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三首　策問一
策問二　策問三
卷之二十七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齊州謝到任表　襄州到任表
洪州謝到任表　福州謝到任表　明州謝到任表
亳州謝到任表　賀熙寧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賀熙寧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賀元豐三年明堂礼畢大赦表
賀冬伏交趾表　謝賜唐六典表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卷之二十八
表
謝熙寧五年曆日表　謝熙寧六年曆日表
謝熙寧七年曆日表　謝熙寧八年曆日表
謝熙寧十年曆日表　謝元豐元年曆■表
謝元豐三年曆日表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代皇子免延安郡第二表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牋表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代翰林侍讀學士錢藻遺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飲恤刑獄勅書表

疏

慰宰轉對疏

劉子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

劉子

移滄洲過闕上殿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劄子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請減五路城堡

劉子

請令州縣特舉士

議經費

存恤外國人請著為令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英宗實錄院申請

劉子

再議經費　請改官制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習行逐司事務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史館申請三道　請訪問高麗世次

高麗世次

請減軍士營教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劉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申明保甲經警盜賊

奏狀

進奉熙寧四年明堂綾狀

進奉熙寧七年南郊銀綾狀

進奉熙寧七年同天節銀綾狀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銀綾狀

襄州乞宣洪二郎狀

奏乞與潘興嗣子推恩狀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福州舉知泉州陳橐久不磨勘特與轉官狀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閤慢書局或近京一便郡狀

奏乞回避呂升卿狀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功德疏狀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狀

進奉元豐二年同天節銀綾狀

移知亳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乞登對狀
再乞登對狀
辭中書舍人狀
○卷之三十五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明州擬辭高麗進狀
擬辭免備五朝國史狀
荔枝錄
謝相社稷
○卷之三十六
啓狀
應舉啓
回傅待講啓
與劉沆龍圖啓
回李清臣范伯祿謝中賢良啓
回人謝館職啓
韓侍中啓二
賀韓相公啓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賀集賢輔授館職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亳州到任謝兩府啓
授滄州乞朝見狀
乞出知潁州狀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授中書舍人辭劉放白代狀
與宰相公啓
授中書舍人謝啓
太平州回轉運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賀提刑狀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賀轉運狀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回樞密侍郎狀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到任謝職司諸官狀
移亳州回人賀狀
西府賀冬狀
回人賀授舍人狀
○卷之三十八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祭張唐公文
祭王平甫文
祭亡妻吳氏文
館中祭丁元珍文
祭太尉文
祭亡妻吳氏文
祭王達圖文
祭孔長源文
祭宋龍圖文
祭吳少卿文
朝中祭錢純老文
祭致仕湛郎中文
代人祭李白文

○卷之三十九
祭文
祭王都官文
祭表大監文
祭關職方文
祭黃君文
先君焚告文
皇姊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皇姊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戊午十月展墓文二首
太平州祈晴
泰山謝雨文
泰山祈雨文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齊州謁夫子廟
泰山祈雨文
齊州謁諸廟文
嶽廟祈雨文

○卷之平
祭文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襄州諸廟祈雨文
大悲祈雨文
又諸廟祈雨文
襄州謁諸廟文
邪溪祈雨文
邪溪謝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雩泉洞祈雨文
大悲謝雨文
諸寺院謝雨文
五龍堂祈雨文
又大悲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葛武侯廟祈雨文
謝晴文
諸廟祈晴文
雩山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洪州謁諸廟文
洪州謁西山玉隆觀許真君
諸寺觀廟謝晴文
仲秋告祭諸廟文
諸廟觀祈雪文
諸寺觀謝雪文
祭順濟王文
福州謁夫子廟文
福州謁諸廟文
福州麟溪禱雨文
諸廟禱雨文
謝雨文
題禱雨文後
明州脩城祭土神文
亳州謁諸廟文

○卷之平
祭文
亳州謁夫子廟文
秋祭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諸廟祈雨文
諸廟謝雨文
祭白芒神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諸廟春祈文
祭五祈雨文
祭五方龍祈雨文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諸寺觀謝雨文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哀詞

蘇明允哀詞　吳太初哀詞　王君俞哀詞

○卷之四十三

誌銘

虞部郎中戚公墓誌銘　戚元瞻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王容季墓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劉伯聲墓誌銘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贈職方員外郎蔡君墓誌銘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張文中墓誌銘

祕書丞知成都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卷之四十四

誌銘

殿中永致仕王君墓誌銘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胡君墓誌銘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衛尉寺丞致仕金君墓誌銘

撫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寶月大師塔銘

○卷之四十五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壽安縣君鍼氏墓誌銘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周氏墓誌銘　永安縣君李氏墓誌銘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試祕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池州貴池縣主簿沈君夫人九氏墓誌銘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旌德縣太君薛氏誌銘

永興尉章佶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　沈氏夫人墓誌銘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六

誌銘

亡兄墓誌銘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
鄆州平陰縣主簿關君妻曾氏墓表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亡姪韶軍事判官墓誌銘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天長朱君墓誌銘
祕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明墓誌銘
曾氏女墓誌銘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卷之四十七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祕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卷之四十八

傳

梯復傳
洪渥傳

○卷之四十九

本朝政要策

考課　訓兵　添兵
宗廟　邊糴　便糴
雅樂　佛教　史官
任將　水災　沐水
曆　錢幣　官者
銓選　禓祭　感生帝
祠太一　劾配　賊秘
左藏　賊盜　漕運
水利　黃河　邊防
茶　契丹　拆中倉
兵器　隍壘
貢舉　軍賞罰
正量衡　吾版圖
刑法　官權
學校　名教
西京劾配

○卷之五十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九成宮醴泉銘
襄州徧覺寺禪院碑襄州興國寺碑
韓公井記
尚書省郎官石記
唐安鄉開化寺目禪師淨土堂碑銘
常樂寺浮圖碑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晉陸機碑
桂陽周府君碑并碑陰

江西石幢記　尋井錦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卷之五十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挽
行狀一
墓誌
神道碑　哀詞
挽詞二首
元豐類稾目錄終
會元憲集目錄　三十

古詩

冬望

霜餘荊吳倚天山纖色萬枝光燄開麻姑最秀神東極一掌提立高覺我生智出豪俊下遠跡久此安蒿萊磬如驊騮踏天路六轡豈識收駑駘巉崖初冬未冰雪鮮花入寢思莫裁長松夾樹蓋十里蒼頗毅氣不可回泠雲挪聚誰汝礙欲往自足誠愚哉南窓聖賢有遺文滿簡字字傾琪瑰旁搜遠探得尸痛入見臾作何雄魄日令我意失枯槁水之灌養源源來千年大說沒荒兀義路寸土誰能培嗟予計真不自料欲挽白日之西頹

嘗聞古者禹稍智過門不暇慮其孩況今魄力踰崑更餘織埃龍潭瀑布入胷膺歡息但謝宗與雷若書豈即遽有補天下自古無能才

一鶚

北風萬里開蓬萬山木洶洶鳴波濤聲閩一鶚今始見眼駿骨聚精神豪天昏雪密飛轉疾落落略東海朝暉洗社中神狐倏閃肉腦尾分磔喬弓擊弩勇無一下崩其毛窟穴呦呦哭九子帳前活送雙青條嘯歌燕雀誰爾數數散亦自亡其實勢疑空山竭丸澤殺氣已應太白高歸來磔鬼戲俎豆洗酒酣始聞壯士嘆丈夫試用何時遭

宿尊勝院

朝寒陟山徂宵雨集僧堂蔽衣蓋苦短客卧嫌不長鳴
風木間起枯槁嗷欲僵向來雪雲端葉下百仞墜起攀
蒼崖望正受萬慮戚歲運忽當爾我顏安得芳傳聞凌
門儼飛身慰蒼蒼誰能乞其靈相與超八方

苦雨

霧闇南山麓寘寘狹谷荒風驅水聲祇疑日失黄道去
又見雨含滄海生如催病骨疼寒入似送客心衰愁蘯
楊州青銅不在照應有白鬢漆數莖

里社

郊天社地君所重前冀若封兗微得供泰望漢帝陋古初

榮時殊壇傾力奉年年穹車九重出羽衛千人萬人從
黄金日搜盡崖窟飛猫走篦華夷動馬蹄烏鵲路南村
有社里老邀神迎且送荒林破屋風雨入野鼠山狐狼
醵共何言笑著古毛氈稻飯豚蹄人得用

南源莊

床上不饜看青山門前便踏南澗路繞牆頻失車馬喧
岸幘日得滄洲趣嚢嗟秋蘿轉未有奔塵擬對此耳目
新始覺精爽聚瀹茗未可乏典自愛谷口家孔丘老亦涕
閒在無事君子真自樂夕與前賢附悄然惟我思
泗住吾能放意遊八極此興

種園

於陵為人灌園蔬我今園地不自種情懶苟恃鄉井助
緩急孰與朋友共支離有疾上雖知郊陳平不事家焉用

著書懶得一言利長若或許疇内訟

歎嗟

夜嘆不為綿綿單盡嗟不為擬蔽少天弓不肯射胡星
挽裾久已躔朱鳥徐揚復耑發在此極群陰號

寄孫之翰

孫侯腹載天下書崔嵬豈意重百車伏羲以來可悉數
孰若自作何有餘更能議論恣傾倒萬里一鴻毚畜渠
誰為智中幹太極元氣浩浩隨卷舒昔來諫官對天子
何機不欲親斧鉞不容乃獨見磊落出走並海隅長裾
孫侯風節何所似雪洗八荒看水虛親如国忠眼不顧

舊若張禹手所除歸來已絶簪進用祖謝教倉儲
合持詩書白虎論更讀日月金華居萬世根深固社稷
百年舊叟休田閭系識孤生愛菲屋久將老母求山砠
秋歸願事九江穫夜出未得安豐漁孔明苟欲性命遂
孟子豈病王公疎璧埃未得見此樂太息一付西江魚

豪傑

老啸襲蔽西山翁樂傾瓢水陋巷士不願無復問周公
何歸乃獨知孔子自期動即重丘山呀去何啻輕鞭靴
亂合悠悠富貴兒豈知豪傑心之砥

侯荊

侯嬴夷門白髮翁荊軻易水奇節士偶數禮數車上足

暫飽腥羶館中修師涸技窮不顧生酒酣拂衣亦送死
名落高賢勿笑今蓼蟲人久如此

黃金

陳侯坐收百戰楚呂氏行取萬乘秦田生立願開兩國
陸公微辭交二臣道旁白日忽再去囊中黃金姬有神
何須首陽二夫子不是九鼎輸西鄰

楊顏

楊雄箴言准仲尼頵氏為身蒸虞舜千里常憂及門止
為山更欲一簣進小人君子在所蹈烈士貪夫不同徇
安得蠢蠢尚自怒百年過眼猶一瞬

雅子

家林香橙有兩樹根纏鐵鈿凌波陀鮮明百數見秋實
錯綴翠羽流爛出天仗黃金盤琵琶相蕩摩入苞豈數橘柚賤老骨依姻足鹽梅和江湖苦澹俗眼慢
棄擲高堂九木多誰能出口獻天子一致大梱凌滄波

還來里閭察窮下斗食尺衣皆北輸中厚相觀歎失色
馬騎日肥妖氣籠九州四海盡帝有何不用胡蒲北隅

上翁領

放車秋崖望所得過舊聞初疑古軸盡山水我筆分時
見崖下雨多從衣上雲灌足行上側心憂踏天文八荒
正搖落獨餘草木蕭但覺耳目勝未知筋力勤顛毛已
種種世患方紛紛何當蒲吟此日與樵蘇群

雜詩四首

張陳貧時交千戈忽相逐范蔡憎嫉人卒自歸非軸害
奪慫為欣利歐愛成殺世間不可料人事常反覆
日磾斷內討坐享七世榮霍光徇所愛兩亡家與名卓
西北去壯心始桓桓竟誰有司馬斥吉意覺汝征途難空

闕俱抗志織微獨紆情得失萬世視長令壯夫絕
皇皇謁荊人伀伀導陽虎及覺一禮亡翩然遂遠舉全
身有逶迤直道無苟處故稱聖如龍蛩伸玆可覩
揮按謝幽側騰身集崔嵬心胎太極氣手揚斗間魁荒
荊忽成拄曾麟冬有雷君看九州寶自入朱門來

欲求天下友

欲求天下友試為滄海行風來冥冥內擺闢怪浪生爽
元萬里慈勢疑九州傾鯨鵬不自保況此一舟輕我徒
幸來即可留石根耕日將書上客共須天地清

冬暮感懷

菟山未有雪野水不見冰一瞬兮已半淨陽壯猶矜秦

此一歲除未有霰氣并坐思空峒間爭雪山千層雖受
寒劘僵愈此穢濁蒸感激崑崙祇一氣吹丘陵炎峻滅
無遺古色萬里興我病一洗罹懷抱失所憎因思大羽
猟鴈車上崚嶒六軍騎皆駿爭先雪中登天時傾人意
踴躍士氣增大義雖不殺四方儻女棲今此故安在東
南塞猶秉將帥色淵渟蜚勢撝條錯天運內止戈
信誰能

寄舍弟

新霖洗窮臘東南始知寒驚我千里意覺汝征途難空
江桂風席扁舟與誰安鬱旅費亦久喜與衆人走懷琅玕士固有
西北去壯心始桓桓竟誰有司馬斥吉意覺汝征途難空
大寮狄毫豈能干所憂道里固久無一緡錢我意生側
惻為之却朝餐人生與窮達何易展眉歡握手青雲端無令交門喜滄留雪霜殘

至荷湖二首

織色對我馬林林路南山草根已變綠冰雪尚滿顏解
驄落埋肭我柄就柴關乖時遭謗黜豈免生事艱風意
特周孔此士豈可還阨且斟酌收心一緘間
悲風我眼遊酸犹我耳愁我顏水沒馬我起雪滿衆百
里不逢人豈有烟火救却倚青壁望白霧滿九州蒼蒼
運乃尔何地覓我憂夜卧夢成驪猶疑故山秋

送徐放著作知康州

溪蠻昔負命殺氣凌南州城郭漲烟火堂皇犬蜂蝟彼
髮盡冠巾吾人反縲囚行劉至抄忽歸載越山丘駈擾
事雖定收合信瘡疤不有異澤露何令餘患瘳寒風在
林鳴君馬不能留初佩太守章慨然任人憂問俗厭嬾
餘咄嗟令人謀士材爲世用因難乃知尤煩苛一蕩滌
幽遠偏懷桑四封鳴雞犬五穀被原疇里閭多嬉宴歌
鼓震滇陳明義每所希古人不難侔日月有常運志士
無安輓山川自茲始努力千里遊

詠雪

北風蕭蕭鳴且歌姬日悠悠生復多朝含滄海滿天雲
暮斷行人千里雪初通壑谷氣先冷漸蔽却原路疑絶
併包華夷德豈薄改造乾坤事尤誦驅除已與應澤關
羅溉終令枯槁悅相持始信竹栢盛易敗可嗟萑葦折
條垂巧綴如自愛衍井隨形呀且缺飛檐轍駕長浪
巨壁林林倚猜鐵樊衣或有斬猶凍荒宴誰能耳偏熱
壯夫撫劒生銳氣志士高門養高節已開懃留絶煩憒
吏足溝塍慰望明笑亦有詩謠咨搜狄
新陽暑鼎送銳鑿舊徑參差分曲折留當殷齒印崖石
徙倚長松看參沈

寫懷二首

群生各有趣營慮自纏結名網智已羅利械愚所紲古
隱主客真膺與贓洗然大人意杳與能若別不必條
夔榮中自老根節曾非故毓培獨得較霜雪蛟龍無安
舟虎兕有危轍將飴此人追得匪合明哲
荒城絶所之歲暮階多思病眼對山湖孤吟寄天地用
心長者閒已與兒女異況排千年非徑常情庳豈補當世治幽懷但自信盛事皆空議氣育繁
霜多勁老寒日駛易促去朋友咄嗟奉婁寐將論道精
健豈必在文字

茅亭閑坐

荆門常晝掩不必雲山深豈敢尚孤絶自能收寸心草
萌被遠徑鳥語遍喬林散快味新趣鳴絃嘆餘音脫粟
幸可飽一瓢方獨斟顏徒緬雖卓非此誰爲尋盛服纚
榮叟重印鑄黃金信使憂歸息詎無勤苦屢埃塵緇冠
蓋露波衣衿有已自昔悅首薇採
實是力難任爲樂聊在此焉知玉山岑

靖安幽谷亭

橫江捨輕楫對面見青山行盡車馬跡都見水石閒地
氣方以聚巖聲落霜露誰爲千家縣正在清華間風煙
渙人心世慮自可刷況無訟訴暫得有
中吏白首豈思還人情貴松癭燔就玉
時憂恃或滿顏雞鳴已爭馳驟駕振鑣豈如此中吏一
日高未開閔一不謹所守名聲別妖
官老無瘼惜惜謀謨啃泪泪氣象舒豈如此中吏明心

攝弦頒況云此中居一亭叙峯曛崖聲變猶聞谷秀坐可攀倚天嶠巖姿青碧露拖世網艱人生慕虛榮斂收意常慳誠思此憂愉自應喜攝管

青雲亭閑坐

一登此亭高襲脫蕩無攄開顏橫軒闢吹面驚飇動城回石崖抱山亂寒湖湧谷草晚更芳沙泉細猶洶峥嶸未飽羣興薇常若去左右辛勤治鞍韉子行何時反我眼日已晞應須畢秋刈相見尉依依

喜寒

蠅子去家日南風始吹衣今來日未幾蚊已群飛思子兼晝夜何啻如渴飢喜聞遠客至手自拂前簾客送一紙翰墨子所揮上言山居惡夢寐接庭闈次言服畎畝禾黍膽已肥其餘業文字頗側陋與微題詩在紙尾語老意不非我喜何所似大似客得歸我與子事覲未飽羣興薇常若去左右辛勤治鞍韉子行何時反我眼日已晞應須畢秋刈相見尉依依

喜寒

詠史二首

純治一作陽四時行無復氣飾勁日大相吐吞乾離力遞併玄冥失所安怔忪擅拘我行東南野憤憤若酣醫喜逢青林長葉變可齠昧正嗟天之高玉色萬里淨忽驚西山雲毫末生一鏡頃更油然合黔黮飛雨迸颼颼漸相扶霧霈一何盛積陰類霑陋邪勢久已偵乘時出幽墟舊發精爽競亘天逐災官顏面修火冷威加乾坤枝列冽氣貌正人煨燋煩憂氷釋天下病豈復雪包林已壓朱鳥横南方天精女薄濕災可解巧捉漸穿收功當在今發伐順天正況云旋麦祥已竟

京室天下歸飛鼯無餘地国士憂社稷全人養群利貴賤競一時義冠各鱗次子龍獨幽遠聘召漠無意子雲無由歸俛首天祿閣君乎獨西南杭頭觀廖廓無情到沉冥有故鶺寂寞用心豈必殊拘肆事終各

江湖

江湖俗畏遠幽好自相宜論迹異驚衆辭罪如避時憊游可以孝薇蕨易為私胡然弃回權霜雪有驅馳

將之江浙留擬

送書懷別

蜀客向何處欲觀浙江潮擬舟吳門柵況會故人招置酒吳亭上無人吹紫簫館浙江潮功名竟安在富貴空寥寥鴻鵠舉千里鸞鳳翔九霄胡為當高下日夜悲鳴鶴車馬久已遠行人亦飄颻浩然滄海志疎窶守空霄

詠雪

嚴嚴層冰塞川澤洶洶北風鳴木石黃雲半夜滿千里大雪平明深一尺西儀混合去織問萬類韜藏絕塵跡蛟龍岌起抱崗巒江海擾弄控阡陌野林縹渺苦難狀庭樹斡斫疑可摘開門更覺山市靜散帙偏宜紙窓白精光蕩射偏燿谷氣象崢嶸見松柏少年登堂就壁觀壯士銜凌向沙磧飢鷹嘆卧伏牙爪猶生飛擊矜羽翮窮窘客聚滿幽室桑經人行沒雙展高堂暖熱厭羅綺

琅琊館條尚締給何當仲見白日照坐看先從沙際釋漸西溝畎兆豐富洗濯閒閒消癉疲便乘東北生氣起自鶴疲牛理燒塚

苔裴煜二首

拙者蓋強合因成杜門居豈知公相尊一室若有餘愛子富文行顏禹已不如所以子之黨頻見我僕車懽誠激孤緒合若冰綴魚新詩八十言筆端產瑞珠肩委地遲清風為吹噓相期在規誨燕以輔頑疎容衆今非古感激事真妄曾誰省孤心茲以餌群議參差勢已甚決起意猶強覩朋為憂危議語數鐫蕩久之等雖昵元矣坐閒巷長嗟貧累心更苦病摧壯微誠豈

天與今最子來貺頑愚小人慮未出聖賢夫上狂言亞子吟浩歌仍子唱相歡匪貌濟所得質以心尚時勤雖已晏梅柳幸欲放過花勿厭倦相持非欝悒

寄王介卿

憶昨走京塵衙門始相識疎蹤掛秋日客亭留共食紛紛說古今洞不暨蕭城有司驅擇幹度量弄撐檝振鷺行尚早分首李壩北初冬禁海昏夜坐探書棄始得讀君文大匠謝刀尺周孔日已遠遺經寓塲壁倡佯百怪起冠裾稔回憲君材信魁崛議論恣排闢如川流渾渾東海為委積如璣極高望萬物著春色君文大難得嗟予見之晚反覆不能釋胡然纏環堵不收

謀者惑明朝渡江還念非可柳如醞胃炎暑每難慈愈鑒維時南風薰木葉晃繁碧顥雲走石瀨逆坂上文艦欲聞被檄來幬閣駐鑣軾促榻叩其言咸池播絶繹行身抗湍損及物願龍攀援綢繆指疵病攻砭甚誠石淺沚有停沙亦可洗珠璧論要或共嚥遇愜每同藝正祝融横金隔未提磯高援鼓可望命載晏陰成山亭水館處處好朱碧萬實相駢墜林鳥衆聒各生子翅羽已足爭飛騰雛鷄五色繡新翮嘴喙慕匹相隨鳴穴蜂露蝶亦有類欲往復聚何鄂輕馨垂簷室事方盛蘭級下上如連星麥芒秋頴錯雜出高龍大澤填黄青物從草木及虫鳥無一不自盈其情嗟我獨病不如彼貿氣卧衽席悶悶筋骸骨楚頭目眩

強食豈得飢膚盈我身今雖蔣詡後我志素欲希軻卿十年萬事常坎壈奔走未足世衆庾恭多學只自爲身安自然感突爛邪躰非同世俗頑頑色所慕少壯成功名但令命在尚可勉有細詎足傷吾平

送人務知賀州

溪石膠船秋瀨微南山巉空勢我巍風露氣嚴花草緋天色寥寥初鴈飛君子往守東南圻象西照地榮物衣先後隸從何頎頎初君治縣參德威吾人涵濡樂以肥念今奪去失所依我愚群公坐天圖心與星斗爭光輝薦賢縮否言無遺路上千人瞻羽蓋瑶勉精彩浮葛龍江城四面生春風

上人

金鄭横光馬珂閑瑞鷁宮袍腰玉繞烟沙輕轅高軒過

迅若發石乘高機何此茂器時所稀嘗無一語為發揮敢作此什傳王畿旦暮望書來勿歸

之南豐道上寄介甫

雁逮冒煩暑驅馳山水間泥泉汰湯肺沙風吹汗顏疫驟喘沫白殆僕負有殷仰嗟早雲高惰愛芳陂溶空勁降塵揚爭鞚排雷閧關城隍壯形勢岡谷來回環紅芰蔽相照翠樹蟬可攀野苔雜青黃雨霽施上墜巫覡謁群望爾鼓鳴空山憂襄非吾職望俄鵶所數總當午日烈行瞻月初彎星斗俾我咀嚼心頗怡得之一來握手與我話擇得暫還林僧授館舍田客扳轅轅吾心本皎皎彼詬洒洒然沉痾一日解始免未老為拈髮仲景納餅術可畢劉君與我德至大拱璧巨鳥非馴裨徒顏頹方投定鑑照即使在馬班相期木蘭揖蕩漾寫

湾川

謝章伯益東口耳一間心誰傳況乃天地相去陸人生對門東西陌一在南海一在燕古今萬世復萬世彼亦居下此在前是非得失錯且繁以情相語何由緣造化豈不大且端到此編編智且慧聖人智出造化先始獨俯仰吾坤乾一人詰曲意百千以文寫意意乃宣簡書軸載道相聯馳奚走貊通百蠻義望向今谷憂證言語應接旦暮間聖人不死猶以此人與其類殊蛟蹻外之君臣內父子仁義禮樂定筆端視與筆墨乃舟船論功次第誰能摯伯益於文敏且顓字向紙上生戈鋌與視出入宜

不拘胡乃貴我璧弃泉作詩知視功小大報不充賜心焦然

送劉醫博

小人久病如愁感每嘆地僻無良醫錦君袁冶事少驗喘沫白殆僕負有殷仰嗟早雲高惰愛芳陂溶空勁東方吐日光入户素璧閃閃含清輝臨汀劉君落落若六伎絕倫如天資潛心審與造化會布指處有精靈應馬蹄所至病歷蠲我於此時忻得之一來握手與我話委曲袁昵肺與脾裏中球丸撮星斗俾我咀嚼心頗怡洒然沉痾一日解始免未老為拈髮仲景納餅術可畢劉君與我德至大拱璧巨鳥非馴裨徒顏頹方投館舍田客扳轅轅吾心本皎皎彼詬敏日肯東門馳芸林侍花務周慎君挾所有直相宜貴人四難真可愚去此足以為時規

送陳商學士

柳黃半出年將破陰陽浸苔蟲萬簡溪頭雨萬各萌芽山梅最繁花已墮物色撩人思易狂況寶別館清何那城東日晚公將去蕭影未離愁四座公於萬事不關鍔心慧恢恢無坎坷來從奎壁光佐哇子齒齒才性下弄璧合守立樂歲奏嬴筆端挫從今清夜思江路夢送公舸先北過

天下事在驚師生無所依子來滿案書驚驚驚聖與賢一字未得讀叩言忽言歸泠子甚有志事時與子適吾無一畝宮留子爲發揮去矣善自立毋使嗣音稀

雪詠

雲花好絮白不待詠說知區區風相似今古同一辭誰能比衆作小去筆墨睡誰能出手載爲雪立傳碑四壁且勿歌听我白雪詩天地於降雪其功大艱難去年臘風日冬在春已遷山舁盡深碧色溜聲亦潺湲草萌各已動梅花開寂寥鑪火殆可謝衣絮誰復言推排鵬已過一變天更寒飄風動木石激射難出閨深房擁高燎頹肘會不溫仰視雲壓壓毒欲壓屋山元氣不復可飛鳥折羽翦誰排河漢流欲悟莽蒼間道爲黑風遮凝凍無任著紛紛成片緩六出非刻削初時滴餘滴誰雨猶可惡迤邐緜飛洒態狀不可名或拂若有待或密似相焚或弱久宛轉或狂自斬膺群來信汗漫孤翮亦零丁屋角初漸班瓦溝忽皆平坳窪一已滿茅茨壓將傾棡木逾封裹岡山助崢嶸增除漸纖機池臺有餘清流壑寂已掩物象宵皆明厨煙或中斷里表仍孤擎長街隱缺聾荒城混狐狡沙水脈相合扁舟在曲屏啄草鳥雀躍嘉字遺蹤橫頻驚宇宙內發慶皆天成引望誰倚棲秀色亂目睛永懷衡門士辛苦守六經山藜不充腹筆硯久已冰梁菌坐中堂誰問公與卿世事汨無意燭換猶

送僧晚容

飛光無停芳歲闋群陽不行蟄氛氓動跂望有蘭窓含雪重幕無溫罇接凍簷條山草葉始枯綽約江梅蕊先弄無人爲我取酒斟有客來前乞詩送多情爲客不能已捲紙連書筆鋒縱七言百字拙且卑俗眼方憎汝休重

送叔延判官

北風吹空雪花冷平鋪雲濤冒峯頂江長水闊飛鳥絕沙樹參差動波影君子從戎碧油下綠髮清疇勞袍整大馬高車府中罷一船沿流背丁丙魴魚膾銀鑄酒爽物物當前若圖畫危帆健櫓醉中去千里奔過猶一頃明年隨春到京國紅紫燒空折桃杏歐書又謁蓬萊宮新衡豪曹試鋒頴況遇朝廷方急材驤驟駿駿足當騁

山茶花

山茶花開春未歸春歸正值花盛時蒼然老樹音誰種照耀萬朵紅相鬪蜂蔵爲伏不得見東風用力先吹噓追思前者葉蓋地萬木慘慘攢空枝寒梅數綻小顏色

霰雪滿眼常相迷豈如此花開此日緣艷獨出凌朝曦
為憐勁意似松栢欲攀更惜長依依山樽淺薄豈足比
五月霧雨空芳霏

丁亥三月十五日

茫茫月色如溪沙萬里不有纖雲遮今年寒氣爭春來
雪大如掌隨驚雷臨川城中三月雨城東大丘汨為渚
天地慘慘無開時常恐蟄死和與羲此時謂月水中沒
溺入蛙腸那復出豈知今夜月光圓照徹萬物無遺偏
人間有人司重輕安得知汝有時明

舍弟南源刈稿

貫田南山下禾黍忽已秋糟床待此注豈止夜食琪菊

集二三子最行已寒裘久苦城中囂塵至山谿復游況已除險穢新堂置當幽愁軒聚翠出階墀水流良材未成種草拥亦已稠寒花開照耀谷鳥樂啾啁心與珍境接佳興因己適而況厥朝夕芽羹日可搜黃鸝肥落俎清酤湛盈瓢時鮮鱠冰鯽餘滋折丹橘此味何以侑文辭頗酬盡務誠遺滯夜工暫春諭田觀稼穡勞始覺奉養優此樂詎非幸人生復何求送子罔自起徃意不可留

奉和滁州九詠九首 并序

滁州先生為之殆無事環州多佳山水最有名鄉鄒山近得之曰幽谷先生數遊其間又賦詩以樂之聚得而賢之者凡九章

鄉鄒泉石篆

陽冰絕藝天下稱鄉鄒石篆新有名初留泉涯俗誰領一日貴重繇先生古今書法不可數猶有字本存於經我於八体未曾學雖得此字寧能評高文老筆又所愛欲敘勞勩辭非精筆端應驅鬼神聚筆妙象與陰陽爭刻雕萬象出冥昧不見刀斧曾經營奇形挺若聳崖壑險勢直恐生風霆雨來葬蒼龍蛟起狄入冢沈星斗明先生七言載其側為地自與丘山平先生抱材置荒郡有若此字存當為當還先生坐廟廊遂收此字入秘府不使日灼毒苔蘩高材重實不失

嘻舜陽禹寧非朋

遊琊琊山

飛先洗積雪南山露崔嵬長淮水未綠深焉花已開遠聞山中泉醒若冰谷推初誰愛奮舉排空結棲墓轍驅梁棟輝輝刻發現先生高風愛未免燕雀猜飛鳴失其所棲徜此山限萬事於人身九州一浮埃所要挾道德不愧丘與回先生遂二子誰能計堪崖所懷雖未寫所適在惟咍為語幕下士殷勤羞甕醅

歸雲洞

洞遠人言接滄海洞幽晴始見蓬萊天下願願望霖雨豈知雲入此中來

卿卿峡
野草山花夾亂流橋邊蹄跡印蒼牛
可恐閑時不出遊

班春亭

山亭管自絶浮埃山路輝光五馬來春滿人間不知主
誰言蠟冶此中開

麻子亭

卿卿石泉清照人裏無泥沙表無塵風翻日炙夏潦盡
古練一匹常齋綸

石屏路

石屏不見刀斧痕石下初誰得行徑千曉來時停簪弦

月明更覺山中靜

慧覺方丈

七言名意蒼松蟠百金古室青霞鶴偏林孟子先生是
墨者夷之後代傳

幽谷晚飲

先生卓犖攀村真帝王佐皎皎衆所病蜿蜿龍方卧巷
彼天下惠赴此一郡課幕府既多暇山水乃屢過旌旗
拂冢窘車馬驚坎坷憂此谷中衆聲響遠已籍榛横勢
逾急雨點緑新破旁生竹相圖埭埭碧千箇遥源宿難
窺盤古坦妬磋遊鱗戲可數飛鳥嚶相和援琴薰風後
結宇寒岩左觥筵已得月金納尚圖坐心如含道遥語

軍南古原行數里忽見峻嶺橫千尋誰開一徑破蒼翠
對植松栢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霜雪侵
脩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妬金遂登半嶺望城郭
但見積靄縈江海岡陵稍轉露樓閣沙莽忽盡橫闌林
秋光已遍花草歇寒氣況乘昆谷深我馳輕輿豈知倦
倏忽遂覺簷數峯龍門誰來此中鑿玉簡不記何年沉
泉聲可聽真衆籟願泉意欲瀉無瑤琴斗迴地勢平妬削
攀桂百頃黃茫參橫開三門丙出路却立丙殿當崖陰

深廊千步抵崇腹祭木萬本摩天心碑文磊嵬氣不俗
筆畫繰綃工非今世傳陋人家此地天風泠泠吹我襟
今人豈辭不老術可惟寂寞盈簪裾分明我能說相高既不擁耒耜方壯又不持戈鋌
一室傾里輸瑯琳我丁巖軒豈暇議直盡曠閒頌襟清謠出口若先擣
白酒到手無停斟山人執袂與我語留我鎖我山中禽
玲瓏當窓急雨洒窈窕鬼關溪孤笛吟未闋已覺就明燭
病骨夜宿添重衾神醒氣玉目無瞌到曉獨愛流泉音
起來身去接塵事片心未省忘登臨

桃花源

來時秋不見桃花空樹寒泉鴻石崖爭得時人見高鳳
不見身去憶烟霞

丹霞洞

麻姑石壇起雲霧常在已極高峯巔豈
對植松栢何森森危根自迸古崖出老色不畏霜雪侵
脩竹整整儼朝士下蔭石齒明妬金遂登半嶺望城郭
林風颼颼滿丘壑山鳥嘲哳凌飛烟小
初誰鑿險搆攲觀更使遠舍開芝田令
欲搆老筆丹青傳羌夷干戈合未解天地
大夏棟梁置沙莽肯復顧鴟梟誰能法座
欲往未得心茫然

半山亭

栖杪蒼崖路屈盤半崖孤樹牛猶寒平時舉眼看山處
到此憑欄且下看

顏碑

碑文老勢信可愛碑意少缺誰能鐫已推心膽破毫芒

碧蓮池

神仙恍惚不可明空有池蓮凝紅碧清香冷落秋風前
似被麻姑妬顏色

流杯池

行盡壇前石崖路忽見一曲清泠泉酒行到我不辭醉
安用了了分愚賢

七星彩
古杉蒼蒼橫斗文其傍十閭陰液野應到夜深山月來
林色天光述上下
瀑布泉
飛泉一支天上來寒影沉沉蔽龍穴山靈欲以惟動人
山路先冬積霜雪
秋懷
天地四時誰主張縱使群陰入風日日光在天已蒼涼
風氣吹人更慘愴秋林木慘深顏色衰鴻雁哀鳴似失
我有愁輪行我舘頹倒回環不能律我本孜孜學詩書
詩書與今豈同術智慮過人祇自憊聞見於時未裨一
片心皎皎事乖皆衆醉寃寃勞凌突出門榛棘不可行
終歲高藜尚誰卹遠夢頻迷憶故人客被初寒卧況疾
將相公卿雖不為消長窮通宜須詰聖賢獲力可孳
安能脩心為苟屈
送歐陽員外歸滁州令人
病卧不出門非閑避聖士深秋影雖清孤懷共誰語聊
子問吾廬煇如就窮巷無足音固可喜況乃捉松塵子生
何其祥家庭坐輒會顧我齒諾生漸磨苦頑魯如有仰
天漢勢豈識津渚又若馬牛然安能望熊虎尤搖在門
心常若風中羽淡子筋骨輕歸騑得其所從今夢無南
隨子渡江鱒
一畫千萬思
一畫千萬思一夜千萬慘晝思復夜愁晝夜千萬秋故
人遠為縣海邊句踐州故人道何如不問孔與周我如
道邊塵安能望高丘又若淵與溪敢比滄海流景山與
學海汲汲強自謀愁思雖爾勤故人得知否
送鄭秀才
鄭生雙瞳光欲溢我意海月歲其中齒清髮紺心獨老
秋崖直聳千年松來趨學宮業文字進退珮玉何玲瓏
一朝束書別我去馬蹄脫若風中蓬當今文人客如椒
子勿浪漫西與東憂身不可不擇處一跌萬里無還期
答所勸友
炙灼君所勸感君書上辭勿難火艾痛要使功名垂我
道世所背君知餘有誰筋骸倘且健學行肯教隳
菊花
菊花秋開只一種意遠不隨桃與梅遊人有幾愛孤淡
零落野水空當隈層層露萼問枝葉金鬚萬箇圓著苔
直從陶令酷愛尚始有我見心眼開為憐清香與正色
欲寒更惜常徘徊攀玉枝就花醉一飲不辭三百杯
答石秀才月下
今宵月色明千里秋水與天無表裏拘木矯矯蛟龍蟠
星光鱗鱗雪霜洗林下病人毛骨醒目愛清光不知已
秋風自作等籟聲更送城笳夜深起客衾初寒睡未能

忽得子詩哦以喜子求我和何勤勤我知苦疎少知已子真愛我常存心安用燕辭煩紙筆

冬曉書懷

群鷄喁晰天始明東方吐日霜上冰長簫高褰掃落蕖短枕背立吹殘燈昔時氣銳過奔浪今日病滅真無蠅南窗翻翻世所效白璧豈肯雷龍破理習已妄盡此著足棄未能不容當時孔何病更譽衆列顏非明坐知天下書最紫心縱塵土酒可憑莫過二事賢且聖

代書寄趙宏

意承昨歲致書召迷入江城同一笑羸奴小馬君所借出犯朝寒鞅顙掉去隨衆後已自枉更苦世情非可料一心耿耿滾誠直百口喃喃競訶詬獨君踴躍於我顧謦欣真玉火空燒惟有醉眠知不禀頽然酪酊苦太熱已令洒屋鋪風簟

豈其艱若天所憫晚節幸值巫彭妙放心已保性命在握手摘驚骨骸峭今年霜霰雖未重室冷尚無新可燒一舡酸寒豈易言苟促不殊魚在罩勞君書劄數問訊深愧薄材無象肖君心卓犖報未識安得辨口聞廊廟

東津歸催吳秀才寄酒

荒城懶出門常掩春氣欲歸寒未斂東隣咫尺猶不到況乃傍溪潭石險風光得暖才幾日不覺溪山碧於染欣然迎客到西岸衣幘不避塵泥點谷花洲草各萌芽高下迸生如刻劃梅花開早今已滿若洗新粧竟妖臉掷游前日尚憔悴時節與催還狂箏沙禽翅羽亦已好爭趁午暄浮翠潋從今物物已可愛有酒便醉情何憊

君厨山杏旣滿壺須灑心知萬事難刻畫惟有醉眠知不禀頽然酪酊苦太熱已令洒屋鋪風簟

送吳秀才

一年過臘已十日餘日到春能有幾春來遠近不可問冷落先歸在流水梅花向今獨已繁玉艷都占春風間草萌出土亦過寸衆芳次第掛清寒盡堂盡日對風影我獨此守青瑯玕故人遠來未一醉車欵欲去令誰攀隣君滿腹富文綵倦冕赤色無波瀾白羽捨置提榼管君今忽忽負壯節我亦春色羞衰顏況逢離別可柰何憶人日若情日多

和章友直城東春日

東流抱孤城雨洗見春色風吹百草根道路千里碧莫盡溪漫漫去波瀾散無跡遥林缺見山舟舟簪藹積沙禽有遺蹤文字不可識青松對桃李桃紅李花白勢方競青青守喆側君意無不諧研談欲俱得賦詩多所陳炳若觀龜拆城東不待到衆物已歷歷

簡如晦伯益

一年孟春月已晦思去膳如須史春事競在二月間急景豈與正月殊今看桃李花未出不知花開能幾日日尋桃李不暫停恐未十回花已失筋骸縱病心尚壯酒醴雖無隣可乞城東欲與君試行莫嫌冷落逐書生

高松

高松高千雲衆木安可到湯湯鳴寒溪媳媳倚嘉蔭側聽心神醒仰視目晴眺風雨天地動一葉不敢倒豈同澗中萍上下逐流潦豈同墻根棍卷卷秋可掃鳳凰引衆禽此木陰可壽君家百常柱星日此可造般匠世有無方鍾野人好

青青間青青

青青間青盡望密如鍛風柔聲自和草深陰可籍蓬蜂不暫去啼鳥時獨下綠牆隔深園高枝出垂撫貴人無餘事歡言持玉巵茅屋亦自好吾廬四如畫故人儻可違倒屣不辭迓

洪州

洪州城中荒且遠每到弱馬常驅馳交朋顧我亦已厚謝詞有禮聲當盖人生有累乃汲汲萬事敏迫如街鼈山中無塵水青白安得去吟淇與洧辭

詠史二首

仲尼一旅人吳楚擅南面不知千載下窓竟誰貴賤賜也相國尊子思終不葉乃知古今士輕重復內顧

沂河

客舟泝河西北行日夜似與河流爭不知洶洶竟何為悠悠彼此何時平但疑天地送秋至悪雨亥風相觸聲我病入冥饒睡思歸夢正美還遭驚東南水鄉我所住楊花散時春水生湖江渺渺不見岸汩汩自流無可憎

石泉百丈落山崩此縱有聲清可聽莫如此水極函鰲士木皆觸澀轟轟吁嗟造化何寧薄悪物受稟無由更

尹師魯

衆人生死如塵泥一賢發死千載悲漢初董生不大用歿政自此歷隆姬至今童生說尹公素志任天下衆亦共望齊皐伊文章氣節蓋當世尚在功德如毛蠹安知冀草敬原野雪霰先折青松枝百身可贖世豈惜計告四至人猶疑悲公尚至千載後況復悲者同其時非公生平舊相識踽向北極陳斯詩

發松門寄介甫

南風夜鼓吹孤舟起視北極星辰銅曉開柱帆破長浪

挾以兩艫當中流松門東面見廬阜其上少日壁氣浮
舟人指我極四望黑霧無底蛟龍淑梯溪在巖信浩蕩
兩涘若粒分岡丘落星圍艇可駐清漢夜獨垂牽牛
故人曾期此同載捨舟況開肥遯須山在早時事力胡能謀
心獨動蕩風中芳嗟親老食未足安得一瓢操緡綬此言此交吾此取
非子世孰吾相投今諧與子脫然去亦有文字歌原周

此風

此風動地江湖天我坐極浦雖空船浮雲淚下無日
老擁自罹相移纏棄琴空聞不可見應已久絶朱絲絃
遂令陰厥自回幹安得歲物無疵從江頭酒賤且就醉

勿復著口問陶甕

燭彭澤

端明昔抱道為貧仕遺集豈同孤蒙人剪茅塞隙時
觀長者愛陳慨在茲乃肥遯茲理固可執獨有田廬歸嗟我未能又

江上懷介甫

江上信清華月風亦蒲酒故人在千里樽酒難獨把由
來願拙甚豈免交游寒朱絃任塵坡誰是知音者

讀五代史

唐衰匪一日開元中尚傳十四帝始告曆數窮由
來根本強暴及豈易攻嗟哉深禹閒卒莫相勉終哭無

聚世德祇若燭向風當時積新上會寧殿歌鍾

庭木

庭中有佳樹清影四面垂徙往風雨夜蛟龍此投依留
之待鸞鳳未許燕雀窺誰謂烏鳥惡安巢集高枝不顧
白日照直傍陰虹飛自恃擾託攝豈憂彈射危三春獨
翔翔百鳥斂羽儀鳳凰不能爭況乃鳧鴈微既務志意
得都為世可歎白晝攫鼎肉從容釋牲牷近人不肯避
一怒終夜啼遺其瞰牆至禍患豈可移聽之欲占放婦
人固已疑忿言乃其所何者報福盤行路指之嘆童稚
爭鳳議鷄鵡獻至尊言語固可奇菊翠輸太府罷服所
取資鴛鴦美文章豈贈理亦宜應鵷逐惡鳥天威得施

為閨雖於周室耿絜配后妃莫如此鳥須飽食無所裨
一善不能有醜聲日交馳但知擇嘉處巍然治其栖衆
怒未易忽微幸亦有斯安知無刀斧崩分弃毛皮且勿
引蠢蠢使捆心本投亦有愛博擊鉤連巢與鴞亦勿樂
滅已窟穴藏狐狸凡能致大患勢不自毫釐未知引避
去此語足自規惜哉種捆意長與事乖遠古來亦如此

發彭澤

卧聞擣聲知雨來起見江流與天合山回風吹霧不盡
帆健船衝浪相呑歸雲難棄望空斷落日乍掩俯可納
去家今夜一千里誰見愁來坐方揖

古詩

降龍

降龍左右施襟裾兩鄂夾朝深渠渠禮下天子一等爾衣服君象何其殊文旛列戟照私第青紫若若官其孥先後焜煌首珠翠侍者百十顏温瑜凝寒墮指熱侵骨一宴百盞頃金壺窮民疾首望雨露太上欲倚擊姚虞君胡為乎日時荼蝀鋮樸艾恬以愉生前芾赫寂自重身後設沒寧非愚

湘鬼

衡湘有鬼未誅剪殺氣棲棲闔江潯北兵居南匪便習

若以大舶乘高岑倫人操兵快如鵬千里其族巢深林超突溪崖出又伏勢變不易施戈鏢能若張弓入城郭連邑累鎮遭驅侵群黨爭誇殺吏士白骨棄野誰棺斂雖數萬直何用月費望巳逾千金楚為貧鄉乃其素應此調發寧能禁捷如馬援不得志強畏兩足登嶽鑒為蟻雖肝尚當險此勇難勝端非今較然大體著方冊雖用守長懷其心祝良張憍乃真躍李琢道古徒為擒嗚呼廟堂不慎擇彼士凝凝何能任大中咸通乃商鑒養以歲月其憂深願書此語致太史獻之以補冊袠箴

地動

君聞元氣判為二升降相輔非相傷今者無端越疆畔

陰氣焰焰侵於陽陽收剛明避其勢陰負捷勝尤倡佯
地乘是氣抗於下震盪裂拆垂其常齊泰晉代及荊楚
千百其堵崩連牆墉丘雘屋不自定翩若猛吹搖旌幢
生民洶洶避其所如寄厥命於湖江有聲四出嘻可怕
誰擊萬鼓何雷硠陰為無靜乃如此天意眛密寧能詳
或去棄夷尚侵軼已事豈必皆災祥意者邪臣有專恣
氣象翕翕難為當橋經若此非臆決皎如秋日浮青霄
祖宗威靈陛下聖安得直語聞明堂朝廷肅移法度治
豈用憺憺憂胡羌

逸將

太祖太宗能得人長畧擒逸將唏嘘陛太傅李漢超侍中

何継筠二子追捷吳與孫儀齊撫棣功業均卓哉初宗
信英特明如秋泉斷織惑舜笋之旁郡城下酒利商祖若山積二子開帊
嶮戰士以星量今剩量帛洪濤入坐行酒杯牛臧羊烝
委若灰哉費巨萬不計籌戰士歡酣氣皆百二子按緒
行邊隅牙纛死轉翻以舒汎掃沙磧無纖埃塞門千里
常夜開牡耕老餔安且愉桑麻蔽野華芬敷濟南遠清
書樂石百井夜出催窮蘊神哉祖宗知大体趙任李牧
真如是漢文蠭齟豈足稱即吏致激面汗辟當今美

不可亂蕩此以為
陛下娛

多雨

嗟江之濱地多雨冬雷不收開蟄戶陰氣濁晦化為霧
或雲於山水礎雜花萬株紅換紫臙吹風吹開不可數
入春十日寒始至春氣欲歸客格住群山嶢空雪相亘
摧折草木何可禦霖傾潦洶那復止穹林大丘滅無渚
及今孟夏理宜熱重裘無温坐當午四時云然了安詘
吁吾有愁誰可語

秋日

陰氣先森縱秋熱時節有幾相與奪情知赫日不可久

須聽西風生木末浮雲滿天明復暗天意自然如慘怛
園林秀色已漸失次第豈能無華脫南山獨佳不可挫
氣象更清建日月撚飛度海向何處今去昔來真可劣
綉箔錦幕不等重從此朱門戒霜雪誰憐卑角歌者哀
敝歲苦貧思短褐

山水屏

吳總落寒機舒卷光亂目秋刀剪新舟尺寸隨折曲
搜羅得珍匠倚思先駕經營頃刻內千里在一幅定
眄乃漸通紀悉作數難迫促山亂若無窮負抱頗重複
高稜最當中築大勢旭獨田環報峯接趨向若奔伏矜
雄跨九州爭險桂星宿課敏雪霜積暗覺烟霧觸泉源

出青貢漲潦兩崖來歷遠始紆徐汎別輸銀谷輕舟漾其間沿洄無緩速微尋得脩逕側起破蒼蘚遠到無限極窮升犯雲族遊子定何之顧盼侍馬足盤石長自閒空源偶誰染塵氛見荒林物色存古俗聚弄幽花蒼蒼蔭喬木遺牛上巖頓驚鹿出槎腹鮮明極萬狀指以才一粟雖從人力爲頗類陰施續深堂得歌眠高枕生遠暝餘光耀衾幬清意凝慢楫愚詞世幸暑燠卧喈虺酷因能助佳夢肯願踈杲旭將相有時休溪壑真我欲儒林恥未悄俗羣思自續飴嫁累苟輕耕釣吾已十圖昇持自閑寐寐思遠

八月二十九日小飲

食黎

今歲天旱甚百穀病已久山梨最大棡屬此亦乾朽當春花盛時雪滿山前後常期摘秋實穫穰落吾手忽驚冰玉敗不與嘗澤偶清朝起周覽映葉才八九開居問時物此說得漢吏貧齋分寂絕塵抱徒嚆嘐寧知蕭條內把捏忽先有食新慾非珊分少覺已厚開苞口星動落刃冰雪剖煙濤擇新汲遠負盈素盃英華兩相發光彩生戶牖初聲容經齒久嚼泉香口蠲煩尋諸親愈湯忻衆友肯視故睦仆寧論濁泥籬藕救其味雖暫御未許置樽酒

追租

陰陽在天地鼓吹備寮寀己盡顑氣乃浮滓群山翠相抱塵霧如洗濯川源亦盾徹汎別歸衆聲喜蛾蛙蚓動意動雖驅蠅蚊自不容雖有類劒縛驅之舊苦衆忽去寧匪榮惰仰白醒然意適志膾暖天運雖已暴生物固未剥蔓芋圃可掘禾黍田始穫脫苞紫栗迸遂棄紅梨渥齒花婦清景鮮皴耀新藝西風動格露曉愈脩急相催能終犯寒汝詎可忽繳弱況當九日近家釀成已昨溫瀕凡杖適弱質衣冠恪閨門自可會非必千里約拏袍出人指灑淫舊宮角初言小人獻終拜長者酢酒言喜白洽細故憂可畧幸無職事顧兒荷租賦薄責休暇得醉且吟嘯

起望遠村籬風振墟落

桐梧

棄地飛蝶閒茲桐偶誰樹憶昆擁西牆俄成劃烟霧得時花葉鮮照影清泉助當軒蔽赤日對卧醒百慮惜哉棄受弱妾使鸞鳳頓商聲動猶微秀色觸已沮泫擁亂繁條逼迫畏清露暄晴幸未開颯落儻可拒噫嘻衛感回激射陰霰聚此勢復可言瞪視空薄暮

九月九日

淒淒風露滋靡靡羣已忻廬舍清未苦裘裼怜眠食味无嘉起坐日尚永虛天照積水精鑑出幽磯石堂見山發林踈覺慮囚黃花宿盖破艷艷旋粧靚頻尋逐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抵隨鴈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

聽鵲寄家人

鵲聲喳喳寧有知家人聽鵲占歸期爾意自驚思別離秋風繫繫正可愛黃菊芙蓉開淵枝春風千樹變顏色遠水靜照紅霞衣梧桐楊柳豈知數沙走露冷銀床歌新黃暗綠各自婚燭煖未喊春風時誰言秋物不可賞人意自移隨盛衰山田正冷酒味美未泰半收鴻鴈肥霜黎野粟熟有雪窖藕口清香隨鄉園物物可想見我意抵隨鴈歸期物情固不等人事飛家人未用占鵲語

應到婦時春亦歸

讀書亦云幸吾成誦數

吾性雖嗜學年少不自強所至未及門安能望其堂在蒋歲云暮家事已獨當經營食衆口四方走遑遑一身如飛雲遇風任飄揚山川浩無涯險怪靡不嘗落日號虎豹吾未停車箱波濤動蛟龍吾方進舟航所勤半天下所濟一毫芒最自憶往歲病躯月可喜露坐惜徃懷萬里絶纖霧雯之不蒼黃值親喪母弟各在遠計歸恐驚惶交褐甘獨任危形載孤艇倚驅護旅櫬經紀投故鄉至今慙未定生還堂切切兒女悲憐我非常憂慮心膽耗魄驅筋力傷況已近衰境而常犯風霜驅之又如此負祠固宜長朝脯暫一飽百回步空

目異聾喬念之曷由安勝胄百感中何言月下喜喜意亦有用寫其同此時水木光可弄猶勝夢中事記之聊一誦

廟未免廢坐卧其能睠繼新知固云少舊學亦已忘
百家異旨趣六經實大義固荒沮古
人至白首搜窮敗肝腸僅名通一藝著書欲煌煌瑕疵
自掩覆後世更昭彰世久無孔子指畫隨其方後生以
中才胥臆妄矱量彼專猶未達吾惝恍何望端憂知章
雖習書倒偏傍況令議文物規摹詎能詳輸轅軌睽古
冠蓋熟練黃珪璋國之器孰殺孰錄銘鉉問十九未論其
一猶面牆幾微言性命萌兆審興亡茲尤猶浩浩吾詎
免倀倀因思幸尚世眷不自激昂前謀信已拙來效庶
云臧漸有田數畝荒春休閒就閭塾疾病可消
穰性本友澹散情思

收功畏奔景菊皇起幽房盃密達深暝明有續飛光搜
窮力雖憊磨礪志須償譬如勤種藝無憂倉又如
導消壑雖致湯湯昔蔡衛開新渝日收藏經營但
壘壘積累自穰穰既多又浪撞儲精粢共糠一正以孔
孟其揮乃韓莊實朋頡空館議論據方來試為出其有
始如官應商紛絃遇叩擊律呂乃交相須史極萬變開
闔爭陰陽南山對塵按相摩露青磬百鳥聽徘徊忽如
來鳳凰乃知千載後坐可見唐虞施行雖未果貯蓄豈
非良何殊硯中馬縱縱齕草淵場形骸苟充實氣力易騰
驟此求若未晚此志在堅剛

三季已千載古道久荒榛紛紛東漢士
營救氛沴此志卒埃塵士生有進退何
雖褊迫其行絕緇磷公心不吾誑復求無此人
貧仕任固小會計未可失方今備千品內外有卑秩就
當責在已施設能自必拘文已難聘避世固多屈細去
且可略於大復何實死就正如斯與古豈同術雖非萬
鍾當尚冒歸一律焉能示朋友學士空自咄

歸公綴文辭筆力天乃授並驅六經中獨立千載後謂
為學可及不覺驚縮手如天有日月所欣耀無與偶當之
萬象榮所照百惟走此其自然光萬物安得有其人雖
已殺其氣精星斗寫天破大盛更搶攘功業久其餘施諸

小未負風義孳當身止自蓄所過時則不致官九列齊
此理嗟亦苟去就惟用捨士固無常守孔孟非其爾斗
祿應未取惜哉天下才甘受外物誘
扣夫幾年今與古雖隔幾人朱與紫陸哉二子獨有名
義烈乃能長不死當時美人歎未足一日碧皇行萬里
豈無公卿尊且寵急反與胡為眼耳丈夫感激世莫測
二子引身高下起忠驅義激鬼神動漠漠胡沙來此止
少年百事銳其謂身力羣心笑古時士樹立勢苦難差
池歲月過自照失朱顏初心不復道顧盼與勞幾不傷肺肝人自省已分靜默固其端詩書豈
自喜施設誠漫漫

與舍弟別舟岸間相望感嘆成詠

涕淚昨辭親酸心今別子舟陸空相望摻袂即千里

戴呈休文屯田

陳侯舊技人所羨歲晚江湖初識面已聞清論至更候更讀新詩欲焚硯　天子無由熟姓名諸公固合思論薦烏韡況已踏臺省黑綬未得辭州縣落落逢人合欣欣顧我能忘倦跬步能官別經歲角巾廣坐今相髣髴之平川奕葉緬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畝萬異可羞得墨筆畫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家達世路俯仰多拘孿僕未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天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魯崖峻窪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吾此披青抻漢之象登臨遺紛煩我行送

送宣州杜都

夜聞陵陽峯上雨曉見宛溪春水平晝船不待雙槳挾歸客喜成千里行牧之文采宜未泯夫子風流今有聲篇什高吟鳳凰下翰墨醉洒煙雲生撥置簿書有餘力放意揮蠅無俗情志義非徒勤風俗愷悌固可交神明餘休比戶得涵泳暨訟累歲皆澄清鵷鷺交論付丞相士行如此宜名卿江湖一見十年舊談笑相逢肝膽傾鵷鵷一枝亦自得去矣黃鵠高飛鳴

麻姑山送南城尉羅君

麻如之路摩青天蒼蒼白石松風寒峭壁直上無攀援懸岳千表九盃盤上有錦綉百頃之平田山中遺人耕紫烟又有白玉萬仞之飛泉雲崖直洞蛟龍淵豐堂廣殿何言階牖挿入斗牛間擲枝古木不記年空搓嗥然卧道遥幽花自嬋娟林深為誰妍但見麈消境靜翔白鶴吟清猿鵾禽乳鹿往往嘗荒頭却視來徑如緣絚千重萬壑窮巖下有荆吳粲粒之群山又有鱗參差高下分岡髮之平川奕葉緬衡遠近布城郭魚鱗參差高下分岡原千畝萬異可羞得墨筆畫禿誰能傳丈夫舒卷要家達世路俯仰多拘孿僕未到此醒心目便欲洗耳辭囂喧羅天子一日遠補東南官愛此魯崖峻窪之秀發開軒把酒可縱觀吾此披青抻漢之象登臨遺紛煩我行送

東軒小飲呈坐中

二年委質繫官次一日偷眼看青山念隨薄祿困垂首似見故人羞湖頴又門幸得二三友把酒能共頃刻閑海魚腥醎聊復進野果酸澁誰能删談劇清風生塵柄氣醉落日解醉鑼現材仕志苟可喜白笑我拙何由攀高情坐使鄙悟去病体頓柔神明還簡書望皇奉走地院庫碌碌塵埃間功名難合若捕影日月遂易如循環不如飲酒不知顑頹更起相牽扳

明妃曲二首

明妃未出漢宮時秀色傾人人不知何況一身辭漢地
驅令萬里嫁胡兒喧喧雜虜方憐眼皎皎丹心欲語誰
延壽甯能狂好惡令人不自保塞草青有迹尚如此
何況無形論是非窮邊豈不各有命南北由來非爾爲
黃雲塞路鄉國遠鴻雁在天音信稀幾成新曲無人聽
彈向東風空淚垂若道人情無感慨何故衛女苦思歸
餓眢絕世不可尋能使花着在上林自信無由汙白玉
向人不貴黃金一辭掖庭應永訣萬里龍荒遂去託氈廬沙磧深漢
姬尚自有妬色胡女豈能無忌心直欲論情通漢地獨
能將恨寄胡琴但取當時能記意不論何代有知音長
安美人誇富貴未央深殿鏡光陰豈知泯泯沈沈烟霧猶

有明妃傳至今

喜二第侍親將至京師喜多言六

嗟予懷抱徒蠢蠢二第胥中何落落政如魯衛各馳驟
文似機雲飽磨琢坐曹風義動江淮爲縣聲名到京洛
鴟鴞哉哉並羽儀常棣聯翩鄂我於兩處抱饑渴
恨寄一官如束縛周南留滯勿復論平陸可來無厭數
慈親況不倦行役官長幸復寬期約似罰笑語已駸駸
想見追隨先踴躍共眠布枝取溫暖同擘菜羹美甘淡
山花得折隨好醜村酒可醉無清濁岳伸有命更勿疑
細故偶然皆可置春風爲予送帆檣速故船頭來此泊

七月一日休假作

初秋尚若暑歸沐乃君恩地閑少來客日晏猶閉門家
乏念藜羹開顏無一將況復辭貌拙敬隨車馬奔盥濯
何所事讀書坐前軒豈堪當世用空味古人言頗喜市
朝內獨無塵土喧終年但如此真窮太官餐

秋夜

秋露隨節至霄零在幽篁灑氣入我牖蕭然衾簟涼念
往不能寐枕書嗟漏長平生肺腑友一訣餘空床況有
鶺鴒德顧方共糟糠偕老途不可輔賢真淼洼家事成
漫落嬌兒亦傍徨語言豈可接靈貌在中堂清淚昏我
眼況憂回我腸誠知百撫益恩義故難忘

七月十四日歸持國直廬同觀山海經

高閣在清禁長軒憑廣虛御幄閟前象依然臨幸餘翠
鼈布天路黃簫分直廬一雨清景早稍涼秋興初髣髴
就君坐臨床閱秦書山海所錯出飛潛類紛如此語果
靈寶遺編空巷舘自笑正衆友更微注魚魚君材合遠
用就此圖已踈如我乃斯辜地閑容謝君竹影散良暉
花香浮廣裾俯仰自足遠歸時更當檢

李氏素風堂

丞相事廣室獨號三絕名家世在圖史詩書傳後生郎
位逮流澤出令儀韻驚歲暮營燕坐高居遺世情翠竹
帶書幌青山臨酒觥已使襟顏適況閱吟誦聲自可化

鄉里豈唯門戶榮果有過庭子頴然材思精抱璞已三獻驚人當一鳴風義故常在茲堂非偶成

秋聲

喬柯與長谷秀色故未晚秋風素吹之聲如振江海怒號無晨夕鳴和若有待寥寥徧坳窪豈獨緣蟲鼠百川亦相投取閒不知悔竹籬更謳然呂律焉足采蜩聲豈知微切切如愁愍愍惟人亦吟哦沸若烹猋飛八荒同一鳴靜秉安得在獨有虛空翁恬然故無改

藪書

家貧故不用筮宦孚又能無外憂交遊斷絕正當尔眠飯安穩餘何求君不見黃金滿籯要心計大印如斗為身儻妻孥喜氣資客附往主人先白頭

李節推亭子

圩江敦東門江水湛虛碧東南望群峯連延倚天壁長林相蔽翳蒼翠浮日夕青寒芦寒君者非咫尺子初得從誰有此煙霧宅燕坐遠世喧及門無塵客築亭更求深緩帶聊自適時花笑婀娜山鳥吟格磔家釀熟新樽歡言命良儕故已輕華簪爭論珍羞壁我亦有蓄田相望在阡陌安得巾柴車過從佇三益

秋夜露坐偶作

白雲飛尚低清露泫猶早風來亦依微濁暑為得掃客堂虛四楹洒水愜枯槁喜茲宵漏初露坐散襟抱河明帶飛觀月白通牖道顏門塵靜棣人詩義與探討跡踏拂方床歸卧亦好

韓玉汝使歸

頴命逮殊隣輔軒遵北道公府戒行期棨庭須重實積雪正東流度河盛前導士夫踐胡塵馬驕嘶塞草玉節所鎮臨邊塵兜汎插荅爾示威靈坦然布懷抱國倘材實優虜得聲名早陳慨服天驕從容問遺老光華反原隰流磅礴看西顥迎勞動都門旌旗風亦好

苦熱

憶初中伏時佛鬱炎氣井赫日已照灼赤雲助軒騰積氣已奔蚊蠅勢相矜發狂憂不免暑飲詎復勝

過介甫

日暮驅馬去停鑣叩君門頗諳肺肝盡不聞可否言淡爾非外樂恬然忘世喧況值秋節應清風滿敞軒至星漢更復坐前軒

過介甫歸偶成

結交謂無嫌忠告期有補直道記非難盡言竟多悔知者尚復然悠悠誰可語

合醬作

掃人捨我亡稚子未堪役家貧拙經營生理見侵迫海鹽從我求厨麵自官得揀豆連數晨汲泉候將夕調撓

遵古書煎熬需日力燕以具蒸葵故將供膳食豈有寄徑委捷擬無所適但斬著書非覆瓿固其職

送章婺州

方擁使君節鶺言自東還又聞白水相懷紋出九關遂縱大船去欲追詎能攀已喜所寄極幽尋足豁山仍誇越西部迫在雲林間登高下青蒼更回環穿路竹裊裊鳴沙水潺湲會有樽酒適每需庭訟閒況帶鼓琴聲當趣召馳歸復玉班

寄秘校新授官還南豐

柳色映馳道水聲通御溝雖喜芳物盛未同故人遊叩門忽去我躍馬振輕裘佩印自茲始過家當火留中園何時到蔽蔭亦已柔山翠入幽屐渚香浮迴舟阡陌有還往壺觴時獻酬應笑天祿閣寂寥誰見求

送程公闢使江西

程侯昔使西山下金印出懷光滿把坐馳雷電破蓁伏力送春陽煦鰥寡榛蕪俊足稽里巷禾黍豐錢釐如野公庭終日自虛牖德宇平生本蕭洒龍淵決水漲清沼馬背珠林開齋夏蒼頡擁檻四山出翠色槐榭大江瀉掌平百里露州郭髮密千甍街屋亂雲裘數曲秀蘭蕙楓益相摩擢梧授客來尚喜井投轄主禮寧論燭飛灺三吳月出照金戟百越風來吹玉琴羽敘絕艷舞回雪寧知諸儒談炙輒一導放意愛天籟萬累回頭真土苴

我思飛步綴登踊又欲生翎毛乞圖寫身變東觀顧雖阻新教來輸付流馬遞知素譽在却尋泉石引幽士想憶沙塵笑勞者何當一解豫章槁

強賦士風今中雅

遊金山寺作

候潮動鳴艣出浦縱方舟舉篙見鼓山鬱然峙中流朱堂出烟霧繚眺若瀛洲十年入夢想一日恣尋遊夜登上層閣披襟當九眛地勢已瀟洒風飈更飄颻遠挹蜀浪來旁臨滄海浮垂綸對京口笑語落楊州久聞神龍

伏況翹鶯鳥投行緣石徑盡却倚巖旁幽頗諧雲林思
頌豁塵士憂昏鍾滿江路歸榜尚爽猶自揚子渡以兩
小舟夾引所乘舟故云方舟

答葛蘧

我初未識子已知子能文春風吹我友蓽召入九閽發
中得子辭默許非他人方將引飛黃使出萬馬群差之
在須臾氣沮不復論大明臨萬物我亦傍車塵相逢扶
桑澨一揖意自親盈子果由我相示以無言同行千步
廊攬轡金馬門歸來客舍中未及還住期東舟載子去
千里不盈咫今者坐歷歷越相望若三辰忽有海上使問
我及牆簡得子百篇作讀之為欣忻大章已逸發小章
更新清遠去筆墨畦徑識充盤痕想當經宮初落紙有
如神勉哉不自止直可躋靈均我老未厭此持誇希代
珍朝吟忘日昃暮吟忘日曛發聲欲薦子自笑不足云

南湖行二首

二月南湖春雨多春風蕩漾吹湖波著紅少年里中出
百金市上裁輕羅挿花步步行看影手中掉旗唱吳歌
放船縱擊鼓聲促蛟龍拏水爭嘷逐喉覩忽遠誰可追
朝在西城暮南溪奪標得鴈唯恐遲雷轟電激使人迷
紅簫彩舫觀者多美人坐上揚雙蛾斷脰取酒飲加水
盤中白筍燕青螺生長江湖樂甲濕不信中州天氣和
東南淡水來何長若郎清明宜覲省南湖一汲三百里

古人已疑行鏡裏春風來吹不生陂秀壁如奩四邊起
蒲芽荇葉自相依蜘蛛結網張機絲蜻蜓點水無近遠
掠翼黃鸝穿樹飛我坐花前懶舉手欲呼不應空相視
蕩漿如從武陵入千花百草使人迷山回水轉不知遠
手中紅螺豈須勸輕舟短楫此淫溪人相要水上亦漸裙
家住橫塘散時晚入門笑語隔溪聞

種牡丹

經冬種牡丹明年待看花春條始秀出蠹已病其芽柯
枯葉亦落重尋但空槎朱欄猶照耀所得已泥沙本不
因其根今朝謾咨嗟

西湖一月二十日

平生拙人事出走臨東籬紛紛此獄訟地欲乘力筆閑謀
舟明湖上清鏡照衰顏春風隨我來掃盡氷雪顏花開
湖北渚水淥到南山魚鳥自翔泳白雲時往還吾亦樂
吾樂放懷天地間願視彼誇者貓鉄何足言

北湖

常時泛西湖已覺烟水永北隄復誰開喪亟一川靜久
幽踈地偏踈步人跡屏我初得之喜指顧關榛梗種花
廸妙香植柳待清影飛泥通兩涯結宇臨四境包羅盡
淹如人出奇練日構三三子杖履逐勝概觀魚念時方有為
泉智各馳騁獨此得閒逞固知祕者幸

百花隄

如玉水中沙誰為北湖路久驂旄旌根木承青霞步我
為發其柱脩營極幽趣髮直而砥平瞬瞳可驅鷺周以
百花林繁香泫清露閒以綠楊陰芳風轉朝暮飛梁應
太虛嶢榭躡煙霧直通高城顛海岱歸指願為州乏長
村幸歲足秔稌與衆飽而嬉陶然無外慕

芙蓉臺

芙蓉花開秋水冷水面無風見花影飄香上下兩婵娟
雲在巫山月在天清瀾素礫為庭戶羽蓋霓裳不知數
臺上遊人下流水杜牧高亭亭挿花裊裊闌邊飲酒罷女歌
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尒本簫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
臺北臺南花正多莫笑來時常著屐綠柳墻連使君宅

秋懷二首

流水寒更澹虛懷深自明蹇惟遠鍾斷擁衲晨香清油
然素心適緬彼外物輕因時固有應在理復何營隱几
公事退卷書坐南簷以茲遠塵垢何異山中情為州詎
非忝即事亮何成幸茲桑麻熟復示倉箱盈閭里交黨
戚增除闊訟清日翛二三子飽食中園行念非形勢迫
免有彈弋驚幽閑固可樂勿慕高遠名

送李撰赴舉

湖水碧槐花黃山川猶落落尸祝宿雲星孫日東出青
冥風高雁南翔華堂昨夜讀書客匹馬今朝遊大梁風
塵佛鬱見飛影把鞭落馬人持夜光康衢四闢通為里天

翮得地方騰驤我留東山意頻卓屏棄外慮無毫芒子
能相從味沖漠捉簪勿暫遲歸裝

送韓玉汝春日還東溪草圖

野岸漲流水名園分雜英旭景冠蓋集清談樽酒傾重
此堂省秀觜言江海行已喜懷抱粹況推材實精裁許
極高遠時方藉經營詎止富中廩固將澤東氓還當本
朝用不待芳歲更功名自茲始勿嘆華髮生

招隱寺

一徑入松下仍峯橫馬前攀緣綠羅磴飛步蒼崖巔昔
人此嘉遯手弄朱絲絃想當林間月獨寫山中泉此樂
非外得肯受世網牽我尒本簫散至此更怡然偏憐最
幽處流水鳴濺濺

延慶寺會景純正仲希道介天明叟納涼同觀

建鄴宮中畫象翰林墨跡延慶寺者劉裕故宅
中有壽丘山

禪方壽丘山平昔宋公宅好風吹兩來暑氣一蕩滌我
與二三友歡言同几席神清軼埃壒趣合盡肝鬲嶺竹
翠尚新水花紅可摘以此侑鐏酒賡然岸巾幘建鄴舊
丹青金鑾餘翰墨綽約桃李顏超遙龍虎跡絕矣霸王
業信哉文章伯感古已躊躇慕奇復嘆息泊無勢利心
自覺衿慮適起坐相扳牽遲留日將夕

送豐稷

堯華染破南山青漢江此時春水生客舟相語人夜起
勁艣亂江群鴈聲之君飄泊動歸思告我舉裝千里行
閑村壯思風雨發綠鬢少年冰雪清讀書若見若經誦
下筆千言能立成精微自得有天質操行秀出存鄉評
嗟從薄祿困流滯能詩鄙俗銷紛爭絃歌勤勸士強學
田里堵安人力耕嗟予拙按但盡諾遇事縮手方家成
雖知璞玉難強獻欲挂摩揭空含情歲寒不變通知確
物理先否終當亨維舟且盡今夕語明日杭隨白鳥輕

不飲酒

不飲酒不善諧少年醒眼看花開況從多病久衰耗自
頽白鬢垂苞過縱遇花時少情思經春不曾衔酒盃布
穀但憂天雨少提壺謾聞山鳥催且坐蒲團絕窓暖兩
衙退後睡敦敦

初發襄陽擢家夜登峴山

維舟汚南岸置酒峴山堂入坐松雨濕吹衣水風涼烟
嶺火明滅秋湍聲激揚乍釋塵垢累況餘燈燭光羊公
昔宴客為樂未遽央而我獨今夕對壺觴頗適麋鹿性
頻驚清與長歸去任酩酊詎期誇阿强

高陽池

山公昔在郡日醉高陽池歸時誇酩酊更問井州兒我
亦愛池上眼明見清漪二年始弃世一杯未嘗持念豈
公事衆又非簡力疲局束遊世網低回紲塵羈獨慚曠

達意竊祿誠已卑

遊鹿門不果

方舟下秋瀨已遠漢南城念昔在郡日若為塵網嬰佇
心就薄祿實負山水情鹿門寂秀發十里行松徑宿幌
白雲影入窓流水聲龐公昔抱道避世此躬耕風雨塞
天地伺最獨先鳴故巖但聞說已覺醒朝醒及茲道途
出謂諧猿鶴迎顧值深潦阻獨憐幽思弁不踏蘇嶺石
塵作襄陽行

漢廣亭

悠悠漢水長刻刻楚山客若與心目期爭從窓户出太
守卧郡人迂無適時術治民務不煩得意偷暇日北城
最頻高局促皆職逸雲根辦毫笔息背臨樽罇亦以樂
道域棲古遠林壑曲折靜意耕納勝幽宜鷗鷺馴賴此
荒僻郡幸容朴愚人閑飲晝常寂齋醲寒更醇一醉且
勤設勿負頭上巾

劉景升祠

景升得二謝坐論勝函殘正當喪亂時能使樵悴寬緩
紛多士至蕭穆萬里安牲收殺材助圖大信不難諸公
龍鳳姿有待火盤桓得一國足與酌致之豈無端西獨來

撐檝不知取椅檜蓋云器有極在理良足歎

隆中

志士固有待顯黙非苟然孔明方微時息慮隆中田出身感三顧魚水相後先開迹在庸蜀欲正九鼎遷垂成中興業復漢臨泰川平生許與際獨北管樂賢人材品目異自得豈虛傳

蔡州

蔡州昔人居遺堵不可尋青石久埋沒荒烟起空林昔人依劉表意氣傳至今廣路競朱轂深蔵閥黃金搆雜琦琮間咎責積已深終貽覆宗累苟得非所欽為惡理當尔足懲誇者心

谷隱寺

峴南抵峯外窅然空谷深丹崖倚碧嶂幽鳥語果熟孤猿吟故多池抱鄰曲虛窓澈清音竹靜物外趣足慰憒客心但恨紲塵鞿無緣數追尋

萬山

萬山臨漢皐峯巔頗秀發王粲舊居處荒草久埋沒解佩蓋已迷沉碑終自伐最宜北城望正值氛靄歇縹緲出煙雲清明動毛髮留連至歸時長見西林月

題張伯常漢上幕屋

遠出清漢上隱然一隄長攬柳若雲布連陰入虛堂架事幽屏不頹尚書即此相高志風騷悠猶祥强起迫我聖還歸直明光清風凜然在秦壁盈文章故栖勿回晒黃鵠本高翔

務守江西先寄潘延之節推

惊昔江西別子時我初先屬五斗粟南北相望十八年惆怊飛光如轉燭子遺篤事遂恬曠我繫一官常局促早衰膚氣自然薄多病顏毛那更綠人情睚眦阻肝膈世路風波悸心目每嗟太守兩朱輪寧及田家一黃犢幸逢懷抱入斗牛喜得牧山收寶玉薄材頑鈍絕待麐琢琱學拙猿猱朋友罹雲鴻可近眼先明野鹿尚麋顏自忸衰顦幸未阻詩存下捐應容拜臨辱

漢陽泊舟

悵泊漢陽岸不登黃鶴樓江含巖峴氣萬里正東流鷺風孤雁起鼓日寒雲浮祗役雖遠道故人乘鸞翮騰舊令人隨我不知昔我記昔遊何凄言滄洲發事等魚樵幽炯波一罇酒盡室載扁舟

卽口昔與宜賓同遇此

我行去此二十年卽水不改流潺湲風光滿眼宛如昨沉向幽襟落如漏況聞江漢斷腸棲

促促為物役

促促為物役區區追世情但嗟束縛急未竟章綬榮奈此兩鬢白頗無一壑耕所求亦云幾脫粟與藜羹

鴻鷹

江南岸邊江水平杼青青渚蒲綠鴻雁此時傳侶多亂下汝汀恣捷宿群依青杼嗷且鳴暖浴蒲根戲相逐長無矯繳意自閑不飽稻粱心亦足性殊凡鳥自知時飛不亂行聊漸陸豈同白鷺空棄白僥啄腥汙朔滿臆

喜晴

天晴萬里無纖風江平水面磨青銅光華逸發萬物上精氣夔與扶桑通我行江漢道苦惡十夫九折盩西東況遭積雨駕高浪沈沔翻石走相撞春操舟衆工立噪岸濕襦鑽火磨星紅荒蹊成滿尺寸礙永日四望無人跡川祖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青歡期火留酒闌竟不至睢睢久臨流微我獨有咎此詩聊可求

笑談袞袞樂有餘我今歸來尚踟躕淡君決發真丈夫

曉出

曉出城南羅卒乘皇華朱旗容相映龍驟距躍良家子鵝鵝彌縫司馬令奪標一一飛步疾槃渠兩兩鬬身勁躡上令朝且兒戲衛青異日須天幸

和貢甫送元考不至

蓬山有行客欲上北城舟舉聞本閎博言談悲謀悠常陳帝王畧得試紫雲樓一時驚衆目所欣附爭欲致綢繆承明動鄉思歲久道苦脩忽懷淄川組夙昔願始酬出餞集儔侶青歡期火留酒闌竟不至睢睢久臨流微我獨有咎此詩聊可求

京師觀音院新堂

九衢言語亂人耳三市塵汰眯人目後徂未慣衆章綬煞鳥寧忘慕谿谷悵無接宿在清曠欲弄潺湲愈煩燠道人誰氏斥佳境決漢披青啟華屋駢羅巘巘三秀石聚迸婀兩脩竹雲蒸雨泄被巖壑海倒河垂動林麓頻驚俯仰遠囂濁豈直形骸攜羈束解衣堅坐暝忘返飲水清談心亦足丈夫壯志須坦蕩曲士陰機謾纏覆青鞋赤舄偶然爾安用區區巧追逐

杜君袖詩丹砂書一頌詞斥百怪除聲如飄河落天衝四方爭迎走高車立瞳秀貌垂白髮買船東南尋舊居石巖天開立精廬四山波瀾勢爭趣君琴一張酒一壺

律詩

郊祀慶成詩進狀

右臣伏以皇帝陛下嗣位之初郊見上帝聖意重慎齋潔謹嚴始就惟宮則獨先群臣宵興待事及至壇場則陟降陛級徹去裀藉至於薦獻之際則又端立以須不肯即安退就便次所以至誠兢兢如此故得天地祖宗眷顧臨饗華夷蠻貊觀聽欣喜惟初積陰火而未解及輅車旣駕則天宇澄然日光明閏可謂能得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福合於天且不違之聖宜有歌頌被於聲律臣與在館閣以文字爲職不敢以菲薄自止謹作五言郊祀慶成詩一首凡一百二十字干冒宸嚴臣無任惶恐激切屏營之至謹隨狀上進以聞

詩

即作謳歌侑欽柴禮數新盛容超曠代樂貢盡殊隣宿戒臨行殿宵興絕衆臣立須空便次步進却景祠外物雖多品天心在一純高靈終享德群望亦依仁暗藹如無間遲延若可親欲知精意者預覩大和臻積暗沉遙甸浮陽上綺圖雲生斐爛盛變景駐迓厚慶歸清廟餘釐及光人還宮動前踵喜氣入部鈞

仁宗皇帝挽詞三首

納諫終無悟知人久更明恩波通四海壽域載群生異俗衣裳會諸儒雅頌聲威靈空想象盛德詎能名日轉崤人外天移八盡中晃旒餘澤在宅兆州統方喪萬里通初寒石門路松檜鬱回盤滄海難回日青雲如送春服喪三月倫格英靈在褒揚大號新依然社稷計王業付真人

英宗皇帝挽詞二首

已應南陽氣猶遲代邸來筮龜歸獨化綱理付群材禹會方無外堯心遂不回空餘捐城伏鑰鼓送餘哀繼文猶旦暮啓已遽吟盡手傳英氣書鴞見德音鑄銅餘故罪啄木付春禽試望橋山路蕭蕭翠柏深

愍聖光獻皇太后挽詞二首并進狀

右臣伏以大行皇太后在位四十有七年身處宮闈聰明慈懿恭儉之德見於天下洽於衆論在仁宗時有輔佐相成之道在先帝及陛下之日非特始終孝愛兩義俱隆實有援立鎮撫之大功在先帝之世從權惓惓既而還政以時明識獨見出處應理自二帝三代秦漢以來母后功德未有巍巍如此奄盡大期群情痛怛陛下執喪哀慕外雖易月內盡至性報復大恩誠禮備極蓋從古所未聞今山陵有日臣愚淺薄無以自効謹撰成大行皇太后挽詞二首繕寫上進臣無任悲哀感咽之至謹具狀奏聞謹狀

詩

祖烈鴻揚終食冀家聲泉湧舊興諶人倫風化歸三世
王室功勞屬兩朝長信深蔽餘羽衛閥宮崇大列宗祧
衣冠稽藉談遺事不盡鴻名對永昭

山河德履孚潛顯江漢仁風被遐遐已輔乾坤成化育
終符日月繼光華和熹未寤還威柄明德猶踈抑外家
欲次微音難髣髴空餘流恨入哀笳

送英州蘇秘丞

遠民歌舞戴升平碧閣朱樓照眼明衙罷雨餘收白蘞
客蹲秋後對紅英瀧鳴真水遥通海路入南山不隔城
村衖如君有餘暇出遊應數擁雙旌

送陳郎中還京兼過九江新宅

艤舟金碧照溪沙帆上風吹五兩斜罷郡紫泥催向闕
過江紅旆引還家因將舊社人携酒應喜新林樹見花
莫作山齋久留意中臺座位有青拳

遣興安州十首

青燈闘鼠窺寒硯落月啼烏送迥笳江漢置身貧作客
溪山合眼憂還忘憂忽忽丹心破萬事悠悠兩鬢華
誰與建忱先廢鳥更無留滯向天涯

楚澤

楚澤方涼白霧根盈盈無處問乾坤虫虫早氣連年有
寂寂遺人幾戶存嗟盬賊恐多從此始經綸空建與誰論
諸公日議雲臺上忍使憂民獨至尊

西亭

團扇頻揮到此亭他鄉發興自堪聽蓬人思獨醒歲月淹留隨日老乾坤狼狽幾時寧
欲知事事今何似萬里波濤一點萍

盆池

環環清沈早猶深柄柄芙蓉翠蓋攲微帶麝痕侵能供水石三秋興不負江湖萬里心
照影獨憐身老去日添華髮已盈簪

鸂鶒

飽飯寒鴉且自如欲將吾道付樵漁鸂鶒遊事事情懷盡
貧病年年故舊踈自古幸容元亮醉凡今誰喜子雲書
何由得洗塵埃盡恣買滄洲結草廬

南軒竹

密竹婷婷數十莖早天簫灑有高情風吹已送煩心醒
雨洗還供遠眼清新筍巧穿苔石去碎陰微破粉墻生
應須萬物冰霜後來看琅玕色轉明

浮雲

浮雲撥和趙暇萬里聊供遠眼開簷前不盡水聲哀朝雲尚拂陽臺去
羽翮會圖夢澤來解帶欲留長日坐傾壺難飲故人杯
遥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

照影亭

河流蔡檻色輝輝無數幽禽入鏡飛已映落花紅四出

更濁汝柳翠相圍不數處髮公雖有太盡妍蚩道恐非
自笑病容隨步見未衰華髮滿緇衣

晚望

蠻荊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
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一時
落日西樓總檻久閉愁唯有此心知

書閣

自憐野性生來拙誰許交情晚最清世路因仍憂檻穽
他鄉衰暮愧風塵惟將救蒼還求志未有秋毫可為人
一試箭然須暫得欲偷閒日長精神

贈彈琴者

至音淡薄誰曾賞古意飄零自可憐不似秦箏能合意
滿堂傾耳十三弦

寄孫正之

艷癯心苦氣飄飄長鋏空林不可招能舉立山惟筆力
可磨雲日是風標詩篇綽綽應千首孝術巍巍豈一朝
耳冷高談經歲遠江南春動雪還消

秋日感事示介甫

秋日氣已盛陰蟲朝暮聲煙雲斷溪樹風雨入山城汝
積有遺勞旌旗多遠行生民苦未息吾黨詎論兵

簡翁都官

陪遊公府良偕笑上舸扣舊廬自有文章真把柄

不須彫琢是瑰瑋浮蛆淅瓷葬春酒呪得君賓同壯節一鄉清問更誰如

陳初秀才園亭

眼無塵土境殊清一縷芳蹊病体輕理楯疑枝古畫見
冰軒真在碧天行君能極巧安山勢我欲忘歸聽竹聲
只恐主人難住此第兄佳行滿鄉評

上杜相公

水為舟楫旱為霖杜稷生民注意深豈謂便辭貢閔讓
翻然求就紫芝吟始終好古儒林士進退憂時國老心
只有功名隨日遠不令功被管絃音

胡大傳挽詞二首

謹言留簡册恭德載閨門福履三朝盛官儀一品尊九
原無復起萬事付誰論不必諸儒記清名久自存
逶迤參墓命雄文入典章輶車俄就路瑞節始還鄉
物陳虛窆哀歌寄莫傷惟應九原上松檜日蒼蒼

訓林牧江西道中作

枉渚荒源百里間草根輕燒舊痕乾入陂野水冬來淺
閱極諸峯雪後寒塢筍最宜風外聽嶺梅初得醉中看
行尋故友心無事未羨西遊道路難

送雙溪之漵陽

旋國封疆最上流夾江分命兩諸侯何年南狩東巡出
六月西來雪浪浮夏口樣臺供夕望秦州風物待春遊

可能頻度漁陽曲不負當年鸚鵡洲

孔明

稱吳稱魏已紛紛渭水西邊獨漢臣平日將軍不三顧
琴常田里帶經人

閉行

草軟沙勻野路晴竹枝烏帽稱閉行鳥啼綠樹穿花影
風出青山送水聲轉斧所憂非已事鑑從多難見人情
閉中我樂人應笑忙處傷人爭我不爭

贈安禪慧上人

詎知蕭洒吾廬舊却有高明此寺隣水竹逈生剛節光
新惟憐季子歸來困自笑原思又更貧秋山過抱翠嵐

深識幽人風義厚掃除僧事新年始更多食糲衣穿雖揖
人貧拳世今為苦構虛基險自栽誅茅改築君初有繫馬
長吟我暫過但羨湖山金碧淵不知誰到為煙蘿

送斉祖明上人

冠石新墻日月回豐堂瓌發起崔嵬鐘隨秋勢金聲壯
佛隱寒雲玉坐開流水遠奔雙澗去平林高擁四山來
麒麟細草東南路一望松門意自哀

謁李白墓

世間遺草三千首林下荒墳二百年信矣輝光爭日月

依然精爽動山川魯無近憂持門户空有鄉人拂几筵
稱我自慚才力薄欲將何物吊前賢

送撫州錢郎中

名郎元是足風流得郡東南地更幽翠幕管絃三市晚
畫堂煙雨五峯秋黃柑巧綴星毬熟香稻勻溝雪滿甌
應與謝公資捷筆邦人才薄詎能訓

送玉泉使兩浙

使傳東驛下九天此邦曾屈試鳴絃仁聲又向新年入
惠澤猶寫故老傳翠壩煙雲生席上滄溟風雨到罇前
經營曾略多餘暇賞燕誰酬白雪篇

丁元珍挽詞二首

翰墨金聲遠神清玉氣溫節應貧合見風義老彌惇篤
學資詳正新儀纂討論誰憐一麾出終不反脩門

從軍王粲筆記德后蔡邕證有疫書在能令好事傳鵾
來悲四月鶴去遂千年試想長橋路音容隴隧煙

簡景山侍御

長年心事最相親一笑相踈忽數旬栢府地嚴方許國
雲臺官冷但容身飢腸漫竊公厨膳病髮難堪客舍塵
還有鹿門捿宿興想君他日肯為隣

送李孝大傅

都道鳴絃去容臺抱絕初塵沙開祖帳氷雪飲征車久
待連城價誰騰一鶚書君王駕豪俊應復召嚴徐

遊天章寺

藍輿朝出踏輕塵拂面征袍柳色新曲水豈能留往事南湖空解照人行最宜靈運登山屐不負明瀓酒巾老去飄零心未折暫須同醉海邊春

送閔彦遠

莫辭為我百分飲從此送君千里行物情聲利尚須念人道交親那可輕渭海江柳弄佳色林鳥野蜂吟好聲對之但醉餘可置明日此盃誰共傾

送閔遠赴江西

食葉飲冰廉士操敝衣穿屨古人風溪堂興足登臨後勝閣今歸嘯傲中一榻高懸宿閣峽二龍俱化縣池空

因過勝境須行樂莫負朝陽好日紅

西園席上

省閣名郎國羽儀瀛洲仙客狻著龜山蹊向日花開早海氣經寒酒熟遲下榻笑談紅袖引鳴鞭醉玉釵隨雅懽別乘疎須其滿足塵埃更有詩

送孫顗賢在秦州

猴猴春州鐵馬群青衫吾子仕猶屯高談消長才驚世顧視公侯行出人古氣欲凌秦日月畏塗書鐲滯荊榛明夷夫灾應蓂酌自向窮通有屈伸

送鄭州邵資政

江夏無雙謝安石風流文更新掘

氣降鈷鑿青宜羽翼開儁遊追楩府高坂集鳳萊探討篇章洽研磨術業該九霄新牒即萬日注祭墓選擇真儒用招延急詔催衣冠驚角縞賓友重鄉故每右橫經席寧虛置醴懷八荒披日月萬里散雲雷始去東山棧俄參北斗魁廟堂奇計得羌虜恣憑推帝念人求舊朝須汝作梅避樂言屢切請外志難回降除海歸討略連吳入剌裁夕冰永命出畫錦過鄉來許國風猷壯容民宇量恢節旄思換鎮京室地稱陪賜觀親中表通班接上台盞斝空度酒公位在三槐

看花

春來日日探花開紫陌看花始此回欲賦妍華無健筆凝酬芳景怕深盃但知抖擻紅塵去莫問會稽山外事更老風情轉嚴少且邀佳客試徘徊

會稽絕句三首

花開日日去看花連日猶嫌影易斜莫問會稽山外事但將歌管醉流霞

花開日日插花歸酒盡歌闌處處隨不是心閑無此樂莫教門外俗人知

年年穀雨愁春晚況是江湖兩鬢華欲載一罇乘興去不知何處有殘花

送任達夫監嵩山崇福宮

漢陽門下士車騎幕中賓志節初皆壯風流久更新掘

庭承凌汜即位襲清塵雅淡琴聲古溫純玉性真詩書
來射策蒞惠起臨人淮海褰帷久艱斜叱馭頻政平細
橫吏刑省絕冤民汴路揚旌出吳門擁節遲持權心似
水待物氣如春嶷道勝不憂貧地絕分琳館西歸近紫宸鴻飛開羽翼騏
逸露精神却理煙霞宅重尋水石隣青嵩銷鶴怨碧落
見鷗馴故友欣聯壁諸儒慕挈巾李燕鴻寶異興與赤
松親激勸留方冊驚傳動緒紳浮雲雖杭意反席正逢
辰祖恐尊蕉退丁寧致歎輪

送超次貝政

好問逢真主能言遇古風犯顏天意厌造膝衆情通彈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
玉人春困倚東風紅雲燈火浮滄海碧水樓臺漫遠空
白髮蹉跎歡意少弧顏猶入少年叢

送沈諫議

東南經濟得時英方底除書下漢庭將幕鼓旗驚白晝
諫垣冠劒動青冥指揮颺越歸談笑金鼻盐梅須大用九霄應已要儀形

訓王徽之沐中見贈

黃流渾渾來沙際佳氣忽忽近日邊河漢槎雖通遠客
逢泰風未緩歸船山城秦飲銷紅燭水驛高吟發彩牋
老去相逢情自密不關清賞合留連

寄鄆州邵資政

幽蘭絕世喧抗懷鄉肯就籠樊功名晚更為餘事
舊異初嘗出至言郡閣已空徐孺榻里人猶識鄭公門
斯文未喪如絲我後代當知李仲元

餘杭久旱趙悛道入境之夕四郊雨足二首

連章天上乞身閉笑入吳船擁節還一夜風雷驅旱魃
旌旗東下路塵開六月風雲席上回正恐一方人昭苑
直將霖雨過江來

錢塘上元夜祥符寺陪峯臣郎中文燕席

月明如晝露華濃錦帳名郎笑語同金地夜寒消美酒

鉢筆讐書客宋輶守土臣素爨方側帻黃髮已侵巾喜有山園鄰仍憐水淵津清華閑耳目蕭洒長精神秀色狄來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戶牖流月過松筠北圃分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矣老舍眸實魚聲躍錦鱗飛渠菱實珠虛榭壓翫倫嶺對橫脩竹洲分抱白蘋靜宜人事拙閑慶道腹真器小雞周物宜徵幸此身薄書偷暇日杖屨想幽人泝險飛遊艇探奇遂鈎緡形縈甘鷓鴣忽心泰得鴈馴督府恩容久芳幾記問類門庭嚴衛戟尊姐從華紳却起烟霧興還思水石邈自喧田父樂鄰可薦鴻鴻鈞

和邵資政

拂衣久欲求三徑窮食聊頌把一壺世路賤貧從所好老年胃膻固無奇挺籠偶得滄洲趣燕粱雖醻白髮齊客府縣來恩禮厚每容商也與言詩

和孔教授

沿頌方喜報材同坐憶南陽郡閣中几案有聖書微簡里閭無事稍粮豐衣短濟濟歸儒學姐豆詵詵得古風幸屋異能來助我敢將顏色在鴻鴻

喜雪二首

欲休還舞任風吹斷續繁雲作陣隨已塞芽蹊人起晚更迷沙渚鳥飛遲混同天地歸無跡閱色山川入有為太守不辭留客醉豐年佳兆可前知

雜雨窓初悉因風洒莫狂英華傾月窟輪花飛帝舒餘舞態長化財隨大小成器任園方秀色狄來重寒聲雨後新宿雲依戶牖流月過松筠北圃分殊境西湖斷俗塵渚花紅四出沙鳥翠相新矣老舍眸實魚聲躍錦鱗飛渠菱實珠虛榭壓翫倫嶺對橫脩竹富潛知海鶴康爾晨迎賀客歌吹趣傳觴

雪後同徐祕水皇甫節推孔教授北園晚步

汝萍正黃潁海意江梅還白故園情猶稍除遠水春前急繞郭空山雪後明檄影易斜寒日短角聲吹去暮雲平最憐佳客忘形契肯伴哀翁着屐行

郡齋即事二首

畫戟森門龍誤冢從來田舍一哀翁閑里恂恂有古風鴨氏宿妍救海外伏生新學始山東明大妍同高投海島西京投謝尚書依然自昔興王地長在南陽佳氣中

浦軒山色長浮黛統舍泉聲不受塵四境帶牛無事日兩衙封印自踈身白羊酒熟初看蟹黃杏花開欲探春總是濟南為郡樂更將詩興屬何人

憶赴中梅

浣沙亭北小山梅蘭渚移來手自栽今日舊林冰雪地冷香幽艷向誰開

尋赴喜雪

六花飛舞勢蹁躚點綴寒林態更妍山險龍蛇盤鳥道

野江海變畬田人在奔月非閑夜馬健來雲別有天
況值白羊新酒熟可能相就慶豐年

寄致士歐陽少師

四海文章伯三朝社稷臣功名垂竹帛風義動簪紳比
道雅先覺諸儒出後塵志機心故故樂善意諄諄大昇
才超古昌言動盈人抗隱輕級冕歷懇謝陶鈞耕採論
莘野畋漁返渭濱五年清與爲一日壯圖伸北關恩知
舊東宮命數新鴛鳳開羽翼騏驥放精神曠達林中趣
高閑物外身揮金延故老置驛候嘉賓主當西湖月勾
留顥水春露寒消鶴怨沙靜見鷗馴酒熟誇浮蟻書成
感獲麟激昂疎受晚冲淡赤松親龍臥傾時望鴻冥雜
士倫少休均逸豫獨往異沉淪築畫咨詢急儀刑矚想
頭應須協龜筮更起爲生民

律詩

冬夜即事

印窗封罷閣鈴閉喜有狄毫免素饗市粟易求名塵實
邑擺無警里閭安香消一榻觀琉暖月滿千門霧淞寒
閒說豐年從此始更回籠燭卷黛看凝寒基夜氣如霧
詩如雪日蚓蠶滿蜡鵲嘶枕夢覺聞人語朱門之甫啟

訓介甫還自舅家書所感

早氣滿原野子行歸舊廬額天高未動望歲了何如流
年欲生火洞溪容過車民朝得霖雨吾豈灌園疏

西湖二首

左符千里走東方喜有西湖六月涼塞上馬歸終反覆
春山鮑正飛揚瀕宜魚鳥心常靜老覺詩書味更長
行到平橋初見日滿川風露繫荷香

湖回早發有感天垂影入清光一川風露荷花曉

六月□□□

市井簡條烟火徹兩衙散雪後深時若無一曲傳金盞
爭奈衰翁兩鬢絲

和陳郎中

材薄安時甘寂寞身閒乘興喜登臨每尋香草攀狂思
曾向幽蘭費苦吟明月幾人非按劒高山從古少知音
數篇清絶賡歌意默見馮唐異俗心

雪後

雪景鮮妍猶弄色柳條慈舊已抽萌風光漸動流雙鏡
人事悠悠寄一枰射羿未應今獨有嘲雄何必史能評
且將盡諾供談笑更選名園載酒行

舜泉

山麓舊耕迷故壟井幹餘汲見飛泉清涵廣陌能成雨
冷浸平湖別有天南狩一時成往事重華千古似當年
更應此水無休歇餘澤人間世世傳

閱武堂

五朝坏冶歸皇極萬里車書共太平胡馬不關光祿塞
漢家常肄羽林兵柳間自詫投壺樂桑下方安佩韗行
高枕四封無一事腐儒何幸偶尊城

環波亭

水心還有拂雲堆日日應須把酒杯揚柳巧含烟景合
芙蓉爭帶露華開城頭山色相圍出簷底波聲四面來
誰信瀛州未歸去兩州俱得小蓬萊

鵲山亭

大亭孤起壓城頽屋角峨峨神禁開鵲山浮黛入晴天少陵騷雅今誰和東海風流世謾傳
太守自驗還自笑歸時乘月尚留連

芍藥廳

小碧闌干四月天露紅烟濕未勝妍恐逐風飛飾室仙洲外送歸情故故牽何如蒲酒山城守淺酌清吟濟水邊

水香亭

臨池飛榭賛茗艼檻檻無風影自搖群玉過林抽翠竹雙虹垂岸跨平橋烟依美藻魚爭餌清見寒沙水滿撓
莫問荷花開幾曲但知行處異香飄

靜花堂

偏落檐階成陰行盡松皇一徑深好鳥自飛還白下白雲無事亦無心客來但飲平陽酒衙退常攜靖節琴
世路人情方擾擾一遊須抵萬黃金

仁風廳

瀼瀼風生寺此堂望埃消盡興何長朱絲鼓舞逢千載白羽吹揚慰一方已散浮雲滄海上更飛霖雨泰山傍
誰知萬物心焦日獨對松筠四座涼

閱武堂下新渠

方渠新鑿北林開流水遥經畫閣來洗耳厭聞誇勢利

渥纓蓋去旁塵埃不憂待月供詩筆已欲看華泛酒杯
却憶虎谿橋上過夜涼臨砌尚徘徊

凝香齋

每覺西齋景最幽不知官是古諸侯一尊風月身無事
千里耕桑歲有秋雲水醒心鳴好鳥玉沙清耳漱寒流
沉烟細細臨黃卷疑在香爐最上頭

北湖亭

四楹虛敞地無鄰斷送孤高與使君午夜坐臨滄海日
平天險看泰山雲青徐氣接川原秀常碣風連草木蕪
莫笑一樽留恋久下堦塵土便紛紛

芙蓉橋

鴻翅橫連杜若州碧欄干影在中流蓮衆日日遊人到
誰道優風解引州

百花臺

煙波與客同尊酒風月全家上采州莫問臺前花遠近
試看何似武陵遊

次道子中書問歸期

窮食東州歲未葬蓬來人問幾時歸凭闌到處臨清沘
閒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凉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散一高新浪滿
鳥啼千步綠陰成虹腰隱く松橋出鷁首裁く盡勒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園林初日靜無風霧淞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

舞人齊捧玉觴懸

正月六日雲齊雪消山水見精神滿眼東風送早春明日杏園應爛熳
便須期約看花人

寄顧子敦

清曠亭邊雁欵回南湖分浪入城來空山過臘猶藏雪
野岸先春已放梅三徑未歸聊自適一尊尋勝每同開
如今試想長松下玉壘高談豈易陪

二月八日北城閒步

土膏初動麥苗青飽食城頭信意行便起高亭臨北渚
欲乘長日勸春耕

詠柳

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解把飛花蒙日月
不知天地有清霜

北園會客不飲

畫橋南北水西東高下花枝綠間紅總得春風人盡醉
猶醒誰似白頭翁

西湖納凉

問吾何處避炎蒸十頃西湖照眼明魚散一高新浪滿
鳥啼千步綠陰成虹腰隱く松橋出鷁首裁く盡勒行
最喜晚涼風月好紫荷香裏聽泉聲

喜雨

偶徇一官愉祿計便懷千里長入麥桑間雖拙蘧初齠
龍上揮鐵麥已秋更喜風雷生北極頗雲雨出靈湫
從今寂粟非虛禱會見甌窶亦既宴果蓏
雨後环波亭次韻四首
次李秀才得魚字韻
候月已知星好雨卜年方喜愛維魚從今掇置庭中事
取意西軒聽枕書
次綰得風字韻
荷芰東西魚映葉樵舟朝暮客乘風清泉雨後分毛髮
何必南湖是鏡中
次維得禽字韻

黃蜀葵開收宿雨榮森棋熟轉新禽看花弄水非無事
猶勝紛紛別用心
次維得花字韻
丹杏一番收芰實綠荷無數放新花西湖雨後清心目
坐到城頭泊暝鴟
去年夕旱六月十三日入境得雨今年復旱得
雨亦六月十三日也
去年六月焦原雨入得泉州第一朝今日看雲旧時節
又來農畔聽蕭蕭
到郡一年
薄材何幸擁朱軒竊食東風已一年隴上雨餘看麥秀
桑間日永問蠶眠官民雖冗身無累心事長閑地自偏
秖恐再尋官滿去每來湖岸合留連
孔教授張法曹以會論薦特示長歌
綠髮朱顏兩少年出倫清譽每相先壁中字為時人考
北上書從老父傳洴水笑談邀法飲高臺閑燕寓佳篇
哀翁厚幸懷雙璧更起狂心慕薦賢
酬强幾聖
俯仰林泉繞舍清經年閉卧濟南城山田雨足心無事
水榭雲開眼更明新霽烟雲飛觀出晚涼歌吹盡橋橫
寄舒堯令樽前客秖欠高談一座傾
人情
人情當面破山立誰可論心向白頭天祿閣飛真學士
玉麟符是假諸侯詩書落落成孤論耕釣依依憶舊遊
早晚抽簪江海去笑將風月上扁舟
寄王樂道
荊州南走困塵埃應喜文章意自開明世正逢多事日
斐塗須用出倫材不回霸雪天應惜未得風雲衆忍摧
若向沙頭吊杜甫近詩懸望自書來
戲書
集賢自笑文章少為郡誰言樂事多報答書題親筆硯
逢迎使客聽笙歌一心了了無人語兩鬢蕭蕭奈老何
還有不隨流俗處秋毫無累損天和

贈張濟

憶初蘭渚訪沉淪一試蕭然里舍貧節行久窮彌好古文章垂老更驚人詩書旣我論新意完劒投誰拂舊塵小驛荒涼煩柱道一饑相屬莫嫌頻

北渚亭南中

振衣已出塵埃外卷箔更當風雨間泉聲漸落石溝雲氣迫壓金與山寒沙漠漠鳥飛去野路悠悠人自還耕桑千里正無事況有錯酒聊開顏

送趙資政

鎮撫西南殺望傾玉書天上輟持衡春風不覺峴山遠和氣還從錦水生學舍却尋餘教在棠郊應喜舊陰成歸來促召調鑪冶莫為兒童竹馬迎

韵突泉

一汎遥從玉水分暗來都覺歷山塵滋榮冬茹温常早潤澤春茶味更真已覺路傍行似鑑最憐沙際涌如輪雪城齊魯封疆會況託嫦英說世人

金線泉

玉甃常浮灩氣鮮金絲不定路南泉垂依芙蓉爭成纈月照靈潚巧上弦已繞渚花紅灼灼更榮沙竹翠娟娟無風到底塵埃盡界破水消一片天

北池小會

笑語從容酒慢巡筆詞隨賞北池春波間錢擁花迷眼

沙際朱橋柳拂人金縷暗移泉溜急銀篦相合鳥聲新幸時無事須行樂物外乾坤一點塵

送韓廷評

謝庭冠蓋舊追尋僻郡相從喜更深進道由來輕拱壁傳經知不羨黃金騏驎要試風沙遠竹栢須忘霰雪侵別後壯懷應努力白頭傾耳聽徽音

寄孫華老湖州墨妙亭

隆名盛位知難久壯宇豐碑亦易忘棗木已非真篆刻色絲空喜好文章峴山漢水成虛擲大廈深簷且秘藏好事今推霅溪守故開新館集琳琅

鵲山

一峯孤起勢崔嵬秀色挼藍入酒盃霞藥已從清露得平湖長泛宿雲回翰林明月舟中過司馬虛亭竹外開我亦退公思蠖屈會看歸路送人來

華不注山水經華不注山亮牙立孤峯特起青翠如畫圖經云齊人名金輿山

虎牙千仞立傻峻接遥臨滴水南翠嶺嫩嵐晴可掇金輿陳迹久誰探高標特起青雲近壯士三周戰氣酣丑父遺忠無處問空餘一掬野泉甘

靈巖寺燕簡重元長老二劉居士

法定禪房臨峭谷辟支靈塔冠層軒窓勢聳雲林合鍾磬聲高鳥道盤白鶴已飛泉自湧青龍無迹洞常寒更聞雷遠相從樂亦道覺塵豈可干

和孔仲平

園池方喜共追尋正是梶榆夾路陰雙燭縱談樽酒深
一押銷日紙窓深波濤萬字驚人筆壁上千鍾異俗心
佳句從來知寡和悵將泥滓報琳琅 一作 黃金

群棲

蒲眼青山更上樓偶聘勞閑容此閑遊飛花不盡隨風起
野水無邊帶雨流懷舊有情惟社燕忘機相得更沙鷗
黃金駟馬皆塵土莫訴當歡酒百甌

鮑山

雲中一點鮑山青東望能令兩眼明若道人心是矛戟
山中那得救牙城

郭州新堂

百尺豐堂汶水濱詹佚清燕此逡巡銘寒素礫偏宜月
璧瑩黃金不受塵引客笙歌行處是賞心花木四時新
未應久作林泉主天子今思舊學臣

坟下

三傑同歸漢道興拔山餘力爾徒矜泫然坟下真男女
不悟當從一范增

雛齊州後五首

雲帆十幅順風行卧聽隨船白浪聲好在西湖波上月
酒醒還對紙窓明

畫船終日扒汝行已去齊州一月程千里相隨是明月

水西亭上一般明
文星刻刻穿林筍翠上田田出水荷正是西亭銷暑日
却將離恨寄煙波
將家頭向習池游難放西湖十頃秋從此七橋風與月
夢魂長到木蘭舟
荷氣夜涼生枕簟冰聲秋醉入簫幃 一帆千里空回首
寂寞船窓紙自知

寄齊州同官

西湖一曲舞霓裳勸客花前白玉觴誰對七橋今夜月
有情千里不相忘

庭檜呈蔣穎叔

檜枝高下秀森森會寄名卿節 一作異 異俗心草舍一時成
往事松身千尺見新陰聲清不受笙竽雜氣勁能遺霧雪侵
雪侵漢節從來縱真實謝庭蘭玉載芳音

甘露寺多景樓

欲收奇景此樓中徙倚欄干四望通雲亂水光浮紫翠
天含山氣入青紅一川鍾唄淮南月萬里帆檣海外風
老去衣衿塵土在秖將心目羨冥鴻

孫少述示近詩兼仲高致

大句閎篇火擅場一函初得勝琳瑯少陵推健材孤出
彭澤清閑興寂長世外麒麟誰可係雲中鴻鵠本高翔
白頭多病襄陽守展卷臨風欲自强

金山寺

塵外岩巖鶚嶺宮樂盡排險出青紅林光巧轉滄波上
海色遥涵白日東夜靜神龍聽呪食秋深蒼鶻起搏風
連荆控蜀長江水盡在回廊顧盼中

律詩

高郵逢人約裹道之陽

一川風月高郵夜玉塵清談盡鵝舟未把汪踪笑山簡
更須同上習池遊

彭城道中

百步洪聲漱退初白沙新岸淺舟車　時暑鈞英雄盡
千載河山戰伐餘楚漢舊疆猶俚耳韓彭遺壘冠荒墟
可憐馬上縱橫客只在邳橋一卷書

送程殿丞還朝

如雲青髮擁朝簪佳譽喧喧動士林自重肯悲三黜玉
不敢常慎四知金芝蘭秀出清閨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
別後齋中掛塵榻更將梁甫向誰吟

送高秘丞

薄書擁處精神健風俗澆時贊性淳公退種花常滿縣
政成春雉不驚人指壁細柳通河外歌詠甘棠付漢濱
惆悵不能留自助謾將樽酒駐車輪

康定軍使高秘丞自襄陽司農寺勾當寺丞自
光化相繼還拜發判程殿丞代還朝預有惜
別之意輒書長句奉呈

千里分符漢上城為憐方喜得時英已無楚澤行吟意
更有南陽坐嘯名驥力用來猶奮櫪驚禽去羽翰輕

頒知別後狂山簡豪猱清談鄙吝生
雨中王隅部帶上
鳩鳴連日始成陰簿領聊覓望歲心浴雁野塘新浪細
蔵鴉宮柳嫩條深春寒巧放花邊發人老嗟辭酒滿斟
英雋並遊知宦幸名園愉臘更追尋
贈張伯常之郢見過月話荊楚故事仍貶佳什
一見心親十載前相望南北久茫然喜傾白髮論文酒
重訪清江下灘船志大肯同悲抱璞識高聲詩笑求田
已闕品藻傳荊楚更味陽春白雪篇
伯常少留別業寄詩索酒因以奉報
未擁雙騶謁漢庭暫留車馬慰林坰多情孟嘗能愛客
好事嵇弘勘舊經芳草連門三徑遠朝雲臨幌數峯青
春醪有禁無縣令誰為江湖訪獨醒
贈黃降自宜城赴官許昌
所學從誰得宦完豫章新出已難攀不搖聲利心能定
欲正唾涎手自刪頌木珠璣來滿上鄢城桃李任人間
高齋掛榻驪駒後坐守塵編少往還
招澤甫竹亭閒話
隅歸塞馬應何定粒食鵝鴻頗自安雲壓楚山春後雪
風吹襄水坐來寒詩豪已分材難強酒聖還論量未覓
賴有佳賓堪下榻且將清話對楹欒
和鄭徵之

故人容下榻清談得傳林地秀偏宜竹天寒未見梅雲
林千嶂出煙艇一帆開且醉休言別歸期信招催
送陳世脩
沙鴻飛入楚雲遠林樵夔宿烟昏娟娟野菊經秋淡
漠漠滄江帶雨渾歸路貧心應駐節客亭離思暫開樽
莫嗟閒俗滔翔久從此頻營不次恩
和張伯常自郢中將及敝境先寄長句
披蓬威名高外服揆蘭風力遥中壘好音忽有双魚至
喜氣遥知五馬來染顆玉瞰含雨重菊芳金粉傍寒開
池邊且欲留同醉思拙難酬白雪才
和張伯常峴山亭晚起元韻
揮手紅塵意浩然風期招客與披聯烟雲秀發春前地
草木清含雪後天已卜耕桑臨富水歎拋魚鳥去伊川
更追羊杜經行樂況有風騷是謫仙
峴山亭置酒
石磴縈回入杳冥鳩松高下簇虛亭春歸野路梅初白
雪盡沙田麥正青馬度飛雲臨畫棟鳳林斜日照踈欞
長年酒量殊山簡却上藍輿恨獨醒
韓魏公挽歌詞二首
堂堂風骨氣如春衮服貂冠社稷臣天上立談迎白日
握中隨物轉洪鈞忽騎箕尾精靈遠長磬山河寵數新
萬里耕桑無一事三朝功德在生民

貓蛛赤鬛無驕志咬嚥黃金有古風授胃荒邊知大度
委蛇叢忌見孤忠講讓酬鵬舟青力擁立昭宣社石功
御筆新詩在新隴哀榮誰得似初終

訓吳仲庶龍高歲春感懷

瑣闥延閒腹心臣簪盛華勳踰紳藥石言行天下兩
稽禹恩逢國中春召南去後餘思在綸氏歸來壯志新
莫為流年嗟白髮濟世須仗老成人

陳君式茶軒

不要檐頭俗眼看故開蒼蘚種檜栗虛心得處花天性
勁節知來在歲寒葉養風烟詩滴美枝留氷雪送歌殘
名郎感慕同桑梓手植依然一畝寬

僧正倚大師庵居

蘭城方袍振錫回結茅蕭寺遶塵埃五峯日破朝霞出
三谷花浮澗水來風散異香禪榻靜鳥關清唳法筵開
因過舊國扮榆地拭塵高談喜輟陪

以白山茶寄吳仲庶見貺佳篇依韻和訓

山茶絕白是天真綽約籠封題猶新秀色未饒三谷雪
清香先得五峯春瓊花散漫情終薄玉蕊蕭條跡更塵
遠寄一枝隨驛使欲分芳種更無因

一枝頗年變花可愛此花無揚州散漫地

訓江西運使蔣頴叔

收科同日出華裾壯圖未遂劃驚聞刃有餘恐馬已騰雙闕路
木牛還實太倉儲效岐易感千名別置袖空榮一紙書

寄留交代元子發

青雲寶構雖同直白髮魚符各未歸倚玉詎應公論許
續貂還恐邑人非莫辭海畔留連久須借天涯故舊稀
預恐明年雙節召九霄鵬翼看extra飛

遊東山示客

聖哥庵餘辭徑通湖山臺殿出青紅難逢推案文書少
偶見凭欄笑語同梅粉巧含溪上雪柳黃微破日邊風
投今堪擬頻行樂日伴鸞前白髮翁

大乘寺

行春門外是東山監鑿嵓巒數往還漢上鹿隨人去遠
洞中花照水長閒樓臺勢出塵埃外鍾磬聲來縹緲間
自笑飛官偷暇日暫携妻子一開顏

聖泉寺

笑問并兒一舉鞭亦逢佳景暫留連清冥日抱山腰閣
碧野雲含石眼泉踽踽路通林比寺落恍門繫海東船
閻王舊事今何在惟有前村供佛田

昇山靈巖寺

脩竹長松十里陰任敦燒藥洞門深獨占金牀驚人語
能到青霞出世心鷄犬亦隨雲外去蓬瀛何必海中尋
丹梭碧閣唐朝寺鐘唄香花滿舊林

鳳池寺

經年聞說鳳池山螺黛方於倫半日閒笑語客隨朱閣上
醉醒方在白雲間溪橋野水清猶急海岸轉巢去却還
為郡天涯亦瀟洒莫差漁落鬢毛斑

上元

金鞍馳聘屬兒曹夜半喧闐意氣豪明月滿街流水遠
華燈入望衆星高風吹玉漏穿花急人近朱闌送目勞
自笑佐心逐年少秖尋前事撚霜毛

元沙院 元字豐熙誤

昇山南下一峯高上盡晉軒未厭勞際海煙雲常慘淡
大寒松竹更蕭騷經墓日永銷香篆啟扉風生落墨毛
我亦有心從自得聊將瓢水照秋毫

酬柳國博

行止恂恂叛所擬東南佳譽映時髦洞無畦畛心常坦

草木英華信有神
厚卿子中使高麗拜六城開宣封直到東西部
並使時推出裘材異方迴馭遵從三島去玉山人待二星回
伏節遥臨大小梅滄海路
黄金白鼈饒君用銅器應餘寄我來

出郊

葛葉催耕二月時斜橋曲岸馬行遲家家賣酒清明近
紅白花開一兩枝

賽神翁寄新茶二首

龍焙嘗茶第一人最憐溪岸兩旗新肯分方跨醒衰思
應恐清眠過一春

貢時天上雙龍去鬬處人間一水爭分得餘甘慰憔悴
碾嘗終夜膏毛清

城南二首

雨過横塘水滿堤亂山高下路東西一番桃李花開盡
惟有青青草色齊

水滿横塘雨過時一叢紅影雜花飛送春無限情惆悵
身在天涯未得歸

寒食

二鹿飄泊在天涯寒食園林不見花唯有市亭酤酒客
俚歌聲到日西斜

夜出過利渡門

紅紗龍竹過斜橋復觀聲飛入斗杓人在畫船猶未睡
渡明月一溪潮

夜出城南禱雨

海天重疊四山雲半出星辰亦半昏上得蓝輿是中夜
雨街燈照九重門

西樓

海浪如雲去却回北風吹起數聲雷朱樓四面鉤疎箔
卧看千山急雨來

荔枝四首

剖見隋珠醉眼開丹砂緣手落塵埃誰能有力如黄犢
摘盡繁星始下來

玉潤冰清不受塵仙衣裁剪綠紗新千門萬戶誰曾得
只有昭陽第一人

絳穀囊收白露團未曾封植向長安昭陽殺棗才聞得
已道佳人不柰寒

金釵雙捧玉纖纖星宿光芒動宝奩解笑詩人誇博物
枉知紅顆味酸甜

白樂天詩云紅顆酸甜出遠鄉荔枝圖贊云紅顆甘酸初入口
已蜀荔枝而記不知閩荔枝而記也

玉虚部惠佳箱叙述昔與相潭亡第遊從仍以亡第舊詩見示

湾宫紅塵常拂面早衰黄髮已盈頭棣華零落曾誰語
鴻羽翩翩徒自憐已矣空聞懷舊賦泫然猶獲濟江箴

殷勤愛我如君少更悟之他友最賢
北歸三首 召判太常
終日思歸今日歸着鞭鞭馬尚嫌遲曲墓敢裹官雖冷
須勝天涯海角時
拜捧恩書喜滿顏馬蹄遥望斗杓還從今步步行平地
出得千山與萬山
江海多年似轉蓬白頭歸拜未央宮揩牆學士驚相問
何處塵埃瘦老翁
和酬孫少述
自信簞瓢樂安羞猿鶴笑論高知峻節交淡見純誠自
昔心無間相逢眼更明何當鴈有道坐想軟輪迎

和孫少述佚職方向燕蒂
兩翁頭白喜追陪好事於齋燕開膻在未消盈尺雪
春歸先放一枝梅況無庭下書投舘更盡庭中酒滿杯
周召二南皆絶唱抑揚褒和媿非材
寄趙宮保
銅章得謝從今日玉鉉辭榮已十年素節讜言留簡册
高情清興入林泉海邊愛日疲人戀劒外仁風故老傳
門外寂應瀟洒客喜公平地作神僊
和酬趙宮保致政言懷二首
讜論危言望素隆獨於聲利性偏慵棲龍棲調護宮雖寵
鳩杖優容恩已濃不變松堂心轉勁無邊江海量兼容

碉溪寧 會爲蒼生起更重
愛國憂民有古風米鹽親省尚嫌慵裘衣天上歸何晚
霖雨人間望正濃三少官儀雖赫赤五湖心事肯容容
角巾藜杖經行處知在雲山第幾重
和趙宮保別杭州
紈鼓留公豈偶然詩云湖邊鼓留公船邊鼓留公故云
惟擬酒乘與范蠡舟去却來湖山得意且徘徊更應
過蠡壁張氏園三首
梁桼纍纍正熟時粟田鷄兎亦爭肥園亭盡日追尋遍
只欠厭厭醉始歸
沐水容容帶雨流黃花艷艷亦迎秋看花引水園林主

應笑行人易白頭
林地成荄多釀酒杏林熟後亦留錢不須置驛迎賓客
直到門前纍畫船
雪竟州
欲下蒼涼日全低黯澹天飄颻投夜急瑣碎得風慳籬
壞彌縫徧枯灰點綴妍繁英飛面旋艷舞起翩遷已歷
穿林竹還泳落澗泉抵巇輕自捷都斷侵凌客被穿恐傾貧巷屋覺重泝溪船喈有瀕空
燒洵無質可鎔包藏煮海岳蒙蔽西坤乾故叟招何晚
表安卧正堅會須逢見晛萬里豁晴川
送元厚之資政致仕歸蘇

笑指家園是五湖畫船東下載圖書收功玉劒丹青後
得老銅機羽翼初醒醉放懷捉野服登臨乘興處安車
一作與公既謝事即田野臨安與優游從適都門飲餞光華盛不獨當年有
二疎

壽聖院昌山主靜軒

一峯蕭洒背成陰碧苑新堂地布金花落禪衣松砌冷
日臨經秩紙窓深幽禽狎鳥將林中樂燕坐人存世外心
應似白蓮香火社不妨簪盍客追尋

鶴林寺 又李渤游山寺題詩後生半日閑即此寺地

音人春盡強登山只見遊絲惹翠鬟
醉中騎馬月中還

送閻彥遠赴河北

子明高誼振人知苗裔清材世所推詩作士林誇刻燭
賦成天路喜同時豈當白首滄風力自合青雲縱羽儀
北部經營應不久王堦朝夕是歸期

正月十一日迎駕呈諸同舍

錦袍周衛一笛新警蹕朝嚴下紫宸俗眼望來猶眩日
天顏回處自生春行齊鵷鷺常隨仗步穩驊騮不起塵
歸路青雲喧鼓吹樂遊從此屬都人 是時上服慈孝光后三年復興
鼓樂及諸衛

和御製上元觀燈

翠憲莞煙夾露堂夜涼宮扇月中開龍旂衛擁金門出

朝退即事呈大尹正仲龍圖
六街壅斷早涼生細葛含風體更清官府吏閑時樂易
市廛人喜政和平揮金謝賓客揮麈鳴玉淙淙御水聲
觀闕漸迎初日上馬頭還傍綠陰行

論

唐論

成康致而民生不見先王之治日入於亂以至於秦盡除前聖教千載之法天下既攻秦而之為漢更二十四君東西垂四百年然大抵多用秦法其改更秦事亦多附已意非放先王之法而有天下之志也有天下之志者文帝而已然而天下之材不足故仁聞雖美矣而當世之法度亦不能放於三代漢之亡而強者遂分天下之地晉興階雖能合天下於一然而合之未久而已亡其為不足議也代隋者唐

更十八君垂三百年而其治莫盛於太宗之為君也謝已從諫仁心愛人可謂有天下之志矣謝任房杜而斷以租庸任民以府衛任兵以職事任官以材能以興義任裕以尊本任農賦役有定制兵農有定業官無虛名職無廢事人習於善行雖於末作使之操於上者要而不煩取於下者寡而易供民有農之實而兵之備存有兵之名而農之利在事之分有論而祿之出不浮於材之品不遺而治之体相承其簡耻日以為其田野日以闢以其法修則安日治廢則危且亂可謂有天下之材行之數歲衆來之踐斗至數錢居者有餘蓄行者有餘資人人自厚幾致刑措可謂有治天下之效矣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

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不得與先王並者法度之行擬之先王未備也礼樂之具田疇之制庠序之教擬之先王未備也躬親行陣之間戰必勝攻必克天下莫不又為武而非先王之尚也四夷萬里古所未及以政者莫不服從天下莫不又為盛而非先王之尚也太宗之治五百餘年而有文武之治由湯之治五百餘年而有太宗之為君有天下之志有天下之材又有治天下之效然而又以其未備也不得與先王並而備極治之時是則人生於文武之前者率五百餘年而一遇治世生於文武之後者千有餘年而未

過極治之時也非獨民之生於是時者之不幸也士之生於文武之前者如皐夔稷契伊尹之於湯太公之於文武率五百餘年而一遇生於文武之後千有餘年雖孔子之聖孟軻之賢而不遇雖太宗之為君而未可以必得志於其時也是亦士民之不幸也故謂其是非得失之迹非獨為人後者為然雖為人後者

聖人制禮不如是之舛也且自古為人後者不必皆親昆弟之子族人之同宗者皆可為之則有以大功小功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有以緦麻相免無服昆弟之子而為之者矣若當從所後者為屬則亦當從所後者為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生於實也過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過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舊儀使其名曰以強使之為一而跡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觀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無緣過絶之矣夫未嘗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衰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在乎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本親屬父母之明文也漢褒義以謂宣帝謚宣帝謚宣帝謚曰皇考立廟為非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

也人子之於父母亦至尊至重不可以絶親親也尊尊親親其義一也未有可廢其一者故為人後者為之降其父母之服禮則有之矣為之絶其父母之名則禮未之有也或以謂欲絶其名者蓋生於實也過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也至於名者蓋生於實也過不知其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欲強使之為一是亦過矣舊儀使其名曰以強使之為一而跡其實之非一制其服之非一者終不可以易觀在乎欲絶其名也故古之聖人知不可以惡其為二而強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矣何則使之為一而能使其屬之疎者相與為重無緣過絶之矣夫未嘗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重親之厚者相與為輕則以禮義而已親也而為之服斬衰三年為其所生實已親也而降服齊衰期不得與其衰是以禮厭之也以義引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重以禮厭之則親之後者相與為輕而為人後之道盡矣然則欲為人後之道盡在乎禮義明其內而不在於惡其為二而強易其名於外也故禮喪服齊衰不杖期章曰為人後者為其本親屬父母之明文也漢褒義以謂宣帝謚宣帝謚曰皇考立廟為非乎如是也夫人道之於大宗至尊至重不可以絶尊尊

至於稱親務則未嘗有以為非者也其後魏明帝尤惡為人後者尊其本親故非漢宣加悼考以皇號又謂後嗣有由諸侯入繼正統者皆不得謂考為皇稱妣為后益亦但禁其猥加非正之號而未嘗廢其考妣之稱此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考妣之明文也又晉王坦之喪服議曰罔極之重非制教之所裁昔日之名非一朝之所去此出後之身所以有服本親也又曰情不可奪名不可廢崇本敘恩所以為降則知為人後者未有去其所出父母之名此古人之常理故坦之引以為制服之證此又見於前世議論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稱父母之明文也是則為人後者之親見於經見於前世議論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者其大義如此明文如此至見於他書及史官之記亦謂之父母謂之考妣謂之本親謂之親者則不特礼未之有載籍已來固未之有也今從從使從所後者為稱而輒變其父母之名此非常異義也不從經文於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亦非常異義也而無所考據以持其說將何以示天下乎且中興之所以為貴者以有父子之道又有六經與前世數千載之議論以治之故也今忽欲棄之而伸其無所考據之說豈非誤哉或謂為人後者於其本親称父母則為兩統二父其可乎夫兩統二父者謂加考以皇號立廟奉祀是不一於正二於所後所以著其非而非謂不變革其父母之名也然則加考以皇號與禮及

古之稱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曰皇考廟曰鬼則加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丞原稱朕皇考白伯喬又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稱南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殁之通稱也以為曾祖之廟號者於古人之常理故坦之以為事考之尊稱者至今用之然則稱之亦有何不可有不可者乎曰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是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不可者也達於群下以皇考為父殁之通稱者施於為人後之義非于正統此求之於禮而可者也然則以為父殁之通稱者其不可如何曰若漢哀帝之親稱尊號曰恭皇安帝之親稱尊號曰孝德皇是又求之於禮而不同者也且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無爵父之義尊父母也前世失禮之失為人後奉祀正統尊無二上之意哉是以子爵父以畢命尊亦非所以尊厚其親也前世崇飾非正之號者亦其失如此而後世又謂宜如期親故事增官廣國者亦

可謂皆不合於禮矣夫考者父殁之稱然施於禮者有朝廷典冊之文有宗廟祀祭之辭而已若不加位號則無典冊之文不立廟奉祀則無祝祭之辭則雖正其名豈有施於事者顧言之不可不順而已此前世未嘗以為可疑者以禮甚明也今世議者紛紛至於曠日累時不知所決者蓋由不考於禮而率其私見也故采於經列其旨意庶得以商榷焉

公族議

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皆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皆有采地別子之適子繼世以食其采地其族人百世宗之此之謂大宗其別子亦各仕於其國為卿大夫其適子兄弟宗之五世而止此之謂小宗蓋天子之適子繼世以為天子其別子世為諸侯諸侯之適子繼世以為諸侯其別子各為其國之卿大夫世世食采地皆傳於無窮大夫豈有服盡而絕其祿位衣食嫁娶使之自謀者乎非特如此也昔周公燕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居五十三人蓋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其可見者則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邘晉應韓凡蔣邢茅胙祭之屬是也其稱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則周之近屬其稱姬姓之國者四十人則周之同姓而已其爵命之使傳國至於無窮夫豈以服為斷乎至於宗廟之數天子七諸侯五而祭法祭殤與商周禘皆以服為斷也先王推是心以及於同姓之間故有士分之有民分之有寶玉分之有寶器分之成王康王之言曰吾無專享文武之功是皆無所不盡其厚未有從夫略者也蓋詩裳裳者華刺時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而傳宗卻晉原狐續魯伯陪臣之俗耳其降在皁隸叔向亦以為晉國之憂況於帝者之公德與天地等而可使七八世之子孫夷於閭巷之凡民乎後世公族無封國采地之制而有列於朝有賜於府是亦親親之意也其名書於宗籍者繁衍盛大實國家慶有司雖貴之非多於天下之國七十有一而姬姓獨居者五十三人其亦求中以節之而已矣願令祖免以外毋與官衣食

嫁娶使之自謀是亦不考於古矣何其野於礼也以
黃能辨故作族議使好學者得詳焉

講官議

孔子之語教人曰不憤悱不啓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
則不告也孟子之語教人曰有答問者苟子之語教人
曰不問而告謂之傲問一而告二謂之嘐傲皆非也君
子如響故礼無往教而有待問則師之道有問而告之
者尔世之挾書而謂者終日言而非有問之者也迺不
自知其強聒而欲以師自任何其妄也古之教世子之
法大傳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太
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則示之以道者以審喻之為淺故
不為也況於師者何為也又況得而臣之得其行者或不得其所以行得其言者或不得其所以言也仰之而彌高鑽之而彌堅德如是然後師之道盡
故天子不得而召也諸侯不得而友也又況得而臣之
乎此伊尹太公子思孟子之徒所以恣人之勢而席其
三代大有為之君所以恣其勢也世之挾書而講於禁
中著官以侍為名則其任故可知矣迺自以謂吾師道
也宜坐而講以為請於上其為說曰父如是然後合於
古之所謂坐而論道者也夫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
行之謂之卿大夫語其任之無為與有為非以是為尊
師之道也且礼於朝王及群臣皆立無獨坐者於廟皆

坐無獨立者故坐未嘗以為尊師之礼也昔晋平公之
於亥唐坐云則坐魯子之侍仲尼子曰參復坐則坐云
者蓋師之所以命孝者未果有師道也顧僕僕然以坐
自請者也則世之為此者非妄歟故為此議以解其惑

救灾議

河北地震水灾隳城郭壞廬舍百姓暴露之食主上憂
憫下緩刑之令遣捐循之使思甚厚也然百姓患於其
粟壯者人日二升分着人日一升主上不旋日而許之
賜之可謂大矣然有司之所言特常行之法非審計終
始見於救人之所未見也今河北地震水灾所毀敗者
甚衆可謂非常之變也遣非常之使恩然後可以振之今百姓罪蠲乏食已廢其業矣使之
相率日待二升之粟於上則其勢必不暇乎他焉是農
不復得脩其畝商不得治其貨賄工不復得利其器用閭民不復得轉移執事一切棄百事而專意於特
升令之食以偷為性命之計是猶以餓莩之養養之而
已非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也以中戶計之戶為十人
壯者六人月當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當受粟一
石二斗率一戶月當受粟五石難可以久行也則百姓

何以賑其後又行之則被水之地既無秋成之望非至來歲麥熟賑之未可以罷自今至於來歲麥熟九十月一戶當受粟五十石今被災者十餘州以二萬戶計之中戶以上又非災害所被不仰食縣官者去其半則仰食縣官者為十萬戶食之不過則為施不均而民猶有無告者也食之倘則當用粟五百萬石而足何以此又非深思遠慮為公家長計也至於給授之際有司或有會集之擾有辨察之煩暮必生疾疫此皆必至之處之氣久蒸薄必生疾疫此皆必至之皆足致弊又群而處於害也且此不過能使之得日暮之食耳其於屋廬構築之費既無所取而就食於

州縣必相率而去其故居雖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因者什器穀物之尚可賴者必棄之而不暇顧甚則殺牛馬而去者有之伐桑棗而去者有之其害又可勝甚也今秋氣已半霜露方始而民露處不知所被蓋流亡若亦已衆矣如是不可止則將空近塞之地蝗旱之民此衆士大夫之所慮而所謂無患者也近空塞之地失耕桑之民此衆士大夫所宜慮而所以不增稱失耕桑之民異時無事邊鄙不可以不責二者皆可不深念歟萬一或出於無俚之計有窺倉廩之益一斛之粟一束之帛者彼知已負有司之禁則必偽

駭風寒鶩奔鉦摇於草茅之間動則弱者又隨而聚矣不幸或連二三城之地有抱鼓之警國家胡能晏然而已乎況夫外有夷狄之患內有郊祀之將行安得不妨之也然則為今之策下方絕之以粟一百萬石而事足矣何則令被災之州為十萬戶如一戶得粟十石得錢五千下戶常產之貧平日未又有此者也彼得錢以完其居得粟以給其食則農得脩其畝亟商得貨賄工得鬻器用閭民得轉移執事一切得復其業而不失其常生之計與專意以待二升之糜於上而勢不暇乎他為豈不遠哉此可謂深思遠慮為百姓長計者也由有司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五百萬石由今之說則用十月之費為粟一百萬石況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貸之於今而收之於後足以振其艱乏而終無損於儲備之實所實費者錢五鉅萬為公家長計者也又無給授之駁疾癘之憂民不必去其故居苟有頹牆壞屋之尚可完者故材舊瓦之尚可因者什器穀物之尚可賴者皆得而不失況於全牛馬保桑棗其利又可謂甚也雖寒氣方始而無暴露之患民安居足食則有樂生自重之心各復其業則勢不暇予他為雖驅之不去誘之不從民而與之升合之食無益於救災補敗之數此常行之

變法也今破去常行之弊法以錢與粟一舉而賑之足以救其患復其業河北之民聞詔令之出必皆喜上之足賴而自安於畎畝之中負錢與粟而歸與其父母妻子脫於流亡轉死之禍則載上之施而懷欲報之心豈有已哉天下之民聞國家睿智如此恩澤之厚其孰不震動感激悅主上之義於無窮乎如是而人和不可致天意不可悅者未之有也人和洽於下天意悅於上然後玉輅徐動旄陽而郊荒夷殊陬奉幣來享疆內安輯里無警聲豈不適變於可為之時消患於無形之內乎此所謂審計終始見於幾人之所未見也不早出此或至於一有枹鼓之警則雖欲為之將不及矣或謂方今

錢粟恐不足以辦此夫王者之富藏之於民有餘則亂不足則與此理之不易者也故曰百姓足君孰與足蓋百姓富實而國獨貧與百姓饑乏而上獨能保其富者自古及今未之有也故有曰不患貧而患不安此古今之至戒也是故古者二十七年耕有九年之蓄足以備水旱之災然後謂之王政之成湯旱而民無捐瘠者以是故也今國家倉庫之積固不獨為公家之費而已錢粟財至於救災補敗尚不可以已況今倉庫之積尚可以用獨安可以過憂將來之不足而立視天民之死乎古人有曰剪瓜宜及霍劉髮宜及体先王之於救災髮

簡尚無所愛況外物乎且今河北州軍九三十七災害所被十餘州軍而已他州之田秋稼足望今有司於糴粟常價斗增一二十錢非獨人以利糶其於增糴一百萬石易矣斗增一二十錢吾權一時之事有以為之耳以實錢給其常價以茶藥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其費已足茶藥香藥之類佐其靈估不過捐錢五鉅萬貫又捐茶藥香藥之類為錢數鉅萬貫而足以救一時之患為天下之計利害輕重又非難明者也顧吾之有司能越拘孥之見破常行之法與否而已此事時之急也故述斯議焉

元豐類稿卷之九

傳

洪範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何也武王嘆而謂箕子天不言而默定下民相助協順其所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之治水也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故上帝震怒不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敗鯀則殛死又禹繼而起天乃與之以洪範九疇而常理所以叙蓋水之性潤下而其爲利害也尤甚故鯀之治水也陻之則失其性而至於五行皆亂其陳列及禹之治水也導之則得其性而至於常倫所以叙常倫之叙者則舜命地乎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也其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蓋亦曰洛出書然而世或以爲不然原其說之所以如此者以非其耳目之所習見也天地之大萬物之盤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變之不可盡也人之耳目之所及亦不待非常之智而知其不能遠也彼以非其所習見則果於以爲不然是以天地萬物之變爲可盡於耳目之所及亦可謂過矣爲是說者不獨蔽於洪範之錫禹至鳳凰麒麟玄鳥生民之見於經者亦且以爲不然執小而量大用一而齊萬信臆決而疑經不知其不可者行乎三材萬物之間故初一曰五行其在人爲五事故次二曰敬用五事五事敬則身脩矣身脩然後可以出政故次三曰農用八政政又協天時故次四曰協用五紀脩身出政協天時不可以不有常也常者大中而已矣故次五曰建用皇極立中以爲常而未能適變而人猶之執一也故次六曰乂用三德三德所以適變而人治極矣極人治而不敢絶天下之疑故次七曰明用稽疑稽疑者盡之於人神也人治而通於神明者盡然猶未敢以自信也又考已之得失於天故次八曰念用庶徵庶徵有休咎則得失之應於天者可知矣猶以爲未盡也故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福極之在民者皆吾所以致之故又以考已之得失於民也敬本謹心而見諸外故五事曰敬用用其厚者固治人之道也故八政曰農用農厚也天時協則人事得故五紀曰協用謹其常則中不可不立也故皇極曰建用建立也乂者所以救其過持其常也故三德曰乂用明則疑釋故稽疑曰明用庶徵之見于天不可以不念故庶徵曰念用福之在于民則宜懼之故五福曰嚮用極之在于民則宜畏之故六極曰威用威畏也凡此者皆人君之道其信不

可雜而其序不可亂也推其為類則有九要其始終則猶之一言而已也學者知此則可以知洪範矣一五行曰水曰火曰木曰金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醎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何也蓋爰者於也潤下者於其所性之成於天者也曲直從革者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也於之稼穡而不及其他者其大乎於之稼穡也夫化之因於人者也不及其他若莫大乎於之稼穡亦言其所於人也或曲直之或從革之或稼穡之言其所化之因

於人者然可以曲直可以從革可以稼穡則其所性亦未嘗不成之於天也所謂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者也其文所以不同者非固相反所以互相明而欲學者之自得之也潤下者水也故水曰潤下炎上者火也故火曰炎上木金亦然惟稼穡則非土也故言其於之稼穡而已若辭不得不然也又言潤下所以起醎炎上所以起苦曲直所以起酸從革所以起辛稼穡所以起甘若九爲味五或言其性或言其化或言其用或言其味者皆養人之所最大者則不言此所以為要言也厥書禹告舜曰政在養民而陳養民之事則曰水火金木土穀惟脩與此意同也二五事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貌言視聽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自內言之則聽內於視自外而言之則貌外於言以為主於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彌遠者弥外彌近者弥內此其所以為次序也五者恩所以為主於內而用四事於外者也至於四者則皆自為而相不相因故貌不恭者不害於言從視不明者不害於聽聰非貌恭言從然後能哲能謀然後能思而至於聖也曰思曰睿睿作聖者蓋思者所以充人之材到於其極聖者人之極也孟子曰人之性或相倍蓰而無算者不能盡其材不能盡其材者弗思耳矣蓋思之於

人也如此然而或曰不思而得或曰不思而得堯舜性之是也所謂誠者天之道也有自明誠者思之弗得弗措也湯武身之是也所謂思誠者人之道也然而至皆足以動容周旋中禮則身之者於亦不思而得之也堯舜性之矣然堯之德曰聰明文思蓋堯之所以與人同者法也則性之者亦未嘗不思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而性之身之者及其成孟子皆以謂盛德之至也箕子言思所以作聖孟子言弗思故相倍蓰而無算其所言者皆法也曰視曰明作哲聽曰聰作聰聰作謀睿作聖何也蓋視之明無所不照所以作哲聽之聰無所不聞所以作謀也人之於視聽有能

察於閭巷之問米鹽之細而不知蔽於堂陛之上治亂之幾者用其聰明於小且近故不能無蔽於大且遠也古之人知其如此故前旒蔽明黈纊塞聰又以作聰明為戒夫如是者非塗其耳目也亦不用之於小且近而已矣所以養其聰也養其聰明者故將用之於大且遠夫天下至廣不可以家至戶察而徧用其聰明於大且遠者蓋得其要也昔舜治天下以諸侯百官而總之以四岳舜於視聽欲無蔽於四岳則闢四門欲無蔽於四門則明四目達四聰夫然故舜在士民之上非家至戶察而徧立於無蔽之地得其要而已矣其曰明四目達四聰者舜不自任其

視聽而曰人之視聽以為聰明也不自任其聰明而曰人之於人者固君道也非自任其聰明而曰天聽自我民聽明又曰天道也故曰天聽惟聖時憲舜於聽明下尽人上參天斯其為舜也舜之時至治之極也人豈有欺舜者哉舜於待人亦豈疑其欺已也然而訪問反復相參以考察又推之於四面若唯恐不能無所蔽者蓋君天下之体固不得不立於無蔽之地也君其於視聽如此亦不用之於小且近矣夫然故蔽明壅聰而天下之情可坐而盡也言曰從從作乂者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則言之要為可從而已也言為可從也則其施於用治道之所由出也古之君人者知其如此故其戒曰博乃出令出惟行弗惟反又曰其惟不言言乃雍而舜以命龍亦曰風夜出納朕命惟允言之不可遠如此貌曰恭恭作肅孟子曰今夫跛者趨者是氣也而反動其心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蓋威儀動作見於外者無不恭則生於心者無不肅也傳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禮義威儀之則所以安命也故顓淵問仁孔子告之以視聽言動以禮而衛之君子所以務仁者亦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貌之不可慢如此也存其思睿其聰明而不失之於言貌故堯之德曰欽明文思言貌者蓋堯之所謂文則雖堯之聖未有不先於謹五事也三八政曰食

九族既睦有諸身故能求諸家也平章百姓百
昭明有諸家故能求諸國也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也積於其心以至於身脩此者
之所以先覺非求之於外也積於其家以至於天下治
此者之所以覺斯民非强之於耳目也夫然故者之治
何爲也哉民之從之也豈識其所以從之者哉此先王
之化也然以是爲無法立司徒之官以教之者法也教
之者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而已也養之於學所以使之
講明文之以禮樂所以使之服習皆教之具也使之
講明者所以達上之所爲使之服習者所以順上之所
爲所謂效之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効之未
無下得而効之也當堯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
百官百官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
而導之以効上之所爲者舜爲司徒也舜於其官則又
慎徽五典身先之也然後至於五典克從民効之也又
舜之時萬邦黎民之所効者堯之九族九族之所効者堯之身
有罪矣民之罪自作也然猶有漸於惡者久而蒙
化之日淺者則有曰勑敎之姑惟敎之未加之以刑也民之
有罪非青也非過也終也自作也敎之而猶不典
式我也則是其終無悛心衆之所弃而天之所討也然
後加之以刑多方之所謂至於再至於三者也故有雖
厥罪小乃不可以不敎用刑如此其詳且愼故先王之
此先王之敎也爲之命令爲之典章爲之官守以致於
民此先王之政也蓋化者所以導之也敎者所以導之者也
也政者所以率之也覺之無可言未有可以導之者也
道之無可言未有可以率之者也而況於率之無可言
而欲一斷之以刑乎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
能以自行其所謂善覺之者也其所謂法導之者也其
所謂政率之者也其相須以成未有去其一而可以言
王道之備者也先王之養民而迪之以敎化如此其詳
且盡矣而民猶有不率者故不得不加之以刑加之以
刑者非可已而不已也然先王之刑固又有叙矣民之
有罪也又察爲青也過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也雖厥罪大未加之以
刑也民之有罪也又察爲非青也非過也終也其養之也
有所不足其敎之有所不至則又責已而恕人故湯誥
曰惟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於周成康之世刑之不用亦四十餘年則先王之民加之以刑者殆亦無矣先王之治使百姓足於衣食遷善遠罪矣人之所以相交接者不可以廢故曰窮寡者非獨施於征不旋伐不悛也人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以廢故曰師師者非獨施於亲諸侯通四夷也八政之叙也不然則棄倫之數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所先後如此所謂棄倫之叙也不然則棄倫之數而已矣四五紀曰歲曰月曰日曰星辰曰曆數蓋協之以歲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協之以月協之以日者所以正時而協之以星辰者所以考其驗於顯也協之以曆數者所以考其驗於微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九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何也言大建其有中故能聚是五福以布與錫民而惟時厥庶民皆于汝中與汝保中蓋中者民所受以生而保中者不失其性也九厥庶民無有以淫為朋人無有以比為德蓋淫者有所過也比者有所附也無所過無所附故能惟大作中也人謂學士大夫別於民者也九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予也庶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不中其不協于中不罹于咎若狂也肆予也庶愚也直之類大則受之言大者非小者之所能受也而安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所以教之使協于中也有猷汝顏色而謂之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何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也言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者汝則念其中

五福六極言人之性或剛柔之中或剛柔有過與不及故或得或失而其要未嘗不欲去其偏與夔之教胄子皐陶之陳九德者無以異蓋人性之得失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所以教與所以察之者亦不易乎此也教之福之而民之協于中者如此又使有能有為者進其行而不已則又而後能積積而後能大大而後能著人材之盛如此而國其有不興者乎故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也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何也言九正人之道既富之然後可以責善責善者又始於汝家使無厥好于汝家則是人斯其若辜矣既言不

能正家以率之則脩人于罪又言不好德之人而汝與之福其起汝為咎而已故曰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自皇建其有極至使羞其行皆所以教也而於此乃曰九歛正人既富方穀又曰使無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者明教之又本於富行之又始於家其先後次序然也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真會其有極歸其有福何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若作好作惡偏於已也無陂也所循者惟其宜而無適莫遵王之義也無有作之所好惡者也好惡以理不偏於己之所好惡無作好惡也所循者通道大路而不由徑遵王之道路也道路云者異辭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者存於已者無偏無黨先偏王道平平者施於猷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吝則施於人者無窮也無黨先偏王道蕩蕩也無黨先偏王道平平者施於猷無黨無偏也其為道也夷易而無阻艱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道平平也無反無側王道正直者無所背無所反也非在左而不得乎右在右而不得乎左無側也其為道也廣大而不狹吝所止者不邪所由者不曲王道正直也如是所以為王之義為王之道為王之路明王天下者未有不知是而可也會于有極者往而反平中也由無偏以至無側所知者非一曲所守者非一方推天下之理達天下之故能大而不遺小能遠而不近能顯而不遺微所謂天下之達道也來者之所感應者弥廣所若之所反中者居其要而宗之者如此所應者弥廣所操者彌約所謂天下之大本也君人者未有不由此而國家天下可為者也其可考於經則易之智周乎萬物道濟乎天下故不過其可考於行事則辟之執其兩端而用中於民倣之執中立賢無方其無偏陂無作好惡無偏黨先反側之理而用其無適莫無由徑無挾吝無阻艱無所背無在左而不得乎左在右而不得乎右者會所歸之中以為本故能定也夫然故易之道為聖人之要道非窮技曲學之謂也舜之治民為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非偏政逸德之謂也湯之用賢為會受敷施九德咸事非私好獨惡之謂也洪範之為類雖九然充人之材以至於其極者則於思通天下之故而能定者則在於中其要未有易此也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九厥德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完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何也曰若其辭也其辭以謂人君之於大中既成之以德又布之以言是以為常是以為順于帝其順而已人君之為言順天而致之於民故凡其衆民亦於極之布言是順是行以親附天子之輝光而曰天

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曰父母者親之辭也曰王者往之辭也上之人於遵王之義至王道正直能繇前之說則下之人於順上之所行所言而相與附之其愛之曰父母而戴之曰天下王必繇後之說經所以始其義於彼而終其効於此故者以明上之所以王者如是則下之所以王之者如是非虛致也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爰友柔克者所遇之妻殊故所又之德異也凡此者所以治人也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何也人之為德高抗明爽者本於剛而柔有不足也故濟之以柔克所以救其偏沉深潛晦者本於柔而剛有不足也故濟之以剛克所以救其偏正直則無所偏故無所救九作威玉食此者以治己與人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以其辛曰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潛惑何也作福者柔克之所有也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則人用側頗僻民用潛惑是以知惟辟作福作威玉食者正直之所有也明矣箕子之言者皆九疇之所有九疇之所無者箕子蓋不得而言也知此則知九疇之為九矣人君於五事恩

無所不通聰明無所不達言之出納無所違者正直所不可入者偏陂反側作好作惡誣朋比德之事臣人雖有小人之樂者未有能蔽其上而作威玉食者也人臣雖作福作威玉食者必觀其間緣其有可蔽之端故雖小人之庸者猶得以無忌憚而放其邪心也洪範以作福柔克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僭君之惟辟作福作威玉食正直之所有臣而作福則剛克之所有臣而作福作威則借君之剋克臣而作威則借君之剋克臣而作福作威玉食則為側頗僻无所不僭矣故於三德詳言之至若壯其間使無可蔽之端雖有邪臣不得萌其僭竊皇極建而已也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成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何也言選擇知卜筮之人而建立之乃命之以其職曰雨霽蒙驛克貞悔之二卦所以筮之五兆所以卜所謂五者也曰貞曰悔所謂凡七者也已命之以其職矣乃立是人使作筮之事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卜不同則從多也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龜筮協從謂此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乃心悅諸已也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何也謀及龜筮鬼神也舜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於心而人神

之所共與也故謂之大同則身其康強子孫其逢吉也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吉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卿士逆吉庶民逆吉卿士逆吉庶民逆吉何也所從者多則吉可知也汝則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庶民逆吉庶民逆吉何也心與龜之所從則作內吉而已龜筮之所共違則不可以有作矣九謀先人者盡人事也從逆先卜筮者欽鬼神也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庶民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可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則皆不可以有作也蓋疑故卜筮卜筮者吾以謂通

諸神明神明之所從則吾必其吉神明之所違則吾必其凶誠之至謹之盡也人焉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序庶草繁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聖時風若曰哲時暘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曰哲時暘若曰謀時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何也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所謂五者也曰時則五者之時也五者無不至則所謂五者來備也無不時所謂各以其序和則萬物莫不茂盛也五者有所甚則為沴所謂一極無凶也於五事貌

足以作霢則時雨順之其咎狂則常雨之又則時暘之其咎僭則常暘順之其咎豫則常燠順之其咎急則常寒順之思足以作聖則時風順之九言時者皆休之證九言常者皆咎之證也庶草蕃廡之其咎蒙則風順之其咎常則風順之其咎蒙則時寒順之其咎常則時寒順之其咎豫則時燠順之其咎僭則時

之好不同而王與卿士師尹之動則有常理有常理者不妄作則民不能作其好故月行失其道而從星之所好則以風雨猶王政失其常而從民之所好則以非僻言叫者以應證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若民之得失而知已之所以致之者也已之所致者民得其性則休證之所集也故省民者乃所以自省也其反覆如此若所以畏天変盡人事也知此章之所言井念用應證則不言也不知王與卿士師尹之所當若如此則於念用應證無所當而於言為

賛矣是不知九疇之為九也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何也民能保極則不為外物戕其生理故壽食貨足故富無疾憂故康寧于攸極故攸好德終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則有不得其死者故考終命人君之道失於不寧故憂食貨不足故貧不能使之于攸極則剛者至於暴故惡柔者不能立故弱此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者也或曰福之言如此而不及貴賤何也曰九疇者皆人君之道也福極者人君所以考已之得失於民福之在于民則人君之所當嚮極之在于民則人君

失於天終之以福極以考其得失於民其始終先後與夫粗精小大之際可謂盡矣自五事至于六極皆言用而五行不言用者自五事至於六府言脩則五行之用可知也庶書於六府言脩則貨子於五行言其所化之因於人者是也庶書於六府次之以三事則其子於五行次之以五事而下是也庶書於九功言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則賞子於九疇言燕證之與福極是也則知二帝三王之治天下其道未嘗不同者萬世之所不能易此九疇之所以為大法也

進太祖皇帝總序狀

右臣誤被聖恩付以史事今月三日延和殿伏蒙面諭

所以任屬臣者臣愚不肖不知所處是以晝夜一心極慮惟祖宗積累功德非可形容劉臣之鄙豈能振濟孫將無以使列聖冀魏之懿跡布在方冊此臣之所以惴惴也竊惟前世帝王大業千載以來特起之主固家所繇興無前之烈宣明白彙見以覺寤万世傳之無窮臣竊考稽聞伏念旬月次輯太祖行事撰其指意所出終始之際論著于篇敢繕寫上塵臣內自省大懼智不足以窺測高遠文不足以推闡精微使先帝成功盛德晦昧不章不能流芳百世下仁孝繼述之心仰負恩特無以自贖伏惟陛下聰明睿智不立之姿非群臣所能望如賜裁定使臣獲受成法更去批繆存其可采繁於太祖本紀篇末以為國史書首以稱明詔萬分之一臣不勝大願惟陛下留意財幸臣未敢請謹具狀以聞伏俟詔旨

太祖皇帝總叙

孟嘗之敘自天寶已後紀綱寖壞不能自振以至於天下五代興起五十餘年之間更八姓十有四君凡十之變數矣其尤甚也契丹遂入中國擅立名號當是時宗室其子人之周也如此即材可用雖微不廢不可用雖先顯矣不處以勢其有罪多緩貸之或賜之使自媿及至堅明約束以整齊天下者亦使之不敢踰也強僭之國皆接以恩禮商賈往來不禁有出境犯其令者酒為之置市邸使兩利有所乏常振助之征伐所加又其罪暴者師出未嘗不以義也其君長已降及就俘執道路勞問迎致使者相望既至罪不數辱之優假扶侍又其宗親吏屬賜以田宅使子孫世守摧護保全皆得以壽考終自晉既覆滅契丹寖大中國惴畏不敢當太祖按用武護西北邊疆以非常之恩任屬專聽信明常道成率成之曰我猶赦汝郭進殺汝矣有訟進者

謂曰進軍政厥此必犯進法送建使殺之閱市狙賦諸將得必用不問出入久其故士附閱者盡力謀者盡情過臣可誅者皆十餘年不易其任然位不過尚書使復不過三五千人益仕專則勢便位不極則士勵兵少則用約御將以多術矣故能其所長能燕用之故能省費息民根新集之報在漢使之處也蓋太祖蕩於孝友有天下之行聰明智勇有天下之材仁必愛人有天下之志包含徧覆有天下之量守之以勤儉恭慎盛心納諫鑒於奧蜀以奢俊為戒思天下之重不復盛畋封拜諸子務自約損不盡權故典牧納學士大夫用之不求其備或守難進之節亦不奪也晚喜讀書勉諸將以學曰欲

使之知治道也熙寧庚戌夏從容以德江南平驛捷書而泣曰師征不義而頑令吾民死兵彼何負哉秦州已入尚使子之地却而不受戰數十城之鎮戎軍未嘗歸之越契丹頑聽盟約盜竊退卹不自矜伐天下大勢重輕緩急之要如此故地以小其力易動動者之安必置腹服以逆其難至於舉賢良崇孝弟繹禮樂明考課證守內初輯然燕政大體論備具遺文故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皆束裹趨京師士賢各選其職烏歌草木時從死更生室家相保士農工賈亦莫不復前世遣臣備將相慶服心從牙之往者一旦回心奉令北鄉如秦越地千里德懷二三之臣負衆自用令之不至者尚數十

禹其揆一也受天下及傳天下視天未嘗有天下豈能如是哉世以謂太祖漢高祖同蓋太祖人有大慶意諸如此也知人善任使興漢高祖同固然也太祖承自天寶以後更五代二百餘年極敝之天下漢祖承全盛之秦三世之末天下始亂所因之勢既殊太祖開建帝業作則垂憲後世常可行漢初承秦滅學棄文事施於後世皆可為法民於是禍定著常刑一本寬大漢祖雖約法三章然肉刑三族之誅至孝文始去不及二太祖功臣皆故等夷及位定上下相安始終一意漢祖疑問諸將東征西怨太祖削大弱驕藩臣遵職漢祖封國過制交者更起黑

世乃定不及四太祖征伐又克漢祖數戰輒北不及五太祖文武自出群臣莫及漢祖兼得三傑之助不得無失不及六開寶之初南海先下趙佗分越而帝漢祖不能禁不及七太祖不用女謁契丹自附漢祖折尼白登身免禍不及八太祖後宮二百悉還故土漢祖溺於柏人禍及宗不及九太祖明於太計以爲天下漢祖擇嗣不審幾墜厥世不及十也漢祖所不能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又其大者如此是自三代已來發亂之主未有及太祖也三代盛矣然禹之孫太康失國湯之孫太甲放廢文武之後三世傳昭王不返於楚遂滅漢以下嬰故之寧蓋不可勝道也太祖經始大基流風遺澤所被者遠五聖

遵業至今百有二十餘年上下和樂無變容動色之慮接於耳目治安久長自三代以來所未有也維太祖創始傳後比迹堯舜綱理天下軼於漢祖太平之業施於無窮三代所不及成功盛德其至矣哉蓋睿天下戶八百九十一萬太祖元年戶九十六萬末年天下既定戶三百九萬今上元豐二年戶一千三百九十一萬六聖之德澤覆露生養斯其所以盛也本原率實其所繇致此有自也哉

序

新序目錄序

劉向所集次新序三十篇錄一篇隋唐之世尚爲全書今可見者十篇而已臣既考正其文字因爲其序論曰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已明其習已成之後所守者一道所傳者一記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其言未嘗不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又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熄之時百家衆說未有

聖人而脉絡於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乎為叔孫氏之所敬而不知有所折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興者凡民也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向之序此書於今為最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文士豈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晏時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攻其失豈好辨哉臣之所不得已也

梁書六本紀五十列傳合五十六藉唐正觀三年詔右散騎常侍姚思廉著梁史官察之子推其父意文頗采諸儒謝吳等所紀以成此書臣等既校正其文字又集次為目錄一篇而叙之曰自先王之道不明百家並起佛寔晚出為中國之患而在梁為尤甚故不得而不論也蓋佛之徒自以謂吾之所得者內而世之論佛者皆外也故不可繩雖然彼惡賭聖人之內哉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蓋思者所以致其知也能致其知者察三材之道辨萬物之理小大精粗無不盡也此之謂窮理知之至也知至矣則在我者之量在彼者之不足也有知之之明而不能好之未可也故加之誠心以好之有好之之心而不能樂之未可也故加之至意以樂之能樂之則能安之矣如是則萬物之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萬物之所以盡其性也能盡其性則誠矣誠矣又充之使可大焉既大矣又推之使可化焉能化而不能樂之民肖翹之物有待於我者莫不由之以全其性遂其宜而吾之用與天地參矣德如此其至也而應乎外者未嘗不與人同此吾之道所以為天下之通道也故與之為衣冠飲食冠婚喪祭之具而由之以教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者莫不一出乎人理故與之同其吉凶而防其凶禍者莫不一出乎人情故與之需安且治之所集也危且亂之所去也動而不樂之未可如此使之化者其德如彼可謂聖矣乎既聖矣則無思也其至者循理而已無為也其動者應物而已是以曠乎萬物鼓舞乎群衆而未有能測之者也可不謂神矣乎神也者至妙而不息者也此聖人之內也聖人之內也道之極也佛之說其有以易此乎求其有以易此者故其所以為失也夫得於內者未有不可行者外者斯不得於內矣易曰智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此聖人所以兩得之也知足以知一偏而不足以盡萬事之理道足以為一方而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此百家之所以兩失之也佛之失其不以此乎

則佛之徒以謂得諸內者亦可謂妄矣夫學史者將以明一代之得失跙苐故因果之事而為著聖人之所以得及佛之所以失以使知君子之所以跙佛者庶不以此而易彼也

列女傳目錄序

劉向所叙列女傳九八篇事具漢書向列傳而隋書及崇文總目皆稱向列女傳十五篇曹大家注以頌義考之蓋大家所注離其七篇為十四與頌義九十五篇而盛陳嬰母及東漢以來凡十六事非向本然也蓋向隋書之七久矣嘉祐中集賢校理蘇頌始以頌義為篇次復定其書為八篇與十五篇者並藏於館閣而隋書以頌義為劉歆作與向列傳不合今驗頌義之文蓋向之目叙又藝文志有向列女傳頌圖明非歆作也自唐之亂古書之在者少矣而唐志録列女傳九十六家至大家注十五篇者亦無録然其書今在則古書之或有録而亡或無録而在者亦敝矣非可惜哉今校讐其八篇及其十五篇者已定可繕寫初漢承秦之敝風俗已大壞矣而成帝後宮趙飛燕姊弟所以自脫者頗合於孟子然此傳或自內始故列古女善惡所以致興亡者以戒天子此向述作之大意也其言大抵之娠文王也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又以謂古之人胎教者皆如此夫能正其視聽言動者皆大人之事而有道者之所異也頌令天下之女子能之何其盛也以臣所聞蓋為歐傅保姆之助詩書國史之戒有鐫琱琦璃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雖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嶋於友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夫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內助而不知所以然者蓋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閔雎之行外則群臣有二南之美頌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暴豈獨無相成之道哉士之苟於自怒顓利冒恥而不知所謂身脩故国家天下治者也後世自學問之士多徇於外物而不安其守其家室既不見可法故競於邪淫又已者往往以家自累故也故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信哉如此人者非素處顯也然去二南之風亦已遠矣況於南鄉天下之主哉向之所述勸戒之意可謂萬矣然向號博極群書而此傳稱詩采苕拍舟大車之類與今存詩者之說尤卓異蓋不可考至於式微之一篇又以謂二人之作豈其所取於象詩謀殺舜及舜所以自脫者博故不能無失欤其言有之而孟子所不道者蓋亦不多言經傳者固嫌此覽者采其有補而擇其是非可也故為之叙論以發其端云

禮閣新儀目録序

繁於為法擾之故法至於不勝其繁而犯者亦至於不
勝其衆豈不惑哉蓋上世聖人有為未耜者或不為宮
室為舟車者或不為棺槨豈其智不足為哉以謂人之
所未病者不必改也至於後聖有為宮室者不以土處
為不可變也為棺槨者不以薪為不可易也豈好為
相反哉以為人之所既病者不可因也又至於後聖則
有設兩觀而更采椽之儉攻文梓而易茅棺之素豈不
能從儉哉以謂人情之所好能為之節而不能變也由
是觀之古今之變不同而俗之便習亦異則亦憂其
法以宜之何必一一以追先王之迹哉其要在於卷民
之性防民之欲者本末先後能合乎先王之意而已此

制作之方也故元樽之尚而薄酒之用大美之先而腐
蓋之飽一以為貴本一以為親用則知有聖人作而為
後世之禮者必貴俎豆而今之器用不廢也先弁冕而
今之衣服不禁也其推之皆然然後其所改易更革不
至乎佛天下之勢駭天下之情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意
矣是以義裳以來至於三代禮未嘗同而制作之如此
者未嘗異也後世不惟其如此而或至於不敢為或為
之者特出於其勢之不可得已故苟簡而不能備希闊
而不常行又不過用之於上而未有加之於民者也故
其執在於養人之性而其用在於言動視聽之間著於
千餘歲民未嘗得拔於耳目況於服習而安之者乎至

其陋於罪突則終不為法以儆之其亦不仁也哉此書所紀雖其事已淺然九世之記禮者亦皆有所本而一時之得失具焉昔孔子於告朔愛其禮之存況於一代之典籍哉故其書不得不貴固為之史者以佚夫論禮者考而樺焉

戰國策目録序

劉向所定戰國策三十三篇崇文總目稱第十一篇者闕臣訪之士大夫家始盡得其書正其誤謬而疑其不可考者然後戰國策三十三篇復完叙曰向叙此書言周之先明教化脩法度所以大治及其後謀詐用而仁義之路塞所以大亂其說既美矣卒以謂此書戰國之

謀士度時君之所能行不得不然則可謂惑於流俗而不篤於自信者也夫孔孟之時去周之初已數百歲其舊法已亡舊俗已熄久矣一子乃獨明先王以謂不可改者豈將強天下之主以從之不可為哉亦將因其所遇之時所遭之變而為當世之法使不失乎先王之意而已二帝三王之治其變固殊其法固異而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未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蓋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不能勿苟而已矣可謂不惑乎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戰國之游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合其說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諦其敗言戰之善而敝其患其相率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於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又秦用之者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覺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為法不同而考之無弊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絶之則此書之不泯非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也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可從然後以禁則鄭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故而絶之莫善於是是

以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

陳書目録序

陳書六本紀三十列傳九三十六篇唐散騎常侍姚思廉譔始思廉父察梁陳之史官也録二代之事未就而陳亡隋文帝見察甚重之每就察訪梁陳故事察因以所論載每一篇成輒奏之而文帝亦遍屢世甚就察求其書又未就而察死焉思廉以繼基業唐興

武德五年高祖以自魏以宋二百餘歲世統數更史事
汰選乃詔論次而思廉遂受詔為陳書久之猶不就貞
觀三年遂詔論譔於秘書內省十年正月壬子始上之
觀察使為此書歷三世傳父子更數十歲而後乃成蓋
其難如此然及其既成與宋魏梁等書世亦傳之者少
故學者於其行事之迹亦罕得而詳之也其書亦以罕
傳則自秘府所藏往往脫誤嘉祐六年八月始詔校讐
使可鏤板行之天下而臣等言衆陳等書缺獨館閣所
藏恐不足以定著頒詔京師及州縣藏書之家使遊上
之先皇帝為下其事至七年冬猶猶始集臣等以相校
至八年七月陳書三十六篇者始校定可傳之學者其

亦不敢稍損於
名氏多闕譯因別為目録一篇使覽者得詳焉夫陳之
為陳蓋倫為一切之計非有先王紀禮義風俗之美
制治之法可章示後世然而蕪稚尚計明於任使菜儉
憂人則其始之所以興惑於邪臣溺於嬖妾患慮欲
則其終之所以亡興亡之端莫非自已致者至於有所
因造以為號令威刑戚官州郡之制雖其事已淺然亦
各施於一時皆學者之所不可不考也而當時之士爭
尊詐僞苟得倫合之徒尚不得不列以為世戒而況於
壞亂之中蒼皇之際士之安貧樂義取舍去就不為患
禍勢利動其心者亦不絕於其間若此人乎可謂篤於
善矣蓋古人之所思見而不可得風雨之詩所為作者
也安可使之泯泯不少概見於天下哉則陳之史其可
廢乎蓋此書成之既難其後有久不顯又宋興已百年
古文遺事寖不畢講而始得盛行於天下列於學者其
傳之之難又如此豈非遭遇固自有時也哉

南齊書目録序

南齊書八紀十一志四十列傳合五十九篇梁蕭子顯
譔始江淹已為十志沈約又為齊紀而子顯自表武帝
別為此書臣等因校正其訛謬而叙其篇目曰將以是
非得失興壞理亂之故而為法戒則又得其所託而後
能傳於久此史之所以作也然而所託不得其人則或

失其意或亂其實或析理之不通或設辭之不善故雖
殊功蹤德非常之迹將闇而不章欝而不發姦回凶慝之
殛可幸而掩也嘗試論之古之所謂良
者其明又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又足
以適天下之用
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又足以發難顯之情然
後其任可得而稱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唐虞有神明
之性有微婉之德使由之者不能知知之者不能名以
為治天下之本號令之所布法度之所設其言至約其
体至備以為治天下之具而為至典著焉推而明之所
傳之小大精粗無
者豈獨其迹也并與其深微之意而傳之不盡也本末先後無不白也使誦其
說者如出乎其時

求其皆者如即乎其人是可不謂明足以周萬事之理道足以適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事之時豈特任政者矧天下之士哉蓋執簡操筆而隨者亦皆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逸殘缺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嚴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通難顯之情者乎夫自三代以

後為史者如遷之文亦不可謂悃愊枝出之材非常之士也然顧以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而與之也遷之得失如此況其他邪至後者矣故不得而與之高致遷固有不能離其情而見之於文喜自駟騁其更改破折刻削簿績之爻尤多而其文益下豈夫材固不可以強而有邪數世之史既然故其事迹發昧雖有隨世以就功名之君相與合謀之臣未有赤然得傾動天下之耳目播天下之口者也而一時偷奪傾危悖禮反義之人亦幸而不暴著於世豈非所

託不得其人故也可不惜哉蓋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故為之者亦又天下之用知足以通難知之意文足以發難顯之情者乎則方事之時豈特任政者矧天下之士哉蓋聖人之徒也兩漢以來為史者去之遠矣司馬遷從五帝三王既沒數千載之後秦火之餘因散逸殘缺之經以及傳記百家之說區區掇拾以集著其善惡之迹興廢之端又創已意以為本紀世家八書列傳之文斯亦可謂奇矣然而嚴害天下之聖法是非顛倒而采摭謬亂者亦豈少哉是豈可不謂明不足以周萬事之理道不足以適天下之用智不足以通難知之意文不足以發難顯之情而與之也故掇其大要可紀者

唐令目録序

唐令三十篇以常員定職官之任以口分求業為授田之法以租庸調為斂財役民之制雖未及三代之政然亦庶幾乎先王之意矣後世從事者多率其斯見故聖賢之道廢而苟簡之術用太宗餘超然遠覽紬封倫而約鄭公之義其為國家天下之意故能又此而當是之時遂成太平之功使能推其類盡其道則唐之治豈難至於三代之盛哉讀其書嘉其術

論目録序

徐幹中論目録序

臣始見館閣世所有徐幹中論二十篇以謂盡於此又觀正觀政要惟太宗稱嘗見幹中論二篇復三李磨篇而今書此篇因考之魏志見文帝稱幹著中論二十餘篇於斯是知館閣及世所有幹中論二十篇者非全書也幹字偉長北海人生於漢魏之間魏文帝稱幹懷文抱質恬澹寡慾有箕山之志而先實行狀亦稱幹篤行体道不耽世榮魏太祖時避命之辟疾不行蓋漢承周衰及秦滅學之餘百民雜家與聖

人之道並傳學者罕能獨觀於道德之要而不牽於時俗之說至於治心養性去就語默之際能不悖於理者固希矣況至於觀時若有小失者要其歸不合於道者少矣其所得於內者又能信而充之遂烝烝蠲世務至而以世俗好惡觀之彼惡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者然向曩蓋所以致臣之意焉

說苑目錄序

劉向所說苑二十篇崇文總目云今存者五篇餘皆亡其脫謬疑者闕之而叙其篇目曰臣從士大夫間得之者十有三篇與舊為十有八篇正行事之迹以為此書奏之欲以為法戒然其所取往往又不當於理故不得而不論也夫學者之於道非知其大畧之難也如其精微之際固難矣孔子之徒三千其顯者七十二人皆高世之材也然獨稱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又曰死又以謂無好學者而回亦稱夫子曰仰之彌高鑽之彌堅子貢又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則其精微之際固難知久矣是以取舍不

學博矣其著書及建言尤欲有為於世志其在已而為之者有矣何其徇物者多而自為者少也蓋古之聖賢非不欲有為也然而曰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故孔子所至之邦必聞其政而子貢以謂非天子之求之也豈不求之有道哉子曰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豈不得之有命哉令向知出此安於行止以役其志能擇其所學以盡乎精微則其所至未可量也是以孔子稱古之學者為已孟子稱君子欲其自得之則取之左右逢其原豈汲汲於外哉向之得失如此亦學者之戒也故見之叙論令讀其書者知考而擇之者然向曩數困於讒而不改其操與夫忠失之者異矣可謂有志者也

鮑溶詩集目錄序

鮑溶詩集六卷史館書籍題云鮑防集五卷崇文總目叙別集亦然知制誥　敏求為臣言此集詩類選者皆稱鮑溶作又防之雜感詩最顯而此集無之知此詩非防作也臣以文粹類選及防雜感詩考之敏求言皆是又得參知政事歐陽修所藏鮑溶集與此集同然後知為溶集決也史館書五卷崇文總目氏書無卷號今館閣所有篇次亦同然其三十三篇史館書所無今別為一卷附於後而總題曰鮑溶詩集六卷蓋自先王之澤感而詩亡晚周以來作者嗜丈辭抒情忠而已然

亦往往有可采者蓋詩本情約謹嚴而遠理若必亦近世之能言者也故既正其誤繆又若其大旨以傳焉

序

李白詩集後序

李白詩集二十卷舊七百若干篇今九百若干篇者知制誥常山宋敏求次道既以類廣白詩自為序而未考次其作之先後余得其書乃考其先後而次第之益白蜀郡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圍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去之齊魯居徂徠山竹溪入吳至長安明皇聞其名召見以為翰林供奉頃之不合去北拉趙魏燕晉西涉岐祁歷商於至洛陽游梁

宋又復之齊魯南浮淮泗再入吳轉徙金陵上秋浦溯陽天寶十四、安祿山反明年明皇在蜀永王璘節度東南白時卧廬山璘迫致之璘軍敗丹陽白奔亡至宿松坐繫尋陽獄宣撫大使崔渙與御史中丞宋若思驗治白以為罪薄宜貰而若思軍赴河南遂釋白囚使謀其軍事上書肅宗薦白材可用不報是時白年五十有七矣乾元元年終以污璘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故得釋憩岳陽江夏又之復如尋陽過金陵徘徊於歷陽宣城二郡其疾人陽冰為當塗令白過之以病卒年六十有四是時寶應元年也其始終所更涉如此白之詩書所自叙可考者也范傳正為白墓

誌稱白偶乘鰋一日千里或過勝景終年不移則見於白之自敘者蓋亦其略也舊史稱白山東人為翰林待詔又稱求王璘節度揚州白在宣城謁見遊辟為從事而新書又稱白流夜郎還尋陽坐事下獄宋若思釋之者皆不合白之自敘蓋史誤也白之詩連類引義雖中於法度者寡然其辭朋肆傷儒始驟人所不及近世所未有也舊史稱白有逸才志氣宏遠飄然有超世之心余以為實錄而新書不著其語故録之使覽者得詩焉

公所為書號仙鳧羽翼著三十卷西蜀要紀者十卷清邊前要五十卷廣中台志八十卷為臣要紀三卷四聲韻五卷總一百七十八卷宿州行於世今類次詩賦書奏一百二十三篇又自為十卷藏於家方五代之際儒學既廢馬後生小子治術業於閭巷大多淺近是時公雖少所學已皆知治亂得失興壞之理其為文閎深雋美而長於諷諭今類次槩舉府已下是也宋既平天下公始出仕當此之時太祖太宗已網紀大法矣公於是勇言當世之得失其在朝廷陳陵歐陽修公已銘公之碑之要又本天子憂群臣百姓勞心萬事之意而稱天子為任之心故治未久官執事之人觀望懷奸不稱天子之心故治未久行或不得在史氏記籍令記之當時好公者少史其果可信耿後有君子攷稽而考之讀公之碑與其書及余小子之序其慈者具見其表裏其於虛實之論可數矣

公卒乃贈諫議大夫姓曾氏諱其南豐人序其書者公之孫鞏也至和元年十二月日謹序

王深父文集序

王深父文集四當先王之迹熄六藝殘缺道術衰微天下學者無所折衷深甫於是奮然獨起已先王之遺文以求其意得之於心行之於已其動止語默又考於法度而第達得喪不易其志也文集二十卷其辭反覆辨達有所開闡其卒蓋將歸於簡也其破去百家傳注惟散缺不全之經以明聖人之道於千載之後所以振斯文於將墜回學者於既溺可謂道德之要言非世之別集而已也後之潛心於聖人者將又由是而有得則其於世教豈小補之而已哉嗚呼深甫其志方強其德方進而不幸死矣故其澤不加於天下而其言止於此然觀其所考者豈非孟子所謂名古者欤其文有片言半簡非大義所有皆附而不去者所以深甫之於其細行皆可傳於世也深甫福州侯官縣人今家於潁嘗舉進士中其科為亳州衛真縣主簿未一歲弃去遂不復仕卒於治平二年之七月二十八日年四十有三天子嘗以其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就其家命之而深甫既卒矣

王子直文集序

至平之極教化既成道德同而風俗一言理者雖異人殊世未嘗不同其指何則理當無二也是以詩書之文自唐虞以來至秦漢之際其相去千餘載其作者非一人之說不知時世之遠作而其所發明更相表裏如一人之口出之者之衆也嗚呼上下之間漸磨陶冶至於如此豈非盛文能馳騁上下儒麗奇詭之材而其聖人之意者亦已多矣故其說未嘗一而聖人之道未嘗明也士之生於是時其言能當於理者玄可謂難矣由是觀之則文章之得失豈不繫於治亂哉長樂王向字子直少已著文數萬言與其兄弟俱名聞天臣下可謂瑰奇拔出之材而其文能馳騁上下儒麗可喜者也讀其書知其欲漢以來名能文者俱列於作者之林未知其孰先孰後考其意不當於理亦少矣然子直晚自以為不足而悔其少作更欲窮探力取極聖人之指要盛行則欲發而見之事業窮居則欲推而托之於文章將與詩書之作者並而又未知孰先孰後也然不幸蚤世故雖有難得之材獨立之志而不得及其成就此吾徒與子直之兄回字深甫所以深恨於斯人也子宜為之銘而書其數萬言者屬予為敘

予觀子直之所自見者已足暴於世矣故特為之序其志云

王容季文集序

叙事莫如書其在堯典述命羲和宅土測日咎星候氣按民殷急燕蠻夷鳥獸其財成輔相備三才萬物之理以治百官授萬民興衆功可謂博矣然其言不過數一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功利計慮或辨別忠佞而憂其進退意有一存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發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

年蓋能得之者少也昔孟子論詩札春秋論語皆然其曰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信也世既衰能言者益少承孔子者揚子而已揚子之稱孟子曰知言之要知德之奥若揚子則亦足以幾乎此矣其次能叙事使可行於遠者若子夏左丘明司馬遷韓愈亦可謂拔出之材其言庶乎有益者也吾友王氏兄弟曰回深父曰向子直曰冏容季皆善為文長於叙事深父尤深而子直容季益能稱其兄者也皆可謂拔出之材令其克壽得就其志則將紹六藝之遺言其可禦哉予嘗叙深父子直之文銘容季之墓而容季之兄固子堅又集容季之遺墓為予序悯俗之喻朋友故舊道使

范貫之奏議集序

尚書户部郎中直龍圖閣范公貫之議奏凡若干篇其子世京集為十卷而屬予序之蓋自至和已後十餘年間公常以言事任職自天子大臣至于群下自掖庭至于四方幽隱一有得失善惡關於政理公無不極意反復為上力言或矯拂情欲或功利計慮或辨別忠佞而憂其進退意有一存或至於十餘上事有陰爭獨陳或悉引諫官御史合議肆言仁宗常虚心采納為之變命令更發舉近或立從遠或越月踰時或至於其後卒

從聽用蓋當是時仁宗在位歲久熟於人事之情為與群臣之能否方以仁厚清静休養元元至於是非邪正拔以言為職者如則一歸是公議而不自用也其所引拔以言為職者揚子之稱孟子曰知公皆一時之選而公與同時之士亦皆樂得其言不曲從苟止故天下之情因得畢聞於上而事之害理者常不果行至於奇衰次雖有為之者亦輒敗壞故當此之時常委事七八大臣而朝政無大闕失群臣奉法遵職海内又安夫因人而不自用者天也仁宗之所以其仁如天至於享國四十餘年能承太平之業者蓋是而已後世得公之遺文而論其世見其上下之際相成如此又將抵冏感慕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其時之難得則

公言之不及豈獨見其志所以明先帝之盛德於無窮也公爲人溫良慈愍其從政寬易愛人及在朝廷危言正色人有所不能及也凡同時與公有言責者後多至大官而公獨早卒公諸師道其世次州里歷官行事有今資政殿學士趙公作爲公之墓銘云

王平甫文集序

王平甫既歿其家集其遺文爲若干卷屬予序平甫自少已傑然以材高見於世然爲文思若決河語出驚人一時爭傳誦之其學問尤敏而資之以不倦至晚愈博覽强記於書無所不通其明於是非得失之理爲尤詳其文閎富典重其詩博而深矣自周衰先王之澤文既衰

強幾聖文集序

幾聖諱至姓強氏錢塘人幾聖字也爲三司戶部判官尚書祠部郎中既歿其子俊明集其遺文爲二十卷屬

雖不得其志然其文之可貴人亦莫得而棄也則平庸之求於內亦奚憾乎古今作者或能文不必工於詩或長於詩不必有文平甫獨兼得之其於詩尤自喜其憂喜哀樂感激怨懟之情一於詩見之古詩尤多也平甫居家孝友爲人質直簡坦遇人樂然推腹心不爲毫髮疑礙與人交於恩意尤篤也其死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聞而哀之其州里世次歷官行事將有待於識平甫之美者故不著於此云元豐元年

子存幾聖少貧能自刻學爲進士材敏出輩類出輒改聖自助覩公喜爲詩每合爲士大夫賓客與游多賦詩以自見其爲而和之者幾聖獨思致逕發若不可追躡覩公未嘗不嘆得之晚也其在幕府覩公每上奏天子以歲時慶賀候問及爲書記通四方之好幾聖爲爲藁草必磬比字爲曲當絕墨然氣質渾渾不見刻畫遠近多稱誦之及爲他文若誌銘序記皆閎拏人如此覩公數憲之古典則不少貶以就俗其所長者

朝廷以謂宜在館閣然未及用魏公既薨之明年贈
亦以疾辛幾聖之遺文在魏公幕府者最為多故序亦
及復見之覽者可推而考之也其行治官世已著於誌
幾聖之葬者故此不著

思軒詩序

今天子至和之初尚書屯田員外郎林君慥通判撫州
協于上下以修其職於是時蝗起京東轉入江淮之間
秋又皆旱撫獨無害灾故君之政得以其閒益疏其寬比
之地孚池之北涯立孚其上入而讀焉名其軒曰思軒
士之能詩者皆為君賦之觀君之意亦既有餘
日乃自以為不足而深思於此得士大夫之作讀而推

之以察君之志無大小言動莫事之作止一擇其宜
則思之盡嘗獨一時寄此軒之內哉君之大父水部君
當太宗時實通判是州今六十余年而君來世其官業
於是考於州人以求水部之餘思遺德又樂君之能業
其家而嗣君之勢且益顯以大其宗門將豈止於此後
有君子低回此軒而迹君之思見於事者不遺於理不
墜其先則詩之信天下其可廢也哉九月日序

元豐類稿卷第十三

序

序越州鑑湖圖

鑑湖一曰南湖並山北爲州城漕渠東西亞江湏順
帝永和五年會稽太守馬臻之所爲也至今九百七十
有五年矣其周三百五十有八里九水之出於東南者
皆委之州之東自城至于東江其北隄石塘二陰溝十
有九通民田田之南爲漕渠北東西爲江者皆既之州
之東六十里自東城至于東江其南隄陰溝十有四通
民田田之北抵漕渠南並山西並隄東爲江者皆既之
州之西三十里曰柯山斗門通民田之東並城南並

隄北瀦漕渠西爲江者皆既之惟山陰會稽兩縣
十四鄉之田九千頃非湖能既田九千頃而已蓋田之
至江者盡於九千頃也其東曰曹娥斗門曰蕺山斗門
水之宿南隄而東者由之以入于東江其西曰廣陵斗
門曰新逕斗門水之宿北隄而西者由之以入于西江
其北曰朱儲斗門去湖最遠蓋因三江之上兩山之間
遏爲二門而以時視田中之水小溢則縱其一大溢則
盡縱之使入于三江之口所謂湖高於田中水入海故無
海艾餘水少則泄湖既田水多則泄田中水入海故無
荒菱之田水旱之歲若也蓋自漢以來幾千載其利未嘗
廢也宋興民始有益湖爲田者祥符之間二十七戶慶

曆之間二戶為田頃當是時三司轉運司猶下書切
貴州縣使復田為湖然自此吏益慢法而奸民浸起至
于治平之間盜湖為田者九八千餘户為田七百餘頃
而湖廢幾盡矣其僅存者東西南北若干里皆水廣不
減十餘丈每歲必兩田未病而湖蓋已先涸矣自此以
來人爭為訐蔣堂則謂宜有罰以禁侵耕有賞以開告
者杜祁則謂益湖水一雨則放聲以動州縣而斗門輒發故為之立石則水一在五雲橋水
深八尺有五寸會猪主之一在跨湖橋橋水深四尺有
五寸山陰主之而斗門之鑰使官納于州水益則遽官
視則而謹其閉縱又以謂宜益理防隄斗門其敢田者
按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猶以為未也又以謂
宜加兩縣之長以提舉之名課其督察而為之殿實奚
奎則謂每歲農隙當慮人潘湖積其泥塗以為丘阜使
縣主簿而州與轉運使提點刑獄督捕賞罰之張次山
則謂湖廢僅有存者雖卒復宜益廣漕路及他便利處
使可漕及住民田里置石柱以識之柱之內禁敢田者
罔白王內有侯裔孫之須外有遠邇問遺之奉非得
已約則謂宜并湖三之一與民為田而溢隄使高一丈
則可不開而其利自接范師道元長則謂重侵耕之
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
禁猶不能使民無犯而斥湖與民則侵者孰又以湖
水較之高於城中之水或三尺有六寸或二尺有六寸

而益浸壞水使高明水之敗城郭廬舍可又也張伯玉
則謂相五千人濬湖使至五尺當十五歲畢至三尺當
九歲卒恐工起之日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雖有智者
猶不能畢其成若日役五千人益隄使高八尺當一歲
畢其竹木費九十二萬有三千計越之戶二十萬有
六千賦之而復其租其勢易易如此則利可坐收而人
不煩潘陳宗言朝誠役以水勢高下難之又以謂宜修
吳奎之議以歲月復湖當是時都水善其言又以謂宜
增貲罰之今其為說如此可謂博矣朝廷未嘗不聽用
著於法故罰有自錢三百至于千有至于五萬刑有杖
百至于徒二年其文可謂密矣然而田者不止而日愈

多湖不加濬而日愈廢其故何哉法令不行而苟且之
俗勝也昔謝靈運從宋文帝求會稽回踵湖為田太守
孟顗不聽又永徽湖為田顗又不聽靈運至以語詆
之則利於請湖為田趙之風俗薰染吳越有此州其利未嘗
習以來授于唐又授于錢鏐父子之有此州其利未嘗
廢者後或以區區之地當天下或以數州為鎮或以一
國白王內有侯裔孫之須外有遠邇問遺之奉非得
安然而已也故強水土之政必力本利農亦皆有數而
錢鏐之法最詳至今尚多傳於人者則其利之不廢有
以也近世則不然天下為一而安於承平之故在位者
重舉事而樂因循而請湖為田者其語言氣力性性乎

以動人至於修水土之利則又費材動衆從古所難故鄭國之役以謂足以破秦而西門豹之治鄴渠人亦以為煩若其故如此則吾之貴以特未然之功非易至未嘗舉田者之所以日多湖之所以日廢是而已故以為法令不行而苟且之俗勝者豈非然哉夫千歲之湖廢興利害較然易見然自唐曆以來三十餘年遭吏治之因循至於既廢而世猶莫睹其所以然況於事之隱微難得而考者歟苟簡之故而弛壞於冥冥之中又可知其所以然乎今謂湖不及復者曰湖田之入既饒矣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也夫湖未盡廢則

湖下之田旱叫方今之害而衆人之所觀也使湖盡廢則湖之為田亦旱矣此將來之害而衆人之所未觀者故曰此游談之士為利於侵耕者言之而非實知利害者也謂湖不及復者曰益隄壅水而已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者夫以地勢較之壅水使高及敗城郭此讒者之所已言也以地勢較之潘湖使下然後不失其舊不失其舊然後不失其宜此議者之所未言也又山陰之石則為四尺有五寸會稽之石則纔二尺水使高則會稽得尺山陰得半地之窪隆不並則益隄未為有補也故曰此好辨之士為樂聞苟簡者言之而又非實知利害者也二者既不可用而欲禁侵耕開告者則有賞罰之法矣欲謹水之畜泄則有閉縱之法矣欲捕絶畋田者則授其苗責其力以復湖而重其罰又有法矣或欲任其責於州縣與轉運使提點刑獄或欲以每歲農隙潘湖或欲禁田石柱之內者又皆有法矣欲知潘湖之淺深用工若干為日幾何欲知增隄竹木之費幾何使之安出欲知潘湖之泥塗積之何所又已計之矣欲知工起之日或浮議外搖役夫內潰則不可以又其成又已論之矣誠能收衆說而考其可否用其可者而以在我者潤澤之今言又行法必舉則何功之不可成何利之不可復哉筆初蒙恩通判此州問湖之廢興於人求有能言利害之實者及到官然後問黃於兩縣問書於州與何渠司至於參覈之而圖成孰宪之而書具然後利害之實明故為論次庶夫計議者有所

類要序

晏元獻公出東南起童子入秋閨讀書遂賛名翰苑勞問及所以任爲之者群學士真宗特寵待之每進見論臣莫能及皇太子就書學公以選入侍太子即皇帝位是爲仁宗公故兗國掘要任政事位宰相其在朝廷五十餘年常以文學謀議爲任所爲賦頌銘碑制詔冊命奏議論之文傳天下尤長於詩天下皆吟誦之當真宗之世天下無事方輯福應推功德脩封禪及右土山

川老子諸祠以報礼上下左右前後之臣非工儒學如於語言能討論古今潤色太平之業者不能稱其位公於是時為學者宗天下慕其聲名人　見公廳於外者不期而不公之得於內者　何也及得公所為撰要上六藝太史百家之言騷人墨客之文章至於地志族譜佛老方伎之說旁及九州之外蠻夷荒忽詭變奇跡之序錄皆披尋細繹而細於三林萬物變化情僞是非興壞之理顯隱細鉅之委曲莫不究盡公之得於內者在此公之所以光顯於世者有以哉觀公之所自致者如此則知士不素學而處從官大臣之列備文儒道德之任其能不媿且有乎此公之書所以為可傳也公之子知止能守其家者也以書屬余序余與公仕不並時然皆臨川人故為之論次以為公書其首

相國寺維摩院聽琴序

右者學士之於六藝射能弘矢之事矣又當善其揖讓之節御能車馬之事矣入當善其趨蹌之節書非能肆筆而已又當辨其體而皆通其意數非能布策而已又當知其用而各盡其法而五禮之威儀至於三千六樂之節文可謂微且多矣意何其煩且勞如是然古之學者又能此亦可謂難矣然習其射御於礼習其于戈於樂則必於學長於朝其於武備固脩矣其於家有塾於

黨有庠於鄉有序於國有學於教有師於視聽言動有其容於衣冠飲食有其度凡几杖有銘盤杅有戒在與有和鸞之聲行步有珮玉之音燕處有雅頌之樂而非其故琴瑟未嘗去於前也蓋其出入進退俯仰左右捷於耳目動於四體達於其心者所以養之至如此其詳且性命之際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潛戒以守之以書其才成其德至合於天地而后已者又當得之於心夫豈非難哉噫古之學者其役之於內外以持其心養其性豬於如此此君子所以愛日而自強不息以求至乎極也然其習之有素閑之有具如此則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可謂易矣孔子曰興於詩立於礼成於樂蓋樂者所以感人之心而使之化故曰成於樂昔舜命夔典樂教胄子曰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則樂者非獨去邪又所以救其性之偏而納之中也故和鸞佩玉雅頌琴瑟之音非其故不去於前豈虛也哉今學士大夫之於特其身養其性凡有待於外者皆不能具得之於內者又　皆略其事可謂簡且易矣然所以求其放心伐其邪氣而成文武之材就道德之實者豈不難哉此予所以恨不至於君子而入於小人也夫有待於外者余既力不足而於琴獨有志焉父矣然慮其莫余授也

沿平三年夏得洪君於京師始合同舍之士聽其琴於相國寺之雒壁院洪君之琴非特能其音又能其意者也予將就學焉故道子之所慕古人者庶乎其有以自發也同舍之士丁寶臣元珠鄭穆閎中孫覺莘老林希子中而子魯聖子固也洪君名覯字方叔以文學吏事稱於世云

張文叔文集序

文叔姓張氏諱耒蔡州汝陽人慶曆三年為撫州司法參軍余為之銘其父碑文叔又治其窆得嬰兒壳壳之遺骸葬之余為之誌其事是時文叔年未三十喜從余問道理學為文章因與之游至其為司法代去其後又三遇焉至今二十有六年矣文叔為袁州判官已死其子仲儒集其遺文四十卷自嶽春走京師屬余序之

余讀其書知文叔雖久窮而講道益明屬文益工其辭精深雅贍有過人者而比三遇之益未嘗為余出也又知文叔自進為甚張自特為其重皆可喜也雖其遇於命者不至於富貴然比於富貴而功德不足以堪之姑為說以自恕者則文叔雖久窮亦何假哉仲儒君襁時八九歲未卯始讀書就筆硯今儀觀甚偉文辭甚工有子復能讀書就筆硯矣則余其脩不老矣既為之評其文而序之又厚道其父子事友篤如此者所以致余情於故藉而又以見余之老也熙寧元年十二月十七日序

館閣校錄錢純老知婺州詩序

熙寧三年三月尚書司封員外郎校閱出為婺州三館校閱同舍之士相與飲餞于城東佛舍之觀音院會者九二十人純老亦重僚友之好而欲慰處者之思也乃為詩二十言以示坐取其一言為韻賦詩以送之純老至州將刻之石而以書來曰為我序之蓋朝廷常引天下儒學之士聚之館閣所以長養其材而待上之用有出使于外者則其僚又相告語擇都城之中廣宇豐堂游觀之勝約日皆會飲酒賦詩以敘去處之情而致綢繆之意歷世寖久以為故常其從路道義之樂蓋他司所無而其賦詩之所

稱引況諭莫不道去者之義祝其歸仕於王朝而欲其又於外所以見士君子之風流習尚美於相先非世俗之所能及又將待上之考信於此而以其彙進非空文而已也純老以明經進士制策入等歷教國子生入館閣為編校書籍校理檢討其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而顧請一州欲自試於川芎山阻僻絕之地其志節之高又非九才所及此賦詩者所以推其賢惜其志敷勸反復而不能已余故為之序其大旨以發明士大夫之公論而與同舍視之使知純老之非又於外也十月日序

齊州雜詩序

濟故為文學之國然亦以朋比誇詐見於習俗今其地富饒而介於河岱之間故又多獄訟而豪猾群黨亦往往喜相攻剽賊殺於時號難治余之疲羸東為是州除其姦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懲其善良未期月間邑空而抱鼓幾熄歲又連熟州以無事故得竭其士大夫或與余有舊欲取而視之亦不能隱而青郵二掾文雄者亦繼為此作總之九若干篇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仙湧慶之族焉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故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

喜之辭不大傳予此邦也故刻之石而并序之使覽者得詳焉熙寧六年二月己丑序

頌濟王勑書祝文刻石序

臣聞言世稱麟鳳龜龍王者之嘉瑞則蓋不常出而德有不能致者又稱麟鳳龜龍四靈以為貢則至治之世蓋可狎而擾也故官有禁龍而劉累以善其職事至夏之衰乃不能馴而或擾于庭至周卒為女禍蓋龍之為祥通于治亂如此伏惟陛下仁聖之德達于淵泉故龍寶來慕者何擾也其自今以往盛德日躋則又有遊于宮沼或負圖出河而且將有刻勑書祝辭于石以俟臣聞謹序

叙盜

盜三十人九十五發縣孫僊而下盜吳慶船者殺人皆應斬益朱縞船者贓重皆應絞九應死者十有八人銘湯慶而下或贓輕或竊盜或常自言凡應死者十有二人此有司之法也今圖之所見其名氏我等械囚與其發之日月所盜之家所取之財至於人各別其九若干發皆旁行以見之人各別其九若干發者又別之以朱欲覽者之易曉也吳慶之船贓分為三與吳褒吳道之為有親疎居有異同至於孫仙湧慶之族為以及十二人之所以得不死者皆別見於圖之上下而故之輕重詳矣其創作兵仗合衆以轉劫數百里之間至於賊殺良民此情狀之尤可嫉者也方五六月之時水之害甚矣田疇既以蕩溺矣屋廬既以漂流矣城郭之內糴官粟以賑民而猶有不得食者窮鄉僻壤大川長谷之之人乎方且結草蓄以自託於壞毀捍之上士有饑餓之迫無樂生之情其憂發而為盜亦情狀之可哀者也廖誥曰殺越人于貨賢不畏死九民罔不懲孟子以謂不待教而誅者也曼則殺人之盜不待教而誅皆百王之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若也然而孔子曰天下有道盜其先變乎此謂養之既明則為盜者知恥而自新則非殺人之盜有待教而誅此亦百王之

所同而未有知其所始者也不持教而誅者天下之不得容也特敬而誅者僕之之備也苟為養之既有不足導之既有不明僕之之道既盡矣然後可以責既有不盡矣故函牟人食不足而有起為盜賊者天子嘗降下寬大之令許降其罪而此非有司之法也至殺人與賊重者亦不降有司之法存焉亦庶詰之意也余當閱是獄故具列其本末情狀以覽觀焉以明余之於是盡心矣

贈黎安二生序

趙郡蘇軾余之同年友也自罷蜀以書至京師道余稱蜀之士曰黎生安生者既而黎生棄其文數千言辱以顧余請其文誠閎壯雋偉善友復馳騁窮盡事理而其材力之放縱若不可極者也二生固可謂奇特起之士而蘇君固可謂善知人者也頃之黎生補江陵府司法參軍將行請予言以為贈余曰余之知生既之於心矣涵將以言相求於外邪黎生曰生與安生之學於斯文里之人皆笑以為迂闊今求子之言蓋將辭惑於里人余聞之自顧而笑夫世之迂闊孰有甚於予知信乎古而不知合乎世知志乎道而不知同乎俗此余所以因於今而不自知也並之迂闊孰有甚於予乎今生之迂特以文不近俗迂之小者且重得罪庸詎止於笑乎然則若余之於生將何言哉若余之迂為善則其患若此謂為不善則有以合乎世人之惑則於見焉又能擇而取之遂書以贈二生并示辱君以為何如也

序

送傅向老令瑞安序

向老傅氏山陰人與其兄元老讀書知道理其所為文辭可喜太夫人春秋高而其家故貧然向老晨昏尤自守不苟取而妻交太夫人亦志其貧余得之山陰愛其自處之重而見其進而未止也特心峽之向老用舉者令温之瑞安將奉其太夫人以往子謂向老學古其為令當知所先後然古之道蓋無所用於今則向老之守亦難合矣故為之言庶夫有知予為不妄者能以此而易也

送周屯田序

士大夫登朝廷年七十上書去其位天子官其一子而聽之亦可謂榮矣然而有若不釋然者余為之言曰古之士大夫倦而歸者安居几杖膳羞蓋被服百物之珎好自若天子養以燕饗飲食卿射之禮自比子弟祖構韜晦以寧神之禮於其家者不以朝則以夕上之聽其休為不敢勤以事下之自老為無為而尊榮也今一日辭事還其廬從御散矣賓客去矣百物之順其欲者不足人之群嬉為好之間如此其於長者薄也亦曷能使其不欲

然於心邪雖然不及乎尊事可以委蛇其身而益開不享乎跡好可以窒煩除壅而益要不去乎深山長谷豈不足以易有萃序之位不居其榮豈有患乎其爭哉然則古之所以激勸奉老者皆世之任事者所自為於士之倦而歸者顧為煩且勞也今之置古事者顧有司為文耳士之老於其家者獨得其自辟也然則何為動其意邪余為之言者尚書屯田員外郎周君中復周君與先人俱大聖二年進士與余其舊且好也既為之

送江任序

也或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不在西封在東境土不交勤舟車與馬不必力而已傳其邑都坐其堂異道遠所次升降之儀跨陵冒之慮無有疲於其形動於其慮至則之人朝夕相見如不出乎其里山川之形土田市井風謠耆俗辭說之變利害得失善惡之條貫非其童子之所聞則其少長之所游覽非其自得則其鄉之先生老者之所告也所居已安觚事尚之宜皆已習熟如此能專慮致勞職事以宜上恩而修百姓之急其施爲先後不待勞諮久察而與奪損益之幾已斷於胷中矣豈異夫孤客遠寓之憂而以苟且殊事哉臨川江君往爲洪之豐城此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者孰近於此既已相入也所謂九州之人各用於其土而江君又有得其所處之樂而厭聞敏聽其人民之事而江君又有聰明敏急之材廉潔之行以行其政吾知其不去圖讎論之適宜客之好而所爲有餘矣蓋縣之治則民自得於太山深谷之中而州以無爲於上吾將見江西之幕府無南嚮而慮者矣其行遂書以送之南豐曾鞏叙

送劉希聲序

見之其貌勉於禮其言勉於義東明劉希聲來臨川其行亦然其久亦堅其讀書爲辭章日盛從予游三年予愛之今年慶曆五年還其鄉過予別與之言曰東明亦邑也子之行問道之所嚮者必不怠至乎爾也苟爲一從焉一遠焉已矣五月四日序

送李材叔知柳州

談者謂南越偏且遠其風氣與中州異故官者皆不欲久居往往車船未行輒以疾指計嵗日又減小其官以爲不足事其道自　憲如此故其至皆傾搖解弛無憂且勤之心其習俗從古而爾不然何自越與中國通已千餘年而名能撫循其名者不過數人邪故越與閩蜀始俱爲夷閩蜀皆已變而越獨尚陋豈其俗不可更與蓋吏者莫致其治教之意也意苟誠之不幸也已彼不知縣京師而之越水陸之道皆安行非若閩溪峽江蜀棧之不測則均之吏於遠此非獨其鄉未嘗有疾苟適其鄉之與中州亦不甚異起居不遠其物產之美果有荔子龍眼檳榔橄欖有素鹽香山舟舍笑之屬食有海之百物累歲之酒醋皆絶於天下人少鬬訟喜嬉樂吏者唯其無久居之心故謂之不可如其有久居之心笑不可邪古之人爲一鄉一縣其德義惠愛高足以薰漸澤今大者專州豈當小其官而不事邪令其得吾說而思之人咸有久居之心又不小其官爲越人滌其陋俗而歐於治居閩蜀上無不率之歎其事出於千餘年之表則其美之

巨細可知也然非其材之類
於南者多矣予知其材之類
李村卉而已村卉又與其兄
縣入秘書省為著作佐郎今
皆同時村又相若也則二州
之便可勝道也夫其越之人
送趙宏序

荊民與峯合為寇潭旁數州
鎮守臣不勝任為改用人又
益兵詔與撫之三百飛檄天
道雖與子接間過子道潭之
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食幾何賊衆寡強弱如何子不能知能知書書之載若
潭事多矣或合數道之兵以
不衆且健也然而卒殲焉者
克者相重焉頓其鋒信如何
冠可以為無事能遂張網祝
致之雖合數道之兵以數萬
雖楊旻裴行立之類是也則
守身耳明也前之守者果能
易之為前之守者不能此天
也今往者復曰乞益兵何其
與書之云者異邪子憂潭民
時潭吏與旁近郡勤力勝賊
者暴斂降者有之今

彼其害天子宰相以潭重
守臣不勝任改之守至上書乞
益兵詔與撫之三百飛檄天
水趙君希道實讓以往希
道雅與子接間過子道潭之
事予曰潭山川甲兵如何
不思也希道國喜事者目其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
丙午季五月日曾鞏序

之往者將特不為是而已耶
宰相任之意其然雅潭守近侍臣使撫堤潭者即吏
御史博士相望為我稔其罪
逡然書之事乃已試者也師已試而施諸治與時人之
即吏御史博士者獨得而不
行遂次第其語以送之慶曆
丙午季五月日曾鞏序

送王希序 宇昭

肇慶曆三年涵潛之於江西
吾耳父其行接吾心不見其
非吾愛也從之游四年間

肇於江西至悉與之上饒
數游而父乃去者大梵寺秋
沙之涯為漳水水之西涯橫
也江西之州中九遊觀之可
望者多西山之見見西山
藤王閣汪東湖酌馬跑泉最
最正有盡者惟此閣而已使
與為樂也況龍沙漳水水涯
山者莫不見可見者不特西
故吾與潛之游其間雖數且
獨吾游之不厭也將奉吾親
以歡吾親之心而自慰焉未
夜而息無頃焉忘也病不游
者期月矣而潛之又遷去

其能不憮然邪潛之將去以書來曰子　能不言於吾行耶使吾道潛之美也豈潛之相望意也使以言相鐫切邪昨吾言不足進也昨也莫若道素與游之樂而惜其去亦情之所不克已也故云爾嘻乎潛之去而之京師人知其將光顯也光顯者之心於山水或薄其異日肯尚徙吾遊於此乎其豈使吾獨也乎六年八月日序

王無咎字序

名字者人之所假借以稱道已之辭也非若行然不可以假借云也假借云也何也問其名曰忠與義其字亦然則人無有求其信然者責其不然者知其不然者其可以假借云也問其行曰忠與義則人皆求其信然者責其善其名字夫訣善其名字者非他亦曰愛其身而已愛其身而不善充之猶曰姑以聖賢之道假借躬而已不誠乎身莫大焉豈愛其身也不若於名實乎勿求勝焉於行乎汲汲閑以愛其身是以聖賢之道歸諸其身也以為愛其身非至夫然而人一皆善其行有愛其身之心而於其身反尔其薄也可嗟也已南城王無咎來請字余思夫字雖不必求勝也然古之人重冠於冠重字字則亦未可忽也今冠礼廢字亦非其時古礼之不行甚矣無咎之請也雖非時之當然

送蔡元振序

古之州從事皆自辟士士亦擇所從故賓主相得也如不得其志去之可也今之州從事皆命於朝非惟守不得擇士士亦不得擇所從賓主豈盡相得哉如不得其志未可以輒去也故守之治從事無為可也守之不治從事舉其政亦勢然也議者不原其勢以為州之政當一出於守從事舉其政則為立異為侵官噫從事可否其州事職也不惟同守之同則舍已之是而求與之同可乎不可也州為不治矣守不自任其責已亦莫之任也可乎不可也則舉其政其孰為立異邪其孰為侵官哉豈士之所喜然者少矣為從事乃爾為公卿大夫於朝不尔者其幾邪臨川蔡君從事於汀始試其為政也汀誠為州治可挾而坐也誠未治也人皆期君也無激也無

同也惟其義而已矣蔡君之任也其異日官於朝一於是而已矣亦蔡君之任也可不茂歟其行也來求吾文故序而送之

送丁時序

守令之於民近且重易知矣予嘗論今之守令有道而聞四方者不過數人此數人者非特任守令也過此數人有千里者相接而無一賢守有百里者相環而無一賢令至天子大臣皆慮其然則任奉法之吏殺刺察之科以縄治之諸郡守縣令以罪不任職或黜或罷者相繼於外於是下詔書擇廷臣使各舉所知以任守令是天子大臣愛國與民而重守令之意可謂無不至矣而

詔雖不舉者卒不聞惟令或以積制舉不階歲月而授每舉者有姓名得而視之推考其材行能否其舉者卒亦未見焉舉者既然矣則以予之所見聞陰計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蓋恐予之愚且賤聞舉見焉者少不足以知天下之材也則求夫賢而有名位聞嶼見之博者而從之問其人之孰可舉者卒亦未見焉蓋之嘆也獨千里百里之長哉其為道豈不約且明其為效天下之材豈不多哉其豈有勞於求而不得人察於法而不勝其弊若今之患哉今也產序師友賞罰之法非古也士也有聖人之道欲推而教於鄉於天下則無路焉人愚也則愚矣可教而賢者卒誰教之哉故今之賢也少賢之少則自公卿大夫至于牛羊倉廩賤官之選常不足其人焉獨守令哉是以其求之無不至其法日以愈密而不足以為治者其原皆此之出也已憲矣重而不

如丁君之信於其邑予於旁近邑之所未見故愛之特深今為令於雒陰上之人知其材而舉用之也於令也得人矣使丁君一推是心以往信于此而不信于彼我求子文者多矣拒而莫之嘆也獨丁君之行也不求子文而予樂道其所常論者以送之以示重丁君且勉之

謝理寺序

君子之於德澤誼行大有為者也於為之也有明而易知者而不示其用者若乃數度號令因造損益導雅出

入則所謂明而易知者使人雍容然化之不絕於動作趣舍之際耳無深閉複鍵穹鋪與屋為之掩覆也泊然莫能知其所以發而至者則所謂不示其用者也易曰知微知章章顯之微不顯之謂也又曰幾事不密則害成退藏於密者皆不顯之謂也陳郡謝君名績績密比而取字乃本諸此而字曰通機以謝君之材其嚮道也苟為無畫無不至者也可以有為者也能見其事業者也能不表其迹者也亦在樹之而已

書

上歐陽學士第一書

學士執事夫世之所謂大賢者何哉以其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上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其口講之身行之以其餘者又書存之三者又相表裏其仁與義磊磊然橫天地冠古今不窮也其聞與實卓卓然軒士林猶雷霆震其風颷馳不浮也則其謂之大賢奚穹壤等高大與詩書所稱無間宜矣夫道之難全也周公之政不可見而仲尼生於千戈之間無時無位存帝王之法於天下俾學者有所依歸仲尼既沒析辨詭詞亂駕塞路

觀聖人之道者宜莫如於孟荀楊韓四君子之書也舍是醨矣退之既沒驪登其域廣開其辭使聖人之道復明于世亦難矣哉近世學士錦繡組織以誇翊增刑法以趨嚮析財利以拘曲者則有聞矣仁義禮樂之道則為民之師表者尚不識其所為而況百姓之蚩蚩乎聖人之道泯泯沒沒其不絕若一髮之係于鈞也耗矣哀哉非命世大賢以仁義為己任者疇能救而援之乎謬有成章聞執事之名又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柢理要發正邪僻拘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純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辭蹈駁於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既有志於學於

時事萬亦識其一焉則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俗之
態卓然以豐道扶教為已務往者推吐赤心敷建大論
不與高明獨授推縮俾蹈正者有所稟法悵疑者有所
問執義益堅而德亦高出乎外者合乎內推於人者誠
於已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轅退
之汝觀聖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天下學士有志
於聖人者莫不攘袂引領願受指教聽誨論宜矣竊計
將明聖人之心于百世之下者亦不以語言退託而拒
拳者也發性朴陋無所能似家世爲儒故不業他自幼
出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九近嘗自謂於聖
人之道有絲髮之見焉周遊當世常要然有扶衰救缺
之心非徒嗜皮膚隨波流瀣枝葉而已也惟其寮與俗
人洽也於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
其疎賤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根不發也今
者乃敢曰簡墨布腹心於執事尚將望執事之門而入
則聖人之堂奧室家鑿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於其間
也執事將推仁義之道橫天地冠古今則宜取奇偉閎
通之士使趨理不避榮辱利害以共爭先王之教於衆
喊之中謂執事無意焉則聲不信也若音亦粗可以
爲多士先矣執事其亦受之而不拒乎伏惟不以已長
陵人察愚言而矜憐之知舉非苟慕執事者慕觀聖人
之道於執事者也是其存心亦不九近矣若其以庸衆
待之尋常拒之則舉之望於世者愈狹而執事之循誘
亦未廣矣竊料有心於聖人者固不如是也覩少垂意
而圖之謹獻雜文時務策兩編其傳繕不謹其簡狹大
小不均齊舉貧故也覩其內而畧其外可也干瀆清重
悚又悚不宣摯再拜

歐陽學士第二書

學士先生執事伏以執事好賢樂善孜孜於道德以輔
時及物爲事方今海內未有倫凡有文章智謀材力之
雄偉挺特信韓文公已來一人而已其之獲幸於左右
非有一日之素賓客之談率然自進於門下而執事不
以衆人待之坐而與之言未嘗不以前古聖人之至德

戰守駁車僕焉數千里饋餉自少至于長葉乃以詩書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辭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已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際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君之何如所深念者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得

於衆人尚宜感知已之深懇側不忘況大賢長者海內所師表其言一出四方以卜其人之輕重某乃得是宜感戴欣幸信萬於尋常可知也然此實皆聖賢之志業非自知其材能與力能當之者不宜受此此鞏既黃綠幸知少之所學有分寸合於聖賢之道既而又敢不自力於進脩哉日夜克若不敢有媿於古人之道是亦為報之心也然恨資性短缺學出已意無有師法覬南方之行李時枉筆墨特賜教誨不惟增踈賤之光明抑實得以刻心思銘飢骨而佩服矜式焉想惟循誘之力無所不至曲借恩力使終人材無所愛惜窮陋之迹故不敢望於衆人而獨注心於大賢也往恨身奉甘旨不得昏夕於几席之側鞏幸叨文史其蚤暮思念皆道德之事前世當今之得失誠不能盡辭亦庶幾識其一二遠者焉今雖群進於有司與衆人偕下名字不列於薦書不得比數於下士以望主上之休光而尚獲收齒於大賢之門道中來又有鞍馬僕使代其勞以執事於道路至則可力求簞食瓢飲以支旦暮之饑餓比此民綽綽有餘裕是亦足以自慰矣此事屑屑不已為長者言然辱愛幸之際不敢自外於門下故復陳說覬執事知鞏君之何如所深念者事每日過吾門者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及行之贈序引不以規而以賞識其愚又嘆嗟其去此得

不得昏夕於几席之側鞏幸叨文史之職至不宜躁妄拜

上歐陽舍人書

舍人先生當世之急有三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二曰急裕民之為事三曰急力行之為事一曰急聽賢之為事一日急聽賢之為事一日急聽賢之為事一日

又全也不全則人之望已矣是未易可忽也就其所能而為之則如勿為而已矣如是者非主心通且果則宜未可望聖道未可望行於天下也尋其本不如愚人之云雨不可以有成也二曰急裕民之為事夫古以來可貴也未有民不安也天下一殆八九十年矣疲弊然食民之食兵者佛老也醫之則necessary民之集而且安且亂者也其亂者卒常民貧而且弱之盡也不為擒因弛備兵佛老也此今之為者為擒因弛備兵者懼土而使之耕賜之粟今之人占一經一也夫是不然今時謂之耻矣是不為大慕乎他藏紛紛而往救之則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且安乎古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非不為也今者更貢舉法使試則一之士以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曰天下之不心化賞罰一不揆焉欲治之於其心則頑

弛本務可興富且安可幾而待也不然恐今之民二二
咸而為盜者莫之能禦也可不為大慕乎他藏紛紛北
救民之務也求救民之務莫大於此也不謀此能致富
且安乎古也三曰急力行之為事夫民父子兄弟夫
婦朋友皆不為其所宜亂之道今之士悖理甚矣故曰禹
之不治不易而使試則國家雖有善制不行也欲易而
使試則一之士以之如此而況民之沒沒與一有駭
而動之者欲其効死而不為非不得也今者更貢舉法
數十百年弊可謂盛矣書曰天下之不心化賞罰一不揆焉
世未有也然此尚不過強之於耳目而已未能心化也
不心化賞罰一不揆焉欲治之於其心則頑

上與大臣之所力行如何爾不求之本斯已矣求之本
斯不可不急也或曰適時而已耳是不然今時謂之耻
且格焉不急其本可也不如是未見適於時也九此三
者是其冗急又有甚令之不一任責之不明當亦速變
者也至於學者策之經義當矣然九經言數十萬餘注
義累倍之勞又貫聯他書孝而記之呼雖明者不能盡
也今欲通策之責人之所必不能也奇然則孝者又不
精而得人必溫故反之則莫若使之人占一經一也夫
經於天地人事無不備者也患不能通豈患通之而少
邪況詩賦論兼出於他經世務待子史而後明是孝者
亦無所不習也此數者近皆為舉孝士道之蔡君深信

望先生共成之孟子稱鄉隣鬪救被髮纓冠而往救之則
咸然觀孟子周行天下欲以其道及人至其不從而去
猶曰王庶幾改之則又君子此其心汲汲何如也何獨顏
孟子然孔子亦然也而云云者蓋以謂顏子既不得位
不可以不任天下之事責之耳故曰禹稷顏子易地則
皆然是也不得位則止乎不止也其止者蓋止於極也
非謂士皆固若祖擯然無意於物也況肇於光生師仰
已又不宜有間是以忘其賤而言也願賜之采釋以其
愚少施愚鄙閑居江南所為文無媿於四年時所欲施
於事者亦有待矣然親在憂患中祖母愈老細弟妹少
無以資衣食恐不能就其孝況欲行其他也今者欲奉

親數千里而歸先生會須就州學欲入太學則日已迫遂弃而不顧則望以乞父母養者無所處從此豈得已哉幸吏部云誠使便留原孟軻楊雄司馬遷相如進於是得不自進而已爾此言可念也先生方用於主上長之鎬切而與叛人處其不陷於小人也其幾矣早而興夜而息欲頃吏慨然於心不能已也先生方用於主上日入謀議天下日夜待為相其無意於輩呼故附所作通論雜文一編先祖述文一卷以獻先祖因以發其行事非先生傳之不顯頑嚚薄劣之神道碑政自撫州備僕夫往伺於門下伏惟不罪其愚而許之以求賚其子孫則幸甚幸甚輩之友王安石文甚古行甚稱文雖已

得科名君今知安石者尚與輩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加安石不可失也嘗與輩言非先生無足知我也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文一編進左右幸觀之庶知輩之非妄也鄙心惓惓其詳可得而具邪不宣輩再拜

上蔡學士書

慶曆四年五月日南豐曾鞏謹再拜上書諫院學士執事朝廷自更兩府諫官来言事者皆為天下賀得人而已賀之誠當也顧不賀則不可乎輩嘗靜思天下之事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突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今雖之者豈無異焉邪人以不已利也則然庸人以不及也則忌怨且忌則造飾以行其間也則賢者又疏而始矣故聖賢之道往往而不行也東漢之末是已今主上至聖雖有庸人邪人將不入其間然今日兩府諫官之所陳上已盡白而信邪抑未然邪其已盡白而信也尚懼其造之未深臨事而差也其未盡白而信也則當要進而陳之待其盡白而信造之深臨事而不差而後已也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古之制善矣夫天子所尊而聽者宰相也然接之有時不得數且久矣惟諫官隨宰相入奏事奏已宰相退歸中書盡常然矣至於諫官出入言動相屬接賓客相親未聞

其當退也如此則事之夫得盡思之不待暮而以言可也容思之不待竭箱而以言可也不論則極辨之可也發進而陳之宜莫若此之詳且實也雖有邪人庸人不得而間焉故曰成此美者其不在於諫官乎今諫官之見也有間矣其不能朝夕上下議亦明矣禁中之奥居女婦而已補拾是則寺人而已爾其於冥冥之間議論之際豈不易行其間哉如此則輩見今日兩府諫官之危而未見国家天下之安也受執事亦已念之矣苟念之則在使諫官侍臣復其敢而已爾有不得其敢而在其位者欤噫自漢降突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唐也自唐太宗降突後世士之盛亦未有若今

也唐太宗有士之盛而能成功治今有士之盛能行其道則前數百年之弊毋不除也否則後數百年之患將又興也可不為深念乎輩生於遠陀於無衣食以事親今又將集於鄉學當聖賢之時不得於京師而一言故敢布於執事并書所作通論雜文一編以獻伏惟執事莊士也不拒人之言者也賜賜觀覽以其意以施焉

之皮王安石安石文甚古行輔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頭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願如安石此不可失也執事儻進於朝廷其有補於天下亦豈其所為文一編進左右庶知輩之非妄也

上杜相公書

慶曆七年九月日前進士曾鞏再拜上書致政相公閣下鞏聞夫宰相者以己之材為天下用則用天下而有餘古之稱良宰相者無異焉知此而已矣舜嘗為宰相矣稱其功則曰舉八元八凱稱其德則曰無忝 宰相者舜也堯卒之為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或曰舜大聖人也或曰舜遠矣不可尚也請言近可言者莫若漢唐漢之相曰蕭曹陳平對文帝曰陛下即問決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問周勃曰且陛下問長安盜賊數又可強對邪問平之所以為宰相者則曰使卿大夫各得在其職也觀平之所自任者如此而漢之治莫盛於平為相時則其所守者可謂當矣降而至於唐之相曰房杜當房杜之時所與共事則長孫無忌岑文本王諫諍則魏鄭公王珪振綱維則戴胄劉洎特憲法則張元素孫伏伽用兵征伐則李勣李靖長民守土則李大亮其餘為卿大夫各任其事則馬周溫彥博杜正倫張行成李綱糞世南褚遂良之徒不可勝數夫諫諍其君與正綱維特憲法用兵征伐長民守土皆天下之大務也而盡付之人又與人共宰相之任又有他卿大夫各任其事則房杜者何為者邪考求其傳不過曰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人不以已長格物隨

能收叙不蔽畢賤而已卒之稱良宰相者又先此二人然則著於近者宰相之體其亦可知也已唐以降天下未嘗無宰相也稱良相者不過其一二大節可道語而已觝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体者其誰哉教歲之前閣下為宰相當是時方主急於致天下治而當世之士豪傑魁畧者相繼而進雜遝於朝雖然邪者惡之庸者忌之亦甚矣獨閣下奮然自信樂海內之善人用於丗爭出其力以唱而助之惟恐失其所自立使豪傑者皆若素絲門下以出於是與之佐人主立州縣學為果日之格以勵學者課農桑以損益之數為吏陞黜之法重名教以矯衰弊之俗庶且以起百官衆職之

堅革任子之澄明簡斷之信一切欲整齊法度以立天下之本而廢幾三代之事雖然紛而疑且排其議者亦蔽矣閣下復毅然堅金石之斷周旋上下扶持樹植欲使其有成也及不合矣則引身而退與之俱否嗚呼能以天下之材為天下用真知宰相體者非閣下其誰哉使克其所樹立功德可勝道哉雖不克其志豈媿於三帝三代漢唐之為宰相者哉若鞏者誠鄙且賤然常從事於書而得聞古聖賢之道每觀今賢傑之士角立並出與三代漢唐相侔則未嘗不嘆其盛也覩閣下與之反復議而更張庶事之意知後有聖人作救萬事之弊不易此矣則未嘗不突其明也覩其不合而澽逐洧藏

則未嘗不恨其道之難行也以嘆其盛突其明恨其道之難行之心豈須臾忘其人哉地之相去也千里世之相後也千載尚慕而欲見之況同其時過其門墻之下也數今也過閤下之門又當閤下釋褒晃而歸非干名躐利者所趍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冀賜之一覽焉則其頗得矣噫賢閤下之心非繫於見否也而得復汲汲如是者蓋其忻慕之志而已耳伏惟幸察不宣鞏再拜

上范資政書

資政給事夫學者之於道非憂其大受之難也至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而專於心而無疑發之於行而無擇焉則一致而已是難也難如是故古之人有斷其志雖多合於義極其分以謂備聖人之道則未可者自伊尹伯夷展禽之徒所不免如此而孔子之稱其門人曰德行文學政事言語亦各殊科被其材於天下之選可謂盛矣然獨至於顏氏之子乃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夫是所謂難者又矣故聖人之所教人者其晦明消長弛張用舍之際極大之為無窮極小之為至隱雖他經雜不同其意然尤委曲其變於易而重複顯著其義於卦爻彖象繫辭之文欲人之可得諸心而惟所用之也然有易以來自孔子之時以至于今得此者顏氏而已爾孟氏而已爾二氏而下孰為得之者歟甚矣其難也若鞏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明之不遠其力之不強而事之有不得者既自求之又欲交天下之賢以輔而進踈其磨礱淮漑以持其志養其氣者有矣其臨事而忘其自返者豈得已哉又懼乎陷溺其心以至於老而無所庶幾也嘗聞而論天下之士豪傑不世出之材數百年之間未有盛於斯時也而陛於道尤可謂宏且深更天下之事尤可謂詳且博者未有過閤下也故閤下嘗寢天下非之君子非之而閤下獨曰是者天下之任矣事之有天下是之君子是之而閤下獨曰非若又其既也君子皆自以為不及天下

亦曰范公之守是也則閣下之於道何如哉當其
事之幾微而講之以易之變化其豈有不盡者耶夫賢
乎天下者天下之所慕也況若輩者哉故頑閒議論之
詳而觀所以應於萬事者之無窮庶幾自寤以得其所
難得者此輩之心也然閣下之位可謂貴矣士之願附
者可謂眾矣使輩也不自別於其間豈獨非輩之志哉
亦閣下之所賤也故輩不敢為之不意閣下欲收之而
教焉而辱召之輩雖自守豈敢固於一邪故進於門下
而曰自叙其所頑與所志以獻左右伏惟賜省察焉

上齊工部書

輩嘗謂縣比而聽於州州比而聽於部使者以大較言
之縣之民以萬家州數倍於縣部使者之所治十倍於
州則部使者數十萬家之命也豈輕也哉部使者之門
非天子之令者之爲凡民之乎曲直者之爲辨利害者
之爲焉爲更者相與就而質其爲更之事也爲士者相與
又未嘗聞焉其亦頗矣執事爲部使者於江西輩也幸
齒於執事之所部其飾容而進謁也敢贄其爲士之事
也輩世家南豐及大人謫官以還無屋廬田園於南豐
祀祖母年九十餘矣諸姑之婦人者效在臨川故祖母樂
居臨川也居臨川者又美學之制凡入學者不三百
日則不得舉於有司而輩也與諸弟簡稿居之文歌笑

於臨川雖已疏於州而見請之有司或有所疑學者或有所緣以相妓私心未
政安也未此者數日矣欲請於門下未敢進也有同進
辱造未言曰進也執事禮以
也竊藉於此既往而受賜矣
其敢進也欤又自辭曰執事
伸法令之疑者不爲一人廢爲天下公也
雖愚且野可進也是以敢具書而布其心焉伏惟不罪
以其爲煩而察之賜之一言而進之則幸甚幸甚

上有與一時之士相爰錯而居其衣服食飲語默止作
之節無異也及其心有所獨得者放之天地而有餘斂
之秋毫之端而不遺望之不見其前囁之不見其後歸
乎其高浩乎其深煒乎其光明非四時而信非風雨雷
霆霜雪而吹噓澤潤聲暢發烈之乎公卿徹官而不
爲森然匹夫之勢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顧萬世吾師而
不爲大天下吾遵萬世吾異而不爲貶也其然也豈顧
乎其與一時之士相爰錯而居其衣服飲食語默止
作之節無異也凡與人相追接相恩愛之道一而已矣
若夫食於知人之境而出入於其里進爲而見其邦之
大人亦人之所同也安得而不同哉不然則立異矣前

嘿然而已矣嗟嗟然而已矣豈其所汲汲為哉肇方慎此以自得也於執事之至而始也自是於其進焉既而釋然故具道其本末而為進見之資伏惟少賜省察不宣謹再拜

與孫司封書

運使司封閤下竊聞儂智高來反時已奪邕地有之江水橫溢司户孔宗旦以為兵衆智高又反以書告其將陳拱拱不聽宗旦言不已拱怒詬之曰司户狂邪四年智高出橫山畧其衆人因其倉庫而大賑之宗旦又告曰事急矣不可以不戒拱又不從九宗旦之於拱

以書告者七以口告者多至不可數度拱終不可得意即載其家走桂州曰智高果反城中皆應之宗旦猶力守南門為書召隣兵欲拒之城亡智高得宗旦喜用之宗旦怒曰賊汝今立死吾豈可汙邪罵不絕口智高度終不可下乃殺之當其初使宗旦言不發則邕之禍又不發而吾有以待之則又無事使獨有此一善固不可不為備全城而保民者宜責之陳拱非宗旦事也今猥令與陳拱同戮既遺其言又負其節為天下君子者樂道人之善樂成人之美豈當如是耶九南方之事又至於破十餘州覆重鎮山海之財者非其變發於隱伏而起於倉卒也內外上下有戚事者初莫不知或隱而不言或忽而不備苟且偷託以至於不可禦耳有一人先能言者又為世所侵敝令與罪人同罰則天下之事其誰復言耶聞宗旦非獨以書告陳拱當時為使者於廣東西者宗旦皆歷告之今彼既不能用懼重為己累必不肯復言宗旦嘗告我也為天下者使萬事已理天下已安猶須力開言者之路以防未至之患況天下之事豈可不汲汲哉之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其言者或不敢言也則宗旦之事豈可不汲汲哉之世之患莫大於人不能言與不肯言而其言者或不敢言其人以驚動當世耶宗旦喜孝易所為注有可采者家不能有書而人或質問以易則貫穿馳騁至數十家皆能言其意事祖母盡心貧發不能自存好議論喜功名輩嘗與之接故頗知之則其所立亦非一時偶然發也世多非其在京東時不能自重至為世所指目此固一情今其所立亦可贖矣輩初聞其死之事未政決然信也前後得言者甚眾又得其弟自言而聞祖亥州在廣東亦為之言然後知其事使雖有小差要其大槩不誣

也況陳執以下皆襲其家而宗旦獨先以其親道則其有先知之效可知也以其信之甚事則其有先言之効亦可知也以閣下好古力學志樂天下之善又方使南方以賞罰善惡為職故敢以告其亦何惜須臾之使其事白固有補於天下不獨一時為宗旦發也伏惟少留意焉如有未合頒賜還荅不宣鞏頓首

再與歐陽舍人書

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畧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雖已得科名然君今知安石者尚少也彼誠自重不願知於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頃如安石此不可失也書既達而先生使河北不復得報然心未嘗忘也近復有王回者王向者父平為御史至京師安石於京師得而友之稱之曰有道君子也以書來言者三四猶恨鞏之不即見之矣則寓其文以未鞏與安石友相信甚至自謂無媿負於古之人覽二子之文而思安石之所稱於是知二子者又媿闕絶特之人不待見而信之已至慊不敢隱輒復聞於執事三子者卓如此樹立自有法要其心非苟求聞於人也而鞏汲汲言者非為三子者計也蓋喜得天下之材而任聖天之道與世之務優思若鞏之淺狹滯拙而先生過其厚

懽已之不耤則款得天下之材盡出於先生之門以為報之一端耳伏惟垂意而察之還以一言使之是非有定焉回向文三篇如別録不宣鞏再拜

書

與杜相公書

鞏啓鞏多難而貧且賤學與衆違而言行以合於世公卿大臣之門無可藉以進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致位天子而嶠始獨得望履屨於門下閣下以蒿相之重元老之尊而猥自抑損加禮於草茅之中孤氣之際然去門下以來九歲於此初不敢為書以進比至近歲歲不過得以一書之問薦於左右以伺侍御者之作止又輒拜教之辱是以滋不敢有意以干省察以煩貶施而自以得不罷之誅頃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伏以

閣下朴厚清明讜直之行樂善好義達大之心施於朝廷而不辭於耄期當今內自京師外至巖野宿師碩士懋明宣布萬世固非淺陋小生所能道說而之書磊磊有益毫髮也鞏年齒益長血氣益衰疾病人事不得以休然用心於載籍之文以求古人之緒言餘旬以自樂於曠堵之內而不亂於貧賤之中雖不足希盛德之萬一亦庶幾不負其意非自以謂能也懷區區之心於數千里回沢書之好而惟所以報大君子之誼不知所以裁而恐欲知其趣故輒及之也春暄不審尊用如何伏惟以時善保尊重不勝鄙芳之至不宣鞏再拜

答范資政書

鞏啓王寺丞至蒙賜手書及編等伏以閣下野德之盛而所施為在於天下鞏雖不熟於門館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聞閣下之知況鞏孝不可以知若鞏之鄙切伏草茅閣下於鞏有已今鞏有所自得者尚未可以致閣下足以明先聖之意識古今之變材不足以任中人之事行不足以無媿心而流落寄寓無田疇至廬匹夫之業有未裁嫁送百事之役非可責思慮之精詔道德之進也是皆無以致閣下之知者而拜別甚年之間相去數千里之遠不意閣下猶記其人而不為年輩爵德之問有以存之此蓋閣下樂得天下之英材異於世俗之

常見而如鞏者亦不欲棄之故以及以幸甚幸甚夫古之人以王公之勢而下貧賤之士者蓋惟其常而今之布衣之交及其窮達貴賤之殊然相棄者有之則士之恩且賤無積素之義而為當世有大賢德大名位君子先之以札翌豈不於義薄之中為有激於天下哉則其感服固宜如何仰望門下不任區區之至

謝杜相公書

伏念昔者方鞏之得禍罰於河濱去其家四千里之遠南檄而望迅河大淮埭堰湖江天下之險為其阻阨而以孤獨之身抱不測之疾羣罵路隅無攀緣之親一見之舊以為之託又無至行上之可以感人利勢下之可

以動俗惟先人之醫藥與九喪之所急不知所以為報而旅親之重大懼無以歸葬明公獨於此時閔閔勤勤營救護賜親車騎臨於河上使其方先人之病得一意於左砭醫藥之有與謀至其既孤無外事之奪其哀而憂戚之私無有不如其欲莫大之喪得以卒致而南其為存全之恩過越之義如此竊惟明公相天下之道吟詠推說者能萬世非如曲士汲汲一節之善而位之極年之高天子不敢頃以政豈鄉閭新舊老苦之情藹細之事宜以徵於賜聽而蒙有察然明公存先人之故而所以盡於舉 之德如此盡明公雖不可起而寄天下之政而愛育天下之人材不忍一夫失其所之道於

自然而行之不以進退而發彌幸遭明公於此時也在昔之日不敢以世俗淺意揣度進謝丧除又惟大恩之不可名空言之不足陳徘徊況今一書之未進額其慚生於心無須臾釋也伏惟明公終賜亮察夫明公存天下之義而已誉心則然未敢謂能也

寄歐陽舍人書

蘇頌首載拜舍人先生去妹人還蒙賜書及所誤先大父墓碑銘及復觀誦感與慚并夫銘誌之著子世義近於史而亦有與史異者蓋史之於善惡無所不書而銘者蓋古之人有功德村行志義之美者惧後世之不知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

則及銘而見之或納于廟或存于墓一也苟其人之孫則於銘乎何有此其所以與史異也其辭之作所使死者無有所憾生者得致其敬而善人喜於見傳則勇於自立惡人無有所紀則以媿而懼至於節士嘉言善狀皆見於篇則足為後法警勸之道非近乎史其將安近及世之衰人之子孫者一欲褒揚其親而不本乎理故雖惡人皆務勤銘以溢美後世立言者既莫之拒而不為又以其子孫之所請也書其惡焉則人情之所不得於是乎銘始不實後之作銘者常觀其人苟記之非人則書之非公與是則不足以行世而傳後故千百年未公卿大夫至于里巷之士莫不有銘而傳

者蓋少其故非他託之非人書之非公與是故也然則孰為其人而能盡公與是雖衆道德而銘之於衆人則為也蓋有道德者之於惡人則不受而銘辨焉而人之行有情善而迹非有惡好而外飾有善惡相戀而不可以實指有實大於名有名後於實猶之用人非衆道德者惡能辨之不惑議之不徇不感不徇則公且是矣而其辭之不工則世猶不傳於是又在其文章焉勝焉故曰非衆道德而能文章者無以為也豈非然哉然衆道德而能文章者雖或並世而有亦或數十年或一二百年而有之其傳之難如此若先生之道德文章固所謂數百年而有者也先生之難又

祖之言行卓卓幸遇而得銘其公與是其傳世行後無
疑也而世之學者每觀傳記所書古人之事至其所可
感則往往盡然不知涕之流落也況其子孫也哉況鞏
踢於鞏而及其三世其感與報宜若何而圖之抑又思
若鞏之淺薄拙而先生甚之先祖之也墜否墾以死
而先生顯之則世之魁閎豪傑不世出之士其誰不為而
進於門蒲酒幽抑之士其誰不為而
惡誰不愧以懼為人之父祖者孰不欲教其子孫為人
之子孫者孰不欲寵榮其父祖此數美者一歸於先生
既拜賜之辱且敢進其所以然所謂世族之次敢不承

教而加詳焉愧甚不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一書

鞏啓近託彥弼黃九各奉書當致矣鞏至金陵後自宣
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今從泗上出
及舟船侍從以西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
其勤間以王回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
驚世所無有蓋古之孝者有或氣力不足動人使如此
文字不先耀於世吾徒可恥也其重之如此又嘗編文
林者悉時人之文佳者此文與足下文多編入矣至此
論人事甚嘉恨不與足下共講評之其恨無鞏歐公歐公亦然也
甚欲一見足下歐作一來計否曾中事萬萬非面不可

與王介甫第二書

鞏頻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榮辜而謗議
已紛然矣足下無庸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

道鞏此行至春方應得至京師也時乞寓書懷區區疾
病尚如黃九見時未知竟何如也心中有與足下論者
相距未相見足下之心潛有同者矣歐公更欲足下開
廓其文勿用造語及援擬前人請相度示及歐云孟韓
文雖高不及似之也取其自然耳餘俟到京作書去不
宣鞏再拜

與王介甫第三書

鞏頻首介父足下比辱書以謂時時小有榮辜而謗議
已紛然矣足下無庸其如此也夫我之得行其志而有
為於世則必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然後乃可以為
治此不易之道也蓋先之以教化則人不知其所以然
而至於善善而遠罪雖有不肖不能不
人之功罪善惡之實自見雖有幽隱不能掩也故有漸
磨陶冶之易而無按致操切之難有檀諱忠篤之純而
無偏聽摘抉之奇已之用力也簡而人之從化也博雖
有不從而俟之以刑者固少矣古之人有行此者人皆
悅而恐不得留之其政已過而人皆思而恨不得見之
而豈至於謗且怒哉今為吏於此欲遵古人之治守不
易之道先之以教化而待之以久誠有所不得為也以
吾之無所於歸而不得不有眷眷於此則活汲汲乎於
其尊者徐徐乎於其薄者其亦庶幾然不先之以教化而遽欲責善於人不待之於久而遽

欲人之功罪善惡之必見故每致拳拳切之法用而悠忽
違倍之情生偏聽摘扶之勢行而潛訴告訐之害集已
為之用力也愈頻而人之違已也愈甚況今之士非有素
飲香之以法豈非左右者之誤而不為無害也我則謗
怒之未誠有以召之故曰足下無惟其加此也雖然致
此者豈有他哉思之不審而已矣顧吾之職而急於奉
法則志在於去惡務於達人言而廣視聽以謂為治者
當如此故事至於已察碧不思夫志於去惡者俟之
道已盡矣則為惡者不得不去也務於達人言而廣聽
聽者已之治亂得失則吾將於此而覩之人之短長之

私則吾所任意於此也故曰思之不審而已矣足下於
今最能取於人以為善而比闕有相曉者足下皆不受
之又其理未有以奪足下之見也肇比懶作書既雖南
廉相見尚淺故因書及此足下以為如何不宣肇頓首

與王介甫第三書

肇啓八月中承大夫人大祥於鄉中寓書奉慰十月梅
厚秀才行又寓書不審皆到否昨日忽被耒問良慰積
日之思深父姐背痛毒同之前書已具道矣示及誌銘
又復不能去手所云令深父而有合乎彼則不能同乎
此矣是道也過千歲以來至於吾徒其智始能及之欲
相與守之然今天下同志者不過三數人爾則於深父

之及尤可為痛而介父於此獨能致明其志讀之淵是
人心可謂能言人之所不能言者矣顧猶見使商推所
未安觀介甫此作大抵哀斯人之不壽不得成其材使
或可以澤今或可以覺後是介父之意也而其首則云
深父書足以致其言是乃稱深父以未成之材而著書
與夫本意過矣頗更詳之孟子之書韓愈以謂非軻自
作理恐當然則所云能幸著書者亦惟更詳之也如何
幸復見諭所云讀楞因歎有所論著恐嘗為介父言亦
有此意顧不能白強又無所考質故莫能就今介父既
意及於此頗遂成之就令未可為書亦可因得商榷矣
招別數年望在此全躯愚以靜俟庶無大悔顧苟操以

弁時日為可悵惜未知何日得相從講學以晶其所未
及盡其所可樂於衰暮之歲乎此日夜悒悒往來於心
也示諭浚血比良已否即日不審寢食如何上奏當稍
前某官十數日見劉琮言已報去承見問故更此及之
脩今介父果以何時來乎不惜見諭子進弟奄喪已
坊三時矣悲苦何可以堪二姪年可教者近已隨親老
到此二尤小者六舍弟尚且留在懷仁視此痛割何可
以言承介父有女弟之慼亦已墜胎餘惟強食自愛不惜時以一二字見及不宣肇

答李泌書

鞏頓首李君足下辱示書及所為文意縟甚大且曰足下無以文章名天下師其職也顧鞏也何以任此足下無乃盈其禮而不情乎不然不宜若是云也足下自稱有憫時病俗之心信如是是足下之有志乎道而予之所明不若其始思之鉞也乃欲以是質於予夫足下之書始所云者歎至乎道也而所質者則辭也無乃務其淺忘其深當急者反徐之歟夫道之大歸非他欲其得諸心文諸身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已非沒沒乎辭也其所以不已乎辭者非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孟子曰予豈好辨哉予不得已也此其所以為孟子也今足下其自謂已得諸心充諸身歟擴而被之國家天下而有不得已歟不然何遽急於辭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為已今之學者為人好之敢不宣鞏再拜

謝章學士書

鞏啓鞏不佞以身得察於下執事明公過恩召而見之所以矜誥獎寵開慰拊循之者其恪雖至親舊友之愛不隆於此已又牧弟兄之不肖不謀賓客任而舉之明公之所以奇幸鞏者可謂厚矣鞏竊自惟求所以堪明公之意者未知所出也抑鞏聞之賈聽博觀不遺汙賤宏辱之士者此所以無棄士也燕收並采不遺倫材一曲之人者所以無棄材也故明公之意儻在於此而古之士出汙賤宏辱之中脩成功名以報知者亦不可勝數彼皆豪傑之人故有以自致也若鞏之鄙則安敢望此乎故夏不能堪之明公之意誤左右之知者此鞏之所大懼也竭固陋之分庶幾不愧於倫材一曲之人者此鞏之所可至也敢獻其情而以為進謝之資惟明公之恵察焉

答孫都官書

騭刑都官閤下伏承賜書及示感然之多工之深且專以父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朋友天地三泯鬼神山川地理四夷中國風俗鳥獸草木之類博而
亂善惡通塞雜合聚散然無不畢載而其語則博而
精麗而不浮其歸要不離於道視昔以文名於天下者
夫豈易至於是耶秘閣下之愚且懶且為事物疾病所侵以
不專而且未久於學也使之觀結於海不見其涯涘於
深山長谷不見其形勢之所極而取識其大小高下邪
而閣下不以所深且專以久者勖輩博而精麗而不浮
其歸本於道者教輩乃告之曰其詳擇而去其非是者
敝之也九輩之學蓋將以學乎為身以至於可以為人
也方愚且懶且不專以久之病也惟閣下之仁豈欲怠

且敝也其欲使知閣下之貴而長其業之富而成而猶
不止如是能下於後輩如是所以教之也孟子曰吾
不屑其教誨是亦教誨之而已矣敢不拜賜也盛論尚
且惜觀而先以與謝皇恐皇恐不宣鞏再拜

答袁陟書

鞏頓首世弼足下辱書說介甫事或有以為嬌者而歎
自信獨立之難因以教鞏以謂不仕未為非得計者非
足下愛我之深處我之重不至於此雖親戚之於我未
有過此者然介甫事彼其心固有所自得世以為嬌不
嬌彼必不頋之不足論也至於仕進之說則以鞏所考
於書常謂古之仕者皆道德明備已有餘力而可以治

人非苟以治人而不足於已故子使漆雕開仕對曰吾
斯之未能信子說然世不講此久矣故當孔子之時獨
頤子者未嘗仕而孔子稱之曰好學其餘弟子見於書
者獨開之言如此若鞏之愚固已不足者方自勉於學
豈可以言仕不仕邪就使異日可仕之道而仕不仕固
自有時古之君子法度備於身而有仕不仕是也豈
為蚩蚩者邪然鞏不敢便自許不悉幸者鞏貧不得已
也亦不敢與古之所謂為貧者比何則彼固所謂道德
明備而不遇於世者非若鞏之鄙遽捨其學而欲謀食
也此其心愧於古人然鞏之家苟能自足便可以憂而
一意於學鞏非好進而不知止若此其心固無愧於古

人辱足下愛之深處之重不敢不報荅所示詩序及荅
杨生書皆甚善甚不宜鞏頓首

謝曾秀才書

鞏頓首曾君茂才足下嗟乎世之好惡不同也始足下
試於有司鞏為封弥官得足下與方造孟起之辭而讀
之以謂宜在高選及未取疑而三人者皆無姓名於是
憮然自悔許與之妄既而推之特世之好惡不同耳鞏
之許與豈果為妄哉今得足下之書不以辭名失得置
於心而汲汲以相從講學為事其傳觀於書而見於字
者又過於鞏向時之所與甚盛其進其業自力而不已則其
將以進執能禦哉世之好惡

之不同足下固已能不置於心頃輩適自被召不得與足下久相從學此情之所聽聽也用此為謝不宣

謝吳秀才書

輩啓承足下又以大熱之酷為可畏畏遲之阻為可憚徒步之勞為可病候問之勤為可諱三及吾門見投少書及所業五編發而觀之足下之學多矣見於文辭者亦多矣其說往往有非鄉閭新學所能至者使能充其言其得豈少哉況其進之未已耶頃不自足忘前之患而有求於鄙閣推足下此志其進豈可量哉僕之所可告於足下者無易於自勉也薄遊不宣

與王深甫書

輩再拜深父別四年矣鄉往之心固不可以書道而比得深甫書概反復累紙示諭相存之勤相語之深無不盡者讀之累日不能釋手故亦欲委曲自敘已意以報而忘情目循經歲月遂使其意欲周而反署其好欲容而反疎以汝深父所相與者誠不在於書之疏數然鄙性之心非書則無以自解而垂諒若此不能不歉然也不審幸見察否比得介甫書知數到京師比已還亭即日不審動止如何計太夫人在頓子直代遍與諸令弟應書皆在京師各萬福輩比侍親幸無恙宣和日得峯四弟應舉今亦在京師去年第二妹嫁王深父而深操何說而力行之哉此學者治心脩身本未先後自然之理也所以始乎為士而終乎為聖人也頃子天下也死葬之以礼故歛手足形旋葬之葬與葬以天下也而況於身乎況於妻子乎然其心蕩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礼者非盡於此也故曰乃所履之一事耳而孟子亦以謂無常產而有常心者唯士為然則為聖賢者不止於然也介父又謂士誠有常心以操群理之人之說而力行之此孔孟以下所以有功於世也夫學者苟不能其心蕩於仁其視聽言動由於礼則又不能親聽言動由於礼則又不失其常心此後之學者之患也苟能其心蕩於仁其不失其常心且既已皆中於礼

三月不遠仁蓋謂此也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蓋樂此也九介反之所言似不與孔子之所言者合故曰以為揚子不過恐不然也此吾徒所學之要義以相去遠故略及之不審以為如何其他未及子細剔寒自重書至幸報荅不宣聲再拜

荅王深甫論揚雄書

蒙惠示輩謂揚雄慶王莽之際合於箕子之明夷常夷箕子乃同姓之臣事與雄不同又謂甫以謂紂為繼世箕子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如此非謂美新之文恐箕子不為而為之亦豈有累哉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顧在我者如何耳若此若孔子所不能免故於南子非所欲見也於陽虎雖欲敬也見所不見

難可也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又同也此見於書三子之志也三子之志或去或仕其難乃人臣不易之大義非同姓獨然者也於旻微子去之比干諫而死箕子諫而不從至辱於囚奴蓋盡其志矣不如比干之死所謂各以其所守自獻于先王不必同也當其辱於囚奴而就之乃所謂明夷也然而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囚奴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固彼之所不能易也故曰內難而能正其志又曰箕子之正明不可息也此箕子之事見於書易論語其說不同而其終始可考者如此也推遭王莽之際有所不得去又不必死

辱於仕莽而就之固所謂明夷也然雄之言著於史者可得而考不去非懷祿也不死非畏死也辱於仕莽而就之非無恥也在我者亦彼之所不能易故吾以謂與箕子合吾之所謂與箕子合其事紂之初也至於美新之文則非可已而不已者如此非謂與箕子合者如此非謂

故所不敢此法言所謂識身所以伸道者也然則非雄所以自見者放孟子有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天下無道小役大弱役強二者皆天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而孔子之見南子亦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則雄於義命豈有不盡哉又云介甫以謂無不可之義與甫之仕合於孔子無不可之義與甫以謂無不可者聖人微妙之處神而不可知者也雄德不建聖人強學力行而於義命有所未盡故於仕莽之際不能無差又謂以美新考之則投閣之事不可謂之無也夫孔子所謂無不可者則孟子所謂聖之時也而孟子歷叙伯夷以降終曰乃所願則學孔子雄以為太玄賦稱夷齊之徒而

而曰我異於是執太玄号廣然肆志不拘拘号以二子之志之以自知而仕已者如此則無不可者非二子之所不可學也在我者不及二子則宜有可有不可以學孔子之無可無不可然後為善學孔子此言有以窮學者然不得施於權也前世之傳者以謂伊尹以割烹要湯孔子主癰疽瘠環孟子皆斷以為非伊尹孔子之事蓋以理考之知其不然也觀權之所既立故介甫以謂世傳其投閣者妄豈不猶孟子之意哉翬自度學每有所進則於權書每有所得介甫亦以為然則權之言之者息意可謂備矣故其長育天下之材使之成就則如此深窮之而愈遠者乎故於權之事有所不通必且求其意況若權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

繆賀之於聖人而無疑因不待議論而後明者也為告夷甫或以為盡願更示

與王向書

翬啓比得呂南公爰其文南公數稱吾子然恨未相見及至南豐又得黃曦複爰其文而吾子亦來以文見貺實可數爰吾子與呂南公黃曦皆秀出吾鄉一時之俊私心喜懌何可勝言惟猥於自立使可愛者非特文詞而已此鄙夫所望於三君子也道中忽忽奉啓翬啓上

田傳權書

翬啓辱惠書及古律詩雜文指意所出義甚高文辭甚美以翬有鄉人之好又於閒道有一日之先使獲承重覩幸甚足下論古今學者自守者少苟合者多則固然矣因以謂如鄙劣者能知所守則豈敢當抑足下欲勉之至此則豈敢怠足下之材可謂特出自強不已則道德之歸其執可禦恨不相從不能一二具道能訟牒至此一相見否蒐閎之中孤独寡儔欽仝欽仝春晖餘保愛保愛不宣

福州上執政書

翬頓首再拜上書某官竊以先王之迹去今遠矣其可槩見者尚存於詩詩存先王養士之法所以懇懇諄諄之材使之成就則如鴟鳴之相呼召其聲音非自外至也其燕之則有飲食之具樂之則有琴瑟之音將其孚意則有幣帛筐篚之贈要其大旨則未嘗不在於得其孚意況若權處莽之際考之於經而不列于庭位則如梱樣之感得而薪之其以為使臣則寵其性也又以禮樂使其先華皇於遠近勞其未也則既知其功又本其情而叙其勤其以為將率則於其行也既送遣之又識錄族之姓生而恐其歸也既休息之又追念其悄悄之憂而及於僕夫之痒當此之時后妃之於內助又知臣下之勤勞其憂恩之深至於山舂石阻僕馬之閒而志意之一至於雖采卷耳而心不在焉蓋先王之去待天下士其勤且詳如此故

猶周之士也肆而天保亦稱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其君臣上下相與之際如此可謂至矣四章之三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四章曰王事靡盬不遑將母而其卒章則曰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未終養父母之志來告其君也既休息之後故作此詩之詞以養父母之事歸美其君而又追叙其情如此辭旨懇至其養父母之心未嘗不以告也其勞使臣之辭則然而推至於成役之人亦勞之以王事靡盬憂我父母則先王之政即人之心

莫大於此也及其後世或任使不均或苦於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則有北山之感鞫凶之嗟成行役不已而父母兄弟雖散則有陟岵之思詩人皆推其意見於國風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者也伏惟吾君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方興先王之治以上繼三代吾相於時昔同德合謀則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豈異於古士之出於是時者豈有不盡其志邪鞏獨何人幸遇茲日鞏少之時尚不敢飾其固陋之質以干當世之用今齒髮日衰聰明日耗今其至愚固不敢有徼進之心況其少有知之任而冀陪朝廷之儀此鞏之所以自屏竄伏於海邪轉走五郡蓋十年矣未嘗敢有半言片辭求去邪城為鬼首者又以十數相望於州縣閭之室閭莫能寧而遠近閭者亦莫不疑且駭也州屬邑又有出於饑旱之後鞏於此時又不敢以私計自陳其於免罪屬前日之憂敗士氣既奪而吏亦無可屬者其於經營既不敢以輕動迫之又不敢以火縱玩之一則論以招納一則戒以前除既而其悔悟者自相執拘以歸其不變者亦為士吏之所係獲其魁首則或槩而致之或藏而去之自冬至春遠近皆定亭無抱鼓之警里有室家之樂士氣始奮而人和始洽至於風雨時若田出自倍今野行海

如此輩與斯民與學其幸方地數千里既無一事察官於此又已殫年則可以將母之心告於吾君吾相未易於此時也伏惟推古之所以待士之詳思勞嵗之詩本士大夫之情而及於其親遷之閣下或處以閑曹或引之近畿寓以一郡使得藷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則仁治之行豈獨昏愚得蒙賜於今日其流風餘法傳之永久後世之士且將類此其無北山之悲鶺羽之譏陟岵之歎蓋行之甚易為德於士類者甚廣惟留意而圖之不宣謹頓首

記

分寧縣雲峯院記

分寧人勤生而嗇施薄義而喜爭其然也自府吏抵其縣伍百里在山谷窮處其人修農業之務率數口之家留一人守舍行籃其外盡在田田高下磽腴隨所宜雜植五穀無廢壞女婦蚕杼無懶人茶鹽蜜紙竹箭材葦之貨無織鉅治咸盡其身力其勤如此富者兼田千畝廩實藏錢至累歲不發然視捐一錢可以易死爭死無所擒其於施何如也其間利害不能以禆米父子兄弟夫婦相去若奕其蚤然於其親固然於義尊薄可知也長少扶坐里閭相講語以法律意嚮小矣則相告訐結黨誅張事閧鄣以動視聽甚者書刻金木為章印鑿文書以貽吏立縣庭下變偽一日千出雖笞补徒死交迹不以為心其喜爭訟豈比他州縣哉民雖勤而習如是漸漬入骨髓故賢令長佐吏比嘗病其未易治教始移也雲峯院在縣極西界無籍圖不知自何時立号德三年邑僧道常治其院而後之門闥靚深殿寢言言棲客之廡庖庫庾序列丙傍浮屠所用鏡鼓魚螺鍾磬之編百器備完吾聞道常氣質偉然雖索其學其歸未能當於義然治生事不苟餘輒斥散之不為泰累計惰樂淡泊無累則又苦能勝

其蕃施喜爭之心可言也或曰使其人承泊溺其所爭其歸一當於義則棄睚眦邑人者尽道常乎未敢必也慶曆三年九月與其徒謀曰吾執篷蘆治是院不自意成就如此今老矣恐泯泯無聲異來人相與圖文字買石刻之使来求與是院俱傳可不可也咸曰然推其徒子思来請記遂来予不讓為申其可言者寵加之使刻示邑人其有激也二十八日南豐曾鞏記

憩都觀三門記

門之作取備豫而已然天子諸侯大夫各有制慶加于慶則譏之見于易礼記春冰其旁三門門三塗惟城江為然老子之教行天下其宮視天子或過焉其門亦三之其備豫之意蓋本於易其加于慶則知礼者所不能損知春秋者所太息而已甚矣其法之蕃昌也建昌軍南城縣麻姑山僊都觀世傳麻姑於此僊去故立祠在焉距城六七里由絶嶺而上至其處地反平寬衍沃可宮可田其獲之多與他壤倍水旱之所不能灾予嘗觀而歎曰豈天遺此以安且食其衆使世之衍衍施施超之者不已歟不然安有是哉何哉其田入既饒則其宮從而侈也直慶曆六年觀主道士麥齊畢相其室無不修而門獨卑曰是不足以稱吾法與吾力遂大之既成話予記予與齊畢里人而與之記人之情也以礼春秋之義告之天下之公也不以人之情易天下之公齊畢之取于文豈不得所欲也夫豈以予言為厲已也夫八月日記

秃秃記

秃秃高密滕齊兒也齊明法得嘉州司法先娶杜氏留高密更給娶周氏與抵蜀罷歸周氏恚齊給告縣齊貰謝得釋授歙州休寧縣尉與杜氏俱迎之官舟甚得告還周氏復恚求絶齊急曰為若出杜令可以齊獨之休寧得侶陳氏又納之代受撫州司法歸問周氏不復見使人竊取其所產子合杜氏陳氏載之撫州明道二年正月至是月周氏亦繼其弟来欲入擾其著吏遮以告齊齊在寧癒佛寺受拥米趨歸捽挽至

衙下出偽券曰若備也何敢爾辨于州不直周氏訴于江西轉運使不聽久之以布衣書里姓聯訴事行道上乞食薦貫守饒州馳告貫饒州江東水也不當受訴貫受不拒轉運使始遣吏祝應言為覆周氏引産子為撫齊懼子見事得即送醫旁方政舍又懼則收以歸搤其咽下不死陳氏徒旁引兒足倒持之抑其首甕水中乃死秃秃也召救者趣旺穿竈後垣下為坎深四尺瘞其中生五歲云嶽上更赦猶停齊官徙濠州八月也慶曆三年十月二十二日司法張彦博改作竈治地得坎中死兒驗問知狀者小吏繇簡對如此又召鄰旺詰之合狀辭皆同州者皆是惟殺秃秃狀蓋不見與予言而悲之

遂以稚服斂之設酒脯奠焉以錢與浮圖人昇倫買瘞為廣城南五里張氏林下壑之治地後十日也嗚呼人固擇於禽獸夷狄也禽獸夷狄也相禍則其類絶也以之納之曠中以慰禿禿且有警也事始末惟杜氏一無忌言二十九日南豐曾鞏作

醒心亭記

滁州之西南泉水之涯歐陽公作州之二年構亭曰醒樂自為記以見其名之意既又直豐樂之東歩百歩得山之高構亭曰醒心使發輦記之九公與州賓客遊焉則又即豐樂以飲或醉且勞矣則必即醒心而望以見天群山之相環雲烟之相滃石嘉使目新乎其所覩則其心洒然而醒更欲又而忘歸也故即其所以然而為名取韓子退之北湖之詩云應其可謂善取樂於山泉之間而名之以見其實又善若矣雖然公之樂吾猶言之吾君優游而無為於上吾民給足而無慼於下天下學者皆為才且良庶幾鳥獸草木之性者皆得其宜公樂也一山之隅一泉之旁豈公樂哉乃公所以寄意於此也若公之賢輔子攸數百年而始有之今同遊之賓客尚未知公之難遇也後百千年有慕公之為人而覽公之迹思歎見之有不可及之嘆然後知公之難遇也則九同遊於

此者其可不喜且幸歟而筆也又得以文之次其又不喜且幸歟慶曆七年八月十五日記

繁昌縣興造記

太宗二年取宣之三縣為太平州而繁昌在籍中繁昌四十餘年無城垣者故南陵地居昭宗始以為縣縣百四更之用材與力一而濱大江常編竹為障以自固歲輒壞取於民出入無門閭雖至無舍館今治所雖有室而褊遇破壞至聽訟於廡下案牘簿書棲列無所往往散亂不可省而獄訟賦役失其平歷七代為令者不知幾人恬不知改革日入於壞故吏猶繁昌為陋縣而仕者不肯来行旅者不肯遊政事愈以庞市區愈以窄寠為鄉老吏民者蓋且憾之事之窮必變故今有能令出因民之所欲為悉破去竹障而垣其故基為門以通道往来而壘以取固即門之東北構亭瞰江以納四方之窻客既又自大其治所為重門夾廊門之上為棨戟牓書置其中廊之西旁為群吏之舍聽事之暨寢庵各以序為廡之東西隅凡窖牖之屬之乎在自門至于寢庵總為屋凡若干區自計材至于用工總為日凡二十三又九十六日而落成焉更希道太初此令之姓名字也慶曆七年十月二十三日此成之年月日也始繁昌為縣止三千戶九十季間四聖之德澤被露生養今幾至萬家田利之入倍他壤有餘魚

蝦竹筍柿栗之貨足以自資而無貧民其江山又天下之勝處可樂也今擾得旋得旋令為樹立如此使得無歲費而有巨防實至不惟得以安而耳目尚得以休而日尚得以為之觀令居民吏之出入仰望者益知尊且畏之惡完則是非尚而可定也予知縣之去欲來行旅者爭欲遊詣之疏者日以減隨名而仕者爭欲求官者日以增去而索寞者日以寓蕃播其縣之名其又自此始更令用德者為是縣至二十七日而計村以至于落成不惟興利除蔽可法也而其處回循就功效獨何其果且速歟昔孟子譏子產惠而不知為政於臧如更令者庶幾所謂知政者歟於是過予產矣凡縣之得令為難幸而得能令而興事尤難難也今繁富民既幸而事興而得後人不廢壞之人者得卒興其所難得而令又幸無不便已難皆可喜無臧也惟其欲後人不廢壞之未可必也故為予記其不特以著其成其亦有以警也某月日南豐後學曾肇記

墨池記

臨川之城東有地隱然而高以臨于溪曰新城新城之上有池窪然而方以長曰王羲之之墨池者荀伯子臨川記云也羲之嘗慕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此為具故跡豈信然邪方羲之之不可強以仕而嘗極東方出滄海以娛其意於山水之間豈有禍祥肆恣而又嘗自

休於此邪羲之之書晚乃善則其所能蓋亦以精力自致者非天成也然後世未有能及者豈其學不如彼邪則學固可以少共況欲深造道德者邪墨池之上今為州學舍教授王君盛恐其不章也書晉王右軍墨池之六字於揭間以揭之又告於肇曰願有記惟王君之心豈愛人之善雖一能不以廢而曰以及乎其跡邪其亦欲推其事以勉其學者邪夫人之有一能而使後人尚之如此況人仁莊士之遺風餘思被於來世者如何哉

菜園院佛殿記

慶曆八年四月撫州菜園僧可栖得州之人高慶王明

以動人哉其中亦有智然也若可扱之披檷經營擂掇纖悉忘十年之久以及其志之成其所以自致者豈不近是哉噫佛之法固方重於天下而其學者苞殖之如此至於世儒習聖人之道既自以為至矣又其任天下之事則未嘗有勤行之意堅持之操少長相與語曰苟一時之利耳安能及世百年為教他之漸而待延及之功哉相薰以此再歷千餘載雖有賢者作未可以得志於其間也由是觀之反不及佛之學者遠矣則被之所以盛不由此之所自守者衰歟奚之詔不獨以著其能亦嘿寓遺之不行也已曾聲記

宜黄縣縣學記

古之人自家至于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于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難措又有祭祀鄉射饗老之禮以習恭讓進材論叙出入授受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辨其惑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為具如此而其大要則所以使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為天下之士為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于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覆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為九人之起居飲食大體皆自學出

所白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夫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為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鳴呼仁政之所以不行賊盜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欽宋興幾百年矣慶曆三年天子圖當世之務而以學為先於是天下之學乃得立而方此之時撫州之宜黄猶不能有學士之學者皆相率而寫其明年天下之學復廢士亦皆散去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無足動其意者以著於令則常以廟祀孔氏廟又頹李君詳至始議立學而縣之士某某與其枝皆自以謂得發憤於此莫不相勵而趨為文故其材不賊而美匠

不蚤而多其成也績壘之區若干而門正位講藝之堂
棲士之舍皆足積器之數若干而祀飲寢食之用皆具
其像孔氏而下從祭之士皆備其書經史百氏翰林子
墨之文章無外求者其相基會作之本末總為日若干
而已何其周且速也當四方李廢之初有司之議固以
數年之後唯其令之謂李者人情之所不樂及則夫言人
恐不及則夫言人之情不樂於李者其果然也欽宜黃
之學者固多良士而李君之為令威行愛立訟清事舉
其政又良也夫及良令之時而順其慕李發憤之俗作
為宮室教肄之所以圖書器用之須莫不皆有以養其
良材之士雖古之去今遠矣然聖人之典籍皆在其言
可考其法可求使其相與學而明之禮文之詳固有
所不得為者若夫正心脩身為國家天下之大務則
在其進之已使一人之行脩移之於一家一家之行脩
移之於鄉鄰族黨則一縣之風俗成人材出矣教化之
行道德之歸非遠人也可不勉欤縣之士来請曰願有
記其記之十二月某日也

學舍記

予幼則從先生受書然是時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上
下未知好也十六七時聞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
人者知好之則於是銳意欲興之並而曼時家事亦滋

出自斯以来西北則行陳蔡譙汴泗出于京師
東方則絶江舟漕河之渠踰五湖並封禹會稽之山出
于東海上南方則戴大江臨夏口而望洞庭轉彭蠡上
吏嶺縣眞陽之瀧至南海上此子之所陟世而奔走也
蛟魚洶湧端口之川嶺崖莽林蝮虺之所閴毒不測之危此子之
燠風波霧毒不測之危此子之所單遊遠寓而冒犯以
勤也衣食藥物廬舍器用箕箠碎細之間此子之所經
營以養也天傾地壞殊州獨哭數千里之遠抱喪而南
移時之勢乃畢大事此子之所以進禍而憂艱也太夫人
所志興夫弟婿妹嫁四時之祠孤人外親之問王事之
於是力竭意耗而又多疾

言之所亭蓋其一二之端也得其閒時挾書以學於夫
為身治人世用之類益考觀講解有不能至若故不得
專力盡思琢彫文章以載私心難見之情而追古今之
作者為並以足子之所好慕此子之白視而嗟也今天
子至和之初子之侵援多事故益甚子之力無以為乃
休於家而即其旁之舘以學或旋疾其畢議其溢者予顧
而笑曰是子之宜也子之勞心困形以役於事者有以
為之矣子之畢卷窮盧究衣龍飯芑菽之美隱約而安
者固子之所以遂其志而有待也予之疾則有之可以
進於道者學之有不至至於文乎生所好慕為之有不
暇也若夫士堅木好高大之觀固世之聰明豪俊挾長

而有恃者所得為若予之拙豈能易而志彼哉遂題道
其少長出處興夫好慕之心以為學舍記

南軒記

得醳之莆地燔之討竹木灌蔬於其間結茅以自休囂
然而樂世固有喪廉鄙之貴抗萬乘之富吾不願易也
人之性不同於是知仗閒隱奧吾性所宜雖之就煩
爭於勢利姿惡毀譽之間邪然吾親
之養撫以脩吾之昆弟倣救薦美之無以繼吾之役捨
物或田於食或野於宿不得常此處也其能無憮然於
心邪少而思凡吾之佛性苦形而役於物者有以為之
矣士固有所勤有所肆識其皆受之於天而順之則吾

亦無憂而非其樂獨何又休於是邪顧吾之所好者遠
無與處於是也然而六藝百家史氏之籍漢魏之書與
夫論美刺非感微記遠山巖家刻浮誇詭異之文章下
至兵權曆法皇官醫工山農野圃方言地記佛老所傳
吾悉得於此皆伏羲已來下更秦漢至今聖人賢者思
深之材殫歲月傭精思日夜各推所長分辨萬事之說
其於天地萬物小大之際修身理人國家天下治亂安
危存亡之致罕不畢載慶與吾俱可喜所謂益者之友
非邪吾嚮聖人指意所出以去疑辨惑質人智者所擁
事引類姑終之際以自廣養吾心以忠約守而恕行之
其過也改趨之以勇而至之以不止此吾之所以求於

內者得其時則行守深山長谷而不出者非也不得其
時則止僕僕然求行其道者亦非也吾之不足於義或
棄而毀譽之者過也吾之足於義或喪而毀譽之者亦過也
彼何與於我哉此吾之所任平天與人者然則吾之所
學雖博而所守者可謂簡所言雖近而易知而所任者
可謂重也書之南軒之壁間晝夜覽觀焉以自進也南

豐曾鞏記

金山寺水陸堂記

發曆八年潤之金山寺大明等寺之僧瑞新來治寺事
某月擇山之陽亢爽之地勸州之人某氏為水陸堂積
錢之數百三十萬積日之數若干而成夫金山之以觀

遊之美取勝於天下非獨擾江瞰海並楚之衝而演吳
之要也蓋其浮江之檻負崖之屋綠摩棟堦環山而四
出亦有以夸天下者則天下之東馳而莫不頓慕者豈
特一山之好哉而其作之完蓋非一人一日之力及仌
余固嗟夫未嘗得覩時之君子者游而縱夫余心之所
樂焉至于今未仌也則聞夫山之寺堂與殿環僧之舘
遊起矣此非佛之法足以動天下蓋新者余嘗與之按
容按其材且辦有以動人者故成此不難也夫廢於一
時而後人不涉更興若天下之事多如此至於更千百
年委棄壞塞而下得振行於天下天下之材不足也豈
也豈獨牽於勢哉蓋學者之難得而天下之道是

使如此寺之壞而有新之材一日之作軼於百年累世之迹則事廢者豈旻夭而世之治可勝道哉新方以書吉某氏之世善而其子某又業為士因以求子記堂之始故為之歷道其興壞之端而并子之所感者寓焉

鵝湖院佛殿記

慶曆某年某月日信州鉛山縣鵝湖院佛殿成僧紹元来請記遂為之記曰自西方用兵天子宰相與士大夫勞於議策材武之士勞於力農工商之民勞於賦斂而天子嘗喊乘輿披庭諸貴大臣亦往往辭賜錢士大夫或暴露其身材武之士或秉義而死農工商之民或失其業惟學佛之人不勞於謀議不用其力不出賦斂飲食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憂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皆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與寢自如也資其官之修非國則民力焉而天下皆以為當然子不知其何以然也今旻殘之費十萬不已旻百萬也百萬不已旻千萬也其費如旻廣欲勿記其日時其得邪而請子文者又紹元也故云耳

元豐類稿卷第十八

記

思政堂記

尚書祠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太原王君為池州之明年治其後堂北嚮而命之曰思政之堂謂其出政於南嚮之治此堂得公之餘錢以易其舊腐壞斷既完以固不蹙暑闢而即之則蔣圃之勝涼蔭清池揭息之亭徼之徑皆在其前平畦淺檻佳花美木竹林香草之植皆在其左右君於是退憂其并心一意用其日夜之思者不敢忘其政則君之治民之意勤矣乎夫接於人無

窮而使人善感者事也惟後無常而不可以苟者時也其應無方而不可以易者理也知時之變而曰之見必然之理而循之則事雖無窮而易應也雖善感而易治也故所與由之必人之所安也所與遠之必人之所歡也如此者未有不始於思然後得於已得於已故謂之德正己而治人故謂之政政者豈止於治文書督賦斂斷獄訟而已乎然及其已得矣則無思也已化矣則亦豈止於政哉古君子之治未嘗有以學於書無所不讀而尤深於春秋其感人有所不及也来為是邦施用春秋以休其暇日乃自為不是而思之于此雖今之吏不得

以盡行其志然迹君之勤如此則池之人其不有蒙其
澤者乎故予為之書嘉祐三年冬至日南豐曾鞏記

挑耘院記

古者為治有常道生民有常業若夫祝除髮毛棄冠
矐帶褒不撫勑来機益至他器械水土之物其時節經
營皆不自踐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不為其所當然而
曰其法能為人禍福者賢之於聖人無有也其始自漢
魏傳狹其言者漫流四出抵今為尤盛百里之縣為其
從者以幾千人多至萬以上宮廬百十大氏穹壖與墓
文衣精食與馬之華封君不如也古百里之國封君一
人然而力殆不輕得是也今地方百里過封君者累百

十飛奇鈎貨以病民民往往顛仲而為途中舂者以此
治教信讓奚而得行也而天下若是者蓋幾宮發人乎
有司常繩百貨之利細若蓬芒一無所漏失僕僕然其
勞也而至於浮圖人雖費如此皆置不問反順序望藏
而棄與之豈不識其非古之制邪抑識不可然且固存
之耶愚不能釋也分宜縣鄰內外名為宮者百八十餘
所挑率院在治之西八十里其徒尤相率悉力以修之
者也其構興端原有邑人黃犖所為記其後院主僧某
又治其故而大之殿舍中嚴窈宮宿廡庖湢之房布列
兩序祝圃園倉以固以密資所以奉裹之物無一而外
来晚其事而来請記者其徒省悛[illegible]子之法四方人

仲芝附集者桁桁施施未有止也予無力以拒之者獨
介然於心而擬其左切者為是說以與之其使子之徒
知已之享利也多而人蒙病已甚且以告有司而諗其
終何如焉

飲歸亭記

金溪尉汪君名藻為尉之三月所其四垣為射亭既成
教士於其間而名之曰飲歸之亭以書走臨川請記於
予請數反不止予之言何可取汪君徒深望予也既不
得辭乃記之曰射之用事已遠其先之以禮樂以辨德
記之所謂賓燕鄉飲大射之射是也其貴力而尚技以
立武記之所謂四時教士貫革之射是也古者海內治

和則先禮射而弓矢以立武亦不廢於有司及三代衰
王政缺禮樂之事相屬而盡壞棄攘之射滋亦熄至其
後天下皆集國家暨閭暇矣先王之禮其節文皆在其
行之不難然自秦漢以來千有餘歲衰微絀塞空見於
六藝之文而莫有從事者由世之苟簡者勝也爭奪鬬
而戰禽攻取之黨興則弧矢巧技之出不得而廢其不
以勢哉今射之校射不比乎礼樂而貴乎技力其
教雖小然而旌鼓五兵之體便習之利與夫行止
步趨遲速之節皆宜有法則其所教亦非獨射也其幸
而在乎無事之時則得以自休守境而填撫百姓其不
幸殺越剽攻脅驚閭巷而並逐於大山長谷之間則將

犯晨夜冢露蹈陁勉免不避矢石之患湯火之難出入千里而與之有專則士其可以不素教哉今亭之作所以教士汪君又謂古者師還必飲至於廟以紀軍實今廟廢不設亦欲士勝而歸則飲之於此遂以名其亭汪君之志與其職可謂協矣或謂汪君儒生耐文吏以禮義禁盜宜可止頴乃習鬬而喜勝其是歟夫治固不可以不蕪文武而施澤於堂廡之上服冕搢笏使士民化奸宄息者固亦在彼而不在此也然而天下之事能大者固可以蕪小未有小不治而能大也故汪君之汲汲於斯不忽乎任小而非所謂有志者邪

擬峴臺記

尚書司門員外郎晉國裴君治撫之二年因城之東隅作臺以遊而命之曰峴臺接峴臺謂其山谿之形髣髴乎峴山也數與其屬與州之賓客者遊而閒獨求記於予初州之東其城因大丘其隍因大谿其隅因客土以出谿上其外連山高陵野林荒墟遠近高下吐大閟鄣怪奇可喜之觀環撫之東南者可坐而見也然而兩隧深塹蓋藏奈委於榛翳蒿草之間未有即而愛之者也君得之而喜增隳與土易其破缺去榛夷草發其亢爽繚以橫檻覆以高甍因而為臺以脫埃氛絶煩囂出雲氣而臨風雨然後豁之平沙漫流微風遠響與夫浪波洶湧破山枝木之奔放至於高旄勁觜沙禽水獸下上而浮沉

者出乎履鳥之下山之蒼頴秀巖巔崖拔出挾光景而薄星辰至於平岡長陸虎豹跼馬而能蚤之與夫荒墟叢薄落樹喿藪晦暝遊人行旅隱見而能繼續者皆出乎社席之內若夫雪雨開敛日光出沒四時朝暮雨暘明晦變化不同則雖覽之不厭而雖有智者亦不能窮其狀也或飲者淋漓歌者激烈或靚觀微收旁皇徙倚則得於耳目與浮之於心者雖所寓之樂有殊而亦各適其適也撫非通道故貴人畜賈之遊不至多良田故水旱螟蟻之菑少其民樂於耕桑以自足於之故牛馬之牧於山谷者不收五穀之積於郊野者不垣而晏然不知抱鼓之驚發召之役也君既因其土俗而治簡靜故得以休其暇日而寓其樂於此州人士女樂其安且治而又得遊觀之美亦將同其樂也故予為之記其成之年月日嘉佐

撫州預督公祠堂記

贈司徒魯郡顔公諱真卿事唐為太子大師與其從父兄杲卿皆有大節以死至今雖小夫婦人皆知公之為烈也初公以忤楊国忠斥為平原太守杲卿守常安禄山必反為之備禄山既舉兵與常山太守杲卿伐其後賊之不能直闚潼関以公與杲卿撓其勢也在肅宗時數正言宰相不悦斥去之又為御史唐旻所構連輒斥李輔国遷太上皇居西宫公首率百官請問起居又輒斥代宗

時興元載爭論是非載欲有所壅蔽公極論之又輒斥
揚炎盧杞既相德宗益惡公所為達斥之猶不滿意季
希烈陷汝州杞即以公使希烈希烈初慙其言後卒盜
公以死是時公年七十有七矣天實之際久不見兵祿
山既反天下莫不震慴公以區區乎原遂祈其鋒四方
聞之爭奮而起唐卒以振者公為之唱也當公之開土
門同日歸公者十七郡得兵二十餘萬眾此觀之苟順
且誠天下從之矣自此至公歿垂三十年小人繼續任
政天下目入於辨大盜繼起天子輿出避之唐之在朝
臣多畏怯觀望能若其間一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
莫矣至於再三忤於世失所而不自悔者蓋未有也若

至於起日仆以至於七八遂死而不自悔者則天下一
人而已若公是也公之學問文章往往雄於神仏浮圖
之說不皆合於理及其奮然自立能至於此者蓋天性
然也故公之觀公之大何則及至於
勢窮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
雖歷忤大奸顛跌撼頓至於七八而終始不以死生禍
福為狀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足以觀公之
大也夫世之治亂不同而士之去就亦異若伯夷之清
伊尹之任孔子之時彼皆有義夫既自比於古之仕者
矣乃欲聽頑回噫以市於世其可乎故孔子惡鄙夫不

敦令天子至和三年尚書都官郎中知撫州聶君其尚
書屯田員外郎通判撫州林君其相與謀慕公之烈以公
之實為此邦也遂為堂而祠之既成二君過予之家而
告之曰頑有述夫公之赫赫不可蓋者固不繫於祠之
有無蓋人之嚮往之不足者非祠則無以致其至也聞
其烈足以感人況拜其祠而覩炙之者歟今州縣之政
非法令所及者世不復議二君獨能追公之節尊而慕
之以風示當世為法令之所不及是可謂有志者也

撫州新建縣廳壁記

為後世之吏得行其志者少矣此仕之所以難也而縣
為最其何哉九縣之政無小大令主簿皆獨任而民事
委曲當有所操縱緩急不能一斷以法舉法而繩之則
其罪固易求也九有所為問可不可於州就一而通之
則其勢固易挠也其罪易求其勢易挠故為之者有以
得於州然後其濟可幾也不幸其一窮矣獨縣與之吁則大
者求其罪小者挠其勢將不遺其力矣吏之不能自安
豈足遺哉縣有不與其優者乎方是時也而天下之能
志其事而好惡不妄者辭矣能忘人之身而強立不苟
者亦辭矣州具其強以取威縣憂其弱以求免其胥已
久其俗已成之後而守正循理以求其得於州其亦不
可以必也則仕於此者欲行其志豈非難也哉君子若
雖無所憂而不安然其於自處也未嘗不擇仕而得擇

其自處則縣之事有不敢任者豈可謂過也哉洪州新建自大平興國六年分南昌為縣至嘉佑三年九年之中有九人而秘書省著作佐郎黃冀公權來為其令抑豪縱惡下窮守正循理而渭濟其志者也公權亦喜其職之行因考次九為令者名氏將伐石以書而列置于壁間故子為之敘其行治而曰著其為縣之難使來者得覽焉

清心亭記

嘉祐六年尚書虞部員外郎梅君為徐之蘭縣改作其治所之東亭以為燕息之所而名之曰清心之亭是歲秋冬來請記於京師僕余有亡妹漪女之悲不果為明年春又來請曰子有停亡之悲又不果為而其請猶不止至冬為之記曰夫人之所以神明其德與天地同其變化夫豈遠哉生於心而已矣若夫極天下之知以窮天下之理於夫性之在我若能盡之命之在彼者能安之則萬物自外至者安能累我哉此君子之所以盡其心也萬物不能累我哉而應乎萬物與民同其吉凶者亦未嘗廢也於是有法誡之設邪僻之防此君子之所以存其心也盡其心者極乎精微所以入神也苟其心者由乎中庸所以致用也然則君子之欲脩其身治其國家天下者可知矣今梅君之為是亭曰不敢以為遊觀之美蓋所以推本為治之意而且將清心於此其所存者亦可謂能知其要矣乃為之記而道乎之所聞者焉

閩州張侯廟記

事常蔽於其智之不周而辨常過於所感智之以盡之今夫推策事而辨至於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未之有改灼龜觀蓍求婁驗其為事至淺世嘗尊而用之未之有廢也坊巷道路馬蟲貓虎之靈其為類至細世常賤而事之未之有廢也水旱之災日月之變與夫兵師疾癘昆虫鳥獸之害凡一慝之作世常有祈有報未之有止也金縢之書雲漢之詩其意可謂至而其辭可謂盡矣夫

其備者皆聖人之法何也彼有接於物者存乎自然世既不得而無則聖人固不得而廢之亦理之自然也聖人豈用其聰明哉善因於理之自然而已其智足以周於事而其辨足以不惑則理之微妙皆足以盡之也故古之有為於天下者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未有能廢其一也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庶謂盡已之智而聽於人盡人之智而聽於神也蓍龜日小之觀之則苟卿之言以謂雩筮祝日小人以為神者以疾夫世之不盡在乎人者而聽於神其可也謂神之為哩者信然則過矣蓍生於其智之不周而過生於其所感也閩州於

蜀為巴西郡蜀車騎將軍領司隸校尉西鄉張侯名飛字益德嘗守是州州之東有張侯之冢至今千有餘年而廟祀不廢每歲大旱禱南轅應嘉佑中比數歲連熟閭人以謂張侯之賜也乃相與率錢治其廟舍大而新之侯以智勇為將號萬人敵當蜀之初與鄰將張郃相距於此能破郃軍以安此土可謂功施於人矣其後也又能澤而賜之則其食於閭人不得而廢也豈非宜哉知州事尚書職方員外郎李君獻卿字材叔以書來曰為我書之材幷好古君子也乃為之書而以予之所聞於古者告之

歸老橋記

武陵抑侯圖其青陵之居僊子叙而以書曰武陵之西北有湖曰子梁山者白馬湖也梁山之西南有田曰僊子青陵之西二百步有泉出于兩崖之間而東注于湖者曰采陵之澗吾為橋於其上而為屋以覆之武陵之往來有事於吾廬者蚤吾異日得老而歸皆出於此也故題之曰歸老之橋維吾先人遺吾此土者宅有桑麻田有秔稌而渚有蒲蓮弋于高而喙鳧雁之下上緡于深而逐鱣鮪之潛泳吾所以衣食其力而無愧於心池息有喬木之繁陰藉有豐草之幽香登山而凌雲覽天地之奇變弄泉而乘月遺氛埃之澒濁此吾所以慶其怠倦而樂於自遂也吾少而安焉及壯而從事於四方累乎萬物之自外至者未嘗不思休于此也今又獲位於朝而榮於寵禄以為觀遊於以此而吾亦將老矣得無志於歸哉又曰世之老於官者或不樂於趨幸而有樂之者或無以為歸今吾有是以成吾樂也其為我記之使吾後之人有考以成吾志也余以謂先王之養老者備矣士大夫之致其位者曰不敢煩以政蓋尊之也而士亦皆明於進退之節無留禄之人可謂所得之也後世卷老之具既不備士大夫之老於位者或擯而去之也然士猶有冒而不知止者可謂兩失之也今柳侯年六十齒臭未衰方為天子致其材力以惠澤元元之時雖欲遺童綫之榮從湖山之樂余知未能遂其好也然其志於退也如此聞其風者亦可以興起矣乃為之記

尹公亭記

君子之於已自得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曰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所以與人同其好惡而已矣非有待於外也然而有表其閭名其鄉欲其風聲氣烈暴於世之耳目而無窮者所以與人同其好也內有以得諸已外有以與人同其好此所以為先王之道而異乎百家之說也隨為州去京師遠其地僻絕凌暝之間起居舍人直龍圖閣河南尹公洙以不為在勢者所容謫是州居於城東五里開元佛寺之金燈院

尹公有行義文學長於辨論一時與之遊者皆世之聞人而人人自以為不能及於是時尹公之名震天下而其所學蓋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故其居於隨日考圖書通古今為事而不知其官之為謫也嘗於其居之北阜竹栢之間結茅為亭以芟為蓋歲餘乃去既去而人不忍廢壞輒理之曰名之曰尹公之亭州從事謝景平刻石記其事至治平四年司農少卿贊皇李公禹卿為是州始因其故基增庳益狹斬材以易之陶甓以覆之既成而覽深亢爽環隨之山皆在几席又以其舊亭崎之於北

其知則知者固善之端而人之所難至也以今之事於人所難至者既戮矣則上之施化莫易於斯時碩所以遠之如何稱筠為州在大江之西其地僻絕當慶曆之初詔天下立學而筠獨不能應詔州之士以為病至治平三年蓋二十有三年矣始告于知州事尚書都官郎中董君儼董君乃與通判州事國子博士鄭君藩相州之東南得亢爽之地築宮於其上齋祭之室誦講之堂休息之廬至於庖湢庾廥各以序為經始於其春而落成於八月之望既而來學者常數十百人二君乃以書走京師請記於予予謂二君之於政可謂知所務矣使筠之士相與升降乎其中討講先王之遺文以致其知其賢者超然自信而獨立其中討論焉以千世取祿而已故為之著予之所聞者以為記而使歸刻焉

瀛州興造記

慶曆元年七月甲申河北地大震壞城郭屋室瀛州為甚是日再震民訛言大水且至驚欲出走諫議大夫李公肅之為高陽關路都總管安撫使知瀛州事使人分出慰曉訛言乃止是日大雨公私暴露倉儲庫積無所覆冒公開示便宜使有攸處遂行倉庫經營蓋障雨止粟以石數之至一百三十萬兵器他物稱是無壞者初變作公命搜兵警備訖于既息人無爭偷里巷安輯維北邊自通使契丹城壁樓櫓禦守之具寢弛不治君以為故公曰災變之後以興壞起廢為已任知民之不可重明也迺請于朝力取於旁路之羨卒費取於備河之餘材又以錢千萬市木於真定既集硏斫遷築新城方十五里高廣堅壯卒加於舊其上為敵樓戰屋九四千六百間先時州之正門弊在狹陋又是始斥而大之其餘九圮壞之屋莫不繕理復其故常周而覽之嘯謀有所瞻休有次食有高廡貨有深藏宵寢士吏各有寧宇又以其餘力為南北角道若干里人去汙淖即于夷塗自七月庚子始事至十月己未落成其用人之力積若千萬若干千若千千若千百工其竹箭木兎之用積若干萬若干千若干百蓋遠邊之初財匱民流此邦之人以謂役鉅用艱不累數稔城壘室屋未可以復也至於始作踰時功以告具蓋公經理勸督內盡其心外盡其力故能易壞為成如是之敏事聞有詔嘉奬昔鄭火子產救災補政得宜當理史實書之備有狄人之難文公治其城市宮室合於時制詩人歌之今瀛地震之所摧啟與鄭之火災衛之兎難無異公樂備精築不失其方亦猶古也故瀛之士大夫皆欲刻石著公之功于後予子之從父兄適與軍政在公幕府廼以書來屬予記之予既悍來世知公之營勤於是邦也

廣德軍重脩鼓角樓記

熙寧元年冬廣德軍作新門鼓角樓成太守合文武賓屬以落之既而以書走京師屬鞏曰為我記之鞏辭不能書反復至五六辭不獲乃為其文曰蓋廣德居吳之西疆故障之墟境大壤沃食貨富饒人力有餘而狄訟訐財貢輸入以縣附宣道路呵阻衆不便利歷世久之大宗皇帝在位四年乃按地圖因縣立軍使得奏事專決躬如大邦自是以來田里辨爭歲時稅調始不勤遠人用宜之而門闌隘庳棲觀弗飾於以納天子之命出令行化朝夕吏民交通四方覽示賓客弊在簡陋不中度程治平四年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錢公輔守是邦始曰豐年衆材積土將改而訢之會尚書駕部郎

中朱公壽昌來繼其任明年政成封內無事乃擇餘吏按時左右以備以築以繩以削門阿是經觀闕是營不督不期役者自勸白冬十月甲子始事至十二月甲子卒功崇墉崛興複宇相輝壯不及僭麗不及奢憲度政理於是出納士吏賓客於是馳走尊施一邦不失宜稱至於伐鼓鳴角以警昏昕下漏數刻以節晝夜則又新是四器列而屬之邦人士女易其聽觀莫不悅喜推美誦勤夫禮有必隆不得而殺政有必舉不得而廢二公於是兼而得之宜刻金石以書美實使邦之人百世之下於二公之德尚有考也

元豐類藁卷第十八

記

廣德湖記

鄣縣張侯圖其縣之廣德湖而以書并古刻石之文遺子曰頤有紀蓋湖之大五十里而在鄣之西十二里其源出於四明山而引其北為清渠泄其東北入江凡鄣之鄉十有四其東七鄉之田錢湖溉之其西七鄉之田水注之者則此湖也舟之通越者皆繇此湖而湖之產有魚雁魚蔆蒲葭菱芡之饒其舊名曰鼈腦湖而今名大曆八年令陳儒舟之所更也貞元元年刺史任侗又治而大之大中元年民或上書請廢湖為田任事者左右之為出御史李夜素驗視夜素不為撓民以將罪而湖卒不廢刺史李敖方與夜素皆賦詩刻石以見其事其說以謂當是時湖成三百年矣則湖之興其在槃瓠之際欤宋興淳化二年民始與州縣彊吏盜湖為田又不能正至道二年知州事丘崇元躬按治之而湖始復轉運使言其事詔禁民敢田者至其後遂著之於一州敦咸平中賜官吏職田取湖之西山足之地百頃為之既而務益取湖以自廣天禧二年知州事李夷庚始正湖界起隄十有八里以限之湖之實有地曰林村砂末曰高橋臘墓而其中有山曰白鶴曰望春自大平興國以來民冒取之夷庚又命禁絕而湖始復天

聖景佑之間民復相率請湖為田州從事張大有業行止之而知州事李照又言其事報如至奏詔書照以刻之石自此言請湖為田者始息而康定其年縣主簿曾公望又益治湖至張侯之為鄭則湖又不治而七鄉之農以旱告張侯為出營廢民田湖旁者皆喜頗致其力張侯計工賦材擇民之為人信服有知計者使督役而自主之一不以屬吏人以不擾而咸勸趨於是築纍湖之隄九千一百三十四丈　其廣一丈八尺而其高八尺廣倍於舊而高倍於舊三之二節人累石埋水關其間而窌以木視水之小大而閉縱之謂之斗門以備旱潦又為堰於湖之北以洩湖之溢水溉田千頃有奇又為之益舊捻為三萬一百又曰其餘材為二亭於隄上以休而與望春白鶴之山相直因以其山名之上為兩一以祠神之主此湖者一以祠吏之有功於此湖者以燕享元年十一月始役而以明年二月卒事其用民之力八萬二千七百九十有二工而其材出於工之餘貲成而田不病旱舟不病癘魚雁菱芡果蓏水產之良皆復其舊而其餘及於比縣芳州張侯於是可謂有勞矣是年子通判越州事越之南湖又廢不治蓋出於吏之因循而至於不知所以為力子方患之觀廣德之興以數百年危於廢者數矣縣有人故益以治蓋大脊之間既田四百頃而今二十頃矣則人之存亡

政之廢舉為民之幸不幸其豈細也哉故為之書尚俾來有知毋廢前人之功以永為此都之人圖其廢也張侯名峋字子堅以材聞去而為提舉兩浙路常平廣惠倉兼晉句農田差役水利事方且用於時云

齋州二堂記

齋濱濼水而初無使客之館使客則常發民調材木為舍以寓去則徹之既費且陋乃為館徒官之廢屋為二堂於濼水之上以舍客因考其山川而名之蓋史記五帝紀謂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就時於負夏鄭康成釋歷山在河東雷澤在濟陰負夏皆地皇甫謐釋壽丘在魯東門之北河濱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以予考之耕稼陶漁皆舜之初宜同時則其地不宜相遠二家所釋雷澤河濱壽丘負夏皆在魯衛之間地相望則歷山不宜獨在河東也孟子又謂舜東夷之人則陶漁在濟陰作什器在魯壽丘東門就時在衛耕歷山在齊皆東方之地合於孟子按圖記皆謂禹貢所辯雷首山在河東嬀水出焉而此山有九嶷歷山其一峿也子觀爽書及五帝紀蓋舜娶堯之二女廁居嬀汭則耕歷山蓋不同時而地亦當異世之好事者廁因嬀水出於雷首遷就附益謂歷山為雷首之別號不考其實笑由是言之則圖記皆謂舜之南山為歷山舜所耕處

故其城名歷城為信然也今樂上之北堂其南則歷山也故名之曰歷山之堂按圖泰山之北與鄒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于黑水之灣又西北匯于栢崖之灣而至于渴馬之崖蓋水之來也發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于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于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湧出高或數丈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鄒人皆謂噴有棄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渴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趵突之泉冬溫泉旁之蔬甲經冬常榮故又謂之溫泉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于濟者皆於是乎出也鄒多甘泉冠於天下其顯名者以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予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濼水曾見於春秋魯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有考也慶曆六年二月己丑記

鄒州北水門記

濟南多甘泉名聞者以十數其匯而為渠布道路民庶官寺無所不至潘滿分流如深山長谷之間其匯而為渠環城之西北故北城之下疏為門以洩之若歲水溢城之外流潦果集則常為蔽納士於門以防外水之入既弗堅完又勞且費至是始以庫錢買石儲民為工因其故門築石為兩墉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中置石捷折為二門扃皆用木視水之高下而閉縱之於是外內之水禁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勞費以煩其用工始於二月庚午而成於三月丙戌董役者共脩庫副使駐泊都監張始綸右侍禁兵馬監押仲懷德二人者欲後之人知作之自吾三人者始也來請書故為之書是時慶曆五年壬子也太常博士充集賢校理知鄒州軍事曾鞏記

襄州宜城縣長渠記

荊及康狼楚之西山也水出二山之間東南而流春秋之世曰隋水左丘明傳曾桓公十有八年公及齊侯會于濼杜預辨其山川者皆太守之事也故為之識使此邦之人尚及隋亂次以濼是也其後曰夷水水經所謂漢水又南遇宜城縣東夷水注之是也又其後曰蠻水是也秦昭王三十八年使白起將攻楚去隋百里立碣壅是水為渠以灌隋隋楚都也遂拔之秦既得隋以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宋孝武帝永初元年築宜城之大隄為城今縣治是也而更謂隋曰故城隋入秦而白起所為渠因不廢引隋水以淮田田皆為沃壤今長渠是也長渠至宋至和二年久隳不治而田數苦旱朕飲者無所取今孫永曼

叔率民田渠下者理渠之壞塞而去其淺隘遂完故揭
使還渠中自二月丙午始作至三月癸未而畢田之受
渠水者皆復其舊受叔又與民為約束時其蓄泄而止
其侵爭民皆以宜也蓋陽水之出西山初棄於無用及
白起資以禍楚而後世頗賴其利酈道元以謂溉田三
千餘頃至今千有餘年而受渠之民足食而井飲其餘粟散於四方蓋水出於西山
諸谷者其源廣而流於東南者其勢下至今千有餘年
而山川高下之形勢無改故曼叔得因其故迹與發憤同心古
廢使之源流竭地之高下一有易於古則受叔雖力亦
莫能復也夫水莫大於四瀆而河蓋數徙失禹之故道

至於濟水又王莽時而絕況於泉流之細其通塞豈得
而常而後世欲行水溉田者往往務瞻古人之遺跡不
考夫山川形勢古今之同異用力多而收功少是亦其
不思也狄初曼叔之復此渠白其事於知襄州事張璪
唐公公聽之不疑沮止者不用故曼叔能以有成則渠
之復自夫二人者也方二人者之有為蓋將任其職非
有求於世也及其後言渠堨者蠭出然其心蓋或有求
故多詭而少實獨長渠之利較然而二人者之志愈明
也熙寧六年余為襄州過京師曼叔時為開封訪余於
東門為余道長渠之事而請余以考其約束之廢舉予
至而問焉民皆以謂野君之約束相與守之傳數十年

如其初也子為之空著令上司農八年曼叔去開封為
汝陰始以書告之而是狄大旱獨長渠之田無害也夫
宜知其山川與民之利害者皆為州者之任故予不得
不盡以告後之人而又使之知夫作之所以始也曼叔
今為尚書兵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八月丁丑記

徐孺子祠堂記

漢元興以後政出宦者小人挾其威福相煽為惡中材
顧望不知所為漢既失其操柄紀綱大壞然在位公卿
大夫多豪傑特起之士相與發憤同心古
分別是非白黑不少屈其意至於不容而
徙起其執彌堅而其行彌勵志雖不就而
其既沒而漢亦
以亡當是之時天下聞其風慕其
義者人人感慨奮激至於解印綬棄家
死而不避百餘年間擅朧大觀非望者
不敢發漢能以亡為存蓋其力也孺子於
陳蕃太尉黃瓊碑皆不就舉有道拜太原太守安車備
禮召皆不至蓋忘已以為人與獨善於隱約其操雖珠
其志於人一也在位士大夫抗其節於亂世不以死生
動其心異於懷祿之臣遠矣然而不屑去者義在於濟
物故也孺子嘗謂郭林宗曰大木將顛非一繩所維何
為栖栖不皇寧處此其意亦非自足於丘壑遺世而不
顧者也孔子稱顏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惟我與爾有

是大孟子亦稱孔子可以進則進可以止則止乃所願則學孔子而易於君子小人消長進退所宜處未嘗不懌不惟其時則見其不可而止此孺子之所以未能以此而易彼也孺子姓徐名穉孺子其字也豫章南昌人按圖記章水北逕南昌城西歷白社其西有孺子墓又北歷南塘其東為東湖湖南小洲上有孺子宅宅踰孺子墓隧種松太守謝景初表於墓側立碑晉永安中太守夏侯嵩於碑旁立思賢亭世世脩治至拓跋魏時謂之聘君亭今亭尚存而湖南小湖世不知其嘗為孺子宅又嘗為墓也子為太守之明年始即其處結茅為堂圖孺子像祠以中牟卒州之寶扁

拜焉漢至今且千歲富貴埋滅者不可稱數孺子不出閭巷獨稱思至今則世之歆以智力取勝者非惑狀孺子墓失其地而墓幸可考而知祠之所以視邦人以尚德故并采其出處之意為記焉

江州景德寺新戒壇記

江州景德寺戒壇作於熙寧九年某月某甲子成於十年某月某甲子其費出於太子賓客陳公諤巽其主而成之出於寺之僧智遷智遷既然以經營為已任不舍其晝夜之勤九二十年為佛殿三門兩廊鍾樓齋戒壇於是歲同天節度僧若干人為屋若干區捨貲錢二十餘萬知遷食淡衣粗所居屋壞不自治所得於人惟資治其寺以其故人皆信服凡所欲為無不如志今年六十有七矣其經營寺事不懈如初而其彊力蓋有餘也余嘉其意故為之記云熙寧十年五月乙亥記

洪州東門記

南昌於禹貢為揚州之野於地志為吳分其部所領八州其境屬於荊閩南粵方數千里其田宜稌殺其賦要輸于京師為天下最在江湖之閒東南一都會也其城之西為大江江之外為西山州治所以城之面勢為門東西出其西門既新而東門獨故弊熙寧九年余為是州將易而新之明年會稽福州被召還

京師過南昌視其東門則今守臣元侯既徹而易之元侯以余為有舊於是州來請曰願有識余辭謝不敢而其請不懈蓋天子諸侯之門制見於經者不明學礼者必謂諸侯之制有皐應路門天子之門加庫雉然見於春秋者脅有庫門有雉門見於孟子家語者揃有庫門或以謂發周公廟叔非諸侯常制其果然耿蓋莫得而考也在雅之綿古公亶父徙宅于岐作為宮室門墉得宜應礼後世原大雅功述而歌之其辭曰乃立皐門皐門有伉繹者曰伉言其高也又曰迺立應門應門將將繹者曰將將言其嚴正也則諸侯之門維高且嚴固詩人之所善聖人定詩取而列之所以為後世法也今元侯

於其東門董酒興壞不遠於禮是可書也將求子之詩會予未至京師易守明州元侯則使人於途於明州速子文不已被南昌之東門作於淳化五年識於其揀閒者曰皇第六子鎮南節度洪州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徐國公元僖尚書戶部郎中知洪州軍州事陳象輿以籍考之徐國公後封密王太宗第六子受命保茲南土實留京師則作門者蓋象輿也至門之改作九八十有九年元侯之於是役其木取於地之不在民者其工取於役卒之羨者其兎麋金石彖彤黝堊之費取於庫錢之常入者自七月戊子始事至十月壬子而畢既成而南北之廣十尋東西之深半之而高殺其廣於以出政令謹禁限時啓閉通往來攝其於東南為一都會者而役蓋不及民也元侯名積中云又明年實元豐二年尚書度支員外郎直龍圖閣曾鞏記

道山亭記

閩故隸周者七至秦開其地列於中國始并為閩中郡自粤之太末與吳之豫章為其通路在閩者陸出則阸於兩山之間山相屬無間累數驛迺一得平地小為縣大為州然其四顧亦山也其途或通坂如緣繩或垂崖如一髮或側蹉鈎出於不側之谿上皆石芒峭發襮然後可投步負載者雖其出人猶側足然後能進非其土人竿木躋也其谿行則水皆自高瀉下石錯出其間如林立如士騎淵野千里下上不見首尾水行其際間或衝縮蠟騖或溜走旁射其狀若蜘結若蟲鉄其旋若輪其激若矢舟沂泓者救便利失毫分輒被溺雖其土長川居之人非生而習水事者不敢以舟楫自任也其水陸之險如此漢嘗發其衆江淮之間而虛其地蓋以其阻多阻豈虛也我福州治候官於閩為土中所謂閩中也其地於閩為最平以廣四出之山皆遠而長江在其南大海在其東其城之內外皆涂旁有溝瀆通湖汐舟載者晝夜屬于門庭麓多梁木而匠多良能以屋室相矜雖下貧必豐其居而佛老子之徒其宮又特盛城之中三山西曰閩山東曰九僊山北曰粤王山三山者鼎趾立其附山蓋佛老子之宮以數十百其壞詭殊絕之狀蓋已盡人力光祿卿直昭文館程公為是州得閩山歛錢之際為亭於其處邑之大宮室之榮不下簟席而盡收四鶚程公以謂在江海之上為登覽之觀可比於道家所謂蓬萊方丈瀛州之山故名之曰道山之亭閩以險且遠故仕者常憚往程公能因其地之善以寓其耳目之樂非獨志其遠且險又將抗其思於埃壒之外其志壯哉程公於是州以治行聞既新其城又新其學而其餘功又及於此蓋其歲滿就更廣州拜諫議大夫又拜給事中集賢殿脩撰今為越州字公闢名師孟云

越州趙公救荒記

熙寧八年夏吳越大旱九月賀政殺大學士右諫議大夫知越州趙公前民之未饑為書問屬縣留所被者饑鄉民能自食者有幾當廩於官者幾人溝防構築可徙民使治之者幾所庫錢倉粟可發者幾何富人可募出粟者幾家僧道士食之羨粟書於籍者其幾具存使各以書以對而謹其備州縣吏緑民之孤老疾弱不能自食者二萬一千九百餘人以告故事歲廩窮人當給粟三千石而止公歎富人所輸及僧道士食之羨者將粟四萬八千餘石佐其費使自十月朔入受粟日一升幼小半之憂其衆相蹂也使受粟者男女異日而人受二日之食憂其且流亡也於城市郊野為給粟之所凡五十有七使各以便受之而告以去其家者勿給計官為不足用也取吏之不在職而寓於境者給其食而任以事不能自食者有曼具也能自食為之告富人無得閉糴又為之出官粟得五萬二千餘石平其價予民為糴粟之所凡十有八使視糴者自便如受粟又能民完城四千一百丈為工三萬八千計其傭與錢又與粟再倍之民取息錢者告富人緩子之而待熟官為責其償棄男女者使人得收養之明年春大疫為病坊療疾病之無歸者募僧二人屬以視醫藥飲食令無失所時九死者使在廡隨收瘞之法廣第人盡三月當止是歲盡五月止事有非便文者公一以自任不以累其屬有上請者或便宜多取行公於此時畫夜憂心力不少懈事細鉅必躬親給病者藥食多出私錢民不幸罹旱疫得免於轉死雖死得無失歛埋皆公力也是時旱疫被 吳越民饑饉疾癘死者殆半苗未有鉅於此也天子東向憂勞州縣推布上恩人人盡其力公所招徠民尤以為得其依歸所以經營繕輯先後終始之際委曲纖悉無不備者其施雖在越其仁足以示天下其事雖行於一時其法足以傳後蓋留診之行治世不能使之無而能為之備民病而後圖之與夫先事而為計者則有間矣不皆而有為與夫素得之者則有間矣子故采於越得公所推行樂為之識其詳豈獨以慰越人之思將使吏之有志於民者不幸而遇歲之荒可不待頃而具則公之澤豈小且近乎公元豐二年以大學士如太子少保致仕家于衢其宜道正行在於朝廷豈弟之實在於身者此不著著其荒政可師者以為越州趙公救荒記云

元豐類藁卷第十九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第二十

制詩

試中書舍人制誥三道

特進觀文殿大學士除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制門下錫之列壞顧師寵於薦紳申以榮名視官儀於宰路所以褒隆舊哲優異宗工維今古之通規實邦家之盛典宜嚴禮秩爲在耆英播告治朝用揚孚旨具官某莊毅足以任重謹栝足以視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以察微之智練達人情以經遠之謀弥綸國躰中外宣力左右納忠夙方內靖嘉百揆攸叙助朕致此時洊之庸位特次於上公職仍通於祕殿閎時旣擇人付以兹任而尚憂夫方域之瘼不明不良不能究宣恩德使達于下聞導群情使通于上是以置使分部爲之刺舉而考覈幽明甄別淑慝罕能務稱其職朕方憲于先王以正百官之任使屬其名必效其實夫比群吏之治而謹其勸劃固朕之所攻攻而不敢怠也蕘按之臣其躰朕意於夫治人之官審加察焉使純明脩潔茲祥仁薦之吏無壅於上聞而貪庸汙慢苛簿媮僞之人不能自匿蔑夫事舉刑清和樂交於內外風移俗易忠厚格於神明方重賞罰有典誼無敢私其尚欽承朕言不食

魯肅轉官除吏部郎中左選

勑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具常守故郎躍甚高鉉綜之司典領尤重尔以孝行聞列職史館宜進文階往祇厥叙朕方審叡哲明

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劉奉世部員外郎制右選

勅具官某尚書政本失其分職之日久矣朕紀官以實而歸其常守郎於選部任寄尤重以爾閱試惟舊為吏有方考擇於朝俾參厥叙朕方審覈幽明而公於黜陟尚思勉勵以敏事功可

黃好謙户部員外郎劉珵户部郎中制右曹

勅具官某田疇生齒之籍賦租課入之法郎於省閣典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王陟臣馬坑户部員外郎制右曹

勅具官某耕斂補助之法濬防通塞之政即於首閣典領尤重邦之舊茂俾服厥官爾能敏於事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劉摯禮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得人固為急也儀曹之於郎位考擇甚精爾以學行器能兼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王子韶禮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周書曰不惟其官惟其人則古今之正治官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爾以博學多聞冊名儒館宜升階等往祗厥服朕方明於賞勳以待群吏之成爾尚懋于厥脩庶能康朕之事

潘良器兵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朕高郎吏之選以進天下之材七兵之曹名秩甚寵精于有叙屬爾之能其尚懋于厥功朕方明於賞勳可

胡宿祖紱刑部郎中

勅具官某為郎君中時之妙選邦憲輕重典領惟嚴朝之儁良俾在吾事夫刑期于無刑此朕志也尚思明慎以稱厥官可

范子奇工部郎中高遵惠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宮室城壁程匠度材之事部於起部其選甚高詢求在廷爾材惟允朕方董百工而庶務爾尚勤夙夜而能厥官可嘉遷之寵駿転列卿

王祖道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封爵之恩施於內外所以親親尊賢國之典也總領之任郎選甚高明揚爾能俾侯厥位朕方正名以稽郡吏之治而議其勳爾尚起予以敏來効可

趙珣司封郎中制

勅具官某論功烈士大夫而勵其志也主以郎吏禮秩甚殊僉曰汝能宜正厥序夫正名者固將考其實也尚有信賞待汝計功可

蔡京范珣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群吏之課而議其諫賞郎於天官任爲尤重維時髦士宜服寵名使殺最允而功用興待汝能稱其職可不勉哉可

陳向度支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多寡之數物產豐約之宜司度之曹典貳爲重爾惟幹敏宜服厥官夫能下寬猝民而上足經費朕方勵精庶政之日爾尚悉其猷爲可

晁端彥金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財用金寶有出納之政權衡度量有制作之法司珍之任實典治焉會曰爾材宜在兹位國有陛明之典待爾善於其官可

韓正彥倉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倉庾賦入之政祿廩賙助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右曹爲官擇人爾往惟允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勢圖爾之勞可

趙令穰祠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禮莫大於祭享者人道之極也祠曹所領躬莫重焉爾惟精明宜服厥位其思任職以報予奉天地宗廟兢兢之意焉可

徐禧御史中丞制

勅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列風憲之官紀綱所屬曷可以不明其任哉具官某強敏仁薦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曼用檄自右垣仍其階品俾爾納忠竭力得壹意於中司以董齊百工而肅正內外庶余之作則更制罔或不虔在爾攸哉知其所守可

何詢直文及甫大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礼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藝文列於冊府宜升階品往祗厥叔夫能援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慈其猷爲可

黃寔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奉常禮樂所出博士議論之官爾以能聞朕用分命夫能援經之說適今之宜不爲曲學之阿爾尚慈於所守可

趙君錫宗正丞制

勅具官某公室遠近之屬譜錄攸序用他族蓋自漢始迄今循行丞於厥官參贊爲重爾辭學之敏列職書林宜進文階往祗厥服夫睦九族以刑萬邦此朕志也爾尚懋于厥守庶以承朕之仁可

劉蒙御史臺主簿王子琦太常寺主簿制

勅具官某吏之有爲所以相成勿稽守之事往從憲府尚懋爾勞可

勅具官某博士列於成均以講教為任爾以經明選用
祗服厥官善導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其尚起
哉可

林希著作佐郎制

勅具官某麟臺著作之貳郎以詞學為之爾敏茂精明
久游書觀宜遷階品往服厥叙屬爾以文章之選其躡
不獎遇之息可

邢恕校書郎制

勅具官某典校秘藏之書旁求儒學之士尚思獎進之
意無忘砥礪之勤可

李常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禮樂精微之致所以格上下而諧人神奉常
貳卿典領甚重爾聰明敏達久列書林宜進文階往就
厥位其務擇于厥職使節人心而和人聲者庶有得焉
非獨在於俯仰鏗鏘而已兹為朕志爾尚欽承可

勅具官某禮樂之具以供宗廟朝廷之用典領之
寺酒醴膳羞之列卿宜得其人俾服子來爾明習吏事勞閥有
逺於僉言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楊汲大理卿王衮韓晉卿少卿制

勅具官某參理折獄之事主以列卿其選甚重爾練習
吏治閲試惟舊廷尉之選趙抃改云是用爲汝尚思明
慎以稱朕恩可

陳睦鴻臚卿

勅具官某傳聲贊導之官所以賓接四方之使客位在
九列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以辭學材譽列
職史筵宜進文階往承厥序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蔡正臣董詵司農少卿制

勅具官某田畝稼穡之政倉庾委積之事典領之任秩
亞列卿官儀之新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往
貳大農是惟高選尚其祗飭無曠厥司可

賈青太府少卿制

勅具官某九賦頒受之政百貨貿遷之法典領之任位
次列卿肇正官儀考擇惟慎爾明習吏事閲試惟舊往
其厥服汝惟克諧其躬朕恩尚恩祗飭可

李立之范子淵都水使者制

勅具官某川澤河渠之政津梁舟楫之事置使典領禮
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爾明習吏治勞閲有聞選
於在廷俾踐厥職尚其祗飭無曠爾司可

黄華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四海九州之疆域山川風土之氣習載於圖
籍典以郎曹權爾之材俾副厥位夫能使方國遠近貫
利同而材用便在爾能知其守可不懋哉可

杜純大理正制

勑具官某祈嶽詳刑之事朕所慎也正於理官恭簡為重選於在列爾以材外聽察以情尚勤厥職可

李義內殿崇班制

勑具官某夔度營地之事積累歲月之勤序朝位於殿廷尚益思於奮勵可

元豐類藁卷第二十一　十一　集廿四

左僕射門下侍郎王珪追封三代并妻制

曾祖永贈開府儀同三司

勑禮取其稱故位益尊則事其先者莫盛於褒命其親得上至于三世求之於礼豈非取其為積也厚則其流澤也廣故能開祉厥裔為時宗臣百辟是師王室是輔惟稽章旁用進爾之階秩在第一尚其不昧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尹氏追封燕國太夫人

勑優禮太臣厚其寵數所以勸在位之功德而共成天下之治也宰相之任重矣尊榮光大上施于其三世豈不即乎人情而稱其位序其官某曾祖母某氏幽閒靜專躬踰純德嬪于盛族壺憂早稱啓佑後人任國幾政流澤所自宜極褒崇追命宅封列于大國光靈不泯尚服朕恩可

祖贊追封魏國公

勑天下之忠乎上孰有所自故上之仁乎下恩有所延其躬相成治道所出惟吾股肱之佐共任天下之重愍眷寵秩施其祖廟所以慰其顯親之心稱其事君之義具官其明允純篤德業惟茂義訓不倦弥遠益彰維時

聞孫實輔于治念功原始宜極褒嘉庸建爾于上公俾
受國于全魏歿而尚有知也其服朕之厚恩

祖母丘氏追封魏國太夫人

勅夫其先之畜德也厚則其裔之蒙澤也長故寵禄在
天下之成其家也具官某祖母某氏身踐純行嬪于令
人教行閨門自隱而顯惟予咨輔實宥慈孫貳厥所元
宜有加命嘉一作全魏大國從夫之尊服此寵章尚綏爾
後可

父準追封漢國公

勅朕敷求哲人以共大政隆名寵禄既俾集于厥躬褒
大推崇則又施其禰祖所以遂吾士臣欲顯其親之志
而開示在位子一人尊獎近輔之心具官某父某封通
世用行踰天常德畜不施澤流及遠惟時有子為國宗
臣參聽萬機人望惟允慶所自出朕惟汝嘉舜薇四方
漢為最大受茲封土永裕爾家可

母降氏追封漢國太夫人

勅位有貴賤非降之等故禮有隆殺損益之差今輔子
聽斷萬機之臣在師長百官之任蓋列於廟祖名秩既
殊故追榮其親命數亦異茲惟故事其可易哉具官某
母某氏婦道以順母儀以慈言為壺範動應圖法能教
其子為時宗工殷肱朕躬王室是賴襲崇之典既啓名

又漢惟大邦改進封號尚宜寵渥永祚厥家可

妻鄭氏追封楚國夫人

勅詩人之義君之夫人有委蛇之行河山之德然後在
尊位備盛服從其夫榮可以為稱施於世教所以始人
倫而出治道也具官某妻某氏淑茂柔明生于令族動
靜以禮協于經言相予宗臣慎其內行曾不惰老永綏
厥家湯沐之田既受方國有加怡寧靈服我休命可

中大夫尚書左丞浦宗孟追封三代并進封妻制

曾祖頴士贈太子少保

勅朕稽于古以正百官惟尚書政本而左轄綱紀之司
近登哲人俾祇厥叙懋有加寵逮其重祖所以隆崇大
臣國之典也具官某曾祖某潛德西南在約弥勵流光
錫祚集其後昆總典中臺實輔于治東朝二品是用命
爾尚維幽漠服此茂恩可

曾祖母蘇于氏追封大寧郡太夫人

勅宗廟之數諸侯以五蓋任殊重者礼殊盛貴賤之節
然也今吾大臣追命及其三世與夫朝制豈異意哉具
官某曾祖母某氏作德於內以宜厥家啓相後人預綏
國論按圖考地俾史爾封其尚有知服茲寵號可

祖伸贈太子少傅

勅人本于祖故吾加恩近輔褒崇其先至于累世豈不

緣人之情而制為命數式具官某祖某官某內含純明外曉規矩流澤也遠有孫而賢進于中壼揔國網幹善有所自朕惟汝嘉象朝之孤傳位為寵用貴幽宅崇其秩永可

勅世德之積者久則發於其後者長故朕隆崇近輔而褒榮其先非一二世而止所以勸天下之善豈非傳式具官某祖母某氏淑慎恭儉化行閨門啓其元孫持國綱要蜀惟爾士以定之新封尚其如存膺此茂渥可

繼祖母朱氏封閬中郡太夫人

勅夫佐以德升襜以佐叙不失其稱茲為義榮今吾榮進秉國成相助之勳爾効弥顯改擇加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妻陳氏封河東郡夫人

勅朕接用天下之材以為共政之臣試位之初恩數礼秩所以尊榮元夫之者上施其祖褊而旁及於閨門蓋任爲之者重則寵隆之者其可以不異式具官某妻某氏言容功德柔閒懿恭嬪于令人休有華問惟時哲輔進秉國成相助之勳爾効弥顯改擇加郡登崇號名尚宜厥家永綏寵祿可

陸佃憲侍講蔡卞兼崇政殿說書制

勅朕於書無所不學於天下之事無所不攻而不敢自以為足故設置講辭之官使以先王之六藝日陳于前朕於求多聞以建事之心可謂勤矣具官某好古知經宜在此位夫尊其所聞以懋厥職茲為爾守其尚起哉

蔡卞改端明殿學士

徐禧給事中制

勅有敷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述詳命令紓其遠者而止之復其是者而行之至於決微官人條陳法式之事其不當攻容為其任可謂重矣具官某以財進拔與執邦憲姦用推擇俾蹉厥位惟精敏不懈可以周閱讀惟忠

封潁川郡太夫人

母陳氏追

實不捷可以司論駁朕方覩爾之故爾尚慎於厥備可

鍾浚將作少監制

勅具官某繕備興造程工督作之任不可不爲之其人位視九卿礼秩甚寵正名之始考擇惟慎爾以材選往貳厥官尚其祗承以允收拔可

蔡燁河東運判制

勅具官某分部而使雖以將漕爲名然實在於撫慰務之予奪察群吏之能否悉予任焉選授其艱以爾爲能俾承厥序夫均貨食使物有羨贏審察明使人知勸畏茲爲爾守其往懋哉可

供備庫副使董琰等十一人轉官制

勅具官某等西南之蠻恃險阻兵頻年出境剽掠我邊鄙爾之使往撫諭之蠻恃阻且遠跳踉溪谷負誕于誅王師致討舉其巢穴斬獲推陷爾預奏功第賞有差尚惟祗服可

待制王堯臣知單州制

勅具官某等朕擇置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爲稱然寔總民政之舉措察吏爲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爲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煩撫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一道使紀律明於士愛忠實紀於朝廷然後爲國藩垣能稱其位具官某統治晉陽宜知其任而西伐之卒北有逋亡維形奏陳皆以疾苦無直繩肅下之誼有浮言罔上之逆雖付之剌舉考驗甚明而既重詔恩法當貸爾俾仍近職往守偏州尚自省循效爲薄責可

鄧忠臣母周氏封縣太君制

勅具官某母某氏爾子忠臣有勞應賞頒更寵典以啓爾封俾錫命書玆爲異數尚惟祗服以稱茂恩可

杜常兵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朕爲保五之法寓戰陣之教欲使女與農合焉幾先王之迹奚官之爲實參典領以材擢爾往祗厥序夫能獎誘服田之人悅趨講武之政馴致有漸而彌綸不疏惟無廢爾之勤可以承朕之志可

李士京韓宗文大理寺主簿制

勅具官李士京等察治奸獄之官勾稽簿領之事往祗選用無僻厥修可

許懋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朕擇置使者分部而治雖以將漕爲稱然寔總民政之舉措察吏爲之能否蓋連數十城之地舉而爲之其選豈不重哉爾詳練敏明宜服予采蓋爾之職非止於督賦斂斷獄訟而已惟除苛煩撫可以使民遂其宜惟務實去華可以使吏馴其行宣恩德而美風俗

內殿承制段瑋等知州制

勅具官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場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爲之守禦之任爾以敢選往祗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宗室承操新婦王氏進封國夫人制

勅親愛之而欲其貴當朕於公族皆推是心寵數褒施於闔壺茲惟故事朕敢忘哉具官某新婦某氏作合宗藩躬有大德咨故全國用進爾封以致朕尊奬近畏之恩尚懋弼服承休顯之猶可

宗室克懼復官制

勅具官某屬在近親享有榮禄以慰坐法亦既再期猶于故常宜服位等勉思祗飭此茂恩可

李穡明遷郡國綰使制

勅具官某探甲執文人之重任賞信而速所以勸功爾忠力武材稱于種落往城醜類屢以捷聞爾之勞進位二等益思奮勵以待異恩可

陳景等尚書省主事令史

勅某中臺政本主書事治文書亦不可不屬之其人爾性慧哉皆仍舊秩可

拆克行彭保轉官制

勅具官某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雲致大之罰爰命六師開通道途收復城聚摧堅殲醜爾功居多蓋夫軍實之行速則報勸是用進爾之秩以激士心尚有不次之恩以待非常之効可

程嗣恭祖無頗程惇文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第十六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厥惟先帝功德之盛臣嘗之論讚而冠於其宮次崇例當褒錄進爵恩等其尚欽承可

遊惠足以煦養惲弱剛毅足以帖伏奸強然導民之方尚有可論使風俗有以歸美而四方有以觀則往助爾長其尚懋哉可

李穡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王師西出士大夫皆奮力行陣有尺寸之功者朕無不録況議勞叙賞有大於此者其於信賞厥政忘哉具官某比自臨洮率衆郎將惟煩屢酬屢狹復故疆鼓行中黍之捷告敗按關隅朕用寵嘉私聚榮名便藩留務慧是茂渥以奬爾庸其往茂哉益思來効可

李靖臣王存趙彦若曾肇轉官制

勅惟厥祖考成功盛德覆被天下固非文字可得而名然史記冊書國家之典上以紀先帝言動之迹下以及群臣善惡之實傳之萬世宜有論次具官某以文學選用與成信書厥惟汝嘉異用敷進尚其祇服以稱厥意

皇伯滕王第十六女封縣主制

勅具官某厥惟先帝功德之盛臣嘗之論讚而冠於其宮次崇例當褒錄進爵恩等其尚欽承可

勅具官某開封天下之聚俗雜奸猾訟滋出賛治之任攸擇維難以爾為能俾祗厥服夫

制誥

吳居厚京東轉運副使呂孝廉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朕進拔能吏以督視一路蓋州縣政令之弊措公私貧食之欵散莫不任焉得人之難攷擇惟慎以爾幹敏閑試惟精用是分兹東部屬以使事夫施於民者約而財用贍使德流澤通而風化興穆以稱朕憂惻元元而勵精庶務之意爾其勉矣往服訓辭可

西頭供奉官武遂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王師西出以討不庭爾能殲擊兇殘恢復州次迁勉服朕恩益思奮勵可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綿州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羌之酋心内相危害王師薄伐蓋將天威爾能躬將士徒攜堅壘敵斬捕甚衆鼓行無前周衛典軍之官名城禦侮之寄熹是寵數以疇爾庸尚有異恩待爾來效可

文思使張後等遷官制

勅具官某羌夷命六師奉辭西伐爾能効其忠勇深入羌中覆醜攜堅以捷奉上嘆陛位等以慰爾勞其能繼於前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聚錄功增位不以次遷勉服朕恩益思奮勵可

曲珍四廂都指揮使綿州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羌之酋心内相危害王師薄伐蓋將天威爾能躬將士徒攜堅壘敵斬捕甚衆鼓行無前周衛典軍之官名城禦侮之寄熹是寵數以疇爾庸尚有異恩待爾來效可

文思使張後等遷官制

勅具官某羌夷命六師奉辭西伐爾能効其忠勇深入羌中覆醜攜堅以捷奉上嘆陛位等以慰爾勞其能繼於前功朕豈稽於信賞可

文及甫吏部員外郎制

而余曰伯父顯名美實福祿之全可謂盛矣竜遷嘉疾至於不起余聞震悼臨奠致哀再不御朝以伸情礼是用追加書贊進秩上公啓此大邦隆崇寵榮余於親親之恩可謂備矣尚惟不時服此寵章可

齊宗壽三班借職制

勅某有司言爾滿歲當迁而奬進爾勞又當曠等是用加益寵遷列於命秩往惟祗服以稱甄收可

交州進奉使副梁用律洛苑副使阮倍太常博士制

勅具官某策名蕃服納貢王庭將事之勤朕用甄録進其位等故惟積章往稱茂恩毋忘祗恪可

皇伯宗惠新婦郭氏進封鄭夫人制

勅具官某新婦某氏司宗於屬為近於位為重王於爵為貴蓋禮秩之見於外者既寵則施於內者宜殊爾某性淑均嫺其家室爰加象服之盛以大鵲巢之榮其尚欽承茲為異數可

賈昌衡知鄧州制

勅記稽俗者稱南陽之民參奢上氣力難制御今其餘習殆尚有存者故有邦之任朕不輕以屬人具官某中外踐更令聞惟舊兹用改擇往分符仗士蓋積清簡雖治然教民敦本興於好善召信臣杜詩之遺跡在焉使農桑勸而風俗厚爾尚思繼于前人其往懋哉無替前功可

奉議郎景思誼檢東上閤門使御延第一副將制

勅某西南夷背德敢心敢闚邊隙爾能通宣兩誼協助軍謀宜進官榮爲之守護勉思奮勵無替前功可

奉議郎景思誼檢東上閤門使御延第一副將制

勅某在漢之際數以孤遠極言天下之事其志壯哉晚

吳安持太僕少卿制

勅具官某車府廄馬牧監之政典以教士其選甚高念非得人曷贊其治爾材質明茂嘗更劇使以冕去位既終喪紀宜更階等往試厥官其勤夙宵以敏功實可

翁彙二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奕猋肯恩賊教命吏爾能擊刺醜類献其首級宜陞位序以奬爾勞尚勵壯圖益思來効可

馮正符惜職制

勅某西南夷背德敢心敢闚邊隙爾能通宣兩誼協助軍謀宜進官榮爲之守護勉思奮勵無替前功可

奉議郎景思誼檢東上閤門使御延第一副將制

勅具官某西討之兵有陳飜之功着朕無不録爾能致其材武奮擊蹙羌克敵摧鋒屢以捷報嘖嘖有聲宜有異恩介上閣之使名貳連營之將領盛為褒教益勗壯謀益思來効可

科尚勵壯謀益思來効可

皇太后親姪高公紹通州刺史高公紀達州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朕有顯親之心欲形於天下故加恩母黨所以本人情隆世教也爾等皆於外家實在近屬持身恭慎朕所識察剌臨州郡典視恂宦能附其民使之父於其官則用尚勵爾欽承之志以稱余寵愛之仁可

梅福封壽春真人制

而家君讀書養性卒遺俗高蹈世傳為仙今大江之西實存畫像精祠輒應能澤吾民有司上聞是用錫旌顯號光靈不泯其服朕息可

卓順之直翰林醫官局寺制

勅某稽其醫事而制其食先王之典也屬以愛主之疾爾能調治有瘳是用寵以官榮進其服品往遵厥職無替恪恭可

成卓閣門祗候制

勅具官某長川賓谷之間夷蛮夷壤接冊屢徼巡之任能練達人情輯寧疆徼守邊之臣稱爾之材謂難代易是用進爾職於上閤而悍恭其蓄服朕於念勞奬善之心可謂至矣其思綏靖以揖朕息可

劉安寺中書省主事令史制

勅具官某等右省詔命之所出也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爾等皆以命能扶往抵乃服無怠恭恪以慎厥司可

知潁昌府韓維尋任制

勅朕待天下之士未嘗不薦於恩況於故舊之臣朕所加厚則於順遂其意夫何憂哉具官某昔在宮朝事朕左右今列職秘殿位寵且親而倦其故鄉屬以州任雖歲既再滿然重奪其志是用仍其舊服俾抵厥官以致朕求舊之仁尚勵爾在公之義可

米崇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報西出討擊羌虜斬獲首級有司以聞是用甄錄爾功嘽嘽位等往其勉哉益勵壯圖可

勅可

阿薩管捉廝雞並本族副軍主制

勅某爾父效貢來庭因得進見以爾為請頒備一官朕嘉其尊獨中國之勤是用錫爾命秩往思忠恪以稱朕恩可

温禹知欽州制

勅某州有兵民之寄而地在疆埸之間則常擇用材武之臣為之守禦之任爾以能進往抵厥服尚思綏靖以稱簡求可

劉安寺中書省主事令史制

勅具官某等右省詔命之所出也吏治文書非習法令熟成事不能稱其任爾等皆以命能扶往抵乃服無怠恭恪以慎厥司可

知潁昌府韓維尋任制

勅朕待天下之士未嘗不薦於恩況於故舊之臣朕所加厚則於順遂其意夫何憂哉具官某昔在宮朝事朕左右今列職秘殿位寵且親而倦其故鄉屬以州任雖歲既再滿然重奪其志是用仍其舊服俾抵厥官以致朕求舊之仁尚勵爾在公之義可

米崇等轉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報西出討擊羌虜斬獲首級有司以聞是用甄錄爾功嘽嘽位等往其勉哉益勵壯圖可

雍王顒乳母宋氏贈郡君制

勅某氏惟雍王顒於国爲之親且愛而憫有乳養之勤故其生也錫之爵邑其歿也飾以恩榮是用追命爾封陞於列郡以光幽窆尚服寵章可

豐稷吏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尚書正本而吏部天官所以綜叙群材以成天下之治即非典領其選甚高是用擢爾之職俾參厥服聯方勵精政理而務在得人爾惟懋於其官庶幾承厥之志可

呂和卿考功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計群吏之治而明黜陟之法臺郎典領列於左曹按用爾能俾參厥位夫能善於其職固將國爾之勞可

韓晉卿莫君陳刑部郎中制

勅具官某刑者所以助治而聖人之所尤慎中臺參綜郎曹甚高聯聲吏方宜在兹任夫惟蔑於明恕可以副欽恤之心其往懋哉以祇厥叙可

范謂知密州范子諒濮州劉士彥泗州制

勅具官某守土之宜民事所係方勵精厥政之日尤務在於得人攺擇來朝爾往惟乂夫能宣布恩德以拊循吾民而綱理風俗則爲能於其任爾其可不勉欤

陳端翰林醫官制

勅某爾父易簡以醫入侍慶劑湯液有勞可旌進遷爾官用申褒寵往惟祇恪以稱朕恩可

沈士安西綾錦副使制

勅具官某明習禁方以醫入侍慶劑湯液有勞可旌進貳使名以申褒寵往承厥叙無替爾勤可

王琰楊宗三班借職制

勅某爾等倫吏屬治文書勤亦久矣是用授爾之請錫之命秩往惟祇飾以稱朕恩可

王從任知岢嵐軍制

勅具官某崇築壘培本以輯治軍旅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嵐谷並邊寄屬尤

慎爾以選擇往祇朕命夫能開示恩威以惠養吾人而懷附異俗則爲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可

呂升卿館閣校勘通判鄆州制

勅具官某鄆有提封之廣生齒之衆於東爲極郡資貳政理選授惟艱爾晝以藝文列於辭館宜更階品往承厥叙無忘祗慎以服朕恩可

陳康民管勾永興等路常平張太寧授舉秦鳳等路常平制

勅具官某等朕爲保伍之法寓耕戰之政典農之官屬以兼領蓋分路而治踰制或難固當從宜使之易地是用命爾換部而使夫能利力田之民脩講武之令

各奮爾庸不失其職則爲能體朕意其尚懋哉往遵通服可

御史有言責之臣朕之所取信也言而敢遂其忿闕之私乃至於失是非之界之當豈獨朕於取信失其所屬蓋汝之以言爲職誼當然俾去愚蔓兼榮職秩往臨軍壁宜躰朕心

駙馬都尉王師約轉觀察使制

朕於端戚之臣未嘗不篤於恩意然其積勤累善不罪罪悔而七歲一遷其官則必循用舊章蓋爵賞者天下之至公朕不敢以私挽法也具官其出于景族遷上貴主有祕慎之行無怠肆之失第其閥閱宜得敘陞庶被一州以爲爾寵蓋爾自初仕迄再增厥位皆以歲滿應格遷格則朕之謹于信賞爾之安其常守上下之際豈不兩義俱得哉無忘勉勵以永保於榮名可

崔象先等帶御器械制

勅具官某秉輿所在供御之物無一不備具者故鎧甲弓矢屬之以從者亦不去於側非左右親信黽勉以任此哉爾給事惟舊宜就益恩祇恪以稱厥官

蔡京起居郎制

勅具官某王者言動必書豈獨恩爲後嗣法哉施之於己固欲擇語默慎行止也執簡肆筆必也屬之其人爾之第卞既已列於右史今復不次用汝使記予事位於左省士之在此陛者希矣而爾若遇世罕及若朕恩若此則汝之自効宜如何哉其懋厥修以報所受可

王中正种諤降官制

朕大興士旅爲爾等以伐羌圉將舉其巢穴非徒卻敵收益塞之地而已兵西出則近而爾等秉鈐綴德同睦之路以疲士馬費芻粟致功用不集中正議既不審又約有分地當攻其左而不能牽擊以戡除醜類夫軍賞吾必信而罰亦安得已哉是用按爾之罪降秩有差其躬寬恩尚思報稱可

封曹諭母制

曹氏國之好屬而諭實爾之出榮及爾是以封之列郡秩以寵名茲爲異恩以光幽室

張知均州制

嶺之西南桂爲劇部外有海陬居海陬之民壤錯內爲捍邊守詎可爲非其人爾比選于朝往備茲任而內不能統群士吏外不能綏靖華夷致茲譁騷自于邦憲奪其美職處爾偏州茲惟朕恩無忘恩省可

制誥擬詞

冊

惟宋祖宗集大命開疆垂統傳繼在予嗣天之靈海內和洽褒禹視禼威於宰希增衍食於爰田用強盤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冊之宗廟申戒曰其土風式是兩以相承冀所以奉天地敬宗廟與民爲依長慶萬世也厥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其生材之卓絶倫校類賢訏畀厥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緣外奬循德日茂敷聞下土將庶王室藩翰京師神示所毘茂膺寵冠執七曾位以時宅今遣某某立爾爲某侯某公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端已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爭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爲難爾能服予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邦無疆惟休惟子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

王制一

昔大漢之興鑒弧秦之敝分土而開若九國當高祖之初同日而立若三王在孝武之世或支庶之疎屬或宗嫡之近親所以藩輔京師承翼天子今朕按圖規地諏日定封推天性之厚恩本人倫之通誼以隆公室蓋孚賢聰明先物不自於鎬鄗尊寶其鍾氣至靈生材特異爰啓人非繇於奕葉此服公圭之寵仍分將鉞之崇林有顯聞治於時論是用疇其爵邑列以真王建爾國家俾茲東夏視禼威於宰希增衍食於爰田用強盤石之基實重維城之勢嗚呼冊之宗廟申戒曰其土風式是兩以相承冀所以奉天地敬宗廟與民爲依長慶萬世也厥惟故典予敢不率咨爾其生材之卓絶倫校類賢訏畀厥成於自然緝熙光明不緣外奬循德日茂敷聞下土將庶王室藩翰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曾位以時宅今遣某某立爾爲某侯某公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端已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爭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爲難爾能服予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邦無疆惟休惟子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

王制二

昔周建親戚蓋五十三國以蕃輔京師漢封骨肉或連數十城以承衛天子所以強形勢固根本計慮深矣朕曾位以時宅今遣某某立爾爲某侯某公爾爲某夫天下之本在太子太子之所務求端已而已爾能明其心人不詔其爭爾能善其身人不戒其隨治亦多術矣要不易乎此也嗚呼匪得之難充之爲難爾能服予訓辭以承我先后之流澤俾爾邦無疆惟休惟子及萬邦亦無疆惟慶豈不

王制二

天子友子若其毋弟姬姓於周未有正侯劉氏於漢未

有不王蓋視之欲籠其位愛之欲專其財先王之法人事之理也某先帝少子朕之季弟聰明齊敏孝弟忠實富而能約不從以敗禮貴而能戒不恫以好逸喜學樂善厥德日新王責積年遵職無懈惟斗牛之野太伯所開三江五湖其陽大海蓋魚金縠天地之藏茲用命爾式是南郊儀視三公位兼上將真封衛食備致寵章於戚昔魯公於周大啓爾宇以輔王室康叔於衛實為蕃侯以保又民今朕順稽于古以爵爾某爾尚念茲以祗厥服常緘之澤配前聞人維城之休承我高后在爾勉矣往其欽哉

皇子制

朕受天命撫萬邦實承祖宗之盛德丕烈永惟先王之典人君在位必蚤建太子所以重宗廟為天下萬世計也某粤初在毋祥應光見誕始能言則敬王封將位蕃輔京邑孝愛日裕溫恭自然神靈所開人望攸屬故刺六藝主器以長生民之道不易之理也其立為某於戲非朕私于子某惟宋高后之傳有盛統朕不敢忽惟四方上下之所注心朕不敢距嘉與海內同享于休膳告遐通其諭朕意

贈第八皇子制

朕惟父子之親人道之極蓋父有天下而薄名重位疎於其子此恩義之所始而先王之制不易之理也至於禮命未及奄遘淪亡申以哀榮朕何敢廢皇第八子某秀茂慧悟天資異甚不好戲豫安於靖恭謂及大成必為國器蕃輔王室朕有望焉而屬疾久之醫藥備至不幸夫罔痛何可忘其於陳迹尚存音容如接永言傷悼莫愬朕懷今有司上謚褒于公議謂宜秩以三事今于中墓壽之真王謚以佳號厥惟稽典朕豈能抑是用追錫備茲異數嗚呼生而有特出之姿不得遂其美稱而有非常之寵所以厚其終服我命書尚其不昧

王子制

朕隆於親親非特弘恩而已所以教天下厚人倫也爾家慶所鍾王室之出列於使領茲惟異寵往思報稱待

爾成人

韓琦制

躬閱廊之材躰純一之德湖亮三后格于皇天惟初登庸合志皇祖仁民愛物日陳上前進賢退奸陰利天下側陋幽隱靖黼扆回削疵無類及受末命戡薾艱難以已徇時坐定大議天望人事昭然市朝不驚按堵如素海內萬里外薄四夷舉職駿奔無敢先後昔三代遞變維世之初干戈戮倫陳及門廷書之史官以為後法以至兩漢嗣位則又閉城屯兵以為故事未有兵戚在庫士散於家而傳孥繼統中外晏然如今日之盛也是繇列聖功德無窮之休亦惟廊廟之上遠畧大慶身

任社稷克濟登茲者也

相制一

夫有保命集于朕躬以民罔以自逸敷求良弼作爲憑依若正識墨本朕得士諮于在廷其廣博靜淵容於世用推其討盡見於可行效其事功勑於已試爾爲爾守宜立輔朕茲用詔爾位于東墓嗚呼自周衰以來千有餘歲先王之道蔽而不明振壞扶微朕夙夜圖惟設施悉諸經訓而不遠貧諸時宜而不謬無崇小慧以易大猷無伐已能以距衆善惟賞刑在上不可以偕惟聰明在下不可以弗俾厥后克濟其任則爾身永食于休其往起哉以承我祖宗之丕烈

有爲之君舉賢以自助有志之士遇主而後伸兩常相須而相濟者以兩常相求而相值者寡朕觀前代君臣之際聖賢相與之盛慨然忻慕願比迹焉今得其人諮于爾衆其行無緇磷學有本原材資智謀詢問惟舊納忠左右匪一尊卑貴賤各盡乃心爾不明而世薇滋又法度多缺而紀綱不振於一朝上下之間配于前烈以揚我先后之光訓亦猶舊服之頭庸

相制三

朕紡正三省綱理萬事號令所出本諸西臺閱審駁論屬之黃闥推而達之則在會府以其官之長貳皆爲任政之臣弗足居中各遵其職分守則異合謀惟一時予俊乂宜蔽益列其身爲學行自幽而顯宣力中外績用彌邵惟文昌政本拯叙百度介于左右省考愼朕命圖洛厥服爾其往哉朕訓迪治官頒稽于古使其躬至大而統之有要其事至衆而理之有條不惟其文惟其實不惟其位惟其人爾允念哉以勤予翼蓋先代之法存於簡者既殘缺而難循當今之宜珠於遠酌是要慮成之基艱尚迪庶工奉若惟新之則亦末世預有無窮之聞

節相制

古者出軍之法始於一井之間遣將之常南在六官之內師田共務文武同方蓋丁發召之期則士就戎行而卿行於外已征誅之事則殷遵履畔而帥旋於朝歷世雖殊茲致惟一建後王之更造開阡陌以居民隸伍符以連於九棘其於荷戈者身不受於一壓仗齊戒者位不連於九棘其於荷戈扼隊爲王爪牙立藩設旄爲國之屏翰上下之任古

今則同予得異能部于在列某性資強敏識慮精通東
髮倘身有愆已及人之志歷官行事有永流宜化之勳
戒揚要極之司更閱歲時之久嘉謀讜論簡在朕心廣
攀善聲洽於輿論有國之典以爵詔功宜疇厥庸秦塔
爾宇建大將之旗杖一方賜諸侯之土田保茲東
夏以董齊於軍旅以撫和於士民奉帝傅之寵名益戶
封之真食蓋隆異數爰勵茂勳於戲昔吉甫典兵萬邦
為憲申伯作邑四國于蕃宜惠於壯猷燕俾忠於前
列咨揚祖宗之訓予贊為毅得人夾輔邦家之基爾尚
為時宣力

侍中制

舜用皐陶若殷肱之永元惟商容傳說如升揖之賡巨
川蓋一躰之相成或西求而莫值肆朕諮於寤寐果得異能屬之大任用揚孚號明論在廷某行踰中和
學通古今從容應物有適用之材慷慨立朝多援經之
論比回翔於禁闥遂更踐於揆庭閱歲已深服勞惟積
朕惟紀官之敝久廢於正名分職之殊固難於覆實為
司徒之宰制坤倪宜加異數東墅
管轄之任委屬於端右躰
加陰之注意當益懋於壯猷諸南官狀吉之司仍路於
取正熙帝之載朕心之所仰成使萬物各遂其生而
夫無失其所以輔予治往惟敬諧

門下侍郎制

朕於天下之事以稟承屬決屬之中書審閱駁正歸之
門下而使尚書推而行之此三省所以異任而相成故
長令僕射皆宰相之任而左右省侍郎所以貳之蓋謹
其名者固將循之以指其實也必使位無虛加人無盧
受以備國家之務然後揚朕意焉某明允修潔學通今
古以風力之敏見於纘用以志行之薦重於朝廷擢自
侍臣頒國樞政多引大体朕于睽心維董正治官之初
介東墓嘗籍之寄歷選在列汝往惟允夫堅一心以在
王室康萬事以亮天功敉之任也其尚勉哉

門下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萬事所出丞所以貳其要門下三省之首侍郎所
以貳其長朕揚于古義以正官聯故合是寵秩以命吾
其政之臣非天下之材足以協朕之治中和
豈虛授其莊毅忠厲通于古今列於宥堂以義陪朕是
用考擇以爲邇旨使文昌左轄之位攀蹊闕參議之劾
明六官紀綱上之所以齊下者無所撓四方奏列下之
所以通上者無所壅以弼予一人而亮成庶績尚懋厥
志無忘訓詞

給事中制

有事殿內之臣職在於平奏讀詳命令駁其違者而正
之舉其善者而行之至於決獄官人發驛遣使申

察苛嬈莫不總焉其任可謂頻且重矣朕董治正官之始思得其人以稱厥位以稱且官忠其馮弼敎明於理躬勞閱甚茂哉惟故嘉列之東臺公議所屬惟精敏不懈可以統治要劇惟剛方不苟可以辨白是非爾尚慎于厥脩朕方觀汝之效

左右常侍郎制

左右之臣以駿從乘輿職在獻納可謂親且重矣非器識操行爲乎朕心夫豈輕授其人某老于文學練達治體惟共政勤恕在時其直諒多聞篤於自守先帝遺朕謂護有勞皆以清名列于朝廷朕之耳目之任無敢蔑棄爾惟精之試用已效必能重道不踰惟尒之博通古今必能補朕之闕往祗厥服豈煩訓詞

左右諫議大夫制

諫議大夫掌議論舊矣今列于從官實有言責事無大小皆得開陳當其可從則爲之更命令易取舍固朕之所盡心而聽也朕方於天下之忠讜惟恐不聞則居是任者直已以事上夫何閒哉其聰識強敏明于今古俾職獻替敷曰汝宜夫能通上下之情而使朕立於無蔽之地治道之所繇出在汝能任其任可不勉歟

二起居制

孔子稱言動以禮天下歸仁焉剏記于王公之上言而爲令動而爲法故必有左右史從而記之所以照得失明勸戒能稱茲任蓋難其人某文學優深操行脩絜執簡嚮筆有列於朝今朕順于古義以考定官儀是用正爾之名俾仍舊服其尚謹于書法以無曠于厥司

左右正言制

左右之臣以言爲職事有得失關於理躬利害繫於人情或方兆於發微或已施於命令論皆可及誼無不從選用特殊寄屬惟重正官之始得士尤艱某緯有時材通於古用獻替之位宜服寵名夫上之求乎下者患乎難知下之求乎上者患乎難達使耳目之任無蔽蔡石之規必聞尚惟汝能以助予治

館官制

某紹明廣博信古知今周爾之長裨有言責夫言人之所難言冒無不盡而聞之如恐不及朕豈敢忘其尚賢哉無或容而已矣

中書令制

廣氏之咨四岳惟堯天功周家之達六官以爲民極朕眷于古義質以今宜以右省典正於朝於綱紀無是重任時惟宗臣揔告在廷其聰新命某敏于學術優有時材以經達之謀論治具以察微之智練達事機雖屢乘於禁林遂陞華於宰路協宣勞力積有歲時朕惟授職以量能宜循名而責實稽先王之作則以正百官起衰士之迹功無顧萬務眷言舊德申以

異恩惟化原實繫於內撫俾育勑諧之任維政本一歸於會府仍睠端揆之榮寵攸隆於戲所加奏成猶重豈獨儀刑於列位圖將叙正於彝倫於戲咸一德以恪皇天輔予于治釐百工而熙庶績待汝有為其務迪於壯猷尚思禪於前哲體在注意維在慥哉

門下中書侍郎尚書左右丞制

尚書中書門下三省本天下之務而侍中令僕射為宰相之任舊矣自啓政不謀而失其守今朕董正治官使有所拔用則於付授豈不慎哉其強識敏學通于理要祗飭勵行忠蔫不回朕惟汝嘉使在茲選朕有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之慮汝則思輔以謀啟忠於獻納朕有作則聖憲施命以告四方之志汝則思達以文辭見於號令使汝為稱任則朕得士豈不休哉尚其勉矣

以服厥官

知制誥制二

贊為名命之臣法當將[作從]非獨在於討論潤墨發揮詔誥而已必將請明治具思獻其可以弼乎違故非其人夫豈虛授其敏有時訓詞維能守其所聞可以輔予不逮維能明於舉要可以見於文章其尚懋哉方觀汝効

尚書左右丞制

本天下之政者尚書也本尚書之紀綱者左右丞也蓋衆職之治亂萬事之廢舉糾而正之實其任焉今朕董

正治官使尚書纘其舊服以僕射為任政之臣而六卿各遵其職至於綱轄之地不舉者得弁而治之則其體使得貳吾任政之臣非望臨一時朕豈亟授某明允忠篤通于古今列于廟堂以義陪朕是用考擇以為選首其尚躬予所以慶甫之重勿苟勿隨俾百工庶尹知朕所以作則垂意始今行後之不扵法罔敢不正稱朕所以作則垂意始今行後之意爾可勉矣朕有望焉

左右司郎中制

尚書天下政本左右司紀綱之地故郎選異於諸曹非器幹望實有聞於時莫稱其任某明敏強濟通於世用宜在此位故以命汝創制之初舉隆興壞所以弥綸庶務者待汝有為其尚慥哉以承敬叙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四

制誥

吏部尚書制

尚書政本而吏部天官所以考擇人材以成天下之務近世既失其職但受成事而已今朕既正官名且將歸其舊任之法之始推行在人其於程能議功定勳頒爵當率厥屬謹循科條非得周材為稱茲位其忠厚仁萬秉義守正列于侍從休有令名是用選而授之其務將明使朕所以作則垂意不獨於今可行方當施之後世蓋汝有稱職之美則朕有知人之明尚其慥哉無替厥服

吏部侍郎制

尚書本天下之務而吏部典掌選舉至於所屬之曹有行封駁議勳課功課之事咸以咨焉近世以來職分於他司而位為虛器今朕董正治官使歸其名分豈虛為哉固將循之以求其實蓋明紀綱之制度以釐百工熙庶績此朕志也侍郎實二其長非獨當脩其官且將推明新制以行今而傳後則其選授豈不重哉其文學行義有聞於時列于從官敏於納忠允是用命爾實首茲選其躰予所以擇而使爾亦永有稱於後世可不勉歟

戶部尚書制

戶部之於中壘為周官司徒之職掌財賦之調度金穀

之出入以待邦國之用歷唐五代征斂頻興而使名雜出地官之職蓋存虛號而已今朕正名以定群臣之位辨位以責庶務之實尚書政本典領經費之司所屬尤重博求天下之士以宜其官某誠簿強敏習慮精密董頃治劇材力有餘民曹上卿無以易汝理材之術待汝有為今歲入慮費而歲費所餘者無幾使官用廣節而餘蓄可致公藏賂足而民賦可輕在爾能知其方庶幾承朕之志尚懋爾守以承厥叙

戶部侍郎制

田疇生齒之籍殺枲貨泉之計下以制民之產上以經國之用地官之貳實參總焉朕方因能以用人正名以授職俾服予事必惟其材某頃以通敏之姿更要劇之任往副民部孰如汝宜夫知農之艱艱而有以勸助視財之豐匱而有以均節使公廩贍足而私蓄羨盈服時觀爾之能爾其無辭于位

禮部尚書制

昔舜命伯夷典禮后夔典樂至周并為宗伯之官今禮部尚書蓋其任也威儀度數之詳聲音律呂之別莫不屬焉精徵之至所以統和天人順遂萬物其躰可謂大矣矧今典領實又考擇天下之材夫能無曠其官以文告所以寄屬之意歷選在位今得其人其明允直清知經信道制作之事舊惟討論眷官古卿是用授汝朕承百工之敘方欲作則垂憲以成一代之典使五禮之節同於天地八音之和格於祖考天下幸謀材譜之士得而用之特汝能辨其官庶幾輔于治無曠于位以副朕知

禮部侍郎制

夫禮之節文樂之和聲所以成三材而育萬物典學之任秩亞春官朕方考正百工之名而大脩法度之政其於寄爲必惟其人其材出士倫學通經術宗伯之貳職性欽哉其思先王制作之方而務知治民易俗之要其於理體非在於鍾鼓玉帛而已尚稽厥職以副予作則盡慤之心可

兵部尚書制

中臺政事所出兵部司馬之任折以典裁師律揚國威武至於按圖辨地鴈隼庫兵司存之事莫不咨焉今朕考古以正官儀將使處其名者必効其實由是以推朕之志明紀綱成法度焉人其明達事幾好謀能斷列于侍從忠益居多夏官古卿是用顯授朕意今之兵不與農合故因保伍之法修閱試之令庶夫使民知兵近於古義夫宄而民皆勸以共武之服時汝稽識可不勉歟

兵部侍郎制

夫兵天下之備誰能去之自士不出於井地而將非六

事之人歷世以來皆知古之宜而患夫勢之難行朕
獨慨然有志於是故修保位之令明戰陣之教先王之
跡庶或可幾經營之勤心亦至矣惟是夏卿之亞實參
輿領之司方正官儀尤慎推擇某材敏忠蕩明習治躰
折父之武往往惟汝諧夫能發誘勝衆之民悅趨講武
之政馴致有漸而弥綸不踰惟無廢爾之動可以輔朕
之志尚思自勉以服訓詞

刑部尚書制

昔舜命皐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蓋刑者所
以助治而非致治之本也其綏入輕重得失之際人之
舒慘繫焉此古之聖王所以未有不先慎罰也今朕悉

心以正庶官之任而中臺八座典司邦禁選用之躰得
人惟艱某明允通博資以術學服采于位厥聲顯聞秘
官古卿是用命汝蓋前世之治斲雕為樸破觚為圜而
憲網疎風俗美朕甚嘉焉尚躰朕之心折民以愈使
辨訟白息而王政寖明可不勉欤以輔台德

刑部侍郎制

刑者所以禁人為非而聖王之所尤慎中臺掾領之任
秩貳秋官之崇朕方正名以稽群吏之治而大情制喪
之文必惟其人俾服予采某慈愨忠蕩明習法令參執
邦禮莫如汝宜夫能使民無冤亦已善矣惟之可以至
於使民無訟爾尚勉哉以承予綱紀四方之志

工部尚書制

晉舜咨于垂暨若予工群臣薦垂作共工舜曰俞往欽哉
遹程撥蘇防五材國家之務不可以不曷之其人今中
葢起曾實踐其任矧也田廣衡平水之職莫不肅焉正
名之初其選尤重某材力強敏周于計畫更閱內外時
稱汝能俾服冬官薮自朕志夫詳明品式以訓匠事
使費省於國力覓於人至於墾地山林藪澤之政莫不
畢舉皆汝守也其尚懋哉以率厥屬

工部侍郎制

夫爾五材程匠事國家之務功不可已也故共工之專
任曷非輕朕方者稽喬畫財正官慮思得智能之士以

副未釋之詳某開達敏強明習典故冬官龍列俾介厥
司考究制度之文紀綱脩緒之政在爾能事其職以稱
吾經理萬事之心其尚懋哉往祇厥服

禮部制

朕正群司之名而責其實論天下之務而本之尚書故
郎選甚高維春官之屬禮樂所出宜得智謀材譽之士
以脩厥官某兼復望實見於世用考擇於衆莫如汝諧
其尚躰予董正治官之意於夫創制之初明紀綱興曠
廢惟知其要乃能圖其詳惟慈心愛物以祇厥服

主客制

朕甚重郎吏之選欲以歆群材賁功讚典客之任列於

門曾維時右人宜服袞龍国家之有賞典所以待故有為
膳部制
牲豆酒醯辨其儀數而修其政春官之屬郎秩甚寵詢
求材實爾允僉言尚思敦承以稱推擇
駕部制
輿馬輦乘之奉郵驛廐牧之治中璽要務主以郎曹數
求得人俾任吾事夫駟之頌養馬之詩也蓋其大旨曰
思無邪然則為政之方斯可知矣能識於是夫何遠哉
庫部
甲胄弓矢之器乘輿鹵簿之式武威之任郎選甚高得
士於朝夙任惟允夫豬功實以勸賞賚方必行悉忠力
於事為爾尚無懈
御官制
係寨春饍之人恤其廩給而申其訴競主以御吏國之
耆章爾惟惠盈宜旌厥職尚思奮勵以稱束求
比部制
內外經費之事總於句考之司郎貴主之位重省閣爾
惟明敏宜能厥官惟時慈哉以服予訓
司門制
門關筦鍵之事啓閉出入之郎總其籍賦而審其禁
郎官之任爾允詢求尚敏勞能厥將考察
邑田制
率屯戍之兵服畝訟之事所以益遠省饋佐國裕民郎
於中臺捴其政令用爾之敏宜能厥官往服寵名無忘
舊勳
虞部制
蒐田有時而澤梁有禁虞衡之守所以遂群生而參化
育中臺典領咸屬汝材其思順鳥獸草木之宜以稱朕
愛人及物之意
水部制
川瀆隄防宣其利而備其害四方萬里之遠郎實總領
秩甚冤馬爾以周材朕用嘉焉迺授夫知水之不以障而導
之使行此成法也推而見之於事待爾能稱其官

思葉報肅正朝端藏自朕知後於不次惟明於舜要可以見於訓辭推公於是非可以施於刺賛尚懋厥守方觀爾能

中司授太中大夫制

朕正名以定百官之位辨位以責成務之實矧風憲之臣紀綱所爲司可以不明其任哉某強敏開遠一作仁萬學通古今擢典訓辭遂持邦法宜專分職以應新書是用進爾之階品在第四俾爾納忠宣力得盡意於中司以董奔競工肅正内外庶余之作則更制周或不慶在爾懋哉知其所守

責御史制

御史中丞則御史之首當尊決庶務實總邦憲朕選於叢然後屬之其人豈不重哉某敏茂直清通于學問練自右史往踐臺司夫振舉紀綱以開明法度糾繩奏慝以肅正臣工朕方盡心志在於與人為善爾能苦口無患於不得其言其尚自強以久公論

監察御史制

御史持國紀綱所以糾官邪吾内外選報而授厥職我爾好古知方強於自立剌察之任往其欽哉惟不回于爾心以無撓于余法在知所守可不勉歟

法當遷吾不得留易之郎位使爾知自効能不擇官則吾於報功亦有異賞爾其勉矣無忘訓言

御史知雜制

臺無大夫中丞則御史之首當尊決庶務實總邦憲朕選於叢然後屬之其人豈不重哉某敏茂直清通于學問練自右史往踐臺司夫振舉紀綱以開明法度糾繩奏慝以肅正臣工朕方盡心志在於與人為善爾能苦口無患於不得其言其尚自強以久公論

監察御史制

御史持國紀綱所以糾官邪吾内外選報而授厥職我爾好古知方強於自立剌察之任往其欽哉惟不回于爾心以無撓于余法在知所守可不勉歟

制誥

祕書監制

帝王之治必有圖籍之藏又擇當世聰明技出之士聚於其間使得漸磨文學之益與成其材以待國家之用故書省之設吾不計近功而要於廣畜德所以厚其禮秩而艱於用人庶以明朕好古樂善之勤而勵學士大夫之行也其多識博聞操守純篤諸儒所尚令問惟舊延處茲位敢自朕知夫尊其所聞而行之不倦使輔於世教而其効可言非獨優游冊府而已在毋自強以承朕志

衛尉卿制

典領宿衛之官地親責重位在九列禮秩甚隆考擇其人屬任惟慎其忠萬謹信濟以材敏周廬屯候之士武庫弓鎧之器往顧總治僉曰汝諧其尚慥兢以祗朕命

太僕卿制

書曰僕臣正厥后克正盖親近左右有輔導之義矧車府廄馬敎監之政莫不容焉非得其人曷稱厥位其材質敏明久更容使司馭之選汝惟克諧其祗厥官以服厥命

大理卿制

折獄詳刑之事朕所重也典領之官位在九列正名之始選用非輕其明習吏治通於法令廷尉之任僉曰汝諧往其欽哉以率厥屬

殿中監制

是正文字之官實為儒學之選宜躋育材之意勉思畜德之勤

國子祭酒司業制
學校之法雖使之通經術治文字然要其大致則在於明上之教以導民養人之材以成俗故師氏之位必惟其能知以先游學之士使風化之出自京師始侍爾耕其能甚質性粹冲術業通博訓誨之任宜正寵名夫行職可不懋哉

太學博士制
博士以文學爲官往者列於成均其秩未正朕登之朝序所以尊庠序之教而勵士大夫也爾以經行選用往服厥官蓋尊其所聞以誘率學者汝之守也惟是懋哉

少府監制

百工伎巧之事展采協物之政典領之任位視列卿正名之初考擇惟慎其明習吏治勞閥有聞選於在位踰厥職職尚其祇飭以服訓詞

軍器監制
繕治戎械訓工程作之任置監典領禮秩甚隆正名之初考擇惟慎其明習吏治勞閥有聞選於在位踰厥職職尚其祇飭以服訓詞

太宗正丞制
司宗之於國族門內之治也然合遠近之爲而齊之有不得專於爰者其於斟酌緩急恩義之際信難處哉故其屬有丞以參聽其事而交協其官若擇爾能俾在茲

夫親九族以刑萬邦此有國之先務也其躬朕心往從而長服旌是訓以欽厥司

諸丞制
丞於有司參其政事而察其稽失以材選用尚慈爾勤

知開封府制
開封府朕建國焉天下所並湊最大而俗雜尹正之寄非仁厚公勇材任頓劇不能辦其職今朕脩定官儀正其名號固將考求其實使効見於事則用人之際豈輕也哉其奭遵開達練習治體閱試惟蕃功用顯白庶以益任莫如汝諳夫憲惠之以眴養慱弱剛厥足以帖伏奸強然道民之方尚有可議使四方有以觀則而朕有以仰成在汝勉哉以稱朕命

開府議同三司制
開府之於榮名重矣朔優其禮命視于三事故其品爲第一所以隆崇大臣古今之通制也朕順于舊典考正官儀惟是首於文階是用制其祿入秩莫厚焉非時宗工夫豈虛授其材資榮異識慮閎深莊重足以鎮浮躁明足以成務熙帝之載有賛元經體之肅提將之符有折衝綏遠之效今百揆攸叙方內靖嘉時乃之功助朕致此是用峻其名秩申此寵章夫褒有功顯有德朕於尊奬近輔之心可謂至矣親百姓撫四夷爾於將順朕志之義可不懋哉尚體至懷往承厥叙

開封府徽空轉官制

京師天下之衆至於智或僞愚強或陵弱巧爲滑出獄訟繁興紛達曉胥吏事輕自禁近屬之尹正以公於奉上之志絕阿以附下之私摘發姦欺故動而必中彈治豪右勇於敢爲使繩繳無非罪之嗟囹圄有空虛之效求之近歲罕能及此閫于朕德時惟汝加夫賞所以褒善而勸後也進官一等嘖爾之扇其尚懋哉以永來譽

樞密遷官加殿學士知州制

樞密之臣協相惟幄之謀弥綸疆之事夙夜不懈與國樞要之臣協相惟幄之謀弥綸疆之事夙夜不懈風力施於省決精明用於思慮蓋勤且煩如是而歷時又豈朕優礼耆舊之意欤某忠加惠和德操惟邵先帝所遺以輔朕躬當國本兵燕言惟允而發辭敏政每請弥確志不可易朕所重違是用改進文階延外秘殿乃眷東夏屬以近海衍食貢封併加寵数朕於隆崇近輔時其勞逸使得自擇出入之宜可以爲有恩矣尔於遜心王室罔以内外無志益勵始終之節其可以不勉哉

侍讀制

蓋用儒學之臣入閫侍讀所以考質疑義非尊誦習而已其列於分職始自開元而朕尤意嚮之某博通今古服在從官故選甚高屬爾惟允朕以未聞於史者究觀前世之變而至夫理亂興壞之際未嘗不反復焉蓋

所知以輔朕志是爲爾守其往欽哉

改前都指揮使制

朕擇材勇之士備宮也之兵以宿衛京師填附方夏置帥殿陛屬之重弭非強毅忠勞閱試惟舊不在茲選嘗非重欤某薦沉雄明於策慮議遵制敵身有顯庸茲用命爾統列大邑典緝王旅建旄立纛爲国藩翰爰田真食並錫寵恩夫兵有擊刺射馭之能有坐作進退之法教習可以程其技節制可以閑其悔然能使之合心一力則在知所以附之能使之取威決勝則在知所以用之審如是爲厥惟難矣蓋熟之於易所以圖其難得之於素所以應其變非造刑而後史計非合戰而後盈人故師能於逸而朝廷尊焉肥於休而夷狄叙惟予之武以無敵於四方則爾之良亦有聞於来世往遵辭訓以服暇宫

使相制

在昔大雅所歌成周之盛吕侯申伯並爲國藩休父太師實將王旅出入踐更之雖異中外弁毗而則均時予宗臣分保近服蓋猶斯義以告在廷其精慮造徼軌材絶蔽崇論閎議富于文辭強識博聞飽於術學緜禁林之敭納仕廊廟之弼諧浸更歲時休有功烈而曼形懇請頻發雖敦肇之甚勤頤指之難奪是用錫之土宇寵以節旄視宰路之等威荅益爰田之恩敦往釐東

夏外倡厥邦于有式群辟之典彝爾其底滌予有罪四方之德澤尔其布宣以夾輔於本朝以阜康於生齒配于前哲爲在老成其代天工剋久聞於大政迺心王室尚思告於嘉猷

節度使制

有地千里治兵與民內衛京師外捍疆場非文武器幹直道著於當官周材見於經務承流宣化善政有聞雖遠祈衝壯猷彌顯是用錫之上宇授以節旄生齒寔繁屬爾以安輯師屯甚報諮爾以訓齊以作股肱之良以爲國藩輔之重無忘忠力庶乾外膚惟亮天功待汝守四方之効無輕民事副于安百姓之心尚體眷懷豈煩多訓

節度加宣徽制

維昔牧伯長師之官有主與民共千外服所以爲國藩輔今方鎮之任建數十城之地籍兵與衆而授之建旄立纛殿于大邦以作衛王室亦惟用藉于古非文武之特才擅一時孰能稱兹選哉有顯有宜加寵命迺揚孚號以告庶位某莊敬是以任重端恬足以提身有能斷大事之明有克勤小物之慎考于僉議付以成師宣化承流實裨治躬折衝綏遠克暢武經故能紓朕之憂副人之望夫德茂者其賞異功隆者其報殊是疇其底績之勤錫以宣猷之號挨于常典非朕爾私蓋位重者其曝深祿富者其責厚名數稽於事為爾尚協朕之志矧夫填臨塞路總領兵防班籍聯于輔臣謀畫參于國論其思勉勵以副眷懷

軍帥制

爪牙之臣典領周衛非特強主威以鎮內外也蓋禮弥盛者備殊節上下之即然也則任吾事者豈可以非其人哉某沉勇忠實勢閑有聞毅自朕心俾供厥服仍遷位等其尚叙承

將軍制

朕有連營列校之衆以宿衛京師鎮撫諸夏敵使士尋而奮其進統督之臣求之在近其選甚重某忠勇仁厚將以致謀使治吾軍必能副朕所爲今閫士之墓朕皆親臨拔其異能而汰其疲軟於撫循訓勵之方可謂至矣爾於典領惟公賞罰可以服其心惟篤恩信可以致其力使憂則有以養朕之威出則有以揚朕之武待爾任職翔朕意焉

都虞候制

士之以材武宿衛左右者其選甚精而屢度候視於軍中者其任甚寵某忠勇有勞宜在此位進遷使號其往欽永

都知制

門闌房閫之間朝夕給事朱謹信恵薦烏可處斯任哉
某服勞左右閱歲已深淑慎厥躬考察俾率厥舊
往惟汝宜其思永于厥脩尚終綏于榮祿

内臣制

給事長秋服勤惟舊今其老矣思就便安祿爾之勞宜
進位等尚思祇服以稱朕恩

責帥制

朕初士於閒暇之時蓋將責其効也至於臨敵遘亡朕
雖假之以恩而將帥之臣則當誅之以肅使紀律章明
然後威可勵而士可用也爾握兵之要宜知其職而竭
卒之入煦煦之勞問餉給如勞歸師使夫三軍之衆將

何視焉有旬鬲姑息之心無守正奉公之誼閫外之事
朕孰賴哉議罪刑章朕有國之典奪其近職黍以偏州尚
自省循茲為薄責

監司制

分部而使連數十城事之與奪吏之黜陟係焉古方伯
之任也其選甚重固無假人爾倚潔純明治行強敏剌
脅之寄往共厥服夫能使政舉刑清和樂交於上下人
足家給富饒治於公私皆汝守也可不念哉

廣西轉運制

自既開百粤而地盡南海設封萬里莫不內屬本朝之
制始分桂林以為西部非獨鎮撫吾民亦以綏馭山居

谷聚並海之蠻夷故將命而使其選常重爾嘗試而可
用是用任爲進秉遠則能遹其勞宣布上恩輯寧異土
無失朕指往欽厥司

蜀轉運判官制

西南之地延袤萬餘里外臨殊俗内雜黔谷諸蠻列州
成縣以保吾民境大人衆故爲部為四而判居其一
最遠且險參於使事其選甚高求於在廷是用爲爾夫
保民以仁而懷遠以德故朕所屬其往欽哉

轉運使制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以實京師故命使部之臣推擇能
吏使度材具舟以濟其後爾懋其選嚴歲課甚優是用擢

秩京司以為爾寵朕於臣下之勤勞雖微且遠無所遺
矣則爾之自効可不勉哉

陝西轉運使制

分部而使燕地數千里治兵與民與夫征賦之出入自
陝以右則又與疆場之事具於寄屬必惟其人察于在
廷無以易爾夫使督課明而政事舉經畫當而財用足
吏與士皆悅而勸兵與民皆贍而靖爾之任也其尚懿哉

提舉常平制一

朕惻裘之不易故擇材謂之臣分部四出以平其政令
而佐其衣食之業爾以能聞當是任焉為其務知朕之意
在於惠民往慎厥司寔彼黎庶

朕憫夫義之艱且勤故詳為勸助之政又擇能吏分部四出使推而行之爾之材聞頃在亟選其思宣布朕意使教本業之民安其田里而足於衣食則爾為能稱其職可不勉哉

元豐類藁卷之二十五　八

昔先王之法導民以德齊之以禮而有恥且格後世不及然破觚以為圜斲雕以為樸棄周睦闊而吏治蒸蒸不至於姦猶為近古朕甚慕之今能稱其唯脩良之吏乎以爾為能與在兹選使刑罰清而風俗美爾能善於其職則明考察而公賞勸朕豈貳於必行其尚自強方覩爾効

知河陽制

盟津controlled之域皆河向洛成皐之間天下之重地也山川之固為國屏翰分土而治非文武之特昌可以當選授哉某以材進按閱試已乎俾仍近班往祗厥服有生齒之蕃爾撫和有連營之師待爾綏輯尚茂脩良之效庶寬西顧之憂

知軍制

開建城壁本以輯治軍旅今四方既平而假守之臣實任民事列於有土之官矧朔北並邊寄屬尤慎爾以選擇在祗朕命夫能宣布恩威以招脩吾人而悚附異俗則為善於其職尚思爾守無替訓辭

通判制

州有治中以佽助其長綱紀衆務稽合矣今列城之守皆

有貳焉蓋亦其任也爾以考擇往抵厥叙尚思稱職以報朕恩

罷館職加官制

夫為官擇人勵其名者必任其事而儒館之設有位騈階一等而罷其盡稱其有異能朕將明試以功庶爾之材得施於用以成朕招俊乂康庶位之意焉其尚懋哉

賞功制一

王師西討爾能奮力行陣斬獻首馘稽諸賞典宜進官榮爾尚勉哉益圖來効

賞功制二

擐甲執兵人之重任賞信而速厥以勸功爾爰整我師徂征西土大馘醜類震動河外宣明國威破大食之衆然後可以成先帝爰育思奮勵以行異恩

國練使副馬都尉制

大長公主吾姑也佐駙禮服崇光大國有喪童蓋其下嫁必得勳閥之門良能之士然後可以成先帝爰育之仁而稱朕隆崇之誼其貴舊家子內外行完是用選見于疑命之進尚圖女重任俾馬美名燕而授之蓋猶故事夫奉儉靖慎可以保令問而錄寵祿茲惟朕訓汝尚勉哉

磨勘轉官制一

更之在位者積歲月之勤應有司之格必有甄進以明勸奬此國家之典也今序爾之勞遷位一等往思祗服以稱朕恩

磨勘轉官制一

朕謹名分正官守以董衆百工至其有試用之勞無盛殖之跡則皆稽其歲月法有甄進所以使吾勤事之吏知所勸也今有司比爾之課應於遷格宜外階品以先

新書其服朕恩往思來効

軍功制一

惟羌戎惡世盜西疆理將珍除內自生亟致天之伐非朕敢私爾躬提偏師摧陷醜類震動河外宣明國威破竹之功成在旦夕賞不逾月朕尚遲之用遷爾官以勵將士能臧大懋嘗有異恩

軍功制二

河外之地我之舊服羌戎猖蹶相戕害爰命討伐蓋將天威其況勇有謀提兵以出敵俘斷臧饔奏厥功擢進使名以昭信賞能臧嘗有隱尚有異恩

軍功制三

朕惟羌之猖狂內相賊殺致天之伐爰命六師止除罪人復吾故地而已爾擢兵而出屢以捷聞蓋夫軍賞之行速則報勵是用進爾之秩以激亡心尚有不次之恩

以待勸遷之書

新及第被宣官制

朕立學以養天下之材設科以進其造秀之士其於敎導推擇欲成美俗於四方得詳慮於庶位者可謂盡其意美爾以經行文學選自朕躬命以一官將觀汝效往祗厥叙思稱朕恩

責將制

汝始以微功進朕不次用汝而爲之守遽乃冒吾法出鑾輿之中發人採金無出入之籍有侵盜之形朕惟不欲數使遠人煩於追逮繫獄也宰失汝罪不究窮之堂後官轉官制

吾調兵于外而騶令節制之繇中出者汝以掌爲與於治文書迓期會能辦吾事進秩一等以奬賢勞尚思恪勤無墜厥守

勸學詔

朕惟先王興庠序以風四方所以使學士大夫明其心也夫心無敝故施之於已則身治而家齊推之於人則官脩而政擇其流及遠則化民成俗常必繇之古之所以長人材厚人倫者本是而已朕甚慕之乂學校重學官之選而厚其祿凡欲以誘誨學者庶幾于古也而在位者無任職之心承業者懈慕善之志至於師生相

胃訣賂爲姦諮訟囂然敎于服听而堤義磨礪陶冶積於人心使方開修潔之士充於朝廷推擇忠鯁之風行於鄉邑其可得乎朕甚嗣之經行文學選自朕躬命以一官將觀汝效往祗厥叙思稱朕恩

責將制

汝始以微功進朕不次用汝而爲之守遽乃冒吾法出鑾輿之中發人採金無出入之籍有侵盜之形朕惟不欲數使遠人煩於追逮繫獄也宰失汝罪不究窮之之格以昭勸戒至於宰官其能明於敎率而詳於考察

勸農詔

夫農衣食之所由出也生民之業稟重爲一夫之力所耕百畝穀生送死與夫出賦稅給公上者皆取具焉不幸水旱螟螣之菑作往而有可謂勞且艱矣從政者知其如此故不遺其時不奪其力以使之明時之因所以稼之差地之腴瘠以黍之春省耕秋省斂以助之詩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言上所以勸之也其奬厲成就之者如此朕自承天序內重司牧之官外遣勸農之使爲之弛力役

均地征修水利或一雨遄期則憂見於色或一穀不成則為加惻怛有復除之科有賑恤之令風夜孜孜焦心勞思若九以為農也今耕耨芟而尚有未闢豈拊循勸率有所未備欤抑吏忘而忽亟之民舉忻忻然樂職安業洽於富足臻朕意焉

正長各舉屬官詰

蓋聞堯之治曰百姓昭明舜之治曰四門穆穆然則當是之時在位皆君子其是非不惑可知也故堯欲釐百工舜欲熙帝載求可任者皆訪諸四岳因四岳以命禹

又因禹以命稷契皐陶因羣臣之臣僉曰以命垂益伯夷因伯夷以命夔龍其薦官用賢不自任其聰明而猶之千衆如此然存於書二帝所命者羲和九官十二牧皆官之正長也至於屬官則未有二帝嘗命之者其遺法之可考則周穆王命伯冏為太僕正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自擇其官之屬者官之正長之事此先王之成法也漢魏以來公府郡國亦皆自辟其屬而唐陸贄請使臺省長官自舉僚屬蓋上下之体相承如此以周天下之務此古今之通理也今朕董正治官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也使在位皆君子而是非不惑此朕素所以厲士大夫也

故凡官之長貳朕既考擇而任之尚書政本也自郎已下用吏甚敝其令僕射左右丞尚書侍郎各於其所部負有未備皆舉二人以聞朕將擇而用之其未用者亦識其名以待用朕稽于古以之士其勤可謂至矣惟官之長貳之臣皆朕所屬以共成天下之治其尚体朕意所舉惟公以應朕之求所陳惟實以蔽朕之詔其得材失士有司其各以等差具為賞罰之格朕將率而行之賞吾不悋罰亦無捨非獨揚幽滯庶幾為官得人亦將以觀吾大臣之能使朕得與羣士大夫合志同心以進天下之材作則垂法行之于今以詒後世追于先王之成憲無令唐虞有周專美于古不其美欤

賜高麗詔

蓋聞在昔夏后分天下為五服地有遠近故治有詳略而爾東國之君款誠內附數遣使者乘不測之川獻其方貢惟爾之義朕實龍加宜有異恩以稱勤恪而爾比緣養病以醫為請眷然東顧朕頇憂之是用擇遣方技之官具舟以往爾惠被一方神明相祚藥劑所補以時廖寧達于予聞欣慶方屬而遽馳僚從来致謝章覽以慰懷受勤良厚爾乃自祖以来保乂彼土其尚勵精神強飲食格于眉壽以均福于有衆使爾有世濟其美之

功而朕預聲教及遠之休其始自今永孚于好

策

擬代廷試進士策問三首

策問一

朕有志於甲漢唐之治而欲比迹於唐虞三代之盛故於書無所不學而通其意於天下之事無所不講而極其本末於人之材長養成就之者甚厚求而用之者甚詳撫而綏之者甚力患風俗之敝也正已以先百姓而明於教示患政理之陋也稽古以定制度而謹於持循欲斥大疆土勞於經武欲懷附夷狄也廣於推恩人之所欲著不敢遠人之所惡

者不敢強賞不敢以喜而濫群臣之進對者夕請而朝見之四方之奏事者旦入而暮報之未嘗有聲色之娛未嘗有畋遊之好不營宮室不崇苑囿衣服飲食取具而已兢兢業業不敢暇逸日慎一日十有六年于茲矣惟先聖王之烈雖自視歉然察其用心如朕者亦可以無慊矣然古之大有為之君必有大效於天下至於小康小善亦各有小補焉矣獨至於朕也意弥薄而功未見於人行弥勵而德未見於世豈所謂是者非耶所謂能者否耶抑所行者為可止耶抑所舍者為可用耶將在位者奉承法令苟為空文而不務究之所為歟前者其失安在宜於今先後施設其要如何唐虞三代之所以成功德者孰近於今可推而行之漢唐之卑者孰存於今可革而去之其悉心以對朕將自擇

策問二

夫有二南之化則有羔羊之大夫克置之士漢廣之女其成人之材則見於思齊其成物之性則見於行葦蓋王者之治歟近及遠其效如此何其風俗美而流澤深也今朕紹禮義以先天下恐其未論也崇序作爵賞以勸之患其未從也以政率之以成萱之歟作勸賞以勸之患其未從也以政率之以成萱之可謂盡心矣然朝廷之臣未能有素絲之節正直之行

中林之士未能有慎獨之心女子之誼未能有翹翹之絜況於有德有造成人之材牛羊勿踐逐物之性可望其髣髴乎朕於士民德精刻作意以待其善而天下雍雍便文苟簡而已何其習之難變也夫先王之教其本豈易於身先之其具豈易於崇序崇序作序崇賞儲政刑以將之興今之所務者同也然以今方古盡從之效異何也豈今之所知者不明所尚者不審歟抑人散久矣不可以復化歟子大夫待問于廷其以經對

策問三

朕獲承祖考懼德不明故小大之事躬親省決以夜繼日不敢自暇而政未加善側身踐行兢兢業業不敢自

逸為天下先而俗未加厚崇序之化信賞罰之法以開導而士未加勵懲慮商補其乏闕除其疾苦以勸助而民未加富瑤器械教士卒所以經營之者甚具而武事未立也定制度正官號所以弥綸之者至備而文治未洽也至於百工未昭彝倫未叙四民未盡得其職萬物未盡遂其性中國之勢或詘於夷狄九州之地未一於舊服是一皆炎古堂殷之不敢所知者非其要所繇者失其統欤抑群臣之在事者不靜其任不能輔任欤將爭慮之習久更革損益之始其功難見欤脤之待物者未嘗不以誠而下之應上者皆文具而已是何故也意脤之所以致怡者無異而其效之不同何也二帝三王秦漢以来迄于唐及五代雖功德有間然其所以治且昌與其所以衰亂失之者其跡可考其原必有在方其治且昌也所謂之略本末先後其一致欤抑有殊也其衰亂失之也浸漸積累所以致之一揆而已邪抑不然也知古今明治亂子大夫之職也其具著于篇脤將親覽

表上

謝中書舍人表

伏承制命授臣試中書舍人者甫上拜章遽塵寵任載惟遭遇倍集兢慙中謝蓋聖君難論之情將欲施於號令得當世能言之士然後達於文辭剖本綱理四方弥綸庶政雖惟新之王度備乂簡之官儀計謀常越於拘牽注錯舉為缺闕豈伊凡庶可測高深方當責悟通遐使徧知於上意訓齊内外用丕変於群心尤資演暢之林曲盡丁寧之旨布為邦典茲謂人文頌在臣愚豈堪此選伏況皇帝陛下超逾千載特起時躬堯帝之聰明而不忘講学集成湯之勇智而無勤咨詢惟左右前後之臣有耳目腹心之寄尤非淺識所可叨居如臣性實滯蒙麤非贍博知自強於名節啦陰附於貴權無因緣葛婁之扳援有積累立山之忌嫉晚逢堯聖獨賜收膦襄加特異於常倫進用每後於中出猥以五朝之大典屬於一介之孤生已幌鈇然將安稱敢期誤寵仍實近班敷奬訓辭懼空疎之難強追參諷議憂筆潤之易窮於風波流落之餘以蒲柳衰殘之質自惟汪分曷副恩榮雖日月之光何加於潤色而天地之德無待於論思然臣索堅好古之誠粗識愛君之義既抗顏而就列敢恕已以懷私謹當摹濡椿聞揚於名命激昂

懦志庶補助於謀猷仰荅主知謹彈臣節臣無任

齊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知齊州軍州事已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頓以諸生備兹領使攝非其所懼不克堪中謝伏念臣素乏他長偶知好學議先王之制作嘗究本原論夫子之文章頗採閫奥歷事聖君於三並與游儒館者十年不知荀曲以取容但信朴愚而自守比緣私計請貳於當今比試用於此邦必洽求於強吏蓋同館而任官者不遠其分則量力而受位者得遏其林豈伊儒儒之資可副浩煩之用恐難精思無補毫分然而叨榮以冒恩實養成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智周萬物明照四方在睽遠迂賤之中而察其所守無左右遊談之助而知其所長故令覆露之仁及此滯蒙之質敢不無忘夙夜勉尽疲躃行歸于周父自安於直道若當益壯善無易於初心仰荅望闕建臣無任

襄州到任表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襄州已於今月二十七日到任上訖緣同氣之私恩陳便親之微志疏更善郡得侍安輿中謝伏念臣素堅向孝之心幸遇好文之主備名儒館

十有三年然而三易外邦五回星歲比亦再過於雙闕未嘗一對於清光常存頓蘆之誠雖知向日居有戴盆之勢何以望天而臣昨治濟南最為煩劇野有群行之盜里多武斷之豪馴致蕭清始熄凶殘之害自強衰懦頗辨竭蹶之方今者或就安閑少休疲鈍出觀美俗尤多豪廣之高入奉慈顏不憫汝墳之瘁茲為竊胃厥有端原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獎引士倫推崇世教小藝片言之善偏長一曲之材皆欲養成未嘗棄廢故令優佚俯及孤蒙敢不附慰此民宣明上德永念沉碑之舊自頓何功未忘投博之勤庶幾小補臣無任

洪州謝到任表

伏承勅命就差臣權知洪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兵馬都鈐轄已於今月二十四日到任上訖撫臨便郡獲奉於親閭總制畨城寔熏於故里中謝伏念臣志雖擇善材不過人玩思詩書無出倫之異見遊心翰墨多涉俗之塵言竊食累朝備官儒館智非早悟曾不習於人情學匪兼通固難堪於世用茲緣私請得假善藩惟八換於歲暮已四臨於外服幸遇非常之主未奉燕閒實當難得之時獨無補效懽懷神於肝膈冀少益於毫分伏惟皇帝陛下恭儉愛人聰明好古甲漢唐之近事慕堯舜之勤備民政奉行寬大方盡辨之流圖臣敢不上体聖心勤備民政奉行寬大方盡辨之流圖臣敢不上体聖心粹於兹時補助高深燕納忠於來日仰望旒衮臣無任

伏奉勅命授臣守本官直龍圖閣就差權知福州已於今月初九日到任上訖到職內朝分符督府荷收憐之俯及省孤陋以柯塔中謝伏念臣蹇薄多艱愚少與遇繼承於興運未進望於清光至於九換歲暮常從外徙四臨州部曾未代還茲者備延閣之美名假東甌之劇郡頑惟同氣亦頼改藩但虞人品之輕莫稱主恩之厚然臣最為疎族實奉偏親臣弟既適於閩陬臣愚固難於遠役理當懇請輒奉冒聞雖未賜於矜從亦終寘於惜黷頗識事君之義敢忘奔命之恭惟皓首之慈閩抱累年之宿疹辜衣辭訣泣涕分馳計音信之往来殆將萬里阻晨昏之安省各在一涯足感動於人情況親逢於孝治草茆弱質素依及物之仁犬馬微誠終冀因心之恕再念臣撫臨城邑勞問士民皆押處於太宰但遵行於明詔則臣實慚尸於廣餐曷補報於寵靈皆出誤知致思胥憂伏惟皇帝陛下多祿天縱威德日新躬之安而燕容小善寢富貴之極而深達下情在於末議蓋茲遠跡最為多奇故雖抱於畏忠每自安於靜晦窃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妄自江吳之幽荒布德音之寬大承流寵寄方自效於驅馳反哺愚情冀尚蒙於憫惻仰望殞裂臣不任

勅

明州謝到任表

臣於去年十二月於江寧府淮福州公文送到勅牒一道統差臣權知明州當月十八日於真州撥進發伏中書孔目房帖子臣乞迎侍老母赴任不行已於今年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頒於分士慨在假人竊自省循懼無報稱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固天縱之高姿有恭儉慈仁不世出之時行上嘉堯舜之際下悼漢唐之間以超曠之迹為可追以苟簡之治為無取甚盛德之事敏於絶倫大有為之君實奉於在已所以更張庶政憂勤百姓之心至於推廣大恩鎮撫四夷之略無忘夙夜匪懈斯須其志之所存則有孔之卓其行之以力則有禹之勤若夫甄序群材蒐揚衆論偏扌作長之咏朦莫不從容賜對以盡其情委曲因能以牧其用可謂三代以後特起之盛時千載以來幾希之加會而臣濫中臺之優秩玷內閣之美名然而在菲十年周流六郡當陛下開四門以延天下之士而臣未得一望於清光遇陛下開數路以來天下之言而臣未得少陪於末議蓋茲遠跡最為多奇故雖抱於畏忠每自安於靜晦窃恃皇明之必照終期素蓄之獲伸昨者妄自江吳統更閫寄嗜有畏壘之阻疏無將母之因賴上威靈致寇擾之熄滅寓時休憂獲採犒之豐登既此蒙城且將滿歲輒露由衷之請果紓及遠之仁召自天涯還之闕下已慙指陳之念更諧祗極之誠方攬轡以在行復分

特而補外維鄭江之列壤寔浙右之名邦素號富閒可
容尸素叨數陳於奏牘冀迎奉於輕輿紓是懲情未回
洪造已宵行而祗命甫夕惕以當官眷是遵厥職迎此昭
旦來廷之國寘為出入之途表海之城方始經營之緒
仰荷竪掄之寄敢忘策勵之勤矧皆稟於成規庶可圖
於善効再念臣比更遠守父去偏親出自推恩幸茲易
地環走已臨於新部相望猶遡於舊封仰睇天日之光
未覩戶牖俯計晨昏之戀尚隔庭闈恥是翦單了無黽
勉每益堅於已忘徒有待於主知自効驅馳敢廢覃忠
之義庶依長育未忍致養之私頻蒙釐之一心極蓬栻
之丹悃論躋者在之死無渝仰望冕旒臣不任

伏奉勅命就差權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十六日到
任上訖比從閩粵中易句華益起堅城以強表海之勢
閎開列館以待來廷之賓皆承規畫之餘方始經營之
緒程工省費俾無廢敝之材計力與庸俾無發召之役
以至爨材能而董事分什伍以化従已略具於科條可
溯施於士吏身方督作匪懈於服勞法有避親遷蒙於
易地竊申將母之微情輒冒恩榮何堪報
稱中謝臣竊覩前籍所載千載以来大道隳而未彰莫
承于古王者疏而不作無甚茲時在理可推久衰必復
去五代八姓實撥之弊肇自宋興承一祖四宗丕顯之

謀實在陛下蓋繇体粹精之慶執剛健之純誠運獨
斷之明則天清水止昭不發之武則雷厲風行故能並
起百工趨熙庶績追二帝三代之甚盛行兩漢有唐之
所難使天地人神莫不順序雨暘寒燠罔或違時厥德
德者田耕井飲之倫蓋游泳於聖迹之內其蒙澤者蠢
蠢蹁伏之類無瘝殆於胎卵之中實鼓鼚鼙之聲流於樂
府来難加載實物於太倉至於武庫欽藏之兵羽林閱
習之伎匠盡其巧而工妙擅於一時士盡其材而精銳
軼於近代威靈所覆夷貉允懷是以扶桑戴斗之區度
索桑檀之國来於四海之外曾無一歲之虛蓋令不待
期而萬里奔走治非有跡而九域皐安可謂不世之宏

力望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傾冕旒臣無
賀慶宰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搢紳院臚到敕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礼畢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
奉承聖考并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率土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資有恭儉愛人之成
旒罣萬機仔肩一德燔柴展報既昭告於元功燾父致
隆又推明於配考越成嘗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
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
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詠想望旒
衮臣無任

賀慶宰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敕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
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
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
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
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偏覆幷容之大度有防微慎
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
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
其功施於人劾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措紳之徒成材於
學校趨距踴躍熊羆之旅奮勇於營屯酬宴汚邪之收
戈於倉廩關通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
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陳太微星繞咸若
慶雲就日但傾葵藿之心注傾冕旒臣無
賀慶宰四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十三日搢紳院臚到敕書一道以宗祀明堂礼畢
大赦天下臣已即時集軍州官吏將校等宣布訖伏以
奉承聖考并配上天秩盛禮於法宮推大恩於率土中
賀伏惟皇帝陛下有聰明好古之資有恭儉愛人之成
旒罣萬機仔肩一德燔柴展報既昭告於元功燾父致
隆又推明於配考越成嘗事均布鴻休草木昆蟲皆令
受賜華夏蠻貊莫不歸仁臣心係北辰身縻東土永懷
故事難求汶上之圖獨遠清塵方嘆周南之詠想望旒
衮臣無任

賀慶宰十年南郊禮畢大赦表
今月初七日遞到敕書一道以十一月二十七日南郊
禮畢大赦天下者臣已集軍府官吏將校軍民等宣讀
訖伏以人之所歸者莫如德天之所享者在於誠其惟
聖王克有全美中賀伏惟皇帝陛下聰明稽古承繼祖
宗慈惠愛人撫臨邦國有偏覆幷容之大度有防微慎
獨之小心不從遊畋不近聲色無紛華盛麗之好無便
僻側媚之私歲時吉蠲以承七廟左右順適以奉兩宮
其功施於人劾見於事則宅仁由義措紳之徒成材於
學校趨距踴躍熊羆之旅奮勇於營屯酬宴汚邪之收
戈於倉廩關通和鈞之利阜於市廛家有豫樂之聲人
無愁怨之色協氣所召休應自殊鈞陳太微星繞咸若
則干羽之舞蜚奚駿奔象齒犀於閶廷龍媒納於閒廄
是謂六府三事皆可以謂四海九州罔不率俾蓋巍巍
而特起非瑣瑣之能躋前世議泰山之封謀祭甫之禪
者矣崇比大嘷克登盛隆下抑而不圖謙以自牧以謂
先後一作劻業垂統其功莫得而名上帝隤祉發祥其
德無可以稱恩所以報一本於心故寘畏發恭績之有
素而尊明薰被進而益屢在於朝物者不取其煩盡諸已
者必求其實是以蕭光之烈奏於宗祊柴燎之烝焜於
郊兆幽隱昭荅神靈頤懷無疆惟休方寖昌於萬世不
敢專享故敷錫於群元稽參典彝定著敕令弛張從理
同異稱情蠲罪責而棄瑕疵錄勞能而緩遠負顯晦咸
暨洪纖不遺萬國之歡既交於神漠一人之慶遂及於
敉嫗爭于上下之間極乎帝王之盛臣被學最稽蒙恩
寖深莫侍其泉之祠獨嘆周南之滿第從臣之加頌未
効薄材望冕車之清塵但勌遠思想仰宸袞臣無任
賀元豐三年明堂禮畢大赦表
今月二十日樞密院遞到敕書一道以明堂礼畢大赦
天下者已即時集軍州官吏軍民宣讀訖竊以昊天無
聲之載人莫能名先帝罔極之恩物何以稱維縕章之
王恤秩宗祀之鴻儀可薦至誠用伸昭報中賀伏惟皇

帝陛下躬風夜之聖質而博古多聞經特起之大猷而
虛心廣覽振千齡之隆緒紹三代之遐蹤霈澤之所所
浹濡太和之所煦照遐華夏蠻貊無一夫不獲其宜草木
蟲魚無一物不遂其性愛求祭典用告王功蓋諸儒之
說為不經則折衷於孔子而近世之事為非古則取法
於周公罷黜異端推明極孝以尊莫大於祖故郊於吉
土以配天以本莫重於親故享於合宮以配帝恩義兩
得其當情文皆盡其詳徹俎云初均釐甚廣君我皇矣
實難偶之昌期巍乎煥焉信非常之盛禮臣幸逢熙洽
未奉燕閒一遣前脾之音四遇親祠之慶青雲多士皆
預橫門之聽觀黃髮孤生獨歎周南之留滯仰望旒冕

臣不任

賀克伏交阯表

伏覩進奏院報安南招討司已克伏交阯其酋領李乾
德具表乞降者婆蟻之微自投必死乾坤之大終許更
生惟德及於幽遐實均慶於中外中賀伏惟皇帝陛下
順稽古憲叙正民彝聲教於四方書文於萬國暗
海隅之昧俗肆井底之狂謀聖恩所懷函氣自失雕題
交趾心服於咸靈大賂南金歲遵於貢職允出止戈之
武是称無敵之仁臣遠守藩維獲覩捷奏永慶竊抃實
倍常情臣伏恨職守所拘不獲称慶闕庭臣不任

慰慈聖光獻皇太后上仙表

表

謝赐宰五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伏蒙聖恩賜臣熙寧五年曆日壹卷者竊以振舉舊章推明新曆欲謹天時之正俾諸人事之宜覩是孤生與均寵錫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行大道惇叙彝倫贊天地而平四時理陰陽而成萬物爰兹頒朔咸暨有邦臣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勤耕桑之業輔成坯冶之仁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赐宰六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赐宰六年曆日一卷賜臣收管

者一與外符之寄再蒙班曆之恩久矣去朝幸玆拜賜中謝竊以天地陰陽之動不得遠時虫魚草木之生必皆有政故兹告朔宜布有邦伏惟皇帝陛下兢慎萬幾協諧五紀式謹王正之授俾知民事之常臣敢不動靜詳觀夙宵祗奉庶召和平之氣用裨化育之仁臣不任

謝赐宰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七年曆日一本者顧

正臣久去闕庭遠臨藩服惟竭遵承之力庶符欽順之心臣不任

謝赐宰八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頭一道賜臣熙寧八年曆日一本者竊以治曆于中所以察天時之運動班正于外所以一王度之推行舉是彝章施于有土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力仁不世盛德無名協五紀以遂群生合二儀而成萬化迪明告朔咸俾守藩臣敢不悉意究詳勵精遵奉庶盡承流之効俾無作事之遠仰望闕庭臣無任

謝赐宰十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赐宰十年曆日一卷賜臣考竊以

推行歲時天道所以化育考正曆度人事所以財成故須朔之舊章為守邦之先務伏惟皇帝陛下德兼載燾仁及昆蟲體覆中和叙九疇而開物欽明象數齊七政以導民臣蒙奉正正親承聖詔念闕庭之方遠貌然江上之身感星晷之屢新尚嘆周南之滯仰望旒扆臣不任

謝元豐元年曆日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元年曆日一卷者一遠

闕庭十移星曆顧凋零於齒髮無報補於毫分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叙大禹之九疇齊有虞之七政陰陽寒暑咎不若時草木昆虫舉皆遂性循用頒正之典寵詒分玉之官臣幸備守藩須聞告朔去親方遠已驚歲月之

新許國雖堅更奏功名之晚惟體在民之意寢押及物之仁仰望冕旒臣不任

謝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表

進奏院遞到宣一道賜臣元豐三年曆日一本者竊以備人事者又也正時明天道者在於治曆憂從頒布俾一奉承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則大若尊躰元凝命成六府三事之叙合志於厥邁八政五紀之宜同方於禹是遵人統用謹王政獲以守邦預於受朔勤亟土耕桑之業方務承流乘兌民作息之歌庶知戴德仰望旒裘臣不任

進奉熙寧八年同天節功德疏表

伏遇皇帝同天節臣預於本州天慶觀鳖嶺興化禪院大殿上建置道場一月日及設齋功德疏各一軸金鏤銀軸頭紅羅複封全上祝皇帝聖壽者竊以續禹撫期盡自天而開迹生商肇祚實膺世以為歸故預託於坏鎔皆永恩於戴燾中賀伏惟皇帝陛下性由仁義德備聖神維候紀於長瀛禨祥開於震風是敢致嚴道妙嚮意佛乘庶將不轉之心用獻無疆之壽臣無任

英宗實錄院謝賜御筵表

伏蒙聖慈以臣等編脩英宗皇帝實錄令月十四日開局賜臣等御筵者方次舊聞已叨優禮省循非稱慚翌失容中謝伏以先帝功德之殊將傳後世儒者文章之用正在此時報以空疎誤當寫任甫磨鉛而就職遽置醯以均恩寵異群司幸瞻素望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永懷先烈務爽孝思故因始於信書俾終於著述不能名乾坤之至德摹日月之大明上以副陛下顯親之心下以盡愚臣歸美之志惟粗明於書法庶少補於素餐臣等無任

代皇太子免延安郡王第一表

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者寵踰於德報首頓首竊以荼衮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惟物體均土宰之崇土宇分封位列真王之貴非智能

代皇子免延安郡王第二表

伏蒙聖慈以臣所上表陳乞蒙恩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特賜批答不允者輒布愚衷未回宸聽仰闕誨諭弥集兢懼臣某誠惶誠恐頓首頓首竊以明德懿親在天功而有助隆名重器為國論之所歸然後材位不浮望實相稱若臣者夙依煦育生處深嚴雖無好弄之心肅遠垂髫之齒方圖講學知臣子之大方庶得周旋奉君親之素敬敢意棄緣續用荐被寵靈遂燕將相之榮仍極王公之貴雖參諸邦典或故事之可循而質以人情實煩言之可畏碩茲沖昧尤積驚惶伏況皇帝陛下新一代之尋章

草千年之流弊方循名而責課以官而任人其於明信賞之科必先於近然則推至公之誼宜始於臣惟特寢於誤恩可曲全於拙分使乾坤之施不累於私親則虀露之微庶報於上臣不任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繼來章者祗膺詔版弥積靦顏蓋崇大於宗藩以盛强於帝室豈伊奬諼可假幼沖中謝伏念臣器匪夙成材無特異徃帰依於鞠育每親炙於高明欽善在身忘髦髽之至弱知書可學寤佑畢之相從庶緜受教於薹蒙

代皇子延安郡王謝皇太后表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再奉表陳乞蒙賜批荅不允仍繼來章者竊以盛威儀於宰路以重朝廷強形勢於宗藩用臨方夏宜慕貴滋為在親賢誤及幼沖倍深兢懼中謝伏念臣蒙休寀極託蔭慈閫未闚六甲之書甫在兩髦之歲撰材至薄曾無特異之資知善可選竊有自強之志已塵高位愧乏微勞詎意仁恩更崇命秩抗等威於元宰聯爵列於真王自頃空疎將安報稱此蓋伏遇皇太后殿下輔成世教陰孚人倫均至愛於諸孫假餘光於捍齒致茲異數猥被謬能敢不自勵童蒙嚮慕旧新之益庶幾壯大仰酬坤育之私臣不任

代皇太子延安郡王謝皇后賜

伏奉制命除授臣檢校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充彰武軍

節度使進封延安郡王冊奉表陳免蒙賜批答不允仍
斷來章者異其恩數兼將相之殊榮尊以爵名越王公
之寵列雖優隆於天爵必欲寢於人情假是幼沖懼非
宜辭臣某以感以懼叩頭伏念臣性非蚤悟學未少成
徒依均養之私甫及弱齡之始已蒙休於帝所獲備位
於宗藩豈意慈憐更加褒進夫位崇者德厚祿重者功
高而臣無可錄之勞能冒非常之禮狀此蓋伏遇皇后
殿下彌綸內治則象坤元惇睦教育之至仁推奬成之素
志致茲濫澤誤及童蒙敢不盡子職之微勤無忘砥礪
說制策之科叨華選儒館被垣經帷之職世謂清塗
獨偏竊於美名蓋親逢於事運至於總銓衡之要劇顧
庶邑之浩煩茂有勞能可論報稱冒寵靈而過厚致災
救以交攻迫霜露之所侵且將澌盡幸鬢膚之無毀得
以全歸方去闕庭長投泉壤輒陳遺表冀萬年之祚永庇華
夷再念臣愉殘息之僅存覬餘恩之可丐敢祈仁睿終
賜矜憐臣有男進士舉孫男某親堂弟茂其出寒鄉稍
親簿技封菲不敷儀錄之獲霑煞-作蔽可供庶陪
鬼之末役伏望聖慈並於文資內安排妄效工澤愧在
志藏保存歿之孤嫠託始終之大賜生而無益曾莫叉
於啣環死或有知猶庶幾於結草仰望流袞臣不任

代太平州知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太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

代宋敏求知絳州謝到任表

伏奉勅命差知絳州軍州事已於某月某日到任上訖
備官無効竊龍過優尚聯清近之班仍獲安閒之幸中
謝伏念臣器非閎遠性不敏明佞嗜好於文章寵推務
於歲月慢名儒館接武朝紳邊鄙牧之蕃豪莅神州
之劇進闈邦計出假使符會仁祖之井趨圖信書之示
後起於衰病寄以討論旋疎右史之華遂冒西垣之選
惟茲典禮屬在奉常濫用滯家首當拊頌慈心謀慮雖
務竭於愚忠妄意過隆自乖於素論寵千聡察宴遭
藏科荷蒭法以申恩止奪官而補外罪浮於罰越益於
顏何僥冒之使然宴矜全之有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

訖惟此方彫瘵之餘屬北歲凶飢之餘任州循懼無
術效中謝竊念臣受材不敏託跡草萊郎伯之寵名
過憲臺之優選因蒙中詔獲備外邦方喜便於庭聞遽
已罹於家禍荷全生理庶齒班榮用久次而得州以親
嫌而易地低回積日黽勉至官忽被斷恩拨還舊印江
湖孤嬰之跡道路奔馳之勞前後即安敢忘盡瘁自惟
叢罪何以及茲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日月之光旁
照萬物天地之德平施四方猥致妄庸誤蒙錄器使當力
行於寬惠上副至仁惟少假於寵靈庶成薄効臣不任
進奏院遞到敕一道賜臣欽恤刑獄勅書表

代太平州知州謝賜欽恤刑獄勅書表

無階於憔勞言念繫囚息貞遽加於憫閔中謝伏惟尊
號皇帝陛下繼祖宗之功德體天地之生成發政施仁
恐遺於一物勝殘去殺思厝於五刑謙不自專動遵故
事春幅員之至廣軫圄圄之未空申明韶以丁寧飭守
臣之撫視豈止奉行於時令圄之感召於人和臣與被
德音當宣上意惟盡哀矜之理庶符欽恤之心臣無任

詔

慰寧轉對疏

准御史臺告報臣寮朝辭日具轉對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
采然臣竊觀唐太宗即位之初延群臣與圖天下之事
而能紬封倫用魏鄭公之說所以成正觀之治周世宗
初即位亦延羣臣使陳當世之務而能知王朴之可用
故顯德之政亦獨能變五代之因循夫當發說之馳騁
而以獨見之言陳未形之得失此聽者之所難也然二君
能辨之於羣慤之中而用之以收一時之效此後世之
士所以常感知言之少而須二君之明也今陛下始承

天序亦詔群臣使以次對然且將歲餘未聞取一人得
一言豈當世固乏人不足以當陛下之意與抑所以延
問者特用累世之故事而不必求其實欤臣愚竊計殆
進言者未有以當陛下之意也陛下之意將以望治於
唐虞三代之盛知太宗世宗之所至恐不足以望
陛下故臣之所言亦不敢効二臣之早近伏惟陛下超
然獨觀於世俗之表詳思臣言而擇其中則二君之明
豈足道於後世而士之懷抱忠義者豈復感知言之少
乎臣所言如左臣伏以陛下恭儉慈仁有能承祖宗之
緒之德聰明睿知有能任天下之材即位以來早朝晏
罷虞唐虞之志此非群臣之

所繫又也然而所遇之時
地則震動陷裂水旱湧溢之
言相驚之遽三者皆非常之
天下則風俗日以薄惡紀綱日以弛壞百司庶務一切
文具而已內外之任則不
於食貨近則不繼不以盜賊為憂遠則不能不以夷狄
為憂海內智謀之士常恐天下之勢不得以久安也以
陛下之明而所遇之時如此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
虞之志則亦在正其本而已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臣
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而已臣觀洪範所以
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而要其所以感始一作
也大學所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其國家天下而要其所
以為始者致其知也故臣以謂正其本者在得之於心
而已得之於心者其術非他舉書而已矣此致其知所
以為大學之道也古之聖人舜禹成湯文武未有不由
學而成而博說周公之輔其君未嘗不勉之以學故孟
子以謂舉禹而後有為則湯以王武丁擾公以覇皆不勞
而能也蓋學所以成人主之功德如此誠能磨礱長養
至於有以自得則天下之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
能盡天下之理則天下之事物接於我者是
以眾其內天下之以言語接於我者是以薇其外夫然
故欲循理而邪情之以害之從善而邪說之以亂之
如是而用之以持久則愈甚無補行之以不息則不能
見效其弊則至於邪情勝而正理滅邪說長而正論
天下之所以不治而有望於亂者以是而已矣此周衰
以來人主之所以可傳於後世者少也可傳於後世者
著漢之文帝宣帝唐之太宗皆可謂有美質矣由其學

不能遠而所知者陋故乎以賢於近世之庸主矣若夫議唐虞三代之盛德則彼烏足以云乎由其如此故自周衰以來千有餘年天下之言理者亦皆卑近淺陋以超世主之所便而言先王之道者皆紕而不省故以孔子之聖孟子之賢而猶不遇也今去孔孟之時又遠矣臣之所言乃周衰以來千有餘年所謂迂遠而難遵者也然臣敢獻之於陛下者臣觀先王之所已試其言最近而非遠其用最要而非迂故不敢不以告者此臣所以事陛下區區之志也伏惟陛下有自然之聖質而漸清於道義之日又不為不久然臣以所謂陛下有更制變俗此迹唐虞之志則在得之於心得之於心則在

學焉而已者臣愚以謂陛下宜觀法大學之所陳知治道之所本不在於他觀傳說周公之所戒知學者非明主之所宜已也陛下有更制變俗比迹唐虞之志則當悉誠開懼以講明舊學而推廣之務窮於道德之體要不取乎口耳之小知不急乎朝夕之近效復之熟之使聖心之所存從容於自得之地則萬事之在於理者未有不能盡也能盡萬事之理則內不累於天下之物外不累於天下之言然後明先王之道而行之邪情之所不能入也合天下之正論而用之邪說之所不能亂也如是而用之以特久資之以不息則雖細必鉅雖微必顯以陛下之聰明而充之以至於不可知之神以陛下之睿知而精之以至於從心作心之不踰矩夫豈遠哉願勉強如何耳夫然故內成德化以成法度以發育萬物而和同天人之際其易也若夫移風俗之薄惡振綱紀之他壞變百司庶職之不使稱其位理天下之財使贍其用近者使之親附遠者使之服從海內之勢使之常安則惟陛下之所欲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乎未有若是而禍應不臻而變異不消者也如聖心之所存未及於此內未能無私慾之累外未能無纖芥之蔽則臣恐永法先王之政而智慮有所未審欲用天下之智謀林謂之士而議論有所未一於國家天下危甚無補而風俗綱紀愈以衰壞也

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劄子 紹興二十一年四月二十日

伏以陛下聰明睿知天性自然可謂有不世出之姿自在藩邸入承頹緒出奉朝請怡怡翼翼不自暇豫至禁極孝聞於天下及踐大位內事兩宮外嚴七廟仁被公族德形閨門嬪御備官不強於色音樂備數不溺於聲飲菲衣緯務遵節儉堂陛小無所增節近習無便嬖

左右無敎謂未嘗出遊幸未嘗從畋魚其於憂懣元元動勞庶政則念慮先於兆朕祇慎日昃而訪問至於夜分每群臣進見接之禮簡而情通凡四方奏事莫不朝入而暮報雖大禹之勤于邦文王之不暇食無以加此其淵謀遠略沙中事幾善訓嘉謨可爲世則者傳聞下土雖僅得其一二已足以度越叔虞非可闚測可謂有君人之大德其高深宏遠則憫自晩周秦漢以來世主不能獨見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卑陋因於世俗而已於是慨然以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迹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爲其任在己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革因循號令必信使海内觀聽莫不震

動群下遵職惟恐在後可謂有能行之効蓋刻意尚行不差毫髮縉紳之士有所不能及勞勞無懈傾吏又非羣臣之所能望可謂特起於三代之後非常之主也患臣孤陋愚寧二年出通判越州因轉對幸得論事敢據經之說以誠意正心脩身治國家天下之道必本於學爲獻建今十有一年始得望穆穆之情光敢別白前說而終之臣以謂陛下有不世出之姿有君人之大德興出於數千載之上又有能行之效特起於三代之後然顧以治國家天下之道又本於學爲獻於陛下何也蓋古之聖人雖出乎其類拔乎其萃然至其成德莫不由學故堯舜性之也而見於傳記則皆有師其史

宜識其行事則皆曰若稽古至於湯武身之也則湯學於伊尹武王學於太公見於詩礼孟子在商高宗得傅說作相其命說之辭曰予小子旧學于甘盤而傅說告之則曰學于古訓乃有獲又曰惟學遜志務時敏厥脩乃來又曰惟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蓋高宗既已學于甘盤矣及傅說相之乃更丁寧反復勉之以學其要歸則以謂當終始常念于學明學蓋不可一日而廢也至於孔子之自敘則自有十五而志于學至于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天以孔子之聖又志于學其學之漸每十年而一進至于七十矣其從心也蓋不踰矩則傅說所稱當終始常念于學者雖孔子之聖不能易也故揚子曰學之爲王者事父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父矣聖賢之爲於學至於如此者蓋樂而不亂復而不厭者道也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者聖人之言也知不足與困者學也方其始也求之貴博畜之貴夕及其得之則於言也在知其要於德也在知其奧能至於是矣則求之博畜之多者乃塞蹄而已所謂多問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也如求之不博畜之不多則未有於言也能知其要未有於德也能知其奧所謂寡聞則無約寡見則無卓也子貢稱孔子之學識其遠者大者則於言也能知其要於德也能知其奧然後能當於孔子之所謂學也審能是則存於心者有以爲

主於內天下之事雖其變無窮而吾所以待之者其應無方古之大有為於天下者未有不出於此也堯舜湯武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或得其行者未得其所以言孟子之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在是而已矣陛下萬幾之餘日引天下之士推原道德而講明其意陳六藝載籍之文而紬繹其說博考深思無有解倦其於衰是非獨見之明老師宿儒所不能到此臣之所聞也有不世出之姿與君人之大德又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時起於三代之後此臣之所知也則陛下之學已可謂至矣然臣區區敢誦經之陳言以進於左右者誠將順陛下之聖志采傳說始終典學之言觀孔子少長進學之漸以陛下之明智知言之要知德之奧皆陛下之所素蓄誠以不倦以陛下之崇道而繼之以不倦以陛下之稽古而加之以不已使天性之睿智所造者益深所積益厚日日新又日新其於自得之者非徒足以待萬事無窮之變而應之以無方天下之人又將得陛下之行者不得其所以行得陛下之言者不得其所以言堯舜湯武之所以為盛德之至孔子所以從心而不踰矩孟子所謂聖而不可知之謂神不在於陛下而孰在哉臣是欽五福之慶以大賚庶民享萬年之休以永綏方夏德厚於天地名昭於日月惟聖意之所在而已臣愚不敏豪恩賜對不敢

移滄洲過關上殿

臣聞基厚者勢崇力大者任重故功德之殊垂光錫祚爲奕繁衍久而彌昌者蓋天人之理必至之符然生民以來能濟登茲者未有如大宋之隆也夫禹之績大矣而其孫太康方墜厥緒湯之烈盛矣而其孫太甲既立不明周自后稷十有五世至于文王而大統未集武王成王始牧太平之功而康王之子昭王難於南狩昭王之子穆王始於荒服暨于幽厲陵夷益甚及秦以累世之智并天下然二世而亡漢安其亂而諸呂七國之禍

相尋以起建武中興然沖質以後世故多矣魏之患天下爲三晉宋之患天下爲南北隋文始一海內然傳子而失唐之治在於正觀開元之際而女禍世出天寶以還綱紀微矣至于五代蓋五十有六年而更八姓十有四君其廢興之故甚矣宋興太祖皇帝爲民去大殘致更生兵不再試而舉蜀吳楚五國之君生致闕下九州未同復禹之跡內輯師旅而齊以節制外畢藩服而納以繩墨所以安百姓禦四夷綱理萬事之具雖創始經管而彌綸已悉莫貴於爲天子莫富於有天下而舍子傳第爲萬世策造邦受命之勤爲帝太祖功未有高焉者也太宗皇帝遹求厥宇既定晉疆錢氏自歸作則垂

憲克紹克類保安靖民丕丕之烈自爲帝太宗未有高焉者也真宗皇帝繼統尊業以誕昭先烈生養蕃息齊民以井天下平而西北之虜猶間入闕邊至于京德二百五十餘年契丹始講和好德明亦受約束而天下銷鋒灌蘇無雞鳴犬吠之驚一帥以鎮于今故於是時遂封泰山禪社首薦告功德以明示萬世不挑之廟所以爲帝者仁宗皇帝寬仁慈恕虛心納諫慎注措謹規矩早朝晏退無一日之懈在位日久明於群臣之賢不肖忠邪選用政事之臣委任責成然公聽並觀以周知其情僞其用舍之際一猶於衆故任事者亦皆警懼否臧罷免世

以謂得馭臣之體春秋末高援立有德博付惟允故傳天下之日不陳一兵不宿一士以成古所未有其豈弟之行足以附發者非家施而人悅之也積之以誠心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故棄群臣之日天下聞之路祭巷哭人人感動敬敬其將入之深未有知其所繇然者故皇祖之廟爲宋仁宗英宗皇帝聰明睿智言動以禮上帝眷相大命所集而辭疾遜避至于累月自疏東朝淵默蒸慎無所言議施爲而天下傳頌稱說德號彰聞及正南面勤勞憔悴政每延見三事省決萬機必咨詢舊章考求古義聞者惕然皆知其志在有爲雖早遭天下成功盛烈未及宣究而明識大畧足以

克配前人之休故皇考之廟為宋英宗陛下神聖文武可謂有不世出之姿仁孝恭儉可謂有君人之大德懿
政治所出大氐踵襲以来世主　不能獨見於救人之表其
上追唐虞三代荒絶之跡修列先王法度之政為其任
在已可謂有出於數千載之大志變易因循號令必信
使海内觀聽莫不奮起群下遵職以後為蓋可謂有能
行之效今樹酌損益革敝興壞制作法度之事日以大
備非因陋苟寡拘牽常見之世所能及也繼一祖四宗
之緒推而大之可謂至矣蓋前世或不能附其民者刑
與賦役之政暴也宋興以来所用者鞭朴之刑然猶詳

審反覆至於緩囚縱之誅重誤入之辭蓋未嘗用一暴
刑也田或二十而稅一然歲時省察數議寬減之宜下
蠲除之令蓋未嘗加一暴賦也民或老死不知力政然
猶憂憐惻怛常謹複除之科急擅興之禁蓋未嘗興一暴
役也所以附民者如此前世或失其操柄若天下之勢
或在於外戚或在於近習或在於大臣宋興以来戚里
宦臣曰將曰相未嘗得以擅事也所以謹其操柄者如
此而況輔師旅於内天下不得執尺兵一卒之用畢藩
服於外天下不得專尺土一民之力其自處之勢如此
至於畏天事神仁民愛物之際未嘗有須臾惰也其憂
勞若又如此蓋不能附其民而至於失其操柄又急且

忽此前世之所以危且亂也民附於下操柄謹於上處
勢甚便而加之以憂勞此今之所以治安也故人主之
尊意論色授而六服震動言傳號渙而萬里奔走山藏
窟穴之氓不待期會而時輸歲送以供其職者惟恐在
後航海索引之國非有發召而簉員以致其摯者
惟恐不及西北之戎投戈繼馬相與抵服而戲豫東南
之夷正冠束衽相與挾册而吟誦至於六府順敘百蠹
咸遂九在天地之内含氣之屬皆然也蓋遠莫懿於
三代近莫盛於漢唐然或四三年或一二世而天下之
變不可勝道也豈有若今五世六聖百有二十餘年自
通邑大都至於荒陬海隅無變容動色之慮萌於其心

無援抱擊折之戒接於耳目臣故曰生民以来未有如
大宋之隆也竊觀於詩其在風雅陳太王王季文王致
王迹之所由與武王之所由與武王之興則美有假樂鳧鷖有公劉泂酌其所言者蓋
農夫女工築室治田師旅祭祀飲尸受福委曲之常務
至於兎罝之武夫行葦之牧人受及微物無
不稱紀所以論功德者由小以及大其詳如此後嗣所
以昭先人之功當世之臣子所以報
鬼神覺寤黎庶而已也書稱勸之以九歌俾勿壞蓋歌
其善者所以興其關基興起之意防其怠廢難火之情
養之於聽而成之於心其於勸帝者之功美賠法戒於

將來聖人之所以列於經垂為世教也今大宋祖宗興造功業猶太王王季文王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羣臣之於考次論撰列昭法戚者闕而不圖此學士大夫之過也蓋周之德盛於文武而雅頌之作皆在成王之世今以時考之則祖宗神靈固有待於陛下臣誠不自揆輒冒言其大體至於尋類取捨本隱以之顯使莫窕悉則今文學之臣亢之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成王之戒蓋履極盛之勢而動之以戒懼者明之至智之盡也如此者非周獨然唐虞至治之極也其君臣相

飭曰競競業業一日二日萬機則憂至治之極而保之以迄慎唐虞之所同也今陛下承之以德猶武王成王而並世治安三代所不及則宋興以來全盛之時實在今日陛下仰探皇天所以親有德饗有道之意而奉之寅畏俯念一日二日萬機之不可以不察而憂之以競競使休光美實日新歲益開遠崇後循之無窮至千萬世永有法則此陛下之素所蓄積臣愚區區愛君之心誠不自揆欲以庶幾詩人之義也惟陛下之所擇

請令長貳自舉屬官劉子

臣伏以陛下本原周禮參之以有唐六典之書考諸簡冊今或差若臺髮四方受其敝則於選用之體尤不可假非其人且臺省長官僕射

少助萬一令無足取者亦足以致區區愛君之心竊觀於書其在堯舜稱堯之德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則平章百姓之以賡賞使百官莫不昭明著此人主之事也其在說命曰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則承人主之志廣引人材進諸朝廷者此宰相之事也其在周命穆王命伯冏為周大僕正其戒之曰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則使得自簡簡僚以共成其任若此諸司長官之事也其上下之體相承如此所以周天下之務蓋先王之成法也故陸贄相唐陳致理之具以謂百司之長至於副貳之官與夫兩省供奉之職請令臣叙擬以聞其餘臺省屬僚請委長官選擇指陳材實終身保任其以舉援之緣各載除書之內得賢則有進考增秩襄非之賞失實則有奪俸贖金黜免之罰非特使揚下位而已亦以開試大官其所取之士既責行能亦計資望此貴之大指也費於經畫之林近世未見其比其在相位所陳先務如此質之於古實應先王之法施之後世可以推行誠古今之通議也陛下隆至道開大明配天地立人極循名定位以董正治官千載以來盛德之事也創制之始所繫尤重其所更革著於

尚書左右丞侍郎御史中丞皆国之重任陛下所選擇而授今尚書既領天下之事郎員外郎凡二十四司用吏數百員其餘屬佐尚不在數中若使本司長貳之官自郎以下負有未備皆奏二人以開以陛下之明甚於群臣材分無不周知取其所奏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以為內外之官選用之備庶幾為官得人之以上副陛下作則垂憲非常之大志且本朝諸衙例御史中丞知雜至於省府之長固得自舉其屬而館閣監司教守之官亦嘗屢詔近位皆得薦用所知名臣碩人往往由此而出則推而廣之求於故事實有已試之効其所薦之士采用其一其餘書之於籍猶旧關御史一員

聽舉二人其一不中選者亦以次甄進則稽諸累朝亦故事也伏惟陛下本周命太樸慎簡乃僚之意采陸贄奏省長官舉吏聽之論推本朝已試之法使先王之迹自陛下追而踐之如此則任衆之道隆進賢之路廣踐陳速之士懷材者皆得彙征要近之臣奬善者皆得自達以陛下之臨照誰敢不應之以公以陛下之考覈誰敢不赴之以實既得其人授之以位然後陛下以公聽並觀分別淑慝以黜中主要信行其賞罰如此則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可無為而致堯之平章百姓昭明如是而已如臣之說為可采者其推行之法陸贄所陳陛下察其疎密詳加損益取進止

十一月二十日鮮于侁進呈

請令州縣特舉士

臣聞三代之道鄉里有學士之秀者自鄉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徒升諸學大樂正論其秀者升諸司馬司馬論其賢者以告于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定然後祿之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定然後祿之蓋試守而能任其官然後命之以位也其取士詳如此然此特於王畿之內論其鄉之秀士耳故在周礼則稱鄉老獻賢能之書于王也至於諸侯貢士則有一適再適三適之賞黜爵削地之罰而其法之詳莫得而考此三代之事也漢興采董生之議始令郡国舉孝廉一人其後又以口為舉口百二十萬至不滿十萬自

一歲至三歲自六人至一人察舉各有差至用丞相公孫弘太常孔臧議則又置太常博士弟子員郡国縣官有好文學孝悌謹順出入無悖者所聞令相長丞上屬所二千石二千石謹察可者令詣太常受業如弟子一歲皆課試通一藝以上補文學掌固缺其高第其可為郎中者太常籍奏即有秀才異等輒為左右內史大行不以掌固比二百石及百石吏選擇通明曉古今文法為郡太守卒史皆各二人迭郡一人不足擇掌固以補中二千石屬文學掌固補郡屬備員其郡国貢士太常試選之法詳矣比漢之事也今陛下隆至德昭大道參天地本人倫興學崇化以風天下唐虞用心何以加此然患

令之學校非先王教養之法今之科舉非先王選士之制聖意卓然自三代以後當塗之君未有能及此者也臣以謂三代學校勸教之具漢氏郡國太常察舉之目今州郡京師有學同於三代而教養選舉非先王之法者豈不以其遺意舊存實行課無用之空文非陛下盛世教育人材之本意欲誠令州縣有好文學薦名節孝悌謹順出入無停者所聞令佐申諸州學州謹察其可者上太學以州大小為歲及人數之差太學一歲謹察其可者上禮部禮部謹察其可者奏自州學至禮部皆取課試通一藝以上御試與否取自聖裁令既正三省諸寺之任其都事主事掌固之屬舊品不卑宜清其選更用士人以應古義遂取禮部而選之士中第或高第者以次使試守滿再歲或三歲選擇以為州屬及縣令丞即有乖寸異等皆以名聞不拘此制如此者謂之特舉其課試不用糊名謄録之法使之通一藝以上者非獨采用漢制而已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亦以禮樂射御書數也如臣之議為可取者其教養選用之意頗降明詔以諭之得人失士之效當信賞罰以厲之以陛下之明孰敢不愛於奉承以陛下之至明孰敢不公於考擇行之以漸循之以久如是而俗化不美人材不盛官守不脩政事不舉者未之聞也其舊制科舉以習者既久難一日

廢之請且如故事惟貢舉時數一以試守選用之敘皆出特舉之中至夫教化已洽風俗既成之後則一切罷之如聖意以謂可行其立法彌綸之詳願詔有司而定議焉取進止

請西北擇將東南益兵

臣聞古者兵出於農故三時耕稼一時閱武其於四時蒐田則又率之從事然則農之用力於兵以少言之歲當兩月計其大縣則今之專力於兵一當古之兼農之兵六先王之制天子六軍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軍萬二千五百人其餘夫以為耕之國千有八百以中數之通有兵一萬五千為兵四千五百萬而養卒未在其數以今之兵一當其六今有兵百萬為八十倍少於古以昧言之其勇以多少言之其用人之力費人之財今可謂省矣古者兵出於農故千戈車乘馬牛亦嘗取具而國無預焉今兵出於國故千戈車乘馬牛亦皆取具而民預焉此今之兵又於民為便者也秦既開阡陌而亦兵出於民其干戈屢動則至於發閭左之戍漢魏而下亦皆以民為兵其轉徙殺戮之禍嘗甚矣至于後周隋唐脩列府衛而募兵之法行自是之後綱紀大失序天子之勢屈於方鎮之兵方鎮之勢屈於部之兵至其其也將之廢置出於兵至千五代而國之廢

直出於兵之禍天下未有甚於此也宋興撥亂世反之正太祖外削僭服而歸之軌道內操師旅而東以法制天下之惡子非錯之以刑而自戮於行伍非毆之以暴而自就於繩墨以鎮城色以戍疆場非獨為朝廷之用其於天下之良民得以樂職而安業者實賴其力況又其費少於古其便多於今其及此者也陛下出衆慮之表起百職之廢其於常武尤爲聖心今連營之士訓練精銳武庫之兵繕治工巧治古所未有臣誠不自揆討今之事竊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攻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晉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麟州大抵如內地遇海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覆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卜者非將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偶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阻之饒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邊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又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廣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本也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攻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

則用李漢超於關南馬仁瑀於瀛州韓令坤於常山賀惟忠於易州何繼筠於棣州其禦太原則用郭進於西山李謙溥於隰州李繼勳於晉州王彥昇於原州馮繼業於麟州大抵如內地遇海之兵率不過五六千人皆責之以自守其地今士之精銳兵之工巧無以復加矣在乎得人屬之統督之寄而已故臣以謂西北之宜當擇將率付之一州一路任之以戰守之責陛下明考覆信賞罰以馭之而已以此制勝則何求而不得也臣又竊以古者百里之地為千乘之國有兵三萬七千五百人今州卜者非將百里而已士徒之衆雖不必盡如古制然今東南之偶地方萬里有山海江湖險絕之勢溪洞林麓深阻之饒而此諸路之兵不過數千人而已其於防邊常患不足萬一有追胥討捕之事理又乏人向者邕州之不守蓋患於救援之不繼至於廣恩之鼠竊而能稽誅於時月者蓋由追討之兵不足恩已自歸而所遣北兵猶在道路則東南之寡弱蓋可知也以陛下之明綱理天下無所不備其於東南之兵計今之宜雖不必如古者千乘之法然稍增兵本也使緩急足用以銷奸萌除患於未然亦治體之所宜及臣故以謂東南之備當益戍兵庶幾上副陛下威攻狄守四方不世出之大志何以言之昔太祖之世其捍北狄

講經貴

臣聞古者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使有九年之蓄而制國用者必於歲抄蓋量入而為出國之所不可儉者祭祀也然不過用數之仿則先王養財之意可知矣蓋用之有節則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漢唐之始天下之用嘗屈矣文帝太宗能用財有節故公私有餘所謂天下雖貧其富易致也用之無節則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漢唐之盛時天下之用常裕矣武帝明皇不能節以制度故公私耗竭而所謂天下雖富其貧亦易致也宋興承五代之敝六聖相繼與民休息故生齒既庶而財用有餘且以景德皇祐治平校之景德户七百三

十萬墾田一百七十萬頃皇祐戶一千九十萬墾田二百二十五萬頃治平戶一千二百九十萬墾田四百三十萬頃天下歲入穀二萬萬以上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一萬二千餘員治平并幕職州縣官三千三百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一千二百萬治平一千三百萬以二者校之官之衆一倍於景德之費亦一倍於景德官之數不同如此則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也則皇祐治平用財之端多於景德也誠詔有司按尋載籍而講求其故使官之數入者之多門可考而知郊之費用財之多端可考而知然後各議其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使天下之入如皇祐治平之賞皆同於景德二者所省者蓋半矣則又以類而推之天下之費有約於舊而浮於今者有約於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又求其所以浮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又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後之如是而力行以歲入一億萬以上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財一萬萬副致不已至於所省者十之三則歲有餘財三萬萬以三十年之通計之當有餘財九億萬可以爲十五年之蓄自古國家之富未有及此也古者言九年之蓄者計每歲之人存十之三耳蓋約而言之也今臣之所陳亦約而言之今其數不能盡同然要其大致必不遠也前世於郤散

之時儲能易盈而爲富今吾以全盛之勢用財有節其所省者一則吾之一也其所[illegible]而知也伏惟陛下冲謙資納天性自然來獻器服尚方所造未嘗用一奇巧嬪嬙左右淺短之間位號多闕則[illegible]後節儉爲天下先所以愛惜元元更張庶事之意誠至測恒格于上下其於明法度以養天下之財又非陛下之所難也臣誠不自揆敢獻其區區之愚惟陛下裁擇

取進止 元豐三年十一月二日曲洪臨邛縣

請減五路城堡

臣嘗議今之女以謂西北之宜於守在澤將帥東南之備在益成兵臣之妄意謂西北之兵不足也

待罪三班備定陝西河東城堡之賞法因得考於載籍蓋秦鳳鄜延涇原慶舉并代五路嘉祐之間城堡一百一十有二熙寧二百一十有二元豐二年七十有四熙寧較於嘉祐爲一倍元豐較於熙寧又三十有一雖故有之城始籍在於三班者或在此數然以再倍言之新立之城固多矣夫將之於兵猶要之於基善奕者置基雖疎取數必多雖萬變塗雖百出而形勢足以相援攻守足以相救故敵保者又其地也非持如此所應者又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也不善奕者置基雖密取數又寡不得其要而已故敵有他變塗有他出而形勢不得相援攻守不

能相赴所保者非必其地也非特如此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也守邊之臣知其要者所保者必其地故立城不多則兵不分兵不分則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所應者又能合其變故用力少而得算多猶之善奕也不得其要者所保非必其地故立城多則兵分兵分則用力少敵所應者又不能合其變故用力多而得算少猶之不善奕也昔張仁愿築三受降城相去各四百餘里首尾相應聲是朔方以安咸鎮兵數萬此則能得其要立城雖疎所保者又其地也仁愿之建三城皆不為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斬之何用守備自是突厥遂不敢度山可謂所應者合

其變也今五路新立之城十數歲中至於存倍則兵安得不分士安得不勞況之則城不必多臣以奕棊況之則北邊之備故必遵譬約之故數十年間不增一城一壘而不患戍守之不足則立城不必多又已事之明驗也臣以此竊意城多則兵分故謂西北之兵已多而殆恐守邊之臣未有稱其任者守邊之臣遇陛下之明常受成算以從事又不敢不奉法令幸可備驅策然出萬全之畫常談於上人臣之於職苟簡而已固非解理之所當然況疇其所保者未得其要所應者未合其變顧使西北之兵獨多而東南不足在陛下之時方欲

事無不當其理官無不稱其任則因其舊而不變必非聖意之所取也夫公選天下之材而屬之以三軍之任以陛下之明聖慮之猶餘是以周此臣歷觀世主知人善任使未有如宋興太祖之用將英偉特出者也故能撥唐季五代數百年之亂使天下大定四夷軌道可謂千歲已來不世出之盛美非常材之君拘牽常見者之所能及也以陛下之聰明叡聖有非常之大畧同符太祖則能任天下之材以定亂莫如太祖能繼太祖之志以經武莫如陛下臣誠不自揆得太祖任將之一二竊嘗見於斯文敢緒寫以獻萬分之一或有以上當天心使西北守邊之臣用報少天而得算勿不益安而東南之備足有助聖慮之纖芥以終臣前日之議惟陛下之所裁擇

貼黃五路城堡邊遠次降下三班院纂名數目如此竊恐係舊來城堡自來疆塲差遣後來逐度方陣到纂名係三班院差人所以逐度數目加多若雖是舊來城堡即五路二百七十餘城亦是立城太多

劄子

再議經費

臣嘗言皇祐治平歲入皆一億萬以上而歲費亦略盡之景德官一萬餘員皇祐治平皆三萬餘員景德郊費六百萬皇祐治平皆一千萬以上是二者費皆倍於景德使皇祐治平入官之門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皇祐治平郊費之增多於景德者可考而知然後議其可減者減之可損者損之使歲入如皇祐治平而緣吏奉郊之費同於景德則二者所省蓋半矣則又以類推而省之以歲入一億萬計之所省者十之一則歲有餘入之積較（一作校）之慨寧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萬（一作萬餘）員景德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歲或過二百人或不及之則是歲歲有增未見其止也臣又嘗考其入官之緣條於別記以聞議其可減者減之惟陛下之所擇臣之所知者三班也吏部東西審官與天下他費尚必有近於此者惟陛下試加考察以類求之蓋有約於舊而浮於舊者有約於今者有約於舊而浮於舊者其浮者必求其所以俘之自而杜之其約者又本其所以約之由而後之如是而力行使天下歲入億萬而所省者什三計三十年之通當有十五年之蓄夫財用天下之本也使國家富盛如此則何求而不得何為而不成以陛下之聖賢而加之旬簡之積方大脩法度之政以幸天下詔萬世故臣敢因官守以講求其損益之數而終前日之說以獻惟陛下財（一作才）之中書

請改官制前預選官皆行遂司事務

臣伏以陛下稽古正名脩定官制令百工庶務類別以明其於講求經畫皆出聖意獨綸之外行之始去故取新羣吏萬民聽治於上者或未盡知所趨待夫問而後辨推而後通則必有煩阻之患留滯之憂若圖之於早定之於素則一日之

間官號法制一新於上而委倫疲政叙行於下內外遠
近雖易視改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此臣所以區區
之愚燕有補於萬一也今百司疲務既已類別若以所
分之職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
區處自
循行舉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
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
一事已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
日但在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為六官之首試即而
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西審官之任皆
常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令僕射尚書侍郎郎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為其任之
煩簡使省書審決其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為科別如此則新命之
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
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
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
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補之吏不諭而知其守矣憲
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
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
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
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

請改官制前預令諸司次比整齊架閣版籍等事

臣伏以陛下發德音正官號法制度數皆易以新書太
平之原實在於此今論次已定宣布有期四方顒顒跋
足而望臣切恐施行之際新舊代易之初庶工之間或
吏屬因循或倚書緣絕其於督察湏畧檢防散逸弥綸
之體不可不早有銷戒欲乞明諭有司架閣有未備者
備之版籍有未正者正之九憲令圖牒簿書案牘皆當
次比整齊欽藏識別以至於官寺什器凡物之屬公上
者亦皆當鈎考詳於湏録庶於新舊更易之間得無湏
臾且以紀異時追究

之頻亂進止

請以近更官制如周官六典為書

臣竊以周制六卿各率其屬皆有分職見於禮經至唐
自三省而下分命庶官亦各以其職事見於六典今陛
下講求化原更定官制孟作憲垂法錄古以來其於大
體有不可易者雖唐虞三代未嘗易也至於緣人情因
世故斟酌損益有不可不易者故雖唐虞之際極盛之
時凡巡守四方則皆脩五禮而周人治象之法亦歲有
更革況於時異事殊而可以膠於一方之說泥於一偏
之跡哉故陛下更制改作其綱綸大意則遠躡周官而
近因唐制此所謂於其大體有不可易者也至於後宜
隨變則解縱拘攣獨出聖謀不牽常等此謂斟酌損益
有不可不易者而更之惟當而已然後可謂明制作之躰
陛下聖性之卓故能處之無疑此非群臣之所能窺望也
今更定官制其所先者在於使群臣庶位皆明知其職
分職分既明然後在事者得各因其名以効其實而攷
察者欲覈其實則必推其名此作法之大要所謂不可
易者也今庶尹百工分位既定宜有斷書如周官六典
明白之文使內外上下曉然究悉以懋庶績而康萬事
臣適典明命亦得各以百執事所分之職載於訓詞以
飭戒在列以稱陛下董正治官脩名責實之意其書宜

以時頒布以幸天下如體重事鉅其不可不易者文字
論次尚有未周則百司所守小大之務亦宜先有條具
委曲章明施於列位使人皆知其任勸於赴功而臣
亦得討論潤暢見於王者之訓以副聖君勵精求治憑
世作則之心取進止

史館申請三

臣備定國史止敘司馬遷以下編年體式至於書事
隨便今畧具條目進呈其餘文義曲折難預為之例
若須候著撰之際徐更隨宜假書成日為逐篇述憲
繫於末卷以見論次之意蓋若預為定例恐於文義
須至拘牽就例或有所妨其書事隨便今畧具條目

如左

一群臣拜罷見於百官表

一刑法食貨五行天文災祥之類各見於隋志

一各位雖榮而事迹無可紀者更不立傳或善惡
有可見者則附見之

一善惡可勸戒是非俟後世當考者書其細故當
行更不備書

右取進止

臣備定五朝國史有合申請事具下項

一自宋興以來名臣良士或增有名位或素在位

國其有嘉言善行歷官行事軍國勳勞或有貢獻封章或有著撰文字或本家有碑誌行狀紀述之文或他人爲作傳記之類今來所脩國史須合收採載述恐慮耆舊訪尋之初有所未盡至今歲月已遠耳目所及者少或至湮晦欲乞特賜指揮下諸路監司及畿縣知縣在外委逐路監司州縣長吏博加求訪有子孫者延致詢問論以朝廷之意訣使名臣良士言行功實傳之不朽爲人子孫者亦宜知父祖善狀合要顯揚使得見於國史以稱爲人後嗣之義各令以其所有事迹或文字畫因鄙府納於史局以備論次

或文字稍多其家無力繕寫即官爲雇官以官用傭寫字人書寫校正其曾任兩府兩制臺諫之家須逐家一一詢訪無令漏畧各限自指揮到日一月內取到文字發送史局其逐路監司州府逐縣長吏各具無漏略文狀連申

申中書向來編集累朝文字本局不見得從初各目及櫃密院有編集機要文字并兩處有錄得累朝御札手詔副本文字欲乞令檢送本局以備討論取進止

臣備定五朝國史據舊書及吏加採摭以脩紀錄外竊惠五聖臨御之日德音行事外廷有所未聞及自來吏

有紀述發明文字藏在宮禁者欲乞特賜頒示以憑論次所貴祖宗功德傳布方册得以周盡

右取進止

請訪問高驪世次

臣竊考舊史高句驪自朱蒙得紀升骨城號曰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歷漢至唐高宗時其王高藏失國內徙聖曆中藏子德武得爲安東都督其後稍自爲國元和之末嘗獻樂工自此不復見於中國五代同光天成之際高驪王高氏復來貢而失其名長興三年乃稱推知國事王建遣使奉貢因以建爲王建子武武子昭昭子伷伷弟治治弟誦誦弟詢相繼立蓋自朱蒙至藏可考者一百九十年傳二十一君而失國其後複自爲國而各及世次興廢之本末與夫王建之所以始皆不可考王氏自建至伷四王皆傳子自治至詢三王皆傳弟詢自天聖八年來貢至熙寧三年今王徽來貢其不見於中國者蓋四十有三年今陛下仁聖文武聲教之盛東漸海外微所遣使方集闕下蓋高句驪文字之國也其使者宜知其國之君長興壞本末名及世次欲乞詔與客之臣問自德武之東也其後何以能複其國何以複失之嘗傳幾君其名及世次可數否王建之所以興者何繇其興也自建始欲抑建之先已有興者欲自天聖至熙寧四十三年之間而微複見於中國其繼詢

而立者缺豈其中間復自有繼世者歟徵於詢爲何爲如其言可論次足以補舊史之闕明陛下德及萬里殊方絕域前世有不能致者蓋義來應故能究知四夷之事非聲教之所被者遠不能及此取進止

貼黃欲乞諭畢仲衍因話從容訪問或未使未能盡對即諭以候歸本國討尋記錄因向後別使人附來

高驪世次

高驪其先出夫餘王得河伯女因閉於室感日而孕生朱蒙及長夫餘之臣謀殺之朱蒙走得免至紇升骨城居焉號高句驪因以高爲氏朱蒙死子如栗立如栗死子莫來立（漢武帝元鼎四年莫來朝貢置玄菟郡以高句驪縣隸屬焉）莫來裔孫宮立（魏齊王芳正始中宮率衆伐毌丘儉戰於梁口大破之儉單將數百人奔沃沮遂進軍擊之沃沮皆出塞外去玄菟三千餘里南與濊貊接東與挹婁北有大山山外有人國未知其道里宮遣使詣樂浪郡貢獻）宮死子遂成立（晉安帝義熙中遂成遣使朝貢復其王號其不名者以高句麗王遇之）遂成死子伯固立（北史云伯固立宮死子伊夷模立）伊夷模死子位宮立（晉太武時始遣使來獻）位宮死子玄孫乙弗利立（魏孝文延興中宣武正始中皇太后臨朝再遣使朝貢）乙弗利死子安立（史失其世次孝文時遣使朝貢）安死子延立（後魏孝文延興中遣使朝貢）延死子成立（北史云成死子雲立）成死子湯立（隋開皇中湯遣使朝貢）湯死子元立（隋未也唐高祖武德中屢遣使朝貢）元死弟建武立（建武之薨也唐遣使冊贈其父爲高麗王）建武死弟之子藏立（建武爲蓋蘇文所弒立藏爲王）藏子德武立（德武爲安東都督封遼東郡王）德武為安東都督封遼東郡王高氏累征高宗龍朔元年遣任雅相以三十六軍水陸分道擊之李勣拔平壤城執高藏及其國九百年矣蓋朱蒙至藏二十八代傳國至同光天成間高驪國王高氏累遣使朝貢（唐末中原多事其國遣使朝貢莊宗時天成明宗時天總元年立第長同光二年至長興二年貢方物三年貢元年五年太平六年貢同光三年貢天成元年五年貢昭死子伾立開運三年貢伾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七年天聖八年天禧六年貢元祐元年貢）詢死弟詢立（大中祥符五

劄子

論中書錄黃畫黃舍人不書檢

臣初掌書命中書舍人錄臣書名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以驗言檢尋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未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体而侍郎押字至錄黃畫黃然後侍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臣曾以驗言檢尋舍人稱臣書名而侍郎押字恐未理尚有未盡且錄黃畫黃并檢一体相須而成當書之官未有可以一書一否也況錄黃侍

郎舍人皆稱臣書名者事君之體固然也其檢舍人不書檢竊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以復伸下也伏尋故事中書舍人分押尚書六曹天下衆務無不關決其各執所見謂之五花判事故唐太宗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之司詔勅有不便者皆與執論比來遂無一言駁論若准書詔勅行文書而已人誰不堪今舍人不押六曹惟掌書命而事干書命者又不書檢竊尋故事未有可擾而然也或謂事干書命者又有除改行遣因依故舍人不當書檢然向來書檢已連除改因依況除改因依參於典故即無舍人不得稱關之理臣譯本朝之制官司施行盡有得書檢而不得書行移文字者未有得書行移文字而不得書檢者此又於理可疑臣固非欲書檢也顧緣戕分不敢尚止伏乞

敕詳理體斷自聖裁令臣得以遵守取進止 元豐五年六月

請給中書舍人印及令與不合通簽中書外省事

臣檢會中書外省昨准門下省連到詳定官制所狀內事件有申明下項

一檢會官制所元豐四年十月七日上殿劄子元擬門下省印給事中印奉聖旨門下省印尚書省印門下給事中印中書舍人之印尚書劄書別具改定取旨餘兩省官并省務並用給舍印

臣今看詳通進司文字既隸給事中合使門下給事中印

一給事中廳狀勘會請到門下外省印未委合於何處收掌

臣今看詳上件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闕則以次官

一給事中廳狀四月二十九日准詳定官制所發到狀二件為分撥人吏并院子事各係申門下外省今來未審係是何官書判施行

臣今看詳廳申門下外省文字合係本省散騎常侍以下通簽書

一狀後門下外省批已施行外五月六日送中書外省施行訖即却繳送合屬去處

臣今看詳逐項事件並只是指揮門下外省及

給事中驗其中書外省雖淮批送施行即未有
定制所狀內一項稱及舍人廳事務明降指揮兼官
又一項稱門下外省印合係散騎常侍收掌如關
即以次官是則中書舍人及中書外省各合有
印今来已有中書外省印其中書舍人之印即
未給到未應得官制所狀內元定指揮及右省
官除逐廳各有分職外其外省事務見今中書
舍人兼起居舍人通簽若將来常侍以下至正
言員足消與未消逐一通簽如不通簽即未審合
係是何官書判施行如合通簽亦乞明降指揮

右取進止

貼黃今後因逐司申明立法有與別司事體相同者
乞令便據逐司事務立條貴免更有申請重煩聖聽
兼免逐司事躰相同施行不一如允臣所奏乞立此
條令今後應干修條處並依此又舍人諫官舊各有
印蓋緣本職文字慮有事干機密難就別官用印故
事中書舍人判省雖務

議邊防給賜士卒只支頭子

臣伏見真宗議封泰山問三司使丁謂隨駕兵士或遇
泥雨支賜鞋錢動須五七萬貫如何有備謂奏隨駕之
士披帶已重若有支賜如何將行欲令殿前都指揮使
曹瑋先問軍士路中或有支賜置隨
頭子支便於兵士住營霧或指定州
一則便於兵士請領二則隨駕兵士
特支錢物甚安人心曹瑋毒問皆曰
難以將行若如此皆感聖恩遂定東
略無闕誤臣竊以謂邊防給賜士卒
可省輦運在私可無負致嘗讓之劳
得錢物濟用伏乞詳酌如有可采出
止

申明保甲巡警盜賊不曾上在

臣伏以周禮五家為比使之相保推之至於五州為鄉
因其民以用之於田役追胥之事管仲於齊亦以五家
為軌推之至於五鄉為軍以有三軍之制蓋生民之業
資於衣食則為農資於備禦則為兵其所恃之理然也
後世言兵者以謂九夫為井此入陣之法所由出也
法於鄉田蓋古者
生民之業兵農非異務也自經界既廢而兵農始殊秦
漢之際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
秩嗇夫游徼三者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
循禁盜賊亦比閭族黨卒伍追胥之
制自五家為保推之至於有大小保長有都副保正戢
承文書督盜賊與比閭有長鄉亭有嗇夫游徼非異意

也臣昨守亳州亳系多盜重法之地臣推行保甲之法以禁盜賊幸不至繁疾誠不自揆欲於保甲巡檢縣尉之法所以防慮盜賊者有所推廣以辨朝廷立法之意具下項

一請定自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是本處未經保甲之人保甲之法使五家為保蓋欲察舉非遇之事一保五家若有一家藏匿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或一家有奏來無頼之人即四家無由不知而法禁之中不責其頼情蓋比則人於鄉里誰肯告言若為設禁防使不告官者因事發露則有相坐之刑人情自愛誰肯苟容此乃本立保伍察非遇之意也所容者藏匿惡人之家所以為人除患固非閑評之路傷隣里之義也若藏匿之家自不能捨同惡人何所容入盜賊不禁而自熄理之所可必也欲乞指揮外來浮浪行止不明之人保內如有藏匿外來無頼之人同保不以姓名申官及不告本保本保不糾亦並科不言上有外來人如行止顯有不明及有罪犯之人保內不以姓名申官及不告本保神保若能糾舉外來無頼之人保內並無告知姓名及本保內舍止人犯罪保內不糾亦科不言之罪犯人發覺自來州縣亦從不糾之例減一等科罪往往有禁絶舍止浮浪及暗消盜賊況已及此今未所乞只是申明更欲詳倫伏乞裁酌施行

一狀見熙寧六年保甲條法保內如遇有賊盜畫時告報大保長已下同保人戶即時前去救應追捕如入別保即逐保追捕如入別保即逐保申報本保追捕入別保即逐保申報本保追捕入別保即逐保申報本保追捕

止保甲候望轉相承接盜賊所向輒遇譏察若發之謀必自衰熄或有伺間不逞之人亦易敗獲右取進止

存恤外國人商著為令不曾上

臣昨任明州日有高麗國界訖羅國人崔舉等因風失船飄流至泉州界得捕魚船救援救全度後此隨捕魚船同力採捕得食自給後於泉州自陳願來明州候有便船却歸本國泉州給與沿路口券差人押來臣尋為置酒食犒設送在僧寺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五日一次別設酒食具狀奏聞先據泉州奏到奉

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則臣存恤舉等頗合朝廷之意自後更與各置衣裝同天節日亦令冠帶

得預宴設竊以海外蠻夷隨國興衰各得其土得自托於中國中國禮義所出宜厚加撫存令不失所泉州初但給與口券差人徒步押來恐朝廷矜恤有所未稱檢皇祐一路編勅亦只有給與口食指揮今來

聖旨令於係官屋舍安泊常切照管事理不同緣今來所降

聖旨未有著令欲乞今後高麗等國人船因風勢不便或有飄失到沿海諸州縣並令置酒食犒設送係官屋舍安泊逐日給與食物仍數日一次別設酒食服衣服者官為置造道路隨水陸給借鞍馬舟船只祈奏聞其欲歸本國者取稟朝旨所貴遠人得知朝廷仁恩待遇之意取進止

請減軍士營教

臣伏見諸軍教閱之法並只合平教一次舊例有晚教者即更況教向來教閱之法初行之時諸軍教要訓練日早得精熟是以早晚教外諸營更有營教今來訓練日久各已精熟甚有踏硬出格之人諸軍事藝分作三等欲乞相度其事藝在第三等者令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二日在第一等者與免營教一日在第二等者與免營教三日所貴人情悅慕并進得事藝者多乞賜詳酌指揮取進止

代曾侍中辭轉官劄子

臣蒙恩轉官已曾面陳及具劄子辭免緣誠雖切志願未諧夙夜省循不皇寧處是用再干

從臣以謝才當陛下即政之初勵精思治與在廟堂首蒙採擢不知固避使朝廷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當大任所宜佐陛下循守法度重惜名器使恩無誤施官不虛授四方觀聽知朝廷慶賞得宜則衆情必皆勸慕欲正其本當始於臣今若首玷寵榮不同緣今來野竊上議黜政理則是欲清其流而先濁其源致獎之由乃自臣始豈陛下所以屬任徽臣之意愚情所以圖報萬一之心況祖宗以來進官之法或以歲月或以功勳今於所二者實無其一又於執政之內不為以事當遷欲貪厚恩何義而可伏望特回

聖慈俯憐悃迫速賜德音遂其所乞至於國公戶邑則臣更不敢辭謹具劄子奏陳無任赤心懇激之至取進止

代曾侍中乞退劄子
臣近三上表及再進劄子以陰陽不調雨雪愆候乞欲
免黜蒙面諭不允仍降批荅令勘来章臣仰惟寵遇之
厚恩旨之殷固欲強顏趨於順命然信宿以来早氣轉
甚臣夙夜秉惕職思其憂所以不避冒煩至於五六玆
祈仁聖必賜矜從此臣區區之愚義不得止者也蓋宰
相職調陰陽爻異即當羅免行之已久故事甚明今亢
陽為沴旱旋冬春龍潛之間焦枯日甚閭巷之内疾癘
將興天戒丁寧咎自臣始陛下側身思變發於聰誠
忘己憂人見於顏色以至詢訪周於列位請禱徧於群
神聖心焦勞中外嗟仰豈臣之分當得晏然雖陛下大

恩訣於覆護而四方觀聽責當謂何且臣少壯之時尚
虞不職今齒髮已暮理當乞身欲貪龍私何義而可伏
望察臣素守體臣至誠早回聖慈許從罷黜別令舊德
之老新進之賢求於朝廷所在森列取以代臣必致休
證使臣得避賢著路退守丘園豈惟上歌天心下塞人
望亦所以全陛下始終之恩成老臣去就之義況應天
人惟在誠實臣既知當退豈敢矯誣所望睿明審加詳
擇臣無任恤誠迫切之至取進止

英宗實錄院申請
奉勅脩撰英宗皇帝一朝實錄伏以先帝功德之美覆
被天下宜載方策傳之無窮而未有日暫至於時政記
起居注亦皆未備
今此論次實屬畧其於搜訪事迹以備採述尤在廣
博使無闕遺今取到備採仁宗皇帝實錄院行遣案卷
看詳彼爲累次陳請乞搜採取借應干合要照證文字
前後條件本院亦合如此施行參詳
具下項
文臣少卿監以上武臣正刺史以上或雖官品未
至而事業勳績可書及立國之士曾經朝廷奬謝
九在先朝蔕卒者例合於實錄内立傳欵乞朝廷
特降指揮下銓曹備道進奏院遍行指揮仍劄付
御史臺開封府及審官院三班院流内銓入内内

侍省閤門出榜曉示應係英宗朝亡歿臣僚合立
傳者並令供納行狀神道碑墓誌等仰本家親屬
限日近備爲疾速附遞繳納赴實錄院
一應先朝會歷兩府兩制雜學士先曾在侍制基諫官及正
在刺史閤門使已上臣僚或因陽對親聞聖詰或
有司奏事特出宸斷可書簡册者並乞付中書遍
劄送已上臣僚委令逐人速具實封供報務要詳
仍乞指揮進奏院遍行指揮應曾任先朝任上件
官位已經亡歿臣僚之家亦許親族編録經所在
官司繳進不得虛飾事節候到日並降付本院以
憑看詳編脩所貴書成之日免致疏畧

一乞下中書樞密院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
正月已前應有臣僚進獻文字曾送史館或留在
中書劄刷名件及下史館盡底檢尋降付本院并
宰臣與文武百僚九有奏請稱賀上表所降批答
亦乞檢尋降下
一乞下兩省及司封兵部吏部甲庫學士舍人院拠
實録院所関宣勅及詔書除目告詞如務牒暫借
使書時檢尋報應不得稽緩
一乞下禮賓院具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
月八日已前凡外蕃朝貢所記本國風俗人物道
里土産詳實供報

一先朝臣僚有得罪譴謫若乞下御史臺審刑院刑
部大理寺檢實録院所要纂擬畫時供借
一乞下司天監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逐年
其曜日一本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令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
八日已前應蟲蝗水旱災傷及德音赦書蠲放稅
賦及蠲免欠負並具實數供報當院
一乞下三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
日已前應有制置錢穀稅賦茶鹽及榷酒等凡干
臣僚章疏論議奏置事件具録供報當院
一部水監河渠水利九有論議改更貢部但係郡國
所申祥瑞貢院但干改更貢舉條制太常寺禮院
但干禮樂制作事三司戶部每遇戶口陞降已上
官司自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
前令子細檢尋供報本院不得

一天聖元年官勾修真宗皇帝實録所奏修撰官李
維等公文其間有事跡不圓處合係中書樞密院
三司檢尋應副又録事件不少竊慮差去分手不
得到裏面檢尋是致遂時不檢到照證事件乞傳
宣中書樞密院攝李維等合要照證脩撰事蹟名
件令合行分手畫底檢尋應副免致有妨脩撰
奉御寶批依奏治平元年脩仁宗皇帝實録院亦
奏合依中書樞密院檢尋合要照證事件乞依天
聖初躰例施行并乞差中書應奉國史文字堂後
官魏琰先摳密修時政記生事劉孝先候見當院
書庫官等將到合要檢尋事件立便收接檢尋應
副又曾乞差中書摳密院編文字官及乞於三司
審刑院太理寺屬官內選差人員各令應副檢文
字令来本院合要中書摳密院檢尋文字照證編
修欵乞依天聖治平初躰例施行
一乞下僧勾往来國信所契勘嘉祐八年四月至治
平四年正月末以来所差入国接伴館伴官等正
官借官簿等冊并語録權借赴當院照證脩纂仍

不妨彼所使用

一乞下玉牒所取英宗皇帝玉牒一本照會

一乞下中書編檢舊合要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改除麻制文字照會

一本院但干係實録於諸處檢借文字並當職官員封記往還疾速檢借嘉祐八年四月至治平四年正月八日已前中書除改百官官位姓名勑黃照證修纂

乞下尚書司封疾速應付

元豐類藁卷之三十三

奏狀

進奉鼎寧四年明堂綃狀

祀而配配王國之上儀助者駿奔人臣之常奉前件物實之用罄旅以造庭阻就列以陪祠祼將心於拱極載循階冒伏積霧惶

進奉鼎寧七年南郊綾綃狀

天休不宰故大報於覩郊上德難名唯駿奔於助祭茲為邦禮以合人情物輸用毛敢參庭實第從臣之嘉頌獨遠清光得萬国之歡心庶將薄意干冒宸衷臣不任

進奉鼎寧七年同天節銀綃狀

自天生德與世為疇屬當載育之期敢薦無疆之祚前件物輸備士毛之末用參罷貢之餘遠守蠻荒莫預造庭之會仰懷象魏但忻難老之詳

進奉鼎寧八年同天節銀綃狀

元命在躬方洛龍興之運鴻圖集祉爰開乾降之祥前件物敢薦服官用參庭實緣易供之薄獻祝難老之殊祥

襄州乞宣洪二郡狀

右臣今任至今年九月成資已蒙差太常少卿發頒替臣成資闕今臣去替抵有數月竊念臣為有私便欲乞就移洪州或宣州一任情願守待遠闕謹具狀奏聞狀

候勅旨

奏乞回避呂升卿

右臣伏奉勅命蔬差權知泗州軍州事充江南西路安撫馬都鈐轄已發來赴任次今覩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使伏緣臣先任齊州得替後呂升卿為京東路察訪於齊州多端非理求臣過失頼臣無可指拾蕞臣弟布與呂惠卿又有嫌隙二事皆中外共知今升卿任江西監司洪州在其統屬頭至陳乞回避伏乞指揮檢會臣先奏乞移洪州或宣州或東南一般州郡臣為母親見在饒州逸遁前去饒州伺候朝旨

奏乞與浦與嗣子權息狀

右臣伏覩本州人試將作監主簿浦與嗣五歲父任得官二十二歲授江州德化縣尉不行熙寧二年朝廷察其高以為日州軍事推官不就今年五十六歲安於靜退三十餘年臣竊以康定中徐復以處士收用聲不就得官其一子近王回孫俸皆以幽潛見録命下而回已死亦得官其一子李覩以國子直講退歸死十年亦得祿其後則國家之於激奬廉退既肆其所守又恩及其世蓋有故事今與王回同時見録之人有孫俸而復又有與嗣處幽不改其操皆已白首然未有為上聞者故其子獨未蒙恩竊以康定至今幾四十年士之抗志於隱約而為朝廷所知者止此數人蓋招攜沉溺其守至難故其人至少為國家者取而顯之使天下皆知士之特立無求於世者不為上之所遺則自重者孰不勉浮競者孰不悔可謂施約而勸慱寵録之所以勵世其實在此臣故敢以聞伏惟陛下幸察俸及與嗣躬難進之節遭遇聖時用王回徐復李覩為比加恩其子使斯人不卒窮於閭巷足以明示天下興詞有子群年二十六歲孫俸令家真州謹狀奏聞伏候勅旨

奏乞復吳中復差遣狀

右臣復見提點本州玉隆觀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中復年六十六歲精力未衰志意甚壯歷事累朝嘗任諫官御史以直道正言能稱其職又任郡伯理民皆有可紀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如中復之林有已試之效可謂明白方今中外任使嘗患乏人如中復者豈可遂其閒逸欲乞召至左右使典司敷奏以藩鎮使劃治煩劇又能上副憂勤不負寄任況中復年未當退又無疾病處之散地報謂非宜伏望早賜收用以稱朝廷尚賢求舊之意臣忝任州長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辭直龍圖閣知福州狀

右臣準洪州送到勅牒一道授臣直龍圖閣兼差權知福州交割本職公事以次官員發赴本任者孤遠之臣幸蒙收擢聖恩深厚誼豈敢辭伏念臣老母年高近歲

多病臣第布已移知廣州見赴本任臣若更適閩越則兄弟並就遠官犬馬之志不勝徬徨狀望聖慈矜憫特賜寬假新命與臣一便地差遣所有勅牒臣未敢祗受已牒洪州寄軍資庫收管臣已交割本職公事竢次官員不敢於舊任處久住見施邊前來听候指揮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舉知泉州陳樞父不應勅特與轉官狀

右臣體訪得轄下知泉州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不下曠勤文字已十五年中間曾遭覃恩改官其於綠歷歲月積累勞能則考課常法蓋未及之況於即曹為日已久方當朝廷崇尚廉素誠抑浮競之時樞獨安於冲靜所守如此況樞操履純篤出自天資治行循良見於衆論自歷州縣及任淮南提點刑獄與今来再任泉州所至風績皆可稱記伏乞特降指揮下審官東院檢會樞合該磨勘月日采其久不自陳特與優轉名曹以奬恬退臣忝備寄任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福州奏乞在京主判閑慢曹局或近京便郡狀

右臣輒露悃愊仰干旒扆臣母老病見居京師臣任福州臣弟布任廣州相去皆數千里臣犬馬之志實不遑寧臣昨移福州之日曾乞哀憐改授近地尋奉聖旨不允不敢再請臣既到任屬所部之內寇孽遠近疑慴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尚聚山谷晷人未寧遠近疑慴而州之屬邑又有出於

旱饑之後臣於此時正當竭其駑鈍復不敢以私計自陳自去冬及今春以來上賴朝廷威德犧殄餘寇又珍除田疇之間連歲登稔今上相安粟米豐羨臣於所部乃無一事可以自効況臣到任今年八月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晨昏之戀誼難苟止則臣可以乞恩實在今日伏見朝廷至仁比来群臣之中有欲便於養親者並蒙聽許況臣母子各已白頭兄弟二人皆任遠地今臣於官守又無可以驅馳之事伏望聖慈憫惻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閒慢曹局差遣或移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臣雖糜頂踵曷報聖恩臣不任惶懼戰汗激切屏營之至

移明州乞至京迎侍赴任狀

右臣昨以老母在京而臣知福州臣弟布知廣州相去各數千里幸臣所部之內盜賊珍除年穀豐稔臣於守官既無驅馳之事而臣到任已及一年遠去庭闈為日已久冀乞聖慈哀憐以臣老母見在京師與臣一在京主判閑慢曹局差遣或移臣近京一便郡庶便親養尋准中書劄子已降勅命差臣權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奉聖旨仰臣交割戎分公事訖發来赴闕臣遂起離前来至洪州覩進奏院報已差臣知明州伏念臣已奔馳在路屈指計日望至親側竊計母子每欲相見而臣忽他改差遣門之望固已深切今母子毒

最奉之戀既未得伸迫急之誠惟知渝泐且臣母子各
已白首臣母近歲多病臣弟布又知桂州私門之內長
子二人皆遠左右而臣於兄弟之內又寓居長大焉之
志豈敢苟安況今所得明州足可迎侍臣不敢別有陳
乞敬望出自聖恩特賜矜憫許臣徑馬暫至京師迎侍
老母赴任不敢別有佳滯伏惟天地之德哀而憐之臣
欲候授勅後陳此懇誠臣見在道路恐慮勅命附遞前
來或致差誤便具奏請所貴早得指揮不致別有
留滯臣見水路前去於有朝旨乞降至真州以來付臣
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明州奏乞回避朱明之狀

伏為本路提點刑獄朱明之是臣母之親堂弟朅明州
檢到勅條窮盡合該回避須至奏聞者右謹具如前乞
賜檢會如合該回避欲望聖慈念臣在外十有一年已
更六任幸遇非常之主敢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
未得一親玉色人臣愛君懇懇蒼慕之心未能自棄為
旧已久蒸臣昨任福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
多病見在京師人子之義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
臣之心實為迫切如臣合當避親臣不敢陳乞在京差
使臣仰得就日月之光俯得伸犬馬之養臣至孤至遠
之迹抱此微誠如不自言誰當為臣言者伏惟陛下天
地父母哀而憐之區區激切之情謹具狀奏

進奉元豐元年同天節銀器狀

右臣五月三十日伏奉勅命就差知亳州既近輦轂又
便庭闈仰荷天恩慚懼交集臣前奏中具陳在外十有一年已更六任幸遇非常之
主職與內朝而自陛下即祚以來未得一覲玉色人臣
愛君懇懇蒼慕之心未能自棄為旧已久蒸臣昨任福
州已係遠地迎侍不得即今老母多病見在京師人子
之誼晨昏之戀固難苟止二者於臣之分實為迫切如

臣合當避覲臣不敢陳乞在京差遣只乞對換陳乞一
郡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使臣仰得日月之光
俾得伸犬馬之養今臣妻蒙恩詔移守亳州如臣所請
況亳州去京不遠欲乞許臣暫至京師迎侍老母赴任
臣見已交割訖發離前來所有回降朝旨乞隆至泗州
付臣謹具狀奏聞候勑旨

奏狀

乞賜唐六典狀

右臣伏見聖恩以新雕印唐六典頒賜近臣以及館閣
竊以唐初以尚書中書門下三省參領天下之事以今
僕射侍中為宰相之任然選士用人出兵授田刑罰礼
樂至於工官所主則一本於尚書尚書侍郎分為六官
即員外郎各有攸司又分二十有四所以弥綸庶務至
微至密其大則以永業口分之田制民之産三代以来其政最
制民之賦以諸府十二衛制民之兵三代以来其政最
為近古太宗所以致治者蓋出於此其事至衆而幸之
有條其体至大而統之有要可謂得建官制理之方明
皇之世通考群書著之簡册以六卿所總領則象周
官名其書曰六典而開元十四年張說羅中書令為尚
書右丞相不知政事自此政事歸中書而尚書但受成
事而已亦其書之所記也則當是之時尚書已不得其
職其所著者蓋先代之遺法也其本原設官因革之詳
上及唐虞以至開元其文不煩其實甚備信可謂善於
述作者也臣向在館閣嘗見此書其前有李明皇自撰
序意而其篇首皆曰御撰李林甫注及近得此書不全本
其前所載序同然其篇首不曰御撰其第四一篇則曰
集賢院學士知院事中書令修國史上柱國始興縣開

國子臣張等奉勅撰蓋開元二十二年張九齡實任此官然則此書或九齡等所為欵不敢以疑說定也伏惟皇帝陛下神智聖性夙成自天方華敞與廣以備太平之業繼唐虞之跡而藉古不倦旁及此書廼自禁中錢版傳之以賜在位豈不以其官儀品式去今未遠而行於今者尚多將使學士大夫得而求之其於設列皆知其任其於治体開益至多非聖慮所存規模宏遠則何以訓勵群臣委曲至此臣備數內閣以文事為職宜畧知典故不可以衰退驚鈍怠情苟止故敢昧冒以請伏望聖慈依例賜臣一部使得伏玩思索萬一得奉清閒尚可奉陛以備訪問不勝犬馬區區之誠貪冀恩私不知

僭越其於罪戾所不敢避

授滄州乞朝見狀

右臣伏奉勅命就差知滄州已起離前来竊念臣遠班列十有二年伏遇陛下神聖文武當天受命制作法度以集太平之功群情顒顒孰不自願為能以托名於萬世而臣曾未得瀆史之間進望清光竊不自揆冒奉德音犬馬之情固非一日之積今將至京師伏望聖慈許臣朝見臣不任

乞登對狀

右臣於十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對延和殿陛下假之以玉色奬之以德音訪之以治天下之道而及於當世之事其敝安在臣昏愚不省不足以稱聖意遽言國家之大体則懼非臣之任毛舉天下之細務則又非臣之志是以不敢率然以對夫智之不明辭之不敏此臣之罪也計臣之材與臣之位不敢以言高亦臣之分也退而伏念臣材質淺薄偶有好古之勤嚮道之志遇陛下高明光大方修先王之政以集太平之功而臣藐在外服十有二年無術薦之一言無左右之素譽地窮勢絕不敢期於自通分以孤愚老於疎遠屬陛下聰明睿智洞照群情公聽並觀不遺小善赤然獨斷察臣之末邈然遠御收臣於滯淪至於撫慰之私顧問之寵雖世之抱道德堪重任之士恐不能當豈臣之微所可輒

百者周禮六卿屬皆六十其
之書曰周禮也三代以後時君所為務在苟簡紀綱憲
度闕而不圖蓋遠貴威於漢而孝文之世賈誼欲定官
名議復不用中興鑒於後周雖分六府之位以崇刑經
禮而典籍無所傳聞近莫美於唐初以尚書六職本天
下之治而不能修列其法論者本書開元之際追次
舊章以為六典而尚書已失其藏然三代之後治天下
之書有此而已今陛下以法制度數宜有所自故上稽
周禮以官儀注措宜參近事故旁求六典則又質諸當
世之宜裁以聖慮始自三省至于百工皆正其名夫名
正然後位定位定然後事舉事舉則設官正

理之方盡矣使萬官千品各循其分委倫庶績皆得其
任然後陛下程其能考其實以章別幽明信其賞及其
罰以推行愆勸廢務雖衆其本而無不治況推委授雖
寔由聖斷至夫大法既具然後條分類別以陛下之所
指授勒成一代之典明示四方使知出自聖作豈獨以
之彌綸當今之務固當蔵之金匱為萬世法臣愚固陋
編不自揆於夫經營之體損益之方所謂位定而事舉
者欲進其妄意之滿見庶有毛髮之補然心之委曲難
以盡伏望聖慈特垂聖覽許臣上殿數奏使臣得披腹心
以稱前日之聖問萬分之一有足以上當天心臣死生

幸甚恸伏待命臣不任

乞出知頴州狀

右臣愚不自揆懷犬馬之情敢昧萬死以聞不敏之誅
所不敢逭伏念臣性行迂拙立朝無所阿附有見嫉之
積毀無借譽之私拔在外十有二年更歷七郡雖有嘆
君獨国之心託勢疎遠無路自通期於抱志沒齒而已
陛下居法宮之深臨萬官之衆而臣以單外之迹一介
之微陛下廓四聰之廣出獨見之卓不錄臣之衛鄙不
因人之黨助收憐附慰勞問褒嘉語重意殊可謂非常
之遇士之有大過人之材者殆未足以致此豈臣之勤
所當冒得日夜思念臣以庸下之器在陋約之中而獨

為聖主所知如此嶮巇之塗知死不足以圖報今遲朝
以來南及數月未有緑忽自效之勤而輒以私誠上陳
臣之妄膚雖受誅絶之刑不足以塞責惟陛下察而哀
之臣母年七十有一比嬰疾疹舉動扶護日更艱難陛
下慶臣京師臣幸得侍庭闈以便醫藥聖澤至厚常恐
不能克堪今臣弟布得守陳州臣母憐其久別欲與俱
行頴臣之宜惟得旁郡庶幾奉親往来以共子職而抱
疾之覲隆行非便今與陳比境許蔡亳州及南京皆不
通水路頴可以沿流臣誠不自揆不諱萬死之責敢
昧冒以請伏望聖慈差臣知頴州一任竊恐顛臨到任
未久無例為臣陛易緣若候頴臨滿問則臣弟布陳州

御已前任欲望特出聖恩許臣不候瞻臨任滿交割臣
憲實寒陋蒙陛下特異之知未有錙銖之稱而頑子毋
之恩規私擇便仰煩聖聰當伏斧鑕以須罪矣惟陛下
哀憐聽咎千犯天威臣不任
戰慄俯伏待罪之至
右臣去冬奉蒙聖恩賜對臣愚淺薄無軼倫之行絕盤
之材徒於輦轂流粗識文字至於講求天下之務非敢謂
能蓋嘗有志竊陛下惟人得以自効而臣流離漂泊魏在外服有深忘積毀之
漠測無游談私黨之可因轉徙八州推移一紀無測行
之一跡得參於御錄之間無實賦之半詞得徹於嚴
之上心思消縮齒髮凋耗常恐卒填溝壑獨遺恨於無
窮也陛下躬生知之資堯日新之政發之以道以易漢
唐五代之卑木之於身以追羌舜三代之盛臣雖欲奮
駑鈍顧備驅馳而憂疾之中無可致之一伏遇陛下
明無不照咎臣滯跡之不容聖無不通采臣孤孝之有
得出自屏斷棄之便都皆非素望所及臣雖草茹之滿頤非木石之頑蓋士朝
且老身孤立於天下而獨為聖主所知如此燔雖沈疾
豈足論報其於剖心析肝以効其區區之忠固臣之所
不敢不盡也是以竊不自揆冒言當世之士陛下寬其
采敏之誅而收其臆出之見謂有可以當聖意者臣愚
之說有可采者庶幾制天下之用以養財御天下之材
以經武有助聖政之萬一臣於受恩非政謂報庶以明
臣犬馬之志未嘗不拳上之所為也臣又嘗言陛下方
上稽周禮考六典以更定官制臣於經營之躰損益
之數頗有毛髮之補伏聞百度已成萬務已定而臣曾
不能吐一言陳一策庶得因國大典託名不泯今條分
類別宣布有期臣誠不自揆以謂更制之日新舊革易
之初弥綸之術固不可不有所素具竊欲自効少裨聖
萬之緒餘臣於三者感萬有一得然事有本末理之詳
悉宜得口陳伏望特出聖慈許臣上殿敷奏干冒宸嚴
臣不任

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

右伏以自来修撰國史皆妙選藻材共當寄任今通備五朝大典屬筆專領已是一人而冒叅材之任頗畏曜不克堪其今来所脩會要計三百卷脩纂以来經涉十有餘年編脩官已更六人限至秋季未成書即今已是八月中旬其詳得失仍更並頒檢尋文字照擾其間恐合考求首尾改損益不獨於筆削於已於國史是以一人而冒叅材之任懼不克堪而更益以會要一人而兼數人之任縱使容畢藻展期限緩朝典章本末周大不同小小文字自頒材力實不

能副今来進本猶酌別賜指揮

辭中書舍人狀 門告報有旨更不脩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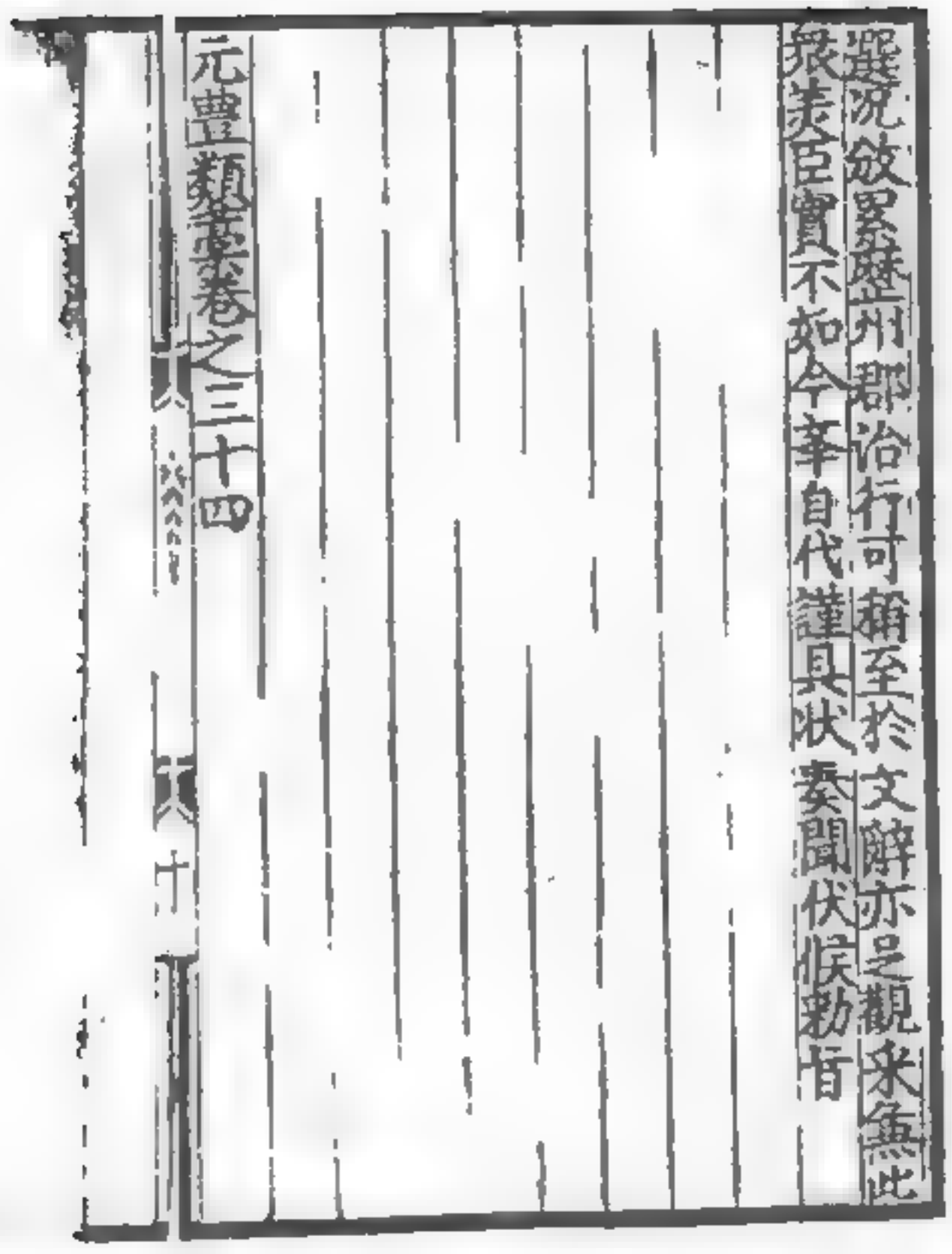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中書舍人者竊以唐虞三代之君興造政事垂德宣能之際所以播告天下訓廸百工必有詔號令命之文達其施為建立之意皆擇當世聰明雋又工於言語文學之臣使之敷物顯暢被於簡册以行之四方垂之萬世理化所出其具在此至其已久而謀謨訪問三盤五誥誓命之書刻之為經後世學者得而宗之師生相傳為載籍首吟誦尋繹以求其歸一有發明皆為世教益其大體所繫如此逮至漢興

雖不能比迹三代致治之隆而誥令下者典正謹嚴尚為近古自斯已後豈獨豪俊挺傑亦皆文字淺陋無可觀采唐之文章嘗盛矣當時之士若常袞楊炎元禎之屬號能為訓辭今其文尚存亦未有遠過人者然則號令文采自漢而降未有及古理之聖闇明道術所化之具不其闕歟伏惟陛下以天縱之聖紀官正名皆上追三王下陋唐漢至於出口肆筆發為德音固已獨造精微不可窮測則於代言之任豈易屬人臣淺薄闇昏抒材下誤蒙陛下知之於擯排忌嫉之中收之於棄捐流落之地屬之史事已懼殊官至於推度聖意討論潤色以次為謨訓彰示海

內茲事至大豈臣所堪況侍從之官實備顧問而臣鬢髮已衰心志昏墨豈獨施於輸墨懼非其任至於謀獻納尤不逮人伏望博選於朝旁及疎遠或有殊絕特出之材能副聖神擬倭之用所有授臣恩命乞賜寢罷

授中書舍人舉劉汝自代狀 授訖許李蒙見授前件官唯編勅節文知雜御史已上

官自代者右謹具如前臣伏見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知亳州劉汝質識量記治聞求之臣寮以謂引援最材弥綸世務至於博學之士固宜用在朝廷況今聖賢高明究極今古凡在左右當備顧問之臣尤須多識前載然後能稱其職如汝質久在左右當備顧問



奏狀

福州擬貢荔枝狀 并荔枝譜

右臣竊以禹貢揚州厥包橘柚錫貢則百果之實列於土貢所從來已久二帝三王所未嘗易也荔枝於百果為殊絕產閩粵者比巴蜀南海又為殊絕閩粵官舍民廬與僧道士所居自階庭場圃至于山谷無不列植歲取其實不可勝計故閩粵荔枝食天下其餘被於四夷而其尤殊絕者閩人者其名至三十餘種然生荔枝留五七日顏堊故雖歲貢皆乾而致之然貢蓋為常品相沿已久其尤殊絕者未嘗以獻蓋東漢交阯七郡貢生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晝夜馳走有毒蟲猛獸之害而唐天寶之間亦自巴蜀驛致實開倭心當陛下之時方以恭儉慕欲為天下先固不可得而議及於此也至於歲貢既乾而致之然頗以常品其尤殊絕者則抑於下吏使田夫野叟往往觸冒而亡官不得獻之於陛下陛下不得獻之於宗廟兩宮使勞人費財如此可也蓋荔枝尤殊絕者固不可多致若每種歲貢數百或至千數每州不過用三五步卒使之日行兩驛固不為動且頗非有勞人費財之患而備貢者不知及此此臣之所未諭也又荔枝成實在六七月間雖乾而致之然新者於其甘滋猶未盡失至於經歲則所存者特其滓苴而

已而每歲貢入常至冬春夫蠻夷異類貢其方物皆知用其土產之良而不敢慢今邦域之內守藩之臣効其貢職而嘗不知出此此臣之所以敢安也故臣常欲至荔枝成實約旁近州各擇其尤殊絕列於名品者差其多少以時上進其領於有司備職賜之用者自如故事蓋建安貢茶自蔡襄易以小團而茶之絕特者始得獻之天子今荔枝復得貢其尤者則閩粵之產選擇而充庭實者始備所以致臣之恭於其貢職此臣之官守也

荔枝錄

陳紫出興化軍校書著作佐郎陳琦家於品為第一江綠出福州類陳紫差大而香味蓋為次也方紅徑可一寸色味俱美荔枝之大無出此者歲生二一作百顆而已出興化軍為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蘇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大過之出興化軍尚書屯田郎中方蓁家紫種自陳紫實如陳紫而小甘美亦如之出興化軍宋氏世傳其木已三百歲藍家紅泉州第一出尚書都官員外郎藍丞家周家紅初於興化軍及陳紫方紅出而周家紅為次何家紅出漳州何氏法石白出泉州法石院色青白其大次於藍家紅綠枝出福州荔枝枝紫而此獨枝綠圓丁香丁香荔枝皆爭奇以次第著於錄虎皮色紅而有青斑類虎皮出福州牛心以狀名之長二寸餘皮厚肉漉出福州惟一本狀猩紅色紅而又有黑點類猩猩血出福州城東疏黃以色類疏黃朱柿色朱如柿出福州蒲桃荔枝穗生一穗之實至三一作百然其品殊下蚶殼以狀名之龍牙長可三四寸弯曲如瓜牙而無甚核出興化軍甚不常有木荔枝發多而淡出興化軍宴荔枝以其為名然過於甘丁香荔枝核小如丁香大丁香殼厚色紫味微澁出福州天慶觀雙髻小荔枝每朵數十皆並帶雙實真珠荔枝圓白如珠無核荔枝之最小者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因而得名女冢在福州城東報國院冢旁猶有此木或云謂物之美少者為十八娘閩人語將軍荔枝五代時有此官者種之因以得名出福州叙頭顆荔枝顆紅而小可施叙頭粉紅荔枝荔枝多深紅而此以色淺為異中元紅實時最晚因以得名火山荔枝本出南越四月熟德生味甘酸肉薄閩中近年有之右二十種無次第荔枝三十四種或言姓氏或言州郡或皆識其所出或不言姓氏州郡則福泉漳州興化軍為第蓋皆有也一品紅言於荔枝為極品也出近歲在福州宅堂前狀元紅言於荔枝為第一出近歲在福州報国寺

明州擬辭高麗送遺狀

竊見接送高麗使副儀內一項高麗国進奉使副經過州軍送知州通判土物並無答謝書候進奉使回日依

例估價以係官生口令高麗国進奉有使副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錢二百貫以上九十九陌熙寧五年及九年有進奉使無副使送明州知州通判土物共估計價錢一百貫以上九十九陌其土物奉聖旨並依例令收估價回荅臣今有愚見合具奏聞者竊以高麗為蠻夷中為通於文學頗有知識可以德懷難以力服也故以嘗之全盛煬帝之世大兵三出天下騷然而不能朝其君及至唐室以太宗之英武李勣之善將至於君臣皆東嚮以身督戰而不能拔其一城此臣之所謂難以力服也宋興自建隆以来其王王昭以降六王繼脩貢職使者相望其中間嚴於強勇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国陛下即作聲教四塞其国闇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慮大海之阻故其土貢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安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慊慊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息礼其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餼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費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其使數来邦域之臣受其貨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貴有往還及其卒事則皆

還之以明輕財重禮之義今蠻夷使来邦域之臣與之相接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使知中國之聘礼還其珪璋此人事之所宜先則當優其貨如古之時誼之所不可已也又古之以幣見君者國君於其臣則受之非其臣則還之今蠻夷獯化来献其方物以致其為臣之義天子受之以明天下一尊有臣而畜之之義此不易之制也邦域之臣與其使接以非其臣之義還其貨以明守礼而不敢踰亦不易之制也以此相厲以明天子之尊中國之貴所重者礼義所輕者貨財其於待蠻夷之道未有當先於此者也且彼貨其所有以明州一州計之知州通判所受為錢三[illegible]作十萬受之者

望其中間嚴於強勇自天勝以後始不能自通於中国陛下即作聲教四塞其国闇風不敢寧息不忌強胡之難不慮大海之阻故其土貢五歲三至如東西州唯恐在後其所以致之者不以安威此臣之所謂可以德懷也陛下亦憐其萬里慊慊歸心有德收而撫之息礼其厚州郡當其道途所出迎勞燕餼所以宣達陛下寵錫待遇之意此守臣之職分也其使者所歷之州費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陛下加恩皆許受之而資以官用為其酬幣其使一再至之間許其如此不為常制可也今其使數来邦域之臣受其貨遺著於科條以為常制則臣竊有疑焉蓋古者相聘貴有往還及其卒事則皆既於義未安其使自明而西以達京師歷者尚十餘州當皆有貨以彼之力度之蠻夷小國其於貨財恐未必有餘也使其有覩中國之心而或憂於貨財之不足臣竊恐有傷中國之義而非陛下所以畜之幸之之意也臣愚竊欲自今高麗使来費其所有以為好於邦域之臣者許皆以詔旨還之其資於官用以為酬幣已有故事者許皆以詔旨與之如故惟陛下詳擇之如可推行頒更著於令蓋複其費以及於恐其力之不足厚其與以及於察其来之不易所謂尚之以義綏之以仁中國之所以待蠻夷未有可以易此者也其國粗為有知歸相告語又皆心服誠悅慕義於無窮此不論而可知

也臣愚非敢以是過廉誠以捐捨蠻夷示之以輕財重禮之義不可不先疾幾萬分之一無累於陛下以德懷遠人之體是以不敢不言惟陛下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擬辭免脩五朝國史狀

右臣去年八月伏奉勅命充史館脩撰又奉聖旨專典史事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候兩朝史了日一處脩定又於延和殿伏蒙面諭所以任屬臣之意臣是以祗服聖恩不敢辭避天下皆知臣居此職出自主知以為榮遇況臣以至孤至遠之跡出深忌積毀之餘獨蒙明主知而用之且自古以來天下之士不遇者多矣如臣遭遇者無幾則臣捐軀草茅之軀以報天地之德固其分也至於效其區區之愚豈足為陛下道哉況以文字薄技得因聖宋之大典託名萬世學士大夫莫不願脩其任而獨臣之愚幸預采擇此臣所以竊日夜懽懼思不敢忘須史志在於斯文惟恐不稱其任以負陛下任屬之意也自到局以來仰尊聖訓且將三朝國史先加考詳伏見祖宗以來神功聖德巍巍之烈至於歷世將相文武士吏言行蓋棺實殊尤之咏至高至大已非愚臣所能究盡況兩朝國史臣所未見編惟五世百有餘年聖賢事業本末閎大臣之淺薄加以齒髮衰晚誠恐不能發明論次以稱陛下顯揚憂大之心盧食大官汗青無

啓狀

慈溪啓

右輦啓伏念輦材質淺陋藝學荒蕪讀聖人之經未知大義明當世之務多泥舊聞雖堅樹立之心豈適變通之用知罹福釁委抱憂衰是以三遇文闈一踰歲紀足跡不游於場屋姓名不署於鄉閭僕僕東南有衣食婚嫁之累拘拘蚤夜惟米鹽薪水之憂今者側听詔書講求士類頑私息之可念迫生理之難周義不自皇勢當強起蓋以出而載贄無他業之可為仕以為貧亦古人之所處遇高明之見照始否結之將通伏以某官梁棟

壞材琛璜茂器發文章之表蘊當仁聖之盛期忠言加謀施之有効流風善治所至可傳喜賢士倫助成世教況親承於著令方存別於群材號是翳孤最為喘拙仰薄舊禮敢忘桑梓之恭輒進曼辭庶冀雖舊之賛察其素學采以寸長盡繫及物之仁推俟至公之賜

謝杜相公啓

伏念輦志雖榮礦性實滯頑打不足比古之人材不足適時之用居常齟齬動輒困窮往以孤生而蒙收接又適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冬之首方能屬思以為書積日之勤庶或因辭而見意

不謂使者至門之日正值相君失子之初遽濱高明已難期於省覽況逢哀側豈敢枉於聞知之誠無由自達視聽之側雖堅推心之遠大事責礼於賤微然義未已以論酬而言又不得以叙謝其為私計豈敢自皇伏惟相公當世表儀本朝柱石許還私第聖意雖優於大臣召用姿卑人心素望於元老伏祈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回傅侍講啓

輦啓伏審祇膺詔旨入奉經筵伏惟慶悰伏以某官秉德粹冲受材閎廓講盛辰而開迹帝臨仕以陛華善政流風以推行於民上高文大策久孚動於朝端果允僉言特膺迅用從容帝奠方念騰書尋見奬於簡遊遽先流成於明命自聆拜寵方念騰書尋見奬於簡遊遽先流於筆問欣愉感幸交集悃誠

代人謝余侍郎啓

右某啓伏念某歸而閉戹時所行馳分功名之無期嗟志意之空大言當世之事懼尚口而更窮求後人之知因著書而自見睽閽已甚退棄未能輒布听聞方屢詞謹爲小兒之過拜辱餘論之見存指瑾掩疵大為之地適大故而被救存非常之恩德所加空知感激無用之技能素定曷有報償至於數千里之間三四年之後去氣感欲忘身聽風采之遥役魂神而飛去尚當益壯

右謹啓伏念謹方抱憂哀且多疾病貧不得已則俗事皆當自謀猥無所容則世人誰肯見恤今者伏遇知府龍圖給事愷悌成德勤勉為懷忘復進之至微假温顏而與接知其孤立念其數奇謂其有詩書之勤則曲加於賛特謂其有衣食之累則特甚於矜憐且使受田之饒安實由為地之至大在甘旨有窶鬢之助於子弟乃丘山之恩況此餘疎可均微族雖遠合坐常注愚心復得交游之傳愈知意愛之厚自非土石豈不激昂粗知古今可勝感勵恨當迷塞号用報償而方先人之墓未成偏親之奉養多乏四弟懷仰哺之託九妹有待年之期凡厥皎於秋毫皆經營於方寸頓惟拙計當議遠遊世俗險艱豈蒭嘗之不熟性靈疎拙寧齟齬之可憂未卜超承更增慕戀

謝解啓

伏覩解文首蒙奉選伏念謹才非卓越識匪該通素慕乎古人故時情之所背盧名聞於當世故衆忌之所排患難艱危仉離顛躓孰有至孤之迹敢萌希進之心頓生理之難周迫私責之可念舉而千祿誠匪素懷仕以為貧竊將自比是以聞詔之出負笈以來豈意片文首塵高選以至天倫之薄陋子黨之空踈皆自單平得蒙枚卜齒退惟會合亦有端原此蓋伏遇某官崇奬士倫助成世教以虹蜺之光而被飾以律呂之氣而吹噓致此屯窮階於振發敢不勉增素學益勵前修庶全必勝之名以荅至公之賜謹奉啓陳謝

回李清臣范百祿謝中賢良啓

右謹啓竊以設科以求特起之材發策以訪可行之論是維高選果得異能伏以賢良某官志敏以強詞藝而贍迹前世之事而博極群書議當今之宜而常引大体及親承於聖問遂絶出於時髦方喜閭風之蒙枉記仰惟謙抑之過第積感銘之深

回人謝館職啓

伏審試藝禁林陞華儒館伏惟慶爾伏以都官學士英

材傑出玉璞混成蕴時運之光華奮文章之温雅策策掛於秋發聲遍於倫陞瞻仕於本朝荐騰譽望較雕麗之藻藥利架鼇之釈論采彼明簡式符與頌方展騰書之好遵家創煩之私仰服謙抑悉深感戢

賀北京韓侍中啓

右謹啓伏念謹頃以諸生守藏劉都撫徼封之云始望仁境以非遥恨無羽翼之飛馳與澡几杖歌以緘縢之託寓舒布腹心然而治獄訟之浩煩振紀綱之弛壞竟形勞之少暇信材短以難周致是懲誠藉於進達屬高秋之在序惟坐鎮之多餘又有祺祥來寧動爰伏以留守司徒太師侍中著龜四海柱石三朝有太平之功周

公之所以動王室有純一之德伊尹之所以格皇天固已書在宗彝藏之盟府而乃以退為進處上用謙自遜遠於煩機久俺回於外服宜從叢石之望趣正衮衣之歸啟冀上為宗祏善繼窺錄

二

肇啓伏念肇胥吏非長得州寀劇耗神明於簿領疲精思於追胥尚恃餘府幸無曠事然而塞茅心而已甚飾竿牘以未遑故覬奚雖舊於門閥而候問不通於幕府仰繄明恕終賜矜容今者先王旱霜晏陰始肅伏惟順天時之常序養浩氣之和神民所依福祿來萃恭以司徒太師侍中殷脉三世龜鑑四方動勞著於邦家功德施於社稷方且欽義謀於一面瞻望者五年鄂令之繫安危素形公論周公之為左右宜冠本朝華夏瞻望之傾心昆蟲草木之蒙賜豈伊嘗資獨注徵誠伏惟上為宗祏善調寢餘

回許安世謝館職啓

右肇伏審顯承詔檢進國書林伏惟慶忻國家聚四部之書藏之祕近擇一時之俊仕以校讐映朝序以甚清簡上心而涵厚恭次檢正學士摩深而富識大以明握平津於廷中蔚為首選頼王祥於海上休有治功天能寵享時望攸屬遂膺給札之召來貢登瀛之選侍從通班南堂大任自茲而進計日可期永遠賤於玲亟第仰

嚴於讀德

賀韓相公啓

右肇啓伏審入膺典冊首秉鈞衡九在生靈孰不慶幸伏以史館相公言為蓍蔡行應準繩仔肩一德之純郊亮三朝之盛君牙之纘舊服世濟忠勞言甫之憲萬邦身兼文武果還柄用復冠中台茂惟故出之材素蘊非常之略方且詔形王室盡郵舊觀之謀傳澤潤生民本蕭曾之清靜遂長生於百姓付衆職於群僚暇豫世太和與人休息使雨暘寒煥罔不從時草木魚鼈皆富豪慈聲敷可加於異恪功名必紀於舊勳無窮一去朝行六更藏序頒茲舊物自慚簪紱之數保是孤生方賴陶鈞之賜其為忻抃實倍等倫

襄州典交代孫頎啓

右肇伏念講閒譽望積有歲時歷下分符已出吏部之後漢南守土又君仁政之前惟事契之綢重實慰宜之幸會比於道略始接光儀蒙特異於養存仍曲加於燕勞論情至厚曾何謝於古人盡義甚高固可敦於薄俗違離未久眷戀交深諒惟得日之良甫及下車之始須憑多頓納福基隆伏惟知府火卿積學內充懷材間出久更當世之用自結明主之知高蹈兩梁入踐班於九列轉車駟馬出按部於百城方圖閒燕之宜自請善宣之便佇膺詔召不特崇成更帷上為宥朝善綏寰旅薦

頌之至序述宇殫

洪州到任謝兩府啓

賀肇周轉授諫職

賀東府啓

右謹啓伏覩十月二十三日麻制伏審史館相公啓肅公言為菁蔡行應準綸燕文武天下幸甚伏惟史館相公言為菁蔡行應準綸燕文武之閣材富天人之與學神祇幽贊遺聖貽德累葉盛觀備君臣咸有之時夷世之姿深達當今之務又且開公平之路以序進群能銷壅蔽之萌以廣延衆論以寬大為程故齊獎之要以安靜為休息疲瘵之端然衆論所歸僉歟之無名恒甲安而不用果雅此道以澤吾民食味別聲之倫率皆受賜殊勝絕之恰饒不蠲風福祿可等於立山功名又求於金石庶裨造物之仁過此已還未知所措

回泉州陳都官啓

右謹啓竊審祇奉茂恩進陞寵秩伏惟慶慰竊以知府都官周材經務令德頻浮蓂莢而有表恬良之政已洽於民謳恬退之風足敦於世教果薄與數進陂名曹側聆成命之行方竊同聲之喜豈期厚膺特柱長綱載規讜抑之辭但切感銘之懇

明州到任謝兩府啓

右謹啓伏奉勅命授前件差遣已於正月二十五日到任上訖伏念謹才無遠用孝弟小知誤蒙假器之恩慚之當官之効屬時泰豫遇上休明敢治之心勇追於三代非常之旦特起於千巖顧是孤生最為踈迹雖逢辰

之難得獨揣已之無堪故群村衙醫之初未始自陳於薄枝而飛論聘馳之際何嘗輒預於半辭錙銖動謹於成規臺鬢敢萌於私見以茲備分庶獲寧尤然而一去本朝六祇外踰十年荏苒未諧拱極之誠萬里周流尚負循陔之念當至仁之平施亦微物之可哀茲者方抵詔以在塗復析符而假守惟四明之鄞蔚慶百貨之東偏浮海之舶綦於遠國賤山之筭益起於堅城猥出選掄冒膺寄屬蓋伏遇某官輔成世教樂育士倫陰推蔭庇倚門之望已出於挺鎔謝推敷之力致茲頑鈍與在甄收然而勵廢收薄效仰荅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到嘉州謝南京張宣徽啓

右肇啓蒙易近蕩獲隣榮境雖未得就諸生之列請益於詩書然足以聞長者之風仰高於道誼始政通殘記參候之禮庶幾將心誠懇渴之勤載省孤蒙實為幸會今者抄秋伊始藏氣將升仰惟吐納之宜無爽燕閒之喜伏惟某官言為表儀政流風被千蒲服引年刑於四海仲山之明且哲宜保令名遭公之壽而臧永膺全福更冀上為邦国善保寢興游門館觀大賢出處之迹足勸士倫知儒者進退之宜敢忘師慕其為忻躍倍萬等儕

右肇啓蒙恩授上件差遣已於今月十六日到任上訖伏念肇少雖好學長乏異能獨理甚疎受材素薄顏齒髮之已衰誤輸誠盡叨塵於近親之著今蒙易地之推恩踰舊職之可哀茲者方抵其便夫何竊質過爾胃居此蓋伏遇某官以賢愛之心而輔成世教以并容之度而樂育士倫致是頑愚又於推齒慰倚門之望已出於挺鎔謝推敷之言敢忘於策勵廢收薄效仰荅誤知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賀狀

回陸佃謝館職賀

右鞏啓伏審祗膺詔檢入蕆書林伏惟麥慰伏惟侍講學士敏識兼人英辭華國翰林子墨之賦棨擅貴名玉杯繁露之篇多名大義豈獨坐妝於士望固能自結於主知特格書遊容隣禁戶九特急就之字已賴發明積內石室之藏更資是正茲惟異渥奚測遠塗方喜托於餘光遽先承於華問煒如髣髴更欲於善下其為感幸易勝道哉

賀宰相韓相公啓

右鞏伏蒙制命授前件官者竊以贊為明命資討論潤色之工服在從官備聞啓沃詢謀之用爲非常之與運經不世之大猷方追三代之風以建一王之法其於講求體要則正典章出獨斷之淵深紹績年之希闊所以訓齊群下播告四方非究極於人文曷宣明於上意矧參獻納尤慎選掄如鞏者識慮少通襟靈多蔽徒恐隳於先緒頗能味於經言有願愚好古之心自知迂散無賡博為人之學分甘棄捐顧一作齒髮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逢真主獨賜誤知取於寡聞之中假以論涯之寵俾專史法非薄質之能堪遂掌誥詞豈諫能之可稱況策名於近要預賁寶於論思揣已以慚踧官可畏何

賀韓相公赴許州啓

右鞏啓伏審遠持信瑞入奉清閑儀泰筵以誦衮命倍

仁接於物每樂育於時村誼在永君故考招於衆俊致
效頗純獲備既收惟憚
之遇不在他門

賀提刑狀

右伏審極奉詔恩擢持使務伏惟慶慰伏以提刑屯田
躬高明之德席懋盛之期超收科榮光映朝序發明吾
道則有文章之潔淳推行當時是為治行之先異果膺
迅用以允僉言自江之東權節而使固將粹美於風恰
宣特昱正於刑書不次之陞為端於此肇獲分郡寄得
與公咻幸喜之深敘陳罔既

太平州回轉運

右肇伏念肇夙惟孤陋資最尚謏知屬忝廊以耒思得通
名而觀止辱為殊科礼忘出過恩委曲招循丁寧頻訪畛
艱難於即路則許之假龍於舟艤惆賃之於騰裝則期
以致儕於教墨側思策效陋何用克堪聚集感慚置勝指
數去遠再宿懷鄰熏年伏惟通久時於萬靈亭洪休於
百順竊以運使郎中受材閎肆經德粹冲布廉府之詔
隊劃外臺之風績洽於人望簡在天心行被命書即膺
遠用伏惟順遷氣節安養寢興

太平州與本路轉運狀

右肇啓伏念更移歲序阻越道途音塵莫及於賓階書
問不通於記室飛馳精思俟仰風威伏惟順履川流安
行舟御寒神明之協相具福禄之来成伏以運使郎中
德韶家聲村周世用儁望傾乎天下非猷翼於朝端建
使者之節旌宣揚惠澤佐大農之計策審長貨財招券
烈以甚隆席寵靈而宜厚酌膺詔召以協輿言伏惟上

越州賀提刑夏倚狀

右肇伏審祗奉詔封荣分使節伏惟慶愜伏以提刑屯
田抱材精敏涵德粹温文章為國之光華治行迺時之
表則輯於朝著處以使臺士望翕然時名籍甚官用視
年之豐耗已實倉儲邦刑以世而重輕均清獄繫使仁
聲之既洽則昌訟之可無然後入奉命書進步法從在

於公議宜先輿情肇於此簡官云初託庇喜超風之甚
遥諒考績之惟和更冀副上倚畀此順時調護其為壽濵

伏審祗奉詔封荣更使節伏惟慶慰伏以運使司封受
村閑遠植性粹冲風猷為世之表儀治行迺時之軌則
果用祥刑之最来分將漕之權威名已動於連城惠術
行周於比户豈止調盈虚於歲計内足邦儲方且知緩
急於入情下流生澤然後進陪侍從入奉詢謀在公論
以稽實與誠之所係肇備官於此託庇云初將承望
於餘光但忻愉於懦思夙祁褒之在序諒福履之保和

敢冀上為朝廷善調興寢禱頌之至叙述奚周

賀杭州趙資政冬狀

右肇竊以布律而候氣萌動於黃宮立表以須景長至於南極伏惟知府資政受材閎廓合德粹純壯涼國之大猷儕格天之盛業履茲令序成集休祺典册褒衣岭履(履一作履)三公之位旂常萬世之功肇祇服冠簪遂蓋門著奏積依歸之望弥深禱頌之勤

賀北京留守韓侍中正旦狀

右肇伏以歲起於東茂對三陽之盛物生於震率開萬化之端伏惟某官行應中和道含純粹屬四方之係望簡三后之眷懷德為民冀故称宗廟之嘗功在王室見

為社稷之臣順履昌期具瞻繫社佇奉承於典册優登翊於嚴廊肇限守印章阻趨舜仰望威重不任禱頌之至

賀鄆州邵資政改侍郎

右肇竊審祇被明綸進陞秩慶慰伏以安撫資政侍郎材經世務文極國華降日月之高衢藹風機之要地方兼荣於校殿用均逸於佚蕃屬時靖加維上豫動訪昔遊於博望懷舊孝於甘盤陋陞宗伯之聯嘉貳樞衡之重惟隆名異數之鋤已絶當時固元勳盛德之殊豈藉圖任佇還柄用式允輿情馳慶未緰依歸激劇

襄州回相公狀

右肇僻守陋邦遠違嚴扆永言嚮慕但傾葵藋之心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敢期賜教出自過恩意爱之拊循枉題評之奨引譬如寒俗幸蒙六律之吹有若秋蓬偶借千鈞之重秋藏市衒銘鏤肺肝惟假息形意於便蕃素充盈於浩氣百神所相萬福来綏伏以司徒侍中行釣軸於廟堂擁旌幢於卿國然而人詠方叔克壯元老之猷時思謝安出慰蒼生之望宜就贊書之拜佇諧華袞之歸

回樞密侍郎狀

右肇啓伏念肇久菆刘補刺在遐藏一切不為京師之書以此亦踈左右之問分當棄置理絶收憐豈期尚記於姓名特賜親行於翰墨羣大寒而不變乃知松柏之堅燕廢類而並容則維江漢之廣狐懷易感重誼難忘但注仰於門閭實鍥銘於肺腑今者景風扇物畏日御躔伏惟袞贊萬機順膺百福敢覩上為邦國善保寢興

禱頌之誠拍陳難既

回亳州知府諫議狀

右肇伏念自遠墻舁陵易歲時比潜伏於外邦久棄猶於人事雖懵性之慈不暫弭忘而忝動之勤至於曠絶敢謂曲敦雅舊尚記情塵賜勞問於華陵致恩勤於親

筆文如蘊藻加一字以為榮撰若松鶴貫四時而不改
以慰且感欲報矣言今者藉審固避機衡出臨舜翰始
敢遲茅心之至懇且竽忱之常儀必賜瞻睹謹冀開察
蓋天時之迭運屬春令之方行伏惟開閤之初履藩
榮休有神明之助茂臻福祿之宜鎮撫名城輸忠承流
之寄旋歸宰路竚稽圖儁之求更惟上為宗枋善調燮
餘禱頌之至但切下情

回運使郎中狀

右鞏啓伏念鞏仰高明至馳恩為深庶勢之殊冨書以
進任過恩之特厚流車問以見存文辭爛然意氣勤甚
雖德心之大遺名狀以自謙而士品之微顧材資而安
稱其為佩服曷鞏指陳急景云初祁寒將盛伏惟導道
逾之易詣采風謠察閭里之勤布行於德惠神靈所
護福祿攸宜恭以運使郎中材足兼人志存及物出高
明之屢膺撫治之盛期通班於朝揭節而使自海書
期會之纖悉莫不注心至山藪崔兗之幽深率皆受賜
足以救一時之敝故能得萬事之宜休聲所歸遠用行
及伏惟遵時之順養氣以怙厥允與人之情不遠祉者
之望

到任謝職司諸官員狀

右鞏比者祇命守邦循茲視事雖是孤蒙之質幸依庇
冒之餘竊鞏才不逮人素多泥古以備官於冊府後竊
食於累朝茲假便灌實緣私請伏遇某官藉貫四時而不改
在郎素自結於主知方出宣於使指敏時利澤播在東
南籍甚休聲洽於中外頓忝屬城之任實藉德宇之依
尚阻忝承但深欣抃

福州回會侍中狀

右鞏伏念自遠門闈荏更時序顧茲艱難拙利在退藏鉦
有心誠嚮往之勤而無書記候問之札敢期眷顧特賜
誨存獲承蘊藻之褒彌見松筠之操其為感激但切銘
藏寧涯之在衷惟燕閒之均福伏以致政太傅侍中
素推仁傑奄代天工慈誠心正而家齊已儀刑於王室
功成名遂而身退遠表則於士倫師量所以窮年坐優
游而進道矧藏孫之有後繼周公之踐阼拜前阿衡之格于
天書載君臣之德司徒之善其職詩祈父子之功方頌
壯猷陰裨至治更冀上為邦國善保寢興薦頌之誠不
勝懇悃

移亳州回人賀狀

右鞏比緣懇請得假善藩既諧綸綠之
便懽無善政可稱叨恩豈謂某人特枉綈
言為藩蓂師陋賀以為榮獎若松筠處大寒而不變其
為感愧曷盡指陳惟膺暑之方隆諒燕居之多適祈
保攝用竚迂陛

東府賀冬狀

右肇伏以氣動於微升一陽而方長物皆其始萌萬實
於將孳伏惟某官行窮中庸養存久大為生民之考慈
任王室之股肱四岳之亮天功其嗣厥績百揆之懋帝
載攸敘彝倫茂對休辰而茂協庶繁祉肇方祇宮次阻詣門闕

西府賀冬狀

右肇伏以物資其始萌萬實於將孳氣動於微升一陽
於方長伏惟某官養存久大行窮中庸為考於生民
任股肱於王室共武之服久專絲於撫機東國之均佇
首當於衡軸對休辰而茂協庶繁祉以具官肇限此守
邦未緣為壽

回人賀授史館修撰狀

右肇誤被上恩進專史事頓慈弧陋曷称旒扆之
齒髮蚤衰材資素薄差池一紀久流落於風波推徙七
州寖阮陷於瘴嶺詎期皓首復奉清光拔於多士之中
寵以非常之遇惟累朝之盛典垂列聖之洪名宜得異
能使之實錄豈伊鄙鈍可盡形容但莫副於簡求方內
懷於梳梗敢意眷私之厚特迂慶問之勤知奬飾之喻
涯涘實緣而借重其為感幸難既敷陳

回人賀授舍人狀

右肇啓切奉制恩進登詞掖誤委任爲私積疏慙器
識少通性質多蔽非有為人之李徒堅好古之心知遇
愛之已衰困風波而且久晚進真主獨賜重知政於寮

祭文

祭歐陽少師文

惟公學為儒宗材不世出文章逸發醇深炳蔚儻與馬思燕莊虽垂光簡編煒若星月絕去刀尺渾然天質辭窮卷盡含意未卒讀者心醒開蒙愈疾當代一人顧無倚匹諫垣抗議氣震回鶻鼓行無前政重非恤世偽難勝孤堅竟窒榮禄玉堂獨當大筆二典三謨生明蔵室頻捏殫誠純志一斟酌損益論思得失經躰處前沃心造膝帝曰汝賢引登輔弼公在廟堂尊明道術清靜簡易仁民愛物欽不須臾令無迫狎褻置末索里安

力逸擯斥華夭清地謐日進昌言從容密勿開建國本情忠力悉卯未之巖龍鴈飛效再捷大艱垂紳束笏乾坤正位上下有秩功被社稷等夷召畢公在廟堂惟時紀律一用公直兩忘猜狠不挾朋比不廣訕嫉獨立不回其剛伉伉愛養人材奬成謠褒甄拔寒素振興滯屈以為已任無有廢弛維公平生愷悌忠實內外洞徹初終若一年始六十憩辭景徼連章累歲乃愈沂乞放意丘樊脫遺羈馽阮浸圖史左右琴瑟氣志浩然不牿逢掖意謂百齡重休累吉羣幹鴈軸贊徽計審云胡傾俎豋遺則弗聞訃失聲皆流橫溢顧冥不敏早蒙振被言詠公論行詠公率載德不酬懷情獨鬱西望輀車莫

祭孔長源文

嗚呼長源拔迹孤艱刻志勵力仆德自幽陋不家食燕其詩毋歸倦以色與其士友跂我薄則徵搦考古載辭

祭張唐公文 熙寧六年六月一日

于策亦從爾知有姚軍畫為長以舒為將不亟迺使捌
粵銓材著職臧熄詩嬈蘇儋博齋會稽之治里無猝迫
初以訛去民實戴德卒還省部廷論之直維曰將歸東
符之析孰云不幸奔喪生隔有親九十世為藝側維其
篤行匪矜匪飾其歿為文其霈為澤天與厥後賢能交
跋有實有華光長煽譽白善豈無勸慶焉茲得維我與公
綢繆平昔詩書討論相求以益我試于鄉自公考釋弥
久彌親情隆意獲聞公之訃汝然心盡馳莫千里寓陳
悃幅

祭王平甫文　熙寧十年十月二十一日

嗚呼平甫決江河不足以為子之高談雄辯吞雲夢不
足以為子之博聞強記至若操紙為文落筆千字倚牀
恣肆如不可窮杈椏悅惚亦莫之測蓋子之高視古今
棄絶倫類而況好爵不能縈憂患而志氣於不申材窮
於不試人皆待子以將昌神胡速子於長逝嗚呼平甫
相期道義每心服於超軼亦情親於樂易何堂堂而山
立忽泯泯而陵墜計皎皎而猶疑涘沈沈而莫制聊寓
薄於一觴纂斯言而見意

祭宋龍圖文

嗟乎次道公之一鱗無於古今典章沿革得之於心山藏
海納又於舊聞隱顯纖悉析之以口天高日白公在朝
遷群公百司辭惑擇寔公為著龜公在太史維廢興屬
正繆辨訛公為耳目今公亡矣廷有大議問故事者衆
夫其歸國有大典考前載者人失其師況公行不絕俗
而動有常斐言不忤物而辭可疵靖退之風愈而弥邵
方直之操自信而不回至於薦交尚舊比義親仁追往
烈而競逐豈庸能之能隣然而蚤蹈屬於儒館晚委蛻
於從臣曾未得歷禁之任郤而之弥綸何駕儀而鵠峙忽殿逝而皇論哭公之衰者客不絕於門庭弔
公之家者使相望於道路維啓鈍之少與獨嗣繆而有
素淚潸浪而莫收情切恒百性而奚愬嗚呼唐李五君史曠
其録公蒐亡而集實蓋旁雖而遠屬至於帝宅神州祖

功宗德咸在筆削具存方册爭日月之光輝與天地而
終極則公位雖屈而未盡名益久而逾章彼富貴而慶
咸豈得公之毫芒築余衰而以此聊寓薦於一觴

祭亡妻晁氏文　治平元年五月三十日

子有仁孝之行勤儉之德宏裕端莊聰明靜默窮達餘
安死生不惑可以寮古淑人為世常則歸我之昔明年
始笄言無疵悔動應衡規閨疎悅慕雅艾嗟咨事姑之
礼左右無違服難体順惟日孜孜詣我舅人又薦以私
有犯不校有勞不施人隆已約乃以為宜衣有穿敝珥
無光輝曰順吾性餘復何為紛綸世務偏仄群髮子陳
得失効若著龜及其既退嫵嫵其儀不矜以色不伐以

辭曲間深謝屢量誰難吾貧口腹智不繼賓脫粟藜藿
且無盜醢人不堪憂子獨怡怡綿綿雖愛不偏以慈訓
誨惟謹曰宜矣時我扶我翼其處窮鶩鈍荒補漏細大
無遺嗚呼天禍我家降集凶厲始來京師辛丑之歲子
之方壯疾疢中傷就云共日一女先亡子雖自達病豈
宜然自妹至春有益無產迎醫市藥我力為殫術寧非
善不勝于天將逝之夕逆知其期語論自若精神不衰
稱召室人告以長歸嗚呼哀哉父失賢女姑亡孝婦子
喪嚴師吾翳益友時歲雖往悲酸則新禪月之終莫此
一樽敬養二子期獲子心時良返子託葬先林言如不
復誰為我人長號敘哀寓以斯文

祭晁少卿文

維某歲次孤棄海隅託嘉好自始迄今踰二十載纔緜相與
義厚情親會合事罔間紙彼辭猶若際遇不
意今者公遽淪亡得訃驚歔敬涕隨声發海濱獨哭心與
誰言仍聞歸祔族次餘杭腦此清江寓陳清奠公乎知
否已矣奈何

館中祭丁元珍文

嗟乎元珍別子幾時就謂子往無復來明子之為人渾
厚平夷不阻為崖不巧為機朋儕悅悅附族黨懷依其動
恂恂又應繩規其語諄諄諄不見瑕疵從事之盡吾無妄
隨長人之政彼有遺恩其蓄鈞石其出銖銛惟夫孝悶

當有書詩濡墨操紙寫之文辭春陽淵野萬物茶滋匪
營匪節曇翼并奇既精振作於詩復尤清新俊逸與古
為儔讀之灑然可破百憂哀鳥之秩天祿之遊謂淹已
久既晚方收孰云未戢斥置南州書猶未復計已來投
無為哀悼況於吾儔物疑終駭失淚淵目莫知子棺莫
遂子服礼多不及情豈能忘寓辭千里侑此一觴

朝中祭錢純老文

嗚呼公乎窮經及史旁兼百氏發寢興食不虛寸晷萬
好無倦華顛愈勵強記多識箱輸篋倚閱議崇論河垂
海委詩賦講說射策三科金馬玉堂經帷三職寒若自
至無媿姆孺銓綜再試士曰子歸尹正三歲報曰予依

公於所聞維孝之力公於所知則維自得利害之際人
鮮能安彼為惴惴公獨怡怡愛惡之情人鮮自克彼有
幹弱公為衛石世所並逐公有不求彼囂我靜則莫我
尤曾不三事位云未究曾不百年數云非壽藏圖之良
在列嗟咨貴民之望鑒文獻獻天子聞喪馳使臨視勞
恤榮孤賜憐乡匱几我同朝孰曰同志哀由感觸孰知
失涕寓焉在寢蘊蓋在机公乎來哉寄誠茲誄

祭李太尉文

公先種德頌大于久母宋仁祖維莊謚后公維后姪考
異姓王入長六師外垣大邦不以貴盈遜悌慈良昭陵
未遠公奄云亡轜車之東致薦一觴

祭致仕湛郎中文

維公早以郎潛安於養志晚而家食曾不待年治績紀於朝廷行實推於鄉里倫亡未遠寔変有期鎬仰高風敢陳薄奠

又祭亡妻見氏文

葦無忧遺禍早失賢妻排徊京師嫠丁孤宦迺致旅櫬未就先塋風夜恩惟心顏愧怍今蒙恩補外道出東南敢啓嚴宮進登舟御間関回阻將致卿園而葦此至淮瀕造短官守其於奉承盥嚴經涉大江方復假人經營護視永惟見亮尚賴有靈若夫觸冒川途幾數千里使保清謐則惟餘休至於擇吉辰備發窆礼俟得時日敢不躬親惟其鑒之故以情告

祭王都官文

維公材敏而宏志昧萬里高辟大籍出仕天子主簿于閩聲藉其長清江之謀矯矯俊壯于韶于昇條教出已伺公所為萬目瞭睎奪奸于幽羣吏喪膽悍黨睢睢根抵率斬里謳戶歌惟悝算獨在右惟監在下惟罴在側惟倏相講載服將起將昌俞考以難易之難曷赴曷歸忽嗔無還公於先人實荷實孳至公諸子騷表裏洞知於黨不校於尊不蹈出井公堂不撓毫髮退後其私婉婉曲折鍾山崢嶸下惟江水昔公臨委蛇餘波臨發礼俟得時日誠以茲一簋

祭表大監文

於乎逸翮三方萬里公馬駢驅印而使蛮墟海聚徼無臨辭峨峩我邛僰實走京師東南之粟風颿手斧歲鎮太倉萬艘星錯遠副會府肆其心畫出昇于宣以我惧側九卿之行得謝以歸晃弁入里昔時布衣進退則然當世所嗟不貴以驕不富以奢冀冀其行坦坦其衷隨然順退長者之風白髮雖多几杖未隨笑言在耳已哭于帷眷然撫我孰如公尤先人不幸託載公舟我生方屯戴德莫酬羞醜則微以陳我悲

祭閔職方文

嗚呼閔公以文中科以材為吏艱于厥初四十始仕終

領兩州其治大肆告老于朝即官以歸鄉士大夫靚望嗟咨詭為公君竹水之寰執為公園正據湖山公出公休八子恃側壯者太半同時共簪其聲顯揚其看順慈萬石之風百世相差有後如斯世誰能及而況公年躋于八十或如公壽莫如公安優勞撫少其意恒恒拜公以晚見託以姻書猶在執訃已及門福祿之全在公矣感念昔恩秉族親之感吊慮在東遠不及會詮叙斯文千里之外縗絰之情已於一酹

祭黃君文

嗚呼宋且百年號令禹甸臣無除尤者擯死巖材里秀驅駕而使蓋君之生有時如此常世之官有微有盛

盛者朝堂樹酌王命千鍾百司進埃退聽出長四方五斧金乘邦疾殺將傳牒而令徵者紛然或陪咸正千品萬名各有操柄人皆敏手捷取能併君獨於求以死然病同時之人勤營善蓄萬嬴儲金萬襲藏玉遺餘野積不能置擴君獨一身衣食常慶茲非其命曷以至茲君能自達可以無能親感念君能不數教我之姑歸君為婦與君歷年頗沛同有今對其牖牢匪我傷來問來侑以茲文與君一訣

祭文

先君焚告文

肇家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賴遺德所及嗣有官祿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如廟加恩朝臣以及其先而先君先夫人成有官封追崇之賜肇繫官京師謹遣弟布肇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肇薄陋獲守箕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餘澤有列位于朝今天子始加恩群臣告得追崇其先故先君先夫人成被命書贈官封邑肇伏念昨恩靡絲不任感慕謹

祭文

先君焚告文

肇家昏不肖不能稱先君教誨養育之意賴遺德所及嗣有官祿以世其家今天子始見如廟加恩朝臣以及其先而先君先夫人成有官封追崇之賜肇繫官京師謹遣弟布肇奉告第至墓次以告

皇妣仙源縣太君周氏焚黃文

肇薄陋獲守箕業常懼失墜賴先君先夫人餘澤有列位于朝今天子始加恩群臣告得追崇其先故先君先夫人成被命書贈官封邑肇伏念昨恩靡絲不任感慕謹

皇妣昌福縣太君吳氏焚告文

職京師遣弟布肇奉告第黃腸墓次以告 謹焚

維先君先夫人積德累善肇慶家餘澤備位于朝今天子始加恩肇臣皆許追榮其先故先君先夫人成被贊書命官封邑而肇方羈於職事不得躬至墓下謹遣弟布肇奉告第以告

戊午十月發墓文二首

肇去春在江西蒙恩予告得省親松掖今自福州被召還朝又將便道發拜墓下敢陳薄薦以慰慈靈自福州被召還朝得便道發墓敢陳薄薦以 下同上

代太平州知州謁廟文

天子不以某不敏使有兹土凡境之内鬼神能福于人敢不恭事今得日之吉始兹薦見惟神之賜使民宜其家及其歲事則某敢不繼自今具酒醴牲牷以報于神神其聽之

太平州祈晴

去歲之水其為害大矣民之免於死亡而不為盜賊亦幸而已矣水之既去民於完隄防脩疆畛以從事於田其艱且勞亦甚矣使今歲大穰恐未足以復其力今茁始萌而雨不止若將又病之民有轉死之憂吏之不能事神治民以降茲諐不敢逃其責然諐之既降非吏之所能打而止也惟神舊依吾民而食于此土打患除菑固神之職敢不以告使雨速止而歲有成亦惟神於此

泰山祈雨文

維泰山歷古奎今有天下者巡狩封禪勒成告代莫不之焉或企足動容奉卓琦珠尤神明之地故天下宗焉二典所記其光靈威烈炯示萬世夫豈他山可得而視維齊與魯獲仰而事粒食緣衣莫匪陰施今二邦不雨自四月訖于兹積水之澤塵起冥冥粟將槁死蝗亦滋生蝻政或不良足以致此而百姓何罪宜家衣矜彼撮土之山勺水之川尚能與民為福錫之有

以意激而感深者方波世之來丁祠降鑒之不昧知忠信之可憑敢因辭以進謝悃抽思之非精

齊州到任謁舜廟文 作維帝側徵之初躬耕此土歷數千載盛德彌新傳于無窮享有廟食輩受命出守敢陳薄為維帝常垂陰施惠此困窮庶使遺民永有依賴

齊州謁夫子廟文 其一無其字材之所及而已盡潛心久矣蓋不可得而學者師仰各以其材之所及而已盡潛心久矣茲者受命撫封進謁廟下敢陳薄為式遵典禮

齊州謁諸廟文 元豐續集卷七

維神以功德之美列于祀典受命守土敢陳薄薦惟神常垂陰施以惠此邦

森山祈雨文

惟神含德體仁鎮茲東夏興雲致雨澤施八紘今此寮邦近在山趾方夏又旱麥苗將槁而人徵言賤不能上動頻陰複合而寒氣未應嗟吏弊於征斂方歲之富食常不足一遇災害又捐溝壑惟神威烈覆被群生頃此北州宜先蒙賜豈伊靈眷獨忍遺今是用勤遣士民布誠祠下情窮詞急冀獲哀矜一雨霈然則倒懸可解尚其降鑒無作神羞

嶽廟祈雨文

去歲之旱有請于神蒙畀嘉澤田則大豐今春河復發民二萬更迭奔送艱又倍之蓋此齊人出若幾半治其反室維憂之功勞費既深又遠輸事未稔敕之如此其戮尚完今二麥方包而亢陽為靈吏任其咎所不敢逃惟民何辜賴神終惠能致雲雨則實在神尚其念之故敢以告

襄州謁文宣王廟文

華獲承餘敷列職書林來守此邦敢遵常禮躬謁祠下尚其臨之

襄州謁諸廟文 元豐續集卷七

惟靈功德在人廟食茲土華到官之始敢循禮謁尚期降惠以佑吾民

襄州諸廟祈雨文

今麥苗方出而時澤尚愆冬令又行而寒氣未應嗟吏治之不善以奸陰陽惟神理之無方能興雲雨是用兢惕以任咎躋被以乞靈尚期降休以苏人望

大悲祈雨文

維歲孟冬臧陽猶亢旱暵滋久陰寒未興吏非循良政不任咎佛有慈惠則宜降祥是敢躬潔懷誠虔祈真謦俾風雲之舊作致雨靈之漸壑田畝順成里閭安輯仰期真理俯徇輿情

襄州嶽廟祈雨文

自秋不雨方冬尚温麥田苦於旱菽民室憂於病癘永惟責任内集兢惕惟神作鎮佑宗若靈南夏政澤由衷之懇冀回降鑒之仁遂裨膏澤以時祈寒式序咸晦克諧於豐富里閭皆保於靖康尚其垂訓副此群望

又諸廟祈雨文

去歲今冬時雪不厚今春晚膏澤尚微農於稻田待水而種苦茲旱涸人用焦然更不能有惠於民而惟歲之善則刑請事簡尚有望焉是用澄慮有禱于神惟神依人尚其降鑒使霈然下雨以大蘇于此邦則人於畫神亦曷不盡

蓮山祈雨文

自去秋之始至于今春雨不霑霈今麥苗將病稻種未布農事急矣而禱請未効惟神靈應在人是用奔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此邦使民獲善歲而不罹于艱不則人於報神之賜亦曷敢不虔

邪溪祈雨文

自去秋至今雨常不足今麥苗將槁稻種未布而春既盡矣若人不雨至於十日則麥必盡死稻不可種民將安所寄命平吏知其急而不知其所以為神知其急而力能為雨者也其亦何惜數尺之澤救民於無所寄命之急乎故敢以請神其鑒之

何者以大田之稼雖多而西郊之雲方密粢伸廢禘蓋以為民甫及夏初霈然蒙潤茲晨至誠之謝式遵舊典之傳欽惟明神鑒此精意

邪溪謝雨文

吏能奉法令治獄訟督賦斂而已導和氣致豐年則力不能德不及也故一有水旱則犇精於鬼神幸蒙降答則自恕以竊食此輩之所不敢不自訟也今茲請雨不能冀此穫神之賜敢不虔報惟神之靈德既乎以驚動澤施于此民尚終畀之有年則神之依人亦有永賴

蓮山謝雨文

迺故秋至今雨不霑足麥苗將槁稻不可種民將無以為命吏不知其所為維神能出雲致雨記於古經信於百姓之耳目是用犇告果蒙降答迺戊辰雲起西北至夕大雨達於甲戌四境告足麥則蘇荣稻可播種民得以託命吏得以竊食維神之威靈大顯于此澤施大及於斯民敢不虔報尚其終惠俾歲大穰則人於爭神永永其不敢怠

諸廟謝雨文

吏治不能順陰陽時風雨而以歲之旱犇告于神頼神之靈時賜甘雨敢不虔報尚其鑒之

祭文

五龍堂祈雨文

迺四月以旱禱于郡溪薙山應時得雨麥以豐成稻可播種獨翼於牠境寔維其賜今稻田又乾矣此邦之人皆謂龍虎之神職雨歸應余敢不告神其降鑒大施澤于斯民使穫有年則人於報神亦維無斁無用靦顏有請忘其瀆羞維神之休

又大悲祈雨文

盛夏在辰常暘為沴稻將萎犀人用嗟憂懼更治之不明致奸和氣維佛乘之無礙善濟群生是敢同被精誠虔祈冥蔭覬沛於膏澤俾浹洽於原田用救焦枯實依慈惠

大悲謝雨文

民無常心惟安於旱食佛有慧力善救於含生比緣盛夏之辰久苦驕陽之沴懼傷稼穡將致函夥故伏節之隆鑒大施澤于四方以称天子憂人閔雨之意

諸廟謝雨文

吏之罪大矣一切從事於謹繩墨督賦役而已民之所欲不能與所惡不能去自恕以竊食不知其可愧安能使陰陽和風雨時乎故若聲者任職於外六年于茲而無歲不勤於請雨賴天之仁鬼神之靈閔人之窮輒賜甘澤以救大旱吏知其幸而已其為酒醴牲饗以報神之賜曷敢不虔維神尚終惠之使求有年則神亦無窮有依于人

諸廟謝雨文

積旱驕陽莫救稻苗之悴獲茲加霈尚茲秋物之榮是荷靈休敢忘祗報

諸寺院謝雨文

比以常暘仰祈真蔭果獲滂沱之澤大蘇焦旱之田敢擇佳辰特申嚴謝尚期降祐常畀有秋

諸嘗武侯廟祈雨文

天子以歲久旱所被者廣分命守臣禱其境內鬼神之有靈德在于人者雖靈有志于民舊矣故敢以告尚其降鑒大施澤于四方以称天子憂人閔雨之意

諸廟祈晴文

曰淡歲以来自春徂夏久陰不解穫雨旦多今特燥而
成粟待暘而種而雲若尚密土潤方外民皆竊憂吏用
深懼百姓之困甚矣惟神得無念乎尚其開除山川拍
導出日俾成無害為民之休

謝晴文

比苦雨淫懼為歲害蒙神之庇賜以時暘今蚤麥雨成
里閭相慶敢不嚴報尚祈終惠

諸廟祈雨文

今歲之初未旬雨澤然而麥穗薄瘦蓋不甚宜則民之
穡蓋可知矣今茲農望惟在秋成而溫風方騰旱氣弥
蠹是用側身以懼有禱于神尚其降衷時賜甘霖俾歲

無害亦神有依

雩山祈雨文

誌言叆山雲起此山無雲終不降雨叆山無雲此山雲
起必降大雨是能為雨能為不雨在神而已今歲數不
登而旱氣又作吏之不良無所逃罪民貧可憫神能為
雨而不為是何情哉神其為民出膏寸之雲致數尺之
雨使函為穰以救民之急則此邦之人所以報事神者
子子孫孫其孰敢怠尚其念之無作神羞

諸廟謝雨文

比苦亢陽具陳致禱宴蒙甘澤敢不聒報

洪州諸諸廟文

惟神播澤在人廟食茲土肇守茲邦恭承
聖德覆被無窮尚其
聖德

洪州諸寺觀祈晴文

為有大蓐速於菩薩人無常產理則難安惟稽事之將
成而雨淫之不止瞻瞩省懼豈敢皇寧蓋茲亟臻之民
已出旱苗之後室家潤獎閭里歡謠而麥穗薄瘦蓋不
命今蚤稼甫畢晚苗方興窪下之田已傷稼穡亢爽之
地實懼侵淫是敢虔對群容仰瀆

聽滿回日月之光華諸此順成港然澄霽宴其慧癘感
慧咏情先慶對上帝無方物采鼎無定靈惟德動天惟
誠感神惟馨香是享惟潔是食之勤
況處炎蒸之月此虞水溢將敗歲功不自皇寧敢陳懇迫果蒙陰施即
降時暘田里歡呼蒙盛有望惟神靈所以賜于人者豈
愚昧之尚冀餘休終成多稼民獲自保神則有依

祭西山王隆觀許真君

陰功及物靈德在天紓惟真馭之升實以中秋之序人
承餘烈歲即遒祠故茲守土之徵敢躬愛民之素俾往
陳於薦具尚永庇於羣生

仲秋告祭諸廟文

歲在仲秋祀有常典維神遺德實庇此邦敢率舊章用
陳明薦

諸寺觀祈雪文

窮臘未雪方冬尚温人有疾疹之憂地無膏澤之潤職
在綏撫心焉震慚敢祈慶寸之雲播爲盈尺之瑞盪除
陰氣順致時寒使閭巷消羸麰麥之苗田疇成多稼之利
實依孚佑俯徇徽誠

諸寺觀謝雪文

比緣窮臘之期久苦亢陽之沴敢憑至誠仰布愚懇家
賁尚徽若歲大歉如保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
冤滯之應時致祈寒之協序人無疵癘之患物有豐成
之祥實賴洪休敢忘昭報更祈密雪尚及餘冬

祭順濟王文

維爾有神克相王師董示見象皇帝後神之德俾錫號
位秩尊禮盛非以序升今州遣使事即神之祠致皇帝
命尚其欽哉以對休寵

福州謁夫子廟文

惟夫子之德仲之彌高夫子之言窮之益遠學者潛心
庶幾髣髴某守邦之始躬即學宮敢脩禮謁尚其降鑒

福州謁諸廟文

維神作德自幽信于茲土人用報事秩祭有常肇庸此
守邦敢修禮謁尚其降福終賚斯民

福州謁溪橋雨文

曰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茂茂之旅將適而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雍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群百十雖雖跳踉出沒員力乘城亦有憑渠諸愈所推相望基布未受馬鬣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桑亦震以威若有法嘗不從係繫或擾而亡逮歲朔易盈宅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狼而嬉士馬亦奮指揮聯翩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作儀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乎矣麋賞尚徽若歲大歉如保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閭式于末世方始在茲人以為神之賜也今此大田既頴而

福州謁溪橋雨文

曰嗟乎旱也誰則為之茂茂之旅將適而望而依維閩屬者寇賊之雍逮其既附我士已疲餘醜成群百十雖雖跳踉出沒員力乘城亦有憑渠諸愈所推相望基布未受馬鬣室家莫寧遠近並疑我畜以桑亦震以威若有法嘗不從係繫或擾而亡逮歲朔易盈宅無遺山林夜行笑語追隨吾人即安含狼而嬉士馬亦奮指揮聯翩天子聖德海邦是綏維此海邦初亦難作儀今寧宇矣師征始歸今食乎矣麋賞尚徽若歲大歉如保如茨如京如坻自公及私獄無訟繫里無盜閭式于末世方始在茲人以為神之賜也今此大田既頴而

謝雨文

維閩之人前歲苦饑云歲苦盜乏食而安期自今始而方夏旱暍懼害稻事故余用稽于衆美蓋可以徵福於民

者罔不馳告不敢愛力不敢寧居賴神之仁畀以膏澤自未至酉遠近周浹維歲大熱可立而需敢飭豆邊報用典體吏無明德而但知告其困急於神神既賜之其尚終惠

禱雨文後

福州元豐元年戊午自四月甲子至五月辛巳凡十有八日不雨田已憂旱太守率屬吏士分禱諸佛祠迎像能致雨者陳之通路用浮圖法為道場率屬吏士羅拜以請丁亥夜五鼓出禱歸溪屬吏士分禱群望已丑幸屬吏士蔬食夜四鼓就城南近水祭告后土將為壇祭龍庚寅蔬食如已丑夜三鼓就壇封龍祭龍辛卯夜五鼓就視牲血以法推之當得雨壬辰就紫極宮壇用青童二十有八人更呪蜥蜴神古法祭已分禱諸祠未徧者取黃藤山龍潭水置道場率屬吏士往請甲午又往乙未夜二更得雨連三日夜遠近皆有餘蓋自辛已至丙申凡十有六日無日不致禱自丙戌至甲午四境多得雨至丁酉乃皆有餘是日罷道場還所迎佛及水蜥蜴神潤之溪庚子遍祭謝欲知閩粵之間燕旬不雨則已憂旱而請禱之為不誠也故刻其祝辭於石而并識之

明州修城祭土神文

明州有帝命繕治城壕得日之良盡工始事斯人允賴維爾土神尚其降休敢不以告

亳州謁諸廟文

維此譙都年歲順而風裕厚者雖人之力實神之助鑒獲守此土敢薦蒲爵與人為福實待神休

亳州謁夫子廟文

維人之生尊卑長幼知有其序悖于理者知有所畏何以致然實自夫子肇長人於此敢不嚴事是用宼薦黻

集005-587

祭文

秋賽

歲既順成時方孳斂神能施澤以及物人能脩物以事神茲惟穡事夫豈敢怠庶其為福無斁於人

諸廟祈雨

今者盛秋已晚庶物將成羣麥苗實待雨澤而驕陽尚熾畏暑未消野有焦枯之憂人懷膏澤之望敢祈靈德用徇輿情湯禱隆之苗以升蕞氣濡滲漉之施以遂羣生實賴神休兌諸衆志

諸廟謝雨文

比顙愛情仰祈靈施果蒙霈雨小潤焦原已祛畏暑之煩遂適戒寒之漸敢忘報更俟餘休克終播澤之祥俾獲有年之望

諸廟祈雨文

時寒未若雨雪尚愆麥有立苗之艱人遑尸祝依靈德澤致勤誠惟順道於大和俾霈施於膏澤克諧衆望實賴陰休

諸廟謝雨文

比苦愆陽幷檄靈施家報如響得雨應時澤潤焦枯蕩除煩瘵物有豐成之望人無疾癘之憂敢忘大恩尚覬終惠

祭句芒神

宿官於木用事在春政奉歲祠庶為民福

慈聖光獻皇后百日轉經疏

至恩難報歆者惟盡於精誠大鼒可依有橋者必家於善德政緣慧力輔警愚衷伏以大行太皇太后淑聖在躬聰明先物儀刑宮壺德大而不矜鎮撫國家功崇而不宰未窮踐祚之美奄閟昊蒼之慈棄內遵哀紀不緣易月而斷恩以異寢園特以因山而建號祠惟臣庶實自生成銜恩有極之情未識論酬之所是資佛果火即人心伏願克配坤元寧至神於不測寢昌天極介景德於無疆實賴梵因允諧衆望

諸廟祈雨文

民之艱於稼穡賴歲登嘗得以足衣食而懽其力吏亦得以無所事於勤而愉祿今茲春仲麥苗滿野得雨而成則民得以繼其豐年之樂而吏亦得須其幸神之食於此土為能澤於斯民也故政以告高其賜之以慰人望

諸寺觀祈雨文

春氣已中農功方急而膏澤未洽土脉尚乾敢恭致於精誠用仰祈於覺樹慶光蔭尚其降雨俾獲有年

諸廟春祈文

神之於人能康歲時而阜蕃物故人得以歲時備物以事神今茲春仲敢遵常典神可不懋以無斁其康阜之功則人敢不盡以無斁於事神之禮

祭土祈雨文

農勤甚矣歲既暮春麥待雨而成菽粟待雨而種而旱曠為雲人用憂嗟今將為壇衆龍以禱是用先事告爾土神尚其降休無咈人望

祭五方龍祈雨文

龍之變化無方而其有功於人者則在於能興雲雨鳴呼今旱甚矣是用稽古為爾其龍之象位于某方黑牲以時肆為爾澤以大施于此土

無怠厥應俾有後羞惟爾有神亦尚永有依歸

太清明道宮祈雨文

旱踰時矣麥既萎死而菽粟未種皇帝憂勞遣吏分禱尚其致雨無俾歲害兄茲東隣實在靈德

諸廟謝雨文

維歲大旱蒙賜甘雨霆邪之麥冀可以蘇菽粟之田有望自此實神之德敢忘昭報尚其終惠俾獲有秋

諸寺觀謝雨文

氣之不若旱實為舊家在正陽界之甘澤維靈休之所自豈昭報之敢忘俾獲有秋尚賴終惠

太清明道宮謝雨文

旱久未辭詔上之憂得雨應祈實切藝可施實惟靈休副此衆聽尚其終賜俾獲有秋

亳州明堂後祭廟文

維季秋辛巳天子宗祀英宗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既成禮乃詔天下褅祭于群神故州得以衆羞醪酒祗薦祠下神其誕降嘉福無有不臧暨以稱天子所以事神爰民之意

哀詞

蘇明允哀詞

明允姓蘇氏諱洵眉州眉山人也始舉進士又舉茂才異等皆不中歸焚其所為文閉戶讀書居五六年所有既富矣乃始復為文蓋少或百字多或千言其指事析理引物託諭依依盡之約遠能見之近大能使之微小能使之著煩雜不亂肆能不流其雄壯俊偉若決江河而下也其輝光明白若引星辰而上也其畧如是以余之所言於余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明允每於其窮達得喪憂樂念有所屬必發之於此於古今治亂興壞是非可否之際慥慥有所擇亦必發之於此於應接酬酢萬事之變者雖錯出於外而用心於內著未嘗不在此也嘉祐初始舉其二子軾轍謁歐陽公脩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政事歐陽公脩為翰林學士得其文而異之以獻於上既而歐陽公為禮部又得其二子之文擢之高等於是

三人之文章成傳於世得而讀之者皆為之驚咸數不可及咸慕而效之自京師至於海隅障徼學士大夫莫不人知其名家有其書即頃之以為覇州文安縣主簿編纂用為秘書省校書郎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太常禮書而輒輟又以賢良方正策入等於是三人者尤見於當時而其名益重於天下治平三年春明允上其禮書未報四月戊申以疾卒享年五十有八自天子輔臣至閭巷之士皆聞而哀之明允所為文集有二十卷行於世所集太常因革禮者一百卷更定謚法二卷藏於有司又為易傳未成讀其書者則其人之所存可知也明允為人聰明辨智遇人氣和而色溫而好為策謀務一出已見不肯蹈故迹頗喜言兵慨然有志於功名者也二子軾為殿中丞直史館轍為大名府推官其年以明允之喪歸葬於蜀地既請歐陽公為其銘將納之於壙中而辭將刻之於家子為辭以哀之曰銘者所以載盛德而傳信於後今吾子之德見於事業者既已自銘之矣其見於文章者又已自為之矣銘而傳者又將誰加焉雖然吾子之言不可以不傳也乃為其文曰

高蓬云誰不死兮寓古一空吾聞其語兮傅子兮無有春冬子
天且弧兮猶壽而隆

吳太初哀詞

王君俞哀詞

吳太初象先今為單州單父人父祐之從事賓州勤事京師多尊官要人能引重後達公卿家子有賓客覩黨死州瘴沴地象先以喪至州下亦死年三十一歲三試於禮部不中余與之善後七年其弟景初來視余於臨川憂暨六年也余思象先如初失之為之追考其為人之為辭以哀之曰

越山如鱗兮達海而窮勢阻以偏兮壽潛其中子之自重兮卒與子逢我知子初兮其父之從為其子孤兮吾未之信兮神之奇兮又速子終嗟乎然兮維戚吾哀維子之生兮順祥于宮父母之歡兮兄弟以雍出與人遊有守有容其材其良兮剖剸又工一日而棄兮辛偶

下士白黑無所隱其方且勇亦少及也太夫人素嚴君
命恰恰奉子職退事家嫂無間言畜妻子不驕為家不
問田宅平居無褻私酒流恢之好以某年某月疾遂不起
始丞相巽文穆公無主祀按君命以託其後君命亦盡
誠奉之茲可以不墜矣今太夫人年高而天奪君命之
卒於貴且壽曾未少施其所學又負其所承之心是於
衆人之情不能泯哀也況重以相知其悉塞可勝乎作
辭以泄其哀且系曰君命姓王氏謙寓亮官至殿中丞
年二十六云

維相其初乎擇嗣于宗君提而秀乎乃立于宮庙門有

戟乎祭祀以時相不失記乎君無墜恭庭闈樂廉乎妻
子不驕又事寡嫂乎端其服容衆人莫要津
我躬處方乎不孚以誠乎超寡要乎趨寡要津
疑乎往趙于中雖裕於心乎不耀其華維友則信乎其
位未充方期顯行乎羽儀于世孰尸變化乎亟早之亟
汐捄無端乎莫敢晝辭維舊及知乎哀撫余胥老母無
撫乎以婦失依賴有息子乎可望其隆嗚呼哀哉乎子
悲曷勝託辭于壙乎恨與天終

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一

南豐先生元豐類藁卷之四十二

誌銘

虞部郎中贈公墓誌銘

余觀三王所以教天下之士而至於節文之者師士之
出於其時者皆世其道德蓋有以然也去三王千數百
年之間教法既已壞士之學行世其家若漢之袁氏楊
氏陳氏唐之柳氏其操義風聲有以爲天下矯異世否
耶以予所聞若宋之戚氏其事可以次叙焉公其家子
也叙曰公宋之楚丘人大父諱同文唐天祐元年生歷
五代入宋皆不仕以文學義行為鄉學者師殁其徒相與
號為正素先生後以子貴贈兵部侍郎考諱綸事大宗

真宗以賢能為擢密直學士與其兄職方郎中維以友
愛聞祥符天禧之間學士以論天書出而郎中亦舉賢
良不就以為曹國公湖善不合去蓋自父子兄弟之出
處如此學士後以子貴贈司徒公諱舜臣字世佐司徒
之士子也恭謹恂恂孝措必以禮擇然後出言與其兄
其官舜宿其官舜舉復以友能師其家有先人之法
愛聞自天祐至今百有五十餘年天下六易士之名一
節守一善或身不終或至子孫而失者多矣而戚氏之
世德獨久如此何其盛哉然世之談者方多人之賢子
儉孫隆名極位世世苟德者以為能守其業是本何理
哉公以蔭補將作監主簿然三十猶在司徒之側司

徒終而貧乃出監雍州稅又監衢州酒遷知舒州太湖縣蕭提舉茶場治有惠愛民乞留詔從之復三年乃得代獻詩言賦茶之苛歲用萬數頗棄勿採以感動當世歸監在京鹽院言鹽之利宜通商聽之出通判泗州能使轉運使不能以暴斂侵其民而民之養其父者得以其義貧死又通判濮州當王則反於具濮民相驚其亂公斬一人搖濮中者囂乃止已而提點刑獄以為功得改官公不自言轉知撫州其治大方務除苛去煩州之詭祠有大帝號者祠至百餘所公悉除之民大化服徙知南安軍至未及有所施為而公蓋已病矣以皇祐四年六月七日卒於官年五十有七自主簿九十一遷其

官至尚書虞部郎中公濮州之歸也以其屬與公之配陳氏九十三喪葬宋之北原皇祐六年正月八日公之子師道遂以公從陳氏葬戚氏者衛之大夫孫文子食於河上之邑曰戚為姬姓之後至後世失其所食邑而更自別曰戚氏漢有以郎從高祖封臨轅侯者曰戚鰲鰲侯四世而失祿有以三禮為博士入陳卒者曰戚袞袞葬吳郡鹽官人侍御之曾祖曰崚崚祖曰琮父曰主其譜曰琮自長豐之戚孫徙居楚丘故今為楚丘人此戚氏之先後可見者也觀公之守其業者可以知其恭觀公之施於事者可以知其厚矣然人亦少有能慶之者蓋世之為聰明立聲威者荒墜悖冒無不遇於世至恭讓質直不能馳騶而遇困擊者擯不可勝數余甚異焉夫挺時越務則材者固亦棄矣而立人成俗則察身積行豈可輕也哉然時之取捨若此亦其不幸不遇屢之各適其理也銘曰

隆隆戚宗自姬出臨轅監官孟洛實博郎家梁自祖琮遠世恬幽樹儒術司徒郎中藝且賢試府繩公事貶蜈恂恂南安得家舅莊容設辭若遠律盛哉世徽後宜聞刻銘方珉告幽室

戚元豐墓誌銘

戚氏宋人為宋之世家當五代之際有抗志不仕以德行化其鄉里近遠學者皆歸之者曰同文號正素先生

贈尚書兵部侍郎有子當太宗真宗時為名臣以論事激切至今傳之者曰綸為樞密直學士贈太尉有子恭謹恂恂不妄言動能守其家法葬宋之北原余為之誌其墓者曰辨臣為尚書虞部郎中元豐其子也名師道字元魯為人孝友忠信質厚而氣和好學不倦能以其先人者也蓋自五代至今百有六十餘年矣戚氏傳緒寖遠雖其位不大而行應禮義世不絕如此故余以謂宋之世家也元豐自少有大志聰明敏達好論當世事能通其得失其好惡有異於流俗故一時與之游者多天下聞人皆以謂先魯之於學行進而未止意其且壽必能成其材不有見於當世必有見於後孰謂不幸

而今死矣故其死也無遠近親疎凡知其為人者皆為之悲而至今言者尚為之慨然也元魯初以父任於建州崇安縣尉不至以進士中其科為亳州未成縣主簿以親嫌為楚州山陽縣主簿嘉祐六年三月二十九日以疾卒于官年三十有五娶陳氏內殿承制習之女再娶王氏參知政事文憲公堯臣之女有子一人皆先元魯死而元魯蓋無兄弟嗚呼天之報施於斯人如此何哉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獨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亂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癢欲在己所至必興孝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告余悲元魯不得就其志而欲因余文以見於後故不得辭也以熙寧元年某月某甲子葬元魯於其父之墓側以其配陳氏王氏祔將葬其從兄遵道以狀來速銘

銘曰

行足以象其先人材足以施於世用而於元魯未見其止也生既不得就其志死又無以傳其緒場以告哀納銘于墓

尚書都官員外郎陳君墓誌銘

尚書都官員外郎權知泉州事陳君諱樞卒於位其孤數以君之喪歸葬於湖州長興縣尚吳鄉雄山原前葬其弟柷以書之亳州乞銘於南豐曾鞏蓋元豐元年鞏為福州充福建路兵馬鈐轄奏疏曰臣所領內知泉州事尚書屯田員外郎陳樞質性純篤治民為循吏積十有五年不上其課故為郎久不遷方朝廷抑浮競尚素之時宜蒙特詔有司奏擢課優進其官以奬恬退於是天子特遷君尚書都官員外郎知泉州未成縣主簿成奔競明年六月甲子君以疾卒享年若干又明年八月甲寅葬君事親以孝聞為人簡恂蹈規矩有善不自伐於勢與利無私慮顧計心於義所在侃然自任人莫能及也為吏去煩苛雖施於斯人如此何嗚呼失有罪惟恐傷人於賦役度所不可獨除者然後調發與民為期會未嘗亂疾爭先其為民去害興利若疾痛癢欲在己所至必興孝校以教化為先初尉鄱陽令得盜五人屬尉使為功君辭不受及令宜黃宜黃在窮絕山谷之間獠令無顧者至君為之名常出衆上令獠

德亦然獠德之民歲輸米於太平州蕪湖縣倉路回遠費甚君請輸錢以便民譙縣民輸麥於鄭陽倉以供漕輸豆於會亭倉以給驛行者君復請輸錢以余供漕以直給驛行者各得其所便羅縣民逃徙者給食病者給醫乃得去泉州歲凶君築室止窮民饑者給食病者給醫人忘其窮使者薦之廣西君建言乞當薦者父母老或疾至無他子皆可聽免詔定著於令余嘗閩繁昌有大姓殺人州縣不能正其罪君時令獠德或從其獄屬君君驗治僮客盡得其情又聞君之令獠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隱伏殺人者論死人以為盡其情又聞君之令獠德也州有所賦調他縣皆奉行至獠德令獨計曰非吾士之所有也非吾人之所

嘗也不敢以賦民爭或至十反守恚出語誠君君益事
州聽然後止最後閩泉州早君圖所以賑民者欲須為
具或譏君近名君不為動此君之事余得之於耳目者
也昔司馬遷記前世載
詳者人數事略者一二事而已今余所論次君事與前
所記五人者相似否必有能識之者君之事奴矣然猶
為所記所試者小也令所試者大則其事可勝傳耶君
字慎之湖州長興人曾祖考夔祖文商考迪贈尚書屯
田員外郎君進士及第初尉鄱陽用薦者令撫之
宜黃避親嫌令宣之旌德用薦者遷祕書省著作佐郎
知亳之蒙縣英宗即位恩遷祕書丞徙簽書資州判官

廳公事遷太常博士今上即位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用薦者知越州司錄未至丁父憂服除授三司鹽鉄判
官未至丁母憂服除授三司鹽鉄判官未至又徙泉州
獄公事願得治一州徙權發遣明州事未至又徙泉州
留再任以疾請仕未報而卒母某氏某縣太君壻石氏
某縣君又娶劉氏吏部員外郎述之女某縣君又娶氏
氏某縣君一子教也君既行治高世皆以謂宜不次用
而任事者亦意嚮君為尤甚然卒不得至中壽而用止
於此其非命也夫余與君好為最久故不辭而銘君葬
辭曰人孰宜之以夷易也物孰誠之以樸質也所處而
安絀外累也所守而固蕝自強也古有循吏其尚似也

詩以宏之其常存也

故翰林侍讀學士錢公墓誌銘

公錢氏也故為王家有吳越之地五世祖鏐武肅王
高祖元瓘文穆王曾祖惟昭化軍節度使祖昭愛贈左
衛將軍考順之左侍禁閤門祗候贈尚書刑部侍郎公
應說書進士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皆中其科歷宣州
推德縣尉大理寺丞啟中丞大常博士尚書司部度支
司封員外郎工部郎中擢朝奉大夫充國子監直講編
校集賢院脩撰祕閣校理遷為脩英宗實錄院檢討
官直舍人院同脩起居注遂知制誥直學士院遷樞密
直學士翰林侍讀學士嘗通判秀州知婺州入判尚

考功改開封府判官出知鄧州入判尚書吏部流內銓
兼判集賢院之兼判禮部擢知開封府數請去得知審
官東院兼判軍器監兼提舉司天監公事公幼孤家貧
母嫁改長還依其族之大人刻勵就學并日夜忘寢食
於書無所不治已通其大旨至於分章別句類數辨名
最細委曲無不究盡見於文辭閎放雋偉故出而與
天下之士交其所有較於有司常出衆上以其故名動
一時其為尉及為秀婺鄧州皆有治行秀州繫奸仆獄
果於力行婺鄧更革施設張為直請以能敎誘
學者歸之為校理屬英宗之初慈聖光獻皇后聽政公
三上書請遵政天子為史部謹繩墨者稱其乎為開

封以慈恕簡重為休不求聞名以投世取顯為公焉者有不與公合然公遇之未嘗有厚薄意士以此多公而為屬者後卒恐服也公於衆不矯矯為異亦不翕翕為同以其故人莫能親疎至於利物之際人所競逐公方隨然睥睨與競遠故雖有夸者亦不以公為可忘也公之為判官也府嘗有撥或探大臣意請殺有所附致公不為動徐論其意而已公平居樂易無崖崖及至有所特立人固有所不能及者類如此也公為人謹畏清約與人交淡然久而後知其為也公之先既碧疆土歸天子其後至照化守和州十有八年以卒詔葬和州子孫因家焉至公始葬其母於蘇州吳縣龍岡村之天平山故

今又為蘇州人公諱深字純老封仁和縣開國伯賜服金紫年六十有一元豐五年正月庚寅卒于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天平山從其母永嘉郡太君丁氏之兆公妻孫氏秦興縣君男曰某曰某曰峰某官孫曰某某官公卒上馳使臨視其家知其貧特賜錢五十萬而官其弟若子孫凡三人公嶷然有守為僚相善其且歿以遺事屬余而其家因來乞銘銘曰錢姓武王五世之孫開迹東南以學以文學則能賦知經文則能賦知曰方閒揚聲天路延校中書西掌帝制延列禁林從容謂議洽已伊何維簡而平人以怒還公能自克人以利回公能不感士夫所望天子所器胡不百年

胡不三事龍岡之宅考卜維新公安于此尚利後人

刑部郎中致仕王公墓誌銘

君諱達字仲達家晉陽其譜云隋文中子通之後唐季辟亂家濮陽故今為濮陽人曾祖考温祖考名犯濮王諱考翰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幼學于毋史氏聰警絶人又長學于侍御史高弁天禧三年又進士第為廣濟軍司理參軍毋喪去姜遵知永興軍府事取君主萬年簿萬年令免官君行令事大去舊樊王文康公代遵與安撫使王沿轉運使李綺皆薦君宜令萬年詔特以為試秘書省校書郎知縣事後不得為例署殊為三司使奏召為三司檢法官李諮代珠會天聖十年按庭火諮任

公具材治宫室五日而用足仁宗聞而嘉之遷祕書著作佐郎王駿知益州取君發書即授判官廳公事遷祕書丞通判益州事遷太常博士新都里胥捕罪人殺之獄具當死君求得其情為奏讞里胥得不死罰人以為德入為開封府推官賜紫衣銀魚府史嗾士元家冒著陰謀賕市鄙舍女妓以唅諸貴人一時多與之親會士元有罪繫獄君治之竟其事及諸貴人以其故務得罪去者或謂君禍自此始也君笑曰吾知去惡人耳出為湖南路轉運使蛮人婦附遷尚書祠部員外郎坐小法知蘄州池州福州楊州江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遷尚書刑部員外郎被知洪州卞咸撫其罪改荆湖北路轉運

使初諫官李京嘗奏君某事及是京次言事庶監鄂州稅聞君至救病不出君要諭之曰前事君職也於人何負哉辛與之歡甚京死又力贍京家而奏官其子改河東轉運使賜紫衣金魚坐小法知光州逾日遷尚書兵部員外郎徐州知州是時山東大飢君所活數萬人收遺骸為十二冢葵之亦數萬是時富丞相為京東東路安撫使自為文祭其冢明年遷尚書工部郎中淮南轉運使歲飢又多所全活統加直昭文館知越州浙東兵馬鈐轄遷尚書刑部郎中判刑部加直龍圖閣知荊南府荊湖路兵馬鈐轄濬渠水利文開新河通漕公私便之請知袁州坐法免起知金州提舉襄州景靈宮知

萊州遷尚書兵部郎中知西京留守御史臺提舉崇福宮皆不赴遂乞致仕居鄆州熙寧五年四月癸亥終于鄆州昭慶坊之私第享年八十有二有文集五十卷君娶朱氏賈氏高氏高氏封長安縣君其父弁君所從學者也皆先卒有子五人子駿衛校寺丞子淵鄆州壽張主簿子建河南伊闕尉子皋子英未仕也女七人適斷州黃梅令李綱尚書戢方員外郎馬淵右班殿直侍其壻進士程行大理寺丞劉士邵鄧州穰縣主簿李發進士張伉君為人志意質樸好讀諜奇計欲以功名自顯不肯碌碌所至咸令大行遠近皆震然當是時天下久

故亦多齟齬至老益窮然君在撫頓顏處之中志氣洒落未嘗有憂戚不懌之色蓋人有所不能及者也君尤篤於好善平時與之遊者皆當世豪傑知名之士若予者亦君之所厚故君之葬其子來屬以銘而予不得辭也君葬於某卒之歲某月某甲子而葬在鄆州之某鄉某原銘曰

維特材志橫出世拘牽困驥馬見蹇軍為萬之一形則潛

名不沒

司封郎中孔君墓誌銘

君姓孔氏諱延之字長源幼孤自感厲奮發讀書攻苦夜燃松明繼之學勢大成鄉舉進士第一遂中其科授

欽州軍事推官杜祀之使南方誅歐希範蒙趕君策畫居多其書奏謀議皆君為爲草藁監杭州龍山稅知洪州新建縣又知袁州新昌縣遷朝會開封界中治孟陽河中作而開封奏可罷御史與開封爭不決詔君按視君言費已鉅成之循小利遂使君言知封州即用為廣南西路相度寬恤民力所重置五十五事施行二千人使者歎誠封州君爭以謂無益乃不果城遷為廣南西路轉運判官辭母老不許廣西人稀耕者少而賦羅於民歲有至六百萬石趕督與稅率然不過能致數十萬石而止君計歲羅二十萬石而足其賦羅於民初儂智高下推恩南方補虛名之官者八百

人多中户以上皆施役役归下窮君使復其故欵蕪爵二州蜑户以採珠為富人所役爲君奏使自為業者六百家皆安著今交阯使來桂州陰齎貨為市須貢重三千人君止不與使由此不數至雷州並海守方倪為不善官爲共告之倪要奪其書悉使官爲弁鑿禦書夜搒笞軍事推官吕潛以瘦死君馳至取倪屬吏緻繫連著七百餘人倪坐法當斬亦以瘦死人誰吐感泣聲動海上改荆湖北路提點刑獄即本路為轉運使羅鼇州六歲寒戍土丁千餘人提點刑獄言溪洞南江宜廢蓊有黄金丹砂之產遣人諭禍福以兵勢隨之可坐而取也君奏以為不可乃止之召為開封府判官以母老辞

知越州移知泉州以母老辞改知宣州未至言者奏越州鹽法不行故課負坐罷宣州而課法以滿歲為率歲終越之鹽課應法乃以君為權管勾三司都理欠憑由司出知潤州未行暴得疾卒京師熙寧七年二月癸未也年六十有一自欽州九遷至尚書司封郎中賜服緋魚君之得見於用捨其大者如此君氣仁色温寡笑言言若不能出口及見義慷慨辯且強也方徼時已數劇切上官無顧避及老益自強守所聞於古不肯苟隨以故齮齕二不以易意君事母孝持以約與人交盡其義謂焉行君子矣其家食不足而俸錢常以聚書至老讀書未嘗日廢也工於為文楮子皆自教以學子多而賢天下以為盛云君臨江軍新淦縣人孔子之後四十七世孫曾大父令倩大父文質考中正母刘氏君登朝考贈光禄卿母封仁壽縣太君娶楊氏封仁和縣君有子七人文仲台州軍事推官平仲進士義仲太廟齋郎餘早卒女三人嫁護慶軍節度推官曾準吉州吉水縣主簿應貽式進士蔡公彦孫男女八人初君樂江州之佳山水買宅將居之故其子以八年九月乙酉葬君於江州之德化縣仁貴鄉龍泉原以楊氏祔君有文集二十卷其子以余

有緡厥政流播在民有斯文稽美於身既委于外不源于内于内易以其嘗弟其立栢栢不回不倚施不盡有于則多賢爲父厥問問辭曲阡

御官員外郎曾君墓誌銘

君曾氏諱鞏字子常建昌軍南城人曾祖還祖士宗考文贈殿中丞君進士及第補洪州新建縣主簿楠州龍川令知筠州之上高臨江軍之新淦舒州之桐城三縣授鄂江南東路常平倉燕農田水利差役專權知楚州歷秘書省著作佐郎至尚書都官員外郎君生而好學其家學者自君始博圖強記明於大體善屬文一時名出衆右其家故貧然君為人節廉自重服吏婦常閨門

君不與人事或日吳不得食曼如也為吏平恕啓怒務在愛人不為刻察所歷縣稱治江東同職歌嘖賦役繁於君爭不能得自請罷去遂知苑州苑州四方之船粟至者市易更定取價賤予價貴計其[redacted]於民而粟未嘗出納也販者為不行人以乏食又取民之食其販者錮於官禁不得私鬻市井騷然君初止之不變則按致之法朝廷他更寬視不能易君言市易更得罷免君益不合辛他法罷既去而苑人思之既死苑之人迎哭其喪甚慟至今言治苑者以君為不可及也君平屈恂恂特甲及遇事不奪其守如此君淳寧九年四月癸巳卒於開封府咸平之驛舍年五十有一明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南城之某鄉某原子景初景倩景融景裔景孫景融初娶世女嫁袁州萬載令董沂進士夏時中陳卞毋鄭氏崇德縣大君妻傅氏仁壽縣君銘曰

江東之議不倪而隨山陽之治達世所馳有扶之強以弱犯之有醜之正以獨守之彼不我與我不爾欺尚告厥志作此銘詩

王容季墓誌銘

容季王氏諱同其先太原人中徙河南其後自光州之固始徙福州之候官徙候官者五世矣曾太父諱廷金仕閩王為遠安軍使太父諱君正贈祕書丞考諱平為侍御史葬潁州之汝陰故今為汝陰人容季嘉祐六年進士及第主禁州之新蔡縣簿治干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於家年三十有二熙寧某年某月某甲子葬汝陰旌義鄉眾人管侍御府君之兆毋曾氏金華縣君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贈太師中書令燕尚書令某[redacted]公某之女妻賈氏尚書司門郎中昌期之女男女二人男曰某始若干歲容季詩淳純篤尤能刻意學問自少已能為文章尤長於叙事其所為文出輒驚人人為人自重不馳騖衒鬻亦不子子為名曰將其兄講磨翫養孔子之道以求其內言行出處常擇義而動其磨礪涵養而不止者吾未能量其所至也不幸其志未施其材未試而短命死矣初容季之伯兄回深甫以道義文學退而家居學者所崇而仲兄向子直亦以文學器識名聞當世容季又所立如此學士大夫以謂世有籍令有之或出於燕或出於越又不可得之一鄉一國也未有同時並出於一家如此之盛若將使之有為也而不幸繼死皆不得至於壽考以盡其材是有命矣而命之至如此柯也初子直之遺文深甫屬予存之數年又叙深甫之文復數年其容季墓有日其仲兄固子堅又屬子銘其墓而且將叙其之惡乎非其可哀也夫銘曰學足以求其內辭足以達其外守之之進如木之升本焉以止不究其成維友作詩以求厥聲

誌銘

都官員外郎胥君墓誌銘

君姓胥氏諱元衡字平叔長沙人皇考諱某王考諱某考諱某王考贈尚書工部郎中贈尚書吏部侍郎君少以蔭為將作監主簿六遷為殿中丞賜緋魚袋鎖廳應進士舉得出身又三為尚書都官員外郎歷監在京染院內衣庫皮角庫簽書河南府判官公事通判湖州又通判海州治平三年四月壬寅以疾卒於四州其年八月庚寅葬於許州陽翟縣三封原翰林君之塋初娶李氏大子少傅諱谷之女再娶鄢氏封成安縣君尚書刑部員外郎知制誥綸之女子男二人曰茂謀太廟室長次尚幼女二人長早夭君少孤能自奮厲力學問工為文章又謹畏廉察察於人善而不自放君官雖小法未嘗不慎而不為察察於人有所能容其大意如此故所至士大夫愛其脩而百姓歸其慤其在梁院二庫雖尚少已有能名及為通判判官而能益顯蓋所試者大將豈可勝數哉始大臣薦其文章宜在館閣近臣又薦其脩潔宜任御史朝廷方嚮用之以為江西轉運判官命始下而君蓋已死矣死時年三十有九閩其喪者識與不識皆哀之蓋天聖之間翰林君方冦顯好收奬天下之士而名能知人士之出於其時有盛名於天下者多翰林君發之及其後君既壯大所與遊士大夫亦皆時之傳然自天聖至于今將四十年翰林君之門下士多至大官富貴尊寵君所與遊士大夫亦多重於時而翰林君弃賓客已久君又蚤世獨翰林君之夫人建康郡太君田氏年七十與君之孥攜柩於閭巷君之喪合衆人之賻乃克葬其盛衰之際如此固所謂命者非耶君之葬祕閣校理裴煜以茂才異等進士故不得辭銘曰

維顯而勤以敏其繼維平而畏以篤其義考以無遺在人有賜我志之良孰曰非遂我材之尤孰曰非試不申其期不擴其施有命則然其又何悲尚告後世知者之辭

劉伯聲草誌銘

慶曆之間余家撫州樣張文叔與其內弟劉伯聲從子游余與伯聲皆罕與人接得顧意以學問磨礲漫漶為事君三年通別後數年余以貧而仕見伯聲於京師年益壯學日以益又數年余校書史館伯聲數過余飲酒談笑道舊故相樂也伯聲未若然以疾故亦衰矣既而余去京師而東更七州至于嘉伯聲子之美來告曰不得余銘如不奠也余惟伯聲始從余遊至今三十年見

其少壯至於有疾而衰與之故最久於其死而托銘於余故不得而辭也伯聲歸農為人質厚沉深寡言笑恂恂慥慥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善若恐不能及見其一失若恐不能校其薦於誦如此讀書有大志慨然欲有為者也少孤能自立尤貧然嘗號舅之裴孤姪之嫁娶忘其力之不足也數以進士薦於鄉卒不合既乃得試將作監主簿曾大父澤左補闕贈吏部尚書太父君仁單州單父縣主簿考紘濟州司理參軍其先清河人自吏部裴開封府之東明今為東明人伯聲卒於熙寧五年二月戊戌年五十有三葬於東明之陽山鄉白駒里以元豐三年十一月某甲子妻賈氏尚書比部員外郎式之女子四人之美之純之奇之邵二女嫁侃良器李日新張文叔名彥博余為之敘其文者也銘曰

敏於求已尚行寡言焉於求古廣見多聞有就畢之而施則也雖舊則信以諗後人

尚書比部員外郎李君墓誌銘

康定初先人寓南康與李君居並舍是時君年未十游余父子間相好也後十餘歲君為臨安過余於浙西道舊故喜甚又十餘歲君已退而家居復見之山陽又九歲而君年七十有一以卒明年其孤仲熊自山陽抵京師拜且泣曰願得銘也余惟君游余父子間四十年矣銘其可辭君姓李氏諱丕字子京初名真卿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考諱某贈光祿卿母丁氏仙源縣大君維母王氏仁壽縣太君海州朐山人家故寒也學為士自君始出舉進士中其科得主梵王楚之淮陰簿歲凶轉運使調軍食用君主宿州糴他州皆強賦民猶不足君隨便開誘糴者悅趨糴最他州去為虞州司法參軍能隨用見聲出數上薦者十四人不用遷寧國軍節度掌書記轉運使屬君市綢毛擾致如主糴所市以赤數之至十萬復最他州又屬君主作院君考校程度所作兵器總一萬一千三百二十有四皆精且利他軍州事有不能決者多屬君君所決者三十有八事蓋復大平州田脊壽活之明通判歙州林瑀無罪釋之類如此於是

能益白鬻者三十人遷祕書著作佐郎用薦者監與元府稅急吏寬商課蠲十有七萬歲中以歲次遷祕書丞以課遷太常博士以覃恩遷尚書屯田員外郎知杭州臨安縣召為審刑院詳議官賜緋衣銀魚遷尚書郎官員外郎通判蜀州蜀少事然他州訟有積歲不能決者轉運使以屬君君所決八事民信服之遷尚書職方員外郎監在京內衣庫擢容使田況奏用君刪定馬軍司條貫既成詔加賞賚潤州有獄久不能決辭連大臣冢子遣吏治之輒辭詔遣君乃決累遷尚書職方郎中以母老出通判杭州坐法免復為尚書比部郎中監沂州集津梁鹽務不承縣鹽稅未逾月自罷歸又監陝州集津梁鹽務不

行以本官致仕元豐三年九月己卯以疾卒山陽之私第十一月甲寅葬安樂鄉之楊興里君婁壽氏仙居縣君再娶喬氏壽安縣君子男七人曰仲謀衛州軍事推官曰仲謨以進士再試禮部曰仲將曰仲傑曰仲倩曰仲昌皆未仕也女六人嫁吳好禮于銳皆奉議郎馬察于鎳皆進士餘幼也君既力行義方惟謀是聽自奮拔立其家益仕四方惟蜀去其親甚事兄撫孤弟姓皆盡恩意為吏不獨能任其事者或爲君薦任之辦其裕也不幸一跌世無力援達之者故以坎壈終銘曰海隘氏李有洛殁世富辭與能自約而侈日父喪子即官鄉士曰妻及母罹衣衾掩謂勞方判執紼以殺施不盡有故也則嘗尚佑爾裔以追厥始

司封員外郎蔡公墓誌銘

公諱充字公度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為邵武軍之邵武尉又為應天府之下邑尉丁母夫人河間縣太君周氏憂服除為越州司理參軍天平軍節度掌書記遷秘書省著作佐郎知洪州奉新縣秩書丞知遂州小溪縣改通判戎州累遷太常博士尚書屯田員外郎監在京都進奏院群牧判官知絳州又為提點荊湖北路刑獄公事至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於澧州之官舍享年七十有一嘉祐二年十一月十三日葬于建昌軍南城縣太平鄉之西原公為人好自潔清平居衣冠容貌肅然及其臨事以沉默慎靜為主故自起家至於其終九三十餘年歷內外官任事無纖芥之失其與人遊始若淡然無足動其意者及其久人人皆退自喜謂公真長者也其為尉參軍掌書記人始以廉節知公及為奉新小溪絳州其政又以平恕不擾聞至其在群牧荊湖數更宜諸事人皆服其能於越州屬將佐交惡府中多向背公獨挺立無所與後將又以貪坐法官屬多不能自全事亦卒無汙公者於戎州屬瀘州叛朝廷調兵食饋之兵遂以濟於絳州州歲市羊數萬供京師公奏減之至今賴其法於荊湖既周知官屬善惡於善人多薦籍成就之而於惡人無所貸其法公既能自持顯其材故薦公者尤多蓋王沂公曾王鄭公詒永與今宰富丞相弼之君鄭也皆薦之而鄧公之為樞密使燕群牧制置使也又奏公為判官其為當世之大臣所知如此初公年十三喪父家貧田宅喪歸借屋以居曾祖諱恭祖諱通隆父諱旦以公恩贈尚書屯田員外郎世家南城故為南城人娶鄭氏累封宋城縣君子八人曰端卿曰孺卿曰宋卿曰喬卿曰子卿曰孺卿公殁詔官其一子蓋公不獨能以其有施於身又能力以其餘教於家故公之殁也冠卿以材尤知名端卿而下皆謹嚴能世

其家者也女二人嫁邵武尉陳涉進士陳之邵寇卿華
將裴公以銘屬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同封抱能盈初鬱公故人子曾鞏銘曰
馬羊蓝肥獄訟平庶棄柴虎崖肆經營
風流餘澤被家庭子多以才後方興

贈職方員外郎蘇君墓誌銘

熙寧元年春余之同年友蜀郡蘇軾自蜀以書至京師
謂余曰軾之大父行甚高而不為世用故不能自見於
天下然古之人亦不必皆能自見而卒有傳於後者以
世有發明之者耳故軾之先人嘗疏其事蓋將屬銘於
子而不幸不得就其志軾何敢廢焉子其為我銘之余

為之記其說曰君諱序字仲先眉州眉山人其先蓋趙
郡棗城人也曾大父府君諱杲三世皆不仕而行
義聞於鄉里祐生於唐奉而卒於周顯德之間嘗以事
至成都遇道士異之屏人謂曰吾術能變化百物將以
授子祐辭不願道士笑曰是果有以過人矣而呆始以
好施顯名君讀書略大義為詩務達其志而已詩多
至千餘篇為人陳達自信持之以讓輕財好施急之人
病救救若不及歲凶賑田以賑其隣里鄉黨至數破其業尼於飢衆然未嘗以
貸之君辭不受以是至數破其業尼於飢衆然未嘗以將
為悔而好施益甚遇人無疎密一與之傾盡無疑慮或
欺而悔之君亦不變人莫測其意也奉順救攻眉州君

君圍中守禦會其父病沒君治喪執禮盡哀退慰安其
母貲不失所宜慶曆初詔州縣立孝弟力田科鄉人皆服其行
中君獨戒其子孫退避人皆服其行蜀自五代之亂孝
者衰少又安其鄉里皆不願出仕君獨教其子渙受孝
所以成就之者甚倫至渙以進士起家蜀人榮之意始
大變皆喜受孝交其後冒之孝者至千餘人蓋自蘇氏
始而君之孝子洵壯猶不知書君亦不強之謂人曰是
非憂其不孝者也既而洵果奮發力孝與其子軾轍皆
以文孝名天下為孝者所宗蓋雖不用於世而見於家
猶於鄉里若如此是不可以無傳也已君始之子恩為
大理評事後累贈尚書職方員外郎享年七十有五慶

曆五年五月十一日終於家八年二月某日葬於眉山
縣備文辭安道里先塋之則夫人史氏蓬萊縣大君二
子曰渙尚書都官郎中提點刑獄公事有能名
曰洵翰州文安縣主簿編纂太常禮書皆先君卒
七人位俗不敢不疑　不危載轍敢中丞直史館
轍商州軍事推官銘曰
蘇氏徂西值蜀崩分三世高逝以德
躬以畢孝于父母施及鄉鄰維見之卓敬其子孫終化
鄉邦孝者就就維子若孫同時三人擅名文章震動四
方廼本厥初考祖之自刻詩墓石以畀厥裔
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范君墓誌銘

嘉祐五年六月辛巳尚庫部員外郎知臨江軍事沈君
卒于位年五十有三其年十月辛酉葬于江州德化縣
之仁貴鄉萬家山前葬其孤屬君之故人李中考次君
之官氏邑里與其功行之實為狀授使者使告於予曰
先君葬既得日月宜有銘孤安期也敢請予曰君之行
宜有述乃為之誌其墓而銘之其敘曰惟沈氏傳叙受
姓自劉累以來其後居江州者出於晉譙章太守巒之
後君諱端字思道江州德化人也祖祕書省著作佐郎
贈太常少卿諱成象父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光祿卿諱
應辰君始以父任為太廟齋郎累轉至尚書庫部員外
郎歷德化尉江寧主簿江都令知南昌飛烏彭山三縣

通判通州徙泰州又為國當開治畿內溝洫提舉陝西
河北路便糴糧草至知臨江軍事而飛烏以乞養太夫
人得監江寧府鹽稅彭山用薦者得監雲安軍鹽井二
縣皆不至君聚書萬餘卷強力篤孝為人恭遜質儉能
自脩飭門內之治肅如也及施於為政之謹法能持應
名於世而世之能觀其內者亦少也始為江都會歲旱
張若谷為揚州遣吏數人發諸縣出視民田他吏還者
白歲善君獨白田實旱若谷初不是之也君持旱
苗力爭乃卒是君所白吳遵路薛奎為淮南轉運使使
君護河役君往視之還言河不可為遂罷君用他吏護
役而河果不可為三人者其初皆怒已乃感寤共薦之
而當是之時天下之主財利者方務於急斂欽治民者
以立聲威為賢交四方之賓客者又往往鄉慕於畢辭
貌煩縟饗燕贈送之禮以其故能傾士大夫以千天下之
譽君乃獨推息民教化之意以簡易自守故為雲安主
鹽利而議蠲鹽課以數萬為臨江以興學教人為先而
厲傳賓客之奉十去其七八四方之賢士大夫以千天下之
君君不為之動也其正行直道如此太夫人李氏賛皇
舅太君父尚書工部侍郎盧已元配氏父龍圖閣直學
士向次配周氏清河縣君父尚書司封員外郎陵子男
六人安期安仁安之安世安壽安禮女五人長適和州
司戶參軍鄭夷中次適都昌主簿周詠次適郊社

齋郎周佺期餘尚幼孫男六人幸叟岩叟渭叟商叟豪
叟貞叟太夫人之喪君哀感疾四年乃能起九君之所
既立可謂有士君子之行非耶自不遭先王養士用人
之法而士在閭巷之間者用力於空文君朝廷者馳騁
於虛名以譁世取寵士之能脩其內潔身累行者非自
好之莫能至而世亦罕能知之也故君之事子喜為之
見於文使後之君子得覽焉君於文章尤長於詩有集
三卷藏於家其銘曰

君性溫好退特卑及其臨事擇義而為一世之豪君
獨從之一世之豪君獨遠之行已有常在官無玩易以
知之聊此銘詩

張父中墓誌銘

君姓張氏名持字父中初名伯虎慶曆三年来自曲江入大學當是時天子方詔學官歲獻士二人學者以數百千人獨献君會學散不報於是時予蓋未嘗識君也後二年過子之所居臨川始識之君為人深沉有大度喜氣節重交游一時所與之遊者甚衆而君所尤稱者廣漢張瓌以為年少可進以學者莆陽陳惇蓋君之學多資發之而於惇以師友自處也凡君之與人交喜夸盡其得失其義足以正之而其直未嘗苟止也至其與衆人接尤温以莊不妄與之言與之言必隨其材智所到不病以其所不為故君之友皆憚其嚴而喜其相與之盡衆人之得君亦皆喜愛而未嘗有失其意者其語曰士生於今勢不足以持世而遊於其間當如此也於臨川出其文章因與學子言古今治亂是非之理至於為心持身得失之際於其義余不能損益也後二年死於興國軍某月某日也明年其弟来江南以力之不能將獨負君之骨以歸是時陳惇方以進士得出身約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嬉戲無不共之其中心豈有利然也世之交友道廢父子兄弟夫婦相視如路人者可以為吾婦矣然卒亦無也君固難交然不易其好惡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固為之其長在人於此觀之

秘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旻字夢臣閩州江山人也曾祖漢規祖德厚父幹君以進士及第歷南劒之將樂建昌軍之南城主簿監夔州雲都銀場又為泰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宣州南陵縣事遷祕書丞知成都府雙流縣事嘉祐六年正月某甲子至江陵卒於舟中年五十有一娶某氏先娶毛氏又娶祝氏子男三人曰某女四人君之卒某始七歲清江李中為之具喪事所須某年某月某甲子君之弟嘉謨君於某縣某鄉某所之原君少孤力學不問生業事母以孝稱在仕也嫁姊之貧者若常分月俸三之一以奉之餘以與諸弟君與妻子或止食錙銖而已為人和平質簡其施於為政亦然及至有所必行人亦多所不能又也其為南城令君之弟曰吾悉不全歸吾友耶明年吾得補為吏力能以君之弟乃止君年若干祖某考某君幼孤養於兄嫂嘗曰嫂之於吾猶母也婦能以姑之礼事吾嫂而陳惇者與君交尤深也予嘗聞惇與君之相從憂樂

元豐類稿卷之四十四

誌銘

殿中丞致王王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其先琅邪人曾徙家于揚故今為揚之江都人曾祖諱錫祖諱得中為直定府獲鹿縣令贈尚書刑部侍郎考諱汝能為尚書都官郎中贈尚書工部侍郎君少以父仕為太廟齋郎養其父不忍一日去左右至卒喪年已四十餘始出為南劒州司户參軍歷監劒州銀銅場和州司户參軍用薦者監潁州栰去為越州山陰縣尉滑州録事參軍隨州唐城縣令其為銀銅場治者復秉而歲課大溢為尚能發奸偷為録事能治獄不撓為令能有惠愛於人其試於事者如此其為人君家孝友遇人和易質厚不為聰明捷巧以華世動俗故知之者少而君亦自若也至年七十遂上書還政遷太子中舍今上即位恩遷殿中丞賜緋衣銀魚卒為熙寧五年之五月甲辰年七十有七以其年十月乙酉葬于江都之東興寧鄉馬坊里以其配永嘉縣君周氏祔有子二人曰錢大理寺丞曰深潤州丹徒縣主簿皆有文行能世其家有女一人嫁陸氏有孫男二人孫女二人尚幼也寺丞娶余之仲妹以書來乞君之墓銘余不能辭也銘曰

嗟於自得顯不在躬寫

詔爾于歙鴻厥聲勒銘于此

贈大理寺丞致仕杜君墓誌銘

君姓杜氏潭州濕陽人卒於皇祐元年十月庚申葬於熙寧八年十月丁酉其葬在濕陽縣挂枝里之欒村以夫人僊吾縣大君潘氏祔君曾王考佑王考延嗣考珣子男三人曰言曰宗諫皆蚤世曰宗誨殿中丞女二人嫁馬氏欒氏孫男二人曰良輔餘未名也君諱瑩字德温贈大理評事又贈大理寺丞為人孝友温良以清靜為學而以淡泊自足行脩於家而譽聞於鄉其自得者壽考見於身其有餘者流澤見於後故其年至於八十而有子能大其門言理之士以此多君也宗誨為人質厚龍鬮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治狀余曰吾于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名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哀忍也余為之述曰維吳氏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嘗學於余也敦故銘之銘曰

其訣厥其約其質其不苟其言其行可以謂之脩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而止薦於鄉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亦人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慰其親而不汝於其內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毋某氏妻某氏子某弟某君

慰其親學也勤短而也嘉不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龍鬮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疾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治狀余曰吾于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名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哀忍也余為之述曰維吳氏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僖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字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為之求師又為之求四方善人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能奉其意故君之為進士其強學其廣記其博問其能修其事親其居家與人遊不見其缺虧其約其質其不苟其言其行可以謂之脩夫積其勤以至於業之脩而止薦於鄉其謹以至於行之脩而不克顯於世此亦人之所以哀君也然君有可以慰其親而不汝於其內比於得其欲富貴於一時而有愧於其心者其得失何如固易知也毋某氏妻某氏子某弟某君

以文學直道繼有顯人其家盍識君之事亦畧也

光祿寺丞通判太平州吳君墓誌銘

龍鬮閣直學士給事中吳仲庶具書載其子業官世行治狀余曰吾于某不克壽不得見其志幸得名信後世則某其不泯泯尚足以慰吾哀忍也余為之述曰維吳氏

以文學直道繼有顯人其家盍識君之事亦畧也

胡君墓誌銘

君名敏生於天僖之戊午卒時皇祐之辛卯也既卒之明年葬於其所家撫州金谿縣之東某里某原字某姓胡氏父名晏教君學已為之求師又為之求四方善人君子與之接致其力不敢懈至於老以死不敢變君亦能奉其意故君之為進士其強學其廣記其博問其能修其事親其居家與人遊不見

前君一年死子曰增郊社齋郎曰圻未仕女一人始五歲君初名秉禮字子鈞其先興國軍某人曾祖考某贈戶部尚書仲庶名中復改君卒之二年正月其祖甲子葬君南康軍都昌縣沐浴保之龍回山以陳氏祔

銘曰

家紀其行官紀其能收科于少是紹是承維曰未試方勃而起云胡不遒一跌而遯命則維為昧不可稽畀爾萬年式諗以辭

殿中丞監揚州稅徐君墓誌銘

唐之亡疆者分其地為国以十數楊行密有淮南得吳海州人徐溫為吳將有功行密死三子相次立溫用事

貴顯溫死其養子知誥遂代楊氏盡有江淮之地稱唐去溫所與為姓名者姓李氏名昇溫已子知諫事昇為將死昇追以為中書令睨淄王知諫子遷事昇子璟為中書侍郎上饒郡公遷子徐君事璟子煚為其秘書郎賜緋魚袋宋既受命平天下停李氏以勵徐君亦隨之京師得為太常寺太祝不樂棄官歸江南久之為殿中丞監揚州稅以死子天錫為校書郎亦死女四人其第二女與李皆嫁呂氏徐君死祥符間授四十餘年嫁呂氏女有子倚始葬徐君峻徐君之母李氏妻陸氏於揚州之某原方徐氏之先與揚氏俱起東南收其土地而有之遭行密子弱徐氏實任其國至昇遂代吳而徐氏

子孫亦皆擾士民之上有王公之勢於其一時富貴之際豈非盛哉百年之後其世陵遲至於徐君遂死而無以裘裘於異姓之孫盛衰之變何其速也然自前世無不皆若此富貴之不可以久恃亦何必異也而世之不安其命者方枉義挈挈以覬幸其偶得之者又惴惴恐失之是真可以常處也哉初東南之地既入於有司天子憐士民許皆復田其故所有地徐君之地為尤多多不取有冒徐君之地以賣之者亦不問是以其貧甚而徐君獨自得徐君論元揄字儀材好學善屬文更部貴黃中嘗試其書判曰元白不足多也尤能詩詩數百篇號南歸集大抵多慨其不得志徐君之所以自見也嫁

呂氏女之夫名其憐徐君之死無以裘死以屬其子倚倚實甚能自力卒葬徐君而就其父志銘曰

富吾不爭可謂既好之貧吾不戀可謂又安之諸嗚此

永州軍事推官孫君墓誌銘詩

縣縣之孫氏有起進士為尚書工部郎中廣南西路轉運使以卒著論抗以文學見於世其葵在縣之上林有子亦起進士為永州推官以卒時年二十有八者歲適亦以文學見稱葵在其父之左將葵其弟邁以告而乞銘於南豐曾鞏其亭曰孫氏世家富春唐有徒歙之縣縣者諱師睦始自別為縣縣之孫氏師睦生延緒延

緒生旦旦生遂良以子恩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職方生
工部工部實生君君年十有四薛親學問江東已有聞
於人徙徙臨川王安石受學安石稱之後主越州上虞
簿去以父恩得永州父卒萬里致喪喪事既襄
勞扶匆老將就食淮南疾益篤遂卒於池州大安頓實
至和二年始工部為御史不合而出及使南方什且起
遽卒君尤自力學行謂蘊必發其在君又止此君於學
問好其治亂得失之說不狃近卑於為文以古為歸不
苟以浮雖素蘊不廢書雖進不怠以止既肆而通矣而
不得極其至其銘曰

孫世來黟按身顯故為世閥家始自工部工部就有有

書百篇永州之學自其父傳其果以力其敎以明內有
其賢外以華英昇以不統其後當後君不有子君多兄弟

尚書都官員外郎王公墓誌銘

王氏其先太原人世久遷徙而今家撫州之臨川公諱
益字舜良曾祖諱某不仕祖諱某以子故贈尚書職方
員外郎考諱某以公故即其家拜衛尉寺丞公祥符八
年舉進士及第初為建安主簿時尚少縣人頗易之及
觀公所為乃皆大畏服其輕貧民或有所
苛罰唯豪猾吏而以故建安人尤愛之嘗病閩縣為禍
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毋謝氏封永縣君娶徐氏
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
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

政在德不在異州有毛兵五百人代者久不至歎謀為
變事覺一鄉皆駭公不為動獨取其首五人即日斷流
之或請以付獄公不聽既而閱其徒曰若五人者繫獄
當夜劫之然後衆刀服詔吾南方雖小州然獄訟最多
號難治公既以才能治之有餘遂以無事又因民之暇
時為之理營驛表坊市道巷使皆可以久遠為後利歸
丁衛尉府君憂服除通判江寧府改都官員外郎二千
石常以事倚公公亦為之盡實元元年二月二十三日
以疾卒於官享年四十六毋謝氏封永縣君娶徐氏
又娶吳氏封長壽縣君子男七人曰安仁曰安道曰安
石曰安國曰安世曰安禮曰安上女一人嫁張氏處者

三人安石今為大理評事知鄧縣慶曆七年十一月上書乞告奠公明年某月詔曰可遂以某月某日與其昆弟葬公之喪奠江寧府之某縣某處吾嘗聞鄉里長老言公為人倜儻有大志在外當事輒可否矯矯不可撓及退歸其家斂色下氣致孝於父母致愛於族人之間奚曲順承一以息自克位不滿其意故在外之所施用者見於小而已今天子聖明方以林自起於賁敦以其所為天下從子孫來四方之士方以林自起於賁敦以其所為天下從子孫來四方之士方以林自起於賁敦以其所為天下從子孫來四方之士

早少恭老惟物之常即猶桑父延理之亡帝用慨然尊祀明堂頒褒耆壽風示九有君勢之享與享其榮擁笏詳銘以發之君子有孫蔽蔽我側志無不得君子之光

贛州金谿縣主簿徐洪墓誌銘

嘉祐元年慶州安遠關縣令建安徐洪以撫州金谿主簿攝安遠事明年八月十一日死安遠十二月其父尚書屯田郎中舉以書告君之故人南豐曾鞏曰子為我銘洪之墓遂考次君世序行已歷官卒葬之終始銘於其墓曰君曾大父某其官君字騫興為人有大志讀書好其治亂得失之大旨為文長於辨說其

弃放馳騁上下反復之際有足壯也未冠聲譽聞四方初中進士除洪州司戶參軍不就退居大江之南好尚儻非常之奇節不肯少屈於人居八年以父命始強出為主簿非其好也君居家遇人無親疏豁如也樂施人之急為主簿非其好故怠其治能有愛於人金谿富人錮山林之利數十年君始奪之而縣之貧人賴其利蓋君之所試者小其為日又近而其所既立如是也享年三十有二死之若干日葬饒州鄱陽東門外母某氏某縣君妻凌氏黃氏男一人曰還孫始二歲女四人尚幼也銘曰

嗚呼儒與志果而大不勝于桑以窒其外不隕其剛以享于內胡短其施而多其與父老天子兒嬰失父誰銘告哀以納于墓

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致仕沈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某姓沈氏沈氏自齊太子宗今約家於吳興故世為吳興人至君之大父諱某始自吳興之東林徙家於錢塘故今為錢塘人君以宗室客州觀察使宗旦恩即其家得為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又以杞明堂恩遷太子右司禦率府副率蕪官檢校國子祭酒蕪監察御史階銀青光祿大夫勳武騎尉蓋客州觀察使宗旦者今天子之姪濟王之孫而其母夫人蓋君之姪也君為人質朴無外飾其居鄉閭寬然長者也

其事父兄能力以殺斯族人能愛以均雖餓財為大家而衣服飲食自奉尤寡約至人有急恩歸我則推財急之無錙銖頗惜意憐里　歲饑輸發倉以救人有欺其財者皆不校既老治其家事不肯懈曰吾先人之所以付我也憂其子孫不以逸曰所以使汝守吾先人之法也嘉祐二年三月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七十有六其年十一月十五日葬錢塘之西城初娶吳氏再娶車氏某縣君其葬也吳氏實從子三人曰曄曰潾曾孫三人曰淈曰濛曰沂曰淑曰灌曰混曰漸曰晛曰潾曾孫八人曰睎曰時孫八人曰師曰師商曰師軻時沔沂皆舉進士餘亦皆有學行

赤誠宗子保藩于密天子曰嘻汝惟沈出子假汝寵錫其外親東宮之屬有長衛軍命君于家俾休其老以慰以惻服章華好天子命我匪我有求隤然頹退媚于林立不蠲為撓不阻為晞曰遠無仇曰近無疏里巷之依惟此令人流聞餘澤化其子孫惟身之祥既壽而康惟後之擇宜藏而昌惟墓有域其藏有石刻此銘詩昭示無極

寶月大師塔銘

君名脩賾字叔微杭州錢塘人姓王氏九歲出家學佛居州之明慶院十一歲落髮為僧景祐二年詔賜紫衣五年又賜號寶月大師治平某年州選為管內僧正熙寧元年十月咸疾癸丑會門人與常所往來學佛之人告以將終其夕沐浴易衣正坐而卒享年六十有一門人曰慈化大師子惟曰崇照大師子然曰賜紫衣子緹以明年某月某甲子為塔葬君於某縣某鄉某原君為人樂易慈祥有智識度量人不見其喜怒讀五經略知大義頗喜為詩以麤多病始學為醫既成而有疾者多歸之無貴賤貧富皆為之盡其術未嘗有所厚薄尤貧者或資之衣食以其故自京師至于四方自公卿至于學士大夫多知其名既見皆樂從之游而鄉邑之人至于鬻旅游客其歸之者無不厭其意君於接之雖勞未嘗有解卷不欵之色於資之藥物衣食雖窮無未嘗有所計惜其應外者如此及退而處夫貧富死生之際又有所不累其心故至於不能自給而未嘗動意至於且死而未嘗改容變色噫是非可銘也歟銘曰

誌銘

金華縣君曾氏墓誌銘

夫人嫁王氏為侍御史諱平妻姓曾氏泉州晉江人祖諱穆殿中丞追封魏國公考諱會尚書刑部郎中集賢殿脩撰追封楚國公皆累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妣黃氏楚國太夫人未嫁承順父母盡子道既嫁夫家貧養姑盡婦道輔其夫盡妻道夫死寡食於頴以勤儉積日大其家以誘教不倦成其子又可謂盡母道也蓋其子五人回向固同冏皆有學行回有道為儒宗向冏尤頴通立厥家自壁而興娶敬厥子自幼而成卷服貂冠伯也在廷子也在幽頃實侠聲莫親貴寵天下於是時夫人兄曾公公亮實為宰相當國然夫人處里舍彌約未嘗以為秦及其後回向同冏皆盛世人以為難覬夫人能自廣以理未嘗亂其志教養其孫至男有立女有歸熙寧之閒曾公告老以太傅侍中就第夫人少曾公一歲食其子祿皆居京師二人白首相頓怡然元豐元年春曾公薨四月丁卯夫人亦以疾終春秋七十有九夫人以夫恩封金華縣君以曾公恩賜冠帔子回忠武軍節度推官知陳州南頓縣事向峽州硤石縣主簿固大名府軍巡判官國子監主簿同陳州宛丘縣令冏蔡州新蔡縣主簿女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陳臻古孫五人泌汾汶沂憶汾郊社齋郎汶試將作監主簿夫人既卒之明年其

月其甲子葬頴之汝陰縣懷音鄉南高村附御史之兆其從葬也固以狀來乞銘惟夫人為子若婦若為妻毋皆盡其道於嘉祐流寄之中能立其家成就其子所以信乃不辭而為銘曰

自處於通塞之際者無不當於理是其智術德性過人曾禹之前氏自鄫子或言厥志有耕闕里或以孝顯於經實紀或守所聞載歷世有聞自荊祖學篤生夫人楚公之子魏公之孫魯公維伯御史是頴通立厥家自壁而興娶敬厥子自幼而成卷服貂冠伯也在廷子也在幽頃實侠聲莫親貴夫氏兩有其盛垂誰與婉維餘既試維德宴守尚寵爾從列銘

陰堧

壽安縣君錢氏墓誌銘

劉凝之仕既翺翔退處廬山之陽初無一畝之田而凝之貧實然樂若有餘者豈獨凝之能以義自勝哉亦其妻能安於理不戚戚於貧賤有以相之也凝之既有宅於彭蠡之上有田於西澗之濱子進於朝廷薦於鄉閭凝之夫婦康寧壽考自肆於山川之間白髮蒼然駢不知攖榮之勞心不知機權之畏世人之所慕者無慊焉聖人之有所不能及者獨得也其夫婦如此可不謂賢哉熙寧九年凝之年七十有七哭其妻之喪自為狀次其妻之世出行事來乞銘子為之因其言而

識之曰夫人姓鍛氏考內殿崇班穆祖考內殿使略嚴曾祖考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平章事謚高祖士越文穆王元瓘夫人色莊氣仁言動不失繩墨居族人長幼親疎閭盡其宜事夫能成其忠教子能成其孝是皆可傳者也夫人年七十有三辛於四月之庚子而葬於其歲某月其甲子墓在南康軍西城之某原初以嶷之恩封壽光縣君再以子恕恩封壽安縣君有子曰恕恕進士及喪能盡其哀皆如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學夫人常以文學顯於世女嫁進士除秘書省曰格鄉貢進士皆以經理其家絲蓄菇聚孝伯又子中允黃黨孫某某凝之名渙鈞州某人今為尚書屯田員外郎致仕銘曰

壽以康有德有德既歿而藏女迫而求獨優以取世一以勵獨肆而有士也則然女實作十考則錢媛尚配于古

天長縣君黃氏墓誌銘

夫人姓黃氏福州福清縣人祖諱某考諱倫皆仕閩越夫人嫁同縣林氏為殿中丞諱某之庶婦尚書祠田員外郎諱某之妻有子曰緊孫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有孫八人曰希宣州涇縣主簿編校集賢院書籍曰旦明州象山縣令曰邵杭州南新縣令曰顗許州臨川縣令曰稹曰雄未仕也其二人早卒有曾孫士有二人曰審慮審遠審慶審據審其三人亦早字夫人年七十有七治平四年正月癸丑卒於京師之昭化坊累封嘉興天長二縣君始殿中府君與其配福清縣太君鄭氏皆春秋高安其鄉里不肯出屯田府君乃從事潭州泉州與化軍踰二十年終養而後去夫人能盡其力治飲食衣服以進及喪能盡其哀皆如其夫之志其子既就學夫人常夜治絲枲居其旁以勉之至其後其子遂以文學名天下既而其子不克壽屯田府君亦卒于官諸孫皆幼夫人已老矣乃栖吾郡斥賣薔瑁以經理其家絲蓄菇聚至有田以食有宅以君平昼日夜課諸孫以李有不中程輒朴之及長遂多知名連以進士中其科泾縣復校今得秉曾孫遂保有汝家起于既墜吾先且妣不恨矣泾縣既服夫人之喪以其柩歸吳郡寶華山某年某月某日附屯田府君之兆而屬余銘吳郡孔棘議女職在宮行止于桑扶微棘阨則罹我謀勢有孔棘議不得寧任重于已振壞為興我儲我積乃續烝嘗我宇我飴乃襲印章蒼顏秀眉燕其作止其蒸伊何維終受祉菜仁且智壽滂登盈福告無極視此銘辭

仁壽縣太君吳氏墓誌銘

仁壽縣太君吳氏金鄉吳氏尚書郎官員外郎贈尚書刑部侍郎撫州臨川王公諱益之之婦年六十有六嘉祐八年八月辛巳卒于京師十

月乙酉葬于江寧府之蔣山夫人好學強記老而不倦其取舍是非有人所不能及者然好問自下於事未嘗有所專也其平生卷舌勞筋甚苦盡心於吾子而少子五人吳氏出也然夫人之愛其長子甚於少子曰吾愛之甚於吾子然後家人愛之能不異於吾子也故其子孫已壯大有不知為異母者況之二長子前死夫人已老矣每遇其蠻婦異甚而身為宇其孤兒忘其力之憊也其處內外親疎之際一主於恩有詘訕跖詈已者數日苦常置之不以動聲色亦未嘗有所含怒於後也有以窮婦已者急或分衣食不為秋毫計惜以其故至不能自給然亦未嘗不白若也其嫁三從之孤女如已女

而待長子之母族如已族蓋篤行如此而天性之所有也其自奉養未嘗擇衣食其視世俗之好無足累心者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或謂可強起之夫人曰此非吾所以教子也卒不雖之又屢顧笑其子嘗有歸志而以不足於養為憂夫人曰吾豈不安於命哉安於命者非有待於外也其子為知制誥故事其母得封郡太君夫人不許言故卒不及封此夫人之德見於行事之迹而余以通家故熟於耳目者也夫人之考諱敞敞之配黃氏兩人者皆有善行鄉里稱之而黃氏燕喜陰陽數術學故夫人亦通於其說七〇者曰安仁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

州司戶參軍安石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安世太平州當塗縣主簿安禮大名府莘縣主簿餘未仕也女三人長適尚書虞部員外郎沙縣張奎次適前衛州西安縣令天長宋明之次適揚州江都李長孺孫男九人曰雱勇姑甚孝盡侍郎中之道安石安國安上安禮安世皆舉進士雱勇姑甚孝盡侍郎中之道安石安國安世安禮安上安仁宣旌旄防游旂放孫女九人長適辭州安邑縣主簿徐公明次許嫁太廟齋郎吳安持餘尚幼銘曰

嗟若人兮洵好善兮始終一德仁七子兮遺棄細故篤九族兮說珥推食光惠施兮以義易利能無累兮縱心委命志彌邵兮謂宜百歲奄忽逝兮風有采顏經所首兮原念美實輯此辭兮庶毀德音與古對兮

壽昌縣太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許氏蘇州吳縣人考仲容太子洗馬兄洞名能文見國史夫人讀書知大意其兄所為文輒能成誦父母方其隱約窮匱之時朝廷嘗選用其子堅讓至於數十衣食服御待之而後安既嫁悼行孝謹宜于其家其夫為更有名稱夫人實相之及泰秋高於內外屬為高曾〇行而慈幼字微愈久彌篤故親疎懷附無有惡歎昔先王之治必本之家達於天下而女子言動有史以昭勸戒後世以古為迂為政者治吏事而已女子之善既非世教所奬成其事實亦罕發聞於後其苟如此其衰微所以益甚則夫人之事其可使無傳也哉夫人嫁於其夫諱周太常少卿贈尚書刑部侍郎其舅諱某贈兵部尚書杭州錢塘人夫人封六安縣君壽昌縣太君

年八十有三熙寧元年八月丁巳卒於京師三年八月
甲子合葬杭州錢塘縣龍冢原子曰牧國子博士有
吏材曰括揚州司理參軍館閣校勘有文學其幼皆夫
人所自教也女二人嫁士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
生民之治及本于身教行于家餘以為人世奬俗倫恕
于在已內皆常度外彊于理淑惟壽昌季與心成篤于
孝慈匪勤而能有翼于夫有迪于子尚類古人其傳以
此

德清縣君周氏墓誌銘

夫人姓周氏湖州長興人曾大父諱某大父諱某父諱
某嫁同縣陳氏為秘書省著作佐郎諱某之妻為人承

嫕靜莊在父母家至婦于夫氏本於自脩而卒於能孚
于屬人陳氏有似婦寡居當家事夫人常曲意下之於
事常退避不敢與似婦以其故頗夫人甚惟而親睦規
者莫不悅著作有田數千畝而愛士好施夫人常苟力
助之以其故至不能自給而夫人憂之自若遇子之非
已出者與已子無異髮膚薄意人以為過人而夫人若
有所不及也享年三十有五封德清縣君子曰樞為尚
書屯田員外郎曰昇曰楷曰權未仕也卒於慶曆五年之二
月辛丑葬於熙寧三年之三月庚申其墓在長興縣永

昌鄉卞山之陽銘曰

陸淑人休明德外柾均內自克不永年隕娠則兆親宮

蔵石刻

夫人周氏墓誌銘

夫人諱珑字康玉姓周氏父兄皆舉明經夫人獨喜圖
史好為文章日夜不倦姻氏以學士大夫從其舅邠人行其素學
詩既嫁無舅姑順夫慈子敬饋礼諧孀人行其素學
皆應儀矩有詩七百篇其文靜而正柔而不屈約於言
而謹於禮著也昔先王之教非獨行於士大夫也蓋亦
有婦教焉故女子必有師傅言動必以禮養其德必以
樂歌其行勸其志與夫使之可以託微而見意必以詩
此非學不能故教成於內外而其俗易美其治易治也
蓋道廢若夫人之學出於天性而言行不失法度是可

賢也已其夫來乞銘子與之親且舊故為之序而銘之
蓋夫人之王父諱恪為尚書刑部郎中父約今為尚書
虞部員外郎青州益都人也夫人嫁閔氏為徐州豐縣
令景仁之妻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尚書都官郎中諱
省之子婦生一男二女年二十有六卒於治平二年之
九月其甲子葬於杭州錢塘縣履泰鄉葛松原實其年
某月某甲子閔氏錢塘人也銘曰

女有閫史傳于師氏其勸以樂其康以禮能此非他縣
學而已王政之興蓋自此始今孰登茲維周之嬪學縣
自好終之不倦言循于矩行循于典尚配古人輝光日遠

宋故衛尉寺丞王公諱用之夫人尚書都官員外郎贈尚書工部郎中諱益之毋姓謝氏累封永安縣君其卒皇祐五年之六月十四日其葬於撫州金谿縣某鄉某原既卒之百有五十一日也其子曰益曰某皆已卒曰某曰某其孫曰安仁宣州司戶參軍曰安道已卒曰安石殿中丞通判舒州曰安國曰安禮曰安上曰安世浚大夫人之子曾孫曰某曰某其壻工部故人之子曾輩誌之曰王氏由工部之叔父尚書主客郎中贈太常少卿錦觀之始起家為能吏遂追榮其父諱某為尚書職方員外郎至于工部父子遂皆進于朝為聞人其世浚大夫人及拜其男與夫之榮其享其子與孫之樣其壽至于九十其卒於撫州之臨川安於其寢余既與夫人之諸孫遊而嘗得拜於堂上見其色和其容謹聞其言儉而勤退而聞其為婦順為母慈知其所以享其福祿者其宜也已　余觀詩人之歌其后妃至于諸侯大夫之妻內脩法度輔佐其夫而其効之見則免耳之人至于江漢汝墳之婦女皆承其化而薦於禮余固數其當是之時上下之間內外相飭何其至也如夫人之資而使出於其時則必有歌於風而被之于無窮之事若余之鄙其亦曷能知其所至也哉謝氏之祖曰某考曰某銘曰

夫人姓李氏其先燕人而今家許州之長葛贈太子太傅諱諱之曾孫贈禮部尚書諱運之孫贈刑部尚書諱昌言之女而毋晉平縣君聶氏也夫人嫁駱氏駱氏亦家許州之長葛其夫諱與京為某官檢校某官知某州事年七十有九封永安縣君有子男四人長吉逢吉元吉皆三班奉職早卒嘉祐八年十一月丙辰卒于其家之正寢而以熙寧二年十月葬於許州長社之舞鶴鄉白兔里祔駱侯之塋夫人仁孝慈恕言動必擇義理事父母不違其教事勇姑不違其志事夫順而有以相其善通子至于內外屬人一以恩而不違於禮初刑部之兄昌齡嘗太宗真宗時輔朝政李氏族大而貴然刑部嫁女常擇寒士而至其後多為名臣范文正公仲淹鄭文肅公戩與駱侯是也夫人之弟光祿少卿禹卿余妻父也實葬夫人故屬余銘銘曰

性有能否行有失得一當於理士有不克淑哉夫人秉是壺漿周旋大小無過無虧貴不稱德壽則謂遐維藏在許永裕厥家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墓誌銘

君諱迂字明遠姓李氏為人孝友慈恕讀書務大旨生

五代之際再試明經不合退居楚丘有田百餘頃皆推與其族人獨留五頃而已曰無令子孫以財自累也宋初秋書監彭君薦其行義詔以為試秘書省校書郎而君終不肯強起薄化三年壬辰九月二十一日以疾卒于家享年八十有四維李氏遠出於皋陶而其後李耳之孫晏為秦司徒晏子機子牧事趙始家趙郡牧子旧汨子左車於趙號廣武君廣武君遐涿郡太守遐子岳諫議大夫岳子秉潁川太守又徙家潁川秉七世子膺河南尹膺子瑾復家趙瑾曾孫揩晉治書侍御史有子五人曰輔晃芬勁數以所居巷東西自別故勁稱西祖勁子隆後魏阜城令隆俊九世捷箕城令君曾祖贊皇文獻公文獻公子吉甫相憲宗吉甫子德脩楚州刺史德裕相文宗武宗楚州子溫宋州宋城令君曾祖也又徙家宋之焚丘故今為焚丘人宋城子確萊州膠水令君祖也膠水子譚磁州邯鄲令君考也邯鄲之少子運為太常少卿有子曰昌齡太宗真宗時為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故膠水贈太子少保邯鄲贈太子少傅君娶于氏王氏王氏有子曰昌震為建州松溪令贈尚書虞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太子少傅君娶于氏王氏王氏有子曰昌震為建州松溪令贈尚書屯田郎中贈都官郎中贈部有子曰漢卿今為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贈太子少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太子少傅君娶于氏王氏王氏有子曰昌震為建州松溪令贈尚書屯田郎中贈都官郎中贈部有子曰孝龍孝龍後有子四人矣

君卒後七十四年治平三年丙午四月某甲子虞部葬君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安里之原以王夫人從

銘曰不累於物全吾質兮不屈於世遂吾志兮作宅新原維孝孫兮納銘幽窟永浚聲兮

試秘書省校書郎李君妻太原王氏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太原人嫁趙郡李君為趙郡李氏為磁州邯鄲令贈太子少傅諱諶之家婦試秘書省校書郎諱迂之妻為人明識強記博覽圖籍子孫受學皆自為先生其行仁孝慈愛始於為女中於為婦為母無不盡其道享年八十大中祥符三年庚戌十二月己巳卒於虢州虞氏縣其子之官舍子曰昌衡建州松溪令贈尚書虞部郎中昌齡尚書虞部員外郎昌言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昌期太常少卿有子五人曰漢卿今為諸王府侍講尚書虞部員外郎中漢卿子曰孝龍孝龍後有子四人矣治平三年丙午四月丁酉虞部以夫人之喪祔葬於開封府開封縣保安鄉永安里之原銘曰

嗚呼夫人既有其質又賜厥力古有遺辭罔不采獲克踐以躬亦畀爾息維蠻有銘尚以載德

池州貴池縣主簿流君夫人元氏墓誌銘

夫人姓元氏錢塘人祖諱德昭事吳越國王錢氏宋興贈太保考諱好文尚書比部員外郎贈其官嫁吳興沈氏其舅為尚書屯田郎中諱某王一作其夫為池州貴池縣主簿流諱猫夫人在父母家內外上下親睦長幼皆宜池君早亡無兄弟夫人春秋高諸子尚幼夫人年三十餘於鬻族之年十有七而嫁既嫁如在父母家時貴池君早亡無

單獨之中閨門事姑能盡其孝敬卷諸子至其後皆為成材能世其先人方其憂厥難阨之時人恐其不能堪是又之所難而其後世之不可以無述者也夫人年七十以治平二年某月某日卒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揚子縣甘泉鄉三城里北山之原子男四人皆進士曰伯庠未仕曰季長越州司法參軍曰材通祕書省著作佐郎曰次通試將作監主簿貴池君於先人為同年友而諸子又與余遊故為能銘銘曰

元敬夫人秉是壺彝有譱車服維寵嘉之葬有卜壤其吉在斯推求美實斯以銘辭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

夫人姓薛氏累封旌德縣太君為故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贈右監門衛將軍姓段氏諱某之妻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礼賓副使名某之母某州某縣人徽婦余老誰撫子曰撒毋余匆誰怙自振單弱卒持艱急老肆而安匆強以立實保沈宗自替而昌有烈如此何愧悉嘗後世原美孰可無述刻辭幽宮庶幾不沒

雙君夫人邢氏墓誌銘

夫人邢氏無為軍巢人也嫁為贈大理寺丞姓雙氏諱華之妻封萬年縣太君子男三人曰漸為尚書屯田員外郎通判吉州軍州事餘未名皆早夭夫人年八十有六嘉祐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卒為宣州之官舍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葬于無為軍巢縣無為鄉憚良里之原方大理府君之在隱約屯田始就書學夫人能經理其家使無內憂以卒成其志及屯田有列於朝夫人食其祿養封大縣實受成報天之施與善人豈非信哉夫人之在疾也屯田之配長壽縣君陳氏共養嘗救有過人之行州上其事天子聞而嘉之加州使致粟帛賜其家於是人知夫人之善不獨能成其子又能化其家也

銘曰

元敬夫人秉是壺彝有譱車服維寵嘉之葬有卜壤其吉在斯推求美實斯以銘辭

旌德縣太君薛氏墓誌銘

夫人姓薛氏累封旌德縣太君為故太子右清道率府副率致仕贈右監門衛將軍姓段氏諱某之妻今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礼賓副使名某之母某州某縣人

崔列封君硅亏石琢銘文

永興尉章佑妻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建安人父諱士龍舉進士嫁同郡章氏為永興尉佑之妻所出三男四女曰造適述皆舉進士造及第為靖海軍節度掌書記女嫁俞瑾徐立之陳震亦皆舉進士其一蚤死初永興府君起家二十年止於為尉及死三男尚幼造既起又蚤死已而述亦死夫人雖能忘其貧所以使其夫能孤而於幼孝而成雖能順其性所以居流離顛頓之間而不為悲哀慙憂亂其志也其為人甲極於順其為人尊極於慈推於其疏宗遠屬之間極於愛

男之有不能與者為嫁之女之有不能嫁者為嫁之忘其力之厲而為之也此皆古今學士儒者所難而女子之善能如此非可銘著歟嘉祐二年十一月三十日卒於洪州之私第即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葬于洪州某州之某鄉其原銘曰

彼以吾窮我以吾仁二者皆天吾樂而因壽止七十豈不得年雖其有之愈遠弥傳

福昌縣君傅氏墓誌銘

福昌縣君姓傅氏會稽人尚書職方員外郎霖之女同郡尚書職方員外郎閻公諱之奢後閻公五年至和三年二月丙申卒于家年六十有四子男八人景棻景元景仁希聲祀景山景宣景良女一人景華嫁著作佐郎史叔軻福昌君在家為父母所嘗異既嫁而夫屬無退言布衣惡食身治細微故閻公之祿及其疏昆弟姊妹之孤其事閻公亦以從其教子慈以肅閻公起進士為郎為池台兩州年八十以歸日吾少得盡力于官而老得自休于家未以家事累吾志者以有夫人也八子學行脩立景芬希聲祀同時皆中進士夫人之卒景芬為江陰尉希聲實應尉祀和州判官景元亦以父恩為廣德尉皆能其官景仁而下皆有聞於人實受教於夫人也始閻公既貧而孤其仕與婚又皆後至其終有百口為大家福昌君雖厚勤薄養所以經理其微維可否以

明行止以公善訓能使誠恕愛人所以有其成也其月甲子從葬穎塘之某原其舜曰銘景宣于妹婿也宜為銘其舜曰

閻氏爰昔始如萌芽台州奮拔垂實敷華進勤退佚不卹其家絲姬有人作其內治孰致其休不懈于勤孰致其陰不簡于細高明純約坦坦其衷無怨無疵小大化之有容有則婦子順之公為朝老子官以成象衣華軼我止我行巍冠文笏我翼我承公曰徵子誰據誰依子白徵母莫濟登茲云誰無母其孰無妻為母為妻為母如我誰亢生雖有止存也其長鳴鴻鴻號聲垂此銘章

沈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沈氏其先家于趙之會稽曾祖仁誨令海州之朐山徙家于和州歷陽故今為歷陽人祖平贈尚書刑部侍郎父立今為右諫議大夫判都水監母馮氏滄陽縣君董氏仁壽縣君夫人年二十有二嫁楊州進士朱延之有子三人寅萬賈女五人尚幼夫人年四十有五卒於熙寧元年十一月之庚辰葬於其年其月之甲子其墓在楊州天長之秦蘭里夫人為人粲閑靜專專父母盡子道事姑長與縣太君賈氏盡婦道事夫盡妻道為母及與內外屬人接一皆盡其道故其處也愛於其家其嫁也夫之屬人上下遠近皆愛之而其歿也哭之者皆哀是不宜無銘而朱君余舅也屬余銘銘曰

嫒維沈女經德以身柔嬪靜閒一作孚于屬人維祉在後有子詵詵琢詩告美愈遠彌新

壽安縣太君張氏墓誌銘

夫人姓張氏濟州鉅野人嫁為同郡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晁公諦壽之夫人而為贈太傅諱佺之子婦有子男四人曰宗曜進士曰宗恪光祿少卿曰宗愨真州軍事推官曰宗懿尚書司門員外郎女一人嫁進士桑況夫人初封清河縣君累封清河壽安縣太君年八十有七卒於熙寧二年之十一月某甲子葬於某年之某月某甲子其墓在開封府祥符縣孝鄉合儀同之兆卒時子宗曜宗愨皆已死訃而光祿居憂以疾亦死而諸孫男女凡三十人男多以仕女多已嫁矣夫人為人仁厚莊靜自為女及既嫁處內外親專平□幼□榮無不富於禮而恩掬之其長者皆以為善事我而平君為等爽及少者莫不顧以為婦也雖老未嘗懈而雖疾未嘗有隱容維其初終受養收封既壽而康貧俗成福可謂盛矣余之亡妻於夫人之孫女為第三而光祿之長女也知夫人之行為尤詳故為之銘曰

女淑張氏壻郎以厚來嬪晁宗太傅維舅儀同維夫鄉士維子有孫詵詵亦紹厥美累封倫養維康以壽德則既成福亦多有納詩新薇尚告爾後

誌銘

亡兄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有宿彙辨說其貫穿反復人莫有能屈之者身歿為生事或毛密應之無留而讀書理筆墨交賓客又思事未至當何如亦不發也歡愉憂悲疾病行徒寢食之間書未嘗去目故自上古以來至今聖賢百氏騷人材士之作訓數譬戒辨議識述下至浮夸詭異之文章莫不皆熟而於治亂興亡得失是非之際莫不能講焉其文章尤宏贍環麗可喜三代逮矣漢以來世有成事材技之人同世並出常若有餘至時或無所用之則士雖往往有紀而亦不俱見於世蓋陰鄧禹委於囏將閻巷之中者豈少哉如君之材知辯博又其學如此使得用其意於乎其施設必有異焉然卒不克見於世蓋亦豈非其命也夫君年四十有五皇祐五年以進士試於廷不中得疾歸卒江州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故太常博士贈尚書工部侍郎曾氏子曰鞏女二人卒之歲十二月某日葬建昌軍南豐縣之某鄉某原某里也弟鞏為其銘曰

世或須人中士為材有非其應聖不能諧故君之學於己為足而材與世為爭刻銘幽石維以告哀

故高郵主簿朱君墓誌銘

君諱某字齊卿姓朱氏其先家于彭城五代之亂徙于淮南今為淮南人曾祖某不仕祖某贈殿中丞君嘗試于秘書省校書郎蘇州之長洲尉高郵軍之高郵主簿以卒卒時乾興元年六月十九日也後卒之若干年其子象之東之升之延之奉君之喪葬天長縣之秦蘭里於是時象之某官東之某官以材名餘皆為士某官以書命鞏曰子其為我銘之而以狀言公之為人有始計喜施與少從師學問已而捨舉業其家家之食口數百仰於君能資之者出乎衣食旁娶皆有餘法歿中之弟工部侍郎巽初舉進士數困歎不復往君勸之曰第行無以慶為念故侍御得曲就其志至為達官大其家後卒官君既若宦於蕉臨獄訟務為恕毋某氏旌德縣太君娶耿氏又娶賈氏女歸太常博士吳祥柳州馬平知縣陳許池州推官李樞其季歸于曾氏某之先君博士也男氏實命鞏銘其敢辭銘曰

推心於家其愛已孚用力於官蓋以其餘得官於晚壽五十四故不大顯以極其志

江都縣主簿王君夫人曾氏墓誌銘

試校書郎揚州江都縣主簿王無咎妻曾氏建昌南豐人先君博士第二女也孝愛聰明能讀書言古今知婦

人法度之事巧鏤繢刀尺經手皆絕倫先君選其婿於里中以歸王氏王氏家故貧曹氏為冢婦而其姑番世獨任家政能精力躬勞苦理細微隨先後緩急為將節各有條序有事於時節朝夕共賓祭奉養撫其門內皆不失所時將以恭慤誠順能得其歡人其壻喜曰吾不以家為卹矣其夫數曰我能一意自肆於官學不汝私累其志曾氏助我也生二女年三十有三嘉祐四年五月三日以疾卒十二月葬建昌南城曹大考尚書水部員外郎諱仁旺大考右諫議大夫諱致堯先君太常博士諱易占將葬江都告其兄肇使誌其墓天乎吾哭伯姊姑踰暮又哭吾妹而誌之其可哀也已其可哀也已

郫州平陰縣主簿關君景暉娶姓曾氏建昌南豐人尚書水部員外郎諱某之曾孫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諱某之孫太常博士諱某之女而肇之長妹也始吾妹為兒時育於祖夫人已不好戲弄及長喜讀書於女工之事不敏而自能為人進退容止皆有法度人罕見其喜慍之色內外屬皆嚴重之性儉素於紛華盛麗之際無所好其在父母及夫之家或疏食不給處之晏然其推之於人雖貧身之物不為秋毫顧惜尚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主簿縣又知河中府之龍材遂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陰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薦其材遂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陰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薦其自力學問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尊安其里里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

歸也乃為之書吾妹之事以遺之而使表之於其墓上

故太常博士吳君墓碣

君諱祥字某始吳氏事宋為太常博士年六十二某年某月某日以官卒于家卒之若干日葬真州揚子縣之某鄉某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薦其才遂為祕書省著作佐郎知考城縣又知河中府之龍門縣再遷為博士知蘄州之蘄水縣父喪陰朝京師疾作遂求歸真州真州君家也初君從進士試屢不中年四十餘始中第為吉州軍事推官歸以選為開封府開封縣丞大臣薦其自力學問充其業又率其弟務刻苦養其親入其門內尊安其里里慕其尊一時皆稱之及從事於吉州弟已

死君夫婦痛自節衣食遂能嫁其孤女若干人皆不失所時其在開封衣食常不自足而親戚舊故之至京師者多以君為歸其喪父也以家之有無葬故葬不緩親戚或憂其貧欲出錢為基扯謂君一強可以取其贏君歎曰吾不敏既位於朝貧吾素也發乃欲為利乎平居恂恂不與犯者校及其自守人亦不能務也官歸常恥屋以居既卒幾不能葬曾大父某大父某以君之愚為大理評事妣某氏某縣太君太君之喪君盡致其哀有過人者妻朱氏某縣君余姨也有助於君子曰某女嫁毫州觀察推官張天經既葬某為竭於墓而與天經來乞銘於予予銘以材名人皆曰其尚能存君之家者

銘曰

維吾先君太王之嫡禪聖圖民於東窴跡其後孔蕃以國為氏君始厥宗其德則類儉著于家勤著于身不苟其贏卒死於貧維時之人命士大夫緘冠素盖爭利於奎曹不君慕顧或笑之非彼可議維世足歌較于銘章君有則多以遺其孥非孥而何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夫人戴氏墓誌銘

知處州青田縣朱君諱某之夫人曰高郵戴氏年七十有七治平元年九月庚午以疾卒于楚州監倉之官舍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天長之某鄉某原夫人之考諱奎娶秦氏女夫婦皆有善行聞於其鄉夫人受

教於始笄從事於既嫁小而行修於身老而教行於家故父母曰不遺吾憂舅姑曰能順吾志夫受其助子以成其平居深靜有儀法不苟笑言未嘗見於顏色疎而氣仁居貧自薄衣食而厚於施與屬人之孤女為收嫁者蓋二人云既老矣事不廢而婦容益恭雖少者有不及也有子四人曰某曰某曰某早卒某某州錄事參軍監楚州裝卸米倉某潤州西安縣令曾及進士第好古而有文夫人於某外叔祖母也故舅氏屬以銘銘曰

淑哉戴氏青田之助允直且仁蓄德于身為下肅祗為上惠慈安處處貧薄已裕人其承有子以文起仕委屬垂領享有多壘卜壤之良乃畊新堂刻此幽文美實長

存

亡姪韶州軍事判官墓誌銘 用石本校

覺姓曾氏吾兄之子也吾先人六子吾兄諱肇為家長有材而不試以死覺自少則勵志力學閒知道理善於屬文及長慨然慕有為於世不肯碌碌為人恭謹循循寡言治平二年及進士第為吉州司法參軍有能吏名用薦者為韶州軍事判官行至虔州得疾卒於驛舍熙寧三年十一月已丑也年三十有七覺字道濟建昌軍南豐人皇考諱致堯太常博士曾皇考諱易占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覺母李氏妻鄧氏葬氏范氏有子修慥熙寧四年八月壬申葬于南豐龍池

卿之源頭吾哀其若將有成也而止於斯故為銘其墓
曰

德業則厚方褥而隕材引則達未試而泯志氣不獲雖
云非閥墓石有文尚永来信

光祿少卿晁公墓誌銘

公姓晁氏其家先濟州之鉅野今為開封祥符人皇考
諱燾尚書駕部員外郎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皇
祖佺贈太傅皇曾祖諱憲贈某官公諱宗恪字世恭少
以世父太子少保贈某官益文元諱迥恩補將作監簿
十四遷至光祿少卿歷監單州醴天府酒稅知蘇州之
常熟婺州之蘭溪縣事通判安州杭州事知通州虔州

提點廣南東路刑獄公事又知信州泉州享年六十有
三熙寧二年某月某甲子卒于官四年某月某甲子與
其夫人某縣君閻氏合葬于杭州江都縣之賽菱鄉
公為人樂易慈恕寬言笑人不見其喜怒遇事果於有
為人亦罕能及者其為常熟修學校理溝防人賴其利
為蘭溪縄姦宇寮境內和洽通判安州安州政特公而
決通判杭州州將務己自肆上下莫能變公徐與之論
可否語平而氣和終將畏且從也緜是上下倚公以治至
今杭人稱之其為慶州近盜多盜與訟公至修弛廢
賢姦雖威信盛行盜不敢發而獄無繫囚及在廣南其
用法常寬而欲人自遷曰治有先後緩急者謂此也其

視部吏攻攻恐失一毒而惡人亦莫敢犯公法其為通
判如廣南為信州泉州如慶州所至人皆安公之政而
去常恩之蓋公之行己居官而見於事者如此而其大
抵則於仁至最隆也母張氏壽安縣太君子男二人曰
仲景海州司理參軍曰仲孺試將作監主簿孫男三人
曰端復曰端儼皆太廟齋郎曰某未仕也女六人長適
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曾肇銘公墓者也次適某官劉某
某官高元振某官蔡若齊今存惟禦氏婦餘早世閒立
夫人為身治家皆應儀度卒於公歿之明年某月某甲
子公歿家無餘財而仲景仲孺皆謹厚自刻勵能世其
先人於是又知公之教行於其家也銘曰

晁世来西大有文元有卿有公繼蜀綿綿曰卿謂誰時
維光祿作其德音先于外服其光伊何有善自身匪飾
匪雕璞玉之純治有恩威時其張弛伊何有善自家匪
理于處于臬于領之南里安户擾閒有不咸宜壽而昌
胡不百齡尚茲介祉維後之成

夫人曾氏墓誌銘

夫人吾從女兄也姓曾氏沈靜謹約不妄笑言遇人一
以恕於其內外屬之間等友愛順無不當於理故與之
處者皆愛哭其死者皆哀嗚呼為女如是足以知其賢
又足以知吾之祖考以来教行於其家也夫人考諱某
皇考諱某尚書户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曾王

考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建昌軍南豐人夫人嫁為同縣朱君某之妻有子曰某曰某曰某以文行聞於鄉有孫曰京曰孝京為真州司法參軍亳州教授夫人享年若干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南豐之某鄉某原將葬載以書來請銘余曰銘莫如余宜為銘為其辭曰

女德在幽而始人倫詩有顯揚以立生民尚類于古淑為夫人垂有聲則仔肩以身曾不蕃衍畀其子孫曾不遠年善則長存維仲鱉美列辭墓門

天長朱君墓誌銘

君姓朱氏諱延之字某其先彭城人今家於揚州之天長縣曾祖某贈尚書工部侍郎考某贈太子中舍母賈氏某縣太君君年若干卒于熙寧六年六月之丙申葬于某年某月之某甲子其墓在天長之同人鄉慕蘭里君聰明敏悟少力學問為文章數就進士試不合乃嘆曰與其屈於人孰若肆吾志哉因不復言仕方是時朱氏世以仕宦顯於淮南君居其家尤孝謹慈良然與人非其意不肯苟合既果於自為而其治見於家者規畫繼志脩復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卒於無所遇君亦未嘗不自得也君少孤養母母之父死歲久其喪窩於遠貧不能歸也君居簿經營卒能使之返葬及晚而饒財又能樂賑施人以此多君之君娶

沈氏諫議大夫立之女早卒再娶王氏殿中丞鼎臣之女子男四人寅萬寧萬皆有學行女五人許嫁進士蒲希遠太廟齋郎馬某餘尚幼君余鄉人也故為之銘其墓其辭曰

勢不云泰志則非屯彼轂之毋豈易吾仁廩有餘粟及里與隣藏有圖書遺其子孫已則無憾尚畀後人識美幽堂日遠弥新

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曾君墓誌銘

君姓曾氏諱庠字明井建昌軍南豐縣人曾祖諱某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某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某舒州軍事推官君進士及第歷郴州司理參軍用薦者為衡州常寧縣令福州福清縣丞以疾自陳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致仕卒於熙寧九年十月其甲子年五十有九以其年十一月某甲子葬南豐龍池之源西母吳氏妻黃氏朱氏有子曰撰曰某曰某女四人君少孤自感勵好學能文章為人聰明敏達喜事有大志不肯少屈為吏以材獘治獄能盡其情為令丞易散典壞綱紀具修吏不敢犯而民安之也有聲顯聞薦者自許得人不幸不壽不克盡其用將葬撰來告曰願有紀也銘為其銘曰

發其華見於文收其實見於事于其小試有聞于其卓

亡妻宜興縣君文柔晁氏墓誌銘

文柔姓晁氏諱德儀字文柔年十有八嫁今人時苦貧食口衆文柔食菜衣敝自若也事姑遇内外爲人無長少遠近各盡其意仁者憙怒人有所不能及於御理衣服親屬人所無輒推與之不待已足於燕私未嘗見其惰容於其是非治亂之意既已通至於法制度數造物立器辨名釋象聲音訓詁纖悉委曲貫穿旁羅無不極其說且老未嘗易慮其爲文駿驟反覆能傳其學爲人質直孝弟抑畏小心少年飲酒歌呼鏡奩之事未嘗一接焉其學行如此於世用宜如何也然位不過主簿壽止於四十七其非可哀也夫子翊嘉祐六年二月甲子卒于京師年二十有六余時校史館書熙寧四年追封宜興縣君十年二月庚申葬于建昌軍南豐縣龍池鄉之源頭余時爲洪州文柔有子男曰綰太廟齋郎曰綫未仕也女慶老三歲而死晁氏世家潭州清豐縣今爲開封府祥符縣人文柔曾祖佺贈太師中書令祖遘尚書駕部員外郎贈尚書考宗恪光祿少卿余南豐曾鞏

人思之其學於古者蓋本嘗試也南豐縣主簿所居官理其去饒州軍事判官曹唐鄱次尚幼也通有子經綬純約女適吳興鄒太君今太夫人朱氏南昌鄧太君妻張氏子翊熙寧元年四月乙巳卒於湖潭十年三月庚申葬於南豐龍池鄉之源頭銘曰

好學不倦以及其辭力行不已亦踰其常見於遺文華衮之章令其有德璞玉之良于舒于潭非誠其有方疆而盡又奪其壽茵而不施則既已矣潛而益明尚監于此幽塗

亡弟湘潭縣主簿子翊墓誌銘

曾氏女墓誌銘

先君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員外郎曾公之第八女諱德耀字淑明生而慧淑於女工不學而能於葬愛天成也生二十歲許嫁大理寺丞王幾行有日矣嘉祐六年九月戊寅以疾卒于京師熙寧十年三月壬申葬南豐之源頭其兄鞏為銘曰

敦詩爾賢而伐其成尚千萬年爾室之寧

二女墓誌銘

南豐曾氏葬其二女其父鞏為誌曰予校書史館凡九年喪女弟喪妻晁氏及二女余窮居京師無上下之交而悲哀之數如此二女曰慶老吾妻晁氏出也生三歲

而夭實嘉祐六年十一月壬申方是時吾妻晁氏病已罪慶老疾未作之夕省其母勉樹如成人中夕而疾作遂不救蓋若與其母訣也曰與老吾繼室李氏出也卒時始二歲實治平三年九月甲寅是時余方鎖宿景德寺試國子監進士不得視其疾臨其死也二女生而值予之窮多故其不幸又夭以死所謂命非邪熙寧十年予為洪州始以三月庚申瘞二女於南豐之源頭同穴慶老在右與老在左是為誌

仙源縣君曾氏墓誌銘

吾妹十人其一蚤夭吾既孤而貧有妹九人皆未嫁大懼失其時又懼不得其所歸賴先人遺休嫁之皆以時

所嫁之者皆良士謂宜皆壽而昌以延光榮于父母家也而十餘年間死者四人先人之盛德也吾妹之懿也曾不章顯於世而夭吾故不知夫哭之慟也吾妹字淑文若吾之第九妹也嫁江都王氏為殿中丞贈尚書也田員外郎諱某之子婦殿中丞幾之妻封仙源縣君為人柔嬴靜顓動止必儀庶幾平居溫溫一言笑不妄也與人群居自處若常恥其後與人共衣食自與若常恥其薄王氏故貧垢衣菲食未嘗以為慙恭大慈小輔其夫以義無不得其宜若不幸年三十有一以死有子男二人曰某曰某女二人皆幼也曾氏其先嘗人今家建昌軍之南豐吾妹為尚書虞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

議大夫諱某之孫女太常博士贈尚書都官郎中諱某之女卒於熙寧七年三月庚子葬於揚州江都縣東鄉元豐四年某月某甲子也銘曰

既離其生又不介之壽維慮于仁尚克藏厥後

碑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神道碑銘

太子賓客致仕陳公既葬其孤晞與其宗親爲人謀曰公殁所以原大史之狀幽宅之銘維某道有碑可以明者公之休德遺澤章昭萬世汝輩陳氏之子孫於無窮而其辭未立於簡册何邁相與來請於余余辭不獲命論具公胄出位存行治之實以為碑辭而屬之以銘其辭曰惟陳氏其先虞舜之後封於陳春秋時陳滅入楚其子孫以國為氏世為頴姓見於記録至公之先始家南康軍之星子至公又家江州

公曾相考也曰考諱旻公祖考也曰考諱諷公考也公諱巽字公順祥符八年進士及第歷常州團練推官監有棄財走者公以謂不應死通判不肯用公言是時公起家少年及遇事堅爭不可奪其守老吏皆驚益卒不得死以尚書屯田郎中知蘄州君子之德化曰知人善任使補蘄安軍節度推官侍御史李僊守武安事倚公決州賴以治轉運使陳從易以公為材薦有久不決者皆為公治之九治二十四獄人皆服其平以皇祐嘉興鄉太君馮氏憂去位服除補岳州軍事判官攝監灃州茶鹽倉天聖初灃州茶課視景德數十之六公謹於綳吏而畏人豁然不為畦疇於其所長其急難與貧不能自存者未嘗不賑而助之公既好施

至於聲音星曆之伎無所不知及退而自休日有脫屣
長書省廻宵宮朝寵則日曉身焉逍遥世狠而爭公裕
有之世惴而持公恬愛之公有賓筆鼓琴吹笋公退燕
私左詩右書年則太蒼氣蓋坐人笑談待終曾不頻呻
有歸塋隧豐碑螭首勤辭告休尚慰爾俊

祕書少監贈吏部尚書陳公神道碑銘

祥符九年九月甲辰祕書少監知廣州陳公卒子恂以
闕天子官其二子以慰寵其家天聖中今天子修先帝
功臣記之于史而太史考公之謀議勞烈於朝訪公之
世族州里官次行治之本末於家以書于冊已又有詔
次其功著之令典布之天下曰維所以寵嘉陳氏之子
孫者其世世無絶嘉祐三年公子二人謀曰吾先人之
所既立記德之史藏于有司嗳公之詔傳于天下雖然
有碑後嗣所以載吾先人之休聲美實而久發不立攸
無以飭其子孫于千萬世以為已羞則相與來乞銘文
以刻於石其叙曰維陳氏其先遠出於舜至周武王之
時陳為舜後嬀滿之封國至春煤之際楚滅陳而子孫
之散亡者因為氏姓其後居長葛者出於漢太丘令寔
之後唐之晚長葛之陳氏徙南劒州沙縣公諱世卿
字光遠南劒州沙縣人也曾太父景大父昂父文餘公
晝贈其父尚書駕部員外郎公為兒時書木葉為詩其
父見之大驚遂始學書以篤志聞於人中雍熙二年進
士為衡州軍事推官改靜
盜蜀州縣多不能保衆圍
守之具百餘萬約其屬分
疑懼意辭出語動公以義
雍曰此為留之則潰人心
其言盜數萬人圍靜安八
一人應手死又射至數百
而外兵來救乃卒解靜安
書記父喪不許去官自宋興小吏勢盜起往往轉掠數
百千里吏輒棄城走及公之保靜安則若吏力皆可以
有為者然公之於此時蓋亦以無為有以少勝衆此材
智烈丈夫之所為小拘常見之人亦安能責其此出哉
公在靜安七年遷為祕書郎直崇即位召公歎以補御
史而張鑑守賡州乞公自助乃以公與鑑累遷尚書屢
支員外郎踰緋衣銀魚歷河南府新安縣通判賡州知
建州改福建略轉運使又改兩浙入判三司幻院復為
荆湖北路轉運使澧州諸蠻奪澧旁地耕守數縱兵入
盜積十餘歲莫能却公至諸蠻畏悦皆遠就溪洞而歸
故所掠地與人公因築武陵澧川三寨以備蛮詔書嘉
奨公去久之而後吏不能善蛮亦輒復入盜天子問
公前所以服蛮者何為而今將治之者何出公具對而
利其叢世故莫知其何術也公在荆湖歲餘擢為祕書

少監知廣州賜金紫服至則罷計口鬻盐人以休息海外國来獻多人徒以食縣官而往往皆射利於中國也天子問公所以綱理之者公以謂以國之小大裁其使員授官之多少通其公獻而征其私貨可以息弊止煩後之君南海四年未及召而得疾享年六十有四某年某月某甲子葬于沙縣之龍山鄉崇仁里毋夫人某氏其某縣君繼毋夫人蕭氏其某縣君子五人曰儼尚書比部員外郎曰侃福州古田縣尉曰佩衛尉寺丞曰倚致中丞佩倚皆早世而儼俾之進于朝累贈公吏部尚書公事繼毋行純篤其進饋飲藥物必經手其執喪人恐其不勝哀也遺戒諸

子皆人之大節好振人之窮槩奬人之善所篤士後多至大官宰相張士遜公所薦也公常以謂我之所以自者在行事故不又見於文章所以事上者不求人知得而知也蔑其可謂自信特立也已其銘曰

九嵕陳公生知書學人效其華我居以樸盜鬻西土公在圖城隣有破亡公守不傾往睹蛮剔其得執窺塞来受職若與為期冀冀蜀州士全純白茫茫蜚野人復耕耨原念累功進位南伯内治何為與人休息外治何為寘墓荒國允淑陳公文武之特聲載于人實告于冊又慰爾後刻銘墓石

刑部郎中張府君神道碑

府君諱保雍字粹之景德二年舉進士中甲科授山陰主簿有能名提點刑獄皇甫選上其狀拜大理評事監尉氏酒踰年知三泉用故事得假五品服專達既至嘆曰吾嘗所欲為此幾可試也縣以治閑就改寺丞又之通判齊州李丞相迪鎮永興夜府君白贊遂通判其軍府李公去冕菜公代之詔易府君鳳翔菜公雅知其賢因奏留之事有利害未嘗不爭听乃止璽書奬之迁殿中丞錢思公惟演李三司士衡薦任佐益州避親嫌不拜梭鄜州迁大常博士尋換晉州今上即位以屯田員外郎緋衣銀魚知漢州夜中四卒叩府告禁兵兩營変

佐吏驅軍入府府君徐出獨械四卒掠之廵作証狀徇兩營以安之至明蠲得乃實四卒與伍中謀幸受已甲捕兩營曰自以為叛遂棄之市及謀者九人因奏言蜀戍兵父令往往叛可因使臣去来番代之行之至今耀拜都官還朝莊獻太后面嘉之聯拜職方度支判官奏丹国信使荆湖北路轉運章服金紫有馮異以化黄金千太后得奉職監鄂州稅知州歐陽顗事之曲恭武昌置場中市民炭常帑吏先署入抄文為足而實高留民家不入比滿發乃直取載之以為故顗暴又欵資異謀使按之坐盜死者十八人當論府君自荆南乘單舡六日夜入鄂直之笞守吏数人而已同時漢陽俚民販茶

得知軍駱與京誣民作災檢覆者死者二十人隨者百餘人與京暴甚額人意二十人者得不死隨者皆貫溪陽匪江為城深至踝輒毀歲調薪石發民完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護作者工費半踝完石至今遷祠部郎中滿歲更兩浙轉運使加刑部行部至婺刺得其守罪留治之未既疾作遂不起明道二年九月五日也享年五十九歲以景祐二年八月壬申葬汝南宣獻鄉之先塋張氏世為顯姓府君先君亲之禹城又考諱制官至庫部員外郎贈吏部侍郎過蔡州樂之家焉府君娶彭城劉氏樞密直学諫士師道之姪封本縣君子四人長曰博仕有治聲最少孝輔未仕府君之喪朝廷以察為鄆州推官府君甚愛考城劉侍制劉亦厚結之子婁府君女慶曆三年孝博為撫州司法為予言府君平生端重不妄燕閒未嘗見其懈容為治威嚴不擾細事為漢州民趙昌以畫名府君訖代不問至劒門昌追献畫二幅曰前太守嶷從昌取又應朝貴人求汉汉昌以枝嘗自苦德公不獲敢献府君彊受之而歸其使吳越吳越匠巧天下未嘗致一毫一物歷問其治已雖小者如此立称其官次施設狀如前而曰今史館脩撰王質銘其德於廣中校書郎王安石又序其詩惟所立懼無以異四方人視听請于文張之於碑予不敢辭不為天下之通本諸得人公卿内膺諸侯部使者外治其體而重也易知矣今常患材難不足有其功惠及民豈世所謂賢天固嘗邪抑其求弗切耶蓋宜放而登嘗取而遺其施為緩然也如府君之工四千人兩縣以病府君身省而進也得其時自守及使緒行既卓令聲藹然勝言耶而止於斯其可嗟也已方今艾使極其設修可府君其又可思也已則凡豪里之鄰侯部使者外治其

故朝散大夫尚書刑部中兄天章閣待制兼侍讀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孫公行狀

曾祖恕皇任博州堂邑縣主簿贈太子中舍

祖貴皇任尚書虞部郎中

父從華皇贈尚書職方員外郎

公諱甫字之翰天聖五年同學究出身為秦州汝陽縣主簿八年進士及第為華州觀察推官華州倉粟惡吏當負錢數百萬轉運使李紘以吏屬公公令取以粟春之可蘇者十縂居一二又試之亦然吏遂得弛負錢數十萬而已紘以此多公為之遷大理寺丞知鄜州翼城縣擢密有學士壯公衍奏知永興軍司録遷殿中丞擢密直學士張公逸奏監益州交子務遷太常博士夢曆二年壯公為樞密副使又薦之得試為秘閣校理三年改右正言知諫院因災異言應天於之意告之意者在

識其行有其誠矣所以順天者在愛其民於是遂請斥浮費出宮女除別廂之私以寬賦斂初李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士兵二十萬又益禁兵四十指揮及群盜張海郭邈山等劫京西江淮之間皆警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下所以大困者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繼損又可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欲多兵豈可謂知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養兵多少之利害以開語誡大臣尤切既而保州有兵變朝廷嘗先言者公以謂有先言者而禍密院不以時下不可以無責天子曰某吾方倚以治也不可使去位公猶固請議其罰遣將剋滅謀立水洛城與部署狄青尹洙議不合滉遠其節度遂立之青等械繫洛以聞公言曰城之叛秦而歸渭之輸迹從公議燕王藏大臣謂用不足酬其功而赦滉之叛公言曰燕王上之叔父葬不可以不如禮又言後宮事又言宰相罪當罷皆行其言上既罷宰相而用某為參知政事又言其不可任以攻天子難之因來為外官而是時朋黨之議亦已起大臣相次去位公上書論爭語尤切已而奏使契丹還遷右司諫知鄧州徙安州又徙江南東路轉運使又徙兩浙迁起居舍人尚書兵部員外郎改直史館修

時從富世傑士講評以為遂其好而客成造其席者與之言終日不倦以勢利及也其於人少合亦不求其詳所與之合亦不阿其意蓋公典河南尹洙相友善而尤為杜丞相所知慶曆之間二三大臣又與同心任事慫至於論保州之變則所指者蓋杜公非益兵之議則所謀者蓋二三大臣至於城水洛也又繇尹洙而申劉滉其不偏於所好如此然已而朋黨之議起大臣多被逐公之爭論尤切亦不自以為疑也意可謂自信獨立矣

陽翟今為陽翟人毋李氏長安縣大君妻隴氏某縣君子宜滑州觀察推官寔賢將作監主簿宜孫等以狀來屬銘序次其實可傳於後世者如右謹狀

元豐類稿卷之四十八

傳

徐復傳

徐復字希顏興化軍莆田人嘗舉進士不中去不復就博學校書無所不讀尤通星曆五行術數之說世罕有能及者為人倜儻有大志內自飾勵不求當世之譽樂其所自得謂富貴不足慕也故窮閭漏屋敝衣糲食或至於不能自給未嘗動其意也遇人無少長貴賤皆盡恭謹其言前亡因革興壞是非之理人事成敗又然其家未嘗富蓄蓋其強記如此也康定中李元昊叛詔求有文武材可用者衆知政事宋綬天章閣侍讀林瑀皆薦復詔賜裝錢州郡迫趣上道既至仁宗見復於崇政殿訪以世務復所以為上言者世莫得聞也仁宗因命講易乾坤既濟未濟又問今歲直何卦西安欲出如何復對歲直小過而太一守中宮兵宜內不宜外仁宗善其言復又獻所為遁甲象太一主客立成曆祕範論上曰卿所獻書為卿留中必欲官之復固辭還官其子歸留復登閣鼓院與林瑀同備周易會元紀歲餘固求東歸仁宗高其行禮以束帛賜歸沖晦處士復久遊吳因家杭州州牧每至又先加禮然復未嘗肯至公門范仲淹知杭州數就復訪問甚禮重之仲淹嘗言西兵既起復預言賊兵歲月又斗牛間嘗有星變復

言吳當大疫死者數十萬人後皆如其言復平君以周易太玄授學者人或勸復著書復曰古聖賢書已具顧學者不能求吾復何為以徼名後世哉晚取其所為文章盡焚之今其家有書十餘篇皆出於門人故舊之家復卒時年七十餘既病故人王攄君陸州歙往省之復報曰来以五六月之交尚及見子攄未及性至期復果已死其終事皆頭自處子晞年五十餘亦致仕官至國子博士復贈尚書虞部員外郎復死十餘年而滄州牧其君曰高士坊云贊曰復之文章存者有慎言贊因蒙養等篇歸於退求諸已不矜世取寵余論次復事頗采其意云若復自拔汙濁之中隱約於閭巷久而不改其操可謂樂之者矣

滂滭傳

滂滭撫州臨川人為人和平與人游初不甚歡久而有味家貧以進士從鄉舉有能聲名初進於有司連輒出久之乃得官官不自配駢又久不進卒監黃州麻城之茶場以死死不能歸葬亦不能迎其孥里中人聞滭死無賢愚皆恨失之予少與滭相識而不深知其為人滭死迺聞有兄年七十餘滭得官而兄已老不可與俱行而之官則必妄焉滭既死兄無子數使人至麻城撫其孥欲返之而君以其田其孥蓋弱力不能自致其兄益已老矣無可奈何則念輒悲之其經營之猶不已忘其老也滭兄弟如此無愧矣滭平居待人之急早夜不少懈其與人真有恩者也予觀古今豪傑士傳論人行義不列於史者往往務搜奇以動俗人人所易到故載之云

本朝政要策

考課

建隆初始以戶口增耗為州縣吏殿課之升降與國初又定三等之法以覈能否其後遂部郭置勝正中雷德驤典其事雍熙間上嘗閱班簿故擇用人而患不能徧知群下之材始詔德驤以群臣功過之狀引與俱對淳化中又分京朝官考課使王沔主之蘇職州縣官考課使魏廷式主之沔既奏其法於是御史張紳皆以負譴蔣燕沔之法亦以煩碎無待士君子之體物議非之久之復廢京朝官考課而置審官院以錢若水主之廢州縣官考課嶠之流內銓以蘇易簡主之唯三班無所改易其後天子又嘗欲自宰相惰嗜制書考之事既而但責其辦職遂不行焉然觀書課敢之意如此焉

訓兵

古者四時田獵以習武事孔子謂不教民戰者周禮司馬軍旅之政詳矣戰至漢唐兵法尤具焉自府衛廢而執兵者皆市人故有天寶之敗以至晉漢兵雖數十萬而皆不素習士卒閑服則自為生業將乘勢重則取其死力平五胡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鎮前之兵蓋十餘萬之稍自此始也宋興益為取其壯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尤擇真宗襲自臨試而慮擇故與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驕議者又動輒為疑而簡練之網愈疎矣雄州緣邊之地素習戰鬬而馬軍為多子子丁寧欲採其敝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

選兵

唐羅府兵始置神武策為禁兵不過三數萬人以備天子宿衛而已故祿山之叛雖市人以戰賊德宗蒙塵奉駕者四百餘騎甲兵皆散在郡國自河湖三鎮不統於京師餘可舉者大率皆杜各十萬人邠寧武各六萬人路徐荊楊各五萬人奉宣義鎮海各二萬人而觀察團練防禦要害之地者六名不下萬人五代之際四方割裂以區區中州之地晉漢之兵嘗至於數十萬人養之既廢教與用之又皆不得其理周世宗高平之退中國兵制始精因宋興太祖鑒前世之敝益脩裁習之法始黜老懦之兵至於邊鄙務在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故號內地領藩州者二人所領之兵總五六千而已當是之時舉中國之兵總十六萬人平五胡國不知兵之少也至太宗伐劉繼元鎮前之兵蓋十餘萬之稍自此始也宋興益為取其壯者為殿前軍而禁衛之精其法壯銳者升其軍籍尤擇真宗襲自臨試而慮擇故與國有楊村之閱咸平有東武之蒐軍旅之盛近世無比焉然自此兵益以驕議者又動輒為疑而簡練之網愈疎矣雄州緣邊之地素習戰鬬而馬軍為多子子丁寧欲採其敝而群臣莫能本其意焉

劉廷讓敗於君子館全軍沒焉士卒前後戰死沿邊瘡
瘢之兵不滿萬計皆無鬬志河朔衰搖思科擾民為兵
以守城咸平之間又集近京諸州丁壯以為兵而西北
邊臣猶請益兵不已張齊賢請調江淮丁壯八萬以益
西師天子憂之謂呂蒙正曰方事之警急升衢亦可抽
減其姻衞兵數亦不多蒙正復請取河南丁壯以益兵
天子難其言然不得已而卒聽焉其後又請濟師不已
遂令劉承珪乘機慶諸州役兵并為禁兵號振武軍以
益焉自此募兵之法益廣矣天子延見近臣屢歎兵數
之倍而思太祖之法有減兵之意嘗曰雖議者恐其動
搖亦當斷在必行然群臣莫能承上意

兵器

百工之事皆聖人為而其於兵械尤重矢之取瞻始
見於經至於周官冶工所陳五兵之法可謂詳矣漢與
言兵者十三家其要皆以便手足利器械立攻守之勝
語曰器不堅利與徒博同是兵械之不可不脩也宋興
太祖將平定四方命翟丕主作貢以稱職每造兵器十
日一進謂之旬課上親閱之作治之巧盡矣國工署有
南北作坊嚴造甲鎧具裝鎗劒刀鏃器械箭鞬皮笠
弩撞床子弩凡三萬二千又有弓弩院減造弓弩箭弦
鏃等九千六百五十餘萬諸州歲造弓弩箭劒甲冑槍
甲葉箭鏃等凡六百二十餘萬又別造諸兵器募取袋征

鼓炮炊鍋鉤行槍鈹鑼鏁等皆以實諸軍之庫以時
器可支三二十年而創作未已夫子念勞費之宜省也
因遣內都知秦翰閱武庫所聚令給用有餘諸作治以

城壘

周世宗時韓通築城于李晏口凡立十二縣又築東鹿
增鼓城葺祁州數年又自滑陽至乾寧補壞防闕游口
三十六隧通瀛莫宋興王全斌葺鎮州西山堡障劉遇
築保州威勞靜戎平塞長城寺五城太宗既平太原以
降美守之隳福州迁於榆次又命美城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兵一百里地號故軍漢谷險絕為戎人之咽喉多由此
入寇美帥師襲之為軍使安屯以城降因葺築屯兵以
守之久之遷并州於三交以美為帥焉

宗廟

苑舜禹皆立二昭二穆與始祖之廟而五商人祀湯契及昭穆之廟而六周人祀后稷文武及親廟而七漢
初立廟不合古制至晉採周官定七廟之數而虛太祖
之室惰興但立高曾禰四廟而已唐初因其制正觀立
七廟天寶祠九室梁氏以來皆立四廟而五四廟宋興采張昭任
懺之議追尊僖順翼宣四祖而立其廟用近制也蓋自
禰至于高祖親親之恩盡矣故有四廟之制前世祖有

功宗有懋不可殫為其數故有五廟六廟七廟之禮先儒以謂有其人則七無其人則五此古今之文損益之數昭昭可考者也

邏羅

建隆元年以河北仍歲豐稔數賜命高其價以糴之

常平倉

淳化二年詔置常平倉命常參官領之歲歉增價以糶歲歉減價以糴用賑貧民蓋古制也

偵探

淳化中榮陽錫奏掌機務清遒吏卒亦服偵事卒王遂與書人韓玉有不平訐玉有惡言禹錫等以狀聞上怒誅玉京人皆寃之自是黠得他事上不復臨至閭言於上上以為忠無他腸中外畏其口既而天子悟中又有趙贄性險詭故人皆用命所至成叱如帝卷之易蜀既平擇其親吏得百二十人隸殿前司謂之川班殿直禀賜優給與御馬直等其後郊祀優賞太祖特詔賞御馬直更增五千而川班殿直以不在此例擊登聞鼓訴之太祖怒立命中使執歸本營各杖二十明日盡戮於營中餘八十人配諸州遂廢其班初太祖嘗問唐莊宗享國不久何也近郎衛士必控馬首曰兒郎輩寒又望勑賜莊宗即隨所欲給之如此者非一未年之禍蓋令不行而賞賚無節也太祖撫手嘆曰二十年爻何爭取天下而不能以

貢舉

貢舉之制建隆初始葉謝息於私室開寶五年召進士安守虎等三十八人對於講武殿下詔賜其第六年又召宋準等覆試於講武殿殿試自此始也自隋大業中始設進士科至唐以來尤盛歲取不過三十人歲享上元中增至七八十蕭成中建歲取四十人又復精制進士外以經中科者亦不過百人至太宗即位興國二年以郡縣闕官旬決之間拔士俊五百以補闕員而賑滯淹又未命官而賜之緑袍靴笏使歸焉八年進士萬二百六十人淳化二年萬七千三百人始命如貢舉藤易簡等受詔即赴貢院不更至私第以防請託至殿試又為糊名之制

軍賞罰

天寶之後將之廢置出於軍則軍之驕可知也五代之際國之興亡出於軍則軍之驕又可知也又周世宗嘗然獨見誅殿蜡之將而軍之約束始脩太祖之為將也每有臨陣退縮不用命者又所其皮笠以誌之明日悉斬以徇自是人皆死戰及太祖受天命謂征蜀諸將曰

軍法約束此輩縱其無厭之求誠為兒戲我今養士卒固不惜爵賞但犯法者惟有剚耳且又聞川班殿直之訴使中使謂之曰朕之所與便為恩澤又賜有例故盡誅之世宗太祖之馭軍嘗罰如此故世宗取淮南關南之地太祖平五強國如拾地芥由是觀之軍無驕否惟所馭之術何如若太祖之智可謂神矣

雅樂

周世宗患雅樂陵替得王朴實徵考正之宋興因之文舞為文德之舞武舞為武功之舞大朝會用之又定十一曲名以為祭祀會朝出入之節焉社稷所考正有未備者和嶠繼成之然裁擇舊樂乃太祖之聖意章聖用

隨月之律主上新皇祐之制雅樂備焉

佛教

建隆初詔佛寺已廢於顯德中不得復興開寶中令僧尼百人許歲度一人至簡初又令三百人歲度一人以誦經五百紙為合格先是泉州奏僧名未度者四千人已慶者萬數天子驚歎遂下詔曰古者一夫耕三人食尚有受餒者今一夫耕十人食天下安得無聊死之民東南之俗游惰不職者眇村連邑去而為僧朕甚嫉焉故立此制

史官

天子動則左史書之春秋是也言則右史書之尚書是也漢武帝有禁中起居注魏晉以著作其後亦命近臣典其事後魏始置起居令史行幸宴會則在御座前記君臣酬答之語又別置起居注二人光齊有起居者隋置起居舍人二人以掌內史唐起居之官隸於門下顯慶中即與舍人分隸兩省每天子御殿則左右次香案分立殿下螭頭之側和墨濡翰皆就螭頭之側而有命則臨陛俯聽對而書之典禮文物冊命赦奏群臣表疏免徵勸之事悉載於起居注季冬終則送於史官長壽中姚璹以為帝王謨訓不可使無紀述若不宣自宰相史官無由而書請伏下所言軍國政要命宰相一人專知撰錄季終付於史官即今之時政記也元和十二年

又委承旨宰相宣示左右起居注令其繕寫大和九年詔郎舍人准故事入閤日齋戒肅容立於螭頭以記言動故文宗實錄為備焉至後唐明宗亦命端明殿學士掘密直學士備日曆世宗用陶穀之言修明宗之制開實中令僧中亟冢為備擬以謂內庭日曆擁密院抄錄送史官所記者不過對見辭謝而已蓋宰相冢宰綰機密院而史官限隔遠故莫得而具也請言動可書者委宰相冢政月錄以送史官使備日曆遂以參知政事盧多遜專其事與國中詔書病史氏之漏落又以參知政事李昉專其任而樞密院亦令副使一人專知纂述昉請每月先以奏御乃送史官時政記之禁御自昉始也淳化之間從張悅

之請始置起居院俾左右史之職以梁周翰掌起居事李宗諤掌舍人事焉周翰宗諤言崇德殿長春殿宣論論列之事時政記記之樞密院專關機密本院記之餘百司封拜除改沿革制誥之事請悉使條送以備編撰月終皆送史官從之又令郎舍人分直崇政殿記言動別為起居注每月先以奏御起居注奏御自周翰宗諤始也

正量衡

建隆初頒量衡於天下淳化中以太府之式不足以合信取平守成更緣為奸天下歲輸者至於破產以萬數守者更代動又數歲計爭於是天子詔有司使為新法

劉承珪劉家言權衡之法起於秦十黍為絫十絫為銖四十銖為兩度之法起於忽一忽為絲十絲為毫十毫為釐十釐為分為一絫四絫為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一銖為十萬忽因取毫稟計之皆有準自一銖增之九一銖為十萬忽因取毫稟計之皆有準自一銖至半銖為銖以較之得銖二十四百輕重等者為十五斤可施用并以絲忽毫釐累之準奏御詔三司較之以御書淳化三年銅二十四百觔令與開元通寶錢輕重等史其法為新式頒之天下權衡之法得焉

戶口版圖

太祖元年有州一百一縣六百三十九十六萬七千三百五十三末年州二百九十七縣一千八百六戶二百五十萬八千九百六十五興國初有上言事以闕為限三歲一令天下貢地圖與版籍上尚書省所以周知地理之險易戶口之衆寡至道初又令吏造天下州縣戶口之版籍焉

任將

太祖之置將也隆之以恩寧之以誠富之以財小其名而崇其勢略其細而求其大久其官而責其成每朝必命坐賜與優寧撫而遣之皆令為郭進治第悉用厩庀有司言非親王公主不得用之上曰郭進控扼西山十餘年使我無北顧憂我視進豈減兒女耶趣作無復言

此可謂隆之以恩矣取晉遵誨於牧圉之間使佐賞賚又轉以千萬李陵晉用之不惑郭進在西山嘗有軍校訟其不法上曰進驅不羈是必罪人讎進法欲誣陷以自免也使中人執以賜進令詰而殺之此可謂寧之以誠矣西北遠軍市之租多賜諸將不問出入往往賞賚又加賜焉漢超守閼南爲州鎮七八萬貫悉以給與又加賜賚遠超猶私販權場規免商稅有以事聞者上即詔漢超私物所在悉免閼征故遠將皆養士死力用之以得敵情以居則安以動則勝此可謂富之以財矣李漢超郭進皆終於觀察使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皆得以便宜從事郭進在西山上每遣

成卒又諭之曰汝等謹奉法我猶赦汝郭進赦汝矣其
假借如此故郭進所至兵未嘗少衄此可謂小其名而
崇其勢矣王孝昇之好勇焉繼業守靈州皆遵帥
大矣何繼筠屯棣州二十餘年盡瘁誨也通遠軍四十
年其餘皆不減十餘年邊境賴之此可謂久其官而實
其成矣夫寵之以非常之恩則感深待之以赤心則
其志固養之以關市之利則在位者有赴功之心而勇智者得以騁略其過則
材能進久其任而功利悉自古用將之術不易於是太
祖蕩用之故以李漢超屯關南馬仁瑀守鎮州幕令坤

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以防北虜郭進
控西山武守琪戍晉州李謙溥守隰州李繼勳鎮昭義
以禦太原趙贊屯延州姚內斌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
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守靈武以備西戎如姚內斌董
遵誨之徒所領不過五六千人而威名皆行乎戎狄當
此之時建隆元年六月詔李重進收潞州十一月詔李
筠收揚州四年收湖南北六年收蜀十三年收南越十
七年定江表之地內則吳越閩海歲奉貢職外則交州
丁璉高麗王伷請吏獨北漢劉旻稱臣而契丹脩好之使數至於闕庭
之衢如此故養士少而蓄力多操術簡而收功博也

水災

周世宗嘗使竇儼論水沴所興儼以謂陰陽者水火之
本陰之主始於淵敵水之行紀於九六九十七百二十
有八歲為浩浩之會當此之時雖有周君之君不能弭
其患者數也若至於后辟荒妄以自亡
亭政不明賢不章則苦雨數至潦水厚積德宗壬申之
水者政也漢以來言災異者亦然然則誠古今之通論
宋興常雨之沴間輒有之然未嘗有百川沸騰黎民昏
墊之患也而太祖開寶之間常以霖雨之憂出後宮以
錮幽閉之感太宗淳化之歲嘗自七月至九月兩不止
崇明門外皆浮巢栽以濟壅圮廬舍多襲人多壓死物

價湧貴秋斂用微於是流移者衆而陳頴宋亳之間盜
亦稍稍而起太宗加給復之恩賑發倉廩此祖宗所以懼天災圖政務之遺事也

汴水

昔禹於滎澤下分大河為陰溝出之淮泗至淩儀西北
復分二渠其後或曰渨薄始皇疏之以灌魏郡者是也
或曰浪宕渠自滎陽五池口來注鴻溝者是也或曰淩
儀渠漢明帝時循河流故瀆作渠渠成流注淩儀者是
也或曰石門渠靈帝時於敖城西北累石為門以遏渠
口者是也石門渠東合濟水與河渠東注至敖山之北
而蒗汴水又東至滎陽之北而滹然之水東流入汴滎

陽之西有廣武二城汴水自二城間小間中東流而出
瀆水至此乃絕恒涸將通之而不果者晉大和之中也
劉裕浚之始有滿流奔注而岸善潰遂裕更疏鑿以清
運者義熙之間也自淮西北泝湍轉相輸納於河
陝含加太原晉陽倉凡三年運米七百萬石者唐開元之
際也後世因其利焉

之本末如此宋至道之間也

刑法

太祖始用士人治州郡之獄太祖即位未重用典刑寖
至於淳化又置審刑院詳覆之員諸路命糾察之使
獄先上二司然後關報審刑院於禁中防大理刑部之失九具
又以關始命論蓋其重慎之備如此焉

管榷

太祖知百姓疾苦五代之政敝典之休息故詔書屢下
弛鹽禁於河北實錫貞觀之令又減商稅有司嘗欲重斷茶之估
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即遂置其議既平五嶺
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興百姓更始焉故民
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增置之時雖微少而用約也自
時以來兵革既銷他費稍減於是綱利之法始急於是

言鹽課則劉熙古深苓禁則樊若水峻酒榷則程能麥
益令則楊允恭各騁其意校而助之若之入征權之算古禁之尚疏者皆審焉猶不能以為寬

曆

禁天時以授民事則曆象不可不謹也唐虞以來尚矣
曆高祖有戊寅之曆高宗有麟德之曆中宗有景龍之
曆明皇有大衍之曆肅宗有至德之曆代有五紀之
曆德宗有正元之曆憲宗有觀象之曆穆宗有宣明之
曆昭懿有崇元之曆自時以後至於梁唐晉高祖始用鉅仁紀有調元之曆周世宗用王朴有
欽天之曆朴之成曆也王處訥謂之曰此曆可且行
又則差矣既而果然宋興命處訥正之若是有應天之
曆又之又差而苗守信李昭夷之徒是於是有乾元之曆
至道淳化之間王睿鄭昭夷之徒是於是有乾元之曆
頒行始定渾儀之器楊文薦增用黃甲子之數皆施行

錢幣

興國初絀江南鐵錢鑄鼎鼐以給流民而於江東之地
弛鹽禁於河北實錫貞觀之令又減商稅有司嘗欲重斷茶之估
以出於民上曰是不重困吾人即遂置其議既平五嶺
國收天下之地未嘗不去其煩苛興百姓更始焉故民
始得更生於水火之中增置之時雖微少而用約也自
時以來兵革既銷他費稍減於是綱利之法始急於是

宦者

淳化中改黃門院為內侍省而置昭宣使以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繼恩枚蜀有功宰相欲以為宣徽使天子以為宦官不可令預政事切責宰相而置宣政以命繼恩其後張洎韓林請以藍敏正為孝士裴愈副之上曰此亂政朕方復古道安得踵此覆轍邪相慙而退蓋祖宗之明理亂慎威福之漸如此焉

學校

宋興承五代之亂建隆初詔崔頌教國子始蒙生徒講學天子使使者臨賜酒果以寵爲學者淳化中上始脉學命孫奭講說命之篇天子嗟異久之

名教

唐氏五代之亂教化之事久缺雍熙初始勑群臣用喪之制至通之間近臣有不能養者上為賜錢使迎其母而使者亦言蜀人有事於中州其父家居不能自存者天子驚嘆於是詔書遠下稱人子之義以風曉切責而使執法舉不能養者定著於令焉

銓選

建隆初定考判之制著銜賢之格

禘祭

博士和峴言禘始伊者而三代有嘉平清祀禘祭之名禘臘之別名也漢乘火德以戌日為臘臘接也言新故相接故田獵取禽以報百神孝宣使王延德王繼恩杜彥鈞處之唐以土王正親之祭尚用前寅禘百神孟冬晉魏同之唐以土王正親之祭尚用前寅禘百神卯日祭社宮辰日臘宗廟至開元始定禘制三祭皆於臘辰以應土德議者是之宋興禘祫之禮未行以戌日為臘而獨以前七日辛卯禘不應於此禮禘祀社稷享宗廟同用戌臘如禮便制曰可

感生帝

乾德初用博士聶崇義之言以赤帝為感生每歲正月祠用壇其後又以正月上辛祀昊天上帝五帝皆從祀與感生帝祭同日既瀆且從祀礼殺失所以致崇極意自此感生帝始別祭不從祀昊天

西京郊配

太祖開寶元年幸河南定圜丘之位以四月郊祀上帝將行躬告於太廟既行不載主禮

祠太一

興國中兆太一於城南用學士張齊賢奏官正楚芝蘭頒祠事齊賢等以為太一者五帝之佐天之貴神祠宜半祀天之礼又小損之天子使加冷官百人自昏祠至明如漢制禮

郊配

太祖已尊四祖之廟郊祀以宣祖配天宗祀以翼祖配帝及太宗繼大統礼官以為王業所興自太祖始故與

國之初天子再郊皆太祖配天及欽封泰山皆蒙建白以謂嚴父莫大於配天宜以宜祖配天太祖配帝其後封禪之礼雖而雜禋之郊咸用燔燎之礼皆於圜丘遂以宜祖太祖同配如永泰之礼皆礼儀使薛易簡所定焉

賦稅

周世宗嘗患賦稅之不均詔長吏重定頴州刺史王祐鄉行部縣均其輕重補流民闕又高麗百姓詣闕稱頌焉

三司

鹽鐵戶部度支凡二十四案吏千餘人乾德之考課之法興國增判官之員淳化之間或專置一使或離為二司已又復之為三而副貳官屬之損益隨天子嘗召見其吏李浦等問利害之理浦等言七十餘事多見听納於是三司使陳恕等皆以不勝任見黜而浦遂試用顯於世焉

俸祿

太祖京怜元之因而慈吏之煩緩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備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顧之憂然欲高吏之行以便民於是定俸戶之制備益俸之令太祖猶以為煩民也於是出庫財以賦吏祿詔書屢出欲吏之有餘而無內

南蠻

南蠻於四夷為類最微然動輒一方受其慮至覆軍殺將興夫轉餉頻敗之又也則他盜亦緣而有大中咸通之間安南之蠻是也故為政者不得不戒焉宋興平嶺峒是也有安已克破敗而受之成平之間曹克明廣捷之兵習darkness牌之器其後又益證海之師皆以備蠻之為彊場害也蓋及其騷動而我之所以威附之術可得而談者有用安漸入伐而克之與國之初翟守素之之收糜水是也有計餓盛之納以恩信章望之平湖德權之靖宜州是也蓋安不足以克則敗故不能以来計不易之以盛則信不能以收此古今之通理而智謀者之所易視也今溪洞往往為東南之憂而議者不謀威略一歎懷之以利是見其一未見其二也

契丹

契丹既勝晉歷漢周為中國之患宋興太祖明經綸之體尊擇用將帥以折衝一方之難自山西關南所屬任甘天下之材委付專而聽斷明豪傑之士得盡其智力以赴功故養士少而形勢強當此之時疆境泰然無北顧之憂間有窺塞之謀屢騎六萬太祖命田欽祚以三千人破之當世以為談雰既屈服於是叩關請吏修書幣之使天子見群臣議議不自以為德也其後向之宿

將捐死而天子伐賢量屢連兵既破屢而平甘遂用重於賜不克而還自此痍復為中國之患雖熊中曹彬以十萬之衆不能舉燕而退有邦瀋之敗既而楊業敗於陳家谷劉延讓忿議於君子館又敗士多失亡秉塞奏疏之兵至不滿萬趙魏大震遂深入陷郡縣殺官吏執士民將吏依壁自固虜鈔掠坰野收子女之俘捨金帛之積而去自鄴而北千里蕭然天子下哀痛之詔而邊吏憂請益兵始科河內之民以戍邊不足則又科河南之民猶不足則取役兵為振武之軍以自助然猶不能以為足也咸平之間命傅潛為大將屢既入塞塞上皆飛檄請救潛按兵不出將卒人人欲戰不許天子憂使人

督戰又為益發兵使進而潛終不敢出屢乘其隙也連破州邑遂越魏犯澶百姓驚然天子為我之謀臣射死兵遂解去撓延以為秉其撤屯莫可收天子仰其書而謀和之策遂定焉自此邊鄙去矢石之憂天下無事百姓和樂至今餘四十年先帝之功德博矣

折中倉

折中之法聽商人入粟而趨江淮受茶鹽之給公私便之或以為撤溢既廢而歲失百萬之入端拱初復置次歲旱而止淳化中遂復之

推易

宋興既收南越之地而交阯奉貢職海外之国亦通關市舉象珠璣百貨之產皆入於中国府庫既充有司遂言宜出於民始置權易之場歲收其直數十萬貫自此有

左藏

興国初左藏之財既充斥始分為三錢與金帛皆別藏典守者亦各異焉

賊盜

宋興既斂兵於內盜賊輒發而州郡無武備急則史走匿自存天子常詩吏罪而言事者以為適然故盜起輒捕劾數百千里非天子自出兵往往不能禁也二

及覽近世之政若宋璟守益州張雍守梓州秦傅序守開州何郯守象州皆以區區一城抗賊之鋒不為不毅矣然於是知天子待吏盡恕道矣而吏之走匿自存者何其不自力也

漕運

宋興承周制置集津之運轉關中之粟以給大梁故用度饒而無不足及收東南之地與国初始漕江淮粟四五百萬石至汴至道間楊允恭漕六百萬石自此歲增廣焉

文館

三館之設盛於開元之世而衰於唐室之壞五代高武

力雖存西館之署而法度平矣宋興太祖參經營收天下之地其於文儒之事稍稍然未能備也太宗始度升龍之右設署於禁中收購府圖書分六庫以藏之又重亡書之購而閭巷山林之藏稍稍益出天下圖書始復舊而縉紳之學彬彬矣悉稱當世聰明睿智之主其義非獨使之尋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農昭始田張掖遂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既疆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与海為非秦徙而順導之莫能為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黃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既疆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与海為非秦徙而順導之莫能為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水利

自史起漳鄴田鄭國鑿涇水李冰以區區之蜀備二江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黃河

河自西出而南又東折然後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既疆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与海為非秦徙而順導之莫能為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屯田

自農昭始田張掖遂北注於海當禹之行水功既疆為二至大陸又播為九然後為逆河以与海為非秦徙而順導之莫能為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水利

自史起漳鄴田鄭國鑿涇水李冰以區區之蜀備二江之利漢興文翁穿蒲渠而白公注涇渭鄭國起於韓而秦以富強蜀守冰鑿離堆而灌溉千里曲阿之塘宋人引淮觀人引河唐疏雷陂梁句城除堰遏之害皆代天施長城力衣食元无而足公家之費故三代溝洫之法替而井時務功此不可不重也聖宋之興文字窺筆畫也蓋特以觀天下之材而備大臣之選此天子所以發德音留聖意也

水之害去絕也氏之河則害作故言河宜散裂被來禹
迹是當盛宋之隆河數為敗興国之間務村之決為甚
當此之時勞十萬之衆然後乃理天子為賦詩比禹之
之歌禹者雖有商明之憂非暴時比也然天子大臣講
求利害之理勤矣愚既以為隄防壅塞閒於用徹禹之
迹為可然水之為迹難明久矣非深考博通心知其詳
固難以臆見決策事也宜脩求能疏川浚河者與之
慮定然后施功則可以下安元元上追禹績矣

邊防

周世宗之時築李晏口立縣十二又築東鹿增鼓城葺
祁州遂自滹陽至乾寧之塞補壞防閉游口三十有六

既乎晉顧藩州遷之幼自歸通宋興葺鎮州西山保障自
之得胡人明候之地自漢
平糴

使歲穀數不熟出常民不病食故平糴之令自此始
李悝脩之魏以富強與歌壽昌開常平之法以至晉
唐不能廢後魏之和糴之制北齊樂富人之倉脩人置
建隆之間始因何內之稔修邊糴之事至淳化而天下
之糴復大備

義倉

使歲穀輸其餘歲商受而食之故義倉之法自此始長
孫平修之隋以富昌唐用戴胄之言而復定著令高宗
又開雜用之禁神龍之後綱理疏闊而義倉緣廢始尽
至開元自王公以下至于商人皆有入故義倉之實至
六千萬以上自是後而衰宋興乾德之初天子哀歲不
登而倉吏不以時出與民於昇著發粟之制使不待詔
令其後又商吏之頃便而民罷輸轉之因又罷之至今
土而猶制復行

茶

唐正元初趙贊興茶稅而張滂維之什取其一以助軍

費長慶初王播又增其數大中中裴休立十二條之利
宋興茶鹽之法最有變易而茶法復至大壞景德中嘗

名辨之實貴厚利悉歸於商人矣是時議臣請以見緡
入中而天聖初又設三說之法入見緡金帛則官雖為
便而商者不通用三說則官有七倍之損而商豪之貨
若積滯公私皆失其利景祐康定之間又增以鹽
利為四說雖公家歸於半而賈販者復臻至皇祐中又
用見緡之法雖疆滯稍去然調視小失固未免於垂迂
也

金石錄跋尾

茅君碑

茅君碑三茅者盈太元真君固定錄真君衷保命優君曾漢景帝中元間人盈天漢四年道成至元帝初元五年來江左句曲之山哀帝元壽二年東雲而去至梁普通三年五百四十四年矣固至孝元時拜執金吾卿衷宣帝地節四年拜上卿太守五更大夫並辭住廬家脩學成帝永始三年固為定錄真君衷為保命仙君梁普通三年道士張繹建此碑孫文韶書

常樂寺浮圖碑

常樂寺浮圖碑周保定四年立州人治記室曹胡遠撰其辭云襄州刺史王秉字孝直建常樂寺時塔七層其碑文今仆在襄州開元寺藩院其文字畫無過人者特以後周時碑文少見於世者故存之

九成宮醴泉銘

九成宮醴泉銘秘書省撰校侍中鉅鹿郡公魏徵撰蕪太子率更令歐陽詢書九成宮乃隋之仁壽宮也魏為此銘亦欲太宗以隋為戒可以見魏之志也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

魏侍中王粲石井欄記貞元十七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于頔探掌書記胡證書記一參謀太子舍人甄濟撰判官彭朝議書云上元二年山南東道節度使來填移井欄置於襄州刺史官舍故為記甄濟者縉公所謂陽瘡避賊卒不拆綠山父子事者也其文得之為可喜而朝議書尤善宜可愛者也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

襄州編學寺禪院碑黃門侍郎修國史昌黎韓愈撰太子火啓事鍾紹京書開元二年立其文云襄州人將仕郎阮弘靜與其屬人建編學寺禪院故立此碑承慶有辭學張旭之敗時承慶以附記方待罪報推令草放書北發後事而成報壯之銘京龍中以苑總監從討吊氏有功惟嗜書家藏王羲之獻之楮逢良書至數十百卷以善書直鳳閣武后時榜諸宮殿門及銘九易皆銘京書也其字畫妍遒動有法誠少與為比然今所見特此碑尚完尤為可愛也編學寺於宇文周為常樂寺

襄州興國寺碑

丁道護書洛法寺碑一興國寺碑一皆隋開皇中立洛法寺今為龍興寺在襄陽城西興國寺今為延慶寺在望楚山歐陽永叔云興國寺碑不知所在特見其模本於太學官揚袁家而此碑陰又有道護書襄州鎮副總管府長史柳止戈而下十八官屬之自余始世益未有傳之者也姓名其字猶可喜得

韓公井記

韓公井記開元二十二年勑置十道採訪使韓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商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汲者死行人雖暍罔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亡患人更號韓公井楚故城今謂之故壁即郢也此記今移在郡中故城改為牆者由縣太祖父烈祖名誠當時避之故至今猶然

晉陸棲碑

晉陸棲碑此碑云棲字元容吳郡吳人其先家于陸鄉因氏姓焉顯考吳故左丞相禒赤烏六年召宿衛即中轉右即中左即中治書執法平中校尉平義都尉五官

郎中騎都尉選黃門侍即封海鹽縣侯加裨將軍行左承相鎮西大將軍事又云委戈執笏入賓皇閣而吳志云孫皓大帝元年以陸凱為左丞相又云凱子禒初為黃門侍郎出補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皆與此碑合而此碑晉泰寧三年立也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

尚書省郎官石記序陳九言撰張顛書記自開元二十九年郎官石名氏為此序獨楷字精勁最重出於自然如奇怪近世未有而此序獨楷字精勁最重出於自然如動容周旋中禮非強為者書一藝耳至於極者通能如此其楷字蓋罕見於世則此序九為可貴也

桂陽周府君碑井碑陰

桂陽周府君碑井碑陰歐陽永叔跋韶州圖經云後漢桂陽太子周府君廟在樂昌縣西一百一十八里武溪上武溪驚湍激石流數百里昔馬援南征其門人爰寄生蓄吹笛援為作調和之名曰武溪深曰溶溶武溪一何深鳥飛不渡獸不能臨援既沒溪合真水桂陽人便之為立廟刻石又云碑在廟中郭蒼文今碑文磨滅云府君字君光而名已訛缺不辨圖經但云周使君亦不著其名後漢書又無傳遂不知為何人也按武水源出郴州臨武縣麟趾石南流三百里入桂陽水真水愈溪蓋侯會溪諸水皆武水合流其俗

謂湍淺為灘溪退之詩云南下樂昌灘即此水也碑首題云神漢者如唐人云聖唐神京爾蓋當時已為此語而史得祕書無之獨見於此碑也熙寧八年余從知韶州王之材求得此本之材又以書來曰按曲江縣圖經周府君名昕字君光則永叔云圖經不著其名者蓋考之未詳也又有碑陰列故吏及工師官號州里姓名之材并摸以來求叔蓋未之得也其碑陰曲江宇皆作曲紅而蒼江宇江夏宇亦作紅蓋古字通用不可不知此學者所以貴乎博覽也永叔又記劉原父所得商洛之鼎云惟十有二月旁死魄君謨問十四月着何謂原父不能言也以余考之古字如亦作奕人作共之類皆重

出如此者　甚衆則此文作三者特二字耳未敢原父君謨皆博識而亦有所未陸學者又不可不知故并見之於此也

唐安鄉開化寺即禪師學士堂碑銘

唐安鄉開元寺即禪師淨土堂碑銘監察御史張勢撰雍縣尉吳郁書天寶九載庚寅立蔣即禪俗姓辛氏名順忠龐西狄道人龐石牧器使崔昇進奏住河南開元寺右脅而卧諸編已無開元中詔隨右節度使張守珪為銘自河龐沒於羌夷州縣城陷為戎又有景陽撥下井銘江寧縣興嚴寺井石甃銘郭官寺民盧莫不毀廢唯佛寺與碑銘文字載佛寺者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往往多在井皆以謂四方曲垂殊類異俗不知礼義出於天性故夷之然其於佛皆知信慕以其有罪福報應之說余以謂四夷雖恣睢甚者及聞之以曲直是非悅不動之以利害而使之心化此先王之德所以為盛也

江西石幢記

江西石幢記觀察支使試左武衛兵曹參軍来擇撰

大和二年建自採訪使班景倩蕘知黔中道為始判官已下皆列次姓名後石幢記郡圖練判官試大常寺協律郎李方玄撰大和七年建自使檢校右散騎常侍蕘

侍御史中丞裴誼為始副使已下皆列次姓名續石幢記節度掌書記陳象撰光化三年建自使開府儀同三司撿校太保蕘侍中顗川郡鍾其為始列副使已下如後記續立石柱題名記知節度判官胡順之撰天聖元年建自太平興國元年自發史中丞通判軍州事李幹為始至熙寧九年祠部郎中集賢校理

辱井銘

辱井銘辱井有篆文云辱井在斯可不戒乎井下文共十八字在井石甃上不知誰為文又有景陽撥下井銘又有陳後主叔寶辱井記云江寧縣興嚴寺井石甃銘莫知誰作也歷序隋文帝命晉王廣伐陳後主自投井中令人取之驚其太重及出乃與張貴妃孔貴人三人同束而上其末云唐開元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前單父縣令左轉此縣丞太原王己下闕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

漢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西狹頌武都太守漢陽阿陽李翕字伯都以郡之西狹閣道通梁益緣壁立之山臨不測之溪危難阻峻數有顛覆賨旅之害乃與功曹史李旻李贠等發憤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云鑿治西坂廻沼東阪有秩李謹治西坂欲通相與作頌刻石其頌有云鑿治西坂廻沼東阪有秩李謹治西坂既成人得夷險可以夜行二其所識一也其一立於建寧四年六月十三日壬寅其一是年六月三十日立

也又稱翁嘗令潤池治嶺歙之遺有黃龍白鹿之瑞其後治武都又有嘉禾甘露木連理之詳皆圖畫其像刻石在側蓋嘉祐之間晁仲約質夫為興州還京師得郵閣頌以遺余蘇祈里橋郵閣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翁字伯都之所建以去沉浚之患而翁字殘缺不可辨得歐陽永叔集古録目時李翁也永叔於學博矣其於是正文十年馬城中玉為轉運判官於江西出成州所得此頌以視余始知其為李翁字元賓一以其意質之遂不能無失則古之人所以闕疑其可忽歟近世士大夫喜藏畫自晉已來名能畫者其筆迹有存於尺帛幅紙蓋莫知其真偽往往皆傳

而貴之而漢畫則未有能得之者及得此圖所畫龍鹿承露人嘉禾連理之木然後漢畫始見於今又皆出於石刻可知其非偽也漢武帝元鼎六年以汧隴西南接於巴蜀為武都郡及其後始分而為興州為成州則武都之上祿也郵閣立於建寧五年翁治嶺歙西狹郵閣之道有益於人而史不傳則頌之作所以備史之闕是則傳之亦不可以不廣也

元豐類藁卷之五十

行狀

公諱鞏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母吳氏文城郡太君母朱氏仁壽郡大君公嘉祐二年進士及第為太平州司法參軍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尚書考院嘗為英宗實録檢討官不踰月罷出通判越州歷知齊襲洪州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賜緋衣銀魚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徙亳州又徙滄州不行留判三班院遷史館脩撰管句編脩

院兼判太常寺元豐五年四月權試中書舍人賜服金紫九月丁母憂明年四月丙辰終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元配吳氏光祿少卿禹之女子男三人孫男六人女適太平州司理參軍宗格之女繼室李氏同叡少卿禹之女子男三人孫男六人慈忠翼綜太廟齋郎綱承務郎二女蚤卒孫男六人慈忠翼忠翼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元豐七年六月丁酉葬南豐從周卿之源頭曾氏姒姓其先魯人至其後世避地遷于豫章子孫散處江南今家南豐者自高祖諱延鋒始也初歲又參父子俱事孔子嚴樂道忘仕孔子與之參以莘德為亞顏百而參孫西馘自比於管仲

其世德淵源所從來遠矣至皇祖大夫以直道正言為
宋名臣皇考光祿博學敢文惇行孝友明古誼達時變
位不配德著書甚後畜厚流長天以道德文章鍾于公
身以俟大前烈開發後嗣賢命世之宏材不待文王而
興者歟公生而警敏不類童子讀書數百千言一覽輒
誦年十有二試六論援筆而成辭甚備也未冠名聞四
方是時宋興八十餘年海内無事異材間出歐陽文忠
公亦然特起為學者宗師公稍後出遂與文忠公齊名
自朝廷至閭巷海隅障塞婦人孺子皆能道公姓字其
所為文落紙輒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
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蓋自楊雄以後士罕知經至

施於政事亦皆卓卓有可觀者近苟簡故道術寖微先生之述不復
見於世公生於末俗之中絕學之後其於剖析微言開
明疑義卓然自得是以裝六藝之縕正百家之繆破數
千載之惑其言古今治亂得失曷非成敗人賢不肖以
至預防當世之務斟酌損益必本於經不少貶以就俗
非與前世列於儒林及以功名自見者比也至其文章
上下馳騁愈出而愈新讀者不及能知者不必能言
蓋天材獨至若非人力所能學者慎精思莫能到也世
謂其講於漢唐可方司馬遷韓愈而要其歸又止於仁
義言近指遠雖詩書之作者未能遠過也其為人惇大
直方取舍必度於禮義不為矯僞姑息以阿世媚俗弗

在於義雖勢官大人不為之屈非其好雖舉世從之不
輒與之比以其故世俗多忌嫉之然不為之變也其材
雖不大施而所治常出人上為司法論決重輕能盡法
意錄是明習律令世以法家自名者有弗及也為通判
雖政不專出而州賴以治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牙
前之應募者錢不足通俾鄉户輸錢助役期七年止後
酒場錢有餘應募者利於多入錢期盡而責鄉户輸錢
如故公閱文書得其姦立罷輸錢者二百餘户且請下詔
約束毋擅增募入錢歲數常平不足仰以賑給而田居
野處之人不能皆至城郭至者羣聚有疾癘之憂前期
令尉勸縣富人使自糴粟數總得十五萬石視常平賈翻

增以予民民得從便受粟不出田里而食有餘粟賈平
又出錢粟五萬貫民為羅糧使隨歲賦入官農事頼以
不乏為州務去民疾苦急奸豪盜盜賊而寬貧弱曰為人
害者不去則吾人不寧齊曲提周氏衣冠族也以貴雄
里中周氏子高橫縱淫亂至賊殺平民汙人婦女服器
疑棄與高力能動權貴州縣勢反出其下故前後吏莫
敢詰公至首取高寘於法歷城章丘民聚黨數十橫行
村落間羣劫王社稚埋盜奪裏四縱火無敢正視者公
悉擒致之特配徙者三十一人餘散遣是時州縣未
為民保伍公獨行之部中使彎弧擊柝巡警晝夜譏察君人行旅出入經
宿皆籍記有盜則鳴鼓相援又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

且開人自言故盜發輒得有鬻友諒者羣劇民家以名
捕不獲一日自出告其黨公子袍帶酒食慢以酣狀盡
所賭金帛隨之狥諸郡中盜聞多出自言友智力黠人
公外示重賞實欲擒討貳其情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
強喜改物至是豪宗大姓欲手莫敢動惡聲迹州部
肅清無枹鼓之警民外戶不閉道不拾遺閩粵貢山瀕
海有銅鹽之利故大盜數起公至部時賊渠厚恩著既
殺其黨誘降之然餘衆觀望十百為群既潰復合陰相
推附至連數州其尤桀者衆將樂縣縣官呼之不出愈
自疑且起疊恩所為君人大恐公念欲緩之恐勢滋大
息之是速其為亂卒以討致之前後自歸若蔬執者幾
二百人又擒海盜八人自後者五人老奸宿偷相繼縛
致者又數十人吏士以次受賞公復請並海增廵撿貧
以壯聲勢自是幅員數千里無敢竊發者民山行海宿
如在鄉鄰亟去公為引去公入除之如齊盜為引去公入除
大患者既如此至於澄清風俗振理頹壞閭詘衆鬼網
紀具修所至皆然也其餘舉後先則視其時因其便
為之在齊會朝廷變法遣使四出公推行有方民用不
擾使者或希望赦欲有所為公亦不聽也河北發民潰
河朔又它路奇當出夫二萬縣初被籍二丁三丁出一
夫公拮其隱漏後有至九丁出一夫者貧數倍又損
後人以紓民力弛無名濫錢為橋以齊往來徙傳舍自
長清抵博州以達于魏相橋者六驛人皆以為利其餘
力比次築隄儲蓄歲之以十五萬計它州亦然既罷州
人絕橋開門遞留夜乘間地得去秦州前坐死者甚衆
尤溺有戮以救死罪者公至閱囚獄法當勿論即日縱
使之不能復合也齊俗悍
去并釋者百餘人州人噪呼曰吾州
知非冤乎在洪會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
救病者民若單士不能自養者以官舍之資其食致
衣衾之具以庫錢佐其費書醫候視記其全失多寡以
為殿最人賴以生安南軍興道江西者詔為萬人備州
縣暴賦急斂務要貴羨貴百姓不堪公獨不以煩民前
期而辦又為之區處次舍井竈什器皆有條理兵既過
而市里不知也福州多佛寺為僧者利其富饒爭欲為
主守賄請公行公俾其徒自相推擇籍其名以次補之
授文憑迭中郎其私謝以絕左右徼求之擾民出家者
三歲一附籍治萬人闔府徼賂至齊錢數千萬公至不
禁而自止齊寺二皆棄為奸者禁婦女毋入寺舍明
州有詔完城既程工費而會公至加度城周二千五百
餘丈為門樓十故冦可用者收十之四公為再計城減
七十餘丈門當高驛使客出入者為樓二收故冦十之
六募人備興冦可用者量酬以錢又得十之二九省工
費甚衆而力出於役兵備夫不以及民城成總役者皆
遷官而公不自言也公嘗以謂州縣困於文移頗數民

病於追呼之擾也故所至出教事應下縣責其蠲廢繇急與之期期未盡不復檢其課期與事不相當聽縣自言別遣人至田里縣初未甚聽公京師公亦感激奮勵欲有所小則罰典吏大則弁劾縣宰以是莫敢慢事皆先期而集民不知擾所省文移數十倍事在州者督察句稽皆有程式分任僚屬而使公總覽綱條責成而已蓋公為之令行禁止莫敢不自盡政巨細畢舉庭無留事因閑晏空人徒見公朝夕視事數刻而罷若無所用心者不知其所操者約且要而聰明威信足以濟之故不勞而治也吏民初或憚公嚴已

而皆安其政既去久而彌思之其於內外更官寺院三班太常禮事不為苟簡事官吉院宿故尤多凡所規畫至今守之不改蓋公自在閭巷已屬意天下事如在朝廷之材起且大任庶幾能明斯道澤期民以追先王已墜之迹燃晚迺得仕仕不肯苟合施設止於一州州又有規矩繩墨為吏者不敢喜怒出入則其所設施特因時順宜固不足以發公之緼又況其大者乎公自為小官至在朝廷挺立無所附遠迹雖貴顯是愛公者少為編校書籍纔九年自求補外轉徙六州更十餘年人皆為公懶然而公處之自若也公於是時既與任事者不合而小人乘間又欲搆之一時

知名士往往坐刺譏訕語慶遂公於防微絕人遠甚政事施張操縱雖出于己而未嘗廢法自用以其故莫能中傷公亦不為之動也賴天子明聖察公賢欲用公者數矣會徙滄州召見勞問甚寵且諭之曰以鄉才容頎納期以大任一日手詔中書門下曰會鞏以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脩撰既而復諭公曰此特用鄉之漸爾近並修國史又報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也故世不以用公為難而以天子知人明於屬任之為難也公屢已

夜討論未及屬藁會正官名擢中書舍人不俟入謝使諭就職時自三省至百執事選授一新除史日至數十人人舉其職事以成辭約義盡論者謂有三代之風上亦數稱其典雅皇子延安郡王薨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至是上特以屬公在職百餘日不幸屬疾遽家不遑以至不起始公之進天下相慶以為得人謂且大用及聞公疫皆竊息相吊以謂公之志卒不大施於世其命也夫公性疏謹而待物坦然不為疑阻於朋友喜盡言雖取忿怒不悔也於人有所長獎勵成就之如弗及與人接必盡禮有慊不善之意來者竣之益恭至使其人心悅而去過候扃盡其情未嘗有所按謫有所過

誤抵法者力為辨理無事而後已在官有所市易取貴必以厚予賈又以薄於門生故吏以幣交者一無所受福州無職田歲饑閩蔬收甘守與民爭利可乎罷之後至者亦不復取也平生無所玩好顧喜藏書至二萬卷仕四方常興之俱手自讎對至老不倦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公未嘗著書其所論述皆因事而發既殁集其遺藁為元豐類藁五十卷續元豐類藁四十卷外集十卷後之學者因公之所嘗言於公之所不言可推而知也初光祿仕不遂而隱無田以食無屋以居公晚尚文皇皇四方營餬孤弱之祿鄉公生而警敏讀書過目輒誦十二歲能文語已驚夫人在堂闔門待哺者數十口太夫人以勤儉經理其內而教養四弟相繼得祿仕嫁九妹皆以時且得所歸自奉廢薄弟之實公是賴平昏未嘗遠去太夫人左右其仕於外數以便親求從官太夫人受之異甚嗚呼天奪吾母不數月又奪吾兄何降禍之酷至於斯極也豈其子弟頹惡剸不孝其身而及其母兄使之抱終天之痛為世之所大僇耶不然吾母之賢也吾兄之盛德也相繼而殞所謂天道常與善人果何如也為子弟者不自臧身罪固大矣又不能推原前人德善勞績托於當世之文章以明著之無窮是又罪之大者也矧公於筆畧則昆弟思牆

隧宜有碑於国史宜有載歟不自知其迷謬恐痛讎位謹述公歷官行事如左至於論議文章見於公集者後當自傳　此弗著特著其大節弗敢略弗敢誣以告銘公之君子且以待史官之訪焉

墓誌

公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曾祖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光祿卿公之四世祖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仁旺贈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太宗真宗時上書言天下事數萬言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為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為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判官告院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初嘉祐中州取酒場錢給乎前之礬其有者錢不足逋使鄉戶

輸錢助役期七年止期盡而貴鄉户輸錢如故公閱文
書得其姦立罷之且請下詔約束毋得擅增募人錢歲
健原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五萬石視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鄆州鄆俗悍喜
攻劫豪宗大姓多藏法曲謀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
其子僭横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實之法歷
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推埋盜殺横行無敢正視者
公禽致悉黥徙之驰無名渡錢為橋以濟往來是時州
縣未屬民為保伍公獨行之設方略明賞購急追捕且
開人自言盜發輒得由是奸宄莫逃舉清曲折悉如
神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
次第民便安之後使者至或希望私欲有所為公不聽
也從襄州雖有大獄久不決有當論死者公閱其狀
曰是論勿論何得留此吏不敢對即出之緣而釋者百
餘人州人叩頭曰吾州前坐死者衆矣率知非冤乎又徙
洪州歲大疫自州至縣鎮亭傳皆儲藥以救病者其不
能具飲食之家者佐以廩錢師出安南道江西者詔為
萬人備公獨不次頓民為之區處次舍井爨什器皆前
期而辦兵既過市里有不知者已而它州以不蚤計擾
民者皆得罪進直龍圖閣知福州兼福建路兵馬鈐轄
賜緋章服時部中大盜數起南劍州賊溪豪恩者既赦

其罪誘降之餘猶觀望陰相推附至連數州其充結
者緣將檄縣又呼之不肯出居人大恐公遣使者以謀
致之前後自歸若就執者投二百人海盜自殺獎論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健原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五萬石視常平不足以賑前期諭屬縣使富人自實粟得十
種糧使隨歲賦以入民賴以全活徙知鄆州鄆俗悍喜
攻劫豪宗大姓多藏法曲謀周氏世衣冠以貲雄里中
其子僭横至賊殺平人州縣莫敢詰公至首實之法歷
城章丘民聚黨數十百人推埋盜殺横行無敢正視者
數月徙亳州亳亦多盜公治之如在齊時公素慨然有
志於天下事仕既晚其大者未及試而外六州皆劇處
然公為之無難始至又先去民所甚患者然後理頹弊
正風俗九所措畫皆曲折盡如神初變法公推法意施行之有
一人至田里者故所至有惠愛既去民思之不已所為
法後終不可改察屬間公名始皆嚴悍之久而察公薦
平無私又未嘗有所按擿卒皆愧服福州無職田州宅
歲收菜錢常三四十萬公獨不取以佐公錢後至者亦
不敢取平居推誠待物坦然無疑於朋友喜盡言雖取
忿怒亦不悔自求補外凡十二年而不悅公者屢欲有
以辱之然公奉法循理終莫能中慶曆中陽賴天子聖明察公
賢數召用者數矣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都召見勞問
久之留勾當三班院公亦遽陳衰病願得一州以便親
使殺其所言上每嘉納之四年手詔中書門下曰曾鞏

史學見称士類宜典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晉司
編脩院判太常寺蒸禮儀事近世修國史必擇選文學
之士以大臣監緫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如公者
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當上曰此用鄉之漸爾因
諭公使自擇其屬公聽那恕以為史舘檢討五年四月
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陽翟輦服始受命促使就職時
自三省至百執事際接一新除吏日至數十人舉其
職事以成上數稱其典雅天下翕然傳之皇子延安郡
王薨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上特以屬公九月遭毋
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享年六十有五公自
大理寺丞五遷尚書虞部員外郎換朝散郎毋曰文城

郡太君吳氏仁壽郡太君朱氏娶竇氏宜興縣君又娶
李氏嘉興縣君三男子綰太平州司理參軍綜太廟齋
郎綱未仕孫六人恤恩愈恩愈謀公既卒上以綱為承
務郎勑為假承務郎勑所在量給其喪事以七年六月
丁酉葬公南豐仙桃鄉之源頭公養厥舍去墓又廬禮
義未始有所阿附治平中大臣嘗議典禮而言事者多
異論歐陽公方執政惠之公著議一篇據經以斷衆惑
誣未艾奄以艱去計聞詔亟增紳咨嗟相顧失色有存
者言有遺者直惟玆之錄是謂不沒

神道碑

公姓曾氏諱鞏字子固其先魯人後世遷譙章因家江
南其四世祖諱延鐸始為建昌軍南豐人曾祖諱易仁旺贈

尚書水部員外郎祖諱致堯尚書戶部郎中直史館贈右諫議大夫考諱易占太常博士贈右銀青光祿大夫其履閱行實則有國史若墓銘在公生而警敏自爰讀書為文卓然有大過者嘉祐二年登進士第調太平州司法參軍歲餘召編校史館書籍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燕判官告院又為英宗實錄院檢討官出通判越州屬歲饑公興積藏通有無老稚怡怡不出里閭果賑而婿權齊州齊俗悍戾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緝察擇行剽劫光火發塚吏不敢正視公屬民為伍謹緝察急追胥且捕且誘盜發輒得市無攜金室無穴坏貨委于塗犬不夜吠徙知襄州州有大獄久不決公一閱知其冤盡釋去一郡稱其神明又徙洪州歲大疫公隨藥物飲食在所授病者民以不夭死師出南道江西者且萬人公陰計逆具師至如歸既去而市里有不知者進直龍圖閣知福州燕福建路兵馬鈐轄賜五品服時閩有大盜數千人朝廷赦其罪降之餘黨疑不順往往屯聚君人惴恐瀕海山林阻深推理剽盜依以為淵藪公以方略禽襲誘亡慮數百人增置巡邏水行陸宿坦如在邪郭召判太常寺未至改知明州有詔完州城公程工賦歲省費十六民不知役而城具數月惰窳州元豐三年知滄州道由京師召對神宗察公賢留旬當三班院數對便殿其所言皆安危大計天子嘉納之四年

手詔中書門下曰賈黯史學見稱去類宜與五朝史事遂以為史館脩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公入謝曰此大事非臣所敢獨當上諭以此特用卿之漸耳毋重辭五年大正官名擢拜中書舍人賜三品服時除授日數十百人公各舉其職以訓丁寧深厚學者以為復見三代遺風今天子為延安郡王其牋奏故事命翰林學士典之先帝特以屬公九月以母喪罷六年四月丙辰卒于江寧府年六十有五七年六月丁酉葬于南豐從周鄉之源頭勑在所給其費事公剛毅直方內謹嚴而內和裕與人交不苟合朋友有不善又書言其過有善又推揚其所長獎誘後進汲汲惟恐不逮其為政嚴而不擾又去民疾苦而興所欲者未嘗按劾官交所涖至于今思之天子且欽大用而公不幸死矣自大理寺丞五遷尚書度支員外郎換朝散郎勳累加輕車都尉母周氏豫章郡太夫人吳氏會稽郡太夫人朱氏遂寧郡太夫人元配晁氏先祿少卿宗恪之女繼室李氏司農少卿禹卿之女子男三人綰瀛州防禦推官知揚州天長縣事綜瀛州防禦推官知宿州蘄縣事綱右承務郎監常州稅務二女番卒孫男六人慈惠愈慤德懋恭假承務郎餘未仕孫女五人公平生無所好惟藏書至二萬卷皆手自讎定又集古今篆刻為金石錄五百卷出處又與之俱既沒集其遺墨為元豐類稿五十

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外集十卷自唐喪天下之文變而不善者數百年歐陽文忠公始大正其體一復於雅其後公與王荊公介父相繼而出為學者所宗於是大家之文章炳然與漢唐並盛矣初光祿公崛家甚貧公竭力以養溫清旨甘無一不如志者既孤奉太夫人如事光祿教養弟妹曲有恩意四第牟宰布擧繼登進士弟布擧之文學論議有聲當世九妹皆得其所歸蓋乎子固而但止於斯而壽止於斯然其所以自立者可以為不亡矣亦可以無憾矣銘曰

荷嗟子固文與質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崔葬之紛紛亏孰云窺其藩籬辰未遲亏既姜邪說嗥吠公不

聽堂侄前無闕砭庶慶藥劒投昏則曠波壽沄沄東入于海蛇淪劉亡文弊辭譁引商召羽偶六駢四組綉芬葩不見粉米公於其間雁蕩視發揮奧雅揀斤累觀然高山為景仰止栖遲掾曹翔翔書府姤鶩之鶵如薪之芻出貳于越宪問疾苦屬歲大歉振荒于亟與補于民發藏于吏既助既補裹糧含哺或謌或呼謂公父母一老亏固播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亏早獲進於門一麾出守六上郡計振張領目補葺刑弊庭不留訟獄無濫繫勞之耒之鰥寡必遂公殷海服有命秉覲帝曰汝賢母遠王室其代予言汝且輔弼五聖大典唯公紬繹百官正名唯公訓勑忠言嘉謀入則造膝公用不沒公志不卒佛望厥如皇如曰石可礱亏公名不沒

哀詞

皇受命而熙洽亏實予祀而一時協氣醫而四塞亏魄盛德其俱光麟鳳出而旁午亏猶氣盈而扶輿篤生我公亏以文章為世師公神禹之苗裔亏肇子爵而鄧封逮去邑而為氏亏李棄汨其南征祖霅翔而續著亏考蹟踰而文鳴公既生而多難亏踵祖武而好修既輕車又良御亏遂大放乎厥詞發天人之奧秘亏約六藝而成章元氣含而未泄亏洞若芴而實生不勤其師幼則大成學富行茂其亏物應手而華昌揖揚馬使先路亏咸告公曰不敢彼崔蔡之紛紛亏孰云窺其藩籬辰未遲亏既姜邪說嗥吠公不前脩以跋疐方盤薄而上征亏遘相羊而補外皇揆公之忠誠亏即商墟而賜環紬史牒乎東觀亏裁誥命乎西垣典貢絕而復作亏世爭覩而快先正紘綸乎終古亏配雒斗而昭然變化詭而難常亏跡遺艱而去國亏遂銜哀而即世述作分其具存亏悵爽靈之焉詣信百年錄斯須亏道電疾而欲逝天不憖遺一老亏固播紳之所傷矧不肖以薄技亏早獲進於門墻路貫江而脩阻亏曾莫莫乎酒奠悲填膺而弗釋亏聊自託於斯文

挽詞

早棄人間世真從地下游立原無起日江漢有東流身後遠襄功名取次休不應須礼樂始作俊程仇

精爽回長夜衣冠出廣庭歎庸留琬琰形模付丹青道
喪餘篇翰人亡更典刑俟芑才一旦白太玄經
又
續附南豐先生行狀碑誌哀撰卷終

僕嘗讀舍人王公所著南豐先生文集序喜其有波濤煙雲三軍朝氣之語足以摹寫斯文之妙又觀滎陽夫子序公家譜甚恨世之知公者淺而後未敢以前言爲可喜也公先世亦嘗人常欲柚瓣香惰桑祼敬而未能太德壬寅春假守是邦既拜公墓又獲展拜祠下摩挲石刻知爲鬼樞千峯陳公名筆至品藻實蘇二公文則獨以金精玉良許曾文之正信乎魯文定之文價至陳文定而後論定也公餘進學官諸生訪舊本謂前邑令黃斗齋嘗綉諸梓後以兵燬夫以先生文獻之邦而文竟燼無傳守烏得辭其責爲及寓公士友協力鳩工摹而新之踰年而後成其用心尔勤矣後又有不汲汲於它務者懋其勤而壽其傳斯無負雲樓先生品題云大德甲辰良月東平丁思敬拜手書于卷尾